

十五年三月九日

# 文學季刊

第二卷第四期

文學季刊社編行  
生活書店總經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 活生全國總書目

精裝一冊  
實價四角  
(函購另加郵費)  
外埠另加郵費

生活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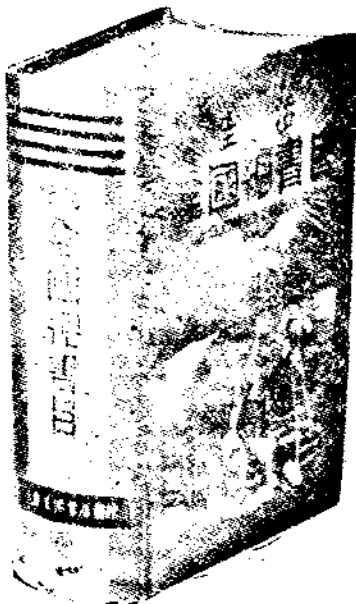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 九一二三 九一二四

本店特約十大銀行均可免費  
匯款訂購簡便省費安捷無比

現代目錄界

空前鉅製

一九三五年份



全書一千餘頁  
載書二萬餘種

編印費時年餘工程鉅大的「全國總書目」業已出書。它可說是全國唯一全編精確的書目。我們謹以最低廉的售價獻給全國讀書界與圖書館，作為促進文化服務社會的一份紀念贈禮。無論在購書、選書、分類、編目上，這書都可充當最可靠的嚮導，實為一切讀者、圖書館、學校、文化機關、家庭不得不備的一部參考書。它有四大特色：

## 四大特色

蒐羅全備

分類精密

檢查便利

譯書加原名

全國各地出版的新文化書籍，不論是書店、社團、文化機關，私人刊行的，都網羅在裏面，並附『全國兒童書目』。

本書分類以不違反學理切合實用為原則，反對庸俗的陳腐的圖書分類法，例如社會科學、心理學、人類學、文學、藝術、美術等都按照最新的學術系統分類，不沿用錯誤的老法。全書類目精細無比。

編有分類索引，主題索引，洲別國別索引，外國著者索引四種，任何書籍，一檢即得。各級讀物均按照內容深淺，分別加註符號。

所有譯書，不論自英、法、德、俄、意、日文世界語譯出，都一律加註原著者名原書名。凡在各譯書及各書目中查不到的原書名都可在本書目中查到。倘遇原書印錯或營業書目上註錯，都一一代為更正，一書如有幾種譯本，則排列一處，極便購書與編目。

# 文學出版社

新出版兩個叢書  
生活書店總經理

## 文學社叢書

三十二開本  
第一組六冊

### 泡沫沫

茅盾 創作 短篇集

硬面精裝 實價五角五分

這是茅盾最近的短篇小說集，共十篇。其中「夏夜一點鐘」及「第一個半天的工作」寫摩登的女職員生活；「趙先生想不通」及「微波」寫經濟恐慌中都市裏的金利生活者的悲哀；「有志者」，「尚未成功」，「無題」等三篇則為現代某種作家的諷刺；「當舖前」與「賽會」寫農村生活；「枯樹之秋」為中篇，寫一九二七年秋武漢幾位政治工作者在大風暴的經過。

### 宋春舫論劇二集

宋春舫作 論文譯劇集

硬面精裝 實價五角五分

本集作者為中國從事劇運最早的一人。他的論劇一集出版以後，劇作家無不奉為圭臬。這是他近年來論劇的結集，內容包含「從劇本方面推測到現代戲劇的趨勢」，「象徵主義」，「大戰以前的法國戲曲」，「戰後法國戲劇的復興」，「看了俄國舞隊以後連想到中國的武戲」，「一年來的國劇運動」等十一篇，及「梅毒」等著。劇本的編譯三篇。

### 作家論

茅盾等作 作家論集

本書包括茅盾及穆木天的「徐志摩論」，未明的「廢隱論」，許傑的「周作人論」，胡風的「林語堂論」及「張天翼論」，茅盾的「落華生論」，「冰心論」，「王魯彥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共計十篇。現在的第一流作家多半已經論到，而又都出於著名作家及批評家之手，確是批評文學中不可多得的收穫。

## 小型文庫

### 清明時節

張天翼作 中短篇集

硬面精裝 一冊實價二角

包括中篇「清明時節」及短篇「搶案」「友誼」兩篇。中篇寫的是一件常見的悲劇——也可以說是喜劇。裏面也許有極可鄙的人物，然而真是真實的。也許有可笑的地方，然而也是嚴肅的。書後有後記一篇，詳述這中篇的寫作過程，可以看出作者的創作態度。

### 五里霧中

宋春舫創作 劇本

硬面精裝 一冊實價二角

這是一個從未發表過的三幕喜劇。編排和對話都便於上演，又定能使聽眾笑破肚皮，但仍包含着嚴肅的社會意義。目前寫喜劇的人不多，作者繼「福喜神」之後寫了此劇，同樣是難得的收穫。

### 多角關係

茅盾創作 中篇小說

這個中篇可以算是「子夜」的續篇。寫的是二九三四年關時的金融恐慌，與「子夜」一般的真實生動。故事是四五組人物中間的債務糾紛，——廠主欠了銀行和工人的錢，工人又欠了房飯錢，這樣的「多角關係」表現出農村經濟破產與都市金融停滯變重的嚴重性來。故事是發生於下午到晚上的六七小時內的，動作很緊張；以結構上說，可說是作者所寫中篇小說之最嚴密者。作者特別用了通俗的文章，希望從知識分子的讀者擴充到一般讀者。

### 文藝筆談

胡風作 批評論文集

全書分四輯：第一輯，作家論兩篇，就兩個作家底創作實踐和思想歷程開到文藝理論和創作方法問題，闡明了他們底存在意義和對於時代要求的關係。第二輯，論文十二篇，就現實的文學現象或理論問題發表所見，指明了每一個問題底發生基礎和解決途徑。第三輯，創作批評五篇，就具體的論文和作品說明創作實踐和生活實踐的關係。第四輯，外國作品（已有翻譯的）底介紹批評六篇。附錄一篇，是作者本人懷戀地然而又是批判地告白了他和文藝的細緣。除了三篇短篇，本書是作者在一九三五年所發表的批評論文總集。

### 濃煙

林森天作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關於南洋教育的長篇小說。作者在南洋執教九年之久，以親身的經歷，深切的感觸，發為這一部十餘萬言的鉅製。在這裏可以看見南洋教育的命脈怎樣抓在一般商人型的「財東」手裏，以及那些「財東」怎樣專打商人算盤，以致堅決拒絕新人物和新思潮的侵入，使人懷念感到我們在外僑子弟的教育問題的嚴重性。作者又穿插了許多關於南洋風土的描寫在裏面，使國內的讀者讀了，宛如身入「鎖花樓」一般。

### 悲劇生涯

白薇創作自傳

一位女作家二十年來所經歷的生活，在這部二十餘萬言的小說體的自傳裏面得到了纖屑不遺而且非常勇敢的自白。我們從這書裏，不但可以看見作者的戀愛生活，文字生活，及與環境掙扎的悲壯生活，並且可以由此看出她這悲劇生涯背後時代曾經經過怎樣的劇變。

四十一開本  
硬面精裝本  
第一組六冊

### 鄉下

魯彥創作 中篇小說

這個中篇寫的是南方某一農村中三個忠厚善良的農民因受鄉公所欺壓壓迫以致相繼家破人亡的一個悲劇。寫的雖只三家人，却將近年來中國農民過着怎樣一種非人生活描摹盡致了。全書情緒異常緊張，那怕你怎樣硬心腸，讀了都不由得要酸鼻。

### 青年男女

歐陽山創作 中短篇集

這本書包括一個中篇和一個短篇，都是從未發表過的。中篇「青年男女」描寫一對害怕復古思想的愛人，怎樣設計躲避復活的舊規矩，但受着嚴密的監視和頑固的阻力，因而陷進失敗的痛苦和掙扎裏。終於因為能強使自己適應無理的逼害，他們又在說笑和鄙薄的圍繞中，可憐而屈辱地滿足了自己。短篇「宛轉」敘述一個遭受虐待的女人從十二歲到結婚以後的痛苦經歷，以及她底遭遇和她底性格，企圖說明殘酷的事情真正是由一些殘酷的人和他們認為已經妥當的生活方式造成的。

### 證章

王任叔創作 中篇小說

這是一個從未發表過的八萬餘言的滑稽故事，但是雖則「滿紙荒唐言」，却是揆了「一把辛酸淚」而寫的。這裏有一心想升官發財發昏過日的青年。這里有老媽子小叫化子，乃至賣大餅油條的對於證章的觀感；這里有販賣「吹」「拍」「壓」三種哲學的舊貨舖老闆；這里有鈎心鬥角爭奪權權的公務人員。而一以荒唐不經的故事貫穿起來，不分章節，一氣呵成，讀者定能透過那滑稽可笑的場面，看到這古老國家日常開演的一些悲喜劇。

現代文壇收穫的總匯  
未來文學史料的初基

本文庫以宏規模，陸續選刊現代名家創作之專集，選集，合集；包括長短篇小說，劇本，詩歌，散文，批評，諸凡文學之諸部門靡不應有盡有，搜羅力求其廣，選擇力求其精，一般讀者可以之鑒賞研摩，青年讀者可以之作為國語文範本。圖書館備此文庫，即可打定現代文學類書之基礎；個人備此文庫，即可獲得國內一切名家之作品。各書一律用卅六開本排印，分精裝平裝兩種，精裝用道林紙印，既精美悅目，又小巧便攜。



# 創作文庫

傅東華主編  
三十六開本  
精裝  
軟布面燙金精美便攜

梁	罪惡的	中	片	女	痴	邊	取火者的	青的	將	旅途隨筆	西柳集	如蕤集	反	小坡的生日
劇本	新詩集	散文集	散文集	短篇小說集	中篇小說集	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	新詩集	短篇小說集	隨筆集	吳祖湘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老舍著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精六角半	精四角半	精八角半	精五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李健吾著	李健吾著	臧克家著	臧克家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郭源新著	郭源新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沈從文著
平四角半	平二角半	平六角半	平三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漂	結	歐	七	山	浮	沉	沉	沉	沉	沉	沉	沉	沉	沉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遊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精六角半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艾蕪著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平四角半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總店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七九一七九 六一一七九  
本店特約 十大 銀行 均可 匯款 簡便 無比

！要切的麼多是題問  
！關精的樣怎得答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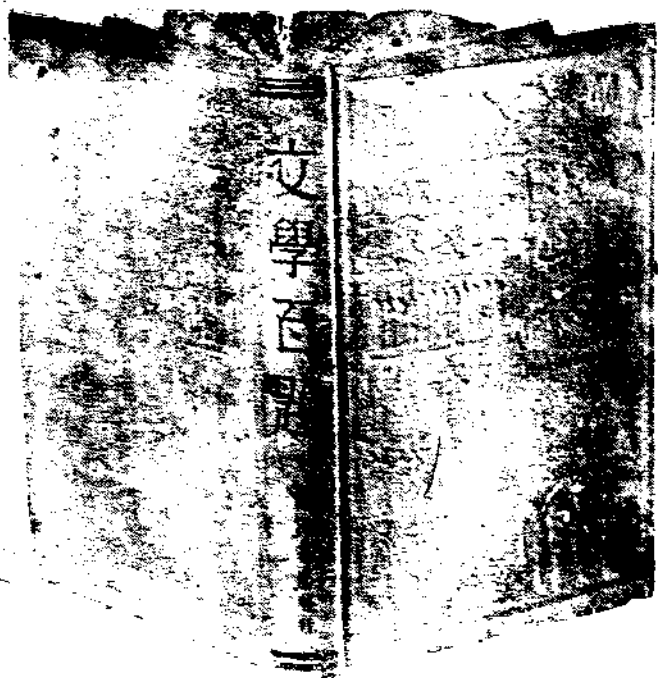
# 文學百題

傅東華主編  
全書二十萬言  
精裝一厚冊  
實價一元五角

這是全國著名作家學者合力撰著的

## 一部文學百科全書

題目雖只一百個，但是文學概論，文學批評，文學思潮，文學史，各部門中的應有問題無不具備了。  
文學研究者備此一書，就可省買許多零碎不成系統的書籍。一般讀者備此一書，就可獲得全部文學的知識。作家們備此一書，就可激發整個中國文壇的態度和動向。  
全書三十萬言執筆者六十餘人，都是最勝任解答問題的權威。



### 著 者 表

- |     |     |     |     |
|-----|-----|-----|-----|
| 傅東華 | 魯迅  | 茅盾  | 鄭振鐸 |
| 傅東華 | 郁達夫 | 陳望道 | 黎烈文 |
| 阿英  | 張天翼 | 謝六逸 | 洪深  |
| 夏巧尊 | 葉聖陶 | 豐子愷 | 徐調孚 |
| 朱自清 | 朱光潛 | 周子同 | 宋春舫 |
| 曹聚仁 | 陳子展 | 馬宗霍 | 趙景深 |
| 沈起予 | 李健吾 | 胡風  | 胡仲持 |
| 夏征農 | 吳組細 | 蘇雪林 | 許傑  |
| 陳衡哲 | 方光蕪 | 吳耀宗 | 黃仲蘇 |
| 許幸之 | 沈西苓 | 陳抱一 | 味若  |
| 徐蔚南 | 徐霞村 | 吳朗西 | 顧仲樂 |
| 孫用  | 孟十還 | 沈來秋 | 鄭君平 |
| 高酒  | 王淑明 | 柳湜  | 錢歌川 |
| 張夢麟 | 伍蠡甫 | 高覺敷 | 江伯勳 |
| 宋文瀾 | 吳文祺 | 余光梓 | 周木齋 |
- 等六十餘人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各地中國交通上海新華書局  
浙江興業聚興誠華僑大陸富源新銀行等均  
發行 可免費匯款訂  
本外埠各購省費  
均有代售 便利妥捷無比

# 文藝學刊

第二卷 第四號



作 (Benvenuto Disertori) 利士爾色第·多尼芬本國忘 掌人仙

日六十月二十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半月刊

# 世界知識

合訂本共二卷

第一卷一元五角

第二卷一元五角

內容豐富 材料新穎

硬面精裝 式樣美觀

卷首附有全卷詳細

總目，極便檢查。



特價優待 大眾生活 定戶全年 國內二元 二角

第三卷第十號 目要

畢雲程主編

本刊為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半月刊，內容注重報告事實，分析時事，使讀者明瞭國際大勢及中國的國際地位，由國內新聞界及國際問題研究專家執筆，文字精警透闢，印刷清晰，插圖豐富，編排新穎，在此國際風雲急劇變化之時，誠為人人必讀之刊物。

台望瞭

重分世界富源問題 英美備戰狂  
日本帝國主義的實踐 日美矛盾的尖銳化  
日本反蘇陰謀的積極化 蘇聯和平政策的新勝利  
希特拉到何處去？ 世界的不安

從倫敦談話到巴黎談話

時代與人物 蘇聯中執委主席加里寧 貞 史 盧

中國的新公債案和財政

現階段的日本財政 千家駒 孫懷仁

讀者通信 叔 溫

外蒙問題的告急 思 慕

國際關爭中的近東形勢 吳濟友

革命危機中的敘利亞 D. Tikhok

埃及的現狀 錢俊瑞

土耳其論 孫 愛

世界知識讀本(第十一課勞工運動) 孫 愛

萍踪寄語(勞工偵探) 翰 齋

反「納粹」情緒的激盪 Josephine Herbst

荷蘭——跟海爭地的王國(世界民族生活巡禮) 宜 閑

世界大事日表(二十六) 記 者

本期封面畫 日本式的「門戶開放」

零售每冊一角二分 定價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 一冊四角 (郵費在內) 國外加倍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上海生生活書店總經售 本店 特約 十大 銀行 均 承 匯 訂

# 上海生活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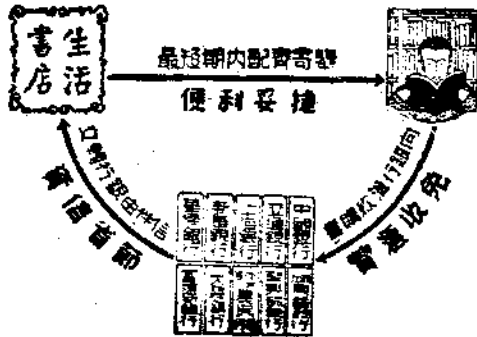
## 為海內外讀書界忠誠服務

**減輕讀者負擔 更謀讀者便利**

**特約 十大 銀行 免費 匯款 購書 代辦**

**全國各種圖書雜誌**

**六大利益**



敝店因鑒於內地及海外讀書界採購書籍之極感困難與耗費起見，特集中全力辦理代購代定全國各種圖書雜誌，舉辦最早，信譽最著。前為更謀讀者減輕負擔與力求便利計，特約中國、交通、上海、新華、浙江興業、大陸、華僑、聚興、江蘇省農民、富漢新等銀行國內外五百餘分支行，一律經銷圖書匯款，免收匯費。書價除特價書預約書等特種情形外，一律照各原出版處門牌實價再打九折，更可向各地特約銀行索取敝店印備之空白匯款購書單，填交銀行轉寄敝店，不必另行寄信，兼省信資。其手續之簡便，費用之省廉，無異向門市惠顧。

- 免收匯費** 江浙百元 他省十元 國外不限
- 節省信資** 書單信件 銀行代寄 不另收費
- 匯款迅速** 銀行匯款 總安迅速
- 手續簡便** 購書單據 簡便快捷
- 辦理妥捷** 隨到隨辦 妥速寄發
- 減低折扣** 各種圖書 九折實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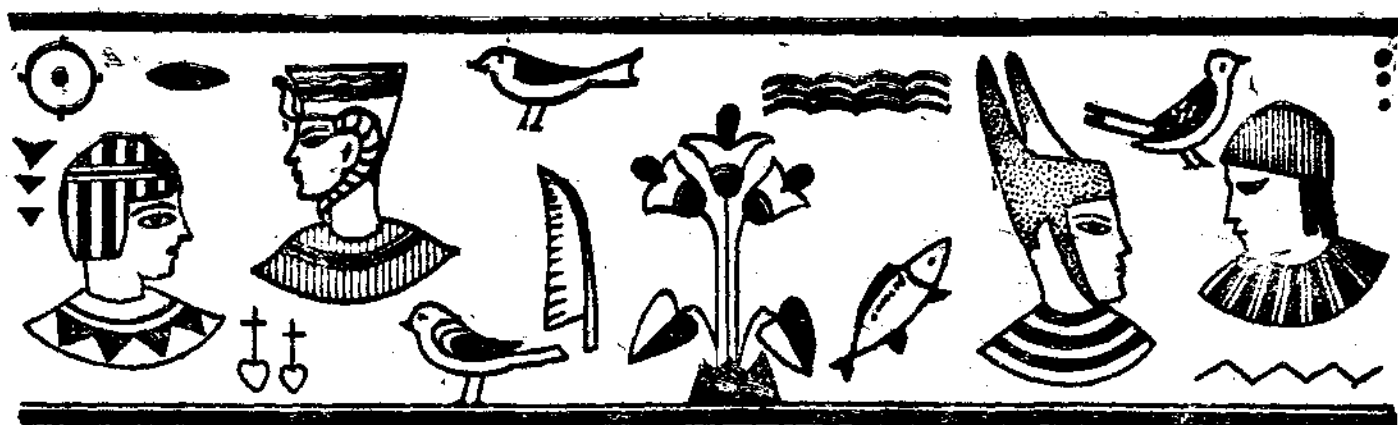
**無異向門市惠顧**

半價、特價、廉價、預約、各原出版處規定折扣、本店均可照原折扣、代辦，概不另加手續費。

◆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電話 二一九一 二一九一 四二一一 五七六八





# 文學季刊

第三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告 別 的 話 ..... 三

## 小 說

鯨 浪 漩 山 墟 參 旅 望 山 負 兩 騾 賣 天 坑 田 耶 赫 白

夫 花 渦 徑 商 中 情 上 人 子 上 的 貴 個 孩 的 途 私

蕭 李 郭 白 蘆 蕭 張 李 姚 屈 奚 田 艾 麗 白 陸 世 陸 高

軍 魁 新 文 焚 乾 翼 天 健 雪 垠 吾 軼 如 濤 蕪 燕 和 少 彌 蠡 潛

九 九 七 九

三 三

二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論 文

白 赫 耶 田 坑 天 賣 騾 兩 負 山 望 旅 參 墟 山 漩 浪 鯨

森 的 前 程 (意·科拉)..... 三二〇

癡 (俄·杜斯退益夫斯基)..... 二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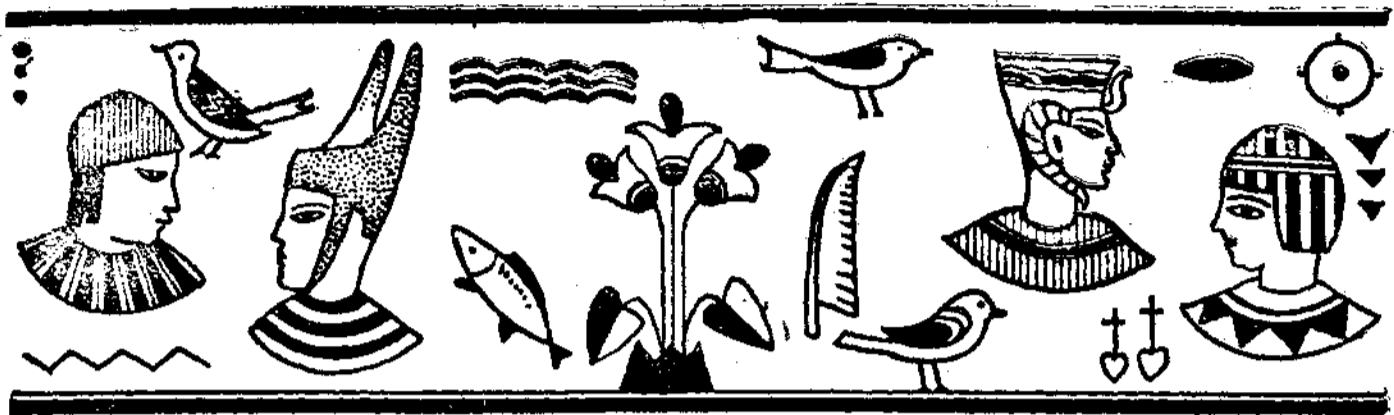
耶穌降生的槽邊的牛和驢子 (法·Superville)..... 二二五

園 (日·平田小六)..... 二二九

擺 (美·愛倫坡)..... 二七〇

藍的皮膏藥的 (俄·高爾基)..... 二二九





繁短一屠海我小留六荒白廢靜上廿 初夜廿無圓

關於詩中的革命(美·羅維斯)  
大戰後的日本文學  
廿五年以來之英國文學

格 陣 夫 春 文  
 的 的 的 故 散 文  
 小 的 的 同 故 散 文  
 鴿 院 機 巢 雜 獨  
 之 之 之 之 及 及  
 郵 之 之 之 存 存  
 之 之 之 之 日 日  
 靜 的 的 的 的 的  
 江 舖 的 的 的  
 散 文 隨 筆  
 葬 年 寶

語	簡	風	詩	事	情	驗	別	匠	記	感	底	午	石	夜	夜	後	題	盒	
.....	.....	.....	.....	.....	.....	.....	.....	.....	.....	.....	.....	.....	.....	.....	.....	.....	.....	.....	
陳	方	余	巴	林	李	巴	南	臧	英	麗	沈	何	李	許	陳	羅	方	曹	卞
敬	容	金	金	威	深	金	星	克	子	從	其	廣	欽	文	敬	莫	敬	葆	之
序	七	譯	娜	深	金	星	家	子	尼	文	芳	田	文	文	容	辰	敬	華	琳
二〇二	二〇二	二〇〇	二〇四	二〇五	二〇七	二〇七	二〇七	二〇七	二〇九	二〇七	二〇七	二〇三	二〇六	二〇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九三

曹葆華譯 二〇二  
 澄 清 二〇七  
 顧綬昌譯 二〇七



國內唯一進步的婦女讀物

# 婦女生活

第二卷 第二期 出版

每月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期二角  
預定全年國內二元二角  
國外四元六角(郵費在內)

沈茲九  
主編

本刊內容  
容除報  
導世界  
婦女動

態，批判當前社會時事，凡關於婦女問題，多所研討，以客觀的態度，正確的思想，加以評論。對現代婦女的責任，和今後應取的途徑，尤有明白確切的指示，灌輸現代知識，糾正常識錯誤，不但為女學生，家庭婦女，職業婦女，及婦女運動者應常讀，就是研究和關心婦女問題者也不可不讀。是家庭婦女的良伴，是職業婦女的畏友，是女學生們的導師。手此一編獲益無窮。

### 三八紀念特輯

今年怎樣紀念「三八」節……編者  
「三八」的意義和歷史……碧遙  
「三八」紀念在蘇聯……王慧琳  
婦女運動的路……羅萊  
「婦女節」歌……安娥

### 時事批判

「愛國犯」聯合起來……蘇  
白玉霜與黃柳霜……胡剛  
妾婢姓及失業婦女往何處去……剛

### 我們

兩種奇妙的婦女副刊……朱蕙  
禮教與婦女……克士  
女性中心的電影與男性中心的社會……陳波兒

### 國際舞藝家陳雪蘭女士印象記

陳雪蘭女士是陳友仁先生的女兒，她現在那裏，她怎樣生活着？她是怎樣在努力？「國際舞藝家陳雪蘭女士印象記」裏會詳細地告訴你。

### 通俗講壇

女子大學……盧蘭  
新社會的幾個基本問題……沈志遠  
文藝講話……沈起子  
花燭之夜與賢妻良母(影評)……墨河

### 世界女性羣像

A 希臘拉教育下的女子(德國)……漢夫  
B 共和制度下的她們(葡萄牙)……劍  
C 可驚的殺子與自殺(日本)……若  
D 「婦女都到前線去」(蘇聯)……若

### 文藝

「走」(戲劇)……蘇虹  
「走」是蘇虹先生經過兩年的思考而寫成的作品。它是以前「二八」為背景，描寫一個下層婦女，由封建家庭衝上前線去的鬥爭經過。

### 存生

蘇州大年夜(速寫)……許幸之  
在德國女牢中……胡剛  
胡剛先生的在德國女牢中，續編比前期更精彩，讀此我們可想見她在牢獄中的奮鬥精神。

### 文憑(名著介紹和批判)

國際關係的新形勢……唐瑤  
國際關係……唐瑤

### 信箱

走那一條路……轉載  
答……轉載

### 讀者

婦女救亡運動在北平……姜三石  
我們的救亡工作……韓學章  
愛國犯日記……明  
編輯後記……明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經售處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售  
本行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特約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均可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匯款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訂閱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 告別的話

季刊出到這期，剛剛滿兩週年。自然兩年並不是長時期。但是這兩年中間我們也曾經歷得了一些風波。有幾次意外的困難幾乎使這刊物夭折了。然而靠了幾個人的苦心和多數投稿者與讀者的大量的幫助，牠終於支持到了現在。這其間我們除了看清楚我們這文壇的真面目外，還明白了人情世故，感到了愛憎，最可寶貴的是我們認識了一個整代的向上的青年的心，而跟着他們叫出他們的苦痛與渴望了。

單就這兩年的短促的存在來說，季刊也並不會浪費地消耗過牠的生命。然而環境却不許牠繼續存在下去。我們在這里只用了簡單的「環境」兩個字，其實要把這詳細解說出來，也可以耗費不少的篇頁。在市場上就只充滿了一切足以使青年忘掉現實的書報。在這種情形下面我們只得悲痛地和朋友們——投稿者，讀者告別。我們知道有一些朋友會哀悼這刊物的消滅；我們知道有一部分青年的呼聲會因此而被窒息。事實上我們也不能沒有遺憾。然而在這時代，在整個民族的運命陷在泥淖裏的時候，這個小小的刊物的存亡似乎是極

其渺小的事情了。

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東西。在太平的時候我們似乎也需要一些教授和博士，學者和文豪來粉飾我們這民族的光榮。那時我們也許可以安穩穩地跟在商人後面高談文化。然而現在我們却沒有這種餘裕。我們的眼睛雖然近視，但我們並不是盲人。我們不必故意作嚇人聽聞的危言；隨便翻開一張報紙，我們就知道這民族目前是站在怎樣可怕的一個深淵的邊沿上，一舉腳便會投到無底的黑洞裏去。在這時候倘我們把全部力量用來挽救這危機還嫌不夠，我們更沒有多餘的精力和生命來消耗在文字上面。每個向上的青年若能夠拋棄他們的筆管去做一點更實際的事情，對於這民族的絕望的掙扎也許還更有益處。否則雖有更多的教授和博士，學者和文豪，也決不能夠挽回我們這民族的劫運。

在發刊詞裏面我們曾經發過一番冠冕堂皇的議論。我們當時的口號是：「以忠實懇摯的態度為新文學的建設而努力着，一我們舉出了下列的五種艱巨的工作：

- 一 舊文學的重新估價與整理；
- 二 文藝創作的努力；
- 三 文藝批評的理論的介紹與建立；
- 四 世界文學的研究，介紹與批評；
- 五 國內文藝書報的批評與介紹。

現在我們把這八厚冊的季刊仔細地翻閱一遍，我們可以坦白地承認在這方面我們的收穫是極其貧弱。但我並不為這個感到慚愧。我們知道，在跟着一個整代的向上的青年叫出他們的渴望這一點上，我們是盡了一個不小的責任了。在這八厚冊中有許多篇創作，是會跟着這一代的青年活下去的。我們知道文學性不是沒有生命的活骸，離了時代就沒有文學。所以當一代青年的渴望應該用行為來表現的時候，我們也就

毅然地犧牲了季刊的兩年的可以說是光榮的存在而毫不顧惜了。

別了，我們的真摯而大量的朋友們，這兩年來承你們不斷地給了我們種種的幫助和鼓舞，使我們在困難的環境中有勇氣掙扎下去。倘使沒有你們，我們連這一點成績也不會得到。這是我們大家的共同力量的結果。這八厚冊刊物擺在我們的眼前，閃耀着，就像一顆光亮的星。星光雖然有時也會隱匿，但牠却決不消滅。倘使有一天壞境使我們有餘裕重提起筆管，那時候這顆星會發出燦爛的光輝，而我們這季刊也會像從火裏出來的鳳凰那樣，以新生的姿態和你們相見了。我們這次的分別不會是永久的。別了，我們的真摯而大量的朋友們。

# 鯨夫

驚軍

山羊，綿羊，田牛，驢子……像一些斑駁的彩點，散散落落隨便點染在每個山峽頂，每處山坡有裸岩或是有草色的地方。牠們是時時蠕動着的。從那蠕動裏，可以察知那些是不安定的山羊，乳牛；那些是屬於溫順一類的綿羊。山羊和乳牛的顏色多數是黑的，紅的，濃灰色的；綿羊呢？則一律是白的了，白得像出綻的棉花團。牧羊的孩子們，有的站在山岩頂上用抽着長鞭子，那燦燦的聲音便和着山谷的回應，隔了河流飄向村庄裏來。

河流寧靜開闊的，沿了村莊南端山角下樹林的北端，描繪着柔和舒暢的曲屈線向東流過着。

炊烟從人家屋頂的烟囪裏，紛紛絞起了烟柱，標直的超過了所有的樹梢才悠閒的打着回旋飄散。

隨處，su——su——su——su……女人們喚雞和喚豬的錯綜的聲音，清冷而悠遠地充滿金屬味底響着……

天空沒有一點雲絲，澄藍深湛，燕子游蕩着；山岩，田野，河流，樹林，村莊……全似靜止了樣！一齊消溶在這要沉落的太陽底沒銀裏！

看林人金合從自己的小屋裏走出來踱到去林外的第一段石牆。他使一隻手濶在額頭上，沿着樹葉的間隙，望着。從樹葉間隙穿過來的陽光，洒滿他的整臉和周身。

——還得一會吧！——他是在自語，坐下在他站着的那段石牆上，開始吸菸。

遠遠近近，牧羊的孩子們唱着山歌，罵着，響亮着鞭子，各自集合着他們自己的牛羊群。

金和的眼睛凝視着一棵樹，那上面有一隻山鳥在歌唱。那是一隻什麼鳥呢？他並不注意牠。

小屋是造在林中靠南面的山腳下一處近似斷崖的一半地方。那平坦完全是用人工開墾和堆砌而成的。在小屋的四周用樹條編織一帶短短的籬牆，在沿着籬牆的內面和外面栽滿着鳳仙，牽牛，向日葵以及各種各樣的山花。早晨的時候牽牛花便裝滿了籬牆，伸展着自己莖條的蔓藤。

整個的院落和屋頂，幾乎全在崖上的樹葉和崖下樹葉交搭底蔽裏。

一隻狗從什麼地方轉出來。禿禿的尾巴，一隻眼睛是瞎了的。牠開始用爪子來搔抓主人。

「你做什麼呀？沒追着一個鬼子嗎？跑飽了吧？流氓！」

他笑着打着狗的鼻子；狗便舐他的手掌：

「滾開——儘吃什麼來？弄髒我的手！」

立起來，樣子像尋找什麼，結果他只尋到了一根樹的細枝條，舉起來放粗了聲音：

「我打你——歇我幹麼？再跑……我鎖起了你……還跑吧？」

狗的兩隻前爪陷下着，用眼睛盯着主人，顯現着一個孩子要被責罰時候的神情。當金和將樹條拋開還沒有坐下來，牠的尾巴巴搖動了，爪子又開始搔到他的身上。

「壞蛋……早晚我要丟開你的！」

他走了兩轉，狗也跟他走了兩轉。重新又坐在原先的石礮上；狗就爬在人的傍邊。他反覆撫摩着狗的那一隻已經瞎了的眼睛和頭頂上那片白色的毛皮。他想起他把「禿尾鷹」——狗的名字——從主人家抱來，那時候，牠還是一隻小狗仔。一隻眼睛被主人家的孩子們弄瞎了，尾巴也剝了一段去——這樣據說看家更厲害一些——結果還是被拋掉。他就從那羣被拋掉的小狗仔的中間，挑選了這個最不幸的小東西抱了回來。

「你這壞蛋……看吧！早晚……我是丟開你。」

狗明白什麼呢？牠一刻是安詳地把尾巴擱在金合的腿上，舌頭拖在嘴外，假睡着了。

夏天的悶熱挾帶着土味和草腥味的氣息，開始在樹羣裏蒸騰凝結起來。草叢裏的蛙子和蝦蟆……試着準備唱晚歌的音階。每棵樹，每一枝樹葉也全寧靜着……睡着了整個的樹羣。

從小屋子的門和兩個窗的孔口望進去，裏面已經分辨不出什麼

東西的位置了。祇是三個不同大小的孔洞，像一隻長方形的鼻子，配着兩隻正方形的眼睛，從清明轉到陰沉。

牛羊們嗚叫着，排擠着，踏動一片碎石的聲音，掩沒了谷底溪水的流動。形成一條雜色的長鎖帶，引向了村莊。

騰散着的羊騾氣和着捲起的浮塵，迂緩地在空中游動。每隻羊的背脊上全撮染着各種顏色的標記，相同各色的標記，花朵……田牛蹣跚地搖擺着自己的尾巴

「大老金，吃晚飯啦？」

一個牧羊的孩子打着鞭子笑着，拾了一塊小石頭拋向金合站着的地方，同時他唱着：

「大老金——光棍光——不出家——當和尚」

「哪……「半拉黑」王八羔子下的，你……？」

孩子發見羊羣的前頭一隻半邊頭臉生着黑毛片的公羊，正在追趕着一隻母羊，響着帶韻的聲音，母羊串亂着羊羣的秩序：

「老「養漢精」！引逗完了，你又跑什麼啊？」

公正的孩子跑到近邊，每個羊狠狠地打抽了一鞭子。接着他又唱了：

「大老金呀，吹笛子；沒有老婆呀！擡蓆子……」

每個牧羊的孩子經過金合的近邊，他們有的不同他說話，但全要唱着，笑着，打着鞭子……不大必要的喊罵着每個羊的綽號。

金合的脖子挺長着，他不笑，也不怨惱。眉毛雙垂下着，兩隻青小的眼睛，看不見光彩的開開動動。「禿尾鷹」舌頭拖留在嘴外，擺轉着頭，有時也把禿尾巴動着，望着經過的羊羣和牛羣。

在山上新生下來的小羊仔，便抱在牧羊人的懷裏。生處過的母

羊困憊的跟在後面，重濁的嗚叫着。

在一切經過了以後，雖然羊羣和浮塵還在游蕩，但，溪水流動的聲音，又開始存在了。

金合望着，望着這雜色的牧群渡過了村前那條河流，村中的林木遮沒了牠們以後，還是望着——西山太陽，已經很親切安妥地擱置在一個山峯上。一片暗雲轉過來，就這樣把今天的太陽和這個人間隔開。

空曠添滿了所有的山坡和谷底。村中喚豬，喚雞的聲音也零落下來。清冷的，只有幾處人家的炊烟還在顯着孤直的打着濃色的烟柱，餘的已經低矮了下去了。

山谷的盡頭，兩個石峭壁突出地對立着。更是在這時候看來，相同兩隻要在這黃昏裏準備決鬥的困獸不相讓的踴躍着。顏色青蒼。樹林西緣的這條溪水，就是那樣小心委屈地從牠們的腳下沁流出來。

——今天怎麼這樣呢？

他並不把烟袋從嘴邊取下，逆着小溪的流向走着：「秃尾鷹」也走着。牠是不規則地，跳到這又跳到那，踏翻着石塊作響，有時也許滾向水裏去。

「你老實點不好嗎？」

「秃尾鷹」跑開去，像追逐着什麼，一刻牠又相同跑去時的姿式跑回來。又要直起耳朵傾聽着：——在山的後面震響着：一種近乎歌唱的聲音。

金合停止步子，嘴邊烟袋也停止了吸動。他很不安寧的轉掉了身子，向來的方向轉了回來；同時，這次脚步是迅速的，沒有去時

那樣安詳。

一條孤獨的鼻子蹲踞在他那過小的臉上，急迫的顫動着。現在看起來更不相稱了！像生了一具過長鬍角的灰色的鸞鷲。

幾多年了，他常常是坐在这林西緣的一塊石頭上，送着每年每個春夏的黃昏；送着每晚從山坡被牧者們驅回村去的牧羣……牧羊的孩子們有的當他流浪到這村子的時候，他們的母親還沒有出嫁。現在孩子們已經能罵他，用石子投打他，嘲笑他，爲他編起侮辱他的笑話……但他不惱怒也不憂愁，他只是乾枯的笑着。

當他到這林中來的時候，他的老東家會指點給他這林子的邊緣說：

「看見了吧？你不要開着，你每天至少應該栽一棵樹啊。向北栽；向東栽，那裏是有空餘地方。看見吧？那條河——他指點的是那村南的河——水頭轉向北了。我們這邊只要多栽樹，水頭就不會轉回來了。慢慢還會淤積出很好的田地來哪……好好地看看吧……將來也要娶個妻子，生兒養女，比到處跑不是強得多嗎？」

老東家當時的緞馬褂和瓜皮帽上血色的珊瑚帽頂結……在初春太陽的下面閃過光；藍蓬轎車等待在林緣。架車的騾子周身毛片也是烏黑的油潤地閃着光。

金合從那天起，每天他把樹條們安心地栽下去，經過春天和夏天……看守着乳樹們發芽，長葉，結成了羣，排成了行列高大起來……河身流向更投向北岸了。他看着北岸屬於別人的田地，像被蝨子吞食了，堤岸每年枯瘦深黑下去；每年河流會把這泥土眼不見的載向別的地方。

金合只記着：「……將來也要娶個妻子……生兒養女比到處跑不



是強得多嗎？」

他盼望着樹林的面積增大起來，也盼望着樹林的身幹豐隆高大起來，老東家會不教他一個人活在這林中。這世上會給他一個老婆，一羣兒女……和可以足夠耕種的莊田。

那個時候他是快樂的，希望和着他青春的血流，充滿着，橫溢着，貫通着他的全身！貫鎖着他整個的靈魂。

老東家死得太早了啊！

現在是少東家的管理這樹林。在老東家臨死時也會把金合娶一個老婆的話，囑遺給少東家。金合也還是按季節為少東家們增植着，看着樹林，看着每年的乳樹抽芽和長葉……

「金合，你現在還不是娶老婆的時候哪，看……那空地地方全是應該栽好了樹麼？把那空地地方全栽滿了，東家那時一定要弄個老婆給你。」

「隨東家的願意多啫……就是多啫吧！反正！——老東家臨終是有過話的……有過話的……」

金合來到這村莊，他還是一個壯年。頭上沒有一根白髮，鼻子也不如現在這樣孤獨的突出，身材也許比現在要高些……

他有一隻狗，還有一隻笛子。每當有着月亮的夏夜，人可以聽到那悠遠而又高亮的笛聲，涼涼地飄起，悠悠地飄落……從林中飄向遠近的村莊。在笛聲歇落的中間，「禿頭鷹」就要打起幾聲點染的空吹。這空吹是在笛聲空斷的時候，當笛聲再起來的時候，牠的空吹便停止了。同時被牠所引起鄰近莊村狗們的空吹，也遠遠跟着斷落下去。

這樣人們全叫金合作「金笛子」；或者是「管林子老金」。而

孩子們却叫他「光棍大老金」。

「不哭吧！聽，「金笛子」來了。」

村中的母親們爲了孩子夜間啼哭，她們就拿「金笛子」來安慰他。一直到孩子們睡熟了，母親們也睡熟了，而常常金合的笛聲也還是響亮着，響着，也許一直響徹到黎明。

早晨太陽還未爬上了東方的山頭，牧羊的孩子們便趕着牛羊羣到山上去吃草。在經過這林子西端的谷口時，他們常常可以看到金合早就在那裏了。「禿頭鷹」也陪伴在他的身邊。他們又唱着了：

「大老金呀！吹笛子；沒有老婆呀……擡蓆子……」

這歌聲這時好像使他激怒了！如果他正在來回走着時，他會停止住，用一條臂指劃着，細細的長脖子從勾曲的姿勢，變成標直。人只能看到他的下顎掀掀動動，嘴唇開合，可是從來誰也沒聽清他是正式說些什麼，或是當真在咒詛！如果近一些，可以看出他爲了過度的不眠，眼睛是那樣的乾紅。

於是牧羊孩子們把鞭子盤旋在空中：登着笑聲，經過着他。

如果臨近黃昏，他却又很安寧的吸着菸，牧羊孩子們經過他的近邊，雖然還是唱着那同一個嘲笑的歌聲……他的脖子却並不完全挺直起來了。他笑着，好像期待着什麼幸福般地笑着，目送着，連接走去的牛羣，羊羣……頑皮的牧羊的孩子們。

從近一年來金合的笛聲，幾乎每夜要由林中飄散着，增加着，從深夜到黎明。並且響起來也更悲涼！村中的人們相互的說：「這瘋子的笛真是金的了啊！多麼動人呀！」

「栽的樹應該弄些水澆一澆啊！」

金合近一年來對於少東家的這樣吩咐，總是沉默地。當然他也

並不違背他的命令。現在他只有工作，而沒了聲音。

跟隨少東家的砲手秋，是明白的，他知道金合是愛上了那個死掉了的砲手于五的老婆。

「老金，你看上這個了吧？」他張起一隻手，使五個指頭接連的搖動着——向東家說呀，他們不是答應過給你娶個老婆嗎？這些年積存的工錢還不够麼？」

少東家不在近邊，砲手秋平閃動着他年青的金色的有點猛擊意味的眼睛向他說：習慣的，摸索着背上的那枝步槍和兩袋子彈。

「你，你瞎說什麼呢？人家是寡婦呀！這話傳出去：他們——金合的眼睛轉向少東家站着的地方——一個砲手隨着他正在一棵可以作棟樑標直的樹下，腦袋一俯一仰左右地察看着。他也許要用牠來建築什麼，還伸出一隻白色充滿着脂肪的手，把樹幹的周身拍打着——會殺死我，賣掉她。」

「她媽的……管那些呢！要是我……」秋平把背上的步槍摘下來了，扭開槍栓看了看睡在彈倉以內的子彈，他又把牠關好了。他不是有意要這樣做，只是習慣的使他這樣愛着他的步槍。于五死了他便是這村中第一個有名的射擊手。

「他媽的，管那些呢……『橫』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一條命……什麼全够了。『拚出一身剮敢把皇帝打……別說……哼：別說人……閻王爺也不過只要命……』」

金合也知道，秋平和少東家的三太太，有些不清楚。他說：

「你，你小心點吧！咬人的狗是不露牙齒的呀！」

他們的眼睛偶然的遇到了，金合不能和那雙金色的眼睛相抵抗，他躲避開。

現在他是在這裏等待着于五嫂。她每天到山裏去割荆柴，總要從這條谷口來去，也總要經過這個林緣。

當金合看着遠山，遠處的村莊，樹林……一刻較一刻顯着模糊的時候，他想着：

——今天是這樣晚嗎？她遇到了什麼嗎？山裏也許會藏着狼！現在當他聽到那石榭後面的歌聲，他停止住，却轉回了原坐過的那個石頭上。

「忝尾鷹」更快的跑在主人的前面……

把菸袋開始咬在嘴裏，裝着什麼目的也沒有的樣子在數着，在看落日，看遠山，聽着大河和小溪的流水聲……

但一切在他的感覺裏却全是生疎的，隔離着，茫然一片。小窩袋的鍋子裏已經沒有菸末了，他還用火柴點燃着。一根一根的火柴被浪費了……

歌聲停止了。遙遙的繫連的三個灰色的影子游動着，人的脚步踏翻石塊滾落向洞底的聲音，已經聽得分明。

從村中騰浮過來孩子們的喧鬧，大人們的高笑……

「忝尾鷹」疲乏了吧？慵懶的伏下自己的頭，睡着了。金合一顆蕩動的心，拐帶眼睛全起了朦朧。真切的于五嫂已經把柴担停放，在小溪的那面，坐在一塊石頭上了。用手中的草帽編着風：

「金大哥。這裏涼快嗎？」

「囑！」

除開，「囑」了一聲以外，他好像失掉了發音的機能。勉強使自己安定着，在顛骨上已經感到了重重的倦怠！

「今天回來這樣晚啊？」

「荆柴不好割了！官山太多了。」

「割一點野蒿也成吧？」金合的血流微微安靜一些。

「野蒿……附近也沒有了……荆柴還是這樣嫩哪！」

「太嫩的荆柴……不易晒乾……又不耐燒——」

「一天了，只割了這一些，多了又担不動……」

「老五要死……」

金合知道這話是不應該說的，感到一點慌亂。及到他看出小溪

對面的于五嫂並沒什麼變動，依然用草帽攔打着，才安心了一些。

「你五弟要死……還說什麼呢？我不知道這是天老爺的意思呢

！還是人造的孽！——要回去了，你有什麼要縫補的，儘管拿來，我

帶回去。你五弟死活也是一樣啊！不要客氣，你是個孤獨的人！」

「不用了！我自己什麼全會，全會……針線我是早就預備着的

……天不早了，回去嗎？」

「是，啊不早了——」

于五嫂把荆柴担重新壓在一隻肩膀上，顫動了兩顫動，走了。

金合濕潤着自己的眼睛，送著這兩捆荆柴和一個人的黑影……

村中人家的燈火，從樹葉的間隙透露著。他茫然地隨在五嫂的

後面走着。當他來到河邊的時候，那黑影已經渡過了河，被村中的

樹木所掩沒。「秃尾鷹」試驗著把自己的兩隻前腳探向水裏去，他

回頭看著主人——他是直立的立在河邊，遠遠看過去，像一棵沒有

枝葉的樹幹直立在那裏。「秃尾鷹」又把自己的前腳縮回來，用舌頭

舐乾着毛皮上的水濕。

河流平靜而開闊，湛清得可以看出水底的沙石，水面帶動著小

而勻細的紋波。

隨處的小魚兒在水面翻騰，躍起來消滅下去……樹中有鳥鳥  
殘酷的高笑，激起一陣山雀的噪鳴，一刻也安靜下去。

隔岸的田地，被河水浸蝕得懸虛的部分，常常要有頹落下來

的土塊，投向水中。這使金合又聯想到老東家的話：

「……看見吧！那條河……水頭轉向北了……我們這邊只要多栽

樹……水頭就不會轉回來……好好的幹吧！將來也要娶個妻子呀……

無論怎樣這話在金合的記憶中總是清明，更是那最後的一句：

——將來也要娶個妻子……

老東家把「老婆」總是很文弱地說成「妻子」。他信任他，老

東家是讀書人，讀書人從來不欺騙人的。娶一個老婆的花費，在老

東家只是從九條牛的身上拔一根毛吧！老東家常說：

「人總得憑良心，憑運命；發財，作官；全得良心好；還得運

氣來……比方我——他說到「我」的時候，總喜歡把他的有珊瑚頂

結的瓜皮帽取下來托在手上。把自己光亮的，僅存不多的頭髮盤成

小辮的頭額輕輕拍一拍。雖然年老，而血色却是不差，新鮮，紅潤

——我是從來就憑良心的，比方我下「考場」——他常喜歡提到他

的下考場——要不是良心好，祖上有陰功，怎能中了「舉」呢？你們

年青的，更應該講良心；拿東家的事應該當自己的才對嘍；東家

雖然有時看不見，老天爺總是有眼睛的……你們應該憑信老天爺……」

是的，二老爺——老東家的尊稱——是喜歡孝子節婦的……更喜

歡的是「貧而不亂」的正人君子。二老爺見人總是笑着的，講話也

總是笑着的……多肉的圓鼻頭常常爲了這笑而拱起，而閃動着。所以

村中全稱二老爺是佛爺的化身。

現在二老爺的兒子們却不同了，再不那樣和氣了。他們吃「鴉

片」，騎馬，備砲手……在肩膀上自己也掛起手槍來了……手頭轉了，沒良心的人們已經開始結成了強盜。

金合對於老東家懷念着，對於少東家們却莫名的起了憎恨。

「匪！」

他投了一塊石頭在河裏，轉身折回了林中。

沿着林中小路的每棵樹，全是他親手栽植的。他記得當他將這些幼樹苗栽下去的時候，牠們還是那樣幼弱，那樣苗細可憐！如果天不落雨，他還要一担一担從河裏担水澆牠們……現在牠們已經高過他的身子幾多倍了，有的已經作了主人家的棟樑。

從草叢中一隻蝦蟆跳出來攔在路上，他跨過牠，而後他聽到牠咯咯了兩聲

小屋的窗洞和牆壁已經有點分辨不清了。那只是一個長長立方形規整的泥土塊，還可以聽到老鼠們在裏面響動着。

他並不馬上就進到屋子去，重復又坐在那第一段的石牆上。

「秃尾鷹」又來搔抓他，嘎嘎的嗚叫：

「餓了吧？渾蛋！」

他把一些殘剩的食物，摸索地從房子裏取出來，傾倒在一個盆子裏：

「看什麼？吃啊——還想要吃點肉？——滾——」他推開「秃尾鷹」的脖子，狗開始去吃自己的晚餐。

清涼地聽到從林外透過來了水流的聲音。天上的每顆星看起來幾乎全是真切！像新磨過的白鋼屬的尖腳釘，裝璜釘滿在這暗昧的半球形底大殿堂的屋頂。整個的夜相同極柔軟又看不見的絨毛，隨處充塞，隨處堆集着。

他極力想要從這黏結的夜：水流聲，林中夜梟拍打翅膀和草叢裏蟲子，蛙……的聲音纏結裏面，掙出了自己。唯一他是想要從村中的方向諦聽出一些什麼來……

——祇有那裏才是人間啊！我這裏只是一個洞！一個連老鼠也不能常住下去的洞啊！

他已經生活在這裏十個年頭過去了。一年前他才感覺到他是與人間隔絕，被生活在坟墓一樣的石窟裏。

——再不能住下去了！怎麼能呢？四十年了，總是這樣孤獨着，怎麼能呢？人生只是為孤獨才生活着嗎？

他曾是一向「孤獨」的探險者，他爬到過孤獨的最高峯，住過古廟，住過整年月的巖窟，孤獨的流浪着……他不願意人間的煩雜壓在自己的肩膀上，也不願使人間的苦痛分減了自己的力量，羈絆了自己自由飄流的腳……現在他立腳在「孤獨」的高峯上，開始向遠方打着遠視。第一，他注意到了峯腳下的鄉村，人家……以及他從來所厭惡的人群那樣攪在一起的生活。

三年前他認識了砲手于五，老東家同他所說「娶妻生兒子的事……」的話，才由憎惡轉到了希望。並且這希望被眼不見的力燃燒着，沸騰着……他是想不到老東家在允許了他的希望，而沒有現實了他的希望以前，就埋到土坑裏去。在他每次懷念到老東家，他總是這樣兩極端充滿着憎惡和悲悼地想着：

——老東家才真正的正人君子啊！少東家是什麼東西呢？痞子，流氓，什麼也不懂，什麼也不懂！祇知道橫！爲了報老東家的恩，看老東家的面上，我又怎能丟下這樹林呢？啊！這樹林，是我親手所造的啊！看那河，不已經一直向北了嗎？林外面已經有了富的

漠土地……再待三年，那裏不獨可以栽樹……種真正的豆子也是相宜的哪……老東家爲什麼死得這樣早呢？多麼和善，多麼正直的一個人！到陰間像這樣的人也會有官職的……哇！少東家是什麼東西呢？痞子，流氓！我全知道他們的底細，不是麼？他是一個姨太太生的……姨太太是個……」

他不想從的姨太太的身上接連想開去了。他怕從姨太太身上追想出來的侮辱，會沾污了那已死的老東家的骸骨和靈魂的聖潔。

樹葉悠悠地動蕩着，「秃尾鷹」向遠空打起幾聲長吠。他想：

——她也許睡着了吧？今天……我沒有看清……啊！那厚唇，是多麼好心腸的人！命運爲什麼這樣不濟呢？年紀這樣青青，丈夫就死了……什麼家產也沒有……還不能改嫁……對了，改嫁是不中的啊……狼一般的族中的人們……

于五在生前和金合是很好的。他們常常也找在一起，于五喝着高粱酒，金合吹笛子給他聽。他是喜歡聽金合吹的笛子，他常常有閒空就來到林中。喝過了酒，于五愛惜的摸撫着自己掛着的步槍，一同坐在院子裏。金合靜靜的吹着各種各樣的曲子，常常一直到夜深，于五才回家。

那時在于五瘦的臉上，總是洋溢着春天一般的歡樂，狹長的眉毛下面，深藏着一雙有點斜長的眼睛。睫毛也是長的。雖然在那紫銅色飽滿的額上，頰上，鼻樑上疎疎落落有一些小小的黑痣和天花斑痕，但這總阻礙不了那可愛的柱一般的鼻子，花苞一般厚嘴唇的美好。

金合在這個家裏，才開始感到了人間還有愛，還有溫情，還有春天……一次他說：

「老五，你們這才算活着的人哪！我呢……」

他還記得當時于五以及于五瘦全笑了，還說：

「金大哥，想個大嫂了吧？我們應該替張羅張羅……只要東家……」

提到東家人的談話被截斷了。好像平安自在流動着春天活潑的溪流，遭遇到了不樂快的狹隘的提鬧或水岩。每人全用了一盃酒企圖把這在人的心湖上盤結的冰岩消溶了牠。但，這是不能夠的，喘息一般地的于五這樣說了：

「少東家爲什麼還不說痛快話呢？老東家不是有過囑咐嗎？」

「反正……老東家是有過囑咐的……囑咐是真正的……」

金合好像完全沒有表示，只是附合的這樣重復的說着。飲過了酒他的眼圍和鼻頭便有了紅潤。于五瘦不明白這些，她只是甜甜的笑：

「東家……還不許娶老婆嗎？」

「你懂得什麼啊？娶老婆要錢啊！沒有錢，你家裏……肯把你給我作老婆嗎？」

給我作老婆嗎？」

「滾你的蛋吧——」

「嘻嘻……」

金合每當到這樣的時候，他總是要走了。

「沒事，到我那裏去玩吧！那裏就是肅靜……沒有別的……」

于五夫妻常常在夜深，才將這個標長的影子送走。直到他們睡了一覺，聽到那林中的笛聲還在高亮的響着的時候，於是他們又要開始計劃怎樣爲金合娶老婆。

「金合應該弄個老婆了！」

「是啊，一個光棍……總是不成樣子的。」于五嫂好像更關心一些，他每次總是同意着丈夫的。

「可是……沒老婆也不錯——」于五故意地這句的聲音拖長着。

「扯你的蛋！那爲什麼……你還要老婆？」

「人家全有個老婆麼……一個還不足，還要三個四個……」

「我們少東家，不就是三個嗎？」

「就是說這樣……金大也應該娶個老婆哪——」

一次于五準備押着一批糧車到城裏去送堆棧。夜間他到林中來，搖着金合的肩頭說：

「明天我要出門了。」

「到那裏去？」

「進城啊——五車豆子，一車高粱。」

「就是你自己押着去？」

「還有陳七……這是一個飯桶啊！小舅子的材料！」

金合使自己那孤獨的鼻子拱了兩下，接了說：

「路上……很麻煩哪！子彈怎樣呢？」

「真他媽，說起來氣死人！祇給了一百粒……如果要真的碰到

一夥不講交情面子的「生幫」，兩邊打（註）起來，這够幹屠毛

？我平常背的那枝好槍還不叫帶去……真他媽……這些東西真不通

情理……照人屁股道……」

從那次，于五就殉了他的職守。當于五的屍首被尋回來，已經模糊不清，祇是那長大的身材，粗壯的臂膊還是他所熟識的。

他哭着，焚着紙錢，夜間在于五新埋下的坟墓邊，爲他的朋友吹了一隻哀悼的曲子，相同在于五臨行的前夜一樣。就伴着「秃尾

鷹」和那新坟一直坐到天明。

（註）即打仗的意思。

爲了過度的森涼，他不能再坐下去想了。他每天，每夜常常是坐到夜深，不能再耐下去這林中森涼的時候，才肯回到屋子裏。

——這簡直是個有孔的墳墓啊！明天早晨我也許不再起來？

在墳角，聳立着一枝長管細頸的打鳥槍，上面糊滿着蛛絲和灰塵。那是用以轟擊偷樹木的賊們用的。可是金合從來沒有用過牠。

雖然老東家把這隻東西交給他會說過：

「人應該厲害的時候，總應該厲害的……俺老實是不行啊！如果他們夜間再偷着砍我們的樹，就開槍打……打……不要緊的，打壞了……不算什麼……」

金合從來沒見過老東家有過像那時那樣嚴正和認真的眼色。最近少東家要把這打鳥槍換一枝真正射鉛子的「毛瑟」步槍了。他說，這鳥槍不中用，沒人怕；「毛瑟」槍比鳥槍利害，鉛子着在人身上，那傷痕是不容易好的。

于五常常用牠到林中去打梟鳥。于五是最厭惡梟鳥的，而這林中梟鳥偏是很多。

「早晚我全把這些討人厭的東西們打絕了種。我真不願聽牠們那聲音，也不願看牠的樣子——一隻烏鴉也比牠好看。這像個什麼東西呢？禽不像禽，獸不像獸，看那短頸子，鈎嘴，金最煩人……就是那兩隻圓滾滾的鬼眼睛吧……別的鳥誰像牠？頭頂上還撐出兩個耳朵來……」

他每次打了牠們，他就把牠喂「秃尾鷹」，那狗和于五，也是

熱騰騰的。自從于五死了以後，「禿尾鷹」就再沒有鳥身好吃了。夜間，在林中梟鳥的鳴叫，拍打翅膀，小鳥們串飛的聲音，也繁多起來，常常一直擾亂到黎明。

「可惡的東西！」

每次這些聲音煩得他不能入睡時，他要詛咒牠們，也想到了于五。打鳥槍雖然就豎立在門邊，但是他並不想動用牠，一任那槍身上每個金屬的機件被濕氣侵蝕着，隆起着斑斑的銹花。

當于五生前，他從不敢有什麼念頭在五嫂的身上轉。他會像鎮一頭不安定的猴子那樣，殘酷地鎖緊着自己的心！于五嫂對於一個孤獨者無條件的溫愛，雖然使他那顆久久生活嚴霜裏不透明灰色的靈魂，從啓示得到了復蘇，或竟至生了羽翼有些要飛翔……但是于五是他的朋友，那正直，真誠，不可却的女情，常常使他陷到可憐而悲痛自責的深淵裏：

——這是什麼想頭啊？那是朋友的妻啊……「任穿朋友衣，不沾朋友妻」，這是什麼想頭啊？她不是愛我的……他愛我什麼呢？他的丈夫那樣強壯，年青，直爽……我是什麼呢？單是這一隻孤獨粗魯的鼻子吧……頭髮已經有白的了……她愛我什麼呢？她只是可憐我這個無家的人……但是……」

他在每次完全絕望的下了結論以後，接着又會有一股新的源流，從新由輕而重的來衝激。來穿擊浸食這建立起來不久的結論底堤壩。

——她是多麼孤獨啊？如今只有她一個人！她的對岸在那裏呢？她是這樣的年青啊，就在這廣大而孤獨的海洋裏開始航行着！我去看一看她吧，拚着把什麼全不要，拚着她一條生命，我的一條生

命……滿足了她的族人。那些沒有尾巴，沒有人性的豺狼……她會接待我嗎？她不是愛我們呀！女人的心是怎樣的呢？有誰能知道牠們的鑰孔是埋藏在什麼地方？……

「禿尾鷹」被驚醒了。牠沒有退讓地緊跟着主人，下着每段石階梯。

「你跟着做什麼啊？幹什麼也不能丟開你嗎？啊！」

狗的樣子很平靜，平平的抬着自己的頭，好像什麼對於牠也沒有關聯。主人有點尖聲帶着破裂的味叱咤，牠也是沒有退縮和搖動。一隻眼睛綠蒙蒙地開開閃閃正對着那勾曲瘡的長條黑影，默默的站着。

金合走下了兩段階梯，牠也跟着走下了兩段階梯……

「你一定要跟着嗎？走，到河裏我會淹死你，你這孽障！」

照常，狗是不靜地不理這些嘮叨，跟着，一直出了林緣。

每個山峯山腰全接連起來了。沒有遠近，拖長的圍起，祇是同連綿不斷一帶黑色的剪影！嵌貼在暗藍顏色的軟網上那樣，貼在了遠天。所有的村庄也全變成了大小不同黑色的團塊。狗吠的聲音空茫的震動着，這好像表示着村庄的脈搏一樣。除開這聲音以外，人也許不相信那裏還有人家居住；人也許疑心整個的宇宙已經幾千萬年就沉浸在這夢一樣的寂寞中。

星光在水面上流顫。金合的身邊是「禿尾鷹」，從河的北岸看過去，兩個淡淡的黑影，相同兩個沒有主宰的幽靈，陰慘而淒涼！

——這怎能作呢。全村會殺了我們吧？這怎能作呢！她這年青，我怎能害了她呢？——他重重地走在河濱的石灘上，手捧着前額——于五的屍首怕還在攪着……這怎能作呢？那是個正直而知音的

朋友啊！

一切想過了以後——這是含蘊着酸味想着的——最終一堵墳壁一樣的東西，橫截，斬斷，填塞了他整整思索的源泉。周身寒冷了，頭腦清醒了許多。爲了要制止攪起的痲痺，他狠狠的吐了一口：

「呸……呸！呸！」

「秃尾鷹」在河裏用自己的舌頭捲着喝水。同時他想起他把原來預備自己吃的，放了過多鹽的菜，給了「秃尾鷹」。

村中的人們正好是一個眠站睡過了。他們聽到了從南山脚下樹林中飛散的笛聲，各自的說：「這個妖魔還在吹啊！」

二

晨間，一切還在半朦朧的灰色軟殼裏靜止着，疎疎落落羊羣和牛羣的影子，已經開始從村的一端游動出來。山羊和綿羊們軟軟地悠長鳴叫着。小羊仔們的叫聲尖銳得有些相似提琴的第四條鋼弦，被不熟練的提琴手的琴弓，急劇而無節奏拉出來的聲音。

每處全靜止着薄薄的雲霧，那像被水微微浸濕過，鬆軟而攤開的棉絨。

河流上也覆掩一層霧氣……

于五嫂，今天竟睡得遲了一些。如果不是街上牧羊的孩子們咕咕的響音過於粗暴了，也許會直睡到太陽晒醒了她。

尋不出什麼理由來，大約也許是貪聽了昨夜的笛聲……從林中發出來的笛聲。那笛聲爲什麼昨夜會那樣擾亂了她的心！雖然這笛聲從丈夫死過以後每夜響起來時，總會使她不安寧，可是，爲了日間的疲乏，這不安寧總不會維持怎樣久，就要被不可抗的睡眠替代

了。從來也沒做過什麼不規則的夢……昨夜呢……她輕輕一回味，使自己的血流，更是面頰的部分，感到了一種近似的燒熱：

——呸！這是遇了什麼魔嗎？

她睡一口爲要掩飾這羞辱底口涎在地上。她還是不能馬上就起來，和平常一樣毫無留戀的。她凝視着窗口外的遠天，遠天底下的南山頭：漸漸向山峯停留消散的濕濕的雲彩，淡淡地有些玫瑰滲和着湛金的顏色渲染着了。——街上再聽不到雜碎的羊牛的脚步聲，牧羊孩子們那野蠻的刁巧的熟習的唱歌一樣叱咤聲，罵聲……

整個村庄的人們，爲了自己的工作全復蘇了，帶着朝味的高笑，互相問答的聲音，無顧忌地，隨處響着。在往常這聲音裏，也許有她的丈夫在裏面。他從地主家裏守夜歸來，那開闊而宏壯的嗓子，在人們一切聲音裏對於她總是特殊地充滿着蜜味。那時她除開工作和快樂以外，從想不到過別的；她的那濃黑而多的頭髮；還沒有生過嬰兒的少婦們特殊的嘴唇，總是發揮着慰快的光！

「你今天不上山了嗎？」這是炕一端她的盲了眼睛的婆婆問。

「去的呀——」她的正在發展着無端緒的冥想被斬斷了，她爬起來。

「我又夢見五兒了……」老太太摸索地在尋找自己枕邊的手巾，手指茫然畏縮的，抖顫着。

「你是想念他……我從來沒……」

她代替了老太太的手，把她的手巾從藏在枕角下面的地方尋到給了她。老太太拭着自己已經完全塌陷下去了的眼睛。

五嫂看着這個被失望和悲哀充實着的骨節——一個失掉了自己光芒的螢虫常常要這樣叮嚀自己：



——你，你不應該丟掉她！你丟掉她，她會像一個瞎眼的獸獸死在沒人注意的沙洲上！」

雖然她的青春不容許她不在煩惱裏轉轉，在這轉轉裏她還是常常提醒着自己：

——于五是愛過你的呀！

「已經死了的人，就不必常想念他了。」她每次總是這樣寬慰着老年人。老年人的嗚噓起來了，她挺着她的背脊；老太太每一的延長的嗚噓，全有永久斷絕了自己呼吸的危險。她終於又能抽咽着說起話來：

「……他還是背着……槍哪……身上，頭上流着血，他說：東家不應該……不應該，給他的子彈太太……他沒錢花……」

老婆婆常常夢到兒子要錢花。每次五嫂總還去到于五的墳前燒一些紙箔。她的眼淚也只有到于五的墳前才能流個儘够。那時，那小小的山谷會被她一個人的哭聲兒塞着——在金合的小屋中，可以聽得很真切。

「人窮鬼也瘦……我今天不去割柴了，還是弄一些紙箔給他燒燒吧！」

老婆婆暫時不言語，五嫂扶她重新睡下，她遠望着南山疎疎落落的羊群。太陽已經升起距地平線有了三十幾度的地方。

哭聲起始輕輕地震蕩着；配合着紙箔初點燃起來的烟氣，裊裊地游走着。一刻紙箔的灰燼被風播送到天空，散亂飄飛；正被燃燒的紙箔也眼見的消沒。於是五嫂的哭聲，形成了一股初決了堤的流水，開始馳向了低原和遠空。

金合看着那每羣過去的牛羊，牧羊的孩子們照舊和他玩笑，唱着，喧嘩地打着鞭子過去了……太陽從樹林的後面，悠悠地伸長出光芒的長臂，撫摸着每個圓突突的山頭，體面的礁石和山峯。草間的露水，碎碎落落閃着金鑽石一般的虹彩。林中叫着鴉鴉鳥……「秃尾鷹」在草原上馳騁着。

整個的清晨，他也一直艱苦而忍耐的守候在每日黃昏時候他守候着的地方。于五嫂從山上割柴歸來要經過這裏！當地每天早晨到山上，也不能把這條谷口，這片樹林的林緣，讓開去。只要他見到她，僅是說一句平常話，在他這整日是安寧，充實。如果在那每一句話中附帶着一點的笑意，那應該是，在鮮美的牛乳裏加上一些糖！他工作在林中，沒有疲倦地修理每棵樹不必要的枒枝；割倒了林中過高過茂的草。在割草中間即使遇到一隻癩蝦蟆，或是一條能傷人的「野雞蛇」，他也不想傷害了牠們。他看着那蛇身上紅色，黑色，交錯的斑駁的花紋，和那笨拙醜惡癩蝦蟆的身形和面相……微笑着。這微笑是要收藏也收藏不起的。相反地，在黃昏時候他們相遇，却使他煩擾，對於什麼全變成了敵意，即使他那最愛的「秃尾鷹」，也遭了惡運。他有時簡直要殺死牠，用石頭打破牠的腦袋，或是投到河水裏淹死了牠。

現在他在林中自己的小屋中，仰臥着似乎在察看從樹葉間漏下來的天空……五嫂的哭聲好像從空氣中給他帶來了芒刺，使他的呼吸意外的感到了刺痛……他坐起來，傾聽着，走出了門外；「秃尾鷹」從自己臥着的地方也走出來，抖着身上皮毛沾惹的泥土和碎草，側着頭，動着秃秃的尾巴……瞧着這個長脖子的主人。

聽着，聽着……走在房前的小草坪上。不顧露水濕了自己的腳，籬牆上正是開着應該開的花兒……隨着晨風飄來了紙箔的灰燼，落到金合的衣襟上來。他捻碎着這紙灰，看着細膩的末末——時時有小小的山榆葉，飄下來，盤盤旋旋，輕軟地毫沒有聲息地：落在了草坪上。他重又踱進了小屋裏，躺下在來的地方。

「忝尾鷹」在門口等待了一刻，無聊的又自己走開去。

從屋頂上掛下來的蛛絲，輕輕地盪蕩……對面一株榆樹上正有一隻紅屁股的「啄木鳥」團轉的樹身啄食着什麼。

——哭，哭什麼呢？死了的會哭活了嗎？活着的呢？

他想起今天少東家又要來察看他的樹林；察着他的工作成績了。可是現在他並不想就起來，他自己知道近來修下來的樹枝，和割積起來的草太少了。東家來的時候會罵他，會減少給他每日吃的糧食。但他也還是翹着，看着屋對面一顆樹邊放着的鐮刀和「樹穿子」那原來放着光的刃部，現在已經薄薄地蒙上了一層紅色的繡衣。

——嗷！還哭啊！應該看看去啊！

從小屋的後面，攀着山脚的斷崖，抓上一個腫腫的山脊望下去：在一個山谷的懷抱裏，隱隱地從那長滿着荊條和山榆的密茂叢中，還在升騰着紙箔未燃盡的藍色的烟氣。忝的，不甚光澤的乳形的土坎頭，排列得很不勻整。

據說這原先是全村中最有風水的地方，于家的族人死了便全埋葬在這地方。自從于舉人中了舉人，舉人家中的骨頭便不肯再參在這些平民的骨頭中間了。于舉人自己便又立了祖墳。

現在這地方只是埋葬一些窮困的族人。金合熟悉這地方，他認着刺人的荊條……

五嫂的頭髮蓬飛着，眼瞼紅腫地垂閉，嘴唇似乎也增加了浮腫，深深睡在太陽的下面。坟前未燃盡的紙箔，已經沒有多少餘烟。

——哭死了嗎？

金合停止住，一隻手握緊靠近身邊的一叢荊條，看着這個被人間遺忘了的屍身。

荊條開着淡紫色的花串，銳角的，灰綠色的帶着鋸齒形的葉子。茁細的枝幹，愛，成叢叢的生着，時時發散着有點苦味的香氣。這裏的荊條，比山上野生着的高大得多了。這裏不准人收割，牠們是有自由的生長着。山上那些荊條，祇是營養不足，相同低矮的每棵獨立着的小松樹，小小軀幹爲了防禦抵抗意外和意內外的害——不幸被牛羊們踏折了，不幸被暴戾的山風，性急而殘忍的山水摧折。連根拔走；牠們常常是生得意外地堅實，低近地面，還打着連環的注節，雜生在「苦葉」的中間。「苦葉」的顏色是那樣湛綠！有點綠得發黑。那肥肥圓圓的心類形的大葉有點近乎橡樹葉子。閃光，堅實，也許誰用油漆塗染過了牠們。祇是牠的味道是苦澀的！

過度地顫抖使他的眼睛暈花！他一直把手裏握着的荊條，折成段段，殘碎的葉子深深地落下來。俺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作？他的脚好像兩株什麼植物，生了鬚根，生長在這地上有了若干的年月。

從樹林裏發出一聲爽朗的槍聲，樣子是向高空射擊着。金合對於這槍聲熟悉地，他知道一定是跟隨少東家來查看樹林的秋平，射擊鳥，或是什麼。

「五嫂！五嫂！」

起初他有禮節的，站在相當距離以外顫抖的喚她。他沒有得到回應——人還是照常的，更伸展一些平睡在地上。殘餘的紙箔完全

息滅了。

「五嫂！」他試驗着手指去觸近她的鼻頭，呼吸是存在的，祇是微細得幾乎等於一枝在風裏燃動着的火柴。

使她的頭枕在自己一隻從來沒有女人接觸過的腿，起始是陌生和不安，接着這不安很快被他遺忘了。代替這不安的却是一種焦急。凌亂的呼喊着，手無主張的拍着她他額頭，也摸到她的胸……從漸漸粗魯一些的呼吸裏，的聽到了一種好似久久被扼制在什麼狹窄縫隙裏的氣流，抽咽地吼出來。

「喂！五嫂！」他感到自己的內身被一種熱，和頂空的太陽的環攻，浸浸的汗流已經不能分辨地覆滿了他們兩個人。

女人仍是像一般地哭咽着，並不睜開眼睛。也好像這一生她也不再想睜開眼睛的樣；似乎也沒感覺到有什麼人在擁抱着她。

「喂！五嫂！醒醒吧，這樣哭是不成的啊！」

這話好像一顆小小的石子，投在滾滾的江流裏，連一些紋聲全沒有激起來。女人的哭聲却更見擴大了些。金合企圖使自己一條麻痺了的腿，從五嫂的身下抽出，這卻沒能夠。五嫂的身軀確是有着相當的重量的。同時他意識到等待在林中的東家，也許發了脾氣！汗水匆忙的在他的周身起着連絡。

「好哇！老金！」

這聲音使金合起了一個很大程度的抖顫，當他抬起頭的時候，秋平已經站在他的面前。頭上繫包了一方藍色的布帕，步槍筒口翻沖下掛在一面肩頭上。那金色的一雙率直的眼睛，在笑着，不轉動地地看着他和地上的五嫂。

「哈——」他伸出五個指頭在面前一分張，指指地上的五嫂，

又指指金合，而後眯了一下眼睛，向山西面的山梁上指了一下說：

「看見吧？東家在那裏等你咧——她怎麼了？……」他粗魯的蹲下身子挨近了五嫂的身邊——那面山梁上一個不甚高大的胖圓圓的人影，手臂倒插着，脚尖寬寬地擺開着。

金合變得化石一般地沉默，直直的凝視着秋平。

「儘瞧我幹麼？東家已經發脾氣了，你這個長頸子駱駝！」

五嫂的哭聲停止了，她很斷然的從地上站起來，整理着自己的頭髮。

「發什麼呆啊！」

秋平拖着，幾乎是打着，推着……和金合同走了去。在金合臨行轉着的臉上，五嫂看出他那雙紅濕着的眼晴，遲緩地，無所見的轉着……又好像在詢問，在叮嚀着什麼。

夢幻一樣，她看着那個瘦長的身子，被牽引到山梁上去。一刻那山上的三個人影一齊都消滅下去了。

現在她清明，把坡前鎮壓着紙箔殘燼的石頭提起來，看一看是否還有餘火可以燃燒。已經完全熄滅，祇是石頭還很炙熱。

山下的河流在午間的太陽下輝映着金屬一般的光芒，在河的那岸田野的近邊小路上，忙碌的走着孩子，女人，狗，提扭着籃籃和水桶……這正是送午飯的時候。

田野盡處，有一條長長而不甚險峻的山嶺，像一條肥滿的蠶虫，慵懶地睡臥在廣大綠色用各樣田苗織成的桑葉上。五嫂記得，在那條置的背脊上，她們會有一塊自己開墾的田地，是地和于五每人用管鐵鍋，從一方尺到一方尺割墾成的。那上面也可以種植一些不正式的穀物——綠豆和花兒豆之類——雖然有幾次也試驗着把一些

大豆和高粱種植上去，如果遇到了有豐餘雨水的田年，那也可以生出芽來。不過那是太不成器得可憐了！焦黃，苗細，無主宰地種着那沒有幾粒籽實的穗頭——對比着山下那些勇猛地生在土壤良好，肥料充足田地裏的莊稼，無邊無際的綠着，紅着，黃着——這只是一個患肺病的母親生出的個先天貧薄，營養不足的嬰孩……在秋收的時候，五嫂她們也還是笑着，滿足，每人分担把她們担進家。他們並不嫌惡自己的收穫，而妒嫉着別人……

現在這山已經為族中舉人家收買。把契約昭示過了全村。於是這山也就成了禁地。五嫂他們那塊不成器的田地，又早變成了複初的草場，走着舉人家裏的牛羊……

圍近了這村庄的每塊田地，每處山嶺，河流，樹林，道路……全是五嫂所熟悉的。眼底的河，對岸那邊正在有着人行的田邊，小道上，她幾乎全熟悉那道傍每棵野草生長着的姿式。年幼的時候，赤着腳在光淨的小路上跑來跑去……年長的時候嫁了丈夫，也是在那條路上跑來跑去……在她的記憶裏所改變的，祇是那條河身，就是過度的貼近道路了，道路下面的懸崖，更深，更嚴峻了一些。

自從那個竈一般地山嶺成了「舉人」家的私產，成了別人的禁地以後；自從常常為別人田地工作的，有時也抽出時間為自山嶺上那塊田地工作的丈夫死了以後，那條道路顯然的生疎了！變得更熟悉的却是這南面的山谷，樹林，小溪，有多數野荊條，「苦蕒」生着的還沒有變成了禁地的地方。那條狹狹的明淨的一直沿了河岸伸展在田陌和草叢中，呈着白色的小道，好像他失却的一條常用而心愛的條帶，使她追念使她微微有些迷惘的想着……

一隻鬼子在忙亂的從下面，帶着烟塵，跑向墳叢中來。及到她

看見了這裏也有人存在，又驕急的折換了方向跑開……

樹林中播傳着槍聲。前一聲是尖銳的，趁着山谷的回聲，相同割裂着什麼樣，破裂，悠長……後一聲是遲鈍混濁的，這不是正式步槍，只是「洋砲」或鳥槍才有這樣的聲音。

——他們在打什麼呀？

這槍聲喚醒了她，她看一看自己蹲在這身傍邊，這倒不甚驚大的已經生滿了野草的土丘，還沒有完全乾透的眼睛又開始增加了濕潤！

這土丘，多麼沉默呀？多麼……

沉默得相同一塊石頭，一塊石頭……

他是多麼好的一個射手呀！

是的，在丈夫生前，也常常在這林中打鳥；獵鬼子，他從來是不落空的……他是這村中有名強健而大胆的農民，也是唯一的槍射手！

「一輩子這樣幹下去嗎？媽的，奴才！」

冬天的深夜，于五從城市裏押着東家裏的幾輛寶銀的大車歸來，第二天鷄鳴的時候，又開始出發了。每次他常常要把步槍沉重的向牆角一堆，暴厲的這樣罵着。

靠近較溫暖的土坑的一端坐着于五的媽媽，她手裏總是無間斷地數摸着一串佛珠，禱告着：

「菩薩保佑……佛爺保佑……你平安回來……五啊，過來，媽

媽摸摸你……」

她在兒子有着粗硬髭鬚的還沒有溫暖的臉上，四處摸索着：

「呀……你的鼻子又腫了哪……不要用熱手摸它呀……在神極的時

候：什麼熱東西：也不能——流鼻涕了：也不能擦：一換就要腫，耳朵凍了：一碰就下來：你爸爸的脚趾頭：就是這樣掉的呀！」

兒子在被摸的時候，總是沉默的，而五嫂却是稚氣的笑著。

「菩薩的香：——不要忘了啊……媳婦。」

在屋角一個紙製的廟宇形的小神龕——那裏面供奉着「南海大士觀世音」——五嫂要重新燒起報答的香來。

在那次于五出發之前，也是這樣做着的。可是夜晚「菩薩」帶給她們的却是一個凍僵了的人的屍身！

「菩薩！大慈大悲的菩薩……你怪了他儘打鼻鳥嗎？你要了他的命啊！命啊……！」

丈夫死的時候瞎了自己眼睛，不會再於兩隻眼睛為兒子哭瞎了！她只有使那眼孟每天深陷下去來替代。

「你，你要怎樣啊？要滾蛋嗎……？還是要死？你這醜貨，窮蛋……！」

主人用手裏的棍子擡着地。那棍子裏面是藏着一隻等於棍子長短的茅形刺刀——罵着，聲音震蕩着全林。金合頭勾下地靜垂着，相同午間的樹葉。

「……你着了瘋！瘋狗咬了你嗎？不願禮讓？不願廢恥……你和她：你們要敗壞我族中的聲名：我不能饒過：萬不能饒過……！」

他也許是過於熱心自己族中的聲名了，憤怒得手中的棍子不再耐煩的擡動：他在金合的頭上拋了一下。

「唔……東家……」秋平在後面無望地沉悶地叫着。他以為這一棍子也許會使金合栽倒下去。久久靜靜地停立在金合後的「禿尾鷹」

「現在却發了瘋狂，狂向于四東家撞撲過來！」

「秋……秋……平……打打……」于四東家蹣跚狼狽地退避着，手中的棍棒也拋留在地上。

當主人的棍棒打到金合的頭上時，他感到一個不好的震動，眼前迸碎着雜色的泡沫，要旋暈下去，可是他沒有這樣作：只是頭顱顛倒了一下；一隻原來位置腳，挪開了一些，很快的他又把她們規正復了原。——腳站在原來的部位；頭勾下着，使那黑白斑駁的頭髮，更分明的閃露在天光下！看起來好像還堅強了一些，樣子在準備着第二棍底到來……

「打呀……打……死……牠……！」

「禿尾鷹」追逐着于四，東家在林中旋走着：秋平用身子來纏繞着主人，他的步槍被遺忘的在肩頭上雜亂地串編擺……

「秋秋平……摘下你的槍來呀……打……打……打死牠……！」

于四東家的嗓子劈破着，原先紅潤的臉色，現在完全變白。兩隻短短的胳膊，左右忙亂地伸閃着，似乎是一個被追迫着鷄鶉的翅膀。原先在身後掛着的「匣槍」，現在已移到了胸前，成了逃脫的障礙！

「老金……喊住牠……牠……我要用槍嘍……！」

秋平在擡着自己的步槍……

「禿尾鷹」，金合亦紅着眼睛，他的頸子伸長地又相似一頭驚鷄。

「禿尾鷹」帶着極度的喘息，回歸到金合的身邊。眼睛赤紅着，頸頸猛擊的轉動着，週身的毛梢起着抖顫和逆立。眼睛不放鬆的敵意地緊逼着于四東家和秋平，不甘願的停止着。

遠遠地于四東家指示着秋平：

「把我的棍子檢回來呀……渾蛋……那不是嗎？不，不……是那個粗樹的近邊哪……」

在秋平去尋找棍子的時候，「禿尾鷹」又準備來咬他。

「不准動——」金合命令着，同時他向秋平說：

「你……有工夫可來一闖……我有話向你說……」

秋平點着頭；那邊于四東家又喊了：

「秋平，告訴金合！老東西……趕緊把這混張的狗給我勒死！我要牠的皮……再告訴他：趕緊把所有的樹串好；草割倒了……限三天……」

三天？三天割倒了所有全林的草；串好了所有的全林的樹……在金合還年青的時候，也許是可以。

這次他沒有送着東家到林緣外，也沒有聽這樣的囑語：

——遇見偷樹的……得住他……跑，就用槍打……

跳動的，火炙着似的炎痛貫串着金合的頭顱；漸漸貫着全身。他用手觸摸，那被打過的部分——隆起着相似，一帶綿亘的小山嶺。——輕輕有兩條暗昧的淚流掛下着；他開始感到了一種衰頹！

現在每棵他會親手修串過的，親手栽的樹木，每棵草，每棵平常所愛的野百合……全使他憎惡，他把牠們擾合在于四東家一起來憎惡着了。

在林深的地方，一半是埋在叢草中一個人影緩慢地移動……他以爲這是日間偷樹木的人：

「啊……站住……」

他這樣吃力的喊着，頭上的棍傷被震動，刺痛得使他整個的心

臟被浸暗裏樣——人影並沒有停止動蕩……他認清了是于五嫂。一股新的，遺忘了一切的感覺復蘇，不知是喜悅還是……什麼，眼淚却模糊了自己眼睛。

——是她嗎？她到這裏來作什麼呢？

當于五活着的時候，五嫂同丈夫也常是來過這裏的。在那時是平常，現在却成了奇蹟！

——她是個寡婦啊！

遠遠地金合好像戒備着會有什麼惡兆發生。「禿尾鷹」熟識她，牠很遠地就擺蕩着禿尾巴接迎過來。牠吮舐她的手，用爪子搔牠的衣裳，善意地吠叫着：

「金大哥！」五嫂的眼臉紅腫有點閃光，笑着。

「上面坐吧！」金合走在前面，「禿尾鷹」隨伴着這罕來的客人，不規則地跳上每段石礮。

在兩個「樹墩」作成的坐位上坐下，金合從屋內取出兩條水浸

過的「黃瓜」，每人分了一條。

五嫂的眼睛忽然睜大地，黑色的長眉毛開展着，張弛着發紅的豐厚的嘴唇……注意到金合的頭上來：

「咳！你跌倒過嗎？」

「……」金合只是表示地使頭擺動了一下，眼睛並不抬起來……把一隻黃瓜斷開，察看那嫩嫩的瓜瓤和種籽……

五嫂站起來湊近他的身邊，金合要想把自己這可恥的頭藏避到什麼地方，但是不能夠，五嫂已認出那是棍傷——那上面除開一點要凝結的血漬以外，還像有些油脂沁出。

「這是棍傷啊！又是……？啊爲什麼呢？」

五嫂用指頭輕輕地撫動了一下，她帶着閃轉的眼睛，停止着。太陽過午了。樹葉的蔭影洒滿着這光潔的院落和屋頂……輕輕蕩漾着……

「坐下去——這有什麼稀罕呢，反正……」

金合對於自己的傷痕，好像完全不經意；只是咬吃着手裏的黃瓜。把剩餘的黃瓜尾巴翻轉地看了兩次，而後爽快的拋開。黃瓜尾巴遠遠地滾開去；「秃尾鷹」也跟着滾開去。他發見「秃尾鷹」遺了數個穿着失望的神情走回來，他滿意地笑了！

「獻蛋！那是黃瓜尾巴呀！不是骨頭！」

五嫂停止地拿着一隻黃瓜，看着金合今天這完全有點兩樣的動作和神情，有點迷惘！

「爲什麼他打你？」五嫂把自己手中的黃瓜也截開，但她却不去看那瓜瓢和種子，祇是漫然地在吃着。現在她感覺到她的喉嚨有些疼脹，黏澀……過度需要一些水分來潤滋。她吃盡了一條黃瓜金合始終是沉默着。也不抬起眼睛來，只是用一隻手壓折着狗的耳朵，或是拍拍牠的鼻樑……

「爲什麼？爲什麼還不可以！反正——」他又把要說出來的話尾吞鎖住；眼見的他頭側邊那個小丘嶺，爲了不停地升漲，把一隻左眼睛全扭帶了近乎歪斜。本來眼睛就是小的，現在看起來更小了一點了。

「有人偷了樹嗎？還是……」

金合把眼睛向五嫂試驗着探詢了一下，又卑怯地抽撤回來。他覺得自己眼睛沒有那樣對抗的力量，光度不足，只有敗退下來，他說：

「不是嗎……你哭暈了……我扶着你……西東家看見了……他說……他說……我丟了你于氏族中的臉面……他……」

「就爲的這個打了你？」

「打了，能算完嗎？看吧！我知道……在這個地方住的也够年數了……該得挪動挪動……反正……一個人吧！反正……」

「他還說過什麼話？說過我什麼嗎？」于五嫂的眼睛由擴大的睜開，變得眯起來，細長而傾斜；輕蔑的笑着。

「他說，他是一族之長……敗壞門風的事……他是不肯馬虎的……說你什麼嗎？我忘了……反正……」

于五嫂這次却真的笑了！她笑着這個愚蠢而可憐的人，較起自己的丈夫那是太不中用了！可是她始終像對一隻流浪的狗那樣，對他存着憐憫；在丈夫活着的時候，也是一樣的，也會同丈夫說過

「金大哥是個可憐的人呢！我們應該多照顧他一些……」

丈夫也是同意的，每次他却這樣說：

「人是好人哪！可惜……太老實了！太老實的馬是要被人騎死的……騎死還不憐惜！」他說着總是使自己粗黑的眉毛門聚着，交扣地打着自己的手掌。接着說：

「……比方說：那林子……一個老婆……恐怕……十個老婆也值吧？那全是誰的力量呢？……由山脚一直開展到快到河邊了……每年……出產……老！老的用花言巧語纏絡着。老的死了，少的呢……就用壓力……反正老實人……怎擺弄全有理吧！」

于五並不老實的，幾次爲了東家的不公，他要去「掛柱」，媽媽和妻子牽累了她。

「去，去掛個柱吧！我的哥哥在陽山，我給你寫一封信……你就

加入他們一夥吧：沒槍他們也能要你：去吧：一個人多麼利落呀！  
 「現在她勉勵着金合。」

他却笑着，使自己的頭搖動着；五嫂也笑着，她又叮嚀一句：  
 「怎麼？不嗎？：怕什麼呢？我是女人，還要去要一下呢：」

五嫂立起身子來，抖一抖自己的肩膀，到籬牆邊摘了一枝花，簪在自己的鬢上。那是一隻絳紅色的野芍藥。

「你不是帶孝嗎？帶花？人惡詛罵你，說你有外心哪！」

他關心地警告着，同時他更留意些，在那棕黑色有一些疎落的花斑痕的臉上，襯着這樣一苞大大的充滿着色感的花朵：金合感到了一種惶惑！心血騰沸着了！從那擱置在雙膝上一向無變更反覆糾絞着的手，顯出了不安。

「你，你還是：依我說：摘下牠去。這裏萬一有人來——不，不會有誰來的：不過：我說的是萬一：萬一：」

金合把兩隻手掌像敲着節拍一般，輕輕叩打着，伴着着吞吞吐吐幾乎有些連不下去的語句。五嫂只是笑，她長久地注視着這個不甚大的，和身子的比例有點不相襯的腦袋：沒有顴骨，沒有顴骨，下巴也不長大，只是鼻子更顯得孤獨的突出了的人。肉色也紅得不正確，還有着麻麻地小坑窩。兩隻暗小的眼睛，深藏在有些突起的眉骨下面，紅濕着還時顯着退避和不安！對比的她又想起自己的丈夫——廣闊的生滿着絨毛的胸膛，直直的鼻子……當他每次撲抱或是和她親暱的時候，骨節總是發着咯——咯的細響，在說明他的青春和力量！同時一股康強的帶着甜味男人們特有的氣息，會迷惑了她！特殊是她的頰骨，完全是蒙古人的，伸展，突出……厚厚的嘴唇埋在短短的鬍鬚叢林中。

她從籬邊取下那枝花來，翻轉地看了一刻，終於她拋開了——這次「彘尾塵」却沒有追過去，祇是感覺地看了一眼，又攪着使自己的舌頭拖長一點，喘着氣，防禦着狗蠅。

五嫂從林葉的間隙遙翳着天光——一切是靜靜地，村莊的雄鷄高亮悠長地啼着午鳴……

兩個人的喉嚨好像全蒙了鎖閉。金合回到自己的小屋中去了一刻，再出來時，五嫂已經不再坐着，她正在輕輕的踱着步子，她停止住：

「我要回去了。婆婆會掛念！」

「噯噯！少待一刻吧：這裏……」他手中出現了一個層層疊疊的小包裹。外面的紙皮被磨撫得已經生了灰色的絨毛。

「你，你把這拿回去吧！這是我積下的一點錢：我沒用這個：老五不在：你們是艱難的呀！」

「不，不，這作什麼呢？我們自己能够活：這不能！」她的眼睛凝定着嚴肅的光！她不來接收。

「噯噯！你還多我的心嗎？反正：」他又把這小包裏輕輕置在自己的身邊，坐下來，用手捧起自己的額頭；五嫂靜靜的望着他。

「：還多我的心嗎？你們：老五在着的時候：我不是你們自己家裏人一樣嗎？現在：我要這錢有什麼用呢？：還多我的心嗎？：也許吧：老五死了：我呢：又是一個光棍罷！」

「這有什麼關係，光棍罷，光棍罷……」好像「光棍罷」這三個字觸到了五嫂更深的憎惡！接着說：「……誰不是人呢！我同你說過：有什麼要縫要洗的東西，只管拿去呀，和老五在着一樣：怕什麼呢？你是個窮人：我們也是窮人：窮人和窮人交朋友，還犯



天譴嗎？我不懂……」

「是呀……」

金合悲涼地揮擺着自己的手，眼尾推聚着更多的紋皺，辛酸地低沉地顫着聲音：「不……不……是……呀……他們造謠言！惡鬼們！我眞怕他們的謠言……放羊的孩子們全不寬容人！全是小惡魔！謊言會害了你……我呢……反正是個光棍腿，跳河也沒有人管的……」

五嫂的笑聲從鼻孔裏爬出來，有點金屬味。她重新又坐下，把兩手絞抱着膝蓋，好像極力在使自己的呼吸平衡。

金合的鼻頭和前額有汗的顆粒出來。他用自己的禿袖子來揩。從林外走進一個人，圓錐形的草帽揮擺在手裏，肩上掛着步槍；一邊走路一邊嘴裏吹着快愉的口號，每行一步，從上面漏下的太陽光要在他的身上變換着。——這是秋平。

金合慌忙的把手裏的小包裹，又送回小屋裏，安置着……

「秋平！」五嫂先叫他。

「啊！你也在這嗎？——媽的，天真熱！他呢？」

五嫂用臉指示着，她認得出秋平揹的這枝步槍于五也揹過，她叫得出名字：

「這不是那枝「三八式」嗎？這槍的膛口真好！」

「嗯——還不錯。」秋平把步槍位置在妥當的地方，開始解脫汗浸漬了的衣裳。

金合從屋裏出來也給了他一條水浸過的黃瓜。

「怎樣，腫了吧？這個活王八，專能欺負老實人！媽的……」

「還有吧？」

「沒有了。只結三條，早晨我取下來，是留吃飯的哪！牠們還太嫩！」

秋平望一望五嫂；望一望金合，他無理由地發聲笑了。笑聲幾乎是震破了靜穆的全林。

「壞蛋，你爲什麼作這樣鬼笑！——把槍遞給我……」五嫂從秋平的手裏接過步槍，她並不顯得吃力。

「小心哪，頂着子彈哩！」秋平拍着槍身說。

「噯！我玩槍的時候，你還太小哩！哼！還不懂得這些嗎！」她反復的端詳着槍身。把子彈一顆一顆落下來，又一顆一顆平整的壓進去。手指熟練而輕妙！槍的機件響着細碎有點破裂味的聲音。她把槍身暫時橫在膝頭上，忽然在她垂下的臉，接連地有着淚滴落下來，有的濺碎在槍身……

秋平正在察看着金合頭額的棍傷；五嫂的落淚還是金合發見的，他推着秋平說：

「這傷不要緊的，反正……幾天就好了——五嫂在哭哪！」

### 三

兩棵大榆樹相似菌類的大傘蓋，撐直着樹身，使上面的枝葉交搭着，像一座人工繫結的牌樓。牌樓的後方從那敞開的大門，可以看到第二道門，第三道門遮隔着的彫花的影壁……爲了這影壁，裏面的景物便再看不清，只是一些縱橫屋子的瓦背脊顯露着。後面也還是樹……

門樓上全懸着黑色的匾額，方尺大的金字湛着光！第一道扁額是「廉孝可風」，第二道匾額據說「御」賜的了，平常總是蒙在黃

緞子裏，非有家族大典，是不輕易見人。

迎着前門不甚遠的地方也建立着一個硃紅色「福」字的影壁牆。

圍牆一向是高峻，光潔的，一半塗抹着石灰，一半是露着虎皮石的本顏色，用石灰勾劃成不同形狀的紋花。每個牆轉角高聳地修築着砲台，平常即是無事的時候，從砲台孔「洋槍」也是探伸着牠細長的頸子。在頸口上還寂寞地有一條紅布片飄擺着。紅布爲了風雨的浸食，快變成灰白了。

牆頭上遍樹着有倒刺的鐵叉；門兩邊拴馬椿上幾隻肥的馬打着蹄子；無聊地長鳴；正在上馬石上一對賭「五道棋」的砲手吹喝着：

「安靜點：媽拉屁的！該我先走——！喊！沒聽見嗎？這盤算起來：你輸五盤了：一斤肉：賤骨頭！」吆喝着的砲手，用手中的「馬棒」在那肥的馬屁股上抽了兩下。馬擰直了頸子閃避着，神經質地渾身起着顫抖。

「你輕點打呀！二東家看見該罵你了！」那一個砲手一隻腳踏着上馬石的一個級燈警告着他的伙伴。

「他媽拉屁的，一個馬養得這樣肥，不打有什麼用？」

「來……再來一盤吧？」

「不來了——！他們快回來了……！」

兩個砲手靜聽了一刻，除開村子裏平常固有的鷄鳴犬吠，孩子哭的聲音以外……什麼意外的騷動還沒有。

「二東家……真好興致哪！當那麼大的官……還要親自去看樹林子。」

「哼！二東家性子不好……當軍官……又打人罵人慣了……林子如果

看不好，哼！老「金笛子」該倒霉了……不用弄個笛子露露巴吹……還吊女人的膀子……」

「他和于五的老婆……不清楚麼？就憑他……」

「別看人外貌不起眼；心裏可有花朵呢！——二東家最關心那片林子；將來分家也許要那片林子；如果自己修宅子的話……」

村外有馬聲長嘶鳴着，也引起檣檣透弔着的馬底鳴聲。這次那個砲手却不再吹喝牠。

「知會院子一聲吧，他們回來了……！」

一個砲手跑進了二門，一刻又轉回來，在原位置準備着。

馬蹄雜亂而響亮地，由遠而近，蕩起來的烟塵可以望到了。先頭出現的是二東家自己的馬弁們……馬在門前空地上兜了一個圈子，跳下了馬。過了一刻才是二東家和四東家，他們騎在馬身上指指點點地走着。二東家赤紅寬大的臉色更顯得赤紅；黃色的軍服，金鈕耀輝着，長長的騎馬靴超過了膝蓋。

馬的鼻子打着噴嚏噴嚏的響，鬃毛紛披地抖擻着。

在後面靜靜地走着本家的砲手和二東家其餘的馬弁。村庄的人；孩子，老太太……爭着跑到了臨街，觀看着，嘆息着……

「看人家吧！文有文，武有武；財有財；勢有勢……這全是

咱們屯子風水哪！」老年人們這樣說，看着自己的兒孫：

「咱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出息到這樣吧？看起來也還得

德行吧……于舉人是積了德了……」

德德……

嘯嘯……

德嘯嘯……德嘯嘯……

青年人們興奮地打着小鼓的聲音走過去了。他們聽見金合同秋平在後面走過來；「禿尾鷹」也緊跟在後面。金合的頭勾下着，他不向任何一個人說話打招呼，就連看他也不看一眼。臉上輕輕掛着一點血漬。

「金笛子怎麼啦？」一個年青的赤着背的青年漢子喊着。

「金笛子，你這幾天，怎，整夜吹起來啦？」

「吹的好聽真是好聽，像小寡婦上坟似的，叫人怪難受！」

「若不是白天要到田裏去，我真是拼一整夜不睡，聽他吹……」

村中的青年人全喜歡聽金合的笛子的。他們隨便在什麼地方也喜歡唱歌。聽笛子，打槍，唱山歌，擲骰子……這是這村中的青年農民們特有的愛好。他們不大愛女人，也不大愛飲酒或是什麼更大的企圖。他們喜歡復仇，受了欺侮，祇是喜歡去當「胡子」，最厭惡的是到官場去打官司。他們知道到官場去自己總是吃虧的。勝利總是在像子舉人這樣門戶的一方面。

「只有獄子才和他們打官司呢！一衙門口向南開，無錢有理也別來」；幹，就雙手換，不幹，就忍着……」這幾乎成了全村的信念！他們愛惜強的；也並不欺凌老實的。

「養兒要強，栽樹要樑；丫頭要浪，小子要圓。」

老人們教訓孩子們，也是根據着這樣的教條。

金合是外鄉人，所以人們全說：

「他是老實人，又是外鄉人，要高看他一眼哪！」

金合每次到村子裏來，孩子們總是繞着他；也許會罵他，他從來不生氣，搖搖曳曳走着自己的路。有的時候孩子們過度圍繞着他，他會說：

「閃開我……若不，我要用我的「噬天狗」咬你們了……」

孩子們很知道「禿尾鷹」的厲害，只要金合輕輕「嗷」一聲，手指一指誰，那狗就會奔過去。

「笛子怎麼啦？瞎子摸瞎嗎？響也不響啦！」

于舉人門前廣場上砲手們溜着馬匹，踏足鏗互碰着，響出叮叮叮的聲音……

砲手們看見了金合被帶來，他們的心爲他寒冷，小聲地問着：「爲什麼呢？惹二東家發脾氣了嗎？爲什麼惹他呢？當軍官的人！」

金合苗長的身子搖曳地走進了大門……「禿尾鷹」起給被阻擋着，爲了怕和東家院裏的狗發生衝突。可是終於牠還是限定了自己的主人。

滿院飛騰着肉類，菜類的香氣。高笑聲，尖銳的女人們有些淫浪的笑聲，夾着鴉片烟，紙烟，烈性的酒類底氣味，使內院外院游走着的人們，馬弁們，全遭了迷惑！

「團長這位太太……是新娶的嗎？」一個砲手顯着鄉土氣謹慎地，低聲地問着一個正在吸紙烟的馬弁。

「就算新的吧！」他揚一揚眉毛，眼睛並不抬起來接着說：

「漂亮吧？」

砲手的臉有點發熱了，他沒有回答。那個馬弁並不在意這些，他貪婪地把一個半段的紙烟吸到了殘末，遠遠拋開了嘴，把一口餘烟吹向了天空：

「戲子」出身的，爲了她……團長花了一萬多……這傢伙……一雷了太太毛病就大了！原先……唱戲的時候！誰高興……他媽只要錢足些……」

砲手們對於馬弁們敢這樣侮辱太太，在他們很吃驚！

「你們怕她嗎？」

「怕誰？誰怕誰呀？呸！看在錢的面上就是了……幾天，團長把她玩够了……一甩，她一樣還是向這些人們叫老爺……不要看現在狐假虎威……這是不常的事哪……」

一個老媽子把這個馬弁叫到內院去了。

那是一連三夜，五嫂的眼睛幾乎從深夜一直游動到天明！林中的笛聲也是一直起落到天明。在最後的一夜她聽得出這笛聲簡直是呈現了破裂……沒了節拍也沒了曲調，祇是一些近乎慘厲的嗚嚶……沒有到天明就終止了。今天她得知了金合遭了更甚的毒打！爲了他不肯哀求。並且開始了理論，他又被二東家命令帶回了村中來……將來，不，即是今夜他會怎樣呢！她的心臟遭了猛烈的衝擊，血管像破裂，所有的血液沒有節制，開始狂亂的愚盲地流奔。愚盲中止了她的思想……每一隻手指全麻木了。

日間和平常一樣，她尾隨着牧羣，經過那林谷邊的林緣，黃昏的景物一如往常，祇是林端那塊石頭上不見了那個吸着菸袋的，古樸的苗長的人影，「秃尾鷹」也不見了。她把荆柴担停放在每日的地方，開始燥悶地擦着汗水等待。

整個的樹林靜着。所有的山羊，田野……也全是靜着……草間唧唧唧叫着各樣的虫聲，被過去的牧羣擾起遺留下來的浮塵，輕輕消落。盤結在村庄上頭的藍色的炊烟，安詳的疎動，安詳的地攤展……幾千年幾百年這夏天的黃昏也許總是這樣度過着，湛金的陽光

浸透着所有的山峒頂，樹林的梢杪田野和村庄……

一直到所有的汗漬被拭乾爽，從什麼地方飄過來一點風，身子的疲乏像減消些，斷了希望的她才把荆柴担又安置在肩上。這次她感到了這柴担好像增加一倍的重置，走起來的腳步也意外的遲滯。

——他，今天不在呀！

她從那次由林中歸來。知道了四東家三日以內要他申好了所有的樹，割倒了所有的林中的野草以後，每次她總是這樣向着金合：

「你在申樹嗎？還是割草？」

他總是深紅着眼睛，不必要的笑着，擺擺頭。

「不是限你三天嗎？今天……」

「是啊。三天……」

「來得及嗎？我來幫助你……也許快一點？」

「你去幫助鬼吧！我爲什麼要幫助呢！反正……」

五嫂覺得金合的性格，有了明顯的改變，從他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他似被什麼不可見的火焰在燎燒！聲音也變得生硬和粗暴！她有時會想要不再和他接近，把柴担一直担回村庄去，或是到河那岸去休歇……可是她還是要停止在這地方，好像這地方的地面下埋結着磁石，她的脚是鐵鑄的，一到這裏就軟弱！不能再多走一步。今天她到家將安置好了柴担，在這洞一般暗黑的小屋一個角落裏，那個盲眼的老女人就向她說：

「金合被打了！還從林中帶來了屯中。」

「聽誰說的？」五嫂屏止着呼吸。

「秋平來過了……菩薩保佑他吧！這個可憐老實的人。」老女人說話的時候，並不停止她手中的佛珠底捻動。

她尋到了秋平！在尋秋平的途中，聽到街頭乘涼的人們談論着金合的名字，有時也夾雜着她的名字。在有點暗灰色蒼白夏天的夜裏，吸菸的人們的烟火，幽靈的磷光一樣，隨處存在着，閃動着；孩子跑動着玩着各種遊戲；「捉迷藏」，「鬪雞翎」，最普遍的還是「官兵」和「胡子」們的衝鋒，或是惡霸搶女人，好漢營救……飛飄着山歌的裏面，夾雜的也可以聽到這樣的，半唱半笑的歌聲：

「大老金，光棍光；不出家；當和尚。……」  
五嫂她常常是急速的走過着，好像怕這歌聲會遇留住她。  
「爲什麼呢？打了，還帶回來？」

「爲什麼？你說爲什麼？」秋平斜一斜眼睛，半開着玩笑接了說：「也許這傢伙發了瘋！記得吧！我們那天一同在林子裏，勸過他，你走了我又勸過他……不要太執拗……不會有什麼便宜。他却只是「反正，反正」的來復的說……三天了，他一棵樹也沒申，一根草也沒割……樹却被別人偷去了許多……」秋平使自己手中的一塊紙烟尾巴摔拋在地上，好像什麼過錯全應該金合承擔。湛黃的瞳球猛擊地轉動着，頭上的黃髮是稀疏的，每次那蛙形的嘴唇一開合，一雙特殊固大的板板的，像蝗虫牙齒似的牙齒，湛着光。

「他們今夜……還要打他嗎？」  
「這應該看他們的興致了。二東家酒喝得過多，醉了，也許忘了。至於四東家也許……不一定……他弔在馬棚裏，給他飯也不肯吃……他只是教人家不要餓着他的狗——欸……簡直少見這樣死腦瓜骨！」  
秋平的義憤好像消平下去，他又點着了一枝紙烟，也遞一枝給五嫂：

「吃一枝吧！這是二東家賞的……從城裏帶來的，每人兩盒……我得了四盒……聽說很貴重……什麼「王」牌，什麼的……我抽起來也不見得高妙在那裏……」

「我不——他們就是因爲這緣故嗎？打他，鎖起他……」  
「別的緣故……當然還有哩！」秋平收起那枝紙烟。他懷着毒意的又向五嫂笑了一眼。他好像飲過了酒：一股酒氣衝過來……「……請別的緣故……第一……這是四東家的計策了……是要擲他滾蛋……十幾年的工錢……借個理由可以省下……老東家有過話……不是要給金合一個老婆嗎……四東家也不想這樣做了……這也得費錢。主要的緣故……還是金合老了……如果到不能幹活的時候怎麼辦呢？如果再給他弄個老婆……四東家是有心機，能治家；能守業的人……這一點早就計算到了。說到二東家……那完全是個渾——」他好像觸了什麼忌諱，把自己的聲音鎖住，祇是用力的吸了兩口紙烟，爲了用力竟引起了一陣咳嗽。  
「二東家是好人……他不知道這些情由……他打他就是爲了被人偷了樹，問他他又是那樣囂強……其餘的理由我不想說了……」  
五嫂當時還聽秋平講了一些關於二東家的新太太，怎樣的裝束，和是一個什麼出身。

炕一邊的婆婆在反覆地翻着身，摸索着臭虫，詛咒着跳蚤和蚊虫……也時時夾雜着「佛爺」「菩薩」一類的語句。  
——他們該怎樣處置他呢？惡鬼們！  
她的耳朵起着嗚叫，她疑心也許是金合被放回了林中，又在吹起笛子來嗎？她不信自己的耳朵，坐起來靠近窗口。  
整個的村庄，不，這是整個的空間被軟風輕鬆的黑色的絨毛填

塞着。星星們在藍色的天空陪襯下，更顯出每個自己晶瑩而堅實的小身子，是那樣的毫不相讓的漾着愉快的光芒，針一般地尖銳着。空茫的大吠聲，從山谷折回來飄散着。連接起來的山羣們，倏倏陰森地沉默……

那是胡琴聲，從後街遙傳過來。伴着琴聲好像有人在歌唱？五嫂記起秋平說過：

「……這個新太太是戲子出身……唱『花旦』……還帶一個拉胡琴的來……今夜也許唱呢！」

這琴聲激動了她，不能再安睡下去，就如每夜從林中發出來的笛聲。這琴聲激起她來的却是不能和解的憤怒。她摸索的穿好了自己的衣裳，用一塊布片纏好了頭髮，炕端的婆婆已經發着鼾聲了；她又把一柄子五遺下的短刀袖在一隻手裏。門扇是用不到開的，從窗口可以邁出去，院牆那是更方便了，門扇根本就是沒有的。

到什麼地方去呢？這樣深夜。起始她爲了胸臆內過度的悶漲，似遭了誰扼喉窒息的催迫，她要到街上，河沿，山頭……無論什麼地方走走就好。現在她又不想到這些地方去。後街的琴聲在吸引着

她，她要去看金合。

她相同一個黑色的幽靈！緣着人家的牆轉角，走着……她的意念現在完全單純。

琴聲，歌聲；更清楚響亮了，好像還添雜着騰沸着一些粗魯的笑聲。

她還沒有接近這宅院的外圍牆，已經聽到了有人在發問，聲音是熟悉的：

「誰——呀？」

「于五嫂……秋平嗎？」

「噫！這麼晚……你還敢來聽唱嗎？」

「哦……你能開門放我進去嗎？」

「這那成？守夜並不是我一個……東家早就吩咐過了，夜間任是誰也不能開門……」

是誰也不能開門……

房頂上木拆的聲音清冷地響着。

「怎樣了，他們打過他？」五嫂低低的說。

「沒，二東家將醒過酒來……大約是在吃烟，女人不是在唱嗎？」

我聽得簡直要迷呢！」

五嫂停止着不動，手裏的短刀，全有了汗漬。

「他還沒有吃飯！」

「他不吃……」

「我不能看着他嗎？」

「喂！……你別鬧笑話了，這不是在樹林子裏……回去吧……」

……小心明天又要有生翅膀的謠言了。」

滿院輝映着燈火，走動着人，這像一個什麼節慶的日子，處處騰起着脫軌的笑聲。尖銳的，破裂的，孩子們驚覺後的啼哭……

馬房裏的馬也時時喧鬧着，用蹄子搔打着地……相互咬着脖子

。看管馬的人也不再走來，大約是吃了過多殘剩的酒菜睡去了。

金合依着牆壁，頭勾着，坐在一隻木凳上。旁邊睡着「彘尾塵

」。從外面看進來那是模糊的，僅僅是借了一盞小煤油燈焦紅的光

亮閃動的中間，人還可以約略地辨別出那裏還存在着一個人和一匹

狗。

他是睡着了嗎？他的喉嚨也許是睡着了！人問他什麼他總是沉默着，沉默得相同一個死屍。

每次有人走近金合，「禿尾鷹」總是敵意的翹起頭，眨動着發了紅的眼睛，準備着……

秋平走進來，嘴裏閃動着紙烟的火光。換了班了，肩不再掛着步槍。他在金合的旁邊坐下來，起始他是愉快的，帶着微妙的情緒想來寬解他的朋友。當他一看到他這個屍身一般石頭一樣的人，他的愉快而微妙的情緒遭了熄滅；被鎖上了重壓，灰冷了。

「要吃點什麼吧？廚房剩餘的東西很多很多……要吃，拿一點來……事情是事情……腦袋掉了禿大疤……該吃該喝，還得吃喝……」

秋平用手摸一摸金合手上縛着的繩子說：

「我給你解開，鬆一鬆血脈好吧？渾蛋！誰縛的呢？弄得這樣緊……」他開始在尋找繩子的紐結。

「滾開——」他終於說話了。頭，直豎起來，像一隻要決鬥的雄雞。

「解開，鬆鬆血脈好不好？心眼爲什麼這樣死呢？脾氣少執拗點，少吃多少虧呀！——五嫂來過了……」

秋平把嘴裏的烟火故意吸得閃大一點，笑着，細着眼睛想在金合的臉上發見點什麼不同的表示，可是他完全失敗。

「她要來見見你……我沒敢放她進來……你知道大門的鑰匙也不在我的手裏……咱們東家家裏的規矩……你是知道的。」

金合的頭早又勾垂下，他忽略秋平的存在，也似乎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那女人……對你真是很有意思……如果……」

「你滾開好嗎？若不——」還不待秋平說完結了他的話語……金合的頭又開始挺伸起來了。他斥罵着，這聲音是破例的粗暴。「禿尾鷹」的頭也跟着豎起。

「有脾氣不要衝我發呀！有本事……你應該衝他們！他指一指內邊的院子——我才佩服你——」

秋平擰着鼻子走了。他遺擲下的烟尾，濕辣地交混着馬房內糞尿草料等的氣味，寂寞地燃燒。

那個長大的堂屋翻捲着鴉片烟，紙烟，菸葉……的烟氣；充滿着女人們的脂粉香和男人們夾着牙污的酒臭……胡琴的聲音已經斷下來。作軍官的二東家，胸膛裸露着，撐直了腰身。吃着雪茄烟。

靠坐在地上一張檀木方棹的靠背椅子裏，手裏還在敲打着板眼。睜着眼睛，滿意地睨視着對面牀上一個嬌小的女人——她是正在凝神地和一隻小燈對面着，用飢渴的食婪吸食着鴉片烟。直到那烟斗上的一個大顆粒煎燒殆盡，她的一隻白瘦的小手才停止了撥動；從鼻孔中有兩條富餘的烟條噴散出。像鮫魚的兩條軟鬚。

「團長，您還要聽一段什麼嗎？「起解」還是「葬花」？」

她的眼睛笑着，細媚的向地上的人們瞟了一下，接着第二個「鴉片泡」，又有人給黏結好了。

「不聽了吧？四弟要聽吧？點一段……」

相形地，四東家是沒有二東家熟習這些部門。他所熟習地是怎樣向佃戶們收租糧，管理砲手，長工……他感到了窘迫樣，紅着脖子和臉：

「不吧！我不懂……。」

他不敢正面看一看這個蕩人魂魄的女人；他不敢正面看一看他的長兄，可是在心裏却是這樣責備着：

——把錢全用在這樣一個狐狸精的身上了！

同時他也嫉嫉着哥哥，從作軍官那裏能學到了這一切，享受到這一切。

——我也作作軍官去吧？

這個意念的魔手猛烈地擒住了他。可是貪戀村庄，貪戀田園，貪戀一些佃戶們的尊敬，村人們的尊敬以及祖先遺留下住宅的心把這意念的手分解了。看一看那邊自己的兩個新娶不久年青的小老婆……也感到了幾分的滿足。

——左右是一樣的啦！只要有錢……知足常樂……

「你年底……旅長能到手嗎？」四東家似乎很關心着哥哥的官職。他搔一搔頭皮，眼睛細着。

「按理說……該輪到了！我已經跟了他們這樣多的年！」

「司令長官不是很喜歡你嗎？」

「噫！大帥活潑……也是喜歡咱們哪，可惜被炸死了……」

團長似乎被什麼感動了，他把烟灰磕掉，認真的說：

「今年秋天……我還要幾千塊錢……把收進來的租糧多賣幾百石……」

……

四東家的頭重下去了。

「不要怕花錢哪！我的旅長如果到了手，幾千塊錢算什麼呢？

要想賺大錢，就得當大官……俗語說：『打大魚撒大網』……把地

賣點也沒什麼啊……只要司令長官在着……咱們的官還不是鐵錫的

嗎？你不要儘疼錢哪……」

「四邊胡子太多……收地租不容易呢！」終於四東家羞答答地說了。這說話却引起團長連串的高笑：

「多雇三二十個砲手就完了！」

「噫！一個砲手要一枝槍，還要月錢！吃……」

「你就是計算着錢！」

最後他們又爭執到樹林。女人們似乎對這沒興味了，各自走散開。那個牀上的小女人已經睡過去，閃光的紅色緞子的衣褲，緊裹着。小燈還在靜靜地點燃着。

最後爲了這錢的爭執，竟激起了弟兄們的互罵，在天還未明的時候，團長就氣忿的帶了他的女女人和馬奔回歸了城市。

早晨，金合被提在了四東家的面前，他是走步在平常和佃戶們會面的屋子裏。屋子靜悄悄的，除開秋平以外沒有別人，連那個尖嘴管事也不在。

窗外的人們正在打着狗，阻止着，把門關起來；可以聽到狗在搖門扇的剝裂聲。

「二東家囑咐我……他沒工夫來處置你……你想要怎樣呢？你丟了那些樹！倒運的東西……還是那樣倔強……按理是應該送你到衙門去！

！你願意住衙門嗎？」

他的話好像舞台上丑角在獨白，空虛的笑着。金合的頭始終是勾垂着，他好像決定了什麼全用「沉默」來回答。他連要說話的意思想也沒有，從頰骨，從嘴唇……看不出一些徵候。

「作東家是知道你……人是好人……十幾年了……在我們的家裏？不過這是二東家的意思啊……他是作軍官慣了……性子暴……不比我……不要



看我也打過你：可是你對我的頂撞我一點也不記着：如今這樣吧！已經不究：你還是好好去看管林子：丟的樹呢？」提到樹，他顯得躊躇了。顯着輕飄一點他睜了兩轉。「丟的樹照例是應該你全賠：這是二東家的意思：不能破規矩：我體恤你，就賠一半吧，那一半算我的：二東家將來知道再說。你今年的工錢：大約也能夠的：帶他去吧……」

在秋平他們還沒有離開房門，他又叫住了他：

「這破規矩的事，你要記在心裏：不能同外人說：再有：再有從今以後你不能再和于五的女人接近：你怕不能到她家裏去。知道嗎？她是個寡婦，是我們族中的寡婦：他的男人又跟過我：外人傳說得不好聽……」

早晨的霧氣，毫不寬容地用它那遠遠地不可捉摸的絨毛，把所有的空間填塞；把所有物體的形像也給了一件絨毛的衣裳。所有的聲音也全是長了絨毛似的嗚嗚着；南山的牛羊，村中的雄雞……人們早晨互相問候和戲謔愉快的笑聲，驢子們過度的大叫。好像宇宙又要預備變造了，把一切又開始重新溶解起來。

五嫂相同平日，經過村南的河正用清湛的河水，洗着自己的臉，梳挽着自己的頭髮，準備到山上去。她聽到從村中來的路上，有人腳步帶起來河灘上小石塊的碎響。接着一個稍長的起始完全像一個杆柱樣的灰影，搖曳地緩慢地向河邊動移過來。還有個圓形的動物，低低追隨在後面：

「亂跑什麼啊？要準備叫那些惡棍們，咬掉你的鼻子嗎？累贅的東西！早晚：你不用滿不在意：跟我幹麼……」

人在連續地用有點悲嘆衰弱的聲音空茫地在說向什麼。

長的杆柱一般的灰影和那個低矮的虫一般地灰影一齊停止在河岸邊。霧的絨毛在他們的週遭緩緩游過樣，溫柔，輕鬆……同時在不安的水波上，也有了兩條顫顫動動的模糊灰影迎立着。

「是金大哥？」五嫂從對岸亢奮地叫着。可是沒有得到回答，祇聽到了涉水的聲音，人影在河面上顯得低矮了一點。

「不是金大哥嗎？」她更臨近一點：「他們放了你？早晨的水怪涼哪！你……」

金合好像對一個陌生的人一樣，向五嫂朦朧地望了一望竟走了過去。

五嫂的咽喉被侮辱封鎖住，她像被推在夢幻的深淵裏，不知道邊際在那裏，她也尋不到能够爬出這深淵的繩索。她凝止住，手足麻痺，望着這個飄浮的人影：消溶在那貪婪的絨毛蒼白的巨吻裏。

「呸！見了鬼嗎？他們打死了他，這是他的鬼魂嗎？莫非他們也打死了那狗……？」

她知道鬼走路是沒有聲響的，可是聽到了他走路石子的響動。也聽到了他涉水……更是他那數責「秃尾鷹」的聲音，是那樣真切清晰和熟悉啊……他是人，他一定還是活着的人。

——他們沒有打死他！

她自己找到了解答以後，覺得自己確是遭了這個頑固驕夫侮辱。她的憤怒填塞催迫她，她不能忍受，把自己已經流出來的眼淚，用衣角拭淨，節制着，不使再有繼續的流出。她要追上金合，他為什麼這樣？她有什麼損害了他的地方？

——這不能，我不能忍受，我應該問明白這個頑固人……

在于五那樣固執的性格，蠻大粗魯的身軀下，她也從來不肯為

了暴力和侮辱忍受過。在他們那充滿着愛情的靈魂交溶裏面，也常常固凝着自己的靈魂——那是屬於每人自己應有的一顆不爲任何所強迫，所侮辱，所消滅，所吞併的自尊的靈魂，——爲了保持這靈魂不屈不磨的稜角和硬度，也常是和于五鬥爭着。雖然她是愛他的，她可爲了愛自動的粉碎了一切，但是她却不甘被別人所粉碎，所消滅……

從地上拾起鐵刀和扁担，她追着，爲了脚步過急，常常要激起河岸邊小石子的飄飛……

太陽腫漲着，沒有光彩，呆頭呆腦，好像一個棕紅色的大銅球……白色的絨毛有了些稀薄。人影在前面照樣是搖搖曳曳，相當一棵長杆柱，那樣標直，越接近上端越顯着模糊。

「哪！金大哥……等一等……我要同你說話呀……」那人影完全沒有改變，照樣是搖曳，照樣是模糊；從什麼地方呢，傳出來一些高亮帶着朝味的笑聲，人們說話帶着金屬的無顧忌的韻味。

「等一等呀……爲什麼你不等一等……」  
這次人影却停止住，「秃尾鷹」轉着圓環。在臨近的時候，五嫂的脚步反是變得遲滯。

「什麼事？」金合的眼睛直直凝視她。從那眼睛裏她感到一點驚悸——那好像有無量的炮火準備着要從那深深地瞳孔裏迸發；同時牙齒也深藏起來，頰骨顯露。

「沒有什麼事呀！問問你……我們一同走着……走着說好嗎？……」  
白色的絨毛變成了濛濛的細小的顆點，浸濕着每人的臉。其餘的在他們肩並的中間和兩邊小心地游走着。太陽顯出一點光芒，淡淡地輝映着。

金合的頭又恢復了勾下……五嫂的頭却有點遠度的揚起。他在她那發棕色的廣平的前額上投視了一下，他發見她的眼睛只是直直的看向前面。她的頭頂却只能及到自己肩頭——很輕快的他又把投視出的眼光收斂回來，像一個鳥雀那樣安息着，幾乎爲了一塊較大的石塊拌跌：

「當心啊！」五嫂一隻手透力地抓住了他的一條臂膊。

「喔……」他像是才從睡夢裏被驚醒，笑得很蒼白。把臂膊離開，同時還斜出一點步子，故意使他們中間的間隔增大些。

「扶着你走不好嗎？」這好像又是一種侮辱，但這次却不如先前一次的那樣激蕩着五嫂的心。她接着說：

「扶着你走……你不是幾頓沒吃飯嗎？……怕什麼呢？……她還要來扶着他？他却更斜出了一點，他們中間的開口便又寬大了一點：

「不，什麼？我自己能走……不比你軟弱嗎？你……去割你的藥……反正我還得活下去……怎樣也得活下去……一個人也是……打不死，餓不死……你……去……走你的……我要活下去呀……不，不能叫你們活埋了……不……一點也不……」

好像第一次五嫂才發見了金合的鬍鬚，上面凝結着微小的水顆粒。她看着他歪斜着的步子，好像一隻失掉了尾舵的船投向前面去。

「秃尾鷹」把頭扭回用眼睛量一量她，也跟着顛着屁股跑開去。她不再企圖和他說話，她尾跟着，那人影是狼狽地，超出自己的力量以外跑起來了！

在他跑着的意念中：他看見一個坑……人們新掘好的一個坑。是那樣的深，那樣的深……人們已經把鐵鍬準備在新掘起的飛濺着濃烈氣味的泥土上面等待着。于四東家指揮着，他的不祥的嘴唇時

時……

有破裂的可能，他會說出，一點也不費力的脫出那個黑色的「埋」字來。他就會像一隻不被憐惜的半死的耗子，被拋進去，永久在泥土裏安息了。他經驗過這樣的埋入的故事，並且他還參加過這典禮。他記得清楚，當他們把那個耗子投下去時，摔出破裂的重響，他們的歡是怎樣瘋狂的在翻揚着，一刻會將這坑填平，並且還要高凸出來，在這上面栽上一棵樹。每個人全似參加一個光榮的，偉大的聖蹟；接着他們是把那個破壞族聲的女人，拖着，網綁着……塞起她能哭能叫喊的嘴來，用席子捲着，像捲一個虫樣，把她賣到千里外。晚上在慶功筵上，每人全喝了自己量數以外的燒酒，他們尊崇這個主宰的人……那個方面大耳說話總是笑着的于老東家。

「不啊……不啊……」他破裂的叫着，沒入林中去。

所有的白色的絨毛，現在已經飄向了南山，在每個山峯頂，凝聚着，舒捲着安詳地浮向了天空。

「不啊……不啊……」這叫聲一直是破裂着，盪蕩着林谷，盪蕩着林梢，消散在這開闊的河灘上的陽光裏面。河流好像也蒙到了激動，不寬容的浸食着對岸的河堤。

和往常一樣，每處山峯頂，散佈着牛羊，牧羊的孩子們和着鞭子，清朗的唱着村歌，歌聲空茫地起起落落……

——這是怎樣了啊？他着了什麼邪魔嗎？他們用什麼藥毒害了他嗎？

她不再想到一些不必要的節目，她覺得她必得去到林中間個究竟；她不甘心這樣暗昧地摸索着忍受。

在她還沒有達到林緣的進路口，忽然是一種異常地，難忍受的山鼻似的笑聲，從林中破裂爆突到她的心；每個毛孔也好像被凝凍

住：如果此時有什麼可以吃掉她的惡獸，從林中奔出，她會完全不能逃跑。

她看一看天光，天光是爽朗的。村莊的樹頂還籠結着朝烟，路上的行人，閃着光輝的河流，人聲，身邊的樹林，谷底小溪唧唧的流動……她透力的把手裏的鐮刀抓緊着來恢復這過度的驚悸。

在第二次這樣的笑聲蕩起，她覺得已經有點平凡了！接連地……這笑聲好像接近了她！她立起，驟急地一個毛毛的條塊從她的身邊擦過，接着隨伴着笑聲出現的是一個人形。五嫂要吼叫起來了；那是使她過度的驚駭！她忘了逃跑，只是眼睛張大的對立着。這個人形向她發笑，掀着巨大的牙齒，身子赤裸，骨節透露，手裏正在碎裂着一些布片一類的東西，隨裂隨在使她們飄飛，向空吹噓……

「你你你……要吞沒我……你你你……呀……鬼鬼！要吞我的工錢呀……給我的老婆呀……給我的……給呀……給我的……我向玉皇大帝去告狀呀……我們手拉手去呀……」

像一隻脫敗了翎毛的鷺鳥，向五嫂這面直撲過來，「禿尾鷹」也馳跑着……

沙岸上飛翻着烟塵和小石，人在旋跑向村中。路上的，田地中的，村莊中的人們，全爲了這奇蹟，這嘶聲，停止了自己。有的還在破裂的大笑！

五嫂的扁担丟開了，祇是手中的鐮刀還在瘋狂地舞擺；刀身顯急的閃着銀光……人的脚步漸漸緩慢下來，聲音沒有音韻了……

從林中，從田間，從道路上……像才覺醒了的狗子一樣的人們開始向這面聚集了。砲手們提着步槍，青年的農民們，順便就帶着自己的工作用具——鋤頭，釘耙，扁担……嚷叫着……

「瘋子……打瘋子呀……」

五嫂跌倒下來，從鼻口，從嘴周輕輕掛着血沫。瘋子高笑着，他並不傷害她。青年的女人們也趕到了，當他們從人的空際中看見這個細頸的脫了翎毛完全赤露着身體的鴛鴦，她們站開了，彼此臉色紅紅的唾了一口表示喪氣唾沫。

「網住他呀！上手網住他呀……」

人們叫着。推擁着；但是却誰也不先來動手。他們看見那瘋人手里閃着銀光的鐮刀警戒着自己。

——這不行啊，他瘋了……

「……到玉皇爺那裏去呀……起來……到玉皇爺那裏去，我和你拜天地呀……哈哈……我找玉皇爺去……」

鐮刀向人們的一面盤旋過來了，人開始閃開了路口。

笑着，跳着，揮舞着鐮刀，向村中奔去了。

「他一定去尋四東家呀……」

砲手們開始着驚慌。

四

山腳下的河兒流的淙淙響，

樹林中的笛聲已經不是往常！

這裏會有過一個孤獨的奴隸者嗎，

從夜深……歌唱到天亮！

田野上莊稼的穗頭像初成熟的少女：飽滿，鮮明；靜靜蕩在中秋的夜晚裏；努力傳播着表現自己成熟的帶着乳香的氣味。期待收

對人們的臉上表現着安詳：一種期待獲得的觀欣：在曠處泛溢着：

「要全是像今年這樣嗎……捐稅再重一點……也將就囉！」

「是啊……要像這樣的年頭……東家的糧租……也不用揸着槍砲來要了……我們早就送上門去……」

「……左不過全是年頭趕吧……」

平常不大說話的人們，現在也要相互地尋我一些不必要的語句來交談。

從林端每日黃昏走過的牧羣，每個牛，每個驢子的毛片，全有了緞子似的光澤，羊們在夏天剪斷的毛棉，現在又在茸茂起來了。在每隻羊的背脊上，染漬着却一朵有顏色的繆穗，像一些大的不相同顏色的花朵，也顯着鮮明了。有了身孕的母羊，不避羞恥地扭擺着自己的肚腹。

大老金，哼唧唧，

于五的老婆遭了殃！

大老金，好傷心！

沒撈着老婆呀……貼了金（註）

唏唏唏……

哈哈……

（註）：這是土匪隱語，即受槍。

一直到引起了林中狼一般的回罵，孩子們才滿意地笑着，大家甩着鞭子……接着還是唱。及到他跳出了林中，孩子和牧羣已經渡過了河流。隔着河流，也還是聽到了孩子們滿意的笑聲。

他切動着牙齒，如果他可能，他要把他們全裂成碎碎的條片。不能了！現在他已經是一個跛子，腋下裏多了一條拐杖。

晚風拂着他四垂的頭髮，常常迷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更顯得赤紅濁澀，每一次睜叫，每一次暴怒，模糊的時間總要更加一些。田野上植物的影子向他的身上倒過來；他的影子便更伸長的倒向了林中；人的身子一半還染着近乎血色的陽光，在林緣小堤上，一隻腿直立着……

除開增漲一些雨水，小溪的流聲依稀照舊。天邊的群山也照舊……金合會在這樣照舊的季節：照舊的黃昏，照舊在這晚風送着初熟莊稼的乳香裏的迷惑中，悄悄地會注銷了他的一部生命和力量。

五嫂每日放置過柴担的地方；他每日會在那個平石上吸着菸管；等待着她；目送她蕩過河流，影子沒在村莊的樹蔭裏。那幸福是藏着甜味的，快樂也是藏着甜味的！現在却倍增的變成了苦澀和焦煩！他移動到五嫂慣常駐留過的地方用手裏拐杖打着，搗得石子全飄飛了；他又到他會坐過的石近邊，也用他的拐杖來搗打，一直到拐杖剝落着白色的細末，拐杖遭了摧折，他覺悟到離開拐杖自己再不能自由的回歸林中，他哭了，他抽搐得像蟬一般地啞了聲音。

「秃尾鷹」從村中踱回來了。牠近來更瘦得骨節透露！爲了到村中等些什麼來吃，爲了村中的群狗喜歡欺凌孤獨的陌生者，對一個在企圖分食的賓客，他們常用牙齒來招待……爲了這，牠每次總要脫落着毛片，或是跛着腿腳，掛帶着鬥爭的血漬歸來。在歸來的時候，牠安靜的珍惜的把這血漬舐得乾淨，明天如果主人還是把牠遺忘了，牠還是悄悄的走去，悄悄的轉來舐乾着新的血漬……

牠嗅着金合着週身，用爪子輕輕搔抓着他的身體，叫着響亮的聲音。牠的一隻耳朵今天被裂開了，新紅着血液還在忙亂着滴流……滴落的血漬已經染着金合的臉，滴遍他的週身，他還是無停止

地抽搐。「秃尾鷹」走了兩轉，牠很近地也伏在主人的身邊。

遠處的池塘，林中，溪谷近處的蛙們，起始是等待的，調答的，似在彼此講着禮儀似的叫着。後來便不再這樣客氣了，也不再編着韻味，只是一片的哇……鳴。

星河開始慘白，天空是那樣的顯出了增高和多星。只有牠們才永是完全冷酷地臨視着生物們的苦痛和災難，無所動的眨着牠們包藏着譏笑和災害的眼睛。

遠遠在村中騰沸的人聲，比較平時好似多了些。小孩子吵鬧的響聲却似減少下去。

河灘上石子擊撞着石子，發着吃際際的碎響，是有人向這邊走來了，「秃尾鷹」直起了脖子。

送情郎……送至在……大門西  
大門西呀……抬頭看見一個賣梨的……  
肚子軟，身子虛……郎呀……你可吃不吃……

德拉拉·德啦啦……

德啦啦……德啦啦……

……啦啦……嗷……嗷……

閃着小小的烟火的光亮，人唱着，合着聲音沒向林中去了，「秃尾鷹」表示着存在似的吠了兩聲。一刻代替那——德……嗷……的聲音，却是漸漸擴大起來的嗥叫，聲音後來近乎有點撕裂：

「大老金，大老金……狼吞了你嗎？……」

人向狗吠的方向走過來了。烟火一閃動，一閃動……看得出有點發紅的顏色，這是秋平。

「秃尾鷹」勉強搖着歡迎的尾巴站起來，牠舐一舐他染着油味

的手。

「你受罪的爺爺那去囉？」他問着狗，狗却祇能再搖搖強張的尾巴，石塊傍邊又起了一陣猛烈抽搦的聲音。

「老天爺！你怎麼跑到這裏來扒着！狼會嚼碎你的骨頭呀！」他試驗着把他扣在地面上的臉翻轉來，可是沒能響。他割了一根火柴，發見了身邊折碎的拐杖：

「呸！直是鬼鑽入了你的鼻子……碎了牠……你爬着活嗎？」

他聽一聽他已經不再抽搦，他把肩上的步槍脫下來妥當地安置在石頭上，重新燃了一隻紙烟，坐在石頭邊。他思索該怎樣把這執拗的廢物，弄回林中。

「你還在記恨我……？嗶！那時我真……渾迷了心……他命令我……我就開槍……就這樣糊糊把你的腿打……傷了事情過後我也清醒了……你的腿也傷了……我後悔能怎樣呢……」

「滾開——我拿石頭敲碎你的狗腦瓜骨……」

他的手相同兩隻鞋脚，身子遭了懸空樣在尋找着，撥動着……「咱們是老朋友了！今天你容我把幾句話向你說完……明天我就不再來惹你了……你，你再想見我……恐怕也不容易啦吧……你知道，將軍們全跑了——」

「……」

「……二東家也跟着將軍們跑了……「東洋人」已經佔了省城——」

秋平努力使自己的烟火閃亮了兩下，在月光下他看見金合的頭揚起着，相似一條挺起胸膛的烏蛇，眼睛不動轉，頭髮分披……

「今天晚上……四東家特意殺了一隻過節用的豬……把砲手和隣近

地戶們也全請了來……他大約聽了風聲……說有幾夥「梆子」（梆子的

隊伍）在惦念着他……他說二東家和將軍們並不是跑……是到……什麼地

方去了……他勸大家伙要同心合意保守這個村莊，不要叫胡子及

進來……他說……他是爲了全個的屯子……並不是爲了自己……最末是他自

己提出把今年的糧租減二成收……砲手們每月加一元五角錢……飲食也

加料……他還說二東家和將軍們……不久就會回來哪……」

「你接我來——慢些啊……疼！疼！好了……你說下去吧！」

他們並肩的倚靠着，秋平給一枝紙烟給他，他拒絕了，他好幾又觸起了什麼激怒：

「呸……這是鬼的東西……」

「嗶！馬馬虎虎吧！什麼神的，鬼的……這眼前……說不上還是誰的呢！我告訴你，我要走了——」秋平又把那一枝紙烟點起來自己吸着。

「誰，你要走？幹麼去呀？」

「不要喊叫——幹的事情多着哪！我要去掛個柱……」很平淡的，如果在日間可以看到他那蚌形的嘴唇是怎樣裂開着……他的湛湛金的瞳球是怎樣轉着……

「你，你不是和……那個娘們子很……很好嗎？扔下她？」金合好像是過度費力，過度腫脹的說着。

「呼……呼……那樣的貨……還值得留戀，她對咱們也不是真心……無非看咱們身體壯，年紀青，于老四又顧不到她，拿咱們解悶就是囉！像于五嫂那樣伏世上能有幾個！」

立刻是一個長眉斜眼，濃密密的髮鬚，堅實的而不甚高大的身軀的女人向他們走來了。那髮鬚在那有些天花斑痕棕黑色的臉上，

嘴唇充血得像一朵初放的雞冠花，無論是對於什麼總是笑着的。對於一個鄉鄰：對於一個陌生的乞討者，以至一隻野狗……

「你到她的坟上去過嗎？」秋平推了金合一下。

「我不能啊！我幾回試驗着想爬上那個山坡，但是我不能啊……

……疼楚和無力傷害了我……一次我是滾下來了……傷口跌破了……

「我今夜和你去！我還給你帶來了一點酒和肉……放在屋子裏……

……走吧！我背着您，到林中……再砍一隻新的拐杖。」

金合的頭又勾垂下來了。夜風輕輕拂蕩着他掛下來的亂髮。

銀灰色的夜！還未完全規整的月亮擺脫着所有的雲圍，冷冷地升起着，爬過了山；爬過了林梢……人影搖動在地上。

「禿尾鷹」吃了人們殘餘的飯菜，現在牠顯着過度的快愉和不安了。牠跑出去，又跑回來，又靜聽一刻，又圍着人跑着圈環；好像牠發見了一隻兔子，又像在窺捉月亮，捕捉地上的草影……一刻又向遠空吠叫幾聲……

「安定點吧……流氓！」

吃過了酒金合的身子好像感到輕快，他依仗着新的拐杖……時時要擺脫秋平的扶掖說：

「讓我自己練習着走吧！不練習不行的啊！」

「吶！看你自己的……要小心……」

秋平在他的近邊，他吃驚他是走得這樣自由和輕快，他叫着：

「你簡直是好了呀！行啊！我們可以一塊去幹了……你再安心養幾天……」

金合停止在坡場的近傍，拭着臉際的汗漬。當一股刺條的苦味

漫到他的鼻邊時，隨了這苦味帶來了是一種貫串全身的顫慄！帶來了是一種新的疼楚和疲乏！他艱難的，勉勵的好像是用盡了所有的力量，才把自己移到了五嫂的坟前。他顧不到草間的露水浸濕他的褲子，他攤坐下來了。

秋平把帶來的紙箔燃着，傾了所有的殘剩下來的酒漿在正燃燒的紙箔上面。火焰立地顯出碧綠色的擴大和升騰。

整個墳場，整個的人心……全被寂寞佔據着，被這銀色的夜佔據着，被幽靈的陰影和死的氣息佔據着，充塞着……

坡場位置在一片接近山坡的谷底平地上，叢茂的生着蠻野的刺條。一些身枝不規整而又很瘦瘠的山榆樹，在日間看來那葉子已經顯得一半殷紅了！

每個坡頭高高低低遲遲在叢草和刺條的間中，像一些脫了髮的人們的頭顱頂，顯着貧瘠和衰頹！

五嫂的墳頭，土色還沒有變。也生起草的絨毛。與五嫂並列着的是于五的墳頭。那上面的草正相同他生前自己的鬚鬚一般繁茂。

人，只是默默地相對，全把眼睛投向那快燃盡了的紙箔堆；臉色從焦紅轉到了灰白，慢慢有陰影出現了——從林中的方向，有梟鳥笑着。金合的頭從掛下輕輕抬起了一些：

「這些不祥的東西，總是死不盡啊！每夜，每年總是報喪似的笑……如果……」

「我不信這些……那麼，輪笑得我不耐煩了……我就打死牠幾隻……如果我要是住在這樹林子裏——你不是有一隻烏槍嗎？」

「我從來不想用牠呢！」

「你試着用用看，打死幾個就少幾個……老——金！人真是」

兇死狐悲，物傷其類哪！」現在我看到了于老五的坟……嗚！早晚……還不是一樣……你知道……他是多麼結實呀！像石頭一樣，他爲東家那樣盡過力……我呢……今晚我看到了這墳……」

秋平由依臥在墳上的姿勢。坐直了，把步槍橫在膝頭上說：

「這枝槍，我真愛，我一定要帶走牠……不是嗎？于老五也用過牠……喂！你不要『死幾百列』儂搭眼淚了，人死了就死了吧！活人不要爲死人哭死了！按理五嫂這樣女人……是值得哭的……在臨死的時候……還那樣關心到你……嗚！」

秋平的頭仰着望了一刻月亮，也勾垂下去了。

「秃尾鷹」搔刮着，嗅着，沿着所有的坟頭。

「她臨死的時候……還說過什麼關於我的話嗎？……你爲什麼不多說給我一點！」

「你這人！」秋平抽出兩隻紙烟又遞給金合一枝：「抽吧！沖沖寒氣，這個烟是我自己錢買的……你這人：因爲我開槍打了你，我就把我當成仇人了……其實……我兄弟遠日無仇，近日無怨……我就是打死了你……我有什麼好處呢？第二天我要來向你說說我的不是……你罵我……要擲石頭打我，那時候你還是瘋得很厲害……爲了這，我雖然來……也不敢提什麼……那時候她……病得正利害，不斷的吐血……」

「我殺了她——」金合的聲音過度的微弱，身子伏到坟脚下，拍打着：

「你還多麼年青啊，我殺了你……」他忽然發起聲音大哭着。

「你……你不能這樣啊……村子裏會聽到……你趕快地給我止住……沒聽見嗎？止住……」

金合的哭聲是奔流開的水，沖洗着一切，湮沒着一切，秋平這

樣小小的聲音會中什麼用呢？他只有退讓地看着。

村中激起了狗叫，村端的山頭上響了一聲沉悶的烏槍聲。這是守望的砲手和佃戶們，表示他們是在清醒着。

「……她被抬回去，血就沒停止住，村子裏在那時簡直是被你們鬧翻了……她死的時候還說：『金大哥怎樣了啊，他瘋了嗎？他們會像一隻瘋狗那樣打死他吧？』接着濃濃的又吐了兩口血，喘息了一刻又說：『打死也好！省得受罪』……人世上……好人總是受罪的……」他一直到死，也是清明。她只是向她如的瞎婆婆說她很不該這樣拋下她，有點不甘心……她還說必得把她埋在于五的坟邊……最後她給你一句話……就是如果你沒有被打死……應該去尋她的哥哥。」

「叫我當胡子去嗎？我不能……那不是正經人幹的……我不能。」這次金合的頭却挺得很直，堅強的搖動着，用手裏的拐杖焦急地打了地皮一下。

秋平不看他，把紙烟閃亮的時間拖長一點……使肩頭聳一點，身子微向前傾側：

「對……我知道您是正經人……那肯當胡子呢，那是多麼不體面的營生……還是在這裏看林子吧……等死了就埋在那個小屋子裏……嗚！人家也許教你埋吧……」

出乎金合的意外，秋平把不能再吸下去的烟尾巴，用着大力相同地擲一顆彈子，閃着光線，遠遠地投開，接着站起來，抖一抖身上沾惹的碎草，一面兒理着槍背帶，把步槍以一個隨時可以射擊的姿勢妥妥的掛在肩上說。

「怎樣？回去吧……夜太深了……我還要攤一個崗班……告訴你的話……就是這樣了，記住！不準同誰說，我走了以後，也不許直說，一



對你死：如果我以後知道你說什麼：隨時：記住：隨時我能來……」

秋平拍一拍步槍的托柄：「牠是不懂交情的……」

他驚視地向金合坐着的地上邁下一隻手來：

「起來：怎麼不呢？你要在這裏守到天明嗎？還是想和死人併骨？知道嗎？像你這樣：哼！難爲五嫂：怎麼看中你哩！現在：不嗎？好，我要自己走了……」

金合絕望的看著秋平沒有留戀的背影，穿出了荊條叢群，低低爬向了對面的山梁。在山梁上，微微一停留，便消滅了。

「秃尾鷹」也爬起來，來幫同金合張望着……

銀色的夜！虫于們隨處凄惻地呻吟，整個的宇宙好像永久被這銀色所凝結所鑄成。也好像永久要這樣沒有變更地安排下去，一切全適宜，全得當！

「秋平！秋平！」他明知這叫聲是無望的，秋平走得是太遠了，一條蛇躡着草叢爬近了他，他叫着，跳起來……「哦……」

蛇是輕快的無所見地爬過去，沒向了草叢和荊條叢的深處，他眼的那不甚長大像是塗了油漆發亮的輕靈的身體，昂着頭，他的身上激起着憎惡的痙攣。他不想再在這裏停留下去了！雖然他曾決心過，要一直守候到天明！

他現在疑心着每處的草叢裏，每叢的荊條根下……全似有着許多大小不同的蛇隱藏着，盤聚着，電光般地伸展着牠們的惡意的舌子，他的神經好像又要破裂，一閃間地好像又停止在林邊，向五嫂笑着，追趕着她，一直到于四東家漲紅着臉，跑着，指揮秋平開了槍把他射倒在地上；昏迷過去為止。

他拾起拐杖，連裝過酒的那個瓶子他也不願拾起來，還在喊着

：「秋平秋平，秋平……」跟踪着秋平踏過還不久的脚印，也爬上了對面的山梁，「秃尾鷹」跑在前面。

秋平走了，如他所說，是帶了那枝他所愛的步槍走了。

當夜間可以聽到有馬蹄的響聲，細碎的沿着山脚，沿着林緣響過着……每夜的槍聲也比從前增多，從四處空朗地起着嗚響。

平時在街上再看不到于四東家搖擺的身影。這林中他也不再來。老年人們臉上的鵝紋加着深……在每人的心上好像全翻緊着多條敏感的琴絃，只要有一些風的騷動或什麼震蕩，牠們就會煩亂的嗚……這嗚鳴相互感染着，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從嗚鳴到騷動，相同林鳥們在遭到了鷹隼們的襲擊；嘈雜，吵叫……不容易馬上歸復到安寧。相反地，一些青年們，以及窮無所有的漢子們……却顯着不平常的高興，在田上收割莊稼，鐮刀揮擺着，講着，響亮地，像自己情人在唱着那樣無疲倦的唱着……秋平的走，更是帶去了步槍，這時于青年們好像帶着倒刺的鈎，誘惑着鈎緊着每顆青年人們的心！他們現在對於村莊好像馬上感到了隔離和陌生，脚下踏着的泥土，也不再有味味迷戀着他們。有的。那只是相同在掘挖到五嫂墳墓時候那樣，嗅到死般的泥土的氣息……

在中午，他們休息在地端上樹陰下的草叢上，看見了金合向他們這面走過來：

「喂！那傢伙來了，我們來和他玩笑一下吧？……看……越來越添采……還駕了拐哪……」

「不要惹他……發了瘋病……那是不好辦哪……」

「誰這傢伙……瘋得更不像孩子樣了……大約……于四東家打不死他

……自己也快了……」

「四東家……現在還顧得打人？……他和秋平很好……他一定知道那小子……去掛那個「柳子」……」

「喂！金大哥……坐下歇歇腿……」

「不啊！」在他過去以後，人們開始騰起了笑聲，但他並沒有回頭望一望。

在村中他遇到所有的人，他總是很快的走閃過去。「秃尾鷹」時時在顧盼着，似在防備着時時可以來襲擊他的敵人。牠的耳扇不能再長合了。

「喂！什麼事！老金……」

牆頭上，屋頂上抱着槍的砲手們笑着盤問他。

「去說……我要見東家……有話向他說……」他看着平常木造的門扇，現已完全釘好了鐵葉和尖釘，……他會用鐵刀砍傷的門柱，那傷口已經不甚鮮明了。秋平就是從那個墳上把他射倒……

「這回帶的是什麼刀呀？」一個年青的砲手嘲笑他……還是沒有人來給他開門。熟識他的人們說：

「不成啊……過幾天你再說吧！現在東家誰也不能見……知道吧？秋平……」

「好好，我不見他了。就請你們同他說一聲吧……就說金合說了……他的十年工錢，和你們老子答應給娶的老婆……他全不要了，給你們子子孫孫留着享福吧！樹林子的樹也長大了，……你們留着蓋樓蓋閣吧……他走了。——你們照這樣說吧，哥們，我們再見了！」

人們監視着這個幽靈似的人影，轉過了街角，彼此的說：

「瘋病又犯了啊！」

好像度過了悠久的歲月，今天金合又來到于五的家裏。在他還沒有走進來的時候，他曾經遲疑地走了兩轉，坐在門前的石塊上休息着，思想着，他不相信他的朋友們已經死掉，他以為一刻于五會扯着粗魯的笑聲從外面走回來，或是五嫂從門內走出，正好看到他……他是應該那樣不陌生的和他們說着家常話，一同走進吃午飯……

除開隔鄰雄雞宏亮的啼鳴以外，幾隻母雞在隨處啄食着食粒以外，什麼聲音也沒有了，人們全紛紛忙在田野裏，往來於田野和村中的道路上，禾場上，菜園中……

「媽媽！睡午覺嗎？」他輕輕叩着窗台，從窗口可以完全控制地看過這屋中——一切還是很規正照舊，祇是在屋角那個紙制的佛龕，被夏天雨水淋染得有些難看。于五從城市裏照得的一幅照片，還是無變更的釘掛在牆壁上。

「媽媽……」金合又輕輕叫了一聲。

「誰呀？」摸索地老太太從炕端的一個角落裏現出。她那已經沒了牙齒的嘴唇，蠕動着。

「我的聲音……你老人家聽不出麼？」

「啊呀！孩子！還是你呀！……你在那裏……在窗外站着？……我摸不到你呀！你進來呀！我長久不見你了……我現在簡直是在井裏活着呀！」

金合看着這個老年人忙亂地尋找着自己。那枯白的，只有皮膚，筋絡纏結着的手指，神經地顫動伸屈着……同時在那已經絕了生機的眼槽裏面，泛着一層濕潤；

「不用摸了哪！我就坐在這裏，這裏……」

金合用手拍一拍自己坐着的地板：「禿尾鷹」開始在院中作着運行了。

「他們全說你瘋了！修好了嗎？爲什麼，怎樣瘋的呀？」他換他坐的地方。扯住他的一隻手搖動着。另一隻手在腕子上把珍珠取下來，捻轉着說：

「阿彌陀佛！菩薩是有眼睛的呀！」

金合從懷中摸出了那個皮面已經擦破了的小包裹，反復地在手中凝視地顛轉了一刻——他清明記得當把這東西給五嫂時，他是怎樣地遭到了拒絕——而後扯過了老人的手說：

「媽媽，把這個……收起來……」

「什麼說？你有什麼要縫補嗎？噯噯！你的五弟婦，死了……我是沒有眼睛的人……你可是求我轉託別人嗎？噯呀！無家無業的人……菩薩總會保佑你的……」

「不，全不是……這只是一點錢！」他把老人的手掌推開，同時使她的手指鬆握好了。他的心開始有點酸痛！

「錢？」老人冷凝住了，疑惑的說：

「做什麼啊？錢！」

「隨你老人家作什麼吧！」他從窗台上移動下來，準備走了。

「你？」他遭了衝激，手指顫出不能克制的顫動。

「我……有用了……我要走了……離開這村子……逢年遇節……把這點錢，就算給死人們買些紙箔燒吧……也不枉做朋友一場……」

提到了死人，死人是一條沉重的有刺的鐵鏈索，絞着他們的心！絞出他們的淚，絞止了他們的聲音！金合抽咽着摸索着拐杖，他不想再在這洞窟裏停留下去，他也不想再用眼睛觸一觸這周遭的所

有。他說：

「走了，天保佑……我也許再看到你……」他沒有聽見老人的回聲，他也沒有再回一次頭。

重新經過來時地端的草場上，人們開始到那地端去收割了。他稍稍一停止，想要和他們話一聲別，可是工作的人們並沒有誰向他回頭看一下，只看着他們的鐮刀閃着光亮，紛紛地高粱的林木被橫倒下來。

在他已經走得很遠了，他才聽到後面有人喧笑地喊叫着，聲音是從正割着高粱的人們中間播過來：

「老金：老金人來呀！給我們吹一段笛子聽聽呀……老金……」他停止的向他們望了一望，表示不願再回去了，用手臂揮揚了一下。接着聲音又起了，但他不再停止了，喧笑聲激惱了他。

照常的在黃昏的時候，牧羣經過林緣，牧羊的孩子們還唱着使他氣憤的歌，歌調又變換了：

大老金，淚漣漣，

過一年，又一年……

他一任這歌聲帶着喧笑在林外飄揚，今天他却不再氣憤了，他在這林中每處巡尋着，似乎向每棵樹告着別。也常常喃喃一些模糊的聲音，撫摸着，拍打着每棵長成的樹身，搖動着小樹們苗細的頭頸，一直到昏黑……

他把那枝打鳥槍拿出來，試驗着要打死一隻鳥，作一個決心的紀念。鳥槍的腔腔，已經作了蜘蛛的窩巢，生滿了綠的鱗片。她嘆息地拋開了槍，自語着：

——不中用了！

他看着那些寂寞，凋殘着的花朵：小草坪上已經被紅的、黃的樹葉們睡臥着，他只知道要他一離開，這一切全會完結！這裏會被牧羊的孩子們完全摧毀，山羊會吃盡了他所手植的花朵和草坪；牛們會觸翻這籬牆，滾落這磐石……爲了風雨，他曾住過的小屋會變成一片灰色的泥堆……啊！這全是自己的辛苦和力量的積累，牠們和他已經結了生命的默契！

當天東發白的時候，殘破的月亮還掛在天西，他終於使他那十年前掛在肩上的，用兩個U形的木頭夾起來的行囊掛上了背。如今他微微感到一點沉重。

晨風清冷的飄吹着，他爬出了林緣望一望，停在土堤上立了一刻……便沿着出谷的小路向北又轉向東——他的心是空索索地，影像所有的臟腑全遭了洗滌，也許是全部遺落在這林中！他把誰全遺忘：把什麼也全遺忘，也好像他昨天才來到這村莊。一個初來的流浪人，對誰全陌生，對什麼全沒有關係，住宿了一宵，早晨又來走自己的道兒。他十年前的記憶是清楚的，那時是從村莊的西端走進來的，那是一個春天的黃昏，一切正是閃爍着太陽的金光。他的影子也是那樣拉長着……而這是一個秋天的早晨，沒有光，也沒有影子，祇是一片灰……

行路的脚，起站是不準確了，過了一刻試驗着不再用拐杖來幫忙，也可以走了。不過當他爬上了山呀，投入了大路，汗水已經浸

潤了他的前額和周身，投到一塊石頭上坐了下去。

「唔！你也來了嗎？」他好像把「秃尾鷹」也遺忘了。他向他擺一擺尾巴，一點笑意掠過了他的肩端。

那蝙蝠一般爬伏着的村莊，河流的身于更投向北，相同一條水銀流鑄的蚯蚓，光潔曲折從對岸彎了過來，碰到了這岸的山脚，又折開去……牠一直是追尋着什麼似的，固執的爲自己的出路靜靜的鬥爭着。

道路蒼白着，相同一些綿綿不絕的寬狹不同的繩帶，連結着每個遠近的村莊，通過每個山……在道路上漸漸出現了活動的黑點，人們，驢子，從村莊湧泛出來濺沫似的牛羣羊……

這一切他又重新觀摹了一遍，好像這一切今天才存在，才在他的感覺裏有了位置，才有了意義……但是他不再看一眼那山脚下鬱茂的樹林，和那山脚的牧場。

他好像沒有什麼改變，也沒有什麼增多和減少——除開增添了一隻秃尾狗，一枝拐杖，頭上一些白髮和臉上的紋溝加多加深了以外——一如十年前。

「走吧！流氓……」  
他拍一拍狗的頭頂，又重新站立起來……

一九三五，十，六。

# 詩 選

## 圓寶盒

卞之琳

我在夏夜的天河裏  
 撈到一只圓寶盒，  
 裝的是幾顆珍珠；  
 一顆晶體的水銀  
 掩有全世界的色相；  
 一顆金黃的燈光  
 籠罩有一場華宴；  
 一顆新鮮的雨滴  
 含有你昨夜的嘆氣；  
 別上什麼鋪錢店  
 聽你的青春被遺棄，  
 別上什麼骨董舖  
 買你家祖父的小擺設，  
 來向夏夜的天河裏  
 撈他一只圓寶盒；

我的寶盒却跟了  
 我的船順流而行了，  
 雖然離裏人永遠在  
 藍天的懷裏；而  
 你們的握手是橋，  
 是橋！而橋也搭在  
 我的寶盒裏，我的  
 圓寶盒在你們或者  
 在在們，也許，也就是  
 好掛在耳邊的一顆  
 珍珠。——寶石？——星？

七月八日。

## 無 題

曹 葆 華

千重門外湧起了輕雷  
 畸零人榻上睜開夢眼  
 （誰的敕令，誰的法力）

萬古戰爭霎時間停歇  
留下黑巖在腳下爬動

莫向破壁上觀看山河  
原始的洪水正汎濫着  
怎忍聽母喚兒，兒叫爹  
千年的古城一旦傾地  
擱不住風沙刮過心上

回到夢裏，兩隻芒鞋  
已踏不過千萬重鐵欄  
杯中水化作滔滔大海  
那得向天上招取星光  
照出下界，幾顆冷淚……

## 二十年後 方 敬

在高樓的窗邊  
執着高翹的呢帽，  
向一隅沉寂的天地  
我獻給一個端莊的頂禮。  
愀歎時日的葉子繽紛垂謝，  
二十年迢迢的征途  
會覆被疲乏的塵土。

更沾濕過興奮的汗顆。  
而今我換口安舒的空氣，  
回想渾身經歷的風霜，  
尤覺摸索的手掌之可貴。

我揮舞着陳舊的呢帽，  
默想招回已老的情緒。  
這灰色的景緻裏，  
有南風在遊戲？

我吹奏一曲無韻的哨子，  
穿度四月的花叢，  
隨沉寂而息止。  
我獨自歡欣着  
我更將有嶄新的舉步，  
遙想着未來的道里，  
始知珍愛雙足的力量。

## 夜

夢在無夢的夢中  
知道跋涉的重量麼  
悄悄落在林外的

羅 莫 辰

五月十五日

沈星而已

當我們懷歸的時候

我們是魚

古代的行脚僧人

一一閉目而遠去

夜在盲人眼裏

蓮花遂開遍大千世界

寂滅的渴慕者與魚

仍以大海作最後的家鄉

## 紅蘿葡鬚

賴納著 黎烈文譯

實價  
七角五分

本書主人翁紅蘿葡鬚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孩子。他生長在很壞的家庭裏，受着重重壓迫：偏心的母親虐待他，自私的父親一向忽視他，狡猾的哥哥和姐姐也都利用環境欺負他。在這樣的環境裏，他過着日子的紅蘿葡鬚，結果也漸漸地變得醜陋，懶惰，殘酷了。情節雖不怎樣驚人，但也曲折離奇。更有法國文學家賴納的深刻意思，老練技術，把每個人日常生活裏許多不易為人見到的機詐或卑鄙的地方，都被活現在紙上。著名文學史家朗選說這書是一種具有空前的獨到風格的傑作。

## 桃色的雲

愛羅先珂著 魯迅譯

實價  
七角

譯者的序裏說：這是愛羅先珂創作集第二冊中的一篇童話劇，著者自己覺得這一篇更勝於先前的作品。意義方面，大約是可以無須乎詳說的。因為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舞中，誠必都能夠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音辭，更鋒利的看見土覆風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別的音辭，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爲明白曉暢的了。

## 初葬夜

陳敬容

將逝的春風咽泣於林間

沉默的夜空飄下荒雨

草香帶着昨日之夢輕輕墜落

欲取遠村明滅的燈火

以禮此清靜的幽室呢

我已倦看孤影舞蹈於脚下了

有醜血也不復滴下再度興亡

任那九頭鳥飛着叫着吧

我底骨亦將自今夜開始朽白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浪花

李魁

三

「噶哈！」

老胡從他夫人手裏把牌摸過來一看，猛的爆發出這聲驚喜，大嘴張着，歡欣的像新月挂在天角上，眉毛都微微的顫動，一對藏神不露的眼睛看着他自己面前攤着的十三張麻將牌，眼皮上下快合成一道縫隙了。

他的表情，這麼一來，可把別人都逗得驚疑起來。

對面的牟校長，是個教育界中走鴻運的名人，雖不是什麼專家，但辦起事來總算十分幹練。所以他斯斯文文的，高鼻梁上架着眼鏡，白哲的皮膚如久經牛乳浸潤過的一般。若在平時，對人說話，即使交談者的身分是個最低微的，他對於那人也總不免流露着潔白的牙齒，尤其是在眼角旁和腮頰上的一些縐紋縱橫的曲灣着，充分的把笑容描寫出來，使人一見就對他表示親密，覺得他太溫和了。不過，美中不足，只是他那一開口就迸出來的笑聲，嘗使神經靈敏些的人聽了以後，感覺到他那溫和的面孔反有些可畏，以為他那「嘿，嘿！」的聲音在說話中像落下來的水子，還不如止了好。

現在呢，老胡這一突然驚喜，却使他無意中忘掉了顯露滿臉笑

紋，和「嘿，嘿！」的冷笑。他把眼睛一瞪，燈光透過眼鏡片映着他那雙亮晶晶的眸子，格外表明他是多智多謀多猜慮，雙手握着自己的牌，「斯，斯，」的吸着氣。心裏想道：

「我的上司！這是上百塊錢賺贏的牌呀！你也不看看牌手裏有誰！我不怕你狠。然而我若輸大了，是給你不給呢？不給是無賴，給，表勢必又疑惑我手裏存項多了。」

他想着抬起眼皮看着胡夫人，他的表姊，實際的上司。

坐在牟校長上家的那位胖胖的，矮身量的貿易公司的經理。他聽到老胡這一驚喜以後，接着那斯文的校長便吸了口冷氣，於是也丟了平時的神氣。向來，他對人永遠是兩個態度：有時候，閉緊雙唇，凝睛歪視，彷彿要讓對方得感覺着他的嘴不張開則已，若一旦張開，那麼不吐出個炸彈來，也必須把唾吞下去。如果你畏懼起來，那麼你只有決定「溜，悄悄的溜開吧！」算是上策。他的另一副面孔，和這情形恰相反，鼻子裏一面呼着氣息，嘴脣上一面流着「是是，好，好……」的微笑；同時，雖然他身量不高，而在這種表情中，也斷不肯挺着大肚皮和提起足跟來。

如今呢，他不由的舉起右手去搔着多肉的頭皮，微合上左眼，集中視力在右眼中，斜刺裏射在斯文的校長的臉上；而且，他那



着一層舌苔的肥舌也漸漸的伸出來，不住向下捲着去擦下嘴唇，好像在猜疑他的股東，老胡的代表，胡夫人，她也許在給老胡作鬼。不然，老胡的牌何以總這樣幸運的出奇呢？

至於坐在胖經理對面的，綽號叫小青的，是一個年紀還不大的人物。他本來生長自窮僻的鄉村裏，但隨着他所受的教育程度的日漸高深，而彷彿遺忘了他的故土。現在他有一頭絲毫不紊的黑亮的烏髮，貴重的化妝品粉飾着他那可怕的青灰色的臉，羸弱的軀幹上穿着合時的洋服，看過去，真是個難得的新興才子，無怪乎他一人可以身兼數職了。的確，他一人兼「有」幾個職業，而不是兼「幹」幾種事務。只就這裏論，老胡也是他直接的上司之一，同時他又

是本校長手下教員。他，愛誇口，要面子，架不住人們的嘲諷，即使出利息借債款也必須請客吃酒，嫖妓，賭博，雖說每每在正陪大家快樂的時候，他內心却有苦難言。

比如晚今，因為他正趕上老胡要打個小牌，一定拉他算把手，不能推脫，只好坐下打。可是四圈牌就要完畢了，他未曾有過一次好牌，只能看着老胡稱得連連驚人，心血不安的激盪着，貧血的身體，在暗自焦急的時候，頭是昏且發脹了。他聽到老胡這又一狂喜，神經異常靈敏的知道了他的牌一定是不得了的了不得！於是右手用力捏住頭顱，抑止不住的揚着眉說聲：「啊？」順手就要去翻倒老胡的牌。

這當兒，坐在老胡背後的胡夫人早伸出手來給他個拒絕，殘酷的微笑投在大家的感覺上，纏繞了每個人的神經，使大家在這一霎間裏，都沒說出什麼話而沉默着。

終於，老胡從容自得的先把手裏的一張紅中亮出來，同時把那

含有惡烈的煙臭的聲音由那合不住的大嘴裏噴出，快活的說：

「嘿，哈，你們都上眼看呀！」

迅速的，大家一齊注目。

老胡把他那十三張牌一下翻倒亮明，手裏的紅中敲着十三張裏的兩張紅中，不再說什麼，只是笑。

「唉！」本校長嘆了口氣，頹唐的把自己的牌一扣說：「我就算計到了。您這牌必出奇，嘿，我寧可犧牲了清一色，我也不放這張紅中！」說完從扣着的牌裏檢出一張紅中來，舉着給大家看。

「好，好！」胖經理始終不在乎的態度，他合着的左眼早已睜開。他贊美着老胡的牌實在難得可貴，微笑的對他的東家逢迎着：

「該着哩！胡夫人，實在的是您賢內功！」他看看老胡，又看看胡夫人，最後又轉向本校長說：「你捏着紅中不放，是不是？然而你能有什麼法子禁得住人家去自摸嗎？胡夫人的貴手！嘿！」聳了聳肩頭。

「豬！」沒想到坐在他對面的小青，心下着實惱恨他這愚蠢的打趣，一聲不响，翻着眼皮釘着他的肥面龐，暗暗罵他。

幸虧胡夫人聰明眼銳，一瞥見小青的面色浮滿着不高興，額間，鼻端都滿着虛汗，於是她立起身來，笑着去拍他的肩頭，像哄小孩子似的說：

「得了，剛剛才四圈，不能決定勝負，恐怕飯準備好了，再說吧！」

大家也只好把背背靠了椅背，鬆了口氣，如將重任暫時卸下一般的乘機一心一意的吸煙，談，笑。

僕傭請大家到飯廳去吃晚餐，於是都離開座位往進飯廳的門

上走。正在這個當兒，胡夫人悄悄的拉住了老胡，她指着牌低聲同老胡耳語，老胡也微微的點點頭。未了她才丟下老胡忙往飯廳那邊跑，可是正當這時候，老胡還沒邁步向那邊門裏去，恰巧門房上傭人從外面進來，趕上，恭謹的舉着一張會客單，低聲說：

「老爺，一位女士。」

「誰？」老胡接過會客單看着。

當老胡還沒看完的時候，胡夫人忽轉來問：

「怎麼？」她湊近來看老胡手裏的會客單，兩眼慢慢的流出冰冷的情緒來，正顏厲色的說：「怎麼她來找你？」

「哼！」老胡正要去回憶一件三四年前的故事，但經胡夫人緊在身旁這一問，便不容他回憶了，却陪笑的解釋着：「這就是我在那做校長時候開除的學生，想必是沒什麼路子了，居然來向我謀事！」他這末了一句話的聲調拉得很長。

「謀事？」胡夫人似乎不信。客單上的填註，她想起這學生被老胡開除學籍的經過來，於是毫無含混的對傭人命令道：「告訴她，老爺不在家，公事忙的很！」說完她便匆匆轉向飯廳裏去。

老胡摸着手下額付度了一回對傭人說：

「你等等！那末，你讓她進來坐，等我去吃飯！」老胡說完，轉身，低着頭走向飯廳去。

僕人看了看他的背，也出了客廳。

二

於是客廳裏暫時靜寂起來，燈光從紅色的燈罩上透出來，不斷的泛溢着溫和的光波，照耀着，使一切美麗的精巧的陳設都反映着

富有誘惑性的光彩。煙，如雲縷似的繞着燈光浮遊。空氣很暖，容易把人陶醉。

不久，門開了，人却沒立刻邁進來，只有一雙亮晶晶的眸子閃着。冷風乘機流進，攪亂了溫暖，煙縷像賦的意味一樣，從門外黑洞洞的空中溜去。

「您請先到裏面坐！」門外僕傭的聲音。

於是一個女人進來了。她勻稱的面貌，玫瑰色的面頰瘦瘦的顯着顴骨微高，一對眼睛很清亮，像無限深遠的蔚藍的太空一樣的，彷彿其間蘊藏着耐人尋味的聰慧，引人注目，攝着人的思慮。黑黑的頭髮稍粗，表現着意志的堅強。尤其是她的體格充分的帶着活力，表示她的生長是經過健康發展的。不過她此刻是：清秀的眉毛微微皺着，不舒展，手指在悄悄相摸擦着，可以被知道她的心緒一定不平靜，一定有什麼難題經久的消耗着心血，或是有什麼病。她進來就立着，靜靜的四下裏只是觀察。等僕傭來給她放一杯水在茶几上，她才想起坐下。咳嗽了兩聲，輕輕的把身體落在沙發懷裏。

是的，她是老胡做校長時候的學生。那時，她也和大多數同學情形一樣，受高等教育是一件煞費掙扎的事情。因為她的家庭也是鄉村中的沒落戶，生活的艱苦，日漸逼人，誰還允許一個女子對於人生抱着什麼希望呢？所以她是奮鬥着去求學的。

她很年青，她素樸的裝飾上也表現着自然的美麗，更因為求學勤奮，於是就免不了讓人愛慕，也就無怪乎那離婚已有一年光景的教務長對她勇敢的注目了。

可是，當教務長第一次邀她談話的時候，便是她苦惱的開始。教務長爽快的對她表示愛，這樣，使她那充滿着求知歡欣的處女之

心，一下就墜落在洪水泛濫中了。她是如何的討厭着教務長呵，無端的捉她對出什麼愛的問題！

但教務長呢，他之愛她，僅僅是虎對於羊的趣味，完全是貪婪的私心的蠢動。這隻羊愈對他逃避，他愈要咆哮着找尋。情不自禁，他公開對人表示着實實在在渴愛着她呀！

流言散播在學生們的耳朵裏，於是一般從來就反對教務長不學無術的人們，就乘機燃燒起攻擊教務長的火燄來。

老羞成怒，教務長找到老胡面前氣憤憤的說：

「你想，愛，還是什麼罪惡麼？誰沒有愛？三個女人我都愛過了！這般小鬼，囂張到這般地步！是吃酸，是別有用意？況且，」口氣漸漸低沉，「我之愛她的動機是這樣的！你想還有什麼關係比愛還親嗎，學生裏有了愛人，總較拿錢津貼幾個人強，不光不明的！」

但那時的胡校長，聽他說，只笑了笑，未便同意。却提出困難來質問他，慢慢的說：

「孩子可是你還沒愛上手，反而就惹起了風波呵！哈！」  
「哼，她躲避我，罵我，我認定囂張的小鬼們都為她效力了！」  
「教務長翻着眼皮死釘着冷白色的校長辦公室的牆壁……」

教務長的恨是由自私的愛裏長成的，所以是殘酷的恨。他愈惱怒，學生們愈是囂張，事情鬧的要熱鬧了，還多虧老胡的手腕靈，有軟有硬，在教務長表示辭職不到校的情形中，他便特的請了三個學生自動轉學，而且說：

「……三位的情形我很諒解，可惜是手段就誤了動機，對於教務長和他們學業上的問題，怎麼好藉着戀愛的糾紛提出來呢！動機

是好的，是好的，不過，爲了學校行政的效率，和你們三位的學業，所以……」

當時無論那三個怎樣辯白，但在校長和顏悅色，依理駁覆之下，結果是轉學只好轉學，比隱名強！

然而她，這一隻不會落在虎口裏的羊，終於也在胡校長閉口之下，自動離校。她無辜，處女的心經過無端的摧殘，圓滿的人生觀有了裂痕，同時家境的困難也不再允許她進什麼學校。於是後來就做了小學教師。

但，以一個終日抑鬱苦悶的青年去幹着繁忙的教師生活，當如何難過！二年的時光，她健美的體質便交給肺病的手裏。幸虧她年青，敢掙扎，她總抱着希望，於是才擲掉了教師生活，去休養，去準備再度的奮鬥。

生活，對於一個女的逼迫，不會和男人有什麼分別，除非她走着結婚的道路，或可暫時逃避些微困難。但她想：無論如何，結婚太可怕，而今，女人一結婚便仍然是一個「妻」，不是一個「人」了。

所以，休養了半年，肺病減輕，終於須得重新找個職業。唔，職業？這根本是個魔鬼，它引誘着你耗着心血去和它捉迷藏，你爲了摸索着一把要抓着它，你什麼脚步都得邁。所以，她在這種捉迷藏中，咬着牙齒，避免追念往事，不得不把脚步往老胡這裏來邁，彷彿自己用着欺騙的口吻說：「去鍛鍊吧！」她知道胡校長現在的地位是更超越了，也許眼前就可以得到捉迷藏的勝利吧？

此刻，她一眼瞥見客廳裏牌桌上的麻將牌像無紀律的散兵游勇似的，五花八門的堆在桌面上眩人眼目，她無意中不禁顫慄。她覺得，眼前的把戲由捉迷藏一變而為賭博了！在這個賭博中，自己的本錢將要是自己的心身，而所企圖博得的東西不過是「職業」，至於對方的本錢是地位與權勢，也許是險惡的手掌，他所要贏的東西呵，是不是自己的本錢？身體？生命？於是她想着，不自主的站起來就要往外跑，懊悔着爲什麼把脚步邁到這裏來！

然而還沒容她真往外跑，老胡已經從飯廳裏走到面前。他一見她便伸出手來指點着她的臉，歡喜的凌空劃了半個圓圈快活的走近來說：

「坐，坐，不見你有三年多了吧？」

「是的，」她於是重新坐下，看着老胡比前發胖的臉在笑着，自己也陪着微笑。

老胡一聲不响的仔細端詳着她，微微點着頭，過了一時才說：

「聽說，自從你離校後就作事了？」

「是的，當教員。」

「唔，比前瘦了，可是面色仍是那末孩子似的！唔，過去的事，實在——不要想它——實在，你是好學生，很好！」

在老胡這種又回想，又像在抑制着某種情感的表现似的樣子之下，使得她看着他那藏神不露的雙眼有些不安了，才說：

「我多養了一年多的病，一向不清楚胡先生的景況，近來，

「唔！」老胡不容她說下去，便像煞有介事的搶嘴：「很忙，公務太忙！尤其是我向來就喜歡在建設的方面下功夫，儘管方法是

科學的，科學的，然而終久是忙！你看，算巧今晚才抽出一些閒空，不過打個小牌。流行的消遣，應酬，當然，你也打的不錯吧？」

「不會，」她只在暗自掙扎着不耐煩，不知該講什麼，着實不安起來。

小青，車校長，胖經理也都從飯廳那邊過來了。每人都吸着紙煙，胖經理臉上分泌着一層紅油，小青溢着滿額虛汗，只有車校長臉擦得白淨柔嫩。他們談話着過來，同時瞥見了沙發上坐着個樸素美麗的女郎，同時都煞住聲音，同時都注目。老胡轉臉看到他們那種神氣，得意的說：

「我的學生！哈嚕！」

大家差不多都丟出一付莫明的微笑。

然而沙發上的她，在八隻眼光的投射中，竟從臉上發起熱來，心的跳響可以震動自己的耳膜，她覺得，也許是自己神經衰弱的原故吧，覺得環繞着自己的這八隻眼，不是狡猾便是猙獰。恐懼，坐着，還是往外奔呢？頭脹着有些痛，喉嚨乾燥，一句話也不要再說，只咳嗽了幾下。

老胡發覺她臉色紅紅兒的，姿態偏促的，便油然生趣的揣測着

「哈，究竟是個美妙的處女呵！你嬌羞的秋海棠！」

這時，胖經理歪着頭吸煙，酒氣燻燻的，他覺得大家都把眼光凝住在這一個女孩兒的臉蛋上，一致，沉默着吸煙，情景誠然有趣。而且他愈環顧着大家的沉默，愈覺有趣，然而他並沒笑，只盡量把他的微笑掩藏並積蓄着。即至後來看到老胡那張蛤蟆嘴，曲綫向上，彷彿極力要鉤住他那兩隻眼角似的，才終於忍不住了，有如逗

弄小孩子似的，猛把積蓄了好久的笑，整盞的一下崩潰炸裂出嘴來，上的香煙尾再也顧不得而滾落在絲質的袍面上。

他這突然的傻笑，大家莫都明其妙，但才要問他爲什麼笑的時候，胡夫人匆匆降臨在人們面前說：

「什麼？這樣得意！忘了形麼？」說着，正顏厲色的，只不脛意的瞟了那沙發上的女人一眼，便轉臉把無數的驚疑用眼光往老胡的頭上射擊。

「就是她，你見過的，嘻！」這便是老胡對那驚疑的射擊的招架了，他說着，和和氣氣的。

「哼！」停了一剎那，「廚子太可惡了！打碎了酒杯」胡夫人這話不知從那裏說起。

牟校長機警的很！馬上就以身作則的打起精神來，對大家說：「來吧，打吧！看這四圈的！」順着聲勢，先到牌桌旁坐了。

「哈哈！」胖經理眼珠一轉，也一把拉了沈默着的小青，到牌桌邊去坐：「想什麼呢？老弟！」

這真讓老胡不安了。看了看夫人的臉，站起來請求着：「好太太，你先替我打着！呵？」

但胡夫人一聲不應的轉身走開。

老胡一時氣忿，一回頭看，沙發上年青美麗的女客人早繃着眉立起來要告別了。

「我回去了，」她說着，明明着吐露出急於要跳出這溫暖而苦悶空氣的願望。

「唔——若不然，唔——明天到辦公處見我吧，明天，」老胡無限抱歉地說：「我想你的職業，不成問題，你很好的，負責幫忙

還有什麼困難嗎！放心！」

她呢，却不願聽清老胡的話，只匆匆的跨步到門外又冷又黑的晚風中，咳嗽着去了。

四

「哈嘿！」胖經理把肥手往桌上一拍，震得麻將牌亂跳，抬起來，伸着大拇指，翹着對老胡說，「我？說什麼來的，您今天的牌還太好了，自摸那張紅中，哈，喜兆呵！的的確確，您這位學生，不肥不瘦，五官，無論那塊，哈，一百分！」他狂放的噴着酒氣有說有笑。

斯文的牟校長瞪他一眼，嘿嚥了兩聲。

老胡，沒十分介意胖經理的字句。他立在沙發前不動，因爲此刻正想到胡才胡夫人那副神氣不對，自己精神上也反應着不自在，便呆呆的沈默着。

小青總算也明白老胡的了，他貧血的臉上悄悄的浮現着訕笑，彷彿對老胡用無聲的話說：

「您算了吧，您只好俯首在您那乾巴巴的向日葵下！您還有意思折玫瑰嗎？」

沈默了一刻，胡夫人也沒轉回來。牟校長意識到這種空氣是含酸味的，他奇怪着爲什麼來了一個女學生，竟會立刻弄出這種局面？於是他招呼老胡：

「來吧，繼續打嗎？」

老胡慢慢的來到牌桌旁坐下，不等牟校長問詢，他就將三年多前做校長時候的一段故事講起來。

靜聽着，末了，她才明白胡夫人所以不讓老胡接見那女學生的原故。小青首先鄭重的開口道：

「無論怎麼說，教務長先生不對！她是被侮辱的，在人格上毫無污點。藐視她，真無從說起！不應該！」

「侮辱！提不到！」老胡顯然不滿他的詞藻，「要知道，關於教務長，我也不必再說他。只就我要她退學的事上講，我完全爲了學校行政的健全！你想爲什麼三年後的現在，她居然肯找我來，這是什麼意思？不是我的措置能使她諒解的原故，可能是別的呢？所以她很明白，很好！」

「哼，我大胆說，女人倒也很愛咱們的地位同財產哩，哈哈……」

「胖經理說完，如宣揚真理一般得意的笑。」

「唔哼！」老胡聳聳肩，像想什麼。」

本校長只是靜默不語地藏着微笑。小青却好像有一種無名的力使自己衝動着，衝動着要責備老胡的行爲是袒護教務長而冤屈了一個受侮辱的美麗的學生！要痛罵胖經理，市儈的女性觀之卑鄙！但礙於地位與財力的較量，不能真個痛快的就責備誰，只是說：

「現在我們只有純潔的對她表同情！」

「嘿，嘿！」本校長忽然笑了兩聲。歪眼看了看小青的嘴。說：「她或許是個未婚的女子呢，你純潔對她表同情吧！」

胖經理大笑起來，拍着多肉的手掌，响着脂肪相撞擊的聲音。

小青貧血的臉色泛出緋紅，顯露着憤怒的情緒，微擰着眼皮。

他認爲本校長的話簡直是惡意的諷刺。同時因爲心裏所有那種無名的力再鼓動着自己的勇氣，於是毫不抑壓的說：

「哼，無論怎樣吧，我都同情她！她太老實無辜！」

「你真同情麼，好拿出證據來，你的同情心可真得潔淨些兒！」

老胡的語氣顯然是不滿意小青的話。在他藏神不露的眼珠一轉之中，他要拿小青當一隻獵犬，好去給自己捉住隻馴良美麗的小鹿。「證據？同情心還要證據？同情心還有什麼證據麼？」小青也動了火氣。但終難免還要用幾聲苦笑去掩飾過硬的話頭。

「你先別笑，簡捷說，你現下身兼數職，可是你所同情的她，却連半個職業恐怕都沒有！你想？」老胡嘴閉着，兩眼微微合上。

「哈哈——Siy——」不知胖經理爲了什麼突向本校長吐一下肥舌，就發出這聲音。

小青瞪了他一眼，很敏捷的慨然說：

「是的，我明白這意思，我把跨的鑰匙給她，也沒什麼？如何？」他說着，用眼瞞問本校長。

「嘿！」本校長又沉靜了一下才開口：「那不很好嗎，也免得學生總嚷着說你太愛請假，還有什麼上堂念講義！噫噫！」

小青忍不住臉色又一紅。

「可不是隨便講，一准！」老胡的意思是把套子勒得緊些，「可別後悔！」

「我是那樣的人麼？」

說笑着，壁上時鐘敲了九下，胖經理急促的說：

「得！我的酒氣隨着說笑也消了，來，還是打着談吧，打着談，胡夫人真不來了？打，先過癮！快的！」

於是大家喘換了口氣，嘩嘩的，麻將牌又相磨擦起來。四個人小心翼翼的打着牌，沒再多談，各人有各人的心話。一直繼續到午

夜後兩點半鐘，才終局。每人都一臉疲倦，都攪着腦汁在計算輸贏的數目。不過四個人裏却有兩個人神智不清的弄不清賬，都被一種無名的力所紛擾得興奮過度，腦裏都浮着一個女人的影子。這兩個人，一個是不在乎輸贏的老胡，一個是饒倖得有限的小青。

五

第二天，才早晨九點鐘，老胡便毅然起床了。驚了胡夫人的覺，她睜開眼低聲地問：

「喂，今天又有什麼要公？一夜也沒安睡，却這早起來？」

「哼，」老胡不理她，只登登肩。

「哼！」胡夫人抬了抬鼻孔，閉上眼，想：「哼！昨晚上的事，你始終沒忘？唉，由你去吧！」

於是早茶是老胡獨自個吃着，他把糖放到牛奶裏，呆呆的只用匙子調，並不往嘴裏嘗。他腦子脹着失眠了的疼痛着。心上有兩個活物在爭鬥着：一個是身段肥笨，面貌猙獰，完全像個長着貓頭鷹的頭的駝鳥，一個是美麗的潔白的鴿子。他愈捉摸這兩個不同的活物，愈覺得這個駝鳥的蠢惡，也就是說，他愈憎惡着他的胡夫人！但他愈想到那白鴿兒的可愛，他愈顧慮着白鴿的不易到手。因為至少兩個可怕的障礙物：雖然羸弱却還漂亮的小青和斯文的牟校長。他二人，一個能奪走那隻白鴿兒，一個為那醜笨的母駝鳥效忠而牽掣自己的手。不過，小青究竟不足慮，他沒地位，沒錢，手腕上又少花樣，他只配作隻獵犬或是鷹。真正可憎的却就是牟校長，論公事他對於老胡只有「等因奉此」講實際，他終於是胡夫人親信。「唉，他是夫人的表弟是她的雙手呀！」老胡每作這樣的暗嘆。

固然，胡夫人之讓牟校長辦理校務採取微縣長的方式的事，老胡也知道並非全與他自己沒什麼益處，反正，胡夫人終於是老胡的妻，她之利用牟校長做雙手去措取油水，豈能爲了別人？然而老胡却不如此想，他覺得胡夫人在錢的使用上太約束他了，他肯定她在錢上是不忠於自己的。「是的，」老胡近來常這樣想：「最能表示真情的手段，現在，還不只是個錢字嗎？妻對丈夫在錢上都不忠實，這裏還有什麼愛呀？」於是老胡進一步愈發憎惡起胡夫人來，愈發仇視起她的雙手牟校長來，老胡彷彿此刻就看見了那斯文的三流陰謀家，牟校長的影像立在眼前，不由呼出一聲來：

「哼，你們都把我認成對頭了，忘本的小鬼們！」

老胡太興奮了。他好容易才覺悟起，杯子裏的牛奶已經冷了，於是放下手把杯子推在一旁。

「哈，」他又暗自笑了，想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什麼硬頭沒碰過？有了現在的地位，怎就不該享受些兒個？顧慮嗎？她，一個醜駝鳥！猶疑嗎？任什麼表現都明擺着，那有錯分析的道理，她們簡直是我的障礙物，對頭！」

侯傭把牛乳換上熱的來，他重新調上糖。胡夫人穿着睡衣來在面前，他一抬頭，竟不自主的冷笑兩聲，好像偵探遇到竊賊似的。

「哼！」胡夫人登登肩，扭了扭鼻子。轉過臉看書子。

唐突，老胡覺出來，於是偶一沉思，便苦笑着對胡夫人肥的腰背說：

「今天的牛乳還好呵！」

「哼，哼！」胡夫人的聲音是笑呢，是變相的咳嗽呢，很難斷定。她微把頭項一扭，眼珠歪了歪，好像要把眼光擲到背後老胡的

頭上一樣。未了，毅然走開。

老胡怔怔了一刻，胡亂的吃了早餐，跑到窗子前，狠命的吸着煙。他對窗外的枯樹枝苦笑了一兩聲，最後用力把煙尾一拋說：

「哼，咱們就都守住個人的陣地吧，看看大家的本事！」

六

寒冷的季節，太陽還避得很快。直到傍晚，老胡還沒有回來。

儘管胡夫人孤單單悶坐在房子裏懊惱。她此刻任何聲音都厭惡，隨身的哈叭狗的項鈴也給摘掉了。她好比，用數十把不同的鑰匙試着去開一個鎖，而這鎖是如何的奇異呀，每個鑰匙都不能開解它。制不住焦燥，但又不能勉強忍耐一時。她覺得近的來老胡，着實不像從前那樣使人放心了。也許是凡百事都弄得順利的原故吧！他簡直公然的露出了一種奢望：一定得討個年青的尤物似的。

「哼！」她望着對面鏡子裏的老臉婆娘，冷笑了一下，又慢慢把氣沉下去。她腦子裏哀悼着：「唉，爲什麼你老得這樣快！縐紋，懦弱的縐紋！固然他也不是什麼青年漢子了，但他究竟不是沒有地位的人，一個男人，愈有地位，便愈像一切磁鐵，地位愈大，磁性愈強。縐紋，懦弱的縐紋能操縱着這沉重的磁鐵麼？能叫它不去吸着什麼爛鐵麼！唉！」她嘆口氣，對着鏡中人同情的嘆口氣。「但他無論怎樣，只是人，不是磁鐵，他應有人心，他能忘掉這有偉大歷史價值的縐紋麼？他有今日的地位，不還是靠着他的女人東抓西拉幫他打裏打外弄來的嗎？」但她終於把一顆憤火中燒的心投到苦海裏了。她確定：「然而，男人的心確實是鐵的，鐵心有什麼用呢？一旦滅了的青春之火，是難能把它溶化的了！唉！」她頹喪的閉

上眼睛不再看鏡子裏的影子了。

哈叭狗伸出舌頭望着主人的臉不住在腳下便，搖着尾巴兒。

「咳，」她睜開眼看看狗：「我到底有什麼手段制服他呢？我沒生有一個小孩！我頻頻的讓他注射安度賜保命，可是他總獨自睡着呵！哼，天曉得，他的精神都怎樣消耗了！」

她憂悶，止不住頭疼，手捏着額，摒棄不開胡思亂想，最後她覺得只有用電話把李校長叫來。吩咐僕傭打電話去以後，她再支持不住了，咬緊牙關！

七

天色更晚了，汽車的喇叭來在門外叫了兩聲。老胡喪氣的進來，一瞥見胡夫人那副可憐的老臉也是滿面喪氣，於是一言不發，不再睬她。撇着蛤蟆嘴，把身子一下扔在沙發上。

胡夫人呢，偷眼看他，揣測着：「這完全是對我來的樣兒呵！」不由氣惱極了。

兩個人一句話不說，哈叭狗也悄悄的在轉眼珠。僕傭知道這又是他們鬧氣的日子了。向來他倆的鬧氣，彷彿循着一個週期律發作似的，大家都格外謹慎起來，準備挨罵，不過，僕傭無論怎樣懸着心，終於也得開口：

「老爺，時候不早了，開晚飯嗎？」

「糊塗蛋！天天開飯，都要問我！你們在家裏的沒有一個不是廢物，廢物蛋！蛋！」

僕傭只有眨着眼向後溜退，悄悄的溜出，向同伴吐舌頭去。

胡夫人見僕傭出去了，嚥了口氣，欠身起來，一下把質問爆發



出來：

「什麼？誰是廢物？我們在家裏的反正沒有一個到外面去幹不正經事的鬼！」

老胡猛立起來，張大了他那藏神不露的眼睛，只是吸着冷氣，說不出什麼話來。他眼見得房內的空氣都格外顫抖了，於是，絕再忍耐不住，順手把桌子上花瓶舉起來，猛烈的向地板上摔得粉碎！這便是他對胡夫人的反攻了。

「呵！」胡夫人想不到他居然把心愛的精巧花瓶打碎來出氣，不由牙齒緊緊咬着，喘着氣息，也順手把桌上的美麗什物，一齊翻打到地板上！輕脆的銅質撞着沉悶的木頭聲，刺人耳膜的瓷器破裂聲，如衝鋒戰的殺聲突然爆發出來一樣。

「你敢破壞我的東西！」老胡歪了頭，用力平伸手臂，指着胡夫人。

「你的？嘿，嘿！」胡夫人一冷笑，不再說話，立刻就要進行第二步搗毀。

「呵你們！」斯文的牟校長突在危機一髮的當兒跳進來，攔阻了胡夫人，一切美好無辜的陳設遇到了救星。「怎麼？慢慢商量何至於……」

「商量！」胡夫人一見校長表弟恰在此刻趕到，便順勢噴出了一口恨氣，把身子扔在沙發上。

「怎麼？」牟校長說話中也顧不得喘氣，他只俯着身驅開胡夫人，倒像安慰她似的。「大家商量，究竟——」

「哼！你去問他！」胡夫人把頭一擺，也沒睬誰。

牟校長於是轉過臉走來，看着老胡說：

「究竟什麼事情呢？我是接聽電話就來的！」

「哼！」老胡只回答他一聲鼻息，聳聳肩，用力踏着地板走開了。

牟校長的話擱了個空，老胡這一轉身走開，着實使心中難受。於是牟校長也不再斯文，倒有些毛毛騰騰的了。他眨眨眼，看着老胡走去。他不得不重到胡夫人身旁，悄悄的問：

「是不是爲了那筆臨時費的款子？」

「噫，怎會是個？」胡夫人用了滿含申斥意味的神色看了他一下。

「那末？」

胡夫人看看那片粉碎的花瓶，一聲不響。這可使牟校長不知怎樣焦急好了。

僕傭試探着要進來收拾打碎滾落的東西，牟校長悄悄一擺手，他們又退縮出去。

「到底是什麼事？不才打電話給我的嗎？」

「哼！」胡夫人好容易才說：「你想，他的事情將來能永久弄得好嗎？」

「現在的確不錯呀！」

「他不能保持這個局面呵！他終久坍台坍在女人身上！」

牟校長一聽，馬上鬆了一口氣，鬆了好半天的心一下放平了，馬上恢復斯文的常態。心說：「原來又是鬧酸！」放於是安穩的坐下，對胡夫人說：

「嘿，這一點，可不必太擔心吧！」

胡夫人看他馬上坦然下來，却把臉一沉說：

「怎麼說？你想他，今天一進門就是一股氣不順到底是對誰呢？」

「唔！」牟校長忠心的幫助胡夫人揣測老胡所以生氣的原因而不得，恰巧僕傭來請他過去，胡老爺有話講。

「不必理他！」胡夫人說。

「嘿，還是看看什麼事的好！」一面笑，一面不殺不念的把脚步向外邁。

八

這裏，胡夫人看着粉碎的花瓶仍在納悶：老胡爲什麼一回來就是氣喪呢？她忍着頭疼在想着老胡叫牟校長過他那邊去的原因，他們將講說些什麼？但無論如何，胡亂的揣度終不能解決疑慮的。她只是忍不住頭疼，只有順下胸間悶氣。幾次打算叫僕傭去過那邊偷聽些個，但究竟不好這樣做。焦急的，只有等待牟校長的再進來。可是淚，淚終忍不住悄悄的溜出眼角外。

過了一時，牟校長進來了，却滿面喜色。他看看胡夫人這副無精打彩的淚臉說：

「好哩，好哩！」

「什麼！」胡夫人忽振作起來，也顧不得擦一下眼睛問。

「嘿，有禮，事情是這樣的——」牟校長說着，湊近了胡夫人坐下來，聲音格外低且和緩。他說原來神經衰弱的小青怎樣是色情狂，多一時都沉不住氣，怎樣就把昨晚老胡的話認真起來，一早就寫了情書派人送給昨晚來的那個女人，說什麼胡某人對她如何顧及到有一段師生關係所以才有意成全她，把她介紹給小青自己，並

且小青說什麼，的確同情她，愛慕她，怎樣決計要把在那個學校所兼的鐘點讓給她……一類極冒失的話。

可是，小青還沒得着一毫反響的時候，釘子却叫老胡碰着了。因爲在過午時分，老胡會派人去請他那個女弟子即刻到辦公處來，談什麼關於她職業的問問等。但來的不是她自己，只有一封信：

「謝謝您的好意，我不敢需要什麼職業了。」

同時，還附着小青那封情書。老胡一見，盛怒小青之下，會再用書面向他的女弟子解釋誤會，可是送去的結果是原函退回。

「您想，」牟校長在演講的敘述中下了評語：「這事實給誰誰不氣惱？囉！所以他回來的一臉氣不是對您！」

「唔！不是對我？他自尋苦惱！外面不好發洩，回來拿我出氣，我一定走！明天！」胡夫人說完，自己也不曉得怎麼說出個走字。

「嘿，」牟校長聰明的很，他覺得胡夫人雖說個走字，但她却用力把身子往下壓了壓沙發，這的確會把走的念頭壓下去了的。於是他接着用了耳語似的神氣說：「放心，這一下子，管保沒問題了，只要我再鼓鼓小青的氣力，讓他接着去寫情書進攻，那末我們的胡大人，嘿，放心，管保他，不去招惹那女孩子則已，只要再一招惹，恐怕只有釘子吃！」

「噫！」

「你想，他們的師生關係的最後一段還不是校長讓學生轉學嗎？囉！」

「那麼爲什麼隔了三年多了，她居然來找他？」

「噫！還不是女孩不懂人事？什麼獨立哩，做大哩的！即使她

的品學事實上不像老胡說的那樣，那也沒關係，反正往後看，我担保不許她再有找他的可能！」

「你担保！」

「我担保！况且他，」李校長指了窗戶外，意思是說老胡：「他剛才對我講他很懊悔，他說無論怎樣，家庭的情感是確實的！」

「哼，我永不理他，讓他懊悔吧！」最後胡夫人出了口長氣，覺得胸臆暢快了許多。

九

李校長誠然幹練，一面忙着指揮僕傭們收拾碎花瓶和滿地滾倒着的什物，一方面親自東一個電話西一個電話，把什麼處長，經理之流的人們約妥了好幾位，都定規馬上到老胡這裏來打小牌。

胡夫人仍坐在一旁消散着餘氣，好落得自己心平氣和，所以也沒對李校長約人的電話表示什麼意見。

# 女性

## 櫻兒

短篇小說集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最能表現女性的當然是女性自己，這本女性——一個短篇小說集——就是我們現在的少數女性作家之一的最近收穫。作者雖是個盛期的青年，却在人生途程中做着勇往而豐富的歷練。這裏不過是寥寥以七個短篇，但仔細讀了，也會不會無所獲。

# 果兒

## 李健吾

劇本集 精六角半 平四角半

這本包含「梁允達」與「村長之家」兩個三幕劇。同是用農村中的剝削階級，也是支配階級做題材，也同是具有敘事布局的結構。布局就是一種現實的敘寫同神秘的色彩的交織；現實部分代表這個階級的嘴臉，神秘部分則隱隱透個階級的隱憂，可見不是徒然為布局而布局。但尤其難得的一點，還在於一種極漂亮活現的對話，叫讀者不能不「如聞其聲」。在「大眾語文學」呼聲正高的現在，我們願以十分誠意推薦這本集。

各地中國交通上海新華江蘇省農行等均可免費函購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李校長高興的打受了電話以後，忙命僕傭預備精緻的晚餐，以便待客。同時，把約好的人又去對老胡說了一遍。老胡點點頭。

掌燈以後，李校長所約的人們陸續到齊。於是，胡夫人和老胡在同以主人主婦的資格去招待客人之下，很自然的和好如初了。

客人到齊，都不肯多閒一時，便擺好牌桌，麻將牌就五光十色的被玩要起來。李校長坐在一旁微笑着觀陣，胡夫人也仍如往常一樣，緊坐在老胡背後，作他的參謀了。

初打起來，大家都摸着牌沒說什麼？只坐在老胡下家的那位胖胖的經理又整齊的張開肥大的雙唇，笑着逢迎着他的股東老胡，說

「希望您今晚再來幾把清一色吧！再能——」

胡夫人沒容說完瞪他一眼，直把他的話留回去。最後他才說：「少說什麼吧，客氣些，打牌不要多說話！」

# 漩 渦

郭 源 新

## 二

李書懷逃亡了開去；像夏雨後的烏雲似的，不知躲藏到或消散什麼地方去。祇有幾個「談虎色變」的人們，特別是當地的紳士們還記住他；偶然有些風吹草動，便疑神疑鬼的，總以為書懷是其間主動的人。

在不同的情形之下想念着他的，也還有許多鎮立第一高等小學校的高年級的學生們。

「李先生不是這末講的，周先生，」當周希哲在課堂上講本國歷史的時候，這班裏一個最聰慧的學生，王洵，十三四歲的模樣，站起來說道。

周希哲皺了皺眉頭，但隨即變成了和顏悅色的樣子，微笑的說道：

「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見解。我的話也不見得準對，但李先生是有色彩的呢。」

「李先生說，中國的內亂全都是帝國主義者們在作祟，在暗地裏指揮着。所以要安內必須先攘外。」

「這是鬼話！」周希哲睜大了一雙小眼，這小眼和他的一雙壓

在眼皮上面的濃眉是很不相稱的，嚴肅地說。「不可聽他的。」又放低了聲音，「縣政府正在捉他呢，他是××黨。」

王洵一句話不響的坐了下去，低垂了頭，眼光射在中國歷史教本上。童年的心，開始感到憤憤與不安。有一注淚水要掉落下去似的。

「李先生是解說得那末清楚；他說，像洪楊之役……」一個劉元恩的學生站起來說道。

「要不得，要不得！你們都中了毒！」周希哲叫道，又裝作誠懇的說道：「這些意見是完全錯誤的。外國人只是要做生意。要攘外，便非先安內不可。未有家不和而能抗外侮的。木腐而後虫生之。」

劉元恩漲紅了臉，坐了下去，但咕囁着嘴，含糊的說，「李先生說，虫生而後木才會腐呢。」

周希哲裝作不會聽見，繼續的大聲的講書，把這問題岔了開去

「五口通商，」他在黑板上寫了這幾個字。

「是那五口？有人知道沒有？」

沒有人答應。

「知道的舉手。」

沉默像推不倒的一堵墻。空氣是難堪的沉悶。

「沒人知道麼？」

換過了一會。

「都沒有知道麼？」

又換過了一會。

空氣是難堪的沉悶。

「請先生寫在黑板上給我們抄下吧，」劉元恩站起來說道。

而下課的鈴聲了鈴了鈴的在清脆響着。周希哲立刻把伸在黑板

上預備寫字的手，垂了下來。

「下次再告訴你們吧。得預先好好的預備着。」

二

「年齡雖小，卻不好對付着呢，英哥。」

「可不是。上午教國文，他們也提出幾個怪問題來。」

「中毒已深。得想個法子洗滌清淨。」

王英，周希哲的左右手，右肘靠在木桌上，手掌支着頤，肥胖

的臉，緊梆梆的，在沉入深思之中。

「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此言正合孤意。」周希哲無意的鈔襲着戲詞。「我也不會賣

備他們。」

「不能賣備，只可柔懷。可是，」王英放低了聲音，「那武字

號的，得提防着他點兒呢。」

周希哲悄然的點點頭。

「他野心不小呢。和書懷是一鼻孔出氣的。有鼓動一部分學生的能力。」

「臥榻之下，豈容他人酣睡！」希哲低聲背誦着成語，裝作滑

稽地。

「他還藉着老胡這個靠山呢。」王英道。

「老胡也沒有什麼成見。大家都是老同學。我上次見過他。他

着實的還念着舊情，很敷衍我一氣。」

「聽說于華玉這小夥子回來了呢。」

「我也聽見人這樣說，還說他很不得意。」

「他和老胡在校時是最密切的朋友，還沾點表親。我們不和

他拉攏拉攏？」

燈光發出一圈黃暈，只照射在薄板做成的木桌的中間。煤油氣

味難聞的薰人欲嘔。桌上有一匣粉筆匣子，幾本破舊的教本，兩冊

辭源，一本學生字典。

他們倆的面顏，朦朧的現在微弱的燈光之下。但心肝是雪亮的

彼此都見到，比面顏還要見得明白些。

「以夷制夷，這倒是一個辦法，」周希哲正經的說道。

「老子也不是外人。他雖是個渾小子，可不是難對付的人物。」

「那武字號的和他還不錯。他有點慧氣。作興弄僵了事呢。」

「他要知道了這底細，到不肯上鉤了。當然要瞞着他。必得先

對那武字號的「取瑟而歌，」給他些顏色看看。讓他自動的發生退

意，以後便好辦了。把老子拉了過來，全為的是對老胡方面好說話

。」

燈光爆了幾爆，突然大亮了起來，又陰暗了下去。

「老張這該死的小子，把錢掙得昏了；煤油裏到底摻上了多少水？敢來賤混我！」周希哲牢騷的說道。

「有幾個茶房是不吃油水的？貓兒那有不愛睡？耗子那有不偷油！」王英的滑稽的臉形，引得周希哲也笑了。

「言歸正傳。對付那武字號的，該怎樣的進行初步呢？」

「有我呢？」王英拍拍胸道，「歸我來辦。可是你老哥必得籠絡好那幾個奔狼似的野生徒。只要他們不出頭來反對便够了。」

「這！」周希哲沈吟道，「一時不好辦。他們對我沒有什麼好感。他們似總在疑心，我是要負把李書懷趕跑了的責任。」

「小學生有什麼難對付的！從前我們在校裏的時候，教務主任的劉大個子，不會利用過我們麼？」

像一把光閃閃的利刃穿過胸膛一樣，周希哲突然的明白了過來，點了點頭，也不說什麼。

一具廉價的時鐘，擺在木桌的一角，的搭的搭地在有韻律的響着。

那兩具人形的臉在朦朧的煤油燈的光下，微微的得意的笑着。牆上掛着一幅被灰塵飛沾得黑舊了的石印的大成至聖先師像。

緊靠着牆角，放着一個木床，床上鋪疊着印着大紅花的被！露出的白色被頭顯得汗污的灰黑色。

### 三

布告板上貼着一張引人注意的通告。擠滿了小學學生們，爭着在看那通告。

看過的由人盡攆擠了出去，立刻被站在外層，不知究竟是怎麼一會事的同學們所包圍了。

「是國文比賽會的布告。國文好的人倒可以試試。」

人群裏起了嗡嗡喳喳的交頭接耳的語聲。

「有五名的額子。第一名有免學費一學期的獎賞，第五名也可以獎小朋友半年。」

在小小的心胸裏，各都起了躍躍欲試的心事。

有五個題目，任他們自由選擇。都是迎合當時的風氣的，並不怎麼陳腐。

照周希哲的意思，是要把題目出得陳舊些，迎合新任的教育局長的意見，還要他們做文言文。

「一時風氣改不過來。欲取姑予。必須暫時迎合着他們的心理。不能立刻便移風易俗。」王英道。

周希哲沈吟了一會。

「你這話不對！暫時且迎合着他們。」

「要表示得並不兩樣，並不退後，落伍才好。」

「可不是麼。准照你的意見辦。」

「正在人心激昂的時候，緩和和迎合是必要的步驟。等到聯絡成功，那便擒縱在我了。」

「對！對！只要把幾個頭兒貓兒的抓在手上，別的人便容易對付了。」

「還得好好的和那武字號的敷衍着，」王英低聲道。

周希哲點頭會意。

王洵究竟是年齡大了些，他不能相信周希哲的把戲。祇有他不

會上鈞。他根本上不願意和這些新教員們接近着。

他於李先生外，祇和音樂圖書教員武克剛常常談話。李先生走了後，只有武先生能够抓住了他的心。

近幾天以來的學校裏的大變局，把他幼稚簡單的頭腦弄得迷惑的。

他不明白李先生爲什麼非走不可，他不知道，爲什麼好端端的學校會更換了那末一大批的新的教員們。

當好幾個陌生的臉孔出現于大禮堂的講台上時，他惶惑的幾乎落下淚來。竭力的在尋找熟悉的臉孔，祇發見武克剛先生和素來並不爲學生所愛戴的劉世華，一位教算學的先。

「必得好好的用功。不問外事，埋頭讀書。讀通了書，才有能力爲國家社會服務。國民教育是基本的教育，更不能含糊草率的混過去。」

「外面亂烘烘的，都是亂黨們在惹禍。聽說，本校的同學們裏也有幾個供他們利用了的。」

「所以教育局長派我來整頓一下。」說到這裏，那位新校長周先生張大了鼠似的小眼睛，滿是自信和威武的神色說道。他的小眼睛向講台下巡視了一遍，彷彿要發現出誰是被利用了的人物似的。

「但我不願意和同學們爲難。既往不咎。可是從今天起，得好的用功，埋頭讀書。絕對的不許預問外事。」

台下，誰都不敢說什麼話，祇低垂了頭，望着污黑的磚塊，或自己的鞋頭和襪面。

王洵急漲得通紅了臉，他滿想站了起來，曾問道：

「要是敵人再由濟南南下了呢？城裏的中學師範和幾個小學，全都起來，出外游行講演。難道我們這學校便死寂寂的不見不聞？」

但童年的羞澀和惶恐把他的憤怒壓了下去，祇是低垂了頭，右足蹣跚着地面，來回的磨着。

大會在不自然的嚴肅的空氣裏散去。

「怎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動呢？」王洵和一位隣居的通學生，周效文比肩同走出來嘆道。

「李先生怎麼會走了呢？」周效文道，「可是我聽見爸爸說，他

不走，便會挨捉了呢。說他是什麼黨。」

「咳，李先生是那末熱忱的領導我們！學校裏必會完全變個樣子了！」王洵嘆道，眼圈子不自禁紅了起來，彷彿要落下淚來！又勉強的忍住了。

「周先生是什麼樣子的人呢？看樣子是慣用高壓手段的。」周效文道。

「不會有李先生那末熱心，那末誠懇的了。」

「可不是！大講台上坐的全是新來的教員們。武先生顯着孤零零的坐在那裏。但是劉先生卻隨和着多呢，有說有笑的。」

接着，他們便上王英的國文課。肥肥的臉，顯着怪有趣的，口齒也清楚，可祇是照書直講下去，沒有一點活潑的趣味。比着李書懷便差多了。

他又把「崇」字寫成了「崇」，也讀着「崇」的音。

這一着，使學生們對他的信仰和意見便降低得不少。但他是好辭氣的人物。有幾位頑皮的學生們在吵吵鬧鬧的，他

也不禁止。這得到若干愛搗亂、不好念書的童子們的歡心。

他常常拉攏學生們，和他們問長問短的。最愛在下課的時候，談學生們家裏的事，第二天便送點鉛筆，白紙簿之類的東西給一些接近他的學生們。

王洵覺得難過。李先生，武先生們只是專心的在講書，並不怎麼敷衍，籠絡學生們。

「王先生給了我這本書呢。」一個著名頑皮的學生李俊揚着「本世界童話，對王洵說道。

王洵緊皺着眉，不說什麼。

「王先生對你好，他愛你！」周效文不高興的嘲弄他道。

「可不是！他偏不給你，你們妒忌！」李俊歪着頭，冲着周效文做一個難看的鬼臉。

王洵不理他，拉了周效文到操場上去。

太陽光明亮的晒在操場上。身上有點熱，地上也彷彿在蒸發着熱氣。

一叢白色的丁香花正盛開着。刺鼻的香味兒，引得人要打起呵欠來。

春日的下午，薰蒸得人祇想午睡。但愛玩的孩子們吵成一堆，他們一點也不覺得有懶意。

比較得甯靜的學生們，像王洵，心裏一不痛快，便更有些懶懶的。已運打了幾個呵欠。

「祇有一堂中國歷史，上完了課，到我家裏去玩玩，好麼？」周效文說道。

王洵點點頭。

蜜蜂們嗡嗡的在花叢裏飛來飛去，棲息不定的在極度的忙碌着。但看不出他們究竟在忙些什麼，這樣東停一下，西攢一下的。

下午第二課的鈴聲又了鈴了鈴的響起來。小學生們頓時安靜了下來，陸續的走進課堂。

四

「到虧他這樣慢吞吞的教着，祇是敷衍時間罷了，」周效文爽暢的批評道。「這本歷史這學期准是教不完的。」

「他一點兒見地也沒有，祇是照書直講。」王洵道。

「你覺察出來沒有，他把英法聯軍入北京的事件，錯擺到拳亂時候的八國聯軍進北京的事件上面去了呢。」

「我也知道他是錯了，可是不好意思站起來駁他。」

「看他過幾天講到八國聯軍事件的時候再怎麼講？」

「哈，哈！你們孩子們倒批評起先生來了！」周效文的爸爸周子毅，一個大學畢業生，三十四五歲的壯年人，在縣城裏辦民衆教育館的，從書房的椅子上跳起來，走出院子裏，笑着說道。

「爸爸，周先生實在是講錯了的。」周效文攆靠在他爸爸身邊說。

周子毅笑着搖搖頭，不說什麼。他是飽歷世故的，家裏有不少的田產，足夠舒適的生活着。但這幾年。爲了鄉下的不太平，少壯

的農民們的不易駕馭，又兼之以水旱災的頻仍，人禍的疊至，收入已大不如前。迫得這位壯年的紳士也不能不出來謀生。他在地方上原有相當的勢力，所以毫不費力的便佔領了民衆教育館這個地盤。

當他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他也和一般青年人一樣，具有很

的理想，也還參加過所謂「五四」的這個光榮的啓蒙運動。但這若干



年來，時代是飛快的向前跑，卻把他遠遠的拋落在後邊。

他闖起家門來，過着紳士的生活。彷彿世界忘記了他，他也忘記了世界。

所記住的，所干預的祇是這鎮上和縣城裏的牛毛般細的小事。當『那事』發動了時，他也會隨衆遷住到省城裏去幾天。後來覺得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便又回來。

『爸，李先生可是高明得多了，他懂得不少，講說更明白。』

周子毅黯然的像從幻夢裏被驚醒，『你又說到李先生。老忘不了他！他是個明白的人，能幹，也有很高的理想。可是他是個危險的人物。他不會再到這鎮上來了呢。誰都怕他。他如果來了，便會有危險。縣裏有資格捉他。』

『李先生到底犯了什麼大罪呢，爸！』

『你們孩子們不明白大人們的事。他思想過激！』

『可是他一點也不可怕；他是個最溫和慈祥的人。我們同學們都喜歡他。又不是強盜，又不是賊。他是個那末瘦弱的讀書人。他們爲什麼要捉他呢？』

『他說話一點也沒有什麼奇怪的；解釋現代的情形最清晰，』

『王洵不自禁的插嘴道。』

周子毅摸摸自己的短髭，望了王洵幾眼，徐徐的說道。

『危險的人物並不一定像小說裏描寫那末兇惡，更不像戲班裏強盜大王似的那末紅紅綠綠的臉，黃頭髮，藍鬍子。不，我曾經在省城裏見過幾個大盜的「出差」，都是瘦小的個子。』

王洵不說什麼低了頭。

『你的爸爸在家麼？他有什麼消息沒有？』周子毅隨意的問道。

『爸在家呢。他從來不和孩子們說什麼。』

周子毅掉轉了臉，向着他自己的兒子，正色的訓斥道：『好好聽周先生的話，不許懷疑。外面謠言多着呢。都得小心，小心！』又加重了語聲，說道：『再不許提到李先生和他說的話。聽見了沒有？』

周效文低了頭，輕聲的答道：『聽見了。』

可是他，以及王洵，永遠不會明白爲什麼李先生會成了這樣可怕的一個危險的人物。

太陽已經西偏了，黃澄澄晒在墻頭。有點日暮黃昏淒涼的景象。人影被晒照在地上，怪長得可怕，連自己也有點顫怯。

不知什麼時候，朦朧的夜影已經悄悄的爬了上來。早出覓食的蝙蝠已經張開了羽翼，在空中斜飛着。

王洵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沈默的回了家。

五

學校裏的空氣，像六月大暑天的天氣似的，陰晴不定。誰也捉摸不着，這下午將是個晴天或是大雨滂沱。

周新校長的地位卻一天天的穩固了。有一批的學生們被勸誘了過去，作爲他的爪牙。

凡有什麼消息，周希哲和王英都會立刻知道。簡直是精靈鬼似的雪亮的明白一切的事。

在短短的時間裏，他便打探出王洵，周效文，劉元恩那幾個高年級的學生們是同情於李書懷的。而如今却把同情寄在托那位音樂圖書教員武克剛的身上。

武克剛是一位浪漫的不修邊幅的藝術家。他有時候過份的好脾氣，也有時候無端的暴躁發怒起來，有時候很固執，守舊，有時候却激烈異常，說着使聽者惴惴危懼的大言。

自然，他受有李書懷相當的影響。可是他永遠是一個藝術家，一個歌歌的癡臥在自己的舊環境裏的懶漢。思想是有的；却時時刻刻的在自己矛盾，衝突着。

關於他，有種種的謠言。

他並不知道這，也從不明白他自己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的情形。

『書懷兄的意見是：——』有一天在教員休息室裏他便這樣的和周

希哲在拍槓。

窗外正刮着大風，黃沙連着塵土捲了起來，又撲散了開去。鮮綠的丁香樹的葉子，全都破蒙上了一層塵土成了悶然的陳舊醜物。

周希哲不說什麼，祇對坐在對面的王英眯眼。

『武先生，』王英和氣的叫道，『可是現在的時勢不同了，外面的空氣完全兩樣。我們的學校不能單獨的立異着。』

武克剛衝動的叫了起來：『可不是！革命之後，一切革新！怎麼又退化起來！這……這……怎麼說的？反……』他黃臉似的扁臉上，起了難得見到的紅潮，雙眼睜大得像要吃人。

『隔牆有耳 武先生輕聲些，』王英關切他們的低低說道。『可不似前幾個月了。要顧慮到我們所處的環境。』

『什麼世界！』武克剛獨自似的憤憤的叫道。可是他的盛氣，也便慢慢的平了下來。

過了一會，他又是有說有笑的隨和着人家，已把前事忘記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周希哲却把王英請到他屋裏來。

煤油燈的光朦朧的照在那張薄板棹上。時鐘的的搭搭的響着。煤油味兒怪難聞的，玻璃的燈盞外面，滿沾着滑滑的煤油。

『這些話要是傳出去的話，和學校前途大有關係。正在一夕數驚的時候，地方的紳士們和局長，縣長，免不得要因此和我們為難呢。』

『可不是！謠言正大着呢，』王英得意的說道，『地方上正議論着李書懷有同黨埋伏在那裏，不能為了一人之故而牽累到全體。』

『得想法子。怎樣讓他自己知道才好。』

王英搖頭。

『這渾小子，沒法和他打交道。他簡直的不聽好人言。客客氣氣的去通知他，也許要碰了一鼻灰回來。』

『可是總得和他說。』

『那末，祇有找劉世華去和他說說看。我是不去碰那渾小子的鐵硬的釘子的。』

『這是一着。』

『但這一着未必有用，』王英道。『必得事前準備着那第二，第三着，像昨夜所談的。』

『第二着呢，怕未必有什麼充分的把握。祇是第三着太狠毒了些，還是備而不用吧。』

『你老哥真是面硬心軟，』王英詔笑的說道。

周希哲滿心得意的微笑，他心裏也自己承認是個這樣無用的軟心腸的人物。

煤油燈的火心又一爆一爆的像小砲彈似的在開花炸裂。

周希哲沒心事再去寫老張弄錢的手段太狠辣。

六

「這天氣真怪，下午剛刮着大風，現在又是那末好的月亮。」  
武克剛向窗外望着。月光像水銀似的滿鋪在地上。庭的花影，被微風拂動，像有什麼夜遊的精靈們在撼搖他們。  
夜有點涼。

他正在編製一首歌詞，忘記了今夜是十五夜，也忘記了窗外的明亮的月光和神秘的花影，要不是闖入的劉世華提醒他的話。  
他的心隨拂動的花枝而擺動着，沉入深思，一句話不響。

「這裏的生活枯燥極了，太厭倦了，我真想換換地方呢，」劉世華嘆氣的說道，在挑逗他。

「可是又有何處是人生的滿意的歸宿呢。」克剛茫然的在發揮他的哲學。

劉世華裝作同情的嘆道，「可是這裏也實在再住不下去了，尤其是我們老教員們，只留下我們兩個了。全都是新來的人物，難以相處。」

「那倒沒有什麼，我教我的課罷了。本來我也少和同事們往來。」

劉世華有點着急，他心裏暗暗的罵道：「這渾小子！」卻又裝作一團和氣的說道：「我是星期一過，非跑到別的學校裏去不可。謠言太多，受不了。」

「我到沒有聽到什麼謠言。」

「你一天到晚關在屋裏，怎麼會聽到呢？可是關係太大了，我

不能不來關照你。」

「什麼謠言？關於我的？」克剛開始有點躁急。

「本不該說。可是照我們多年的交情，實在不能不說。」

克剛有點不安起來。

「劉哥，快點告訴了吧！」他懇求的說道。

「這謠言關係太大。說是書僕雖然逃走，他的黨羽卻有不少，全都潛藏在鎮上。大本營都仍在第一高小。你說這謠言可怕不？這謠言的人的心腸狠毒不？還不是明明白白的冲着我們兩人說的。所以，我也着實的有退志了。早日離開爲是，武哥打算怎樣？」

克剛沉吟着。

「怕不實在吧。不會無端有這謠言的。我們除了上課，便到宿舍，並不會在外活動，怎麼會憑空有此謠言？」

「我聽了好幾個人在傳述着了，是確確實實的。」

「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劉哥？我不怕！我不走！我們和書僕雖是朋友，他的事，我卻絲毫不知。怕還是什麼小子們要鑽謀我們的缺，故意散布了這謠言的。」

像被尖刀刺中了心頭似的劉世華有點紅臉，連忙自己掩飾道：

「也許是的。可是人心太壞，不能不提防着點兒。」

「那裏提防得了這許多！」克剛嘆道。

劉世華覺得再沒有什麼話可說。

七

又是一類的謠言，在學校裏流傳着。

由接近周希哲，王英的學生李俊們領頭，開始利用着壁報，向

武克剛旁敲側擊的攻訐着。這作了許多可笑的理由。這壁報，原是李習懷發起的，作為學生們練習自由發表意見的地方。如今卻被利用作這樣的一種工具。

說武克剛行為浪漫的最多！也有說到他教課不專心的；更怪的是，影影約約的在說他思想不對。

為避免嫌疑起來，周希哲代他向學生們聲明。而同時卻向克剛下警告，說道：

「學生們既有這種無意識的行為，雖然無可重視，然先生也須自加檢點些。」

克剛氣得臉色發白，卻也無話可說。

「這……這……從那裏說起呢？」

「他們實在太胡鬧了，學校自有辦法，請先生放心。」周希哲安撫的說。

「可是無風不起浪，那原因倒得查查，」王英嚴肅的說道。「請校長澈查。我的行為如發現果有如學生們所說之一條，我必定立刻辭職。」他以顫抖的聲音說道，「否則，學生們也必得懲戒一下。」

「那是當然的，請您放心。」

「這種無意識的舉動，是不是由學生們自己發動的，倒得查查？」王英故作公正的說道。

「如果有人指使，必定不會把理由說得那末幼稚可笑的，」周希哲說道，「那當然出於學生們的自動無疑。」

「我原也不相信有什麼背景。不過不能不疑到這一層吧了，」王英道。

武克剛坐在那裏，一聲不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反而沒有憤

憤的神情了；彷彿被焦雷震打得呆傻了似的。

李俊和他的同輩，胡宗預，地方上有勢力的紳士胡方思的兒子，出現於教務室的窗前，挑戰的向武克剛睜着眼睛望着。

過了一會，彷彿忍不住似的大闊步的走進了教務室。

「報告校長，學生們有事請求，」胡宗預開口道，儘把的溜溜的雙眼，望在武克剛的身上。

「可是有旁人在這裏，不便說什麼，」李俊接着說。

王英立刻站了起來，對武克剛道：「我們姑且出去吧。」

克剛木偶似的隨了他走出，李俊還把眼光送他很遠。

他彷彿聽見胡宗預說道：「武先生；教法，——他知道必定是有關於他自己的事。」

他受不了那種「取瑟而歌」的閒氣。他很想回到屋裏，捲起了鋪蓋便走。可是實在伏不下氣。他相信校長必會彈壓得住學生們的。

校長和同事們，為了本身的前途，當必會同情在他這一邊的。

為了小學生們的這「莫須有」的攻訐，他難道便真的萌退志了麼？天下烏鴉一般黑，那裏不是這樣黑暗呢？何況在這半頭……

想到這年頭景象，他便倒抽一口冷氣，把什麼浪漫的負氣的舉動，全都壓煞下去。

家裏是有三五畝田，幾間破屋，足夠使他和他的母，妻及二子食住無憂的。可是前年來，食糧竟要他花錢去市上購買，——這是從他童年起便不會有過的情形。佃戶那裏是粒數不來。他也沒法

下鄉去坐索。

教書的工作便是維持一家生計的命脈。為了家庭，他也不該那

麼輕易的負氣而去。

離開了這校——這校至少和他有三四年的歷史了——又到那裏去呢？

一位同事還不是爲了負氣辭職，至今還困守在家，找不到一件小事麼？

他的前一班的同學陳士章，那一位老實頭，他人緣不壞，卻也不能出來做事，雖然托過許許多人。聽說，他近來潦倒不堪呢。

他屈指算了算，同班畢業的二十多個人，失業的倒有十五六個。一聽到有什麼教員的缺出來，誰不爭着去圖謀呢？直如羣蛆在糞缸裏爭食一樣，無止無休的在翻，滾，爬，跌。

實際的生活，殺滅了他所有的理想和意志。

假如被逼得不能不辭職呢？——他有點寒心，不敢再往下想。呆呆的坐在宿舍床上，無精打彩的，不知在夢夢的想些什麼。

王洵呀的推門進來。駭得他從幻想裏跳了起來。

「武先生，」王洵叫道，「我來告訴你一件事，」他的聲音有些激動。

克剛讓他坐下。

「莫不是王洵有什麼消息告訴我？」他問道。

「有關於我的事麼？」他問道。

王洵點點頭。

「這事實在太可恨了！學生剛才知道，但已看穿了那内幕的情形，先生您不知道，周校長實在是可恨！壁報上的攻訐先生的種種罪狀，原來是出於他的授意！他製造成清一色的系統。李俊們祇是受利用的傀儡。剛才我看見他和胡宗預從教務室出來，得意揚揚的

，公然的揚言道，某某人是去定了，周校長已經答應我們的請求了，又聽胡宗預告到元恩說，一切有校長主持着呢。可是我們不能讓先生您走！我們必定要擁護先生您！您再一走，這學校簡直成了黑暗世界了。

武克剛臉變了慘白色的，最壞的結果，果然終於來到了：可是倒鎮定得多了。

「謝謝你們的好意！」他感動得眼眶邊紅了起來，有淚珠在轉動着。「可是，既有這樣的情形，我是任怎樣也住不下去了。你們還是不必多事吧。」

「但這不是先生您的事，是我們自己的事。我們要爲學校的前途而奮鬥，先生您不難一走了事，可是得爲我們學生們打算打算！」

王洵愈說愈憤激起來，臉都漲紅了，也有細淚點在眼眶裏聚集着。

「我沒有和惡勢力爭鬥的勇氣，」克剛嘆道。「說不定，我不走，他們還會使出什麼下流的手段來呢！謠言已經够多的了。」

「但是我們必須奮鬥！」王洵道。

克剛默然的不響。

「但請先生您不必驟萌退志！這是最重要的一着。剛才我已和周效文他們談過了；我們必須爲學校的前途和正義而奮鬥，不能讓「無恥」和可笑的舉動統制了一切！」

克剛悽然的說道：「我的意思已經決定，請諸位不必費心，還是安心的用功吧。」

王洵說道：「沒有了「光明」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李先生的教訓不能使我們忘記。先生您，現在便是我們唯一的「光明」了。先

生您要爲我們小學生們着想。千萬不可退讓一步！」他忍不住落下幾滴淚來，連忙掏出毛巾拭乾了。

克剛也幾乎哭了出來，極力的把眼淚逼忍下去。聲音卻哽噎着，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八

武克剛在夜裏到胡方思家裏去，把這一切的情形，都向方思傾囊倒篋的說出。

「大家都是同學們，何必這樣的彼此鬥着呢！我替你們調停調停好了。」方思並不重視的說道。

「可是實在沒有調停的餘地。他們竟指使了學生們出來反對我。」

方思想了一會，說道：「我且和周希哲談談看。你也不必太意氣用事了。現在謀事也實在不易。」

像一盆冷水澆在克剛的頭上似的，這生活的問題，又被挑起，和他面對面的在狹巷裏相逢。

他冷了半截，很想懇托方思向周希哲說說情。方思的話，希哲是不能不聽從的。可是喃喃的說不出一句話來。他從不曾說過這類的話，竟不知從何說起才好。

方思也沒有什麼好說。默默的相對着。沉悶的空氣幾乎把主客都壓倒在地。

「那末，明天聽我的信吧，克剛。我必定爲你盡力一下。周希哲也許會聽我的話。」

當武克剛回到宿舍的時候，王洵和周效文已在那裏等着他了。一見到他，王洵幾乎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正義是不存在了！入心是那末容易變！」王洵憤急得變改了口音。

「剛才我們召集了一個會來着。」周效文說道。「常擁護先生你的人，竟到得寥寥無幾。他們一聽說周校長同情于李俊他們，便覺得大事已去，不願再管這事了。」

「最可憤恨的是，」王洵以顫抖的聲音說道，「劉元恩竟也被收買了過去！」

武克剛鎮定的慘笑道，「這是人情之常！可是請位不要灰心。我個人的事是很小的。」

王洵道，「這不是先生個人的事，這是正義存在與否的問題。我不相信人情便那樣的反覆無常！」

「人世間也着實黑暗得可怕！」周效文嘆道，「這些早熟的青年人們竟都變成了惡觀主義者。」

武克剛倒恬定的勸慰他們道，「人世間實在並不黑暗。請位不要爲了這小事而失望。」

「但是爲什麼同情于正義的人那末少呢？」王洵哭聲的說道，他感到異常的淒涼和寂寞。

「可是正義並不會絕迹於人間呢，」克剛微笑道，「我們已有三個，同情者還算是少麼？」

王洵悽楚的，却又堅毅的說道，「難道公理便祇會在少數的邊麼？」

「那也不盡然，」克剛道，「總要看當時的社會環境如何。我

們決不能以小小的局部失敗便把總算作了全部份失望而估計着。眼光得放得遠大些。」

王洵不說什麼。周效文顯得比剛才活潑些。

燈光一跳一跳的，煤油是將乾到燈底下，黃昏時，老頭似不會把燈拿出去加油過。

第二天，武克剛又見到了胡方思；他的態度却變得有點不同。

「事情想不到會糟到如此，」他搖搖頭，說道。「周希哲把什麼事都推到學生身上去。他說，學生們不上你的課，這使他毫無辦法。他沒有不想幫老同學的忙的，可是事實上有困難。」

這結局是克剛所預料得到的；他聽了這一席話，並沒有多大的衝動。

「我是前幾天便已決定要捲鋪蓋走的。和周某共事，實在不可能。利用學生，手段太卑鄙！我不願意和「無耻」同在，我必得走！」

方思不說什麼。過了一會，才說道：「我願意盡力幫助你。可是力量不夠，愛莫能助。」

克剛要托他另找一個教員的地位，却說不出口。掙扎了半天，才說道：「將來……要有機會……」。

「那是自然，有機會，我是沒有不替你想法子的。」

就在那一夜，武克剛悄悄的離開第一高小，沒有一個人送他。一天的繁星。操場上的空地，顯得格外的寥闊。一輛駱駝載了他的行李和他。

校外的空氣，覺得格外的自由而新鮮。

武克剛覺得自己是堅定而偉大，是確切的站在正義的一邊的！這感觸，他從前不會有過。

他覺得，他已不復是一個易于動搖的人？他要開始踏着堅定的足步，為正義而奮鬥，個人的得失是太小！

黑暗統治了一切。但天空上星光燦燦的在閃耀着。

那一夜王洵在家裏夢見了一個可怕的夢；彷彿武先生被周校長喊了兵士們來捉了去。他四向的躲藏着。却終于被發見，用繩牽了走去，渾身被打得都是紅血。

他驚叫一聲，醒了過來。

太陽光已經紅紅的晒在窗前。鳥兒們在天井的丁香樹上細碎的鳴喚着。

他到了學校，才知道武先生昨夜已經悄悄的走了。代替他教音樂圖畫的是于華玉。

他覺得眼前是一片的黑暗。

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 山徑

白文

B

殘春，二十四五月黑頭的夜裏。

努力掙出高空的，雲之網層的幾顆星宿，以疲乏的眼光，顛顛向這縣延四百餘里的烏蒙山投射。

雨來得很慢，稀疏地洒幾點；偶爾被山風攔腰掠過，便斜颯颯的打得野黃榜葉和蒼茅草叢颯颯地響。大眾穩穩的麻雀被驚醒了，飛起來東撞一下西撞一下。終於未投撲着什麼，依舊縮向草中去，靜悄悄地，讓大的雨滴打個够。

除了幾條瀑布傾瀉出使人心震的怒吼，和被山風掠過之一刻，巖高岩邊葛藤尖上積結的雨滴，沉重地墜於谷中深潭裏，發出像金鈴碰擊聲而外，泉鳥嗒着牠底東噓似的聲音，沒有狼羣嗥叫，傍泥溝或溪澗旁的，那最愛歎息的蟲類，彷彿這世界已滿足了牠們，也無復再來煩聒了。

于家店的五間茅屋和羊圈，攔在這崗巒起伏底雲岩（烏蒙山的東部）下邊，被幽靜與沉寂所圍繞，顯出與世隔絕而好似野人居。一層滴水岩靠在它背後，野藤從坎邊伸出的古松身上直跌到屋頂。

從高粱桿遮着被驟來山雨沖塌了的牆壁縫中，透閃出燈光。

邊的爐內，還有點白細子母灰掩蓋着餘燼，散播微熱。烏灰色細翅勝山蚊，在屋中到處亂飛，微弱的，清細的叫聲，儘可能的，在這高粱桿堆中睡得熟的人們身旁絮絮。爐邊支了頭，坐着打盹的那傢伙，左手向癢處吃力的拍下，企圖一掌便把他弄爛，無知覺而又是本能的。但，狡猾的山蚊，哼呼嘲笑着躲開了。

雖是三月天氣，到底山中夜裏風來得特別有勁，只消擠進牆縫，仍把高粱桿在門限下，丟張毛氈，坐上去背倚住門搭着頭就睜瞇了的，因為年紀較大，所以常被侵凌的睜開眼睛。漸漸他修上感到寒顫，就這樣睡了也顯得不舒適，於是又復站起，口角邊軟軟的一個呵欠溜出來之後，拉過乾柴把火燒得熊漲的了。頓時，潮顯的空氣變為乾暖，漆黑的陰影和模糊的物象，迎面洒上金黃的顏色。

只是燈光愈顯得昏迷了。

爐旁的那傢伙，搖搖他底闊而扁平的肩膊，以粗實指頭不住擦眼睛：

「啊，啊，好個，好個，」放開手，粗眉底下閃爍的一對烏黑眼珠，向對方瞟過，「丁五爺，又起來了，你怎麼老是沒多少睡醒啊？」說得很小聲，看去那厚嘴脣像沒激動。

「睡不着呢，這風啊，吹得人冷颼颼的，到底是上了一把年紀



了。」丁五爺慢慢的，歎息着似的說。

地下雖橫七豎八躺了些人，裏一間屋的也扯着鼾聲，但，夾和外面輕風細雨聲混，總免不了一種淒涼的味道。

丁五爺以深湛的眼光，向四週一睜之後，低下頭來裏葉子烟。

「黑五，唔……」

「甚麼？」黑五沒再睡，坐在丁五爺對面把乾柴一根根抽來向爐內扔。

丁五爺搖搖頭，點燃煙重重吸了幾口，斗裏咕咕噥噥發響，好像和誰生氣樣：「剛才朦朧中彷彿看見黑三哥，唉……」煙桿重復啣在嘴裏，沒叭，幽影地望住對方。

這話顯然觸起了某種憎恨，那粗眉毛向上一剔，折着火光，棕色臉漲紅了：「丁五爺，別提吧，總有一天是老子們的天下！」黑五只有二十三、四，到底年青人氣性大，說這話時眼睛咕圓了，將一枝枯松重重投向火裏。

那在地上滾的，有兩，嘴裏發出噤語，但，翻過身後，也就復平靜睡去，只要能夠尚有夢做，其他還管什麼呢？真是！

「別說得那麼好聽了，你看我高一脚低一脚的，一恍二十幾年，又撈得點什麼？」丁五爺言下不勝感慨，他有他的意思，從金河掉船，自己一氣跑上這個路道，雖說名氣擡了點，但從沒成過家，而今眼着着中年像水那樣便要溜過，對於故鄉——那生長地方，便聚戀起來。因之，担驚受怕的生活，不是沒有勇氣或儘致銷沉！少年時候怎麼過來着？是歇歇氣，應該坐着吃碗太平飯了。他想：「只要容我有一塊固定的，睡覺的地方哪！」

黑五爺摸不着了五爺話頭，但提起了他哥黑三，心裏也兀自氣

憤便想到他們所有的，那麼肥沃的一塊地。雲雲眼耐，顯然是真如攤出一塊青秧蓬勃的水田。實際，爲着自耕了幾担穀，上糧和稅捐便頻頻臨照，結果清理積欠，就是賣盡也不敷抵納，黑三就死在牢裏。幸虧他的脚幹長，得跑掉了哩！

各自思想心事，沒說話，但黑五更不安定的，一會抓抓頭皮，一會又咬咬牙。

沙沙的雨聲似停止了，也沒覺得此刻有風颯進來，屋內空闊的領域，就被鼾聲所塞滿。

森東壁，毗連裏一間屋的門的左方，那張桌滿灰塵而發出霉味底小桌上，馬燈猶自燃着。丁五爺立起身伸伸手臂，骨頭骨節噼噼發響，輕輕地過去拉起被單，「唉」一口氣給吹滅了。

黑五顯然很焦燥：「吹它幹什麼，讓那懶個吧，」把一腔火撒到燈上，心底輕鬆好多。立刻，覺得那話這樣說不該，便向着丁五爺沉靜的笑笑，搖搖肩膀，似乎想吐點扮演的什麼，但急忙又沒想起，只好做出吞唾沫樣的伸伸頸項。

當他好好做莊稼時，可不是這樣子，而今抱着：我們既已成了這行人，有點吃點，得一天活一天，且會願它費油費火的思想。

丁五爺如有所觸的看他一眼，走回來坐下歎口氣說：

「老弟，凡事看開些，總要顧着後頭走，而今江湖上難運重氣，也不是一輩的好路道，這回我只要能弄千兒八百的，湊合着免得手邊受緊，就去當和尙都使得，那個人又不想安身立命，到了我這把年紀就曉得哩。」語音低低地，親切而委婉。

對方低着頭，目注着脚上一雙糊滿黃泥巴的草鞋，被這一場，已全乾了，只要輕輕顛兩下，便可滿盤脫掉，但他却動也不動。

「像你是莊稼漢本分人出身，有我拖場不用說，到無多虧吃。總之，是事不要大意或過於認真，得要猜一點才行。」

黑五以忸怩神態，深深的盯了他一眼，分明是感激，却訕訕說不出來什麼，便抬頭望着煙熏黑的屋頂，一根根亂七八糟麥草從那上面掉下來。

二

空的黑幕漸漸張開，只用米湯渾殼底被軍把大地蓋着，林裏斑鳩撲撲飛起，和着鴉啼叫出「咕咕」。

他們都起來整理行裝，迅速地把羊毛毯裹成小捲，因之，滿地遺棄着高粱桿，那是用以攤鋪的。

缺巴店家打來臉水，丁五爺一面洗一面向那個十五歲的孩子叮囑：

「小連，你先清清吃飯傢伙看。」

他向那擠在西邊屋角落裡的，重疊的豬腰子背養看了一眼，「丁五叔，準沒錯，尼古上吊鑰匙——所管那門（門）呢。」滑稽的，但是天真之顯露，答語明切而清脆。

這一羣——十七個裏，他年紀最小，尖嘴尖臉像個瘦猴，而那雙眼睛却突突有神的，透出野性與機靈。腦頂上護了馬桶蓋的短髮，以青湖縐羅成套頭罩着，沒纏完，還剩一節垂在右耳邊。待他洗過臉，便擠在黑五身旁坐下，十足的，規矩得如成人風度。

缺巴店家又抱一捆乾柴進來，預備給他們繼續燃燒。

兩老早就停頓，蒼草尖上猶掛着珠般晶瑩的餘顆，不據重複，照原樣點滴點滴，滴在階前舊窩裏。從左房角擡起的天窗口內，炊

煙放吐重量迷霧，被山風輕輕蕩着，在松，籬，和竹枝間，穿來繞去。店主婦打圍裏趕老母羊躍出半乾的石灰廠填，三隻小羔兒不離腳頭一點一點地緊跟住叫「咩咩」，使她時以深情而愛撫的眼光回盼。

和高大身軀極相稱的，配上一張圓囁實瓜色臉孔的鴉子老嫗，站在廠填邊：

「呀，竟放晴哩，好趕路。」自言自語的說，一面是和那店主婦兜搭，一面好似向屋裏的人報告。

店主婦向他微笑了，沒說什麼的轉身進灶房去了。

四山舒出鬱氣，煙霧滑過樹尖而消失，明媚的色彩展開；被雨浴過，綠色圍擁着地迎着朝陽，蒼茅草則如微風中美麗披髮的飄蕩了。

填前，短籬圍住野菜菜，生氣蓬勃的貼着泥土。爲了沒雞群啄踐，野兔嚼嚼，它們便榮茂而大膽地成長，並不枯萎。

空氣夾着花香，草香，清新。鴉子老嫗緊閉着嘴，深深呼吸了幾下，抬頭向對面睜去。

雲岩矗立在對面約莫百十步遠，看來像個擱在頭上，然又顯得並不侷促。那山徑，爲他們即將要穿翻的，雙髮繞連尖頂，中間時或爲林木遮隱去一節。似含有輕視成分。他朝着這管窺兩眼，才咬住嘴唇，微笑樣的掉頭走進屋來。

旁邊只一個瘦子在打整煙具，很仔細，慢條細理的，他們都圍圍圍坐，七嘴八舌地講以往家鄉裏的，而今尙刻深痕於腦中的故事。無論情節悲慘抑歡喜，縱是已講過好幾次，總不厭其詳的講在別人面前，直與得未留半句，聞或於牙頭齒縫，也洩出一兩聲目前

生活的厭煩話，讓大夥聽去心裏起着各種各樣的思緒，而相應着不同臉孔的表情，有時爲了一件疑難的，不可解的事互相爭辯，以致立起身來磨拳擦掌，但從未口裏帶娘老子胡罵，哪是會說出他們滾龍，（註一）的國律以外的，雖表面上盡都似有村野味調，瞬間，只要有人說：爲什麼來着？自己弟兄何必呢，是狠能打盡天下無敵手，既就把道理擺端；或這也能給祖宗爭口大氣？雙方便笑顏逐開的塞住嘴巴，坐下來仍舊和和氣氣扯旁事來談，從不爲這點滴就記仇記恨而傾軋，內鬨。

丁五爺笑嘻嘻的，他的眼光總是那麼深湛，望望這個望望那個，自己未提出話頭或意見：「好一批坦白的傢伙哩！」他心想。

一個燃起葉子煙，叭兩口又遞與別個，像有輪次樣，換着轉去轉來，還謙恭，感謝與遜讓。

「梭，梭，梭，」香味隨着聲浪從裏間屋子傳出，掠抹過一些人的鼻尖，得被誘惑的，自然而然深嗅了一下。

於群中，沒見那瘦子了。

「俄槍老跳，」黑五大聲叫着，怕語音鑽不進裏屋去似的，「這香味真不錯，昨天要把傢伙丟了，我看你幹什麼？」

「那有的事，怕要瞎子算（命）了。」聲音很響亮，滿透着精神，再說：「丟得婆娘，行頭豈能——好說——命肝心呢。」

一陣笑聲，

爲一碗臭酸菜煮包穀羹燙住了舌頭。

沒湯沒菜，就這樣要塞滿肚子，那白米飯糠不淨，肉塊稍肥也膩，豈是天生兩種腸胃。

擱在嘴邊，不時「嗷嗷」吹吹，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的

似看別人做像，但那每張臉呵！從未使對方認爲難看而發輕薄的發笑過。幸好只圖寒個飽，迅速的，愈快愈好，這樣可稍減去酸菜的臭味，「喜喜虎虎」送下咽喉，並不剩點滴，於是把碗筷仍在一旁，抹抹嘴，各自捲裹煙葉或端杯開水喝。

消停片刻。

也沒誰命令，只眼角互睨，爲了要能使生活，誰辭過辛苦！除非出去探看天色；如果頭上集結烏雲，或四山昏沉，窪裏吐出熱風，也無非眉頭稍縐。像這般雨過天青，有甚愁的，即就稀泥爛出坑窠，山濤沖塌了野橋，念是尋常事，從沒使他們發覺過，因這種途程久已習於了。

擱上那細篋編的豬腰子大凳，裏邊：一兩床羊毛氈，草鞋，電筒，幾件衣服……或利適的手槍，擱於最下層的子彈袋，最少也得裝有七八版。五六個手裏拿桿尖上貼有雞毛的小稱。黑五提了那盞馬燈，褲管紮得高高的，奔出廠坵，三兩兩步超越在前頭。小連在柴堆裏拾根黃荆棍做手杖，和丁五爺吊落最後，不時又回頭望望，猶恐其忘了什麼，想立刻就記起似的。

籬旁小羊挨着他媽咩咩叫，爲這一群脚步聲所驚擾。簽下的一條大黑毛狗，仍舊動也不動地蹲在那兒，只略偏頭目送他們走去。

步調雖不挺快，但沒有覺得。忽然踏在泥坑裏，便一腳棒都是污點，好在泥水並不含糊，而且從清晨到現在還沒有人踐過。

陽光照着淡淡色彩，薄明的，從石岩透抹過來，落在人們的頭和腳上，便感到：那雖是微弱的，一種力的慰安的賜予。因之，寒顫減低。

粗厚的腳板同踐歷上，不只泥點，還有蠕動的葉塊和露水沾附

，便覺到有股癢癢，却沒誰去弄掉它。露水漸漸乾去了，哪也就半穩的巴着。

翻過雲岩，繞行於檀香坳中，路稍平坦，道旁野菊迎着金色絳條輕舒笑靨，在光圈裏的一切物象，興奮而寧靜的擺着，那背陰處死色般的濃綠，也因之看去並不刺眼。飛鳥歌聲清脆，咕咕啾啾一陣緊接一陣，如緩奏進行曲，於是他們愉快的放開腳步了。

山澗劃出鴻溝，過橋去顯然是另一世界——二十里長山斗坪的，一起一伏的小崗子，盤荒而粗暴，那赭紅色禿頭顯出異常村俗態，不說松杉，就連踐生踐積的著茅草和黃楊，也沒一箇，一株，此地，於炎夏烈日中，班鳩沙似曬得流油，發光。而冬季真風雪掃過，馬上和燥粒結成堅水硬塊。即使春天，給萬物以有興緻的生趣，如也不會降臨到。他們偶爾回望葱籠矗立的雲岩，心上便覺得什麼，空曠的，像宇宙的分歧之類：嘴裏却只能說：

「看，于家店離我們遠了呢。」

沙路是抹斜抹斜的，幸得見太陽水氣就蒸騰，到如同於河汀上踏步一樣。

沒有人家，也無野店，連樹帶拐好幾里，足足走到坪的中段，才碰上兩個毛道（註二）揹着夾背子對撞過來。

其他都相互談說笑，沒理睬這千巴衣（註三），只小連骨溜溜的望他們兩眼。爲着翻山，不像昨天走平地樣，他的腿肚有點發脹了，脚兒沉沉的，終算是孩子家，腹內也已鬆動：

「丁五叔，沒有多遠了吧？」

「好記性！那不是一片樹林嗎，轉過去看得見有墳地就差不多丁。」

重復過重地下着脚，吃力的，沒有呻恨和埋怨，即或是在心底

三

太場爬上東邊一排房屋的么門。

欄門口兩株四五人才能合抱的黃楊樹下，臥着兩塊字跡模糊斷了的，似某某將軍平蠻紀功的碑碣。蔭中，十來個三不四的漢子隨便坐騎，以辨別的眼光，証着正從包穀地那邊接過來的人羣。

丁五爺揚揚手，伸中指與食指向前，他們便又各自談笑。

這兩百多家的老興場，除了趕集，平時總是清風雅靜，若逢上下場口兩家茶館沒人在那裏門牌，直如遭洗劫後的村落。但，這兩天可大不相同了，值着裏頭趕烟會，此地正當孔道，五家棧房便擠得滿滿的。街上很少女人，穿來穿去只見到些口音不十分相同的漢子。

他們剛奔進雙義茶社，被一個瘦小，蓄了八字鬚的人接着，親暱地打招呼：

「各位辛苦，對不住，擠一點，窩基子（註四）給預備了斜對門的三元棧。」

「徐大爺麼，別客氣，自家弟兄，有甚說的，這就很費心了，——老太來了吧？」丁五爺首先站出去應酬。論袍哥是大爺，講資格挨巴二十年的老跑灘將，態度自然和仁，口齒又清白。棚裏沒用管事，他只好答腔，且也是理應。

「昨晚到的，她還提說了五哥呢。」八字鬚笑着說，透出滿精明強悍的神態。

「不敢當，兄弟夥（自稱）。」

八字鬚張羅着堂倌泡茶，和了五爺謙遜的叙談了一會，便說旁地方的事還忙，須得他去安排：

「對不住，弟兄們稍坐一下，失陪了。」又轉身向裏邊桌上，那趾高氣揚踞坐着推牌九的漢子說：

「老要（註五）呀，別儘玩哩，還是各處走走看看吧。」

那傢伙沒答腔，只橫白他兩眼。

茶座雖不擁擠，但另外兩桌擲骰子的，呼么喝六鬧了好幾層人，却頗形熱鬧。要羅漢（千大嫂的外堂管事，）沒離寶座，只向了五爺他們這邊微笑點頭示意，立即，他身右站的保官，支水烟送過烟來。

歇會兒，了五爺吩咐他們把拿出的零碎收拾收拾，打好店了再說。

三元棧在路西，門面雖還寬敞，但房屋矮小，低得來差不多蹣跚起脚再一伸手就會挨着門的橫方。那脫了金漆的招牌，爲塵土被滿，一片灰撲撲顏色幾乎看不出有字來。裏邊已住了四十多個，只空三間屋，但，是上房，顯然如爲貴賓所預備。他們被領進去看之一刻，都異口同聲說：

「太客氣了，弟兄家怎好呢。」

疲勞偷偷爬上衆人眼角，一來昨晚也沒睡好覺，就東倒西偏離下舖，只俄槍老跳摸出去找烟館過癮。

他們醒來，通通都沒溜開，門的門點點紅，或店中熟人馳來低論着千大嫂的威風，和要羅漢的高眼不賤人。足足鬧到么師掌上燈，大塊肥肉和白米飯塞到口裏，對於這世界已滿足了才收風。

了五爺沒吃多少，匆匆放下碗，帶着有某種心事樣的神色跨出

店去。

夜之濃厚色彩給人抹上嘴巴，外面悄靜。未傳半聲狗吠進來，個別的房間裏細語本就很模糊，也沒誰噴茶叫水。

靠北頭，三張床上滿掛藍麻布印花帳子的那間屋裏，俄槍老跳從外邊端來烟膏，擺開場面和黑五對壘着。小連坐在床沿上，雙子老踮在一旁掃早烟葉。

「猜猜，這次合夥總共有好多？」俄槍老跳似乎知道了一點，却故意向黑五詢問。

黑五翻翻厚嘴皮，這事件如引不起他多大興趣：

「呷，顯你出去了一道，哪干我們屁事！了五爺回來不就說曉得麼。」

雙子老趨把烟栽上烟斗，繼在桌前向那盞燈火遞去，却沒叭，想起什麼似的回頭轉來：

「老跳，還是說點關於你太太的事吧！」

這，黑五聽了顯然是高興了，粗濃的眉毛向上一揚：「呢，這到對。……隔不了多久你又耍提一回，却總那麼吞吞吐吐的，而今我們這幾個人整算什麼。」

小連以同意黑五說話的眼神望着俄槍老跳，他是側身坐地，因之，一隻手腳在席上。

立刻，於呆定的燈光下，閃出一張舌笑的，似懷着無限痛楚的臉：

「算了吧，提他做利子？不過，唉……」以四川的口調，遲緩地吐出。

黑五被驚得有點生氣，手向頭上包的帕子接觸。小連見，忍不

住偷笑，便回頭轉去假裝咳嗽。

「你看你！就是這些，我只要心頭裝得有事，便一五一十數給人家聽，完了，自然而然的就覺得暢快起來，你看你……」

這一夥裏，從沒誰見俄槍老跳張口狂笑過，抑或爲抑鬱太甚，又被那撈什子拖上好幾年。因之，額間皺紋和如當春淺草樣的鬍鬚，多且雜亂，雖歲數才三十三，正是當陽時候。

當着直爽的黑五，厚道的雞子老趙，和那未盡天真的小連。及一盞如在漆黑裏透出火花似的烟燈，（那盞茶油燈因油乾燈草盡，已自行熄滅。）照滿屋景象顯現靜穆而和諧，在在使他把積結吐個淨盡。

七八年前事，會是中學堂裏充當老大哥的時節；懵懂地踏入那張着虎口的陞官發財圖——二十×軍政治校，由家鄉跑上省，以爲僅存的五十多歲的老娘已死，便無人管束而愜意了。

六個月混滿，再由見習排長陞到上尉。在成都那諸大地方，也會帶隊伍威風凜凜地巡查街市，每月受領四十二元五角正餉。爲着生理迫切的需要，或是現在手頭已能允許，便成了家室。

「在街上巡查騎不騎馬呢？」小連忽地記起從前某他們縣中的，一個連長騎馬的故事來，便岔問着。

「騎馬！不走疼腿就是好的了。」

「呃……」小連呻喚一聲，手在膝蓋上輕輕拍了幾下，惋惜着什麼似的。

「婦人，」嘴裏說着這名詞，立即，腦之網膜上刻畫出那熟稔的容貌，年輕而妖冶。

「唉！」他又長長歎一口氣。

平時，如神經病患者渴望整天是白晝一樣，希冀戰爭來臨遂其高壓的慾念之夢，恰巧資內火線不久即爆發了，雖曾似眼裏充滿血絲瘋狗般狀，盲目的夾起尾巴前衝，衝！但結果他們這團被包圍完全繳械。幸得猶剩一塊好肉空着兩隻手回成都來，只說找事容易，且守到高窩舒適過幾天，遷延復遷延，抓飯碗到手的可多，却盡是別系別派，杜頭倒了煙齒哪能存在！而窩裏情形大變了，她時常不吵就罵，漸漸，出去一天騷到黑沒歸屋：

「驢子性，放縱不得的喇！」他憤嘆似的說。

鳥兒終竟飛了，他如何能忍受：

「不曉得忙啥子（註六）喇！也不怕你們笑我，實在，這時我東跑一跑，西跑一跑去探問，却往往得着滿肚皮悶氣回來：什麼他們又不是跟我看婆娘的咯，或到底是你才能這樣咯的等等冷嘲，死氣人！但有條子法門呢，鬼嗎？她太那個了呀。」雞子老趙見了他哪如一個老年人被某事刺激起來的神態，縱是滑稽，也不好偷笑。黑五和小連則入神似的四隻眼睛隨着俄槍老跳。

後來她儘和別部一個軍官，儼如正式夫婦樣的顯現於他之前。爲着威力，他也沒敢說什麼。背地裏與那婦人私下見了幾面，但得的却是毒氣。

「這怎麼能叫我忍受呢！縱說是水做的心腸！」

如果她能正式和他撇開，乾脆明白過一下兩分，也知道自己該開了不能供給，而今世道是這樣，却亦會得加以原諒，但若那樣情況，誰肯甘心：

「一天，在包家巷碰見她了，恰巧又是單人，我只說詢詢她究竟究竟是誰，到底也夫妻一場。不怕笑話，你們請她怎樣講？……」

「嚇，自己養不活婆娘了讓給別人，而今反時常找着囉嗦，有點來頭，莫非你的意思想跟他要幾個錢？」嘿！我怕窮瘋了，她哪話啊！又記起那些別人的，黃蜂尾巴般的毒刺，如何能從兩頭放的來氣？突地，打綁腿裏抽出手揮子……「蒼黃的臉色鐵青了，他緊捏拳頭向空中一揚，隨即坐起身來，「就這樣一下！給她媽的一個大開腔。」

「哎呀！可惜，可惜，」小連抓抓下巴，唉聲歎氣起來，把黑五和雞子老踹逗笑了。俄槍老跳向他也苦笑了一下，兩隻手緊緊抱住頭，重復倒在枕上，閉着眼。

「可惜！可惜甚麼呢？」

「聽俄槍大叔說來，哪不是一位……總而言之，一位……」

「呸！你在那點學些這個！」黑五坐起來在小連背後拍了一下。他笑着伸伸舌頭躲開了。

睜開眼睛，俄槍老跳以驚駭的神色向跳到對面床上的小連看了兩眼，「本來嗎，過後我也很後悔呢，沒那東西！」重複興奮起，眉尖一揚，袖管幾乎帶倒烟燈，手又向空中重重揮了一下，「呸，也該給他這麼七八萬刀，」咬切着牙齒。

「自然後來你也拿他過支（註七）了。」不懂事像的黑五，偏偏這樣問着。

他搖搖頭，兩眼呆定的，斜視着右方的牛肋巴窗子，是懊惱；却又如陷入那類傷的境域。

聰明的雞子老踹，一面碰着烟鍋巴，一面歪開話頭向黑五問：

「黑五，你那個呢？」

提到自己的，心中便有點忐忑，不曉得怎樣說才好，且時常也

亦緊念：「有什麼說的，我們這些窮頭棒，逃出來整整三年沒歸屋，你曉得誰偷沒偷入呢。」到像是老實話，實在他們那地方的風俗也不見得過正，黑五閉着嘴，樣子有點悽惶。

小連首先嗤的笑出聲，雞子老踹見了他這神色也不禁掩着口，只俄槍老跳沒開腔，挑起煙膏朝燈上燒。

「笑什麼，人家豈不是說的真話，如今我還担着地會餓死呢，噫！只怕沒人娶。」黑五已明白先前那話有點抬花，（註八）便老實裝做說，說完了還納悶的瞪着眼睛，瞞着這個望望那個。

這到使他們不好意思笑了，而黑五心底却「嘻嘻」起來。

「什麼有謬事情？」丁五靠安閑地駁進。

除開俄槍老跳，他們三個互望一陣，忍不住都又笑了。

丁五靠跟着淡笑了一下，沒再問，只說：「剛才我在那邊屋裏叫了幾聲，沒聽見你們答應，還只說已睡熟了呢。」

到是俄槍老跳詢問起了五希去和干大嫂那兒接頭的情景。他慢慢地在燈罩上叭然手內煙竿裏尙剩的半截煙葉，黑五走開護他顯身下去——

到仁和店的棚頭到只十來架，據算來干大嫂本人和邊棚的，總共有兩百多條筒筒（註九）單計硬角。

「這輪差事說小呢也不算小，依眼線探來挑子坐二百幾，他們先打主意出永寧，後來不知為什麼改由鎮雄接老握（顯）蘇穿叙府大路。」

他又說這次護商隊用兩連多，傢伙到不十分詳堂（註十）他們完全挑硬健的分三路出手，第一隊足足實數百，去就硬上，在三岔口的青天石道面翻起等。二隊打遊擊，只要三十幾擔隊給個個

手不及。因着他們全是短伙傢，歸於最末這一隊：

「計算到行得，等到頭裏的抄轉來，我們這面再給他堵上，哪還會飛。」丁五爺顯然高興了，抵抵嘴：

「嘿，別看千大嫂是婦道人家，做事來才真叫數滿哩！她說路上的吃算弟兄夥掛私包，在那邊已派得灶頭去了，子彈不數的也由她補發，大家努力上前，得了財喜是兩個老板一挑，沒親疎，沒遠近，弟兄夥全三分，剩下的和其他，看再怎麼樣大家公議提成。」

「他豎起大拇指，『這才交代得曉菜尖煮灰磨（豆腐），來青（清）去白哩！在場人沒一個不說爽直的。』」

「黑五哥，這一挑得管多少錢，你知道不？我同你同他（指鷄子老趙）分。」

「跟你兩個分！一百錢三股賬，誰得三十四呢？」黑五忠厚的笑了。

這孩子氣話可使了五爺心底暗樂，表面上却冷冷的囑咐小連說：

「你別儘談了，收拾收拾，明天不等亮還得起來趕路哩！」

沒有更響聲，只微風從天井裏飄入窗眼，吹送着他們安穩的夢境。

黑的寧靜。

四

微霧從林脚升起，沒有誰知道。只飛撲欲止宿的鳥，殘暴的野貓，和提燈趕通夜的行者，偶爾覺得那慢慢地來，如輕紗，如薄膜，如遊絲，飄飄地，柔和的繞着翼羽，脚脛；如道旁林中之野刺樣

，趁不防便撲到身邊，——那不可捉摸的，散出陣陣沁骨涼氣。

星星猶擠眉弄眼，瓦牆上鋪着暗灰色。爲了保持已往聲名，雖只十七個！都以輕快的步調走出老與場。

飛鳥還未噪起，一兩聲鷄叫啼破空氣之岑寂。他們沒用燈火，乘清微光，怎辨得乾土地與泥坑，因之，水漿常澆滿脚肚。但，誰會稍爲停留顧盼，抽起脚仍繼續前奔。

翻過小寨門，天街星點突然隱滅，路程愈顯昏暗，朝前十來步景象簡直看不清楚是什麼。好在走着陡石梯，步調得放慢一點，等待着，不時抬頭望空際，希冀它立即揭開幕透漏光明。

天色漸漸轉到啓明了，呼吸就覺得格外順暢，因一切物象快要從眼前開展，在黑暗中瞎撞煞是苦痛。

鳥雀開始嘈噪，在林中撲撲扇翅，因之，受顫振而滑下盛於葉上的露點。山坡中微風貼地吹，盡是幽寒與酸冷打着移動的脚棒。

剛降到低地。貼山脚繞來的溪流過激，應着瀑布高唱，建於那上面的橋，石板已坍塌半邊。橋旁土地裡，矮蹲着像是誰遺棄了的黑漆木箱，但他們並不動疑而注視。即那有一人高，呆立在路邊的石像——沒手沒脚底阿彌陀佛，也未嘗懼怯的悄悄偷睨兩眼，人與鬼的世界和輪域，只能使他們晒出冷笑，既有顆鮮紅赤熱的心，它的搏動便是躁聲。

天光由魚肚白變成大亮了。高聳遠山被煙雲障鎖，看去儘像大理石掉屏，偶爾於那上面浮出一兩個峯尖，秀麗的，却又如酥胸坦露。道中，右邊真楠木崢嶸而自負似的堅立，黃皮松靈酒虬髯，山

石磷磷擗頭露角，左側一嶄齊青苔草野，抹斜抹斜緊接下面野流。前頭約莫三五里地，林木森森含笑而憫惜地吞進大路。



「這地方多幽靜啊！」是誰歎息了一句。

「有一大羣羊放到不錯。」誰緊接着說。

「你看！修一座草房在那窪裏正合適。」

「給我做多少呢！」黑五心裏想。他的法門可不同，像這麼肥

沃的地，開墾出來準有好收成，便向着俄槍老跳說：

「老跳，你看這塊地方怎樣？荒着豈不可惜！二天我們我幾個

人湊點錢給買來做。」

俄槍老跳聳聳鼻尖說：

「是捨不得咯，到底你還未脫去莊稼氣哩。」

黑五沒再說，一面走一面緊蹙着眉，好像在深思什麼而突然又

想不起，從他祖上以來，壓根就是莊稼漢，對於土地怎不懷戀呢。

後面誰以粗澀的喉音唱道：

「著茅草兒草著芳，

著芳草上結仙桃，

結起仙桃我要討，

結起仙女我要嫖。」

是這般景色，能不引起人們清新的情趣？俄槍老跳被挑逗得搭

搭舌頭，咳嗽一聲，調音很滑稽：

「清早晨起來八個枚子枚，

三個枚子三；

睜呀也甘心，

嫂嫂噲！」

前後通通哄笑了，黑五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說：

「那點去找你這種缺德人。」

小連一跳一跳趕上來，問：

「俄槍大叔，這是不是你們四川調子？怪好聽的。」

俄槍老跳點點頭，說：「小連，不要裝大人樣嘞，你也唱個來

給我們聽聽。」

「我可不會呀。」小連狡笑着。

「嚇，你這孩子，怎麼扯謊起來，前天坐在階簷坎上獨個嘍咕

的是什麼？」

「好吧，我唱一個，還是先前在河面上學的呢。」

他剛張開嘴，却又忸忸的笑了，急得黑五不耐煩，指着他說

：「你看你……」

「大河漲水小河渾，

打漁船兒倒倒撐，

打得魚兒只四兩，

打了蝦子有半斤。」

「好，好，到底是娃兒家有聲氣，」是鷄子老鸛誇讚，小連沒

答腔，只笑瞇瞇地抿着嘴。

東邊山嶺上：太陽衝開霧屏，微笑着伸起頭來，向他們緩和地

摸撫，由於暖與舒適底感到，大家不知不覺從嘴角溜出軟軟呵欠。

聽了他們講話，落吊最後的了五爺，心裏似正盤算着什麼，以

深湛眼光向四下瞧射後，沒揮說半句，只低頭走路。

由於他們的誇說，對這地方越看便越愛起來，不禁繫戀：「怎

能找塊像這樣歇脚的大好地方呢！」心想，却輕輕的歎息了。

明知道如今世界不會容讓人有安息日子過，縱是一年到頭嘴包

靱把也好，但近時來心情總有點那個，如何變化到如此，他自己拿

難以思忖索解。抬頭向前面走的弟兄們瞥半眼，立刻，一個個身世之底細，便在腦中如湧起放射狀的，光紋般拉過。

「誰沒骨肉親人？誰不想安居樂業？而今都是提起腦殼要……」他想到提起腦殼要這句，週身立即戰抖了，抑不知是否為寒風驟所致，因為現在他們正穿入叢林。

他明白誰都是受了橫非，人禍或天災；而不甘願就此壓伏填頭，才來這一手。但，爲了什麼那車向他們這一層威凌呢？別的也多，且個個有裝不完的神髓，可惘然了，因着已飄蕩多年，是運命的話，已失去它控制腦子底效力。

林中陰幽而帶鬱，鋪滿積葉的地下太陰濕。初升的朝陽，抑或爲山尖擋住，透不進光來。時間彷彿無條件拖長，很久很久眼前仍那樣，東一根巨大樹幹，西一叢矮小枝條，顯現得使人們心地陡的灰了。

老鷄被那沙沙，草鞋和樹葉磨擦之聲所驚起，咕咕撲撲着，間或掉一兩點灰白色的糞在人們肩上；

「討厭的，撕掉你的翅膀！真倒黴！」只在心裏罵。

遠處，「荷……丁……丁……」勤勞的啄木鳥奏出工作曲，那聲音反復地迴繞於密葉繁枝間，給人迴繞的心的搏動以緊要的情緒。

似都已染到幽鬱傳染症，沒有誰講話——這十七個，矚目堅定的目光向前飄，頑固的，疾速的移動着脚步。

終於眼前一線陽光穿入了，整齊的脚步聲更加綿密。

「呀！」是誰望着這明亮山野歡喜了一聲。

心上那層緊迫屏除，似重獲得了什麼，欣欣然神色又罩着各人

臉面，雖肚中飢餓，却誰都沒說，即小連也以最大專力攔住，和別人談呀笑呀的。

「老趙，還是在你自己那裏打尖吧。」丁五爺似瘋破了人來心情，以較高聲音向鷄子老趙說着。

「嗨！不是你提起我忘了哩。」黑五接說。

「忘了鷄子，兩個卵米子打架，跟你穩相干。」俄槍老鷄向黑五說，他沒聽懂，追着便問：

「你說些甚麼？」而俄槍老鷄只笑笑閉住嘴巴。

「有好的，他拿四川話罵你呢。」

黑五閃着烏黑眼珠子，以懷疑的眼光注射着俄槍老鷄瘦骨嶙峋。

陣陣炊煙從麻柳林中升起，隱隱露出一段土牆角，大家好像聞着什麼樣似的，鼻子吃力嗅幾嗅。

鷄子老趙搶在前頭，首先跑進那三合頭草房去。但，情形迥然眼挺可大變了，門口桌上已沒飯子擱着，桌裏雜着有一隻鷄子被來人吓得「嗷嗷」逃向兩邊。這道理可說不出，屋內好像陰慘慘的，連那正當中牆上貼的，滿巴羅士的關雲長坐像，看去竟顯得寒酸了。

「生意好呀？」他向那熟識孩子的，羞怯怯站起來的青年婦人打招呼。

她還沒答腔，許是聽見響聲，從左邊灶房門洞，一個頭上包着藍布帕子的中年婦人鑽了出來：

「呦，稀客，稀客，想必是又逃裏頭趕趕會，發大財呀？」

「好說，好說，他們那倆口呢？」鷄子老趙嘻皮笑臉的說。

反他從來的板像，這也是定律，大凡兄弟對於嫂子，總隨隨便便的。

提到這，那中年婦人眼圈便紅了，正要張嘴說什麼，外邊人家已鑼鑼進來，只好咽下話頭張點着。

「餓了，餓了，吃呀！」黑五嚷。如今他好像天地間便沒其他事情，除了吃和睡。

小連一跨進來，便向那年青婦人和孩子骨碌碌轉着眼睛：

「嗶呀！這不是劉三媽？上年龜上喝喜酒像沒多時候，怎就添得一個小兄弟了呢？」

說得人都笑了，那年青婦人緋紅了臉，背轉頭去也格格不止。

「小連，別亂說，你劉三媽臉皮還沒撞厚呢，看人家養得什麼似的。」俄槍老跳在一旁打二和聲。

「得！怕想再來一回鬧房酒，液得你牛打土地似的，配不起那末了吧？」另一個向俄槍老跳笑說。

小連接孩子過手抱着逗，她倆都轉身到灶房裏去了。

孩子倒還白胖，睜着一雙烏溜溜眼珠看小連，繼而「呀呀」的笑了。

「嚇！有辦法……你再笑……俄槍大叔，你看他像我不像？」

「像你！像你個尖嘴猴三。」黑五回答，因而把大家又惹笑了。

這話已被聽見，恰巧年青婦人提着一瓦罐燒茶出來，不由的盈盈瞥了小連半眼，將孩子接過手去。

往常這裏一向都有飯賣，而此次只端上幾大盤包穀把，使人索

難說了，便七嘴八舌向中年婦人詢問。

「哪甚麼不要呢！一頓飯，雞，總共七隻呀，強盜，搜，搜，搜，伏嗎？還是偷人……」她突地滾下淚珠，傷心地哽咽說着。且只顧自個說自個的，像宇宙間，即那沒知覺的鑽石，也無絲毫見憐而有同情的安慰。

突如其來的意外狀態，使他們驚愕的向那揮着眼淚，退坐在門坎上抽噎的她，瞪着眼睛。

「大嫂，什麼事情？你慢慢的說吧。」鷄子老雌在一旁閃閃的，到了了五爺以安然底態度問。

「呃……」她剛一張口，淚水又簌簌下降咽不成聲了，幸好那年青婦人抱着孩子走來，猶以羞怯而悲戚的姿態敘述前三天高頭怎麼來清鄉，未撈得半根毛，許是有人說壞話，把弟兄倆給抓去鎖上，打探過兩回也沒會見，而今是凶是吉還不知曉。

話還沒有說完，她也噙泣了掛在頰旁的淚珠，下滴在懷中孩子臉上，使他不得不驚異的睜大眼睛。

「媽個皮。跟老子當真怕反了！」替黃瓜的臉色變成乾紅，鷄子老雌在桌上一巴掌，兩隻眼睛定了神似的咕着。

盤內的包穀把，被震掉了好幾個在桌上。人家又全一怔，即地那懷中的孩子，也給驚吓的哭啼。

這一羣——十七個，一條心，都激起血潮，不單是鷄子老雌的自己人才搭手，都是爲了義憤。天地間到還是有個公理，可是那不存在於富有脂肪的狼底心腑中。

「媽媽的，跟他洗……」一個矮小的漢子跳起身來，剛說到洗，下面的「了」就完」給了五爺搖手阻住了，到底蓋是老的辣，像他

的心裏就有個分寸，不完全血氣用事；

「老弟，算了吧，何苦來！而今的世界本就是……最好我們看怎麼從長計議。」他跳過去拍着鷄子老趙的肩膀，以低低的音調勸慰。

雖是心裏打哽，這幾大盤包穀把終竟得這一羣掃光了。不吃飽如何會能有勁！

丁五爺拉鷄子老趙在麻填邊私語了好久，他怕人家一激憤，胡來會把大事弄糟，到底那是更多羣所決定了的。

「大嫂，不要焦，這事情全有我辦。」鷄子老趙走進來向中年婦人安慰，嘴裏就飛濺出唾沫，顯然怒火尙未平息，「唉，鬼曉得，哪兩個本分人啊！」語氣柔軟了一點，心裏的，「像我們這樣，反而半個錢事沒有」的話，未曾說出口來。

臨動身，他又掏了些錢出來遞給那中年婦人；「大嫂，這你暫行收下，將就我們順路，回頭到鎮上總要想辦法的，看是如何。」

丁五爺還沒想到這，幸得他提起，心下自十分贊許，便向包裹裏摸：

「好。老趙，勞你轉交給大嫂，可不像什麼樣，無非是盡盡朋友通財之道。」

還沒等他的話住脚，俄槍老跳也插手進肚兜，其他的誰又豈肯落後！

鷄子老趙看見是大家情意殷殷，不好十分推讓，「既然大夥弟兄義舉，我可先替他們謝謝了。」

「別客氣，別客氣，自己弟兄。」沒誰皺眉，異口同聲直率而坦白的回答着。

小連最後拿出約莫好幾吊銅板，恭恭敬敬走在那年青婦人面前

「劉三媽，這回不曉得添了小兄弟，總都沒給他買點來，」人家全都給他以會說話行事的誇讚。而劉三媽反正又謝却，急得他把錢攔在桌上，羞澀地轉身就跑出大門。

他倆呆呆地目送着他們走去，簡直不知怎樣是好，如在夢裏，

「會有這等事嗎？」那中年婦人遲緩的歎息了，雖說內中有個自家

人，也未嘗十天半月的勤來呀！

途中，鷄子老趙總悶悶的，不大說話。俄槍老跳一路嘖咕：

「雜種，而今千萬不要當老好人，咪子是咪子？……」

因此，到不寂寞，這個嘴巴住了，那個又打開，都把這事件談論着。

繼續，鷄子老趙詢問他們晚上歇老渡口後，便獨自走去。

還是黑五想起今天俄槍老跳尙未過橋，便問停不停，他只搖搖頭說沒關係，大家遂又往前趕。

太陽快要落土，天邊泛出彩霞，山勢至此中斷，在眼前顯出一

塊平原，上面青秧幽幽的水田縱橫着，從那裏面不時傳出咕嚕咕嚕聲。

「呀！」小連歡呼，因此地尙未來過，何況見着那雲霧山周圍也稀少的稻葉，這只於他記憶中能搜尋得的。

穿田畝，楊花滿地飄，像風蛇般溜的河水，已呈現在眼前，羣羣野鴨波浮着，悠然自在。

渡船正如那乾臘般的老船夫一樣，沒有艙板，敲右脫去兩片，露出生滿鏽的釘頭。幾張破舊蓆，重疊於架上就算蓆。後艙裏，

爲缺的觀，粗細長短不齊的幾隻，竹籠脫耳頂鍋，膩垢糊滿的油瓶……所擠滿。

見着這，小連更自欣喜了，彷彿仍回到七八歲時那一段時間裏，沒受污濁的社會浪潮所薰灼，蘊藏在心底的活潑與天真，給又滿刺脫出來，跳上船便去掛漿。

「小先生，這是不好弄的，你看河水多急啊！」老船夫慈祥的阻止他。

「老人家，沒關係：你還不知道我從小就是弄慣這個的嘞。」過河去，走攔場口了，小連猶轉頭望住那夕陽中微風飄着花白短鬚的，立在船頭的老人，心底忽地一側，某種天性之流露便偶然襲來，面上遂快快的了。

「貴客，歇了吧，我們這裏被蓋乾淨，吃的又齊全……」他們沒答白，一直向連陞棧走去。

「丁五爺，恭喜發財，又進裏邊辦貨？」櫃房裏有一張黑油油臉孔的胖子，笑嘻嘻迎出來打招呼。

「辦你媽的尻尻貨！」黑五心頭好笑，忍不住吃力訂他兩眼。挨巴要起頭更了，鷄子老趙才趕到，衆人都圍繞住他，想訊問個下落。

「人到沒丟，脫去脫來還是要錢，已給下了話，等我轉身再商量。」

五

第二天早晨，如熱休止運行着的太陽一樣，又拖了滿充精力底脚棒在山坡上顯耀。

黑五邊走邊嘟囔：

「狗入的，多算老子們兩個銅元又賣得比別處貴，還說是老主顧哩，憑那們？看倒都睡安逸了，前頭誰又發展瘋，呼駟喝六通夜鬧，不談了，依得我的脾氣呀：嘿！」

「我說就憑櫃房裏那位！咪子事理路到頭謗，莫非沒得手吃心底存不住？」俄槍老跳和黑五故意開玩笑，却以作股正經語調說出。

「哦！」黑五像煞有介事的應一聲，記起那又肥又高的傢伙，滿臉白麻子，在微弱底桐油燈光下，也並不十分顯眼，但她之垂於耳邊的環子太大，衣着沒嵌滾寬花邊綳干，却亦如山裏苗婦人，其差別只在工作的懶散與勤快：

「天！那不當真會成夜叉精？」

「不怕麻精麻怪哩，嘻，嘻，狗有人……哼！好意思，還說別個。」這場鼻樑骨漢子的身材，年紀，都和黑五差不多，語句中便像有衛護。

「怎麼呢？老九。」

「怎麼？」老九嘆笑了，「昨晚我才當真沒睡穩，不知吃得多嗎抑是肚子壞，跑毛廁（註十一）跑到天亮。」他頓了一頓，以舌尖舐舐嘴唇，「猜猜，半夜三更老跳唱唱噓噓走外面進來，又滾聽見開店門，你想他在做咪子呀？」學說着俄槍老跳的口調。

「信他的，那時我才在櫃房裏過完癮呢，你真缺薄了。」

「過甚麼癮？」鷄子老趙輕輕地笑着。原來打昨晚起他就沒高興與說過話：至此才插口進來，「算了，當兵三年老母豬也認作貂蟬！嘻，嘻……」

「這樣哪你簡直就算給我硬栽上了。」

傍午，他們在三岔口的么店子這歇下來。

雖說是三岔路口，地勢却頗僻靜，如果不貪走生意，想必誰也難得從這兒冷摸過。

拐左邊彎，正是鎮雄斜插回畢節的獨路。

甌子還沒起鍋，他們都在店裏笑談着，小連見插不進去話，便沒因沒事跑出門口閒眺。

山中的氣候，亦如人事，其變幻之詭譎，不管你是旅途的老行家，也刁鑽地難以猜測。

一輪紅日當頭，自由自在散播熱力。小連解開了緊身的項下那顆鈕扣，讓裏邊胸襟敞風。

抬頭向右邊儘望歸路，也就是來路；它爲泥與石混成的山崖遮斷，會使人不相信轉到那背後依然有徑可尋，且通得很遠。

左邊大道上，迤邐過來四根細蔑包蘆底担子，漸由遠而近，由模糊而明顯，後面一老一少跟着。

「大叔，打打尖吧？」

「打尖，先看看山勢！這一節路可不是玩的，依我說快點趕到鎮雄，那就由在你做什麼也丟心。」老人囁嚅。

「哎呀，你老人家好胆子，才開頭哩；委實口乾得厲害，我們走這兒才只一回嗎？」

另一個挑包蘆的又嘆：「又有店子，不是荒野空地，怕什麼！」顯然他是初走這個路道的人。

老人拗不過他們，便說：「好吧，依你們，打了尖趕路就可要快點，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呀！」

小連歪身讓他們進去。

他們各自談笑，本來就沒張羅這點小路貨，因爲其中有個規矩

，既下大圍就得放脫小的。起初丁五爺見老人以那老於世故的眼光，向他們不住飄冷眼，且作傾聽狀，雖然極力掩飾裝自然，究竟腦

子與臉孔的關連太密切，神態遂驚惶，但也沒管他。後來他竟與那挑包蘆的四個漢子喁喁耳語，等不着茶涼便立起身來。

一種神經過敏的感覺襲地擊，丁五爺遂向人衆一遞眼色，朝俄槍老跳擺擺手。

「老鄉，沒來頭，別怕，我們是好說好商量的。」俄槍老跳扯出傢伙，首先跳過去指住老人。其他一個管一個，把那四個漢子和小孩都看定了。

店家稍微一怔，但臉上顏色立就不復了，在灶前仍舊好好地燒他的火，聽與視的器官，似都茫然，那究竟來臨到自己頭上。

丁五爺跟過來，從容不迫的滿臉堆下笑：

「老人家，沒有什麼，你只吩咐他們把担子挑起走。」

「大五爺，我們是……是小本營生，沒……沒什麼……」

丁五爺皺皺眉：「不要多說吧，走！」

四個漢子只好面面相覷挑起包蘆，老人也默默低了頭，牽住那目定口呆的孩子跟在後面。

「開店的老板，放明白些呀，一會還得回頭。」

「呢，你老人家只管放心，不懂規矩，我們還能在這裏瀟嗎？」

丁五爺點頭，留下俄槍老跳，小連，和鷄子老趙看守背下。照規矩，押着折回來路，拐過山崖，彎進道旁的林中，兩個望

閃的散開去了。

「滑滑看，」丁五爺指着地下的四担包蘿。

「大五爺，沒有什麼，小……小東西，只要合……合意，請……請去……就……就是。」

三挑包蘿裏全是泥餅子，（註十二）一挑零碎，土布，草紙等七股八雜的東西。

放下對於東西處理的話語，先問：

「你們不是從畢節來的嗎？」因之，使黑五心裏奇怪，便向丁五爺臉上望了一下。

「對……對，大五爺，我們這小本……本營生，還是十三家合夥做的，全靠靠着……」老人顫抖的答應着，瓜子僕在他身旁。那匪於一邊的四個，身材到足數粗壯，但腳腿分明戰抖，像使完牛動才站穩牢。

丁五爺輕輕笑了，但仍皺着眉，打斷他的話頭說：「別講那麼多了吧，」口氣委婉，像在要求着似的，「既走畢節來，富順那幫怎樣，當然是知道的了？」用肯定的語氣問。

老人略沉半刻，可知他在恐怖下猶能作有理性的懷疑，說話遂不投數，「一道從飄兒井起身，那不比我們是……是小生意，在畢節要……交涉稅捐，你高高手……你……」底下的語句他不曉得怎樣說才合適，因而顫抖不清，丁五爺也沒聽他的了，睜目暗自付思。

「把他們怎麼交代呢？」老九一旁催問。

丁五爺微微一跌脚，那炯炯的眼神直向老人臉上逼去。

縱是堤高不怕浪淘，川馬驢慣山路，然人對於自己生命畢竟留戀，那尤豈能准藉透何所居心呢？又沒見先拿東西！老人鬆不由

的跪將下去，神經錯亂了，喉嚨裏吃力才掙出枯澀的聲音：

「大……大五爺，我……我們性……性命不要緊，還有十……十三家娃兒大……大小，高高……手……」

那孩子驚駭之餘，被他這舉動駭的哇一聲哭了，一下坐在地上，手牽住老人衣裾，口裏接喊：「爺爺，爺爺……」

「討厭，真喪氣，哭什麼？看起來你不見得比小連就小好多，也體體面面的……」老九一面嘟囔，一面要去拉開孩子，而那老人却以為就要怎麼，便緊緊拖定他，向老九不住磕頭：

「大五爺，留他，留他，他爸早就……就下世了，可憐他……他媽好……好容易守，守到現在，這點點骨血，打，打我，留，留他……」

沈沈注視着那四個已蹲身到地下去，額角上發出綠豆大般汗粒底漢子的黑五，一把拉住老九說：「老九，管他呢，等了五爺發落，」掉頭向着老人，「你叫他不要哭不行嗎？」

「娃娃，你……你……不要哭，快……快磕頭，大五爺，修修，修修陰功，高高手我們就……就……」臉孔透黃而起雞皮竊，因之額上和嘴邊的紋路顯得更深。一根花白小辮子盤在腦頂，前蓋則光亮的了，從那微陷的眼眶中，擠出點點枯淚。手背浮着青筋，像黃蠟上誰給畫條條深痕。

悽軟而發顫的音調，像屠宰場中絕望之喘息。

漫見過大陣仗，已半疊去的孩子，臉色橘青，但，眉宇就露出使人見憐的態。

剎那，記起了反正過後二十年前的情景，船打差被封號，一個正如此老人樣，跪在龍頭方上向糧子們哀求。丁五爺咬咬牙，往日

從未嘗過眼，見物不放，爲着自己也爲大家，而今心兒却軟軟的了，也弗知是倒底上把年紀嗎？或是現在已把這勾當看穿。

心不定。井過深，打水必得用長繩索，因之，拉起來哪吊桶就左右搖擺，漸漸終於提出面而實地着落了。

他長長嘆了一口氣；

「弟兄們，有幾句話不知該說不？」

「丁五爺怎麼這樣客氣，你老吩咐就是。」

「論理煮熟的鷄不該飛，念其他……噲；這話如何能講得通

，全憑弟兄夥主張吧。」

直梗而有點硬氣的黑五，居然這次聽懂了丁五爺的話，其實那也就够明白了：「噲，丁五爺，莫怪我說，待大家這麼好，誰還會打哇哇？你老怎樣辦哪個又敢不依；」他伸出那粗實的手臂，大指和食指搭攏，使中空成圓形，搖擺着，「有鬧整扭的，是這個。」

到是最中肯的話，雖然那弄聲弄氣，神態使人又惱又笑。

「對！老黑，我依你。」那滿臉長絡腮鬚的大個開腔了，眉飛色舞，樣子頂豪壯，顯然是山林中十足的老粗。

另一個却文綉綉說：「丁五爺，我們這個人雖少，但大家都和氣共事，因此沒落得像李短搭搭他們，也負了點小名聲，說去說來還是全憑你老人家攜帶，況且這又有個規矩，就是把他們（指老人等）滑脫了，誰能齒牙呢？你老人家別多心了。」

「對！就是你這個道理。」

「噢，」丁五爺輕輕又歎息了，「明曉得承衆弟兄抬舉，但是大家的事，也必提提，噲，這出兩反兩啊……」稍停一停，像接不上氣似的，低眼向地下那老人，「老尊年請起來吧，受驚吓了，我

們雖幹這行道，也不見得全無心肝的。」

但畢竟有張嘴巴在剝切而柔婉的說呀！耳朵是相信了，却以驚異而呆定的眼神注視着，那一秒鐘前的臉孔是如此不同，現在可！怎樣相異又說不出，只挺起腰，整個的上半身遂端直，及至丁五爺親手去扶他，隨着起來的顫抖軀體，眼裏才數級滾下大滴淚珠，如一個小孩子樣嗚咽了。

「天，可憐見，天……」老人歎息着，一面揩拭眼睛，重複又跪了下去。

「起來，起來，說從個（註十三）嗎就從個，你看你多哆嗦。」絡腮鬚搶上前來拉着他，丁五爺却背轉身說：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一面把大指與食指塞進口裏打呼哨。

望閃的倒提着槍窺過林來，見那四個挑包囊的漢子彎腰在收拾東西，而丁五爺却和牽了孩子的老人並立着，不像已打起發樣子，心裏自猶疑：

「怎麼的了？」朝黑五悄悄問。

「放脫他們哩，不是有老規矩嗎？」

走出林子，丁五爺想起什麼似的向老人說：

「老人家，乾脆我們一道吧，要做事就做到底，怕你們前途又扯（註十四）皮絆哩。」

「喂，喂，」老人俄延應着，語氣有點不自然，分明懷疑他們要在前途才下手，「人心真測」這成語，由於經驗之累積，總時常繞索在腦底，望大眾張張，一個兩個臉上或嘴角都帶着笑意，是狡猾的，尤其那丁五爺的眼珠，似碧綠而深湛的且能令人猜測！



「哈，哈，哈，」笑聲爽快而又有點那個。「老人家不要多費，講的却是事實呀，回頭怕你去碰上別的就沒靈活，那此番歸等於白費，依得說就要幹什麼在店中也成，又何必像這樣來回週折呢。」

「丁五爺的臉色極自然，也並未鄙屑地向老人瞥半眼。那疑慮的深思，給一個挨巴二十年的飽練將如何會看不出。」

「是人哪！」老人心想，也不知是否幸運的問題，打三十頭上起開跑，於此等事件還未曾遇過，但塞於耳裏的種種故事却不少，遂總以為那行人殘酷而無理性，或壓根即是另外如豺狼的鬪子，張着血口，等候吞噬一切，使怪有秩序底社會的安寧波動，才發生為保障而起之特殊階級，「那究竟也是平常人哩！」凹窪的嘴巴在聾動，而一句話都沒有訥訥說出，失血的耳根子竟會微紅，上眼皮的幾根稀疏睫毛低搭。

店板以怔怔眼光望着這重複走來的一幕，看他們有說有笑，（那孩子可仍是陰怯怯的，）真正如合摺夥的客商模樣，可是剛才那情塊猶在腦中波動，心底便納悶：

「你，你……」你不下去，得那似深綠的眼光一掠，改口說

「客官，飯已熟了，開嗎？」

丁五爺點點頭，沒說什麼，他只好訕訕走開。

小連聽了他們告訴之後，究竟孩子喜歡孩子，何況他近年來暨拘於大人羣中，沒一個相近似的同伴，每每回憶起當初河下那堆小傢伙，便就悶悶，就故意的和那孩子一併坐着。

孩子起初還胆怯，也許是害羞，一任小連詢問只笑隱隱的。這邊兩句曉上，那邊俄槍老跳也在向老人說：

「老鄉，你是那縣人？」

「納溪。」

「哦，我在瀘縣，還是運軍碼頭呢。」

「看！」黑五那傢伙指着兩個孩子，「娃兒和娃兒，大人和大人，這到像樣哩。」

大家都不由各自面面相覷，一種莫名其妙的愉快之感從心尖滑過，嘴角上溜出笑容。

吃過飯，老人強着要會賬，俄槍老跳笑着說：

「老鄉，算了吧，這點小意思有條子來頭，看店家他敢不敢收你的。」

「偷雞不得，到失一把米……」一個攜包裹的想着，幾乎失笑出聲來。

兩個孩子嘻嘻的牽了手先跑出店門，竟如此合得，緣由小連太機靈，而那個又過老實：

「青兒，等等。」是老人叫着。

「讓他們去打堆吧，孩子家——」空中涼風習習，太陽無力地歇照着，那三尖角的光之鋒芒，儘可能收縮入到那白色團裏，丁五爺心下十分寧靜，不像先前走起感到燥煩。俄槍老跳傍住老人，一路不斷問長問短，關於他故鄉的種種情形。

前面展開了鋸齒形相對的夾山，這一帶最著名的九十九個拐曲路在中間彎繞。

六

四山沉靜而陰暗，太陽躲藏去了。

風像醉漢般挨衣奔馳，地面上的松杉和小草都在振響似的俯仰狂笑。紫黑色雲塊積結成一大片罩住頭頂，雨點由稀疏而繁密，着實地滾將下來。

道旁銜齒凹處的竹林中——

「你硬是癩，打野食不成，怕還要遭淋得來像水鷄兒一樣吧。」一個肥而矮的巡丁，向着那伸頭去竹林外觀望的埋怨。那傢伙有個瘦長鬚幹，因之，制服並非特地做的，着在身上太肥太短，再給配付小眼睛，嘴角窄兩撇八字鬚，襯着下巴越發尖挺。

「看！那邊坡上。」他回頭轉來說，笑嘻嘻擠了擠眼睛，而八字鬚也就隨之聳動。

「別哄人了，正經還是冒雨跑到前面廟子裏躲躲吧。」那只是嘴巴說說，此刻繁密的竹葉未被雨浸透下滴水珠，也就懶得動身，而把毛瑟槍倚在一旁，頭靠住那巨大楠竹幹，搥搥袖口，索性做出要閉眼樣兒。

「看呀！誰會發瘋不成，這回可是當真的了。」瘦子顯然發了急，手不住牽理鬚鬚，高聳額骨上浮着的青筋也就粗漲，使人一望而知是屬於肝火旺盛的這類人物。

五個人都一齊伸頭出去。

東邊坡上，光景約莫二十來個，四個包羅走中間，兩頭有空手也有攆豬腰子背斃，在最後浮動一把撐張的雨傘，好像藍衣毒菌藉這驟來的濺灑而始滋長。

「喂，看歸一點呀，莫不要碰了抓扒手才叫倒大霉哩。」

「嘿，你當真怕沒見過世面，哪那有挑子和這麼多人，而且打傘的還像是兩個娃兒擠在一塊哩。」以揶揄的音調說，瘦子掉頭向

着他的同伴。

雨水至少是孩子們的心靈，其活潑自如；而有一種天性的喜愛。小青怕小連撐累了，爭着要拿傘。

「不會，不會，這點點算什麼，你留神看下脚，看滑倒了啊！」

下坡，道上積水橫流，淹着脚背，因為是窪處，兩個孩子「嘩嘩」一踩，捲至路的兩管上也濺了水珠。

「好生走，不要曬曬啊。」

前面林邊率率響，葉上水滴斜飄灑地灑下。

「站住，檢查！」

「見你媽的尻尻，半天雲頭吊口袋——裝風（瘋）哩。」黑五以為是白眼珠子，便憤懣地咕咕，及至擦拭睫毛一瞬，那黃土布制服到未全濕，水漬浸出深淺顏色花枝花樣，極像倒學的師娘婆底法衣。除領頭瘦子外，四隻毛瑟棒也裝模做樣舉起來就住，「哇！」他吐了些口水，立定脚，翻着一對黑澄澄眼睛。

小青却又吓得抖抖發顫的了。

「做甚麼？這不是歹人，幾個巡丁了。」

「哦！」他低應着，又向前張去，那可不是！便以嘴湊在小連

耳邊說：「討嫌，硬不講理，沒送包袱就撈東西！」

「敢！有我們你看他脫得倒伸脚抓「手」不。」小連跌跌眼睛

，輕笑着作答。

老人沒開腔，只回頭望着了五爺，眼角幾條皺紋擠攏又復開展，顯然是心緒不定。

全都停住脚步，幾個挑包羅的漢子噓了口氣，漠然無關地扭着

濕衣裳的下擺，好像天竟放晴，淋於頭上的不是雨點。

丁五爺咳嗽一下，似如打掃嗓子，遂越過人衆，而俄槍老跳也便緊傍住老人。

「大雨天，辛苦，我們這小生意都是過了稅的。」

「嘿，嘿，」瘦子冷笑兩聲，尙未等他發話，丁五爺已從肚兜裏掏出好幾吊雙百銅元，陪着笑臉：

「這簡直不成什麼話，幾碗茶錢，弟兄們若是關上的，到了才再奉請。」

瘦子接銅元過手，「哼，哼，」兩聲朝地上擲去擲，那樣兒簡直像是正大光明不受私惠，到使了五爺莽莽尖鼻，但：「老子們稀罕這幾個，喝風！」口氣竟傲哩，再：「看樣兒你也是長跑此道的，該懂得規矩，」語句頓住，顯然遞話過來：

「看你要怎樣？」丁五爺心想，爲着那開口就充老子，不由人不憎恨。

看見對方沒開腔，「呸，」瘦子啐了一口，「不識像！」

「誰不識像呢？」老九心中暗笑了。

鷄子老趙一見着這心裏就起氣——二尺五顏色上雖不同，究竟當間有種共通的關連，是任誰都會覺到。因之，臉色陰沉沉的，以矜矜而似監視底眼光盯住他們。

「怎麼，不識抬舉嗎？」

語氣自覺自大得惱人，而了五爺猶耐着性：

「怎麼？」

「哈！」瘦子眼睛一睜，「好吧，公事公辦，搜！」

了五爺輕輕地笑了，眉頭微立，以冷冷的眼光對準手錶：

「好，那就請各位檢查吧，其實我們到不會偷關糖卡的，」復回頭向人家旁嘴，「你們拿包裏打開，可要把油布拿好呀。」

倒揹上毛瑟槍，立刻過來兩個，彎腰在油布下的包裏中翻去翻來：

「三挑土，一挑雜貨，都沒有戮子。」

「哼！」瘦子臉一馬，因着對方剛才那話中有個語刺，即含：像那大幫的走你們門口過，後頭有勢仗，明知道是偷關也不敢怎樣。他這般臆測，只沒口實償還，滿腔悶氣遂撒下肚裏：

「嘿，嘿，怎麼說呢？」頭還一點一點的。

丁五爺哈哈地笑了；

「看清楚沒有？還未到鎮確呢，要前一節的牧執不要！」

「那裏面呢？」他親自跨過來，「擱下，擱下！」

絡腮鬍子毛病湧起，（T.S.）按左手食指的關節響了一下，趁放背斃轉身，從那裏邊撈出傢伙。

「雜種，你當真怕想吃了，不識抬舉！」直似年輕力壯撲錫的鷄兒般底身手。

「拍，拍，」濕地上沒揚起灰塵，雖說人瘦到着實有把力，身子朝後一退，再使勁向前奔去，使攔着他的幾乎脫出手。

「不許動！」俄槍老跳撇開老人，滑過來以黑黝黝的傢伙塞在他胸前。

任水滴掛於蒼黃瓜色臉上，也不怕破雨濺進，高擎着那奪得的勝利品，而眼角却充滿紅絲狀血紋。

手臂中鼓起那麼多的筋肉疙疸，是鷄子老趙！

剛下的雨，沒有一個敢動彈，不特招呼或脅迫，毛瑟槍聲自

由自在滑到地上，而脚也像生了根，口定口呆着。

「呸，腰包貨，原來大紅海椒哩，看我們老趙，你那就是瞬間都打不響還拿給水沖！做點好事吧。」黑五笑着去拾起槍來，給他們綁到一塊。

「朋友，」丁五爺若無其事地拍着垂頭喪氣的瘦子底肩頭，「這是何苦來呢？」

「也……也是我們瞎了眼……眼睛，伏望弟兄們高高手，將來總有補報，像過卡子都……都能發幫忙的。」

「狗！」一聲怒叫，「嘿，嘿，」像氣極時之冷笑，「怕富真瞎了眼哩，」語氣稍輕，但那高大身軀如蛇樣的滑攏來，「記不起剛才你那狗樣了嗎？」蒼黃瓜臉色發紅，突地一揚手，而……

「別忙，」丁五爺微笑着，臉色却是橘青的了，深湛的眼光一瞬之後，攔住鷄子老趙，「算了吧，為他們結個人緣也是好的，你拿子彈給下出，」掉頭向俄槍老跳一瞥，「帶幾個弟兄送他們回去。」

鷄子老趙笑笑，就手裏奪得的槍中退出彈頭。

「朋友，走吧，二回再會。」丁五爺復又拍拍瘦子肩頭。

七隻短傢伙押着他們走了，丁五爺才吩咐眾人收拾起程。

驟來的暴雨停息，只飄着殘餘的絲絲，空中一兩點白雲，打頂上如輕煙似的，從南往北滑過。

「討厭，這布又弄濕了一角，幸好土上沒淌水哩。」老人邊檢視邊嘟囔着，

「拍，拍，拍……」一連響了好幾下，老人悚地立起身來，伸直了腰，心裏打寒噤，如若被什麼抓住而收縮了。

小青不住問小連：

「這怎麼，是槍響吧？」

「走哩，管他的，橫豎有我們在，你不用怕。」

丁五爺早已以迅速步調朝前走去了。拐彎，見他們正從懸壁後轉出，便問：

「怎麼樣，還俐落嗎？」

「做得很干淨，恰巧那裏有個大山洞，」鷄子老趙臉上放出鮮明的光彩，眼珠也顯得靈活而清亮，不似昨天那樣呆板，隨即遞過他奪的那槍來，「還是好傢伙，比國貨呢。」

後面大眾已現出，丁五爺擺擺手說：「你先收收吧，那幾枝毛瑟棒呢？」

「長傢伙不好拾掇，且也盡是爛貨圖裝門面的，都給他們送那了。」

「好。」

現在太陽欲達山，細雨已經停瀟，東方天邊被反映而泛出鮮艷雲霞，斜對面嶺尖上沖起虹彩，背襯淺藍色的、澄滑的太空，作半圓形落向另一巖頂。

「呀，多好看啊！」小青拍着手叫，但臉上顏色總還是那麼蒼白。

宇宙美麗而寧靜，即那彎彎曲曲，高高下下的路道，前後左右被山樹圍圍，也足給人以協調的概念。

老人的心的搏動，回復常態，但總覺得那有點什麼，如為輻子之類黏附着似的，兩隻前脚被嘴巴舐吮後，來回的在薄膜上提放，既不癢也不痛，像對自己無關連，突地，走去之一刻，瘦子陰沉沉

抬頭望的眼光，若盯住巔頂蓋，或是身上內衣得浸濕了吧，感覺漏體寒顫。

但，他與俄槍老談話的未住口哩。

剛彎拐過去，道旁聳立兩三人高披滿青苔的石筍，一個緊接一個，直到那邊彎的盡頭。

「呀！」小連驚歎了，因着此種青石向未見過，有些竟如僂僂而立的老人，便記憶起傳說中的各樣神話般底故事。

小青告訴他這不希奇，過去一點還有，在四川也常見，像佛來山就比蠻天石的更多更好看。

「蠻天石！」

「是的，這地方就叫蠻天石。」

「哦！」他記起前兒晚上丁五爺的說話，不由地轉着頭向四處瞻看。

右邊山腰中，傳來幾點鐘聲，但廟宇却看不見，因那凹進裏邊，而前面又有森林遮住。

「媽個皮，跟老子！」俄槍老跳的憤罵，打破了他沉醉於美的幻想。

「天下老鴉一般黑，表面上我們這裏的團練保正到像要好點，但那家那戶多少調羹，碟子，碗豈又不知道。除非不想餓你罷哩。」

「媽媽的，還是我們這樣好，胡吃胡來，免得受那雜種些腫脹氣。」是那絡腮鬚鬚着口沫，看他年紀到上四十了，而氣性還這麼大。

「不這樣，又哪個曉得？」接着他旁邊的一個笑了。

沉默於多數人心底的句話，終於從哪兩片薄嘴唇中，黃焦焦曲曲裏漏出了：「說句天理良心公道話，假如不受哪雜種些拿卡，讓我們能安穩穩做點吃點，那怕天乾雨旱，轉！」

「也是，也是，」老人不住點頭，現在他緊束的心尖，有所諒解而重復開展了，這塞滿同情與憐憫，像剛睜眼的嬰兒一樣，以不假的神色轉望前後後的臉孔，奇怪！那上面沒是一個不是老實而彬彬有禮，所表現的只：

「呸！」俄槍老跳像認真惱怒了一樣，「誰叫你要得拿卡呢？我說，這是自作自受！」

小青看見小連似注意的在聽他們說話，隨着人衆脚步而迴避，現實境況是美的和穆，心理便無什麼可想，起先引起的種種恐怖，如爲這已隱飾去，臉色也因之漸漸紅潤。

離鎮離只二十五里，一條轉到最後的小徑在面前，是從那離離淺草似常被入踐踏而成的；太陽在山尖上顯着微紅色半邊臉，由東往西的他們，亦如他之欲片時氣息，雖說不急麼樣的就到達目的地，却也得有個段落。

小青和小連依依不捨地：

「連哥，請到我們納溪來玩呀！」

老九在旁嘆味一口笑了，但小連却認真的說：「一定，一定，說不準你下次來我們又會碰見呢。」

「還想碰見你，怕當真撞東。」一個揹包裏的朝地下吐了一把口沫，心理想。

老人復又千恩萬謝，待他走出幾步之後，丁五爺叫着說：

「老人家請留一步。」

老人回轉身來，他却只轉着眼睛，良久：

「惟願你們一路上太平平的，不要再纏着……」語音遲疑，像是難於措詞，那久經風霜，鬢髮已斑白了的，心下豈能不省得：

「丁五爺，你只管放心，假如我和他們說了半句風的話，雷打火燒！」指着小青，「就是我這個小孫兒也保不住。」起鵝皮筋的手指有點發顫。

「老人家言重了，請吧，我們後會有期，只望你結結實實地活到一百歲。」

爲真誠與豪爽所激動，眼皮兩跳跳，老人忽又流下淚來：「好說，好說，丁五爺，像到了這把年紀，爲口食還免不得奔波，而今這世道……」

一句話打動了丁五爺心事，也不免悽然地洒下幾點，那足以尊貴的啊……

小青一路走，還一路回頭來招呼：

「連哥，要來呀，一定拿我自己喂的那個大肥鵝婆來請你。」

七

正是兩山夾槽裏，背脊着可以俯瞰腳底的路的禿頂的蒼溝巖，恰成了三圓形勢。

從小徑中，彎彎曲曲繞出雜木樹林，擺着約莫三丈多寬，除了當間被人踏蹀一條狹路外，石填已披滿綠茸茸的青苔。

填子東邊，一座用以焚燒紙錢，或字紙的五級石庫，蒼老而古峭的立在那裏，攔腰給孤另另長出一材黃楠，更爲它添了不少儼然神態。

山門緊閉着，兩旁土地龕內的灰盒裏，一縷香煙獨自繚繞。那上面刺落了金漆的，古靜安寺的匾額，爲着天暮將闌，光線伸進那太長的飛檐去很費勁，便看不十分清楚。但，閃入其中的蝙蝠底「唧唧」叫聲，却可明晰聽見。

「嚇，哪個想得到這地方會是廟子呢。」

「想不到吧？可惜你上回沒來，那才有把戲哩！」老九掉頭向黑五睜眼，「黑五，記不記得起？」

「怎麼？」

「喝！半夜裏三更夢夢沖的，站在牀上呢？」

黑五有點不好意思，很難爲情地登了聲鬮眉：

「噯，虧你還記得起，尿脹慌咧！這個有甚麼。」

「哦，沒來頭，沒來頭，再來個一兩回。」俄槍老跳點頭搖腦的說，不笑，好像認真教唆似的。

黑五乾翻着一雙死黑色眼睛，揪揪嘴脣，噙提脚，不防又被青

苔險些兒滑一跌，恍恍才立定身子：

「呢，呢，好兇，好兇。」

應門出來，中等身材的那個，一眼便把在頭的丁五爺盯住：

「哦，是丁五爺，少見哩。」

因爲裝束有點特別，通常頭上包的帕子代以一頂鴨舌帽，釘在帽緣的暗扣許是落掉，滿臉滑下一直掩着眉毛，尤其那身上的洋汗衫和洋背心，雖說已污舊不怎麼堂皇，亦假使了五爺恩付，分明是熟悉的孔臉，但他兩隻手交叉互抱着，笑容可掬地跨出門欄，畢竟這氣派不常見：

「請進，請進，你們怕頭一批到的。」即是說在他們中間很

少有人沖那樣洋盤。

「你哥子是……」

沒等那個接腔。而俄槍老跳已警出：

「嚇，兪堯興呀！」一步跨上前來，結結實實在肩頭給了他一巴掌，「裝起那輪船高頭（註十五）的樣兒，打量就不認識你哩，嘿，嘿，嘿。」像真個喜歡樣，平常總是鬱鬱的雙眉展開了，那麼粗魯地捏着對方手臂。

「俄槍老哥？沒想我們又會見哩。」對方微笑着，所表現的神色雖說鎮靜，但眼光分明示出快慰與一種悽惶。

「聽說你在西渠那面過得不壞呀，怎麼又回頭呢？」丁五爺心下釋然，但由他連想到李短搭搭——那先前俄槍老跳和兪堯興的權主，到確實是個莽壯傢伙的死也死得不痛快，因着自夥些扯經，被旁的暗箭，遂感到有點寒顫，也明知近來腦子糊裏糊塗，想東就拉西，而何以會如是？便渺然了。

「都還好，都還好，」兪堯興一把關上山門，「我是前十天才回到這面的呢，嘿，嘿，」無緣無故失笑了，「像怕我坐着會肥似的，一來她就派差事哩。」

迎面大殿的瓦簷上，野草隨天色而漠然，神龕前燃起的紅布海燈，映射絳紫色光條於殿中，因之，那巨大的木柱：丈八金身的偶像，縱然是最富慈悲心的如來；彩畫的天花板，石香爐和鼎，右邊一架皮破的大鼓，左面吊掛的撞鐘，都給蒙上一層陰森而嚴肅的影子。兩旁的陪襯者——十八羅漢已竟不知去向，只剩下整齊的石龕，大佛孤另另盤脚打坐，顯出冷落的凄凉。

滾離向那裏面懸半眼。

兪堯興領着人衆，轉過後殿，直向那帶廳堂的客室走去。

「呢，呢，這怎好，在殿裏打發個舖也就成了，真是！」

「唔，丁五爺你也是，莫怪我說見外話，來者是客邊，況且又先到，這有甚麼，你看那裏不稀牙漏縫，大殿頭還好哩，」

「噯，我到不管那樣多，放下背凳再說。」

屋裡地下打掃得干干淨淨，挨巴壁頭圍繞安的十幾張床上，稻草已整齊齊鋪好，還給墊了棕蓆。

幾個打雜的拿進燈盞和木桶盛的熱水，於是人們忙亂了，各自打點，誰都沒注意到那手捏成拳，湊在嘴上走去的兪堯興。

坐在床邊沿洗完脚的黑五，一連身便倒了下去；

「我可要丟丟心心睡哩，一連幾晚沒睡好，小連，吃飯時候可要喊兩聲呀。」極其禱氣的語句，彷彿會經受了莫大委屈似的，把羊毛氈拉來和頭和腦蓋緊；一翻身遂跪曲着脚幹，任憑老九咕嚕「豬像」也不答應。

「是啊，」小連停住擦臉，毛巾蓋住鼻孔露出兩隻眼睛眈眈，「你的衣裳就全乾了麼，不換換？」

都十分安適了，誰也沒想以後，或許這最近的恐怖的日子來到，那將怎麼呢？

俄槍老跳忙於他的過癮了，因着此刻有功夫，明天既不急急再趕路，又不——是他自己猜想，大概沒法子出的，就是和兪堯興談談契闊，亦儘能找空時光，就從背凳裏拿出行頭，點上煙燈，當打開煙盒時，却只剩薄薄一層膏子巴在底面，他聳了聳鼻尖，如果認真有事，不說一股勁做住也會得忘記，現在渾身的毛眼中，像得什麼小蠅之類咬着的似的，但他沒打呵欠，流鼻涕，或倒在床上，縱

然某種獸性的雜通刺激着腦神經。接握手，又用指頭擦鼻尖而滑下，一見着這，鷄子老趙就笑了：

「怎麼？」

「丁五叔像出去了呢。」在一旁擦他那七子連的小連說，恰巧與鷄子老趙底話同時脫口。

沒人則聲，俄槍老跳說：

「糟不糟糕嗎，竟致忘記了多挑煙。」

「噲，噲，你不覺得我命竟與那灶頭嗎？再說這裏的老趙和尙也燒呢。」

「噲，」俄槍老跳在他的腦蓋上打了一下，「真是，真是，」拿着煙盒蛇也似的滑出房門。

一大半歪在舖裏，很少人燃起早煙，爲黑五的野聲引誘，小連自然而然也軟軟打個呵欠，雖是鷄子老趙怕他走累了，吩咐說懶懶不要緊，而他只搖搖頭，玩弄着已上好零件的那短傢伙，眼光儘管失神似的無精打采，瘦臉皮在兩股燈草的微弱底照耀下，也更顯得焦黃。

外一間的廳房裏，正中間吊盞洋燈，燈芯雖被捻縮齊火口，可却透亮，映射着兩旁黑漆木對中的白字，一橫一豎滿有精神。

柏木椅子和茶几，有秩序的列於兩旁，一個未生火的大火盆，撲屏牀擱着。正在當間一品排安的三張桌子上散佈碗筷，那粗眉大眼的龜師。

俄槍老跳弄滿一盒煙膏走進來，沉寂的屋裏便即熱鬧了，他說話老是那麼冷言冷語的滑稽，自己又不笑，因之，大家愛和他瞎扯。

夾七夾八的大人話語，雖鑽進耳朵間或有一兩句也聽不懂究竟是甚麼意思，只見他們笑也笑的，小連快快地因而肥起從前河下一批最活潑的伴侶，在微風的夕陽中，船滿載了乘客，還別樂競賽着看哪隻走得最快。

爲環境，毋寧說爲生活，而今竭力必按捺着一個重心所欲之一切，裝着學大人：

「連哥，請到納溪裏來呀……」自然而然這語音在耳邊響了起來，接着那紅潤圓圓的臉孔也似於眼前顯出，是小青！她不知不覺的仰着左手小指微笑，一種愛慕，爲剛一知半解將要懂事的兒子所獨特具有的，迴旋腦際使呼吸緊促：

「他讀過書，」因之小青與一味純真的野孩子不同，是溫文爾雅的：

「他說他讀過書呀！」重複默唸一遍，從沒有過的狐疑震盪着心胸，他對於他自己也能思索了。他不明白爲什麼到現在，平時光聽大人們說讀書好，却未曾見讓他認識半個字，但，他的爸爸——一個船夫，洵酒而性情暴燥的傢伙，自然在他腦經中沒好映像，他的死或生，至今小連也是糊裏糊塗的，記憶中只怎麼船歸別人，丁五叔帶他走了，媽媽又早下世，對於此點，頗有似某種理性的瞭解的悽惶，手指慢慢從口中滑下，觸着懷裏的冰冷的槍筒，便低頭以漠然的眼光瞞住。

「咪子是天生成的，你看我讀過書，當過康芝大的官，」語音頓住，「接，接，接，」一陣之後，「看這樣你又說是哪個的騙？」

俄槍老跳大聲的說話，使小連連續底思潮中斷了：



「唉，」哭過！在小時候他就常被責打而哭，但歎氣却的確是第一次呢。

一大半人躺在床上閉着眼，老九和俄槍老跳爭辯着什麼，外邊廳房裏發出很小的響聲。

「大師父，飯好了嗎？」小連沒因沒事驚出房來，見是那龜師向桌上粗碟裏盛注海椒鹽水，便這樣問着。

「好了。」

這傢伙天生成的旁嘴旁舌，說話像打棒棒樣，見小連只打他一眼，沒再說什麼，遂問：

「你要吃嗎？」

「不，等等，大概有人出去了還沒回來呢。」

許是黑的空中又飛起毛茸茸，階前兩滴邊重地響着。每逢在野，必要於住所前前後後巡察一番，這自然是了五爺的老脾氣，小連心下想：

「他身上又該打濕的了，」呆着眼睛望門外，門外小敏填裏一片漆黑，兩邊階沿坎上也沒人提了油壺過往。

他想不到是什麼道理，別的棚頭也會見過，如像林老鶴就够威風，對手下人總呼呀唧的，當了五叔可兩樣了，有事情總自己先乘頭，才得輪派弟兄夥，而縱使性情個強上天的，只要他那深湛的眼光那麼一閃，便即皈依佛法。

「有殺氣，到底能避鼠的囉！」想到這，不由一個人笑起來，馬上却又不意思的回頭瞧瞧，那龜師似沒注意到此，正拿着盛空了的大碗，一面還提起油壺，「啊，啊，」打呵欠，輕輕搖擺他的不十分方便底腳褲，像鷄子步履般走去。

後邊傳來清脆的鐵鍋聲，好似嗅着一陣香氣，那足以誘人食慾大發的，小連伸舌尖蘸唾液於唇上抹抹，走進房裏：

「又落雨了呢。」

「噯，」雞子老趙應半聲而外，剩下的都正笑談得起勁，小連這悶悶的歪在近窗的一張床上，腦海裏此際什麼也不想了，因肚子已空朗朗起着使人難過底收縮。

「……出家！出家就好了麼？區，可惜你沒見去年提廟產的哪種陣仗，真難得說；」一個氣憤憤的洪亮語音。

「二爺，氣性還這麼大，哈，哈，哈，」是了五爺說着。

「大！要不大除非閉上眼睛鑽到泥巴裏，噯，噯，其實現在我也只好嚼嚼舌頭，哪能……」語音有點憤嘆式的悽然。

「了五叔回來了呢，」小連一伸腰立起身子。

對談的是兩個，進來却只了五爺一人，另一脚步聲似向對面禪房走去。

他的衣裳又全淋濕了，下面的褲腿滿灘泥漿，面笑嘻嘻底臉上却並沒透着倦容。

「你老人家太操勞了，先吩派兩個弟兄去嗎就是囉，」老九笑着說，這笑映於小連眼中分明是狡展的，因着他有個存心在前，便掛了老人半眼。

「有甚麼，不過就在路邊上睡睡，走了這幾天，弟兄夥也應該歇息歇息，」把電筒擱於桌上，手裏的傢伙却遞給小連：「記着擦擦呀。」

「造粉子（註十六）了喇。」

俞亮與安開的戲進，嘴巴仍是那麼擱在互搭着的手上，一雙一

噠的！

「回來了？」

了五爺正換着衣服，便扭頭向他微笑地點點。

「實在這一帶也難得買出什麼，弄來有不合口味的，請弟兄們多多原諒。」

「噯，噯，客氣嘛。」俄槍老跳說，立起身把煙燈吹滅了，

復躍至黑五牀前，結結實實給那羊毛氈裹着的一團一巴掌：離

「黑五，吃哩！」

「噫，吃嗎？」黑五掀開毛氈，一翻身爬起來坐着，兩隻手不住擦眼睛：

「啊，啊，啊，好個，吃哩。」

八

大睜一隻眼睛，顯是驚異，想不到他爲着綳篋子轉來，眉毛向上高高地揚起，額上條條縐紋更多而雜亂的擠出。

火苗——那豆大的一點，飄搖不定，因是結實的柏木小窗格未糊紙；微風飄進使動搖。

模糊的影子，斜投射到右邊，一個扁而長的腦袋，便擱在沒有神像的石龕上。

另一則於大佛座下搭的地舖前，手交互抱着慢談，因之，有時兩個影子竟交叉或重疊。

「天曉得，瞎撞了三十二年幹些啥子呀！」

談着的俞堯與停住脚步，那麼安定的，以分析底眼光注視着他

「是人總有個頭腦，」俞堯與想，更深訂俄槍老跳一眼。

「怎麼樣啦，話既已說明白了，你以爲？」

「我有甚麼，其實而今世界上在哪家打起燈籠去我那個天地呢，只恐怕是一句話說說罷咧。」

「說說！」俞堯與微笑着坐下鋪來，「先前我是怎樣一個人，就拿這打比，你該已信服了吧？」

俄槍老跳點點頭，「是也是，」兩手抱着並攏的膝蓋，「只怕這事情有點棘手吧，就算試我盡心盡力囉。」

「嘻！」對方縮舌深吸了一下，沒開腔，閃射底眼神似疑惑不解。

「呃，大概你沒懂得我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處於某種地位長久了，會成習慣的，是不是？」

「哦！哦！」俞堯與如恍然大悟，却又以不解神態問：「那麼現在的招安怎又風行一時呢？」

「那有官做呀！」

「嘿，嘿，嘿，」他冷笑了，頭一點一點的，「原來有官做哩！但自從李三鬼王以後，又有好多去上鉤呢？」

馬上，俄槍老跳覺察了也的話的漏縫，耳根竟輕透微紅，但，對方那神態似近傲慢，語句也有點刺心地惱人，便低下頭去一聲不響。

「噯，俄槍老哥，」音調親切而真誠，使他不得不抬起頭來，「你沒想到根本的那一哩，難道一個人當一輩子棒客（註十七）嗎？還想點其他來計算計算，況且，噯，哪個對於這又是心甘意願？那邊究竟人家說道理說得明白，幹就硬幹！做的事全爲着大家，不

是拉出來見不得天的，只談講也枉然，你想想，現在拉去的儘多，麻一個豈能盡起被麻。」

曠場的燈光呆定了，在那腳底還結上一大朵火花，映照的兩個人影也靜靜不動，金面如的來含笑，雖說是絨獸地；其穩重莊嚴恰如一個裁判者。

而殿外一切黑黢黢地蒙上大塊青紗。

俄槍老跳抽抽肩膀，把圍抱着膝頭的手幹放開了，兩隻腳舒適地長伸，頭部隨之向後稍揚一下：

「噯，話雖是這麼說，其實當中未見得就沒很多困難處……」

「自然。自然，但我想不會有什麼吧，對於一件事情只要盡力……」

「砰！砰！砰！」

俄槍老跳一躍身，抄起電筒，機敏而又似本能的，倏地把燈吹熄了。

「不要慌，聽聽。」於黑暗中，輕輕地，播出極其沉靜的聲浪

山門被捶得搖了，像有好幾個嘈雜語音，但却聽不清楚講些什麼。

「砰！砰！砰！」

他倆躍出殿外。

「喂，你到後面通知一聲哩，看是抄稿子的也不得不防。」

俄槍老跳剛轉身，右邊角落裏一個黑影閃過來：

「誰？」

「我。」是了五爺的口氣，發覺與突靈吊推下眉毛，舌頭抵着齒齦，縱說那誰也不能看見。

「哪個？」

「是我們。」

「拿字號！」

「老太的。」

「哦，哦。」在打一個口哨之後，了五爺才將亮電筒去開門。

長衣裳的下擺捲起聚於腰中，露出剛齊膝蓋底青洋緞短馬褲，背後紅湖縐馬刀柄結高聳，十字絆的子彈上斜別着手槍，五個漢子的裝束全一樣，見開門出來的是了五爺，頭前提馬燈那兩盞閃閃兩旁。

「不懂半夜三更的驚動你哩，到底是你們趕得快呀！」

「好說，好說，請進來吧，往前走後那不算弟兄夥的事。」

了五爺抽轉身來，卻沒見兇兇與了，直到拐過大殿，鴉子老頭他們才一窩窩迎出，雖說都從睡夢中爬起，即黑五也未做出朦朧態，滿臉精神奕奕的。

「弟兄們辛苦了，不要客氣，請前邊走。」了大嫂笑嘻嘻地說

廳房裏洋燈已重復燃起，吐出雪白光燄，那短尾巴黃狗似被驚動了，也跑來汪汪叫兩聲，在跨進去的人群後面。

「大嫂，有甚麼派兩個弟兄來通知不就得了，何必親自受黑呢。」

「算什麼。」她爽直的笑了，「剛抵那邊，線線來說：說不定明天董事就會來。這方面得請你多多勞神呢，到是把弟兄夥驚吵着

了。」

小連往常只聽見人們談講，並未見過面，遂不轉眼的向她偷瞷。

黃鶯般底臉色，鼻尖有點翹下彎曲，總是那麼顯得笑嘻嘻的嘴脣略歪，但並不使人討厭；身軀如若黑五那樣的魁偉，果真說有什麼特出之點的話，怕即是她那吊於頸後的大髻了，年紀也只好挨巴四十五左右。

談吐極隨便，聲音響亮而不刺耳，分列於她身旁的五個男兒，站着動也不動如泥塑，或藉這以示出其架子吧，但在小連眼中看來，是恣可笑的。

「……那就是這樣吧，等他們到了，我叫要羅漢帶着一直就扯過來，總之，望了五爺及弟兄們多多照顧。」

「那裏話，那裏話，我們還希大嫂不嫌棄的呢。」丁五爺心下雖然沉吟，但話語却是沖口就答，並沒打半個兜。

她掉頭轉來望着俞堯興。

九

要羅漢那傢伙有一個大肚皮，遠遠看去竟像擱在櫃台下的，酒罐子的側面，臉孔圓圓。圓小的眼珠，靈活地嵌於略作淡紅色的白眼眶中，身材不高，但跑路却也够快當。

一見老掛的人些已把後邊客房佔據，他心裏便有點不舒適，其實哪不見得比在大殿裏搭地舖就要好得多，只是有個較小的規欄罷哩：

「喧賓奪主，媽的，連客氣一下都做不來嗎？」

黑五他們眼裏看來簡直好笑，祭神而今已不時興了，偏偏——也不知是否爲攔出其老資格架子，居心過五槍六拖生活，要羅漢集齊大眾於後殿頭舉薦。

兩支大紅蠟燭高燒，神龕左右一邊壓着一樹黃白長錢，黑鴉鴉人群擠緊，莊嚴！或自造的某種可憐的恐怖吧，沒有信心而委之於神，大家都低眉垂手，像一件事似地立着。

汗味鑽透空氣層，便酸溜溜的四處散播，陰翳而潮濕的殿裏，像真有甚麼值得被崇敬的威靈籠罩，連那最調皮的老九，也默不作聲，縱說鼻孔內癢癢地難過。

一隻黑手抖戰了，爲過分的小心所致，那握着的雪白透亮的短刀，也隨之搖擺而閃光。

幾片細軟的羽毛飛下地，頂上露出微紅嫩肉，就其處輕輕一抹，完帳！沒呻喚只全身抽搐了幾下。

要羅漢滿意的瞥了那隻公鷄一眼，因其財善多而且旺的從創口湧出。

「恭喜，恭喜。」

俄槍老跳早就看得不耐煩，跨出殿外長長的呼了一口氣，節節才略爲擴張：

「怎麼樣？」擦身過的俞堯興在他肩上一拍。

「蜂兒豆（註十八）！」

那個沒還腔，只回轉頭來笑笑。

吃飯時分，兩夥人自然合到一塊，偏偏小連一個不留心，筷子滑到地下被要羅漢看見，斜睨着圓小的眼珠說：

「媽！那位小兄弟要留神啊，可是大家的事，別讓子靈靈！」

「語調到像開玩笑，橫掠過來的眼光，却有點使人感到辣辣的，那黃皮寡瘦的小臉立即緋紅，包着飯的嘴巴停止咀嚼而微張，兩隻眼睛一霎一霎的，擠出淚來又嫌太不好意思，只任它含著於眼眶裏。」

俄拾老跳還敬他一眼，正欲啓齒，而丁五爺已立起身來答白了：

「要大哥，別多心，孩子家總是……總是……」像難於「總是」

「下去，瞥向小連臉上的沉澀的眼光，陰森森的：『小連，以後你要當心啊，依老規矩像這樣就該自己找地方，現在說你小，各位伯伯大爺想來也不會計較，大了呢？』」

要羅漢原意本不緊要底隨便說兩句，或說囑一下，由於祭神時看出了他們的心煩，那想丁五爺有軟有硬的反給執上，遂即訕訕：

「算了，丁五哥，算了，娃兒家臉皮薄，我不過是提醒他罷哩

，」以難堪的笑臉向住小連，兩股粗大的頸筋不住搏跳：『小連，別要不過意呀！』說畢，突然！覺得有點那個，如像有失身分之意念襲上心頭，而緊梆梆地難過，猛地一睜眼，自由自在手觸着腰間的槍柄。但待際過去，那坐在一嚨的——十七個……只好搖搖頭，裝作吃飽了神態，拍拍哪大肚皮立起身。

對於這，老九很不滿意，一來差不多這些忌諱早就沒時興，二來縱說那個呢，小連是娃兒家，即使大不得了得，管教上也有個分寸，怎麼會輪到他項下當面揭皮呢。

丁五爺像料到這，「其實從他臉上所表現的也看得出來，」背後後有意無意的勸解說，要羅漢固然以跋扈出名，不念在他老板身上，要念是大家同心協力在幹事，容忍一下呢，莫為點點口嘴含忿

聖誤。

「丁五爺太多心了，那裏會呢。」

「但願明白這層才好哩。」

還有一件最使要羅漢煩燥的蘊藏於心底，臨扯過來時，千大嫂在在囑咐他凡事要和丁五爺商量着行：「他肚皮裏很有點呢，閱歷也毅，你不要由着你一向的性子……」可是他的想法——毋寧說起了一種反感吧，就不同了：「我是你外堂管事，功績也掙得不少，憑啥要聽他的約束呢，又有那些不如？」再者她這回全撥長線伏給他，心裏更有些不痛快，所以當和丁五爺在這裏剛會見：

「……凡事丁五哥多指教指教，我們老板很仰仗呢。」

「那裏話，真客氣，我們還望你哥子攜帶一二哩。」而今在他回憶來，這話真可考究，當時丁五爺是笑着說的。笑！那麼狡猾而挪揄的笑：

「媽的！我又不是總老管，攜帶啥？」

為着分派七零八雜的事物，要羅漢——他自認很虛懷若谷的向丁五爺徵詢意見，而那個只：『好，好，好。』或『是，是，是，你哥子派的還有甚麼話說，』引起他極度的怒惱，後來就乾脆不響了，無論牽扯到他們的人些也好，一古腦把自己意見作主。但也奇怪，這分明有點格外，當他提議守口子要分成兩股，你是你我是我的，而丁五爺也默默地點着頭，却使他犯起大陣忌疑：

「好吧，就是這樣。」遂一言不語補發子彈的事，雖說千大嫂

已交代給他了。自然，關於這，丁五爺也不好詢問。

末了，聚集在殿裏的大眾將散未散之際，湊巧着鴉子老趙還小運說：

「小連這次該你顯顯手段了，又撈得一支好槍，把你那打麻雀的功夫拿出來呀！」原來鷄子老趙奪的傢伙，了五爺暫時歸給小連使用，或許也有個存心：

「小連，這是你昨天親眼得見如何來的，可別更辜負，一則因着初打大場合給你取個吉利的意思。」

「在各位叔伯大爺面前我可不敢逞能，假如叫去硬碰的話，哪也不酥。」其實他這回答鷄子老趙的話，到很得體，雖說是娃兒家！原先爲着拾一花，臉上未免不光沾，至此心裏才有點高興。

「哼！」一旁的要羅漢犇犇鼻尖，別轉頭昂然走過了。那邊的人，也好像偷偷向着投冷眼，他遂又木然地低下頭來。

鷄子老趙原是厚道人，這話本出於無心說，但他們的一問一答，鑽入要羅漢耳中却生出了異樣反感：

「嘿，當真你們那邊個個都狠，連娃兒也了不起了。」

他這情形也已被了五爺瞧透，尤其那絡腮鬚的乾怔眼睛神態，他生恐怕鬧出什麼來，便拉着和他雜談些別的，對於要羅漢心裏自然然而亦生憎嫌：

「這又是何苦來呢？」

他又悄悄囑咐他的人們說話做事要留神，寧可讓一着；被邀請來是客邊，莫要落給旁人以口實，馬馬虎虎弄過去算完，下次不逢他們就是。

「客邊！客邊就這樣對我們麼？」是老九心裏的話。

一片陰雲當頂，刮着輕而颯颯的冷風，暗灰色的天幕籠罩使一切物像顯得沉重，而人們的心的搏動，恰如那棲息於簷下的蝙蝠一樣，被攪擾不得不圓高後的殿角飛魚迴翔，一個彎一個彎，息快忽

慢的。

上午平靜的度過了，但誰都覺得時間的本身，故意自行拉得那樣的長，個個胸膈裏像非常之飽脹，總想一個大「呃」給生吞活剝拉出來。

沒事，肚子既已塞得飽飽的，任人些在大殿內擲骰子，烏七八糟開成一團，俄槍老跳獨自梭到後面房裏。

並沒抽煙，只斜躺倚在牀上，自從和爺兒們一番談話，得知那個的底蘊以後，自己便好像被什麼緊抓住，再也鬆不開，既已認定命「得過且過」的近年來的意念，只被那嘴巴上輕輕幾句給搗去無蹤無影，故即起劇烈的搏動在胸中波浪。

「而今他是在拉哩！」如像不相危似的，重復回念一下，身子感到寒顫起來，不，不，有點緊繃繃的；

「我是怕？」但他笑起來了，是心底。對於了五爺——哪明白事故的老跑灘將，他觀察得很清楚，只要盡情盡理沒有不依說的，平素對於自己又很信任，即或那個，馬上下臉恐怕也未必，且近來他之有點厭倦這行道，又被他看得千準萬確；

「老趙，黑五，鷄子，」他一個個的按着算下去，覺得也沒有甚麼通不過的地方。只要把了五爺一說轉。他們！能生活下去即滿足的一批傢伙，幹甚麼不一樣呢。

由心底發出的微笑浮泛於臉上，覺得舒適而愜意了，這——恰如從前在中學堂時節，自己帶球射中的那種向四週顧盼時之情緒。

眼珠骨碌碌一轉，漸漸那欽去的笑容，爲鼻樑骨上竊出的兩條紋路所替代。

「怎麼啦？」一個人低低地問着。

是愈覺興，他坐起來才看清楚。

「是你，到嚇我一跳。」

那傢伙板板鴨舌帽，就在床沿坐下：

「你看清楚沒？」說得聲很小。

「甚麼？」

「昨晚去開門的丁五爺呀！」

俄槍老跳這才意識到：

「你怕他把我們所講的聽去了嗎？」

那個點點頭。

「我想到這沒來頭，只怕那邊……唔，不像你說得那麼好吧？」

那個沒還腔，只呆呆望定他，像在偵察什麼似的。

「唔，聽說……很兇呢。」

那個已如覺察了他的話意，輕笑兩聲說：

「虧你還讀過書，這點道理都不曉得麼，我不是說過拿我來打

比嗎？用不着猶疑，到是你那面留心一點呢，人心隔肚皮的事情。

」

「大概沒什麼吧，（他指了五爺）今天沒向我漏一點風呢。」

俄槍老跳說，很難為情的搖搖頭。

「好呀，小連，還看不出你會有心眼哩，這回可該大大的掙個

名氣了。」

幾個人談說着向這面走來，愈覺興立起身，自然而然的兩隻手

互握着往嘴巴上湊去。

十

傍晚。西方天邊抹着一縷朱礪顏色，其他則濃濃片片黑痕。

黑五照樣還了一聲，立刻，在前邊林內湧擠出一羣人來：

「就是你們幾個麼？」

「呃，對了，就是我們幾個最會幹飯的。」俄槍老跳也不笑，

語音脆而且長拖。

老九再加一句：「大樣這還不够吧。」

鷄子老趙有點不滿意，連忙接嘴說「辛苦，辛苦，該我們來接

班了。」

他們却沒一個答白，只一張嘴巴走去。

「呸！」小連向地下吐了一把口沫，惹得黑五怪聲怪氣地笑了。

「噴，怎麼的，嚇，」鷄子老趙向着他們。

「你聽那個話多氣人，哼！就只你們幾個嗎？」

粗大硬頭的枝葉於頂上交又密蔭，天光間或苦澀地透進林裏，

地下太潮濕，雖然表面上乾竹葉鋪滿，脚步下重了即露出水來。

竹林正對着前面蛇滑嘴：碎石板路直竄伸延過來，竟如什麼

巨大怪物張口吐出的舌尖一樣。路左崕石壁立，右邊是一個抹斜斜

的兩山夾槽，說其像谷呢又不像，因着哪當中的泥硬的兩旁，跌下

去竟致有至五六尺深的土溝。

「黑五，明白不？那批人有點小看我們幾個哩，」俄槍老跳似

故意挑撥似的說，一面在把短棒嵌在兩根竹枝中做成的板瓦上坐

下去，「到還真聰明哩！」

「嚇，嚇，」黑五乾笑了幾聲，嚥起嘴巴，「哼！」鼻子裏響

一下，「這幾個？他！俄槍老哥，我黑五……」

「喂，你們看，鷄子老趙吸紙煙呢，真派氣！」鷄子老趙故意

把黑五的話攔開？指着地下的香烟頭說。

「哦……」

俄槍老跳聽見了那，自然而然後腰裏打個飽噎，向肚兜裏掏半天，只掏出了一盒洋火，便眯着眼睛，不管在旁的黑五如何嘍咕，仰起頭說：

「猜猜，今天差事來不來？」

「當然不會的了，這般時分：他們又是大幫趕路。」

老九有點忍不住笑，問：

「老跳，現在有幾支來吸吸，怕也不錯吧？」

「呃。」但立刻打個乾呵欠，裝出那若無其事然的樣子笑說：

「哦，哦，也沒有什麼。」

而老九已從空的子彈袋裏摸出一盒黃金牌，沒講什麼，笑嘻嘻抽一隻遞給俄槍老跳。

「這怎麼好呢，呃，呃，這怎麼好。」

「算了吧，黃牛見得尿缸，別客氣了。」黑五在一旁笑了起來。

此刻，只小連作古正經做出那真是坐路口的樣兒，兩隻眼睛不時從竹幹中透向對面坡嘴上打躬。

俄槍老跳叭燃煙，右腳架在左腿上，一隻手攬住膝蓋，「正是好機會哩，」他想，便向雞子老趙問：

「老趙，你看出來沒有？丁五爺現在有點領不起勁了呢。」

「呀！」黑五突然記起了什麼似的，手在頭上擦擦，「在于家店的那晚上，他向我說——『噯，噯，怎麼呢？真是，真是！』也不知他把那話學說不出來嗎，或是故意就此咽住，擠扁了一雙眼睛，

顯得非常着急的樣子。

老九看了他一眼。雞子老趙向俄槍老跳點點頭，兩口……

「聽！」小連忽地掉頭轉來，驚詫地說着。

四個漢子全都一怔，但却沒聽見什麼：

「孫子？大驚小怪的。」

「剛才聽見像是槍響哩。」

「怕你的耳朵打歪吧，而今才來接上麼？我們分明在熬乾油……」

老九的話還沒說完，被雞子老趙攔手截住了。這次可全都聽見，且一聲緊接一聲的，小連忽的跳起來，扯出那隻比國槍，「呸！一版子彈喂進。」

「做樣子！那邊剛接上，不忙。」

一陣繁密的槍聲，使那四個漢子怔住了，因沒誰猜於現在會有撈扯，臨來時了五爺並沒囑咐他們任何任務：

「怎麼呢？上前去或是待着大隊到來，」對於這些尚未定奪之先，且也未料到前面坡上竟有好幾個衣着灰色的人物顯出，但却眼尖的小連聽見了：

「嘿！有你的。」剎那，他的胸膛猶如橫擱下一個鐮子樣的東西般底飽脹得來十分難過，眼前顯出盡是聳聳鼻尖的嘴臉：

「小連，發個狠，他們那樣兒顯是瞧不起你呢，」上半天老九的說玩幾句話，陡然地在他耳邊響着，究竟是娃兒家直心腸，週身血液沸騰，上湧充滿於一雙眼睛裏，靈性簡直成了不屬於軀體的，另外的一種抽象東西，沒思慮，更不會打量，林前的路道是直直的



「你怎麼？……」

而牠已竄出林子，迎面撞去；到也給那邊一個突擊！

「衝呀！撲過去……」

「看清楚，一個娃兒，歹活的（註十九）。」

「怕是千大嫂的重財哩！」

寧靜的空間被掀翻了，聲潮振滿山谷。

掃完一版子彈，他的胸膛間似鬆暢好多，剛又按上一槽，而直撲過來的離身邊已只幾丈遠，好像打個寒噤樣，不由自主的脚，遂向右邊抹斜的兩山夾道上閃去。

「拍，拍，拍……」

「這邊林子裏還有哩，抄過去，不要一起發槍（趕）娃兒呀！」

小連跑呀跑的又回頭盯了注射幾響，漸漸，兩版，三版……：……彈袋裏的都爲他掃空，此際，却有餘地思索了，「這……這怎麼好呢？」向大路上瞟半眼，老橫些似已撲過竹林，身後槍彈飛來，於側左側右又如炒沙胡豆似的勢拍響着。

而那高高的太空，做出搖搖也似欲傾跌於地上的神態。

「歹住呀！歹活的，歹活的！」

他心裏漸漸發慌，後面槍彈嗚聲雖次第稀少了，但偏偏有人跟進，且這夾槽是斜坡勢，說不定上面盡頭處也會成陣坎懸崖，而兩邊班鳩沙的山壁更光滑滑的，到是提防着不響聲看跌到溝裏。

不敢回頭看，只向上盡力以可能速度更換腳板，天色已打難摸眼了，一顆心正如那吃勁的腿肚一樣，漫無邊際的，以上，以上誰知道還有多高呢！

後面單調的嗚聲，因着離近而更興奮，哪種直接得人心願，但卻沒見放槍，他咬咬牙，「哦！」猛地記起担於胸袋內尚有一槽子彈的那支七子連，縱說它不能射擊好遠，也是便狂然的懸着爬上心尖，遂邊跑邊抽換。

沒留心當前一個泥窖，插脚下去竟致撲跌而使手裏的傢伙沾了，嘴上糊滿稀泥。

「雜種，跑！我看你跑上天，」後面兩個像猜的了他的子彈已完，以爲是娃兒家，因着欲截取他身上的傢伙謀點外快，或者也是邀功，丟丟心心放開長大脚棒趕。

左邊塌裏，明晃晃地一塊閃入眼簾，經心暫知，是暮光映出水色。

他的神經驟然緊縮了——

是彎着腰的，水浸齊脚肚子。筒槍油兩油，而「唉，唉，」一隻巨大黑手已從頭上攔下，他顛着一縮，突地，強烈的生之欲底沖動，那麼敏捷的，掉傢伙轉來正對住一個肚皮，「嘸！」他丟了心，但第二個已緊接着撲來，放響來不及，遂向前使勁奔去，一隻手撐着坑沿；俟那高大的腰身彎下時，不高不矮，「噯噯！」反手轉去，恰巧於哪平寬的肺脯上穿個小洞。

「噯，」他輕輕吸了一口氣，而手和脚都軟軟的了。

吃力掀開壓伏於肩上的屍體，爬上坑來張口喘息，「噯呀，噯呀！」這意念在心裏猶反應似的顫騰着，但身子自由自在跌坐到地上。

「小連，小連，」耳邊像有人在嗚嗚地呼喚，睜眼可又看不見什麼，四處槍聲密麻響着，但沖不開已合了的天幕，週圍漆黑。

心的搏動速率低減，而口裏却焦乾起來，鼻孔內也騰火騰騰地，全身軟弱得沒有絲毫力氣，即使說那那偏倚着班鳩沙壁的曬亮，使其更為舒適一點亦難於。

「唉，是怎麼的啦！」對於眼前景况，因着一番過度刺激後，反而糊裏糊塗，他莫名其妙何以遇團會像他獨自一個，分明記得還有人哩！

「唔……哇哇……唔哇……」哪跌靠在坑中的，肚皮上中彈的傢伙，沒到堂，稍稍知覺回復，掙扎躍身為創傷劇痛復致撲跌，被水浸灌：「唔哇……唔哇……」

一種難聽的怪聲哪！小連突地一側，雖說神志猶未清醒，而神經對於帶有恐怖性的刺激的感受，畢竟特別敏銳，他全身的毛根子遂豎立：

「呬！」藉這以喚醒其全部的意識了，力氣也不知如何會突然迸發，跳起身於胸前扯出傢伙。

「噯……噯……噯……」……他按着催命鬼，但忘去了這是另外的一隻，那七子連已掉落，使完勁也放不響，而：

「噯……噯……噯……」一個黑影在他面前的坑的邊緣上爬伏蠕動，繼而竟戰戰兢兢的蹲了起來——

「呀！」

十一

見着要羅漢他們逕自飛跑轉來，「糟了！」丁五爺心下驚叫，面上仍是不動聲色的掉頭吩咐：

「得，穩住吧，小心一點呀！」

「衝呀！殺他狗×千大嫂那些。」

「弟兄們，展勁！看見那個大肚子沒有？這才是千大嫂木桶哩。」

這分明已得知他們底蘊，但如何能殺呢？沒容等丁五爺多所思，塔塔要羅漢的人些已要從林邊滑過：

「弟兄們朝兩邊閃呀，刀倒！」

「拍拍拍……」十二支手槍向前掃射，老橫些東一個西一個的，翻又又歪倒地上。

「噯……」一聲長哨，追過來的都轉身退過那邊帳壁去了。

「打那狗×的！」

「扯那狗×些的筒筒呀！」

「弟兄們，上呀！」

見着自己這頭得勢了，要羅漢的人們才回轉身來，吼着，跳着，但却不像起頭那樣滿有精神地朝前撞。

「閉住哩！」丁五爺怒叫。

天色打鷄麻眼，起着陣陣冷風，有時吹開幾個雲塊，光芒灰白的星宿便乘機雲那疲乏的眼睛。除了遠遠送過零星的金星而外，近處的一切如沉入那黑暗的網之底層般的靜寧。

「哪坐路口的噯？」

間的語氣雖然和緩，但爲着小連的丟失，鷄子老越心下十分快，總覺得有點那個——難於見了五爺的面似的，所以一直躲在後面，現在被捉到了可說不來，不得不走出去。

「請！就只你們三個麼，老越和小連呢？」

黑五乾瞪着一雙死黑色眼睛，嚙起嘴，鷄子老趙默默的低下頭，還是老九滿不在乎地說：

「他倆的下落可不曉得哩。」

丁五爺臉上的顏色突地喪沮了，搖搖頭，好久才說：

「我是想問問你們剛接上的情形。」

「哼？」要羅漢見他這樣變酸酸的，心裏有點不自在，但也只好打岔，便灑灑鼻子。

這却使鷄子老趙不得不開腔了，因着黑五本來就講不出什麼，老九說話也拉拉雜雜的，且丁五爺又以眼光射到他臉上：

「哎！」他先歎息了一下，「大概我們到了約莫一樣葉子煙那

麼久吧，就聽見雷天石那面槍響，誰會猜到這邊也馬上就來呢，我叫小連沒叫住，他搶先跳出去了，俄槍老跳隨後跟着，等我們三個接應時，那邊人多手衆已壓了過來，便只好一面刀一面退……」

「那你出去時見着他倆個沒有呢？」是絡腮鬍插嘴，莽莽莽氣的問。

鷄子老趙向他瞟半眼，很難爲情地，正欲啓齒，而黑五接答說

「我看見呢，小連朝那夾槽的泥埂上跑去了，俄槍老跳大概算完賬吧。」

其餘十二個的心裏，同時一顫，但却沒誰發叫，都默默地拿碗傷齒於肚內。但，鷄子老趙胸脯上，像突地被打什麼鋒利刺進似的，磨劇痛了，竭力才捺住那欲奪眶而出的淚珠。

「唉，」不知是誰發出一聲歎息。

「哎，也怪我大意了點，沒有交接你們。要大哥？」俄挺着沒

直講下去，只以梭梭的眼光注射着那平時極其跋扈的傢伙。

「而今大家可要和和氣氣的從長計議了」，丁五爺繼續着。「你沒聽見他們叫喊的麼？我們大概被賣的就是走漏風聲。依老趙那樣說，兩邊差不多同時接上，現在雷天石哪面也沒抄轉來，中間的又毫無聲息，嚙哩！」他搖搖頭，「這光景看來怕有點棘手吧。」

話語顯然含有深怪意，要羅漢心底突地又怒惱了，他惱是丁五爺向他擺架子，爲着起先他失了一格，興勃勃衝上去而被抄轉來，幸得他們刁住才立定脚：

「嘿！和和氣氣從長計議，你這了不得了。」他心想，復記起另一些話：

「……：……：那格勢簡直兇哩，好意問問，反轉來還被奚落一掛……：……：是黑五他們替班下來的那批回去向他數說的。同時另一情景在腦裏反映出——」

剛跑出廟門，一眼瞥見石庫之前伏身於地下的丁五爺：

「老掛，做甚麼？走呀！」

「不忙，我聽聽，響動得怎麼這樣的亂呢？」

「聽甚麼，跟那幾爺們們硬拿上去不就完嗎，嘿！哪在得住。」其實他這樣輕視老橫們也非爲無因，由於已性的事實，總以爲他們挺腰叉手的架子，只有在老百姓面前才擺得出。

那個沒開腔，只反手搖搖。

「哼！」他要羅漢從來就見不慣這個：「莫非想我在你面前討個乖嗎？」他心想，肚子裏不知怎麼一包氣就壅住了，只想朝外邊放：

「嚙哩，怕嗎？」他記得在當時自己分明睜開了眼珠，掉頭向

着本夥，「走！我們這頭的。」並未會思索這會孟浪，一個勁帶起人就朝前衝！而今，而今一閃棒打轉來了。

「嘿，你哥子的意思怎樣嘛？」

現在，黑暗的陰影雖不知不覺爬上人們臉孔，但要羅漢突地拾起頭來，稀癩巴滋牙回答的輪廓，丁五爺却看得很清楚，先前他以為他既上了個大當，其表現的樣子已像悟悔，「明白哩，」心裏想，誰知此刻的那話，又是甩吊吊的呢，「這是甚麼人啊！」也不由得湧起憤懣：

「看怎麼嘛就怎樣麼，」剛說出口，另一意念又轉出了，「何必跟他一樣呢，這豈是計較的時候！」很失悔，遂改換以極誠懇的語音說：

「要大哥，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的話，看這情形實實在在有點不妥……」

「是呀，這我曉得！一輩子還沒像這樣失過格呢，剛上去就被抵下來。」

丁五爺倒抽一口涼氣，在旁的老九，「吱」的咬得牙齒響了一下。

週圍竟全暗淡下來，葱蘢樹影鬱鬱地一片漆黑，可怖的寧靜開展，雖說空中不時散飛流彈。

「噯，」經過一番思索後，丁五爺歎了一口氣，「現在難道扯活（註二十）不成，他們那面分明也有人相持着呀！」

「哪你哥子的意思怎樣呢？」要羅漢也覺得剛才那沖撞話有點過火，可是要低首下氣轉圈，却從來就不會，于今丁五爺開腔了，遂輕輕便便地接問一句。

丁五爺此刻心下十分凌亂，和帶天石那面消息已竟隔絕，中間有阻難，集合各種情況加以判斷，老橫似有充分計劃：

「放手吧！」但千大嫂「拜託，拜託」的話又在耳邊喧響，且丟下要羅漢他們也顯得不義，說怎麼吧，可又一個較好主意都想不出來：

「怎麼嘛！」他顯見得因着焦燥有點失常了，手摀在額上打了個轉身：

「這是大衆商量歸一了的事呀！」

若如那邊老橫些浮躁的沖撞，或要羅漢能開誠佈公的商量，到還有辦法仔細想，于今一邊退過去靜悄悄的，一面又半句話也不受：

……

「噲！」他以極堅決的口氣歎出，「要大哥，這麼辦吧，現今只有朝前慢慢的蕙去，總倒幹！」

「那也行！」口氣又是甩吊吊的了。

「吧好，我帶着我們這邊的走前頭，見機而行！」

「噯……」要羅漢的話還未脫口，却被黑五莽壯語聲打斷了

「丁五爺，我的子彈兩版都不到了呢！」

的確，這恰如一個晴天霹靂，他竟自忘去這層，沒開腔，噤着！

「我的也沒有多少了啊！」

「好！丁五爺，你請吧。」剛才丁五爺的話，分明有點那個，要羅漢的心裏就大不自在，而今黑五這一吹，恰好像故意向其顯示，臉上竟火辣辣的……另外一個全頭輕飄地湧起，心尖因甜笑而

發顫了，遂以極其中聽的聲音那樣說出。

「甚麼時候啦，還要這樣！」使人們全都一怔，於黑暗中雜在高叫。

「誰！站攔來。」要羅漢厲聲的問。

「算了，算了，」丁五爺一面說，一面口內連續地輕喘着走出樹林。

「丁五爺：哪面不會吃力的守住那帳壁嗎？」鷄子老總喘喘地問。

「別多說，各人留心着慢慢地梭吧。」

「喂！」誰捏着鼻子高聲提示，「看見旗子沒有，是尖的不是方的呀！」

「誰？」要羅漢怒吼，分明是停留着的，自己這邊的人在打發

沒人開腔，在黑暗中去清查誰呢？

「嘶！」丁五爺自然深吸了一下，這話分明告訴他不要把老橫些看得太便易了，至於那甚麼旗號，自己可沒留心：

「豁出去吧哩！」他想，也知道這回不比往常，就憑這十五個在前，火力未免太形單薄，但如果讓他們走先，或挑選幾個加進，難免要羅漢不生種種疑心，弄僵了來還給對方只最好的乘機，遂掉頭向揆着自己伏走的老總說：

「傳過去！叫大家不要亂放，子彈得顧惜一點。」

黑五和絡腮鬚除外，矜此，鷄子老總心裏也有點惴惴，從接班以後到現在，耳朵邊儘嗡嗡發響，不曉得幹了些什麼，所經過的於腦中翻轉，恰如那空間迴響冷風，忽來忽去。

伏着身子，輕移一步；那提起來的脚脛就顫動兩下；

「快滾！」老九在腿上重重扭一爪，但越往前移身上越覺得毛支支的，這緣故可莫名其妙，往常並不如此呀！

都緊起耳朵，骨溜溜轉着眼珠子向前招，前面橫變的帷壁黑膩膩立，誰知道那後面藏隱住什麼呢？在旁恰巧又顯擺着山坳，這一條碎石板路不得不從那坳裏轉過。

漸漸，兩旁沒有樹林了，散立着的矮小石筍群，到儘可使人驚吓一跳，疑心那會什麼。

離前邊橫槓的帷壁還有十來丈遠哩，突然：

「拍！拍！拍！」黑暗的世界被掀動了。

「噓，」丁五爺擰着暗號。

一堆石筍恰好做了障礙物，這一羣——十五個全偃伏下去，那橫槓的帷壁之前，竟也有火星微閃，這却可使了五爺忿憤，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丁五爺，像足後面朝我們先放響哩……」在他身邊的鷄子老總還沒說完，而被那輕吐衣箱一下發住聲。

「拍，拍，拍……」

「劈，劈！」是幾顆子彈擊擊在石筍上所發的聲音；

「哎！」他在胸脯上輕拍一下。

「怎樣呢？」

帷壁前陰一聲陽一聲的槍響停止了，索性讓那後面的響着處處加勁緊密。

當頂的浮雲散盡，閃爍出金黃色星光，那暗藍色沉沉的太空，突地上發顯現得竟和地面隔隔一個不能測知的高度。

「媽的，繼回去跟那幾爺子拚了！」是誰怒吼出。  
 了五爺咬咬牙，陡的躍身起來：  
 「弟兄們，有勇氣的朝前衝，自夥子！寧可讓他不仁，我們不能不義。」

當他剛跑出幾步，一顆子彈恰巧從後心穿入。

註一 滾龍即袍哥之別號。

註二 即雲遊道士。

註三 即毛道之別稱。

註四 他們對於房屋的隱稱。

註五 對於姓的別叫，如：老要姓龍，老跳姓張，老趙姓劉，老掛姓丁等。

註六 四川土話，等於「什麼」的意思。

註七 暗害之意。

註八 搶花：某地土話，含有無心做壞事之意。

註九 他們對於槍械之隱稱。

註十 某地指物的土話，含意以為「甚好」。

註十一 那方的土話。即毛房。

註十二 即未煮熟的成團的生雅片煙。

註十三 某地土話，即「怎樣」之意。

註十四 某地土話，含出岔事糾纏不清之意。

註十五 即「上面」之意。

註十六 他們對於吃飯的隱稱。

註十七 某地呼匪為棒客。

註十八 一種油酥豆，某地借以喻故事齣作者。

註十九 某地土話，即「捉」之意。

註二十 某地土話，含有「逃避」之意。

上海  
 生活書店  
 最近出版新書

- |         |       |      |        |       |      |
|---------|-------|------|--------|-------|------|
| 幽默的叫賣聲  | 夏山尊等著 | 七角   | 日語公式詳解 | 程伯軒編著 | 六角   |
| 西園寺公望傳  | 鄭學稼著  | 三角五分 | 文學問答集  | 征農作   | 五角   |
| 三種船     | 葉聖陶等著 | 七角五分 | 文明與野蠻  | 呂叔湘譯  | 一元   |
| 太平洋問題十講 | 章乃器等著 | 四角   | 越想越糊塗  | 顧均正等著 | 五角五分 |
| 二十六個和一個 | 陳節等譯  | 八角五分 | 伊特勒共和國 | 徐懋庸譯  | 一元   |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 九一一二

本行特約十大銀行  
 均可免費匯款

# 墟

萱 焚

環

額拐了的圍牆，由浮着綠沫的池邊鉤轉來，崎嶇的沿着泥路，儼然畫出一條疆界。殘碎磚瓦突出的地上，木屑發黑，散出腐爛氣息。但一到春天，便從冬季中蘇醒；隨後夏季了，苜蓿，莠草和高歌聲號喧，還有艾，森林般生長着了。炸蟻任意鑽竄，蜻蜓磅與翔飛，成爲虫豸的天地。草莽間建築着孩子泥屋，有泥娃居住，太陽像燃燒着的箭豬，顫抖着，將烟火的光撲過來。隨即彷彿很無味了，寂寞的，厭厭然爬過去了。晚霞靜情的停在天空。霞的光最先落在這裏，照着瓦礫的碎片反光，將這廢墟煊燿得如同瑰麗的廣原一般。浮綠沫的池塘驟然腫了，反射出凝結了的脂肪似的光彩。

我坐在一塊磚上，像休息在石上的旅客一樣，望着草芥的林莽，林莽下的泥屋。我仰觀着靜寂的帶狀的霞。我聽見一個人沈重的步履走過，水桶伊共伊共的呻吟。羊溫柔的鳴聲，許久在遼闊的天空下顫抖。女人的尖叫沿着大道送到曠野上去。狗呢，大約到田裏撒野去了。

「這塊地上有毒：絕子斷孫，滅門絕戶。有毒！」

這可憎而又可怕的聲音從地下爆起，在叢莽的交織間停留着。

我通體打了一個寒慄。跨過小泥築，苜蓿和高撲打着我的臉，越過頹垣，邁向大路。

鄉村的建築師路大成，一個頑強的老頭子。他立在路中央，似乎吃了一驚。

「呵呀，我道是野貓哩！」他搔着那突出的鬚角。「你去同鬼打交易罷？……」

他揮着手。

夕陽燃燒着他的臉，毫無衰敗的氣色。但是——

「我只想弄到幾點肉。」他反復的喃喃道：「一點肉——」

他打一個呵欠。那被鬚鬚圍繞的嘴動着。突然叫道：

「畢四奶奶——唔，她死得好！——她，畢四老婆呀，她是長着毒牙的，怎麼尖的，像瘋狗的一樣。她吃着，她喝着，長滿了一肚子的毒；是呀，她咬人了。瘋狗還有誰不咬，這樣，大家都倒霉，連畢四爺他自己！」

他扭着鬚子，顯得正正經經的。

突然，我有這麼大的榮幸：村長巍巍乎站在我們兩人中間了。誰都知道，自從當了村長他變得像個神，他拿莊稼人的錢買小雞，吃得頸子腫脹了；因爲喝多了酒，滿面紅光，胃口不好，便不得不時常摩着那突出的肚子。

「你胡說八道，你！你想弄點肉解饑，你！」他元氣十足的囁着，好像有着「看罷，我送你衝裏去」的神氣。他打着呃逆，咯咯大笑着。可是——

「你能叫畢四爺這莊基生出麥來嗎，」建築師說，「這有毒呢的地上；除了宮麻。你能修繕房舍嗎，像原先那樣，在這有毒呢的地上！」

「我！」村長擠着眉，在肚子上一拍，「什麼都不怕。你想我怕嗎，我？哼，就是鬼我也能把他吊起來，「拿錢來！」我說。

一個牧童從這裏經過。他停住腳，搖起鞭子嘲罵道：

「去罷，村長，你向鬼派捐去罷，他會扼住你的鬚子，將小雞挖出來，哈，哈，哈！」

「混帳！誰養出來的？」

村長咆哮着。

那牧童驅着羊跑掉了。

「說得不錯。你要用這塊地上一個錢，包管人亡家敗。這兒只有毒，那樣的毒，牠會把人淹死。」

路大成那老頭子啐一口吐沫，揚長去了。

村長沿牆蠕動着，像一個大豆蟲。他舞起胳膊，大叫着：「就是一個鬼，鬼！也得拿錢來！我嗎，一個村長，進過衙門的。」

轉過水池，是一片草地，小徑蜿蜒的從中間通過。夕陽在前。

天空正被烈火燃燒，瀰漫着烟。羊得得的邁着小步，帶着圓圓的肚子，足飽的鳴聲走過草地。犛狂奔，發出野性的呼聲。少女扭着渾圓的兩肩輕聲的，幽婉的唱着：

「飯好吃，磨難推。」

「想要女婿難做鞋。」

但望見還有男人，便丟下豐滿的背影，受驚的小鳥似的，咯咯的笑着跑掉了。

我在草地間的小路上走着。蛙咯咯的打着小鼓，炸蟻札札的歌，夕陽投大地以陰影，田野坦露無限廣闊的胸懷，是柔軟，靜謐，充滿着生命。然而我不能像犛一樣發一聲野性的呼喊，以排解憂鬱。眼前浮動着斑點，使人厭惡的黑色的斑點，像許多錯亂的花紋。在那些斑點後面，露出畢四爺的臉，圓圓的。像他生前一樣，長着八字鬚。

他望着天。

需要什麼呢？那位畢四爺。他不需要什麼，他用不着求人。凡經過村子的人，該還記得，那荒廢了的墟場，有過當日的光榮。那樣的房舍，那樣的庭院，路大成說得不錯，有這麼一份產業，就是一個王也不換。因為他知道修築這宅第消耗過多少力氣。而這宅第也正屬於畢四爺。他有驛馬，他有耕地，還有佃僕。他還從衙門的後門進去，前門出來。別人說，好一個萬能的畢四爺！

然而竟有不能的地方：他沒有兒子。或賭或竊的半個也沒有。

於是，來了責任問題，四爺說四奶命中犯九女星，四奶却用指尖敲着他的鼻子，罵道：

「你壓根兒就沒有那樣的種！」

畢四奶又瘦又小，別人說是為因吝嗇，常常不敢吃飽所致，可是罵起人來倒够勁兒。她單降得下畢四爺。四爺自己也承認凡事讓她一著，但關於「種」的問題却不便低頭。他得考量考量，這不能馬虎的遷就了事，否則，豈非真的要絕望了！考慮的結果，四爺



決定同太太開一次談判。

「想想罷，我混了一世，我有產業，我有聲譽，我沒有人。祖代世家，咱沒有作惡，沒有虧過人家陰德，可是過到咱這一輩子可就完了：你想想。」

四爺拿出滿身功夫，要裝得像男人。

「怪得我嗎？」

「怪得我？」

「你的坎壈不好！」

「老大是秀才，老二做官，兒子做局長；老三肋巴骨上都串滿着錢。」

「你別說雞，貓，狗的秀才，我見過那黃銅套子！我不稀罕那芝麻大的官兒！」

「人家都有莽狼樣的子孫？」

「那，那，你別和我多嘴。這個忘八孫宅子就斷子絕孫！」

。家譜上寫着，上八代都在這家裏起家立業。」

四爺弄得不錯，他劉備過江的回答着，不由四奶肚子裏出了窩心氣。

「你的「種」不對！」

這句話恰中四爺的計。

「那麼——」他打量着對手，說：「改塊生地試試，唔？」

「你敢！唔！」

四奶也有着一身功夫。

不消說，這些話是後來聽到的。我只見畢四爺愛哭，畢四奶却又彷彿誰將她的絲手帕偷去了般的，咬牙切齒，完全失去人性的

死罵着。我不會弄明白他們的關係，我覺得是和六婆子對待他的意見沒有分別的。

彷彿是臘月間；我是將從穿起棉衣起，到新年止，一大串的日子都算在這月份裏。好像又不是臘月，因為稍大的我，覺得這個月份必須落一次雪，狗跳進去連影子也要淹沒的那麼大。可是沒有。我記得很清楚：畢四奶家的小黑狗弓着背，露出一段一段的脊骨，歪歪斜斜的走着。牠腿骨永遠是軟的；牠長滿着癩瘡，那一片有一片無的毛永遠沒有脫過；牠永遠夾着尾巴；可是見了別家的狗永遠露出牙。我從沒第一個有將牠同四奶分開過，因為一樣瘦小罷。牠們都潑潑刁滑，沒有一點人氣兒。牠們總是先向別人逞強，歸根又總是自己失敗，但要跑得遠遠的——家門口，叫喚兩聲。我怕四奶，她像夢中的妖婆子，我却打牠的狗。

突然，四奶家的狗汪汪叫着了。本善叔告我說四爺討來一個「小」，和狗什麼關係呢，那人不願多說，一下子鑽進四爺家的大黑門不見了。接着又有人往裏跑，接着……連京發也沒進那大黑門去了。

「這些都是猴兒精……」我想。

我永不到四奶家玩。

我只敢站得遠遠的探望。那個門洞黑得沒一星光亮，有二里長，像一個什麼的妖怪洞。那些人自然都是降妖怪的，都是些大人物品，料不到京發也有那麼大的出息。好罷，我等着；等着看妖怪。我胆戰心驚的望那漆黑的門洞，又瞅瞅四周，正覺得寂寞。真好好運氣，建築師路大成來了。

「可是，怎麼一個「小」啊？是這樣的，唔？」

路大成立在路上，望着我，又望望四周，他竊眉，他抓耳朵。這準定是一個難題，連木匠也解答不了。他將器具籃子從左肩換到右肩擱着。

「小！唔——」他眯着那灰白的小雲彩思索着。「我想不怎樣大罷。」

然而我想起來了——

「不就是畢三爺家的那個嗎？這樣，這樣的！」

我得意着。

「小傢伙，你已經有心眼了！她是一個紅嘴八哥。咪勿，咪勿我要吃八哥。哈，哈，哈！」

他嗓子捏得細細的，拖長着聲音學貓叫。笑得臉發脹，嘴幾乎都扯開了。那器具籃子在他腦後蕩着。

我是笑得淚水都流出來了。不知怎的一片小暗雲滿住我的心，我憂愁着了。

「小」有一隻鐵刀似的翹翹的脚。她的臉總是熱烘烘的，像剛出來的月亮。他逢人便嚷，肚子裏彷彿充滿着笑，倘不放出一點就會要破裂了。她的笑聲那樣尖，波浪一般在空中抖着。她和誰都合得來，她和誰都是「老伙計」，只要有她在，世界絕不會寂寞罷。我並不怎樣喜歡「小」，因為她拚命的親人，使人得不到一刻安甯，而且抱得那麼緊，我常常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可是要把「小」拖進那樣的妖怪洞，我還不情願，有誰再那樣的笑呢！

吵起來了，鬧起來了，聲音紛煩的從那門洞裏送出來，妖魔一定被捉住了。哪知第一個走出來的竟是畢四爺。他的臉紅得像用顏色染過的一樣；八字鬚抖動着，不，那樣的鬚子剃掉了；袍子的胸

前被撕破，露出棉花；京帽也不知了去向。他走得非常快。我正想他是否也同妖怪有些瓜葛，門洞裏却又湧出多人，還有四奶。她是一個生鏽的釘子，生怕損傷着似的誰也不敢挨近她。伊是那樣潑。

「你娶一個小娘來呀，你！老不要臉的爛貨……我要拔下你的鬚子來。把頭塞進褲襠裏走罷！」

手舞動得像螃蟹的兩把鉗，臉糊猴般的尖着。潑得白沫四濺。建築師湊湊去，揚起手嚷道：

「養一個白胖子比五隻小雞值的多。只要節口對，還有富小奶奶的分哩。」

可是誰偷去了墨斗。

「誰？誰！」他一雙眼搜了一個圈子，「拿去鑽票子是使不得的：快（還我）！要不就把腦袋劈作兩個。」

大家很起勁的笑着，「小」和妖魔全不成問題那麼的。我們村上人素來愛笑，有誰哭過呢，除了因買銅耳環而遭罵的女人。

京發賊頭賊腦溜在四奶家那隻獵狗後面，向我做眉眼；在往日我一定幫他揪住那東西的後腿，舞鞭那麼幾個圈子的；然而，現在，我望着畢四奶覺得發抖；人堆裏不見「小」的影子，使我感到難過。四奶嘴裏噴着白沫。不是吃過「小」的結果；誰能知道她不會吃第二個人呢，那妖婆。

很想走開，又不敢挪動脚步。

「不要臉，臉長在屁股上了，你討一個小娘！」

臉是不會長到屁股上的，我知道。四爺也要臉，我看見的；只是不要鬚子，那鬚子也許正如四奶所言，被拔掉了罷。可是，我永遠不相信四奶；她叫四爺做「老頭子」，眼裏的四爺却不如娃娃大

；她見我們像心頭肉一般親熱，可是她永遠不給我們一顆落花生。

這一天我沒有吃飯，好像害了病。

隔一天——也許隔一個月，小又帶着一肚子笑來了。她要借一把梭。

「小不是夢吃了嗎，魔魔呀？」

我望着她的大鼻尖，很想在那軟軟的胸口上跳，又有點怕；她是不是變了鬼？

「傻瓜！」

她叫喊着；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後來聽說另外還有一個小。是怎樣的人，可說不清，因為她住在魔洞似的四奶家裏，一定被迷魂陣迷着，或者為毒蛇猛獸所看管，走不出來。我想：她應該和三爺家那個從一個模子裏脫出來的，帶着一肚的笑，說起話來有雪梨那麼脆。

然而四奶家却更不太平，整天鬼哭神號的，

不曉得四奶究竟用的什麼法術，她整天都在調兵遣將。這些兵將就是她的兒女，好像是預先派定了的，今天大姑娘來了，開一個滿天紅，明天二姑娘準要害得老灶爺搬家，後天三姑娘會把鍋砸了。她統共有多少女兒，我敢說連戲班子的管帳先生也發愁。大姑娘生得像四奶（倘若）照像的底片，只是眼斜了一些；二姑娘有一個尖尖的鼻子，怪好看；三姑娘像匹沒轡頭的馬；四姑娘是一口摔過手的豬；五姑娘像一個陀螺；六姑娘又像四奶照像的底片了。這些姑娘永遠站在四奶的一面，永遠打着勝仗。可是這些姑娘時常黏在一起，這個罵四奶偏心，那個道四奶不公，第三個又要比雞罵狗，於是打將起來。打到驚心，罵至郊野，分不清誰是誰的對頭，

只難了那瘦小的老妖婆。

我討厭她的女兒，因為那舍們都說那班娘子軍的壞話；誰也不理那些「搬東西的母耗子」。她們過，誰也要啐一口吐沫；免災。

孩子們的日子，過去新年就是夏天了，因為村子上在農忙之前是有着會期的。這市場的大，沒有人能說得來。牠將村子包圍起來，貨攤子伸展到街心，小胡同中都充滿着論價聲。奶豬拚命吼嘶，牛馬號激曠野，似乎要將村舍擠上天去一般。

然而四奶出現了，她永遠像一個可憐的生鏽的釘子。

「畢家的老四，是多大的面子上人哪，小老婆可養着漢子，這樣的婊子呀！」

叫喊着。這市會好像專為她而有似的，她莽撞的走着，有着偏不躲開，就擦掉一層皮的氣勢。

「那樣嗎，你會招起一師人，老太太！」

牙行眯着眼，是沒有便宜不佔的。

「封住口罷，」酒舖的本善叔攔住她的去路，「常言：家醜不可外揚……你賣的便宜！」

突然街心起了鬧。

四爺家的「小」第一次闖出妖怪洞來了。她是一尊臉頰的小菩薩似的人物，衣服被撕破了，頭髮被扯掉了，遍體是灰，好像在火裏燒過的小雞。血從頭頂的什麼地方涓涓流注。她兩眼迷離，死白的唇抖着。喃喃的嚙語道：

「我死，我我死……」

四奶家的娘子軍乘勝追將出來，二姑娘是擲瓦人物——「讓她投井……」她說。

立在大門口，很漂亮的，很威風的。

四姑娘的一身肥肉撲上去，「小」被壓在底下，不知怎的，兩個女人滾下街心去了。野馬三姑娘抱住「小」的腿，大姑娘嘴和眼成一對對角的一斜，很很的在肚裏嘆道：

「你要跑啊，偷東西，賤貨，噫，噫，我——你偷！偷！」

兩隻脚在「小」的胸上踐踏。

「橫豎要她死，不是有刀嗎！」

趕會的人圍了上來。

「他們想吃磁蒜！」

「出錢買來的，」五姑娘旋轉得像陀螺。她說：「死了也不過佔一個地角。」

「四爺哪裏去了？他買的是一個人，就是百靈也要養活的呀！」

可是，有人見四爺躲在池邊哭去了。

四爺在我們眼中是很偉大的；不怕他在我們傍邊走，他却看不見我們。他走路老是望着天。兩隻脚老是穩穩當當，恰巧成一個八字。他說話老是噁噁唔唔，還敢打那些我們認為已竟了不得的人的耳光。可是他不怕四奶，沒有人懂得這是什麼道理。這使他的個子矮下去了，雖然他依然看不見我們，雖然他走路依舊像官。

我們在池邊捉蜻蜓，好熱的天！

京發剛從水裏爬出來，在草地上打着滾。突然他發見了什麼，

做一個眉眼向那株老柳樹走去了。當他來轉時，他說：

「噯，他在哭呀。」

他右手的食指架在鼻梁上錫着。於是，又轉回去了。他像一隻

貓，悄悄的蹲下去，窺伺着。但停了一忽，這貓却叫喊了，貓被耗子攔住了。那耗子就是畢四爺。

「你，你想上天嗎，你！」

四爺壓細着聲音。他打京發的屁股。

京發呵着腰，光身子向後扯着，而且低聲囁着。四爺提腿轉，

京發發一聲喊跌進水裏去了。

但我已經發見四爺的眼紅了，有水流在他臉上。

有這樣的一個夜裏，大狼猖狂，好像遭了火災，青年人吶喊，擊起火把馳奔了出去。火把的火焰燭照着為夜露的所浸原的野結成鍊狀，在夜的帷後移動，然而那說話有雪梨那麼脆的「小」早已逃走了。啊，夜是那樣偉大，又那樣可愛，誰能說那希微的閃光不為着照耀「小」的生路的呢！又為什麼逃走的不是另外一個「小」呢！

然而，畢四爺高興着。他坐在本善叔的酒店裏，迷擲着眼說：

「我馬上就有一個小子，老大，老三，呵，我要叫他看看！」

他驕傲得像一隻鬥雞。

四奶奶就是四爺的靈魂，她永遠跟着他。

「別喝多貓尿在這裏發瘋；你的嗎，老不要臉？借來的糧！」

四爺見着四奶就低頭的，可是這番他沒有服——

「你的嗎？」

「一萬個人的！」

「要往臉上抹灰，你就不許改在別處！」

「不許！」四奶奶把拐杖在台階上咯咯擱着。「我家裏有毒，

誰住了都教他家散人亡；南方丙丁火，三天的小孩娃也要斃死！」

四奶生着毒牙的，她有一肚子的毒。原來「小」居然懷孕了，她就拿毒撒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據說她的靈魂就是那些出過胎的女兒。誰也不懂這是什麼道理：四爺得怕四奶，村人又必須怕四爺。可是鄰舍對四爺懷着同情，因為大家都是抑強扶弱的好漢。

天發着怒，一個冬天沒有好日子，下着雪。新年剛過，大清晨，狗沈悶的嗚嗚着。

「一個盆送掉兩條命，這不是是造孽嗎！」

一個女人低低的說。

「這早總是這條路。床上會吊死人，可不踩踐？」

六婆子咳嗽着，吐一口黃痰在雪裏。

大路上走過一輛車來，載一口白皮棺木，趕車的跳下來，喝住牲口，在四爺家口停了。這車夫燃着一袋烟，用腰袋去腳上的冰霜。棺木抬了進去，又抬出來，仍放在原來的車上。

「阿彌陀佛！」那女人抖着。

一個年青小子却似笑非笑的：「到你死的時候未必有這麼塊木頭。好了。」他揚一揚手。

車夫發一聲喊，車又在路上走着了。踏踏着深厚的雪，發出沙沙的碎响，蕩起雪的烟。輪轆着冰凍的路，跳在空中。

天藍如水，雲的船在行駛。旭日照耀着靈車，照耀着蕩起的雪烟，車夫鞭着青牲，向原野馳去。

「小」死了。被埋在路傍了。

一切都這樣簡單，都這樣平靜。

四爺常在本善叔的小酒店裏喝得爛醉了。他和誰也不說話，只一個人默默的將酒灌下肚去。他偶爾抬起頭，用那雙銹得無光的眼望着田野。鬍子已經重新長了出來，是未經修剪過的荆莽式的一片。也許有什麼在蠱蝕他的靈魂罷。他隨即又低下頭，把起杯，好像要將全個生命浸在酒裏一般。

「唉，來了！」

有次吃醉了酒，獨自喃喃的這麼說。後來他患了癱瘓，坐在一架特製的能動的椅裏，逢着好天氣，由四個人抬在門口望望景色，扶手那裏有一個釘子，掛着一隻酒葫蘆。

四奶簡直發了瘋，她的五臟和頭髮都失了火似的，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能安生下來。她必須四處跑着，什麼地方都用拐杖搗遍，什麼地方都碎遍毒。

「這塊地上有毒：絕子斷孫，滅門絕戶。有毒！」

她可怕的叫喊着，呪詛撕破原野，將災禍撒播在應該生長五穀的田裏。

太陽收斂了最後的一條光，蟬鳴低聲唱着晚歌，月亮像素車白馬的葬列。冉冉上昇。回頭望着那四爺會在下面哭的柳樹，早經伐去了。水池發出黑色的泡沫，積在廢墟的林莽中號呼，一聲聲好毒的咒詛。

# 參商

蕭乾

適才馬路旁一家廣貨舖裏起了陣小騷動。雖然不大，却也招惹得一些沙沙地走着路的人們簇聚起來，墊着腳跟，看一個穿翻領西裝的青年用拳頭響亮地揮着權，向着也不服氣的老板咆哮着。正在鬧得不可開交時，人叢中擠進來一位秀雅的少女，留着長長的雙辮，臂上掛着一隻繡花書包。當她用驚愕的眼證明出那聲音的主人之後，就脫口叫出「萍！」

青年激昂的情緒爲這熟悉的聲音扼着了。他即刻側過頭來，睜大了眼，楞楞地在人叢中搜尋。

「萍！」這時少女側身走進舖裏。她軟軟地看了老板一眼，挾着青年的肩頭，一面由書包裏掏出錢袋來問：「是爲了錢嗎？我這裏有。」

突然青年意識到鋪夥對自己當前無默的嘻笑了。他一手把垂在額角的頭髮用手指節向上穿了穿，又伸出硬硬的指頭向那胖夥計說：

「——你混賬！看你下回敢！」就踉蹌地衝出店舖。

少女羞慚地低聲向老板賠了不是，才垂着頭，在多少隻好奇眼瞞的逼視下，順着青年擰開的繩子跟了出來。又在衆人疑惑及羨慕

的目送下，向街的一端走了去。

「嫻貞，真對不起你！」走出不遠，青年偏過身子，用疲憊的聲音說，他這時才恢復了固有的理性。彷彿已經明白適才不該那樣，他伸手溫柔地去提少女的書包。

「不是對不起我，萍，是你太作踐你自己了。憑你這藝術學校的身分，你該和這樣人爭吵嗎？你不能愛——」少女斜視着他，試着步想說了下去。

「我們沒有你們信教人那麼多忍耐，打了左臉還給右臉！我受不住。」男人憤怒的回憶又重新喚醒了。彷彿覺得有人在後面嘻笑似地，他陡然返過身來，向着車塵的某方向兇兇地咬了咬唇。

「萍，你說對了，你沒有那忍耐；但是你可以有愛。我明白你的性子，我相信只有神能救你——」

「喂，嫻貞，我不去你家了。」青年忽然停下了步。「你先回我攀起這來那了。我真怕你那姑姑，那麼——」

「怎麼——」

這時巷口突然衝出來一輛綠色汽車。青年即刻用手攔住少女的臂，另一隻護着她的肩頭，直到那畜物怪嘈着馳了過去。他倆吃驚地望着汽車尾部飛起的塵埃，像是擔心它會倒退回來。少女仰起額

圓的臉，默着青年繚繞的眉峯玲瓏地說：

「看，你不送我回家嗎？」

青年會意地笑了。即刻得意的神色在女人面上畫出來。

對於她的萍，她又有把握。她和她家人一樣不同意萍那種馬虎勁兒；馬虎的服裝，馬虎的舉止，但她比家裏人對他多了一份希望。爲什麼偏愛上了這麼一個馬虎人，她自己也不明白。牧師的兒子李天民不是把一張極清楚的賬算給她聽了麼；他體面，他信主，他是個牧師的好兒子，差一年就是醫學博士。可是這賬目竟沒有萍的黑黑眸子一樣打動她的心。爲着這事，她也算吃不少苦了。李天民常常着許多教友用最鄙夷的口氣說：「昨天我又碰見你那好朋友了。大熱天也不戴帽子，真本事！」嫻貞只勉強笑一下，低着頭走開了。爲着這事，本來在教會裏和她姑姑還算是一派的李牧師，竟有多半年不登她家門。在起初，她姑姑答應李牧師說總可以挽回的。一向什麼都肯聽話的嫻貞，在這事竟和她姑姑執拗了一年多。她成天用最樂觀的神色勸她姑姑：「這是一隻迷了路的羊，我們得救他。」對自己，她時刻握起白嫩小拳頭，堅信着世界上沒有東西能抗拒愛，這什麼也能融化的力量。

「萍，你猜我這口袋裏的紙包是什麼？」嫻貞是用着碎小的步子走在青年稍後些，帶點喘息地問。

「是——」忽然像有了什麼預感，就鄙夷地說。「又是復興聖詩！」

「不對啦！」嫻貞靈巧地得意着青年的錯誤。

「嗚，」青年有些失悔，伸出手來想摸摸看。

「告訴你吧，這是我才找來的十字花樣。我再給你繡一對枕套

，好不好？英國的十字花，多美！」

「英國的？你那兒找來的？」青年亮起了好奇的眼睛問。

「懷教士送給我的。」

呵，又是懷教士。那位熱心傳道的女人會怎樣窮過這牢不可破的青年呵！整整一個下午把他囚在一間華麗的客廳裏，一下祈禱，說他是「罪人」，一下唱詩，把這隨便馬虎慣了的人逼得快瘋了。用極勉強的禮貌辭了出去後，他狠狠地訶責帶他去「玩玩」的嫻貞，要命他再也不想見那用虛偽笑容騙人「歸主」的女人了。

「不用你繡了，我不要！」忘却了適才一瞬的溫甜，青年又磨起氣來了。

紅樓的角牆已拐過了，竹竿巷那扇漆大門已經遙遙在望。青年的臉色現得很侷促，下面拖着的是遲疑的腳步。他在躊躇着承受那永遠慈祥的笑容。

兩條修長的影子挨近大門的台階時，嫻貞把他拉到牆角。

「瞧，你的頭髮成亂草了。快擺齊一點！」少女賢淑地爲他扣好襯衫的鈕扣，又把一塊白白的手絹塞進他口袋裏。「用那麼大氣力說話幹麼！快，擦擦你的嘴角，萍！」

這叫萍的青年又用指頭狼狽地在蓬鬆的頭髮間穿梭着，然後用手絹在嘴角揉了揉。

「可以了吧？」那聲調是勉強的，像是這已地替旁人做了一件

事。

「記住，」嫻貞低聲央求着。「姑姑勸你是爲好，你別過分給

煩！你不信，我可信。老人家的好心是傷不得的。」

「真！」青年喚住已登了台階的少女，繃着眉，央求着。「我

們到別處去罷，進去玩簡直是折騰我！」

少女向他溫柔地招招手，他終於是跟着她走上了石階。

## 二

走進了客廳的青年萍，心中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這家人對他的熱心他未嘗不感激。他們會兩次爲他開祈禱會，連四歲的小蕪兒都跪下來。當蒼老的姑姑用顫抖的聲音低聲對她幻象的神若有其事地求着：「神感動若萍的心，使他信主」的時候，他偶爾也會慚愧地想，即使爲了她的虔誠，真不該再固執。但這感覺多半是由於對老邁的一種憐惜。及至他走出這充滿了悠揚頌聲的周家，呼吸着廣大世界的空氣時，那感覺又冰冷了，代替的反是屬於受騙者的憤恨。

他其而後悔第一次叩這烏漆大門的那回事了。都賴嫻貞，她求着：「我們的事都成，可就莫偷偷摸摸。別人可以不告訴，姑姑我可不能瞞。」終於，在那可呪咀的下午，他把個腦瓜伸到面盆裏，用條毛巾狠命地搓。那麼戲劇似地走到竹竿巷。她担保姑姑雖信教，却不至像他所猜測地那樣「教迷」。但進了大門，看見白影壁上那用粗壯紅字寫的「以色列人十條誡命」，就已感到另一世界的凜然了。

第二天，嫻貞驕傲地問他那兒來的那套禮貌。兩顆禮重原都不是難事，難在忍了下去呵。萍那天是咬緊了下唇，放着無聲的啞笑；話語只用來應答，把眼角伏貼地低垂着，並在吃點心時故意剩下半碗。這幾乎是他現學來的。儘這幾手就把那蒼老的姑姑哄得誇出他這缺乏的美德來了。嫻貞還羞答答地告訴姑姑會發現他倆的上唇

都有一顆黑痣，而且是同一位置。（這是神的安排，姑姑說），從那以後姑姑對於李牧師的大少不再誇獎了。她開始在這粗莽的影子上織起姪婿的好夢來。

誰能懂得青年萍在這客廳裏的感受呢？還不好嗎：軟呼呼的沙發，背後伸着晚香玉柔媚細長的臂肢。齊着膝頭各擺着那麼一隻精緻細刻的茶几。矮案上堆着那麼多聖教旬刊，福幼報，和琴譜。但一個來處不詳的怪感覺總使他担心那軟軟的沙發將整個地把他陷了下去。當姑姑講說壁上的「耶穌救羊圖」時，嫻貞得意地說，「萍畫得比這好呢！」老婦人花鏡裏的眼即刻有了一道異影。真是想將來可以把她舉荐到佈道部的編輯組裏去呢。

這時，一個綿軟的聲音由裏院送出來了。

「怎麼把人家若萍丟在外面呵！」隔着窗幔一張永遠掛着慈祥笑容的臉可以看到了。

青年即刻倏促地立起身來，迎到門邊。機靈的嫻貞早已把小沙發椅上臥着的一隻花白貓趕開了，並且將隻織了埃及楔形文的靠枕放在椅背。婦人微笑着坐了下來，兩隻滿了慈光的昏花眼睛溫存地睜着姪女，又把那眼光移向沙發上的來客了。在這兩條影子中間，她彷彿看到了什麼幻象，欣悅地搖着頭。她的頭髮已斑白了。

「姑姑，您做什麼？」嫻貞嬌嗔地問。

「若萍，」老婦人湊近些身子問：「你知道你有一顆黑痣嗎？」她以爲這巧合的發現仍是個隱秘。

青年帶點害羞地笑着。他忙站起來，想招呼老婦人喝茶。

「別這樣，你是客人！」老婦人像是担當不起，可還是看着他拿起那精緻洋磁壺。「明天你來罷，明天有特別禮拜。許多人都惦



蕭看看你。」這是帶着驕傲說的。

「我不——」已經是在窘着的，這時青年的臉竟紅脹起來，忘記了一切禮貌地拒絕着。嫻貞即刻就揮了。

「去一趟吧，萍，你也不該陪陪我嗎？」這口氣完全是對於孩子的，像他們那次去天台山，走在前面的嫻貞，張着臂，招呼他「趕上我呵」一樣。

「什麼，姑娘！去拜上帝麼，怎說是陪你！」老婦人其實是勝利地說着這片詞責。

這小小爭辯對於那如在沸湯裏的青年是像兩個屠夫臨着僵屍爭吵着誰宰得好一樣。他用怨恨的眼色看嫻貞，並且不等晚飯，就非拗着頸子走不可。

「你又逼我去那兒！」青年用勉强的笑臉搗回原想送出的姑姑，就撇起嘴來，如一個受委屈的孩子地向嫻貞嘟囔着。

「萍，爲了愛，你聽一回我的話吧！」

青年把手撐在袋裏，垂着頹喪的頭，極不甘心地下下了石階，向着另一方面走去了。

嫻貞倚着門檻，目送這愛生氣的人，像是有些憐惜。一個暗淡的影子投向她心中。「我們是不同種類的。」即刻她換了一層臺階，就把這不祥的念頭趕掉了。

「只要有愛，什麼也够！」

望着那影子消失了後，她輕輕地闔上門，把雙手搭在胸前。隨着，是一個樂觀的嘆息。

三

對於一個曾經讀過創世紀而且相信那些奇蹟的人，禮拜日的清早是一個太神秘的日子了。做完浩大工程的上帝，這天盤起雙臂來，臉煥發着得意的光采。地窖裏有多少人仍在做着苦工是不必問的，教區附近的人家却充滿了閑散和慵懶。這是安息日麼，孩子們就不必再趕着上學。他們很可以閑在地多臥一會兒，然後穿上新衣裳，等着牽大人的手「聽風琴」去了。早餐的桌上，媽媽常喜歡添擺一瓶鮮花。筷子拿起不久，教堂塔頂上的銅鐘翻起筋斗響了。這禮拜還有一個鐘頭的光景。

教徒們的衣角在禮拜堂的進口響聲的摩擦着。熟人偏偏在這聲響的地方遇到了。於是，用了極低的，但總合起來却是極高的聲音，小姐少奶奶們互相探問起家常來。

夾在這談話裏的還有一位蒼老的可是總微笑着的婦人。她那雙戴了短金鑰子的左臂是爲一個梳了雙辮的少女攬着，右側是一個不大愛抬起頭來的青年。那是一張頗不自然的臉，有着似在極不甘心下才抹上了油的髮。他始終低着頭，好像他所赴的是一個罪儀。

「周太太，您早呵！」一個臨下來着兩本紅書的中年婦人用羨慕的口氣招呼着。「這是您的小姐罷？」

「哦，我內姪女！」周老太太忙轉過身給介紹：「嫻貞，這是橋北福音堂的房太太。」

嫻貞笑着鞠了個半躬。

「這位是您的——」那婦人像是故意沉吟着。

「這是駱先生，嫻貞的——朋友。」

姑姑和嫻貞都等着他回過頭來招呼一下，但青年的頭是垂得更低了，好像怕給誰看見似的。

「啊，我聽說過的——」那婦人會意地一笑，就混進會來裏去了。

隨了第二次的鐘聲，牧師穿了莊嚴的黑袍，和另外兩個人走進來了。他毫不客氣地踱到台的中央，把自己肥碩身子安放在那張寬大的扶手椅上，端正地坐下了。在他頭頂上是一塊寫了白字的黑色木板，面上標着本日應讀誦的經文詩篇。

早晨的陽光，印透了教堂的紅綠玻璃，把彩艷的光條灑在會衆的臉上。教堂這時靜謐得像是等待着神的降臨，只有孩子因為對着彩色玻璃發生過濃的興趣，偶爾大聲喊了出來。即刻就必有着一隻母親的手掌堵在那不服氣的小嘴上了，氛圍裏於是起了嗚嗚的音聲。

這時，牧師的眼睛仍然圍着，手是安放在前額。他在默禱哪，彷彿請示神他今天該說些什麼。於是，他的手緩緩地落下來了。他用怔忡的眼睛看着台下，像西奈山傳誠命的摩西。他極莊重地站了起來。琴聲響了，會衆如山洪似地圍立了起來。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担任讀經的張執事用尖銳的嗓子宣佈了，於是，幾百本聖經像蕪蕪的秋風掃着落葉似地翻了起來。

「萍，」媽貞用打開的那本紅書的硬皮磁磁青年的手背。她得意極了，把書攤在他的膝頭上，隨着嘴裏低聲背誦來，現出她對這段特殊的推崇。

「你若能說萬國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既沒有愛，就如鳴的鑼，響的鈸一般……」

台上的人已經念了下去，青年起初是在用痛苦的臉扼腕着。及至爲另一個不太刺眼的熟悉字眼吸住後，也就湊近過來了，一氣直

聽到台上那人最後念的：「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其中最大的，還是愛。」

「還是愛！」兩個相視對笑了。媽貞高興得扶起手來。她是充滿了對神的和對萍的愛了。

這是將近復活節的時候。牧師今天講的是耶穌釘十字架後，門徒們四散的情況。說教完後，便該報告了。

報告的人是一個身材極矮，嗓音清脆，閃亮的頭髮，教堂裏一個近於丑角的人物。照例說過「本禮拜二」以後，他得響亮地咳嗽一聲。於是，像流行疝似地，許多淘氣的孩子們都在台下舉起他來了。因為這是習慣的了，他也不甚理會。他毫不在乎地報告了下去。其實，這是教堂死板的日程，禮拜二晚上家庭祈禱會，誰都知道。禮拜三婦女佈道團集合，誰也不會忘記過。但爲了一個完整的秩序，或者說是爲了小牧師說教的時間和氣力，他會一直報告了十幾年。

「再一個禮拜，」他突然揚起了嗓子。「就是復活節，本堂舉行洗禮。教友裏有新添的小孩或新結的姻親都希望早些記名。」

雖然青年萍始終不會注意台上演的是些什麼把戲，他旁邊的却留心了。聽到後半報告，他們即刻感到關切了。

牧師肥碩的身子移動了。他走近台前，像是要特別喚起會衆的注意，用極鄭重的神氣說：

「若是本堂教友都和外教人結了親，背了主，我們的教會還不就散了嗎？如果打算謀一門好親事，在教會裏不是很好物色嗎？我們特別希望本堂教友能够以身作則——」

隨了一陣風琴聲，安坐了一小時的會衆重新立了起來。這是一

個極大的震動，太陽已經由中天向西斜下去了，飢餓使大家失掉了進堂時的從容。人叢中時有野鹿般的小孩衝來衝去。牧師已由後台繞到堂門送教友們了。這是一個最後的印象，沒有牧師有放過。他那張豐滿的臉上擁着極和藹的笑容。看見老年人必拱拱手，如果遇到小孩子就摸摸那小腦瓜。

「這就是您未來的女婿罷？」媯貞扶了她姑姑剛走下教堂的台階，牧師就指着青年萍，猛然地問了。他竟忘形地拍起肥胖的臀部，嘿嘿地笑着，不知該說些什麼好了。

「這是李牧師！」老太太趕忙為他們介紹。青年淡然地點點頭，眼睛却盯着教堂的大門。

「這位是什麼公會的？」李牧師咄咄有着一顆閃亮金牙的嘴，故意地問，並且偏過頭來，戲弄地窺着媯貞。

「他還沒有入教呢，牧師。」媯貞羞慚地回答。

「還沒入教？」牧師揚聲地說給由他身旁走過的會衆聽，做出極為驚慌的樣子。「好了，今年復活節受洗的裏頭有了一位新郎。前年不就——」

青年萍這時實在耐不了。他攙着周老太太就搶着往外走。

老邁的身軀是禁不住這樣推的，她不甘心地舉起紆緩的步子，可還爭着回過頭來似應酬地向牧師招呼着：

「等下我叫媯貞過來記名。」

四

春在每個有着隱秘情感的年輕人窗前招手了。它用柳枝輕鞭着他們脆嫩的心，用柳絮撫摸着他們柔和的頭髮。郊野音樂和色調都

配置得那麼適當，惟該補添的缺陷是一對可以把臂膀如套環那麼纏得緊緊的人。但這時，青年萍却有五六天沒有來看他的媯貞了。

「他的信怎樣說呢？」姑姑苦澀着眉走進房來，把手搭在侄女的肩膀上，眷念地問。

媯貞悶在房裏已經笑過很久了。一個好女孩的眼淚是不輕易給別人看到的。雖然是憔悴的，她每天還是把一團微笑的臉龐給她姑姑。從她娘死後，十多年來，這位膝下無兒女的姑親會極體貼地撫養她。姑姪在一起除了溫存親密幾乎就沒有過一點點隔膜。在平時，她什麼都和姑姑公開的。她沒有過什麼隱秘，因此她才逼着萍來家裏見姑姑。如今，她却有了一件不能告訴她姑姑的事了。這是一件痛苦的事。她現在已悶在一座黑暗無底的深洞裡，連一個小窟窿也沒有。

「萍的信怎麼說？他還是不肯，是不是？」

這探問使悶鬱着的女人索性嗚咽了起來了。

老太太仰起頭來，感傷地看到壁上懸着的那張風采奕奕的照像。那是她僅有的一個弟弟，那麼不幸地早早死了，由醫學校畢業出來剛剛一年半！她低下頭去，用昏花的眼凝視着媯貞，那雖是一張滿了淚痕的臉，却是和那像片裏的人一樣地圓潤，有着筆直的鼻樑，和一對屬於慈悲心腸人的溫柔的眼睛。周老太太搖着頭，自己也有些酸酸的感覺了。

「姑娘，告訴我他怎麼說呀！」老太太想伸手拿過媯貞手裏的信。其實這是很平常的事，他寄給媯貞的信姑姑常看的，而且還常為他那些巧妙的話逗得發笑。但這回媯貞却匆忙地把它掖到袋裏去了。

「姑，您別看。他不肯。他說，什麼都成，就不能入教！——姑姑！」忽然，一個頂不好哭的好孩子，却倒在姑姑的懷裏，嚶嚶地哭泣起來了。

周老太太這時可也有些生氣了。她想，一個愛嬌貞愛到這地步的人，在這事上為什麼都不由她！爲了這粗魯的青年，不但嬌貞，連她自己也挨了太多的揶揄了。李天民到處去說嬌貞的壞話，甚至說了許多不堪入耳的。教友們近來都不常常看她了。在教會裏，她的資望比誰也不淺。庚子年砍二毛子時，如果她慢跑了一步，早就沒命了。現在竟任着牧師這樣欺負！上禮拜的報告簡直就是衝她說的。離復活節還有三四天了。如果這年輕人要了下去，她在教會裏的勢力就必定動搖。周老太太愈想愈不是滋味。

「姑娘，你聽着！」老婦人翕動着不甚豐潤的嘴唇！一個平素總笑着的人嚴厲起來也只有那樣。「他若是現在不肯湊合你一些，將來你們一輩子能好下去嗎？」

嬌貞爲這話冷冷地打了一個寒噤。黑暗佔據了她。抗禦是必須的了，就急忙回轉說：

「不，姑，他說什麼都成，就不能屈着心受洗禮！這身從小時候就沒信過。他不能騙自己——」

「別說了，這孩子真是胡扯！」周老太太怒憤地站了起來。她的臉色很不好看。「姑娘，若是這樣，我不贊成你們倆好下去了。當初我就看透了不成，你們不投合。你偏那麼樣，不投合麼！」老婦人把那按語殘酷地重覆一遍，就走出房外去了。

不用再重覆了。這沉重的絕望的判詞已像塊巨石把嬌貞壓得翻不過身來了。用平鋪在桌上的手背墊着下巴，她茫然地尋味起這驚

心動魄的話來了。

幸而信不會姑姑給看見。不堪想呵，就是藏在衣袋裏，她已覺得是一宗罪惡了。她一把抓出它來，一封有着粗壯筆跡的信。她想把它撕毀。彷彿想試試自己的勇氣，她把這信重新打開。「我們逃罷！」這野蠻的要求像一條紅紅烙鐵似地烙着她的心。「就跟他逃罷！」一個小聲音幾次不知由那裏向她襲來。一剎那，她像麻痺了似地不知所措。但即刻就必有一聲怒吼，隨着跳下一個審判官來，指着她罵着：「沒羞恥的人！你念的那些好書呢？你的好姑姑呢？」

「嗚，姑姑——」她翻身倒在床上了。姑姑的影子又折磨起她來了。這影子本來不很大，現在它却武裝上了聖經，武裝上了家教，它成爲一個龐大無比的勢力了。她記起自己原是個好女孩，從來沒走出一個好女孩舉止範疇外面的。她能獨身同一個男人挾了小包，在車站上溜來溜去像那些登在新聞紙社會欄的下流人？

不呵，嬌貞對着自己搖頭了。她爲着自己終於是個好女孩高興了。但勝利的笑容還未放苞，一個龐大的剛性的黑影又撞進來了。他有着黑亮的眼睛，齊整的牙齒，和一條倔強不阿的靈魂。還有呢，他唇上，同一位置，那顆黑痣！她想起這個來了，像一個飄流的破船在大海中看見了一座島嶼。本能地他想抓住。但這神秘的標幟這時却活動了，奇怪！它不再逗留在固有的位置了。它搖擺，它飄蕩，像一顆失了軌道的星球。

嬌貞盯住了眼睛。她想用全力管住它，那樣她也可以攔到一些什麼。但憑什麼怎樣盯住，那黑痣搖擺，飄蕩，再也穩定不住了。

迎了早晨的陽光禮拜堂塔頂的鐘又響着腰身，撞出清脆的響聲了。

往常，非等第二遍鐘聲教徒們才挾了聖詩成羣走來，今天，第一遍打過以後，禮拜堂門口就滿會衆。小孩子們都穿上了最鮮明的衣裳，在他們，這是每年春天的「聖誕」。他們牽了大人的衣裳，曬着跳着。教堂台階上佈滿了粉色白色夾竹桃，紅繡球和綠的芭蕉。花朵上都滴着晶晶的水珠。堂口用松枝紮着牌樓，寫着「復活節施洗聖禮」。這自然是淑賢女校手工班的成績了。

這是一個快樂的日子，誰也不吝惜力氣。外國女人在單薄的新裝上選擇着一朵玫瑰。懷教士如一隻小鳥似地在人叢中跑來跑去，拍拍這個教友的肩膀，摸摸那個孩子的臉蛋。她不時地注意近台處的一排人。今天那裏有兩個年青人是她苦口勸服了的。

當周老太太走進來時，她像接一位大員似地屈下腰去。還有許多該說的。她想問問媯貞那十字花做得怎樣。她更想說的，是她今天要請他們一對愛人吃晚飯，賞贊老太太姪女婿的人數。

「周太太，他們隨後就來吧！」

不對了！這是個快樂的日子，周太太是愛笑的；今天她佻佻着腰，憂鬱已在她臉上刻滿了衰老的錢條。昏花的眼睛直楞楞地，像追求着什麼茫然的事。

她搖了搖頭，沿着牆，把老邁的身子羞慚地安置到一個極幽暗的角落裏。懷教士睜着驚愕的眼，默默地扶了她坐下。

媯貞不會來了，她已經病倒在床上。前天晚上她把周老太太嚇

壞了。一個尖銳的聲音突然由她房裏鑽出來。老婦人趕忙去看：她披散着頭髮坐了起來。她睜大了眼，抓着自己的胸，像看到了什麼幻象似地狂笑起來。她笑呵，笑得旁人哭得不成樣子。忽然她無力地倒下了，鼻尖頂在枕頭上。她如一個嬰孩似地嘩陶大哭起來。把老婦人鬧得呆了。醫生請了好幾個，誰也說不出病狀來。

「現在呢？」懷教士關切地問。

「唉，她算是睡下了！」老婦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時候，堂裏已經安靜下來。端坐在台中央的李牧師正緊閉着雙眼，把手放在額上，請示着神他今天該講些什麼了。今天周老太太也顧不得這些。她放低了聲音：「她不吃東西，也不說話。還要——要撕聖經，哥林多前書的一章！」

「呵，爲什麼？」懷教士有些不相信，媯貞，那樣一個篤信上帝的孩子！

「誰說她不信「愛」的能力了。她說——愛沒有用處！」

太太是用聖經擦着臉，帶着罪囚的顫慄說的。

「傻姑娘！」懷教士撇着嘴，面上露出恥笑的神氣。

牧師的手由額角落到椅把上了，眼睛也怔忡地睜了開，那麼緩緩，那麼遲疑，像是他和神的性來還沒有完，他還眷戀着天界，只爲了地上的罪民他才返轉人間。一張發笑的臉，隨了幽揚的風琴聲，向着台口湊近了。他低下頭，計算一下前排那些受洗候補人虔誠的臉。哦，比記名的少了一個；而且是那個！他發笑地拾起頭來，似乎感到驚期的驚訝。

# 旅途中

張天翼

「快車在藍莊出事，遲五小時到。」

八九個要搭車的人見了這幾個粉筆字，都唧噥着離開了車站。車站裏冷清清的。祇有一列裝貨的灰色鐵蓬車停在月台邊。第三節那一輛是空車；鐵門打開一大半，像閉着黑嘴在打呵欠。這列車當然不許客人搭上去。

可是到了一點三十幾分的時候，一個站警照拂着送兩個鄉下人爬上了這節空蓬車。

一個是個紅鼻子，厚嘴唇翻了上去，咬出那排大板牙。還有一個年書點兒，尖臉，眼睛裏老像有沙土飛了進去似的雲着。

那個站警是他倆的親戚。得了站長的允許，就把他們的熱水瓶裝滿了茶，送他們上去，還塞了八九塊葱油餅到他們灰色包袱裏。

「還有兩三分鐘就開車了，」那個站警說。「你們可以打開包袱來鋪一鋪。不過千萬不要把腿子伸到車門外面去——危險哩。」紅鼻子的那個把包袱往車板上一放，噓了口氣，不放心地問：

「三點鐘一定到得了馬坡啊？」

要是遲一點那就趕不到家；打馬坡還得爬三十里山路哩。

於是他們把腦袋伸出門外瞧着車頭——巴望牠快點開。可是馬上記起站警關照過的話，又不安地縮了進來。

正在這時候又有一个人上車了，還有個鐵夫替他提着一個藤包。一瞧見那兩個鄉下老——就怕憐地皺皺眉。嘴裏嘟囔着一些什麼，一面拿手拍着身上那件線春夾袍。

太陽正發狠地晒着，鐵板上有一陣陣的熱東西冒出來——彷彿竟能看得見，摸得到。

三位乘客額頭上都有點汗。先到的兩位還躲在門邊跟那當站警的親戚說着話，有時候紅鼻子還得吹着哨招風。

站警瞧着那位穿長衫的先生忙着開藤包，就顧起脚尖來輕輕地問：

「你們認不認識他？」

尖臉的掉過頭去瞟一眼，可沒看清楚。

接着那位親戚小聲兒告訴他們：那是馬坡地方上的一個脚色，除了鐵董就算他頂有聲望。似跟這裏的站長有點認識，並且據說有公事來的，趕緊要回馬坡去，就讓他搭上了這輛車。馬坡人都趕着他叫計三鑽子。

聽的人嚇了一跳。他們家鄉雖然跟馬坡隔着一條山嶺，可是計鑽子的事常聽人說起的，不過想不到就是這麼一位先生。

尖臉的眼睛霎得更厲害了些，還揚了揚眉毛。他跟他同伴對

眼裝了個鬼臉，又掉過臉去看了一下。

那位脚色不過四十來歲。不論看起什麼東西來總仰着臉，視線浮過自己的腮巴上射出來，好像世界萬物都比他矮似的。其實他這位先生頂多不過四尺高。

紅鼻子也睨了他一眼，嚙嚙嘴自言自語地說：

「作孽，叫他老人家也坐這種車子！」

現在那位計三鑽子脫下那件夾袍，規規矩矩摺好裝進了藤包，然後掏出些草紙來揩着地板。嘴裏還一個勁兒囉囉着。等到在地上撐着手，把屁股安頓到舖好四張草紙的地方，嗓子就放大起來。臉子仰得幾乎跟車頂平行，下嘴突出了半寸長，像對那個站警發脾氣似地，把視線往車門邊溜過來。

「真該死！出了錢坐這種火車！……哼，辦鐵路——辦來辦去叫人家坐貨車！中國人做事最不講目的！最不講公德！真可惡！……祇要賺錢，祇要賺錢！……目的呢——一點不管！……哼！……」

這里他抬起了屁股，扭歪了身子往後面瞧了沒有，又坐了下去。

車頭嘶嘶地叫了起來。接着空隆一聲響，這灰色東西就震了一下。可是還沒有開。

計三鑽子鼻孔裏也響了一聲：又像是冷笑，又像是歎氣。一雙細緻的腿子伸得長長的，竟把脚尖擱到了那個灰包袱上面。過會兒又嫌不舒服似地聳動一下屁股，嘴角上皺紋扯了幾下寫了一句什麼，於是帶着九成鼻音大聲說：

「喂，這包袱是不是你們的？」

並不等回答——他就用脚把包袱撥過來：

「借給我坐一坐。」

紅鼻子趕緊把包袱移開，一面不大耐煩地——

「這個……這個……呢，這裏面有一本黃曆的。」

那個想不到他會碰這種人這麼一個釘子。臉上熱了一陣，腫了對方一眼，咕噥了一句「養傢伙，哼！」

站在對面的紅鼻子分辯着。嘴唇翻呀翻的，露出那口大板牙：看來要跟人打架的樣子。可是尖臉在他肘上打了一下，不耐煩地皺着眉：

「五哥，別說了，五哥！」

站警沒插嘴，祇緊貼着計三鑽子。等別人停了口，他就用一種很周到的勁兒叫他兩個親戚坐下來，別讓這涼快點的地方給別人佔了去。

於是尖臉皺了下來，拿左肘枕着後腦。紅鼻子靠門邊坐着：不敢伸直腿子，就曲着拿兩手抱着膝頭。他們輕輕地透了一口氣。並且故意要表示自己的舒坦似的，拿水瓶裏的茶倒出來喝着：呷一口囉囉嘴，彷彿在喝鷄湯。

計三鑽子嚙嚙這個的嘴，又嚙嚙那個的嘴。用手絹揩揩額頭，噓了一口氣。

「喂，沒有帶水瓶。」一個人囉囉着。「真該死！那個料得到會要坐貨車！……」

他打開藤包袱什麼，一會又發恨地蓋了蓋。手裏還是祇有一塊手絹。

這麼過了兩三分鐘，他祇祇嘴唇，到底忍不住又要跟那兩個人

打交道了。可是還帶着十足的鼻音，臉子仰得高高的，下唇像掉下來似地邊着動着：

「借口茶喝喝，辦得到辦不到？」

茶太燙了點兒。可是他喝得很快，又倒上了第二杯。他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於是用種不失身分的口氣跟他們搭訕着，彷彿法官問案那麼個勁兒；那裏的人呢？到那裏去呢？有什麼事呢？每個音都得拉很長，都吐得很清楚。

把空杯子還了他們之後，這位馬坡的大脚色又扮起一付難熬着肚子疼似的臉色；嘴角的綹紋凹了進去，下唇突了出來。

他漸漸感到受了侮辱。他瞪了對方一眼；這兩個蠢傢伙！——憑着他們帶了一瓶茶，就叫別人低聲下氣敷衍他！

「真該死！……坐了貨車還要受氣！……哼，中國人辦事——哼，真該死！……」

撈一撈袖子，腿子伸了開去，可是又怕弄髒褲管似地馬上縮回來。

一陣風擠進了車門，捲來了一蓬涼氣，也捲來許多煤烟灰。車頭那裏老是一聲一聲的——突，突，突！好像鐵錘打着鍋子響。

計三鑽子縐着眉，往站警這面轉過臉來，彷彿這列車是他包定了神氣：

「到底什麼時候開車呀，喂？」

立刻他又轉過臉去，似乎並不要聽別人的回答。用手絹擰擰身上，嘴唇一開一合儘在說什麼。有時候瞟那兩個一眼，像要叫對方知道他看不起的正是他們倆。

車剛要開，他老先生忽然高興了一下，眼巴巴地釘着月台。

原來又是一個來搭貨車的；看來跟他差不離是同樣身份的脚色。有點灰白鬍子，頭上禿了頂。還帶了個眼班，提着一口皮箱。

眼珠子老跟着新來客人轉動，計三爺一面紙紙嘴唇，打算等別人一坐定就攀談。大概那兩個鄉下老粗還不知道他姓計的是個什麼來頭，他得借此介紹一下自己——叫別人嚇一跳。他還預備結結實實把現在的泥腿牛開第一頓。那位鬍子先生大概會了解他的；他希望那說話的對手跟他一樣，也是個靠天吃飯的爺們。不過頂好是一地地位比他稍為低一點。

於是他像碰見了一個親人似的，竟忍不住微笑了一下。接着他忽然把頸子伸長起來，眼珠子別處轉了幾轉；他覺得這臉子很熟，可想不起是誰。

車子開動了。兩個鄉下老跟站警互相說了許多吉利的話；顯見得他倆是不大出門的。

本隆一陣響，車子猛的往前推動了一下。鬍子先生差點兒沒跌倒，可給旁邊的尖臉一把扶住了。那禿腦頂點了點，笑一下表示謝意，接着很隨便地坐下，就帶着十分隨和的樣子跟紅鼻子他們談起來。

那個眼班呢——看來似乎十天十晚沒睡覺，一上車就坐到角落裏打起盹來。

誰也沒理會他計三鑽子。

他要弄出點響聲叫別人注意他。他咳了一下。他打個呵欠。他很用力地曬曬嘴。可是這些都給埋到了空隆隆的吵聲裏。

「哼！」他用鼻孔說。

於是他又來了原先的派頭——把鼻孔沒命地仰着。他次計要做



出一付滿不在乎的舒坦的樣子，就把腿子伸了出去：右腳踏到了那個包袱上，左腳挨近了鬍子先生的褲子。

這禿頂的老頭兒到底是誰呢？

計三爺見過的世面太大——誰記得這麼多！

撈了撈袖子，把自己突出的下唇抹了一下。肚子裏可惡意地推測着對方——叫自己痛快一會兒。

哪，那樣伏準是從小就當花花公子的：所以要打家裏帶個把長工出來當跟班——擺擺架子。現在家產大概給他浪光了，要不然他怎麼不穿得亮燙點兒，祇着上這麼一件陰丹士林長衫，既然他那麼愛撐場面？

「真該死！」他冷笑着。「這種傢伙就祇有個空壳子，一點範圍也沒有！」

輕輕地噓了一口氣，他兩條腿子伸得更遠了些。

那位灰白鬍子的花花公子睜了他一眼。可是什麼也沒說，祇拍拍褲子上的泥。

車子開得快了點兒，鐵門口兜進了一陣一陣的風。煤煙灰也往裏面捲，撲得人滿臉滿身都是小黑點子。機器的沒命地響着，叫耳朵都脹疼起來。車箱箠得坐不住，那幾位客人的腦袋就浪似地盪着。打着盹的那個跟班老是不留神把額頭撞到了鐵板上，張開眼睛矜持了會兒，可又掛下了眼瞼上去了。

大概是由於震動還不知道是怎麼，計三爺子的左腳又觸到了那鬍子的褲腿上，弄臟了一大塊。

這回花花公子可忍不住叫了起來：車子空隆隆空隆隆的太吵，就不得不把聲音提高，倒想不到他有大花臉那麼粗的嗓子：

「這位先生，喂！請你的腳移開點兒行不行對不起？喂，先生！」

那位先生擱着臉，嘴動了幾動——誰也聽不出他說什麼，左腳挺勉強地縮了點兒，脚尖翹了起來。

「什麼傢伙，哼！」

不服氣地這麼咕嚕了一句，就很很地一下子——把左腳歸併到右腳那裏，於是這一對東西整個兒踏在包袱上。視線浮過自己的額骨性對方拋去：他準備別人跟他發作一下，那他就得使點兒權力給他們看看。譬如說——一到馬坡就叫民團逮起他們來：這是一點都不費力的事，尤其是對那兩個鄉下蠢傢伙。

紅鼻子瞧準計三爺子又瞧準鬍子。他試着要拿開他們的包袱，可是祇用手去輕輕撥了一下，彷彿有點不好意思。未了他嚥了口唾涎，正式要求那雙腳的主人：

「老爺，請你老人家……請你老人家……這裏有一本黃曆的。」

那個沒理會。

「呃呃，老爺，包袱離不得的。」

接着把這話說了三遍。

「啊！」那位老爺這才知道有人跟他打交道，擱着眉。

「這裏面有一本黃曆。」

「什麼！」

可是那事不干己的鬍子擱着了。放開了嗓子說計三爺子不該侮辱下人。他顯然發了脾氣，連禿頂都發了紅。

計三爺子跳了起來，鬍子伸得挺硬，眼睛瞪得大大的：

「你貴姓？」  
 鬍子抗聲說：

「陳！——耳東陳！陳季漁！」

陳季漁！——這名字竟像一把撻子似的，叫計三爺鬍子短了兩寸多，軟軟的再也挺不起來。

真該死，竟記不起他就是陳季漁。怎麼這麼粗心——把這麼一位人物得罪了！別人在民國元年時候就是將軍府的幕軍，以後就專門辦賑務，黎大總統還頒給他過一塊金字匾哩。

「鬼摸了腦頂！」計三鬍子九死一生地埋怨自己。「真該殺，真該死！怎麼猜他是個敗家子呢——少說說他家裏也有兩百多萬！」

祇是這位將軍待人不大講情面：什麼話都當面開銷。那年大水，到馬坡放賑，他計三鬍子在中間撈了點兒，這姓陳的就一定要拿辦他；要不是地方上的大紳士討保，還吐出了那二百來塊花邊，那他準得坐十年班房。

於是他全身都縮了起來，皮膚上像有什麼熱東西在刺着。手呀腳的挪步地方擺，並且覺得似乎在那裏抽煙；彷彿他們很不願意留在他身上。

兩個鄉下人互相對一眼，那尖臉還狡狴地閃了一下笑容。然後這四隻眼珠又溜到了陳季漁臉上：瞧來他們已經看出了這是怎麼回事。

計三鬍子的眼睛可祇釘着他那個麻包，同時又不放心地要偷看鬍子一眼。

兩隻眼線一碰到了一塊兒，他手脚忽然感到一陣麻。

那位陳將軍建此就擡住了他不敢放鬆，用種巡捕問小偷的口氣請教他貴姓。剃光了的下巴還那麼翹一下，嘴角旁邊帶着叫人捉摸不定的微笑。

對面的一個扭一下身子：似乎要站起來的樣子。可又不好意思。於是熱着臉吃力地報了姓名，然後偷偷歎了一口氣。他希望別人是個聾子，可是同時又希望別人聽明白了他的——免得再說第二遍

「啊？」陳季漁學着他剛才對付紅鼻子的那付勁兒，皺着眉毛

這時候他彷彿還看見尖臉鬼頭鬼腦在紅鼻子上瞞了一下。

計三鬍子打了個寒噤：大概別人已經聽明白了他是馬坡的計三爺，竟把身子往他移近了些。

「哦，你就是計……計那個。難怪：你們這種人凌辱鄉民是凌辱慣了的！」

聲音提得很高，似乎打算要叫車頭上的司機都聽得見。嘴裏噴出了些唾沫星子，就拿手抹抹鬍子。

尖臉跟紅鼻子好像忍不住笑地掉過腦袋去，還嘖嘖咕咕擡着鬼，一面用了要看把戲似的臉色瞟計三鬍子一眼。於是那紅鼻子把嘴唇翻得更開，彷彿還滴了一滴唾涎。尖臉不停地雲着眼睛：叫人摸不定他到底是在裝鬼臉，還是假正經。一等陳季漁開了口，他們馬上就閉了嘴，瞧着別處想什麼似的——其實是在用心聽着。

計三鬍子臉發了青，咬着牙不言語。

那位留着灰白鬍子的將軍越說越激動，齊鬍子到腦頂都發了紅。瞪着眼死釘住對手沒轉動過，聲音粗得震耳朵。末了他乾脆伸出

個食指來指着別人的臉，發脾氣地嚷着，活像在唱文明戲。

「你老兄的功績我都記得！」一些唾沫星子直往對面的臉上冒着。「人家賑災——你也要揩油！中國就糟在你這種人手裏！你簡直的是——簡直是——敗壞我的名譽！幸而那回我覺察了。……我應不明白你這種人是何居心！總有一天……總有一天……嗚，國法人情都容不得你這種人！看罷！」

這里他抽空看了兩個鄉下人一眼。

他的眼珠嚇了一跳，張一張眼睛。可是這種事他看慣了的，就又低着腦袋——一栽一栽地打他的盹。

陳季漁一點也沒歇手的意思：索性把屁股坐正些，似乎這才正式開始。鼻子上的皺紋扭在一堆，說一句——身子用勁抖動一下。右手食指幾乎觸到了對方臉上，那張淌着汗水的青臉就垂頭地扯着抽着，眼皮像在抵禦什麼似地靈着。

說話的人數出了許多罪案：仗着勢把地方上的事弄得不可收拾，不管別人死活，祇要自己有了錢賺，甚至於連賑災時候也要撈一把。這里他拍一下自己大腿，睜大了眼睛對在座的人聲言——這種害羈之馬要不嚴辦一下，什麼事都得弄糟的。說了就點點四面，像要取得聽衆的同意。

可是尖臉騎着閉上了眼睛。紅鼻子在掀開護子搔腳後跟。準是人家說得太多，祇當做是爺們兒起鬧，就引不起什麼興味了。

陳將軍有點覺得掃興，於是又把視線注在計三鑽子臉上，嚙子沒剛才那麼有勁：

「我懊悔我那回沒有辦你！今晚我到周廟鎮就擱一晚，明天就到馬坡來：要是你故態復萌，那我不客氣，那我就……我就……」

聽見沒有，聽見沒有？……」

睜了兩個鄉下人一下：跟紅鼻子的眼睛對了一會兒。接着用力地回過臉去，聲音又放得很粗，咆哮着：

「聽見沒有！說呀！——聽見沒有！」

計三鑽子喘着氣，哆嗦着嘴角陪着笑，裝着沒聽見似的臉色，用種很願意受教的客氣勁兒向別人說什麼。

那麼又嘆了一遍，然後使勁扭着自己大腿，竟罵起街來：

「混蛋！簡直的是混蛋！」

對方咬着牙，發白的咀嚼筋動呀動的。嘴角上可還挺吃力地掛着那一絲笑容，顫聲問道：

「你老人家怎麼動這大的氣罵人呢！」

「罵你！——你這混蛋！混蛋！連放賑的時候都要揩油：混蛋！」

姓計的喘定了會兒，低聲下氣地小聲兒說：

「辦賑務油的不止我一個，我不過是……」

這一下子——彷彿陳季漁肚子有個炸彈爆裂了似的，他猛地蹣了起來。袖子撈到了肘灣上：連膀子都發了紫。他往前面逼緊一步，看來要跟別人拚命的樣子，憤怒得下氣不接上氣：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你……你指出那個人來！你指出那個人來！……混蛋！……你說誰！你說誰！……你！你！……」

混蛋！混蛋！……指出來！……」

計三鑽子指尖發冷，小褂褲上全透着汗水。他用種很關切的口吻請人別生氣，一面顫着嘴唇結里結巴分辨着：他剛才並沒指誰，祇是想來一個地方上總有幾個這樣的人。爲了要叫別人更加放心點

兒，他還聲明他不過是說馬坡這個小鎮上的事。

「噫！」陳季漁呆了似地噓口長氣。「假如有一——我是耍查的

」

接着又扳起臉來開教訓：那些話都背熟書那麼流利地瀉出來。

他表白了自己過的日子多麼刻苦，家裏多麼窮，於是又毫不留面子地罵着那些在中間揩油的傢伙。一面說一面不時回頭看看別的聽衆

那兩個鄉下老可睡着了。

計三鑽子祇是縮着全身，彷彿給割下了一塊肉似地皺着臉。

一直到了周廟鎮那位將軍才住了嘴。陰來他怒氣還沒消，煩躁

地推醒了他的跟班，他又忿忿地警告計三鑽子：

「你留神！你假如再說那些個捕風捉影的話——我就不客氣

，我就……我就……噫！」

車子祇停了三分鐘，就疲倦地叫了一聲，空隆一下往前面拖起

步子來。再過九分鐘就得到馬坡了。

計三鑽子咬着牙，塗着紅絲的眼睛瞪着車門。這麼過了好一會

兒，他忽然瘋了似地叫了起來，聲音發了嘎，手呀腳的都亂擺着。

「什麼傢伙！……你兩百多萬家財那裏來的！真畜牲！……老

子怕了你！你……你……畜牲！總有一天我要……這包袱是誰的！

」

他脚絆着了那個灰色包袱，於是很命地把牠一踢。

兩個鄉下人吃了一大驚，慌張地抬起臉來。

那位馬坡的大脚色衝到了他們眼前，兩個拳頭在空中甩着叫得

連臉都漲紫了：

「誰看着我做什麼！——要同我打架是不是！……畜傢伙！誰那不如的東西！……」

他脾氣發得過了火，竟踢了尖臉一下：因為他的是一付八字脚

，觸到別人肉上就祇脚的裏側的一面。

「踢人！」尖臉閃電似地雲着眼睛。

「踢了你，怎樣！……你們剛才笑什麼？擠眉弄眼的搗什麼鬼

！真該殺！你們是土匪！是畜牲！……」

尖臉爬了起來。紅鼻子手抓着拳，咬着牙彷彿要吃人。他們兩

張嘴同時動着，跟車子的響聲混成了一片！簡直不知道在嚷什麼

。

計三鑽子退了一步，掛下了下唇，瞟着眼睛打量他們一下。於

是又往後面移動了一步，換到自己那個藤包跟前。

「畜牲！」他咬着牙，用了種挺有把握的聲調。「到了站非抓

和你們來不可！」

別人可沒聽見，祇翻翻眼皮，嘩嘩嘩沒住嘴。尖臉揚着手，

曬着腦袋——又像是對計三鑽子說話，又像是跟紅鼻說話。紅鼻子

捧起包袱來揮着，說了幾句就得停一下，嚥一口唾涎。

可是車子越走越慢了，拖不動似地漸漸停下來，還嘶嘶地抽着

氣。

那小車站的煤屑月台滑到了車門旁邊。

計三鑽子遲疑一下，讓那兩個先下了車。他打不定主意要怎麼

對付：要是真的把他們抓到民團裏去——可會有麻煩惹出來的。他

咬着嘴唇，一面拿出藤包裏的夾袍穿上身。

他跟着他們出了站，輕輕踏着步子。突然——他把藤箱交給了

左手，用種跟他身分很不相稱的姿勢跑了上去，伸出右手在那尖險上打了個嘴巴——劈；接着趕斜退了四五步，仰起臉來瞧瞧路上的

沒幾一躍對手有什麼反響就抽起柴棍似的腿子走開，這才透了口長氣；覺得輕鬆了點兒。於是又用了午素那種雍容大度的步子陪起來，那件淺藍色的線春夾袍往兩邊擺着，在太陽下面閃着光。

「你兩個畜牲！土匪！連豬都不如的畜牲！……」

# 學校補充教材

- |             |          |                  |         |      |      |
|-------------|----------|------------------|---------|------|------|
| 日語公式詳解      | 程伯軒編著    | 六角               | 社會哲學概論  | 趙一萍著 | 七角五分 |
| 文學問答集       | 征農作      | 五角               | 伏生國際論文集 | 伏生著  | 四角   |
| 文學百題        | 傅東華主編    | 一元五角             | 國際新聞讀法  | 金仲華著 | 二角五分 |
| 太平洋問題十講     | 章乃器等著    | 四角               | 生活文選    | 洪深著  | 一元二角 |
| 西園寺公望傳      | 鄭學稼著     | 三角五分             | 電影戲劇表演術 | 鄭競毅著 | 二元二角 |
| 文明與野蠻       | 呂叔湘譯     | 一元               | 蘇聯婚姻法   | 鄭印椿著 | 三角   |
| 越想越糊塗       | 顧均正等著    | 五角五分             | 珠算速計法   | 董之學著 | 二角五分 |
| 中國經濟論文集     |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 第一集 七角<br>第二集 七角 | 法西主義    | 任曙編著 | 二角五分 |
| 世界科學名人傳     | 會實蔭譯     | 一元一角             | 中國的工業   | 任曙編著 | 二角五分 |
| 人物評述        | 實價一元     |                  |         |      |      |
| 青年的修養與訓練    | 平心著      | 九角               |         |      |      |
| 事業與修養       | 會實蔭譯     | 五角               |         |      |      |
| 日常心理漫談      | 盧作孚著     | 三角五分             |         |      |      |
| 中國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 | 費一葦著     | 一元               |         |      |      |
| 英國政治組織      | 趙一萍著     | 二角五分             |         |      |      |
| 國際集團經濟      |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 第一輯 六角五分         |         |      |      |
| 中國經濟年報      | 徐懋庸譯     | 八角五分             |         |      |      |
| 社會主義講話      |          |                  |         |      |      |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散文隨筆

## 甘江舖的一夜

飲文

從成都到嘉定，繞道夾江走大路，三百六十里，雖然在新津過江要費好些錢點，搭汽車總得朝發夕至。專拉長路的黃包車夫，會得接連每天跑一百八十里，也只要兩天工夫。但這是平日的情形，當榮成大戰剛了，我趕去考察慘狀的時候，固然見不到汽車的形跡，連拉長路的黃包車也沒有了完整的。本來可以坐滑竿從眉州簡道走青神，可是抬滑竿的人，或者已被拉去充當夫役，或者躲着不敢出門；拉黃包車無非的是老幼殘弱。

一早出發，到離成都還只四十里的雙流時已經傍午，到舊縣是傍晚了；第三天的晚上，我還在甘江舖的客棧裏。

「下走嘉定府，左走梨頭關，右走蘇稽場，上走雅州府。」從暨在舖口「將軍箭」的石碑上刻着的這些字，可知我就擱着的地方是個要道。因為怕引人注意被暗算，也很疲倦了，草草的吃了晚餐，我就關上房門躺在床上。

一覺醒來，青油燈依然點着。于陰沈沈的光線中，看不明白屋頂，也看不清楚牆壁和門板，因為原都是暗塵塵的。比較照得明亮

點的地方，只有一個小小的板棹面。棹面上滿積着油滴和灰土，高低低的起着波谷，好像是畫家的調色盤，不過顏色都是黑漆一般的。

是泥地，幸而床上厚鋪着稻草，我又攤着新油布的鋪蓋包皮，無須怕得臭虫爬上來。可是一經轉動身子，稻草就索索的發響。當初以為是脚手觸着了的缘故，並不介意；身子靜止了許多時候，還是索索的響個不了，好象是有老鼠或者什麼正在蠕動，這使得我不安了。

索索索，索索索；我愈聽愈不安，以為確是老鼠倒也罷了，在這房間裏，雖然已經睡了一大覺，却並未仔細察看過，這樣沒有一個窗也不會掉上一片亮瓦的室內，潮濕是當然的，以為作響的難免不是蜈蚣，或者竟是蜘蛛。

我覺得偏身發癢，好象汗毛管，一根根的都已豎了起來。我不敢就再睡熟，反正疲倦已經鬆散了點。於是一邊緊緊的防備虫豸，一邊隨意推想：索索響着的究竟是什麼，會不會突然發生危險的事情。

雖然醒着，我是有點懵懂；或者可以說是原在懵懂中，我很感到恐慌，兩日以來，在路上遇到的可怕事情委實太多了。

在眉州的一晚，因為連各個學校裏都還滿註着軍隊，我只好住在賣包車夫的公會裏過夜。同許多素昧生平的勞動者混在一間屋子裏，他們多半是兩三個人合睡一張臥床的，噁哩咕嚕的用土話談個不了，我聽不出什麼意思來。看他們的樣子，對於我很注意；我不能使得他們以為我不是隨身帶着許多現洋的旅客，要是不太疲倦，我是不會放懷睡熟的。

當時雖然感到爲難，却已模模糊糊的過去；如今回想起來，真有點不寒而慄。尤其是第二天在路上，正當荒僻的地方，一座小山的旁邊，拉在前面的車夫忽然停止跨步，把車槓放下，推在后面的車夫也站到我的身旁。

「下來嘛！」

拉在前面的車夫這樣氣急的說了，睜大着圓圓的兩眼，憤憤的注視我。看他的神情，同談論車錢和在眉州上車時的大兩樣了。以爲就要動手害我，又以爲晚上噁哩咕嚕的談論，確是預謀的探討。我趕緊握攏拳頭，作爲準備。

「還不下來麼？」本在后面推送的車夫催促說。

他們說是兩弟兄，險貌並不象，總之是同幫；人都還沒有長成，也不見得強壯，可是對敵起來，他們總多兩隻手。又怕得在坐板下面藏着凶器，刺刀或者手槍，在這樣結束了戰事的區域，槍彈本是到處都有的。我想在被迫離開坐板以前大聲呼救，可是四顧茫茫，毫無行人的蹤跡，一目了然，噁了以後，不會得到援助，無非示弱。

「喂子？」我無可奈何的重聲探問。

「你下來就是！」拉在前面的車夫氣急的又說。

「下來嘛！」推在后面的附和。

無可等待，情形却更危險了；以爲既已勢不兩立，應該先殺制人，再想不可以冒昧，終於握緊拳頭，利用早年鍛鍊身體的結果，用勁一躍，從車斗一直跳到了一顆大樹的旁邊，藉作體力的示威，也作爲躲避或者爬上樹去抗禦的盾。

兩個車夫不約而同的用驚奇的眼光注視我，並不去揭開坐板；過了好久才咕嚕着一道整理起轉在車輪上面的鉛絲來。我順眼探視，知道那輪子的包皮裏面，並沒有紅色的橡皮圈，是用絞得很粗的稻草繩代替車胎的了。

雖然不會被害，但我很疑惑，以爲或者因爲看得我的態度強硬，不敢隨便下手罷了；一路老是暗自驚慌。

我又想着了舊縣客棧裏的掌櫃的話，那天也因爲各處滿註着兵，好容易，我才得在兼做了堆棧間的掌櫃的房內同道過了一夜。因爲知道我是下江人，掌櫃對待我很客氣，特別表示好感，屢次鄭重的忠告我，說是在這種時候，路上必須格外小心，連晚上投宿，也得仔細考查，因爲一般人已被戰爭弄得窘困不堪，是什麼事情都會狠心幹的了。

案案的聲音依然不時的響着；但我不再以此爲意，我已興奮起來，爲着恐怖。我很懊悔，對於這個客棧，未曾仔細考查，因爲疲倦不堪，一倒下身子就睡熟了。

我忽然覺着，本來隔壁的房間裏響着呼呼的鼾聲，這時已經沒有了；仔細聽聽，踢踏踢踏的有着一種腳步聲，好像是故意走得輕輕的。

腳步聲愈響愈近，直向着我的一邊過來，不久到了房門口，響

聲停止了，我知道那個人是在門縫里窺探。我恨不得立刻把燈火吹滅，可是以為還是暫且不作聲好，我就注意靜默。連氣都不敢隨便透一口。

突然，門板上響起刺刺的叩擊聲來；愈響愈急，也愈來愈響了。靜默顯然無效。

「這樣半夜三更來敲門，一定不是好事情！」

這樣想着，我不禁慌急起來。我知道門門很不堅固，根本房門板很薄，是一脚可以踢破的。

我又睜眼打量室內，想從什麼地方逃出去；可是半個窗洞也找不到。

「先生！」

這聲音從門外傳來；雖然并不凶猛，以為原是軟工，是在騙我開門的。

我只好走下眠床來應付，以為既不能從窗洞溜走，又不能守住房門，不如自動開門，一打開門就衝出去，犧牲行李就是了。可是不知道門外是否只有一個人，路又不熟悉，再想衝了出去還是不行的。

我又以為只好盡力防衛，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拚個你死我活。但在室內，找不到一件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也無從拆下一根木條，也無從挖出一堆磚頭來。好像是情急生智，我忽然想到，銅子可以利用，很大的雙銅子，以為一下子擲到對方的臉上去，倒是可以使得退走的。

我一手滿握了銅子，站到門邊，才向着外面探問：「驢子？」

「討個火，先生！」

聲音很緩和，我仍然以為是騙我開門的策略。

「這裏沒有火柴！」我堅決的回對。

「不是點着燈麼？」

這使得我無話可說。我右手握緊捏着的銅子，左手拔出門門。門還只開得一點，就伸進來了個旱烟管。我一拔出了門門就躲在門背後，同時擎起握着銅子的拳頭，以為敵人一定直向房內走去，等到回轉頭來加害的時候就可以把銅子擲去，隨即向門外溜走。

進來的人果然向裏走，烟管頭一直移到燈火上，點着了那黃黃的「叶子烟」，就散漫起白白的烟霧來，就於這一羣羣的烟霧中，連人帶烟管一齊回出去了。那捏着烟管的人，好像只見着燈火，並沒有看到我的人，只是在退走到了門口的時候，才連聲說了「多謝！」

我連忙重行門上房門，隨即把油燈吹滅，再從門縫探視外面的情形，原來天已經亮了。

為着點個火，使人這樣大受虛驚，我有點氣憤。可是探聽以後，知道這時的甘江舖，因受戰爭的影響，火柴不但非常貴，且將有錢無處可買了。一般四川人的「燒烟」，本比吃飯還要緊，一經瞭解，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 上馬石

李廣田

「老兄弟，真想不到他就先走了。」

「走了倒也罷了，我們還不是前脚後脚的事嗎。」

太陽黃黃的，照着一個高大瘦老的車門下。是將近秋末天涼的



時候，人們已覺得陽光之可親了。尤其是老年人，他們既沒有事情可作，便只好到這車門下來曬太陽，吃旱烟，說說閒話，並且送過路人來來往往。兩個老頭子又各領一個五六歲的小孫孫，看小孩，這也就是他們的一件工作了。小孩子要偎在老人懷中聽閒話，老人却故意把他們哄開，並屢次說道：

「好孩子，你們自己到那邊騎馬去吧。」

這個車門，位置在一條非常寬闊的巷口上。這條巷子是被兩列低矮的小房子所形成的，在幾家大門口外，有顯得頗瘦弱的小牛小驢被拴在木樁上，此外就只見到幾顆並不茂盛的桃樹或榆樹了。但這條巷子是曾經有過繁盛日子的，從現在說起，也不過是百年前的事情罷了。那時候這裏完全是一片高大的樓房，據說從這裏趕了驢馬到五里外的一條河流去飲水，在這距離中間絡繹不絕的都是驢馬，沒有人能計算出一個實在數目，雖然那條河水現在已成了平田，而「飲馬河」一個名字却還時常被人家提起。再如這巷口的一塊上馬石台，也可以說是當年繁盛的一個記號吧。這塊上馬石除却特別重大外，與普通的上馬石也並沒有多大差別，不過這塊石頭如今已經不是什麼上馬石了，它成了一些閒散人坐下來談天的地方，也是小孩子們聚攏來作遊戲的根據地，有時候一些青年人也用它來比力量，然而三個人至五個人也只能聽得它微微欠身而已。兩個老頭子哄他們的孫孫來騎馬，這塊石頭也就又變成一匹石馬了。小孩子總喜歡跑到這塊石頭邊，用小手拍拍那光滑的石頭——石頭已磨擦得很光滑了——自己並作出騎馬的姿勢，口裏喊道：「打，打，打。」

兩個老頭子都住在這條巷內，另有一個同姓的老弟兄，是住在

這村子的另一個角落裏的，只要有人提起「三個老頭子」大家就明白是車門底下的這三個了。他們除却睡覺吃飯之外，把大半的時間都消磨在這個車門底下。他們的記憶非常繁瑣，他們的談話又重複不盡，而他們又永不曾忘情於那些過去的好年月。他們一開口便是：「我們年青的時候怎樣……」或是「老祖父曾經告訴過我，說那幾年間……」他們對於現今的事情不大關心，但偶然聽到一點便長嘯短嘆。他們常說：「我們是不中用了，活着也沒有意思，還不如早些到土裏去歇息了吧。」他們也常常談到：「老弟兄們，到底我們誰應當先走呢？」於是年紀最長的一個便很慷慨地搶着說：「當然啦，當然啦，我比你們大許多歲數，當然我先走啦，我恐怕不能給你送行了。」另外兩個老頭子一定會同時把烟袋一敲：「也好，你先到那邊去打下店道，到那邊把床舖都安排停當，然後再來招呼我們吧，我們還可以到那邊去同吃烟，同說話，就怕那邊沒有太陽可晒了。」

今天只剩着兩個老頭子了，那個住在另一個角落裏，年紀最小的老頭子已經早走了，走了好多天了。這個年紀最老，曾經自己答應先走的老頭子，還不會走，不過前些天他剛剛鬧過一次傷風，幾乎走掉，却又被醫生給拉回來了。那個年紀居中的老頭子，前些天是只能帶了一個小孫孫到這裏來曬太陽打盹的，現在他的老伴又出來了，就又有了一肚子話要說。然而他們還想到那個已經走了的老伴，他們覺得有點荒涼，但這種感覺到底很淡漠，因為他們知道，那人不過是走了罷了，而他們自己也不過是前脚後脚的事情而已。特別是年長的那一個，他很抱怨，他說：

「唉，唉，我認爲他一定來招呼我了，可是他到底不會來。不

，他來過了，我曾經夢見他……」

話又未完，第二個老頭子已吃了一驚，他把烟灰一碰，歪着腦袋用低聲說：

「你夢見他？」

「是啊，我夢見他，他提一個竹籃去趕集，他說：大哥，你告訴我，今天的芋頭多少錢一斤？你看這多麼奇怪，我怎麼就知道芋頭多少錢一斤呢？我忘記我是不是已經回答他，在夢裏也忘記他是已經走了的人了，不然我一定問問他那邊的情形是怎樣。兄弟，你說，這是個什麼兆頭？芋頭是吉祥的呢，還是不吉祥的呢？」

於是他們就說起夢話來了，這個也是夢，那個也是夢，拿夢來解釋一切，一切也都是夢了。最後他們又把話頭回到那個已經走掉的人身上，於是又說到一些走了多年的人，說到過去的好年頭，說到現今的世道，說現今的年青人已完全不是他們當年那樣子了，他們看着不順眼，但願意趕快把眼睛閉起來，於是舊話重提，那個年紀較小的老頭子又提議道：

「大哥，我們兩個再來打賭吧，我們看到底誰走在前邊。」

「還用打什麼賭嗎？」另一個回答。「麥前麥後，穀秋豆秋，是收穫老頭子的時候啊，我今年秋後不會走，明年麥後是非走不行了。」

正說話間，忽然聽到那邊兩個小孩子叫了起來，原來他們正在上馬石上作着蓋房子的遊戲，他們用土塊，破瓦，碎磚之類，在石子上面費了很大的力氣要建一套房子，他們玩得非常高興，等到房頂已經建築成功，他們正想招呼兩個老頭子過來看看，並希望從兩個老人聽誇獎時，不料偶一不慎，一舉手間就把一件艱難工程破壞

了。等到兩個老頭子都急忙走來時，只見上馬石上一堆零亂的瓦礫，他們都笑了。看看時候已經不早，車門前已是一地陰影，秋末的西風也已有涼意，兩個老頭子便向孩子們道：「好孩子，我們趕快走吧」。孩子們却固執要重興他們的工程，老頭子則安慰他們，說等明天這裏重見太陽時再來建一套更好的房子。老人手裏各牽一個小孫孫，慢慢地向那條寬大衰老的巷裏走去，又各自走進了低矮的大門。這時候雖然已近日夕，但在田間工作的還不會歸來，村井上也還沒有人牽了牲畜去飲水，只有秋風吹起幾個小小旋風，在這多灰沙的街上，巷中，家家門口，忽出忽沒地連綿巡行。

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 靜靜的日午 何其芳

「你聽見了汽笛聲嗎？」柏老太太喊。

「我聽見了，在我伸起手，剛要把花插進瓶裏去的時候，」一個高高的穿白衫的女孩子說。

「我呢，正在我鑰匙開了那個大衣櫃的時候，那快樂的尖銳的聲音叫起來了。我說它是快樂的，不是嗎？它彷彿很高很高的飛上天空，又散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

柏老太太剛從內室走出來。這兒是客廳，這古老的客廳今天現着節日的神氣。一大束白色紅色的茶花在長棹上的供瓶裏，青色的檐影在石階上。壁鏡上十一點三刻。柏老太太在等着她的孩子從遠方歸來，她會有過幾個孩子，但這是她最小的也就是僅存的一個了。

「我從前住在一個北方城市裏，」柏老太太說。  
垂手聽着的女孩子笑了。這位老太太說她的從前總是這樣開始的。

「我現在記起了那個城市，」柏老太太坐下一把臂椅。「它是幾條鐵路的中心，我住的地方白天很清靜，到了晚上，常有一整長長的汽笛和一陣鐵軌的震動，便我想着很多很多事情。後來我讀了一位法國太太寫的一本小書，一個修道院的女孩子在日記寫着：『呵，你到過些甚麼樣的地方？那兒有些甚麼樣的面孔！帶着多麼歡欣又憂愁的口氣。我覺得我就是那個年青的蒼白的修道女子。那時我讀着很多很多的書，讀得我的臉有點兒蒼白了。』」

微笑着的女孩子在從這位老太太滿是縐紋的臉上想像她年青時候的蒼白。

「我又讀過一本書，三位年青漂亮的俄國小姐住在鄉下，常喊着要到她們從前住過的那個大都會去，但總沒有去，有一天，那位最年青的小姐忽然向着窗子哭起來了；天呀，意大利文的窗子是甚麼，我記不起了。她從前學過意大利文。那時俄國有身分的小姐們都學過外國文，但在鄉下，是一點也用不着了。現在我想起那位小姐我還是很喜歡她。你喜歡聽嗎，孩子？」

「我也許會喜歡她。」

「也許會。你要是讀了那本書你一定會。年青時候有些幻想是很有趣的，我那時希望有條鐵路到我家鄉，夏天回來，過了夏天就走，頂方便的。現在幾里路遠就有一個車站，但我已不想到那兒去了。我那時又希望有一乘馬車。」柏老太太停一停，忽然喊：「我叫我的馬車到車站去，早已去了嗎？」

「早已去了。」  
「我們不能讓他自己走回來。你不知道長途旅行是怎樣勞苦。你沒有到過方去過。」

「我知道  
「你怎樣會知道呢？」柏老太太看見她低下頭了。「是的，你以後也會到遠方去。等我的孩子回來和我過了夏天，我們帶你一塊兒旅行去。我知道你也不滿意鄉下，和那位俄國小姐一樣。有一天，你父親向我喊：『老太太，您說不是嗎，我們鄉下人用得着讀甚麼書？你也想學意大利文嗎，小姐？你也想讀得你的臉和修道女一樣蒼白嗎？』」

「柏先生該早已忘記了他的小隣居了。」

「我要向他說你。說你使我溫暖的過了許多冬天。我們這樣老了的人常是寒冷的，但從你們年青人身上有時找到了我們那已失去的自己。」

「老太太，您說我就穿這身衣衫見柏先生嗎？」

「我喜歡簡單的顏色。白色，或者黑色。白色的衣衫顯得你是快樂的，善良的。換上黑色的你就成了一個多思慮的孩子了。」

「那麼我倒願意穿黑色。」

「那麼他將捉摸不定你了。他將說：我找不到從前那熟習的門了。從前你是一個簡單的快樂的孩子，像一顆小小的常青樹。現在你長得這樣高了。」柏老太太停一停，忽然喊：「我叫我的馬車到車站去，早已去了嗎？」

「您不是剛問過嗎？」

「我的意思是說早應該回來了。」

「也要快回來了。」

柏老太太偏着頭聽一會兒。忽然喊：

「我的孩子，來幫一下吧，我想起來。」女孩子跑到她面前去。「我有點兒心煩。我想起來走走。」女孩子把手遞給她。「你就坐在我側邊吧。我們還是說說話吧。我說我從前住在一個北方城市裏，是嗎？那時我也有一位小鄰居，一個五六歲的孩了。我常常牽着她的手，望着她那寂寞的大眼睛，想問她，你思索着甚麼？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麗的想像。我記得我小時候，院子裏開着一種像蝴蝶花的，我希望它們是會飛的，常獨自守着它們，但它們總不飛，於是我悲哀極了。那位小鄰居使我想起自己的童時。後來——」

「後來怎麼了？」

「後來她父親回南去，已經到站了，突然在下車時候跌到鐵軌上去了。她和她一家人就都奔喪回去了。」

「真的嗎？」

「你以為我在說故事嗎？在故事上我們說這太湊巧了。在人事上我們却說這太不湊巧了。爲甚麼他要在那一班車回去？爲甚麼要在那一秒鐘下車？一秒鐘內有多少可能呢？我覺得時間是不可思議的，可怕的。」

「老太太，」女孩子輕輕的但有力的喊了出來。

「是的，爲甚麼有些古怪的念頭跑到我腦子裏來了呢？我覺得時間靜得可怕。你聽，甚麼聲音也沒有。」

是的，樹葉子沒有聲音，開着的窗子也沒有聲音。全鄉村都彷彿入睡了，在這靜靜的日午。但突然，鑼聲響了起來：十二點。

慢慢的，女孩子從柏老太太懷裏抬起頭來：

「我聽見了鈴聲，和馬蹄聲。」

三月十七日晨

## 廢郵存底

沈從文

××：你的長信接到了，你說的事情我了解。你自己以爲說得極亂，我看時却清楚得很。凡是你覺得對的，我希望你能做得極順手，凡是你以爲我看錯了的，我希望我到某時節會不再錯。這是關於做文章一方面而言。關於做人呢，即如說關於「政治」或「文學」或「人生」見解呢，莫即說我的，只說你的。我以為你太爲兩件事擾亂到心靈：一件是太偏愛讀法國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邊一點兒現象耗費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後者增加你的痛苦，兩件事混在一塊，就增加你活在這個世界上感覺方面的孤獨。因此會自然然而有些愛憎苦惱你，尤其是當你單獨一人在某一處時，尤其是你單獨寫文章或寫信時。說不定你還會感覺到世界上只有你孤單，痛苦，愛人類而又憎人類。可是，這值得討論。你也許熟讀法國史，但對於中國近百年史未必發生興味。你也許感覺理想孤獨，彷彿成天在同人類的劣性與愚性作戰，獨當一面，愛憎皆超越一切，但事實這個世界上比你更感覺理想孤獨，更痛苦，更執着愛憎皆有人，至少同你相似的還有人。客觀一點去看看，你就會不同一點。再不然，你若勇敢些，去江西四川××裏過陣日子，去邊省任何一個軍隊裏過陣日子，去長江流域什麼工廠過陣日子，去西北災荒之區過陣日子，去毒物充斥的××過陣日子，再來檢查一下自己，你一切觀點會不同些。生活變動的太多，自然殘忍了一點，一切陌生

一切不習慣，感受的壓力不易支持。但我相信至少是你目前的亂處熱處必有搖動。再好好去研究一下東方這個民族，如何活下這麼許多年，如何思索同戰爭發展到如今，你的熱和亂，一定也調和起來，成爲另一個新人了。你對這個「現在」理解多一點，你的氣憤也就會少一點。不信麼？你試試就相信了。你對於生命還少實證的機會。你看書多，看事少。爲正義人類而痛苦自然十分神聖，但這種痛苦，以至於使感情有時變得過分偏持，不能容物，你所仰望的理想中正義却依然毫無着落。這種痛苦雖爲「人類」而得，却於人類並無什麼好處。這樣下去除了使你終于成個瘋子以外，還有什麼？「與紳士妥協」不是我勸你的話。我意思只是一個偉大的人，必需使自已靈魂在人事中有種「調和」，把哀樂愛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節制它。簡單說，就是因爲他自己還是個人，他得多知道點人的事情。知道的多，能够從各個觀點去解釋，他一切理想方有個根。假若他是有力量的，結果必更知道他的力量應使用到什麼地方去。他明白如何方不糟塌自己的力量。他輕視一切？不，他不輕視，只憐憫。他必柔和一點，寬容一點。（他客觀點去看一切，能客觀了。）使人類進步的事，外國方面我的知識不够說話資格。從中國歷史而言，最先一個孔子，最後一個×××，就是必先調和自我的心靈，他的力量從自己方面始能移植到人類方面去。這兩個人我們得承認他們實在比我們更看得清楚人類的愚與壞，可是他們與人類對面時，却不生氣，不灰心，不亂，只靜靜的向前。不只政治家理想家如此，歷史上著名玩要刀刀槍槍的大人物何嘗不如此？雷電的一擊，聲音光明皆眩目嚇人，但隨即也就完事了。一盞長明燈或許更能持久些，對人類更合用些。生命人格，如雷如電自然極其美

麗眩目，但你若想過對於人類有益是一種義務，你得作燈。一切價值皆從時間上產生，你若無理想，你的理想也得在一分長長歲月中方能實現。你得承認時間如何控制到你同世界，結果也並不妨害你一切革命前進觀念的發展。你弄明白了自己與時間關係，自己便不至于因生活或感情遭受挫折時便爾灰心了。你即或相信法國革命大流血，那種熱鬧的歷史場面還會搬到中國來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時還明白排演這歷史以前的醜態，排演之時的環境了。使中國進步，使人類進步，必需這樣排演嗎？能够這樣排演嗎？你提歷史，歷史上一切民族的進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嗎？陽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實，然而人類到今日，取火的簡便方法多得很了。人類光明從另外一個方式上就得不到嗎？人類光明不是從理性更容易得到嗎？你自己那變熱，你很容易因此把一切「衝動」與「否認」皆認爲生氣或朝氣。且相信這衝動與否認就可以把世界變得更好，安排得更合理。不過照我想來，我却以爲假使這種衝動與否認是一時各個人心中的東西，我們就應當好好的控制它，運用它。（×××便如此存在與發展。）若是屬於自己心中的東西，就得節制它，調和它。（如你目前情形。）必如此方能把自己這點短短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凝聚到一件行爲上去；必如此方能把生命當真費到「爲人類」努力。你不覺得你還可以爲人類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點？你看許多人皆覺得「平庸」，你自己其實就應當平庸一點。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爲偉大，他並不是同人類「離開」，實在是同人類「貼近」。你，書本上的人真影響了你，地面上身邊的人影響你可太多了！你也許曾經那麼打算過，「爲人類找尋光明」，但你就從不會注意過中國那麼一羣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書一

定增加過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們却並不增加你多少對於活在這地  
面上四萬萬人欲望與掙扎的瞭解。你知道些國際情形，中國人的將  
來命運你看到了一點，你悲痛，苦惱，可是中國人目前大多數人的  
掙扎，你却不會客觀一點來看看。你帶着遊俠者的感情，同情××  
，憎惡××，（你代表了多數年青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數年青  
人的愛敬。）你却從不注意到目前所謂×××，向光以走盡了些什  
麼力，××又作了些什麼事。你輕視紳士，否認××，你還同一般  
人差不多，就從不會把「紳士」「××」所概括的好壞弄個明白，  
不過讓這兩個名詞所包含的惡德，給你半催眠的魔力，無意思的增  
加你的嫌惡罷了。你感情太熱，理性與感情對立時，却被感情常常  
佔了勝利。也正因其如此，你有許多地方極高超，同時還有許多地  
方極偉大，不過倘若多有點理性時，你的高超偉大理想也許對於人  
類更合用點，影響力量更大一點。羅伯斯比爾若學得蘇格拉底一分  
透澈，很顯然的，法國史就得另外重寫了。你稱贊科學，一個科學  
家在自然秩序上證明一點真理，得如何凝靜從一堆沉悶日子裏討生  
活！我看你那麼愛理會小處，什麼米米大的小事如×××之類閒言  
小語也使你動火，把這些小東西也當成敵人，我覺得你感情的浪  
費真極可惜。我說得「調和」，意思也就希望你莫把感情火氣過分  
糟塌到這上面。……

## 白鴿之夢及獨感

麗 尼

### 白鴿之夢

白鴿從天外歸來，落在破瓦屋之上。

而我記起，有一個溫柔的夢是會落在我底心上的。

當我記起故鄉裏的人，我也會記起你純潔的羽毛，溫柔的手  
指。

你底白色的翼是會經過我底維護的啊！

這一回，我會到山後去看過你底曠野的居寮，然而，如今我是  
見不到你了。

爸爸早已死去，因為一個農民担負是太重的；而你底媽媽，你  
猜她變成了什麼樣子？——已經不是昔日有說有笑的「嬌娘」，而  
變成了一個瘋瘋顛顛的老婆子了。我撫慰着她，猶如撫慰我自己底  
媽媽一樣。

然而，她也還能認識我就是她在昔日所會鍾愛過的孩子麼！

「敏姑兒！咳！她老子一死，她哥哥也跑了。靠她，一個女孩  
，還撐起一個家來麼！管她到哪裏去了！反正，回來不得……」  
一隻白鴿，飛了！飛到遙遠的天外去了！

我記起，你也記起幾年以來這家園之中是經過了如何的變遷。  
從難以忍耐的口唇之中會發出了如何憤怒的怨言和咒罵，使大地都  
因之而起了一震動——而你底清脆的歌聲是應當作了這偉大的合唱之  
中的最高的吧？

（從幼年起，當我們嬉戲於村前的桃樹之下的時候，你可不就  
愛說着這樣的話：「咳！那可不興！」如今，這樣的話語還是說着  
的麼？）

我也記起你兒時的笑容，嬌而靈，而你底跳躍則正如一頭小鹿，迅速而且敏捷。這些，如今都還保存着的麼？從艱苦的生活之中，也許學習了許多的往昔之時的鄉村女兒們所不能學得的知識吧？

白鴿飛去了，我輕輕地說了我底祝福：  
你遙遠地飛着的，但願你是平安！

## 獨感

鷹乏了，憩息於山岩之上，沉默着，垂着雙翼遮住地底爪子。我看過鷹飛，也聽過鷹底歌唱，而如今，鷹是乏了。

疲乏麼？是的，有一日我也會變得疲乏起來，感覺得山路底崎嶇不再適於我底脚步了。

到那時，我將默坐在險峻的岩上，雖有深壑在前，也再無畏懼的心思了。

山雨會來的。我將不自主地流出感激的眼淚。

想一想長途的跋涉，千重水和萬重山！但是那些留下了什麼痕跡？

日以繼夜的煩惱祇是將心靈剝蝕得更為貧困而且破碎起來了。

山變得暴亂起來了。呢。天風抖着山林，作着令人戰慄的怒吼。

（雖然是在草木繁茂的季節，我彷彿記起枯風掃落葉的時候了）

在那時，豈不有失群之鬼張惶地遁出叢林，現出忘方向的窘

態

於是，我匆忙起立去，尋找我底路！

山石則已騰飛於山頭，發出凄厲的長嘯了。

## 荒院雜記

英子

### 一 荒院

我從遠處歸來，已是落盡春花的五月了。微溼的細雨停歇後，一切的生物都濡濕着清新的氣息，當我踏進我底家屋的時候，我便記着我那所偏北的靜靜的小庭院，在初夏的風雨後該是落英滿地了吧。

那是僻處在一條門巷裏的，因為偏近北城的緣故，墻地就落得修靜了。三間平房外，還空着一個小小的庭園，我記得經父親一手培植起來滿庭絢麗的花木，果樹也有的；但我已經有九年不會在故鄉居留下較久的時日了。於是我走入這個懷念中的庭園去，綠無滿院，花木多半凋殘，景象已顯露着荒涼的情調。剝蝕的牆上漾着懶遲的陽光，風動樹梢，輕輕地飄着從隔鄰人家飛過來的槐樹葉子。

……

我非常悵惘，因為我已找不到和記憶相契合的故園風光。在記憶裏，南首的花牆下，井欄旁，是有着幾顆無花果和十大功勞樹的，葡萄架正修葺過，山茶莢和小茴香開謝後，接着應該是開得火一樣殷紅的榴花。但現在這些都已蕩然無存，葡萄架也已半圯了，蔓衍的枝藤直垂拂到地面上來，如果不是南天燭還能誘住一陣喧鬧的蜜蜂，牆和藤縫裏也還散着一些散亂的鳳仙花的話，那我真會以為

自己是走入一個古舊的園來了。

是懷了這樣的心情，我默默地院裏流連了一會。而且終於在這間偏院裏選出一間空房作為自己底臥室。一個月已經過去了，我在這裏清寂地度過了每一個早晨和每一個長夜。心情感覺寂寞的時候，便獨自盤算着應該怎樣去重整一回這個庭園裏底花木；我想，那顆葡萄最好是移到南首的牆下去，在井欄上搭個架，因為那樣，可以使在井上打水的人得到一個陰陰的涼蔭，這在夏天是要緊的。此外，像山茶莢和茴香必須再種起來，曼陀羅也得種一點，這都是些韻緻高潔的花，但種植的時期須等到明年的春天了。這個夏天我想只好讓它寂寞地過去。秋天呢？紅葉不是這個庭園容許得下的，那麼，移置幾樹盆菊也許可以將就過去吧。

然而，現在我必須忍耐着這空庭底閑寂。

日子過得非常靜謐。早晨九點的時候，巷內還不會響動着人語聲或足步聲。慢慢地，纔聽得遠遠的門鈴響了；久之，我能够從足音裏分辨出，來客是回來取錢的賣菜傭，或是一個郵差和送報的孩子。對他們我不能不送給一些歡謝之感，因為在生活的節奏上它同樣給予我一種靜定的感覺。……

日間我則常常跑到荒僻的細徑上去閑步。天晚了，我臥着一身疲倦回到我底居室。在紙牕下，和油燈幽微的光亮裏，常是以披讀日間寄來的報章雜誌來排遣那長長的永夜，或者在燈下寫一點什麼，或者寫一兩封信和友人們交換一點哀愁和歡樂之感。但遇着映了滿廳月光的好時日，是不這樣的，我熄了燈，靜靜地望着月影游移；有時也許步入院落去，在半圯的葡萄架下，踏着扶疏葉影，我冥思一回。壁虎款款地爬過枝蕪的聲音不會驚動我。想到這些對於生

命忠實的小動物，說不定會食盡那幾串還未成熟的青葡萄吧？那幾想着的時候，覺着自己生活底荒蕪；我底生命也和這所庭院一樣地荒蕪了。

## 二 鄰

每天我看見有病落的槐葉從鄰園飛過來。……

我在這裏已經住下一個多月了，傍晚掃着落葉的時候，我想這一代的園主人對於他底園事一定異常荒蕪。某一天，我走過這條黃昏時的小巷，偶然看見那家底院門已經開着，就忍不住停住脚步看了一眼。於是一種長遠生活在異鄉的感覺升上來，我想不出記憶裏鄰園該有着怎樣繁盛的佳日，但現在却變成一個分畦的菜園了。

記得很小的時候，那所第宅是曾經引起我底一度神秘的憧憬的。那時節，這家大戶就已經逐漸衰微下去，能够從街坊鄰舍底傳語裏，想像得到生存在這間古老的宅舍裏底人們的寂寂的生涯。老主人已經去世多年了，一位女主人帶了四位小姐孤寂地守在那所大宅裏消磨着無盡的光陰。她們都很少和外界來往。因此，一般人對於這所宅第都懷了陌生的神秘的觀念。常常能聽人說到那宅第底樓閣中會發生無端的異響，以及亭園中會遇着白頭老狐膜拜中天皓月那樣的情事等等。

如果是在風雨的時日呢？

這就叫一個貼鄰而居的小孩子的我為那些宅中人擔憂起來了。甚至隔牆飄過來遠遠啾啾而啼的隱隱的鴉聲，我底心也會悸動着，在那樣風雨凄其的晝日，想到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吧？我想像着，那些小姐們會用怎樣散漫的步子在那些空廓的廣廈裏踱兩日的



黃昏，和無窮黑暗的長夜。那樣幽暗的生活不會盡食去她們美麗的青春嗎？於是一種輕永的歎息微微地從靈魂深處吹了起來。……

五年前的一个秋天，我經過一次遠遊倦旅歸來，那個破落日甚的世家會又一回惹動我底注意，在天將昏暗的時候，我能常常在巷裏遇到這個舊家底幾位小姐們，她們倚門望着晚雲的舒捲踟躕着，那種沈靜的形姿使得我非常神往，甚至使我追懷起古代東方那種深鎖紅閨的愛嬌的女兒來。但在這次鄉居短短的歲月中，我却沒有再見到她們了。據說她們已在某種命運的漩渦下，轉換到另一種環境裏去生活了。那位告訴我底人並且提及了這一家年來生活得異常貧困的話。

現在我能在每天清晨看見那位衰弱的女主人在門口和賣菜人爭論着一兩枚銅元底得失，她輕聲地咳嗽着，怯弱地哆嗦着。但在爭價的時候仍能保持着她底優美的大家風範。這使我對這些有過榮華的往日的沒落的人物哀憐起來。今天，一隻巨大的蝙蝠引我到院落裏去站了一會，在月下，有依依的簾聲哀抑地飄送過來，我覺得有萬斛的煩愁湧上心頭了。

## 六 機 匠

臧克家

「王大眼，王大眼！」

我們每次和王家的孩子耍翻了臉，便把人家祖先的混號成串的掛在嘴角上了。土門裏接着走出一個臭口的老婆來，「從高粱科裏過，叫高粱葉裂開那些驚眼！」六機匠終於也被吵鬧聲叫出來了，他們下了臉，向着他小姪兒們瞪一眼，他們都冷然地逃開，我們感覺

沒意思便也搭訕着散了。

六機匠是我家的佃戶，每年秋後看見他把勞苦一年所得的糧食往我家裏抗，住的房子也是我們的，五間低低的茅屋恰稱着五個弟兄的性情謙卑的壓在兩枝纏繞的旗桿前，見了面我都是呼他聲「六爺爺」，因為我們是有著瓜蔓子親戚的，他不拿我當小主人，我對着他那種和氣的臉好似對著自己的老的。

記得最早是五個弟兄一居過日子，農忙時全變了農夫，一到了冬天每個身子便釘在一張織布機上，機房是有種特別味的，從外邊聽著嘩打嘩打那韻律的響聲，你便可以在心中美麗的展開一幅紡織圖，六機匠的一間機房是頂在西頭，不，應該說是我們的樂園，別人的屋子裏我們小孩不大願意去，這也不全是爲了他們屋裏的孩子老婆腳絲拌拉的，而是六機匠身上帶着一種吸引的力量，那時我們覺得他也是孩子隊裏的一個，他的笑臉叫人喜歡，從他口裏吐出來的故事叫人迷戀。我們坐在土坑沿上聽他說孟姜女哭長城，說西遊，說三月三過神仙，說水滸，說鬼說怪，說良善的仙女和凡人戀愛而生的叫磨難拆開了。他半天一句慢張張的說，眼注視著手，手往返的拋著梭，腳還得下下的踏著下面的兩頁木板，這時嘩搭嘩搭的機聲却在牆外聽時不一個味了。一點不神秘不韻律，只覺得他太討厭，急得我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傾倒在耳朵裏，而故事却只是影影綽綽若斷若續的。我們把他的手把住，可是他的嘴也隨著不動了，放開以後，手把鐵軸抽開打打的搵一搵布，再向前推一下杆子手脚便一齊動起來，口又開了，我們也重側起耳朵再也不敢攔他的手了。有時大約是因爲累了緣故，看他跨下機來打一打身子上的雜毛，緊一緊扎腰，一縱，便倒在席頭伸嘴的土坑上了。這時候我

們像一窩蜂擠上前去，他便被一羣孩子困在核心了。這回的時間是屬於我們的。我們當然不能讓他閉著眼裝死人。有的抱腿，有的把眼，有的把兩片唇扯得翻翻著距離老遠，一心要從口裏扒出故事來。「蔣門神又不是鐵打的，怎麼還三錘打的冒火光呢？小羅成一共有多少媳婦？孟姜女哭倒了長城以後怎麼樣了？」他不開口，我們心裏的疑問却決口而出了。他一點也沒有嫌煩的表情，歎一口氣把眼睜開，我們望著他的眼珠亮開比望著遙開黑口的蝕月還要痛快，我們喜歡這一聲長歎，好比一陣清風把他吹清醒了。我們的眼光緊繫在他的嘴上，只想那一動，可是他就不動。早晚他看我們臉上漸漸湧上了黯淡的神色便指著黑黝黝的破牆上的小舊年畫向我們演義了。「二月二龍台頭，萬歲皇帝使金牛。」因為他知道我們的野心並不大，甚至編一個故事也可以打發過去的。

晚上，飯碗一推機房裏找人去吧。如果是在夏天，先得在他的小院子裏玩一回，採一朵葫蘆花拿在手裏照古綠哥采采小花在黑影中閃着白光，好風把花香吹一院子，吱吱吱一隻蝙蝠從頭頂叫過去了，似乎夏天的黃昏只有這兒的好。

屋子一點點熱的燈光把一簇影子貼在牆上了，他白天忙一老長天，晚上撇下了機梭便下了機，身子一沾席鼻子裏便呼呼了。我們費盡許多力氣才把這塊泥弄得睜開眼，打着窗窗問「那個仙女以後怎麼樣了？」他的眼皮上的石頭接着又把眼睛壓閉了。我們懷着幽幽的一個心向外走，蚊子碰得我們臉癢。夜裏夢見那個仙女遭劫的慘狀，醒來淚珠掛在眼角上。

冬天，太陽照著他牽機。線匹掣得老長像一道銀河。他頂着一個開花的破袄，一條氣胞似的單褲子，迎着風要把人浮起來。他一

性一來像張梭，脫溝夾著個大粽子鬍子像一條粗的尾巴，一掃一掃的。冷風把挂在鼻尖上的水給吹下來，當時我心裏很納悶為什麼不把親手織的布做件棉衣穿在身上呢？

幾年以後，六機匠成了村空頭衝，他的那一張機打賣給人家了。同時也分了家：別人都有老婆孩子，他却分了一個白髮的老母，此外還有一頭牛。三機匠搬到家後去了。他的那口老屋讓給了牛，自己向東移了一步。從此伴著老娘六機匠變成了純粹的老農，這些年紀去四十已不遠，我也成了大小夥子，當然不再抓著口迫他要話了。

四十卻不像四十的樣子，銅柵鐵底的那張褐紅的臉，不容易在上面尋出時間的印痕來。論他的力量應該有更多的活給他做，然而他所種的地不過二畝，春天到地裏去撒種，夏天荷一柄鋤到坡下去鋤地，秋天老早就把五穀收割到場園上了，這二畝地的活對他太不值一動手了，好似耕種著這點地應付著四季一樣。

什麼事情都不是笨手。他並不識字，心却像個故事匣子，趕一讀集回來，繡子裏便裝滿了新酒。他會剃頭，太陽底下看他人頭上的亂髮隨著他手下的鈍刀倒下，刷刷的，一刻一個青頭皮便顯出來。他會拉糖子，紅的，白的，正月裏小孩子都喜歡他。單就他門前那個小園子說吧，五份子連在一起，到了春天，你不用問便會知道那一段是他手種的。清明節前立在他葱地旁看天上的風箏，順手拔一棵蔥蔥（那麼肥綠的叫人喜歡）用手指刺去了帶泥的浮皮便一氣吞到肚子裏去了，辣得眼裏直流淚。

是的，他一點也不老。他出差給我們磨麵的時節，背上馱著四斗布袋，看一些小夥子壓得哼哼的幾乎要倒的樣子，他便囑罵一

「怎麼吃的飯，瞎爲了年輕！」同時自己故意顯一下身手，把一隻手叉著腰，肩頭一聳，四斗糧食打一個挺再落下來。「還不老吧？」他抿著嘴高興的笑了。

一個秋天老娘像一個熟透了的果子墮落到土地下了。一大群穿着白衣服送殯的人中有個哭的最利害。六機匠的孝順和忠實的脾氣誰不知道，這次鄰里都替他歎氣，「唉，一個老娘也完了，一個人的日子怎麼過呢？」

「酒店的掌櫃的！」不時有些小孩子提一把小酒壺在土牆外尖聲喊叫。六機匠雖然老實却是個活泉子，他忽然又賣起酒來了。他的酒管保你一火到底不許一點底渣，所以一罇子酒剛從城裏背來，放不到炕上便空出來了。別人故意逗他？「走到河裏灑了幾捧水：「他便半紅著臉賭呢，屬一滴水是給俺祖宗喝！」

光棍子的屋是大家的娛樂場，亂人亂馬的誰沒事也去探探頭。「這杯敬天，」你會看見一個個紅臉的醉漢在他們土炕上打轉，他們像是在向人談說，其實我們只聽見嘖嘖的鼻音，聞見隨著呼吸噴出來的酒氣。「這杯敬地」又是一杯向地潑來了。他自己也好逃拉一口，可是四兩酒便得從鼻孔裏說話了。

在鄉間酒家往往是小賭博場，何況光棍子的屋更招人呢。春秋四季炕上少不了端端正正的那四個人，人數多了便臨時打一棚地鋪子。四個人每人手裏端着的紙牌像柄小蒲扇，照例看的人比看牌的人多到幾倍，這個的手搭在那個的肩膀上巴望著替人家的勝負担心，變顏色。地下的往往是些學賭的孩子，用一副破紙牌在磨指頭，或者推着破記葉子牌。一個人臉前守著幾個銅子，如其說是賭錢不如說是在過賭癮。在這些人身上想撈頭錢是白打，然而他也不趕

他們，好似那一陣陣的吵嚷對他也是一種趣味一種慰安似的。

陰天下雨，你只管聽，一回門外破簷衣一抖，脚一蹶，一個個人全匯聚來了。地下全是簷衣和濕泥鞋。一時屋子裏被一團嘈雜一團特別的氣味充溢著了。「來，陪一把手，光吃不拉還驚不死；」有人拉他上場。「不，不叫他來，我們贏了很好，叫他贏了，雙捲餅。不行！不行！」挨不著缺的用這理由填上了自己。「你們來吧，我說說話你們聽。他真是當了光和不賭的光棍。」

「好好，越董越好，揀過癮的多來幾個！」  
晚上那盞小油燈照著四個臉，八個眼珠在牌上亂滾。我有時也偷偷哀告好了妹妹在祖父睡下以後偷偷開門跑出來作一員戰將。小油燈一動往人鼻孔裏噴黑煙子，再雜上早煙味更辣刺刺的，我們在聚精會神的幹，他也抓下襪子來光著脚陪我們熬眼，早晚窻紙上透來了朝陽，大家才擦一擦發紅紅的眼散開，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睡得像隻死豬了。

一個人的日子倒是簡便，家便馱在身上。環境教會了他做飯，繡衣服和一切家下的營生，他有个喘強脾氣，什麼事不托仗人，有時不高興做飯，一點冷飯也可以打發飽肚子。「小心點冷東西呀」有人拿他開玩笑。「瞎子睡炕，仗着秉氣壯」他的話從笑口裏吐出來了。

他是個莊嚴中雜一點談諧的人，有時亂談女人，一口嘈雜，然而他自己的切身問題似乎很少談過。「成個家吧，」有人也常這麼半認真半玩笑的向他提及，他一笑便過去了。記得在一年秋天裏半個月沒見到他，每次跑到他門口遙遠一望只一把鎖打在屋門上，我的快樂也好似給這把鎖鎖殺了。是一個什麼日子，忽然在太陽底圓

著的人羣中發現了他。樣子很有點不同。我從大人唧唧噥噥的談話中才知道他這次遠行是爲了南海邊的一個女人，忽忽過了一夜，便離他的懷抱飛了，他歷年的幾個積蓄也被那無良心的女人帶着飛了。

一九二八年的秋天我亡命到瀋陽，就住在大機匠的家裏，因爲故鄉沒法生活，他們背着債主起了夜票逃生到這裏，大機匠在一家親戚的工廠裏幹他的老手藝，大兒羣祥我兒時寫陣的對手於今竟然成了一條大扎漢，學了一些流氓本領混菜行了。我和他們同睡在一座土炕上，然而叫他們悶死我也不把實情告訴他們。我在這裏等候一個命運，一天，生命史上最悲痛一天啊。六機匠的影子突然晃到我臉前來了。他的嘴角裏洩露了我們秘密。最後他拆開了夾板把祖父的一紙血書遞給了我，還有深藏在一個火子瓢裏的二十塊大洋。他報告給我我跳牆以後的一切恐怖悲慘的情形和瀟江的消息，說着他有點不平，他的意思像我這麼一個好人不應該有這樣的際遇，他不是不知道爲我保守機密，然而在安慰我時那聲聲的「少相公」却好似在點我到刑場去。

任多大的磨難我沒有放眼淚流過。可是這回我的心却不屬我了。即刻就有兩千里路的陌生的途程擺在我的眼前，叫我在這幾個窮鄉里真情的饒筵上止不住自己的眼淚了。我哭成了一個，他們也都陪我掉淚，酒力迫得六機匠又是哭又是不平又是惜別的那一幅表情，我是終生模糊不了的！我推着他送我，怕他大眾前說錯了話，他哭着非到車站去不行，一路子喊着「不要怕，不要怕」喊得魂不附體。我臨上火車他們每人把勞力得來的一塊錢強塞在我的手裏，車走老遠了，我依稀的還望得見六機匠那東張西倒的身子。

五六年過去了，我以自由的身子重回到了故鄉，最叫我喜歡的一件事就是六機匠什麼時候又回到家來了，樣子沒有什麼不同，只是眼稍稍痛癢了一點，頭頂的那條鞭子不見了，這回他却住在家後的三機匠家裏了。他的那間老屋的後牆破了一個眼，我們來往路過他神密的屋的人不好過。他見了我自然意外的高興，我問他爲什麼半道裏回來了呢？他說特爲回來看看，本來打算立刻反身，誰想日本鬼子佔了瀋陽又把這條生路堵死了。什麼力量吸引他回到這對他沒可留戀的故鄉來？是老娘的那一口墳嗎？

後來我才聽說他是爲了和羣祥不來才回來的。其實我早看到了這一點，一個正派囑強的人流氓隊裏是放不下的，我特別到家後去找他玩，他口裏不帶臉上帶的，表示着寄居在人家裏的不安，三機匠脾氣很好，姪兒們待他都不錯，添了他在工作上添了個有力的幫手，而不過在飯桌上多添了雙筷子，不便什麼呢？我明白這又是他獨立剛強的那點天性又在作祟了。

和他談着話我心下怪難過，這樣一個堅實能幹的人失去了織布機，失去了佃地，關東的一條生路又被截斷了，一個人孤獨的像一隻被剪去翅膀的飛鳥，那兒是他的去路呢？

## 留 別

南 星

我聽見有人唱：「雨打江南樹——」這信口而出的聲音聽來不知爲甚麼有些悽切。歌者也是在懷想他的家鄉麼？今夜的雨並不大，彷彿是時來時去的，從黃昏開始，現在仍沒有淋漓之聲。但濕冷的空氣從窗外一陣陣地送進來，這已經使我的旅客之心情更加濃重

了。前許多天都是晴朗而燥熱的，有時到深夜也沒有涼意，對他的  
 讓我在心裏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但我不會得到一次撫慰，直到今夜  
 ，正如我在前四年所享的：「它可是知道我的行期，來作最後的會  
 晤，或者怕我臨行時覺得不安，才帶着涼風乘夜唱出悠悠的歌子，  
 讓我能靜靜地早睡？」然而，現在為甚麼我的心顫動不寧呢？如果  
 雨不在今夜落，我必會安閒地傾聽，能够分辨出它擊打在地上與草  
 葉上的聲音，並且讓自己口中的微吟與它相調和。我願把日期忘記  
 ，也莫為遠處或近處的事物操心，我將快快去臥下，做一個陰濕的  
 夢。：

不久以前，我走在街道上，舉着傘，覺得幾乎有秋夜的意味。  
 我是去訪問一個友人，向他辭別。但在他的巢裏，只剩下燈光看  
 守着沒有主人的屋子。我站在那院中，聽着雨聲繁密起來了，依然  
 很柔和。那院中有兩株杏樹，一株我忘記名字的，樹下與枝上都纏  
 繞着豆葉，一叢玉米立在院角。它們那樣寧靜地接着雨滴。我像它  
 們一樣，久久不動。但我不覺得舒暢，而覺得那院子將與我分別了  
 ，而且恐怕是永遠地。雖然那是友人的院子，我會吃過那杏樹的果  
 實，會為他的折枝悼惜，也會因初開的豆花歡喜。今夜竟如此輕易  
 地分別了麼？我疑慮着終於在半自覺中走出門外，到一條狹窄的街  
 上。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流浪人。幾乎刺眼的燈光從商店中射出來  
 ，照出安靜的售賣者，安靜的顧客，安靜的貨品。尤其是那些擺在  
 門前的青菜與紅色的蘿蔔。這些對於我忽然變得異樣地親密，似乎  
 多又是那地方附近的一個老住戶了。我想與稀疏的過往行人交談，  
 讓他們明天莫想念我。一陣歌聲從旁邊傳過來，我會聽過的，失去  
 從前的歡樂的聲調，我低下頭，轉入黑暗的小巷，覺得雙腳拖緩，

無力。

我望着自己屋窗上的燈光，像有些寒冷，但我走進來看見四壁  
 之下的東西並沒有移動。我不想整理他們。到我走後，這屋子必仍  
 然像住着人的。也許有人不相信我的遠行。但我怕塵土與蛛網會輕  
 輕地遮蓋住一切，讓白色的牆也變為晦暗。我的鐘會停住，我的燈  
 光會顯得更淒涼。能有人來為我打掃麼？即使能，這屋子也必失去  
 溫和的氣息，像保留着的一個死者生前的故居一樣。但我必奮起身  
 而去的，這深夜連接着明天的早晨。

我坐在窗前，默默地，像是安閒的主人，雨聲又聽得見了，寂  
 寂不止。是打在我的豆葉上了麼，我看不見他們，只能從窗外的暗  
 色中辨得出空架的影子。那幾株扁豆是我最就心的。二十多天以前  
 ，我從剛去過的友人的院子裏把他們的種子帶了回來。所遇的人都  
 對我說種豆太晚了，應時而種的早已開了花，晚種很難長得好。但  
 我沒有聽從他們。但我找不到鋤，用一把斧子倒斃了自己窗下雜着  
 石塊的堅硬的土地。這工作幾乎耗去了整個的下午。扁豆的種子浸  
 在水裏，過了一夜，我看見他們肥大起來時正與五六天後看見土地  
 有了裂痕時一樣地覺得歡喜。然後屋門外磚路的兩旁漸漸排滿了雙  
 瓣的新芽。在每天日暮的餘暉中，我在院中走過許多次，提着水，  
 毫沒有倦意，彷彿澆灌把我做成強健的人了。但當每一株扁豆有了  
 四五片嫩葉時，上面忽然聚滿了毛虫，而且無數黑蟻上下爬行，讓  
 我的心即刻沉重起來。次一天我買了一種藥水塗上去，而豆葉的沾  
 染處由變黃而枯乾了，我憂慮着，直到我發現毛虫是從上面的柳葉  
 上落下來，於是乘夜把做遮蔭的幾條柳枝砍去了。某一個晚間，  
 我買了竹竿，搭起來一個高架，並繫好許多垂地的細繩，缺少的今

早才得補完。有幾棵早已攀上去，但仍有開始伸展的。我不能守護着他們都上了架。也許他們會找不到繩，舉蔓而立，或者攀住別的東西。誰替我引領他們呢？雨對於他們應當是好的，而我怕他們過於寒冷，難以度過連陰的日子。陽光似乎極其遙遠。

到架上覆滿了豆莢時，這地方不知會有甚麼樣的景象。倘有人從我的窗外走過，他必看不見屋門，因為他已被「深綠的手」封閉住了。封閉得緊一點吧，豆莢永不會受傷損，屋門也永沒有人來敲。那時候能再落一次今夜這樣的寒雨麼？

七月十日午夜

## 小小的經驗 巴 金

### 回憶錄之三

俄國詩人尼克拉索夫死於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他躺在床上的時候，曾經對他的醫生說過下面的一段話：

「現在你見到我們的職業，文學，有什麼意思了罷。在我寫第一首詩的時候，檢查員的剪子就將牠剪得粉碎——那是在三十七年之前；而現在我已經要死了，我寫了我的最後的一首詩，却又受着剪子的逼迫。」（根據譯文月刊一卷三期孫用先生的譯文）

這是將近六十年以前的舊話了，然而在今天看來，還是很新鮮的。而且像我們這種人將來有一天躺在死床上的時候，難保不會對醫生說着和這類似的話？說到這個，似乎可以叫人悲觀。但是我却全沒有這意思。據尼克拉索夫的生卒年算來，他遇着檢查員之類是二十歲左右的事情。而我在十六歲時就和檢查員辦過交涉，我的文

章就被他們處過凌遲之刑。這樣說來，我的不幸的遭遇和尼克拉索夫的比起來，應該將更多。

在五卅運動的後一年我們出版了一種半月刊。其實這話就有點語病，我並不是那刊物的創辦人，我甚至不和那般人認識。大約在刊物出到十期的光景，我寫了一封信到那編輯部去，他們回了信，又親自來找我，我便和他們做了朋友，以後就成了那刊物的同人，最後就做了一個編輯。

半月刊出到十期以後，就碰了一個小釘子，事情是這樣的：學生會演劇籌款辦平民學校，軍人來搗亂，發生了衝突，結果自然學生吃虧。風潮擴大起來。一個朋友在刊物寫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的出版，我們就接到公事，要立刻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發賣。這時候另一個朋友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我們去刻字舖刻了一個長條的圖記，用硃紅印泥蓋在那文章上面，然後再用墨筆把文章的前後勾了兩下。刊物原樣地擺在書店的貨架上，暢銷着，沒有人干涉。讀者痛快的讀了那篇攻擊當局的文章，被那激昂的辭句感動着，在那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他驚奇的發見了一行橫印着的硃紅色的字「本文奉××××命令抽去」。這五個字是我隨便寫上的，用在這裏作爲一個代替的符號，至於所代替的是什麼呢？是省會警察總廳，是戒嚴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還是別的機關？我現在完全記不起來了。

我們大家不住地稱贊那個朋友的聰明，我們是這麼容易的把那根小釘子拔出來，踏進泥土裏去了。

但是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們正準備着大規模的舉行週年紀念

念的時候，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說起來也許沒有人會相信，是提倡女子剪髮。在十幾年後的今天，除非像官廳那樣發命令，否則你如果公然反對女子剪髮，那麼別人不說你是個拜物狂（關於這希特勒的對頭侯爾希爾特大概很有研究）就會罵你沒有腦筋。但是在我們那時候，女子剪髮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爲。

所以我們寫過「水滸公」（當時的統治者劉成勳的綽號，「水滸」和「滑頭」同意），不要緊；我們鼓吹革命也不要緊；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發表時，也不會引起過任何的麻煩，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小孩子，很會寫些感情的話語，我大膽的憑着個人的直覺否定了整個現社會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勁，覺得爲一篇文章殺頭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現在發表也會成爲問題的，可是在當時却平安的過去了。這也不要緊。要緊的却是——

那時候四川有三個女學生剪掉了髮辮，社會轟傳，我們高興。所謂「省會警察廳」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髮，我們的刊物上接着來了一篇不客氣的批評。以後大概還有過兩三篇這類的文章，有一篇還是那三個人中的一個寫的。這一來警廳覺得應該維持面子了。便派了兩個人來和我們辦交涉；他們要我們以後不再提這種事情，並且要把前幾期的刊物存數全部帶走。他們的態度還算客氣，他們是預備來和我們妥協的。不幸是我們這羣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從不會拐彎，更不知道妥協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拒絕了他們的條件，和他們起了爭執。結果他們拿走了二三十本存書，我們却不斷地寫信到警察廳去質問。最後他們沒有辦法，只得下了封禁的命令。這可以說是我們逼着他們做出來的。我們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號，詳細的記載着這事情的經過。那裏面的兩篇長文的確寫得

慷慨激昂，是出於一個年紀較大的朋友的手筆，我讀着他們，血就會沸騰起來。這朋友不久在高等師範畢了業，便因生活問題到別處去了，以後我也再沒機會和他見面。聽說他四五年前在一個悲慘的情形下面斷送了性命。

我們的刊物在當時算是很暢銷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個月就完全賣光。不過收賬不容易，所以期期大虧本，使得我們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無法再版。我對於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寫過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幾個人的犧牲精神却使我十分感動。有一個朋友常常爲着刊物當衣服，他爲了使思想和行爲一致起見，會拋棄了學業到一家裁縫舖去做學徒，既閒弄得滿指頭都是針眼跑到社裏來服務。我當時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這朋友現在還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樣，我許久沒有和他通信了。但讓我在這地祝福他一次。

那時候另一些人正要創辦一份月刊，聽見我們的刊物被封禁託人來約我們幾個人加入他們裏面。給他們幫忙。他們原想利用我們，但我們這幾個傻孩子，却不通世故人情，不會和人客氣。他們要我們發表意見，我們就發表意見。他們讓我們做編輯，我們就做編輯。

第一次開編輯會議，沒有什麼爭論。五個編輯裏面雙方各佔兩個，還有一個算是總編輯，可以說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編輯會議裏我們應該將第一期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夠隨便敷衍了。我們

這方面提出兩篇關於女子剪髮的文章，兩篇關於社會問題的文章。我自己寫了一篇「中國人的到幸福的路。」總編輯還好說話，對於我們提出的文章，他都通過，有一篇他說可以留到下期發表，我却堅持着非登在創刊號裏不成。他就承認了。

他們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東西。平時不作聲的我，這一次發表了許多的意見，而且變得非常固執了。結果除了那兩個編輯的文章外，別的都沒有被通過。

那兩個編輯中有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半新不舊的老先生。他自然不高興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涼椅上，翹起一隻腳，用國文教員看課卷的態度把他看了一遍，結果發出一聲冷笑，說：「這篇文章會把鼓打響的。」

「不要緊，有我負責！」我強硬地說。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誰知道兩三個月以後這個人居然會做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學監，我正在那個學校讀書。我每天和他見面，他好像不認識我，我自然也不會對他點頭。終於有一天他找到了報復的機會；學校在這房子，我爲了方便把辦公室當做過道穿過了好幾次，校長沒有說話，他却跑來干涉我。我望着他那拘攣着的臉，不由得想起了編輯會議的情形。

第一期月刊出版，我們勝利了。想利用人的結果反被人利用。學監之類就暗地跑到警廳去告發，警廳不來管我們。我們却因此和他們起了爭執，結果時我們這方面的八個人登報脫離，而他們也就把這刊物停了。

半年以後我們又辦了一種週刊，名稱是平民之聲。這一次是我主持編輯事務，通信處就設在我家裏。第一期刊物編好，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樣，我們在旁邊守着工人把鉛版上架。印刷局這次一定要我們把稿子送到警廳去檢查，我們只得把清樣送去了。是那個學裁縫的朋友送去的。我們幾個人就在印刷局裏面守着那印機轉動，還帶了絕大的注意看着每兩份連在一起的刊物一張一張的從印機上飛下來。那種激動，那種熱心使得我們幾個人甚至忘了吃飯。

傍晚時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們把牠們帶到作爲發行部的另一個朋友的家裏，我從那裏再走回家。一個警察在我們公館門口徘徊，像在等候什麼人似的。

「四老爺，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門的老頭兒看見我跨進門坎，就站起來把一封信遞到我手裏。

信封上寫着「送新世紀雜誌社收啓，」地址沒有錯。我拿出一張名片把警察打發走了。

我連忙拆開來看，裏面全是官話，但意思很明顯：第一期刊物看見了，言論過激「對於國家安寧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許可發行，但是希望以後怎麼樣怎麼樣做，「庶不背乎造福社會之主旨。」措辭總算客氣。這真叫做「自討沒趣！」我們不送檢查，他們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煩來。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橫排着「新世紀若干年」字樣，人家却把這當做了刊物的名稱，而「平民之聲」四個大字却没有被人看見。

第一期的週刊依舊半公開地在外面賣着。不過我們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個簡單啓事：「本刊第一期警廳禁止發售，對於訂戶無法



補送，敬請原諒。」

第二期出版，倒很順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刪去一段，我們用墨筆輕輕一勾，就對付過去了。第四期換了一家比較便宜的印刷局，他們很認真。我們以前的辦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檢。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樣檢查後發了回來，才肯開印，本來我從第四期起開始發表題作「託爾斯太的生平和學說」一篇長文，這自然說不上什麼研究，唯一的秘訣只是抄書，第五期週刊上正登着論託氏的社會思想的一段，開頭有五六行被檢查員用紅筆勾去了，便沒有能够被印出來，但却註明被刪去若干行的字樣。

這一來，我們倒覺得討厭了。人的性情本來是這樣，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檢查員既然認真做，我們也就不客氣了。第六期的文章便來得更厲害，每個人的文章都遭了砍頭別足的重刑。我們知道檢查員快要被我們弄得發狂了。我們便想了種種方法來激怒他（或他們）。我們想他（或他們）大概不懂外國文，便故意從北京的雜誌上選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來轉載，這文章很長，而且譯筆歐化到十二分，我們讀起來也頗吃力，這一次檢查員總算吃了我們的虧。我們從發回來的清樣上可以看出來他（或他們）這一次是第幾費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報復來了。恰巧在這期我們又換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個朋友介紹的，我們不知道他比耗子還膽小，所以我們沒有十分留心，付印時稍微去過了一點，刊物已經完全印好了。我們拿起一張來讀。任何一篇文章，我們讀來讀去，都讀不出意思來，連寫文章的我們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我們翻到第四版，奇怪！連「支加哥殉道者」這個標題也不見了。原來印刷局不得我們同意

，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檢出，單將文章接連地排在一起，結果弄得每篇文章變成了狂病的譫語。

我們再仔細檢查一下：「這麼」的「這」字沒有了；「那麼」的「麼」字沒有了；「社會」的「社」字沒有了；「運動」的「動」字沒有了；「的」「呢」「了」「嗎」之類不必說。「支加哥」大概是什麼暗號，「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的太陽以他的撫人的微風接吻每個人的雙頰時，在這糾纏不清的歐化句子裏，「他」這個字，中國本來就沒有；「撫人」「接吻」都是猥褻字眼。微風更不會和人親嘴。所以結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陽微風每人雙頰。」

我們起初很生氣，但過後仔細一想又覺得好笑，從這裏我們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個人的教養，思想和恐懼嗎？結果被檢查的倒不是我們的文章了。

這位可憐的老先生想拚他的老命來阻止洪水的泛濫。那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樣子不是一幕 *inco* 中的一個很好的場面嗎？

我們印了一張刊誤表附着報紙送給訂戶，在那刊誤表上面我們還寫着「這一期的刊物應該是歷史的資料」一類的話。

以後我們和檢查員的關係變得更壞起來。我的興趣也從刊物移到了檢查員的身上。我專門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試探他，激怒他，欺騙他，各種的花樣都用過，而且屢試屢效。譬如我們出「師復紀念號」，便專門登載解釋心社規約之類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騙過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還可以說是有一點分析事實分析人物心理的

能力的話，這能力就從這時候訓練起來的。  
那裏這一段回憶錄就作為他或他們的歷史。

## 我的同情

李 威 深

我在一個毗隣山海關的火車站上供職。

在這裏空氣枯燥，夜是寂靜的，人像瓦雀一樣的瑣屑。

時常刮風，這使我厭膩。我同我的伙伴們一樣，同周圍的人們一樣，生活在半睡的狀態中……我差不多並不算一個正式的職員，沒有一定的工作，有時幫同別的職員檢點貨物，有時照顧來去的火車。有時輪在轉轍工人的小屋裏睡得天昏地暗，像一個酒徒；因此，站長很不滿意我，但却受那般穿着油污的短衫的脚夫之類人物們歡迎；他們高興看我愚弄站長，我也以此為得意。

沒有一定的工作，有時反而忙得不可開交，有時則又閒得使人感到生活的無聊。工作有時在夜裏，有時在白天。這種刻板的單調的生活於我的性情很不適宜，可是也想不到更好的生活來，我自覺是個明白人，但自想還是糊塗點好，這便是生活的苦痛所在：厭惡當前的生活，而無力把它推開……

車站位置在一個城鎮的邊梢，離市街很近。我一向總住在車站上，除非必要去買一些東西，才偶而到市街上走一走。

我喜歡在夜裏，沿着站台散步。

我喜歡夜色，安靜和獨處。因為，我實在是一個病者，被生活與輪轉傷了的。不在軀體上，而是心靈上的病。生活的每一參閱

都充滿着騷擾和不安，預兆着一個巨大的變動。有時，我厭棄了這種刻板而單調的生活，渴望投身到那巨大的變動的洪流中，但一刻之後，疲憊便浸蝕了我的血液，又想同一切生活和人羣隔絕。實際上，我何嘗喜歡夜色，也不喜歡安靜和獨處，我什麼都不喜歡……

汽燈又點燃了，一顆扁圓的像果核似的火苗，普照着車站，在那稀薄的微光同暗夜相交的地方，一片灌木叢迎風嘩嘩呼嚕。那個矮小的轉轍工人把汽燈順着高梯拉上去，就匆匆地走開了。

我從站台的這一頭踱到那一頭。壁鐘按照着那永遠是無可更改的單調步子，滴答滴答地響着。

刻板的單調的生活，像一個乾透了的豆莢一樣，突然爆裂了。一切都騷亂起來，一切都被那撞進來的事變所壓倒。人們的臉上塗染着興奮，沮喪和恐懼。我們忙亂着……

一切都破了慣常的規矩……  
又一列滿載傷兵和難民的火車開來了。

那個身材短小的轉轍工人，穿着一件油污的羊皮短襖，幾日來焦苦得那張圓臉的像一個小紙球一樣的臉龐，只剩一個大酒精鼻子和兩隻小眼睛了。他的家屬在關外；每當一輛火車從關外開來的時候，他那兩隻深陷了的小眼睛便到處搜尋起來，他探詢逃來的難民，所有的回答，都是想說明非逃不可而故意把危險與恐懼誇大了的，有時嘴上故做鎮靜的人，反而更容易增強他的疑慮。

最後，他完全絕望了。他跑到站長的辦公室去，請求站長允許

他回家一踏。站長睜了迷眼睛，以無人代理他的工作為理由拒絕了他。他用充滿了失望的嗔聲說他可以自己去尋代替人，站長並不看着他，只是搖頭。實際上，他也尋不着代替人的。

車站附近的叢林和坡岡都沉在薄暮的陰影中了。時而起一陣狂風。我用一件舊了的皮外套裹住身體，在站台上來回地踱着。這幾乎是我的習慣，在那灰泥砌成的站台上，重復着那無窮止的路；但此刻，壁鐘的滴答聲完全埋入人聲的喧噪中了，候車的逃難人羣越來越多，直侵入站台的每個狹小的角落。

差一刻鐘那列滿載傷兵和難民的火車就要開到了。

那個短小得像木楔似的轉轍工人，無精打采地從那些等待火車的人和行李的堆中擠出來。他的兩手插在羊皮短襖的衣袋中，走到汽燈的高梯跟前，把汽燈卸下來，點燃了，又拉上去。

汽燈的亮起初很小，漸漸地變大了。人和行李的堆像從睡夢中驚醒一樣，立刻就騷亂起來。在汽燈的照耀下，恍動着雜亂的影子。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行李更移近月台邊上一些，婦人的爭吵聲和孩子的哭聲混在一起。被擠散的家族叫喊着，呼喚着。路警的喝斥完全失掉了效力。

轉轍工人的短小的身軀夾在人羣中，用手裏的紅綠旗蔽着別人的肩頭，示意叫他們讓開；有時很發生效力，但有時人們看都不看他一眼。我聽得見他嗆聲的喘着，像病人一樣沒有生氣。

他走到鐵閘跟前，開了鎖，鐵閘放倒下去，那直連着揚旗的鐵鎖發出一個沉重的震顫聲。月台上的人們就更加騷亂起來。坐着的都站起來了，向前擁着，沒有一個可以聽得清楚的聲音。

滿載着傷兵和難民的火車終於開到了，帶着壓倒一切的軋軋聲

。比原定的時間晚了十分鐘。等到那長長的車身停住了的時候，人羣的喧噪就又佔了優勢了。路警和押車的士兵發怒地吼罵着，阻撓那些搶先上車的難民。一個被擠倒了的婦人壽命般尖叫着。正在這個時候前方的電話到了，說要這列列車把全部負載都卸在我們的車站上，空車皮馬上折回去。

我夾在火車與難民之間，一手舉在空中搖擺着。高聲喊着告訴車裏和車外的人們：這列車馬上要折回去的！這聲音散佈在寒冷的空間，很快地傳送到每個人的耳朵裏去。有半分鐘的功夫，人們猶疑不決地靜住了，但立刻就又較前更加騷亂起來，他們以為這是一個騙局。這使得押車的士兵暴躁得像瘋狂了一般，咆哮着，惡罵着。用腳踢着地上的行李。最後，逃難者和行李堆，像豬羊的羣一樣，被路警和士兵驅逐到月台外面去。

許多重傷的士兵像貨包一樣，從車裏扔了出來。官長不斷的叫罵，慘痛的呻吟，人羣的喧噪，火車的噴氣聲，混成一片。

從傷兵和難民的口中，透露了前線失利的消息，軍隊已經在退却了。

短小的轉轍工人，像一個撲動的影子似的，來回地跑着。我看他，總像要就地倒下去的樣子；雖然他在極力不疎忽他的職務，但他太沒生氣太勉強了。最後，他在月台邊上站住了，準備着火車開動；他簡直不是站着而是墮在那裏了，我眞怕他會一失神栽下月台去。這個可憐人，自從站長拒絕了他的請假之後，他失望得幾乎要哭出來了。我知道，他終要自己跑掉的，在這種時機，他不會再顧惜失掉他的職業，甚至連生命也不會再顧惜了。他那充滿了絕望的苦痛的臉，他那顯得更加萎縮更加可憐了的短小身軀，都深深地

印在我的腦裏，擾亂着我，我極想用什麼方法可以幫助他。

裝飽了水和煤塊的車頭，用足了氣力，在突突噴發着白烟。我站在他的身邊，能够十分清晰的看出來，他完全被一種極端不安的心情支配了：他一定從逃來的難民口中，又聽到了一些新的可怕的消息。

他幾次轉臉看一看我，帶着一種枯澀的表情，極力想鎮定自己，裝出坦然微笑，但那笑容反而像哭的樣子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這樣，雖然他一向都被同伴看做一個沈默寡言而不易親近的人，我却深知他是具有一種單純快樂性質的，常常愛講一些笑話，這些笑話恐怕只有我才会相信是從他口中講出來的。起初，他把我看做一個什麼上司之類的人物，但當我第二次躺在他那間小屋裏同他漫談的時候，他對我的那種藐視和防衛的態度便完全消滅了。

我看出他對我說一些什麼。每當他轉臉看我的時候，他的嘴唇，幾乎全身都在不安的顫動。

我用那種想要安慰一個不幸人的微笑，迎接他每次轉臉看我的視線，我們好像在演着一場奇異的啞劇，我自己也暗暗奇怪，這種相對的沈默在我們中間是從來不會有過的，但這沈默却比言語更真切的說明了一切。我完全明白他此刻的心情。那由長年的工作磨練出來的牢固的責任心與那要立刻回到家鄉去的焦急在起着激戰。

突然，火車發出來尖利的震撼的壓倒一切的叫聲，車身碰撞着；好像誰都不會覺察到，車頭早已經掛好在來時的車尾上了。

三

我從他的手裏接過來旗子和鑰匙像處理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一

樣，我沒有一點驚異的感覺，完全像一個守職的工人一樣，我繼續地搖動着手裏的旗子。那短小的轉轎工人消失在暗夜中了。我好像看見那張有一對小眼睛和大酒糟鼻子的臉上，浮着不安和感激的表情，用幾乎啞了的嗶聲在說着一些什麼。……

我要聽取他的話，跟着開動的列車向前跑了幾步，什麼都沒聽見，只見他一個短小的影子在黑暗中跑着。……

「你……你跑快一點！」我喊着，站在月台邊上。他的身軀在暗中更顯短小得可憐了，跑起來像個剛學走路的孩子。他抓上車去了。

我明白了我是做了什麼樣一件傻事的時候，火車已經鑽進遠遠的黑夜裏去了。

在辦公室裏，我碰見了站長。他是一個瘦柴而陰氣的傢伙，額角上有一個疤，據他自己說，這疤原是槍傷；只有當他講述自己的過去事蹟時，那陰氣的顴骨高突的臉上才浮出一瞥得意的笑容，慣常他是不愛笑的；說，他曾經做過軍官，在前綫上掛過彩的。他擺出對於打仗的事老有經驗的樣子，倉忙地跑來跑去，應酬軍官，呵責下屬。他的家眷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就送走了，他自己也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着溜開的。站台到處都塞滿了傷兵，難民像失王的蜂羣一樣。怨罵着，吵嚷着，這就是已把他投進空前的恐慌的蛛網中了他的皮氣立刻變得非常暴躁，臉皮被氣憤和害怕弄成了黃油紙一樣的颜色，拍着桌子，跟我咆哮：

「你……你是幹麼的，……你敢把他開走……你有這權力……你……緊急關頭，你……你去搬開……」

他的發音像用碎玻璃片劃着蝕銹的鍋底。我不跟他爭辯，我只

覺得他無聊，他那付怪樣子惹我憎惡。

但我確是做了一件傻事，一件完全離開了實際的。單單受着心的指使而做出來的。我去搬開麼？我怎麼能够！我也許連把那鐵閘倒下去再搬起來的力量都沒有，我能跟着開動的火車跑麼，能在火車開動的時候抓上去麼，現在，幾乎沒有一次列車是按準時刻的，我想起了兩車相撞的慘劇，頓時覺得自己脚下踏着的大地變成了可怕的空虛。站長的暴怒也許有他的道理的，他明白自己的職務。可是，我怎麼能使他明白：我太可憐那個焦急得要哭出來的短小的轉職工人呢。

## 四

連續不斷的騷亂，驚恐，失眠，像一合密網把我整個裹捲起來，在霧莽中，在渾濁的水流中，拖拉着，滾轉着，大地在顫動。疲倦征服了我，那午初的興奮完全冷卻了，對一切都失掉了興味。

夜是冷的，慘痛的；沒有安靜，也沒有孤獨了。一個真的變動的洪流衝進單調的生活中來了。

從市街裏，從遠處的黑暗和空虛裏，響起了槍聲，繼續地，密集地，夾在風呼之中。

難民和傷兵像洪流一樣。不斷地湧進車站來；他們的希望都集中了。在從北平或天津開來的火車上，恨不得早一點離開這個充滿恐怖和死的地帶。

被槍聲壓住了的難民，不再吵嚷了。像「耗子搬家」似的，都悄悄溜到粗大樹幹背後去，伏在石子鋪着的月台斜坡上，有的跑進了灌木叢裏，只剩孩子的哭聲和傷兵不顧一切的慘痛的呻吟。

槍聲繼續響着。

當第四十×次列車開到的時候，槍聲更加密集，更加迫近車站了。

通到山海關的火車，這是最後一輛了！

巨長的列車帶着牢不可破的鎮靜衝進月台。難民像一羣等逐食物的飢狼一樣，從粗大樹幹背後，從月台斜坡，從站房的角落裏，從夜色迷離的灌木叢中，爬出來，跑着跳着，跌着，不管被踐踏的傷兵的惡罵，拚死往火車裏鑽。

聽着越逼越近的槍聲，我順着月台亂跑，好幾次和別人撞個滿懷。我向那些奔命的難民吼着：

「你們……車裏都塞滿了你們，這些傷兵怎麼辦！……！」

我的吼聲連我自己也沒有聽清；還是亂跑着，亂叫着。我聽得好像到處都是槍聲了，心被恐怖制住了，一個念頭飛快地在腦裏閃着：這是最後一列車了！

一個傷兵在地上突然伸手抓住了我的大衣邊，差一點跌我一跤；我聽他強忍痛楚，發恨般對我請求：

「你是站上人，你給我口水喝……！」

我怔住了，水？火車的汽笛同迫來的槍聲一齊暴發了，火車開動了。……

槍彈打在站房的鉛板上，發出破裂的脆拔的響聲；我忘掉了那要水喝的傷兵，忘掉了一切，直追上開動了的火車去，恐怖把我投進一種半狂的狀態中，增強了我的氣力……

「上去！這是最後一輛車了！」

我抓住在一個裝煤的槽車上，一脚登住車邊，一脚懸空。在火

車震動的軋軋聲中，我不靜下來，圓望着那丟在遠處黑暗中的成堆的傷兵，兼又在心裏覺醒了……  
我好像聽見傷兵的惡罵。

## 海的故事

林娜

海，低聲地嘆息着。

柔美的朝陽照在深藍色的海波上，閃耀着銀色的鱗光。

海在寂靜里兀立着它闊壯的肢幹，四周輕漫着濕潤的薄霧。

老禾公公微微地閉住了他那倦怠了淡紫色的眼睛養着神，一會兒又慢慢的張開，把煙斗里的殘灰敲掉，滿裝上一斗悠然自得地抽着，鼻孔里噴着兩股灰色的煙圈。他輕咳着潤滑了喉嚨便大聲說道：

「這故事是發生在二十年前（那時我們還年青），一個秋末冬初討板魚季節到來的時候。我們同伴着的一共是三個人，都是年青，誠實而且勇敢的夥子，揚起了帆也跟人家一樣的從村里出發，望舟山島去了。

「我們一路子沒停地望那浩濶，闊壯的大海走着，過着快樂而又年青的生活。你說那會單調嗎？不！年青人，海，對於年青漁夫們的感覺是美麗的！別看它像野獸般的魯莽，粗野，在它那慈愛的母胎里會孕育着人們的幸福和希望哩……

「日子就這樣偷偷的過着。一天，西北角的海面上突然天崩地裂地起着風暴，接下又是傾盆的雨柱；於是，我們底不安和麻痺便來了。

「海，像一隻發怒的野獸般吼嚷着，波浪隨着風暴高躍在半，像在廣原里站立了無數尖稜的峭壁。我們底船隊受了襲擊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便各自拆散。

「海，年青人，那時比現在活潑聰明，激蕩起來也就比現在利害多了。

「我們急想找一個海岸躲避；然而，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底帆已經受了損壞而且破毀了，而海的激怒又是沒停止地跟着每個時辰增加……

「我們焦急着，然而，却一點也不懼怕和驚慌。年青人！一個在海島里生活慣了的漁夫。遇見風浪是算不了怎麼一回事的。天在頭上，我一點也不撒謊，那時我們着實很安靜，安靜得好像有人向我們保證過：海是慈善的，年青人，他不會，絕對地不會，張開闊壯的口吞沒了你們！

「我們便這樣隨着激怒了的波濤漂蕩着，各人使出了自己的氣力跟這殘酷的命運格鬥。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過了三天，那時大家都疲乏着了，好像整過了一生沒會好好的休息過似的，於是悄悄的，悄悄地大家不知不覺也就睡着了。

「我們死了般的睡着，年青人！是這樣，一動也沒會動過，失了知覺似的睡着，誰也記不起自己處的是怎樣的個境地，誰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日；於是在一天，像現在這樣舒適而又美麗的早晨……

老禾公公突然停止了那底動人的敘述，掉頭望晴朗的天空和恬靜的四周。鄭重的投管着，又沉沉的連吸了幾口氣，似想從這清新的朝氣里，發現和他底故事有關的味息似的。

「我們一起是三個人，其中有一個闊嘴大眼的，不知怎的纏轉來了，他偷偷地爬出了破碎的篷底；突然吃驚的叫喊起來：

「天呵！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被他這麼嚷着也從夢中驚醒了過來，大家心搖意亂地爬出篷底，心想：這回可出了個什麼了不得的叉子了；可是，祇一會兒我們便變得非常快活了。年青人！你想這是怎樣一個使人驚嘆的事哩；我們底漁船被擱淺在沙灘上，一點也沒曾被損壞！暴風雨像夢般的過去了。天上露着一顆美麗而柔和的朝陽，潮水偷偷地已不知道退到那兒去了。

「我們狂喜着，便大聲的吶叫，歌唱而又喧笑起來，爲什麼呢！誰也說不出，怕祇是天才知道啦，祇一剎那，什麼便都過去！新的不安和憂鬱開始襲擊了我們，因爲我們底糧食已經吃光了，這使大家感到了非常憂慮和沮喪。

「可是我們又不能白白的看大家都餓死；於是經過了一番磋商後，大家便決定了我與另外一個同伴上岸去找尋我們底食物。因爲我們相信自己的漁船被擱淺的地方是在海岸上，而海岸上常能找出村莊和市鎮的，那麼我們便能够得救了。

「沙灘寬廣而又靜穆，一片黃沙在太陽光底下靜靜的閃耀着。我們興奮極了，跨開步，認定了方向跑去。爬上了荒涼的海岸，一個新的，奇異的境域便在我底面前顯現：好像一幅繪畫樣海岸上盡爲蒼雜的樹木和蔥鬱的草原所充滿了，荒涼而且寂寞，好像是一個無人所到的荒原。我們不禁暗地裏叫聲苦，然而誰也不表露出來，却極力忍耐着不叫自己失望。我們仍自信這決不是一個絕無人跡的荒島，祇要我們耐心地尋找，許不致完全失望的；於是我們便悄

悄地穿過了蒼茂的林木向那高處跑去。

「飢餓和焦急使我們感到疲乏。我底那個同伴已經開始喘息和顫慄起來，豆大的汗珠從他底額角滴溜着，連聲叫道：

「我走不動了！走不動了！……」

「於是我們便走到一叢松林下坐着休息，大家沉默着，各自在想自己的心事，好像世界的一切都不復存在似的。

「在這樣難堪的靜穆里我們過了好一會，我底同伴的眼睛突然閃亮起來了，他跳野人舞似的跳着，叫着：

「有救了！有救了！天呵，這是怎樣個難得的機會……」

「我吃驚地望着他，真要誤會他變成瘋狂了。他站着，仍是兀自叫着，跳着，滿面紅光，一會扯了扯我底肩膀，一會又用手指着遠遠的地方；然而我仍是莫名其妙，一點也不明白什麼東西最感得他這樣利害，使他變瘋了嗎？不！年青人，他是我們夥子中最聰明而且誠實的一個哩。

「他似乎也看出了我在那兒弄不清楚，然而又等不得說明，便一把扯住我就走道：

「跟我來！天呵，這是怎樣難得的機會……」

「我們不顧一切的望林中奔走着，突然一聲尖叫把我們都愣住了，我吃驚地站着向前凝望，你相信嗎？年青人！就在這時，差不多是同在一剎那間，離開我們不遠的矮樹叢里像被人丟出般的便跳出了一個穿黑衣褲，頭戴花紋頭布十六七歲模樣的小姑娘，一個美艷得眩人的年青姑娘。她驚慌地丟掉了她手里拿着滿裝了野菜竹籃，尖聲叫着便向前狂奔起來。我們都嚇得慌了，我不禁低低的埋怨着我底同伴道：

「弄糟了！弄糟了！都是你這魯莽鬼，糊塗的！別叫人家誤會了才好……」

「我底同伴靜默着一聲不響，他底眼睛發呆似的奔跑着，小姑娘一會把兩手捏着圈放到嘴巴上，大聲的叫道：

「小姑娘莫走，我們都是好人，是迷失了路的漁夫！」一會又露出粗笨的笑面向她招手。

「這有什麼鳥用？我憤憤的想着。可是那個年青的姑娘聽到了他底話却也突然把疾馳的步停止了，神氣非常惶急地掉過來，把頭歪在一邊驚訝地向我們端詳着。我底同伴似乎也很有趣，他露着粗笨的和藹的笑，向漁招手，又重新聲明了一遍：

「小姑娘莫走，我們都是好人，是迷失了路的漁夫！……」

「她似乎也看出我們并沒會含了什麼惡意，才用她那沮喪而又憂鬱的步調走回來，在地下檢起竹籃子，我們便幫着她拾起散失在地底下的野菜。我底同伴懇切地放低了他魯莽的聲音說明着，我們是什麼地方人，怎樣從村里出來討漁，遇着了暴風雨便迷失了途，一直在大海里漂蕩，不知不覺地便漂到這兒來，爲了糧食斷絕了，又不知道從這兒到家鄉去要怎樣走，所以想在這海岸上找一我村莊或市鎮設法點吃的東西，和問明回家的途徑。

「她一直用着真摯的態度，傾聽了我底同伴懇切地把自己底不幸敘述着。最後她才微微的笑道：

「你們找錯了，這兒不是鄉村，是個沒人住的孤島……」

「那麼你爲什麼住在這兒呢？」

「我嗎？」她低下了頭沉吟了好一會，用着她那迷人的黑眼睛偷偷地向我們窺溜着。……「老實告訴你們吧！這兒住的祇有我

們一家……」

「那麼怎麼辦呢？」我底同伴掉頭向我望着，一會又向那小姑娘。小姑娘，你能不能替我們設法點吃的東西？我們已經三天沒吃點東西下肚了。」

「我作不得主，要問爸爸去。」她低下頭看着她籃里的野菜，又牽起衣角嘔了一會。「你們願意跟我來嗎！我家就在這兒不遠……」

「於是我們便跟着她到她家去。」

「我們被引進了一條林中的小徑走着，四面滿佈着樹木，陰暗而又潮濕的。小姑娘是一個真摯而嫻雅的小女人，走起路來非常地輕巧而敏捷，身材適中，面目秀麗，在山野中很難找出像這樣一個好看的女人的，然而我們畢竟找着她了。」

「我們在沒間斷的林陰底下走着，將約有一里路光景，於是便在一所小茅舍外停住了。這所茅舍也是建築在林陰下的，低矮，灰暗而又潮濕，屋外的四周滿圍着藤蘿。也許是年代久遠了的吧，牠已有點兒坍塌。」

「小姑娘叫我們在外邊等候；自己便輕輕地推開了茅舍的木門，放低着步聲走進去。在里面接着我們便聽到了一陣高亢的和柔細的聲音咕嚕着。一會小姑娘便帶着一個身材魁梧，頭髮和長鬍鬚同樣蒼白着的老人出來，小姑娘柔順地眼訂着他底和藹的面，指着我們：向老人道：

「爸爸，就是他們……」

「我們懇切地向他走了上去，道着不是，并把已告訴過那個小姑娘的話重新敘述了一遍，接着說明道：「我們底漁船還擱淺在海



灘上，不信老伯伯可以跟我們去看。」

「老人露着親熱的笑容，滿足地用左手摸着銀白的長鬚，用他高亢的喉音笑道：

「我爲什麼不相信你們呢？請進里去屋吧！祇要老漢能够做得到，我很願意替你們幫點忙……」

「茅舍里非常狹小，一共是小小的三進：一個客廳，臥室和廚房，佈置雖很簡單，但却是有條理的，正中放着一張低桌和矮凳，四周的牆壁全是用竹板和禾草編織成的，和臥室分開。正壁上便懸着一張關帝爺的神像，神像底一旁掛了根鳥槍，一旁便是火藥袋，在晦暗而潮濕的角落裏還放了一些簡單的農具。一切都顯得沉悶而又灰暗的，從向天的窗洞裏射進了一股晦暗微弱的光。

「我們被請坐在一條家製的粗糙的矮凳上，小姑娘進去捧出茶來放在桌上，便退到一邊靜默的站着，用她那黑烏的眼珠子凝視着我們。老人遞給了我們茶，又用他那高亢的喉音客氣地說道：

「我們是山野人沒有什麼好東西請你們，莫見怪哩……」

「沒的話說……」我們齊聲說着，站起了半身。

「於是我們便喝着茶，我們同伴沒等把茶喝完又焦急地重新把我們底不幸和請求覆說了一遍，老人真擊地傾聽着又大聲笑起來，聲音好像一只古寺的晚鐘，尖厲而又洪亮的，高仰着頭，把兩手向左右一擺，表示他一切都知不要再說的意思。

「莫着急啦，和大風浪拚命了這麼幾天也該休息一會兒，爲什麼就要急急地想走哩？你們所要的東西我都替你們設法就是了！……」

「老伯伯的好意我們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是，不過在海灘上

還放着一個同伴在守着船，恐怕潮水一漲又要叫他麻煩。」我底同伴不好意思面紅地噙着。

「噯！這倒叫我忘記了，你們剛才也說過的，該死！該死！到底底是年紀大了，記性也就變得壞……」船上還有什麼東西嗎？」

老人直從坐凳上跳起來了，他不安地向我們詛咒着他自己記性之不行。

「沒有什麼，祇有幾十斤在路上釣的鱸魚。」

「那麼，好！麻姑你和這位叔叔到海灘去把那個同伴也帶來！……就在這兒休息一兩天，等東西備辦好了再送你們走吧！」我們同時點着頭。

「老人用尖銳和沉靜的眼睛送走了麻姑和我底同伴，便又掉頭一望壁上兀然而坐的關帝爺像，然後了問着我親擊地說道：

「這兒的生活，你們許過得很不耐煩吧！……」

「不！我過得很好，」

「這恐怕不是你心里想說的話吧！」他說罷又把身向後一仰，大聲笑起來。

「我們相對地沉默了好一回。突然我爲一個疑慮所停住了，我想着：在這樣荒僻的孤島上和外界簡直是隔絕，他們父女兩個怎能生活呢！然而又不好意思去問他，於是便緊鎖了眉頭，心想：假如遇到了什麼三長四短，我們三個也不怕他兩個哩。不禁又微笑起來了。他似乎也看出了我底疑慮，便殷勤地用他底快活的聲調說道：

「你以爲在這樣的地方我們不能夠生活嗎？不！我們生活得很好，除了麻姑這女孩子外，我還有兩個男孩子……」

「他們都在城里做事吧？」

「不！和你們是同行的……」

「那麼伯伯從前也是幹這活計了？」

「是的，在三年前我一直幹這個活兒，說起來頭頭尾尾也有五十年左右；可是自從在家鄉爲着漁稅的事情，我那兩個大的到底是年青人，憑着一時的火氣，誤殺了兩個聽差的，站不住腳，連夜搬到這兒來住，便沒再做了。我現在也嫌太老了，這活兒祇有讓你們年青人去幹的！你說是不是？」

「我肯定地點着頭。」

「老伯伯說得對，那兩位公子也都起家立業了吧？」

「那個大的已討了親，小的一個還沒有。不過近來年頭壞，我這麼大年紀的一個老身邊能替他們盤算什麼呢？這祇有叫他們自己去了！」

「他們常不在家吧！」

「是的！他們常不在家，有時送些柴鹽油米和一些零用的東西來，才勉強住上一兩天，通常是漂流無定的。除了和這兩個孩子有時住在一起外，我已三年沒和外界的生人接近過，其實我也老了，和這些世事人俗麻煩不來，自己一個人住在這兒倒也清靜。想不到一陣大風雨又把你們送這兒來，使我又能够接近點外界的生氣，因此我很覺得快活……」

「老伯伯真是一個好人哩！」

「那兒來的話，古人說得好：患難不相救，哪是真君子！我雖不是個什麼真君子，但我却極願意替人家幫點忙。」

「他說罷了話又仰着天，張開大口笑起來了，邊用手摸着他那瘦瘦胸際的銀白鬚髮。」

「老伯伯在這兒每天總很空閒吧？」

「倒也沒什麼。不過有時伴着麻姑這小女孩子到外邊去買些田畦，種點日用的小菜，其他的時間便是走到海灘上去打海雁。我老了（說到這兒他又用手去摸了摸他那銀白的長鬚子）在這僻靜的地方住下倒是合適的；不過她——這個喜動不好靜的小女孩子可受不了，龜老是吵着鬧着要我送她哥哥去，她的哥哥又不願意離開我，朋友！你像我這樣老邁了的人，單獨住在這兒怎能生活呢！」

「年青人總是這樣的！」我低聲的插着嘴說。

「就在這時那個麻姑帶着我們底同伴來了。老人似乎變得更爲年青和快活了，他笑着叫着從這屋裏跑進那屋裏，從那屋裏又跑進了這個屋裏，似乎我們就是他多年未見的老友似的。麻姑帶着竹籃摘野菜預備好供我們下飯去了，我們便自己下廚房去燒飯。」

「我們就在這樣快活的氛圍里生活着，兩天很快地過去了。第三天我們便備辦了一切需要的東西，由老人指示着航行的路線回家。」

「離開了這樣一個和藹，快活而又慈善的老人，誰都覺得心里有點悵悵不安，似乎失掉了件什麼重要的東西似的；但是，我們又不能不回去，你要知道，年青人！當我們三十六村漁船遇到不幸的消息傳到了家鄉去後，家中的父母妻女是會怎樣感到不安啊！」

「當老人送我們到海灘上緊攥住了我們底手，嗚咽的說聲：

「年青人！珍重你們底前途吧！」

「我們底淚珠便泫泫的滴下，他把頭沉重地搖着，那友老的眼睛也淋落了兩三顆淚珠。可是他極力忍住了自己感情底激動和嗚咽聲，盤了我底們，望海灘上一揮道：

「好好地在你們世界裏生活着吧！我是老了，人們早已把我丟棄，祇有伴着這荒島過一世人的份兒……」

「說罷了話他很快便在林叢裏不見了。」

「回了家，村里突然傳起了一個關於我們的可怕消息：說我們在死險中遇到了神仙；於是又復活了。三十六村的漁民聞聲都跑上我們底村子來，圍着我們問道短地喧笑，叫喊和哭泣。年青人！就在那一陣暴雨下，三十六村中便增加了三百多個新寡婦兒，你說這是怎樣可怕的個災難呢！」

「從此我們便一再沒機會去看那個快活的老人了。這事過後的第三年，一天老板叫我上縣城和鬻行老板接洽一批板魚齋的生意。早上進了城，便風聞官府進剿海盜，斬獲要犯首級一顆在府衙口懸掛示衆。和行里交涉完了剛是午後，吃過午飯我便跟人趕去府衙口觀看：到底是怎樣一顆海盜要犯的首級？我那時真不敢相信自己底眼睛了，我幾乎昏倒，想搶上前去抱住它悲傷的痛哭一頓。年青人！你以謂那真是什麼海盜要犯的首級嗎？它就是那個快活老人的頭啊！」

「我回了家整整的哭了兩天，我疑惑着：他真的是個海盜？然而，人家爲什麼要去殺害他，這個不幸的快活老人？直到了現在還是弄不明白的。」

老禾公公悽然的墜下了淚來，便不言語了。我低聲地報告道：

——已進了海峽了！

他才嗚咽地答道：

——那隻拿上了橫渡吧！

## 一陣春風

余七

大概在三四年以前一部分的教授學者名流提議把某一個地方作爲文化城，當時這提議沒有被採納，使得教授學者名流之類會齊會皇地搬過一次家。

現在那地方終於成了文化城，教授學者之類得到了最後的勝利，這自然是他們的光榮。但是別的人却一天天地把頭更埋下去了。

教授學者之類是靠文化吃飯的，這是人人盡知的事。要是沒有文化這東西，教授學者們豈不是早已餓在枯魚之市了麼？但是爲什麼最近還有大批的教授嚷着要來建設什麼本位的文化呢？也許一個文化城不啻養活許多人，所以還有人想來多建設幾個。

一提起教授們的文化我就會聯想到那一所宮殿式的圖書館，還東西彷彿是替那般生活在「王道樂土」的人而設的，倘若被搬到那裏去倒更適當一點。所以倘使將來有一天那所宮殿頂上扯起了五色旗，我也不覺得奇怪。我所痛惜的是中國人民的血汗竟然這麼白白地被糟蹋了。

教授學者們近來熱心整理舊籍，翻印古書，這也是不足爲奇的事。這般人的原形，這般人的十八般武藝現在是完全拿出來給我們看了。他們除了這便不會再有別的法寶。

「士爲知己者用，」他們熟讀古書，很知道這個道理。他們等待着善價來買的主顧。聖人的子孫最近也出過洋，他們是聖人的信徒，當然也有這種種的光榮。

現實的生活愈逼近深淵，大崩潰的徵象愈顯露，他們便愈驕橫。

古書的價值，愈加迅速地翻印大批古書來麻醉青年，也許他們把這當作給垂死的病人服用的一付麻醉劑罷。

假若我的推測不錯，那麼我要代表青年出來說一句話：「我們要生活，我們並不是垂死的病人，而你們却是的！我們不要你們給我們的東西！」

三百年的滿清統治，已經把我們這個民族弄成了一個涼血的奴隸的集團，難道我們的奴隸性還不夠深嗎？我們的血還不夠涼嗎？必得讓他們再把我們帶到古代的墳墓裏去被活埋一次？

救救青年罷；我不覺向着教授學者名流之類這樣地哀求了。

然而誰肯來聽我的這番蠢話呢！他們不過把他當作一陣寒風罷了。

## 短 簡

### 方 序

一

XX，不知是往事丟下了我，或是我丟下了往事；在那一面我眞的感到十分平靜。這麼多年情感的折磨，也儘量我忍受的了，使我猛然醒過來的仍是那麼一個人。友人們沒有那樣的力量，就是自己也沒有那樣力量的，幻想的樓閣坍塌了，因爲一切的料木都是虛構；所以就沒有遺跡再留下來。當着你走在海濱的時節，在天空幸運地看到了一閃美麗的景物的照映，（有一個古拙的名字，就是海市蜃樓），它消滅了之後，除開那青青的天，你還看得見什麼？是的，我的心情恬靜得如那青青的天，我該這樣和你說。可是實質

上，我的心是更不平靜，這許多天我是忘記了自己忘記了天日地地着。你又說我沒有用，也許是的，我會這樣想；可是煩惱着我的，却是我母親的病。

那不只是煩惱着我，而且是苦痛着我的。母親這二十年來沒有過一天安適的日子，她隨了父親度過多少困苦顛沛的時日，漸漸地疾病就隨了老年一齊在她的身上降臨了。我聽到她一聲呻吟，就如同有一把刀在我的心上畫過一次，當着我聽到一個庸醫說到她的病醫不治了，我的悲傷是和氣憤緊緊地纏結起來。你知道我想什麼，我想把我的手掌蓋在他的臉上，我還可以拉下他的鬚子來；我一定要他說他的話是沒有根據。我的全身都潤滿了汗，我幾乎倒了下去。我總想着他是說着謊話，我不能信他，可是我的心在打着抖，沉重的恐懼籠罩了我整個的人。

是的，母親不能離開我們，我們也不能離開她。日就衰微的家，只有父親母親和我們幾個弟兄，我們需要相互間一點點的溫暖，使日子不要再冷下去；而且她，她在勞苦中把我們養成成人了，還沒有看到她的孩子們將如何像野獸一樣地來和這個社會搏戰。

第二個醫生証明了那一個醫生之無用，病雖然是沉重，還有治療的方法。你想不到，XX，我會變成呆子一樣了。我聽取那個醫生的話，他的一句話可以使我高興也可以使我憂傷，當着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輕輕地用脚尖走着路，一聲低微的嘆息，將如鐵掌一樣地來抓住我的心，我的心一直就不會安定下來，到夜間也不得安眠。時常會突然間從夢中驚醒了，其中像是聽見母親的呻吟，就披了衣服，輕手輕腳地走到她的窗前，諦聽着。在她的窗下我往返徘徊，有的時候却是爲我誤聽了，因爲她正好像十分安穩地睡着。渡

有一點聲息，我的心也就漸漸沉下去了，窗外正吹着震撼天地的狂風。

看到我的食量減少了，或是人也稍稍瘦下一點去了，母親就關心地問着我，她要告訴我不要為她的病憂愁：她是不會死去的，她也不願意死去。「我該多看你們些年，」她會這樣說。我幾乎要忍不住了，我乘了閒空躲在自己的房中啜泣，我不敢想，若是我再失去了我的母親呢？

你也許又要說我的心境是過於狹窄，我的眼睛的視野也并不寬廣；可是這些細微的情感，正牢牢地包住了我，使我無從脫身。每一眼我望到病痛使她呻吟，我就想着爲什麼不是我自己呢？我望着她，我想把我的這點精力，這點血肉全都交給她，只當做她未曾生過我；實質上這却一點用也沒有，我只能站在一旁，看着她苦痛地在病榻上輾轉，我自己只是在額角上流着冷汗。

有時候我幾乎有一點愚痴了。我信醫生的話，同時我願意問問這個或是那個，是不是他們覺得她的情况也好起一點來？這近乎欺騙我自己，我知道，我不是也有我的眼睛麼？我什麼都能看得清，可是我有時候不願意張開眼去看，也不敢去想；我只顧守着空虛的幻想，以得暫刻的安慰。我忌妒別人的歡樂，我更忌妒別人的母親的健康。這都是沒有理由的，也是不該的；可是我真就是這樣了。

隨之而來的則是個人的空虛之感了。生活像是填不起來的空白，雖然還沒有活到三十歲却已暮氣沉沉了。X X，你該懂得我，如同懂得你自己一樣。在先是感受一切外物的不如意，浸到了內心，忍耐着，揉揉着，終於又發了出來；可是從此就不會受絲毫外物的

影響了。感覺得活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一件快活的事，自己又無力來改善；這時候我就很容易想到自殺是一件極平常的事。脫逃，躲避，還有比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來得更好的麼？

我怕這淒涼的人生，我怕黃昏，我怕陰霾的天，……我都不敢想像我那X X的「家」（爲了那灰暗的顏色，一個友人說過住不到兩月，就可瘋了，另一個則說，只要三天就可成爲狂人。）我怎麼樣還能在那裏住下去，雖然我已經住過兩年的時光！

爲什麼我要想這許多呢？就自自然地等候着每一個日子挺然地和我面對之後又迅速地逃掉也就是了，日子成了那麼一大堆，於是就又可以傲然地說一句：「又是一年了。」

我就是這樣活着。醫生逼來說我的母親情况是更好起一點來了，我的心也就安下去一些；我看到她真是好起一點來，喜悅我着。我想起了忘記自己的那許多日子，我也記起了友人們。我坦白地告訴你是這樣子活下來的，關心我莫若關心我的母親。

初冬的夜晚，青的月光鋪在地上窗上，寒冷刺着人的肌膚——等一等，她好像又在呻吟了……

謝謝天，又是我的耳朵作祟，她睡着了……

十一月六日

二

X，我十分感謝你的信，這幾年中我一直在友情的溫暖中活了下來，許多人都待我好，也都希望我勇敢地做一個人。自己並不是不知道這是我一條該走的路。可是一直又缺少這力量，在某一面我不諱言我的軟弱；在另一面我又過於剛強，也是友人所共知的事，

我像是一杯水中的二滴油，無論如何被攪擾之後我還成爲我自己，我難得和眼前這個社會混合起來。

因爲過於沉溺自己的理想中，生活就感覺到十分苦惱了。我是那裏喜歡做夢，我自己就時時在自己的角落裏，不是說只是我一個人守在僻靜的處所，我所思想的也是在那小小的國度裏。那在裏面我看到美好，我感到喜悅；可是當着我真的張開眼來，一切存在於我的周遭的事物，都和我的夢有那麼遙遠的距離，空虛立刻就抓住了我。我一點點的滿足也得不到，我苦痛着，對於現在的社會就有了說不出的憎恨。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如此，我不肯附庸於人，什麼事都有我自己的形式，所謂我的形式就是那樣夢影模糊。我把一個好人想成過分的好，我就記憶着，追念着，景仰着；終於是一瞬間什麼都破了，完了。於是我想哭，來哭我自己的愚蠢；可是我已經發不出一點聲音。我只能如寒蟬之嗒嗒，我就默默地守着，我還來忍受着別人的哄笑，是的，有那麼多人在笑着我。我知道這是對我的懲罰，我只能用盡了我的力量來忍受。我慶幸着我自己還能站了起來，抖落了「一身性事的記念，從此我將爲我自己，爲我的友人們好好地做一個人。」

說到悲劇，我只相信我這一生就永遠是一個悲劇，每一時鑽進我眼裏的都是那麼醜惡的事物，所以我，我只能仍在我的理想中求得空虛的滿足，這些理想，我清楚地知道，都是那麼空虛，沒有什麼可以附着，即使是一陣微風也要動搖一次。我是在做着夢，一個夢又一個夢的。我想你知道我這個人，有時候我就想到我不該來在這個世界上做人。我並不甘心隱避，又爲這些現實的事所苦惱；想

用我自己的手，我的手又是這麼弱。所以我只能忍受着折磨和痛苦，我的心永也不能達到恬靜的境地。

可是我自己却永遠也不願意成爲別人的悲哀的種子。我是一無所有了，抱了過大的奢望的人只能垂了頭離開我去，要我來拯救，最該拯救的怕就是我自己。一個裝滿了憤恨的人，（我從來未曾看見過有那樣倔強個性和那麼多憤恨的人，）站在我的面前，盡情地來咒罵我，用一切狠毒的字句。（其實是很可以不必的，因爲我們並不十分相熟，）這個人好像不想放過我，當着我來說一句話來說明的時候，立刻就掉頭而行了。但是有一天，來在我的門前，那是很早的時候，因爲前夜的遲睡，我是聽到了門鈴響急急地跳下了床，隨着自己走到外面去。（我那個懶惰的僕人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爲我所看到的就只有一條灰灰的背影。我叫了一聲，並沒有聽見，（也許是聽見了却還強項地邁着脚步走去，）我想得出憤恨正如那灰灰的影子，有力地蠕蠕地落在我的身上。但是一向直在我心上的內疚却消滅了，因爲這個人再不會爲我而哀傷。

我却是喜歡孩子們的，他們有天真的無邪，他們各有一雙大而亮的眼睛，他們笑起來是無休無止。他們的心是那麼好，那麼直爽，愛別人甚於愛自己。在孩子們的中間我記起了我的年青，他們給我力量，當着他們的眼睛望了我的時候，我就覺得了那無言的話語，除開我再也沒有一個人能聽得出。我却聽得出每一個字，有時候我被感動流着淚了！我聽見他們這樣說過：「爲什麼變成這樣沉默？使胸中的火花再燦亮一次吧！不要爲孤獨侵蝕你的歲月，你該好好地再來一下，就是在火花之中燒死了也比你無用地躲在一傍等候着死亡好得多呵！」

是的，讓自己的熱情再激發一次，就是燒死自己也是值得的。冥想中我時時記起來說這句話的孩子的面影來，他那圓臉的臉，和那一雙紅色的健康的雙頰。他那清朗而又動人的聲音，……

他是早就不在我的身旁了，他在遙遠的一個城市中住着，但是他那一雙亮亮的眼睛在我的記憶中閃着，他給我希望，在我這一面他是閃耀着的一團光。我將告白着：我要勇敢地固執地活下去。  
X，你該爲我高興。

十一月十一日

## 屠格涅夫散文詩四首

白菜湯

巴金試譯

一個農家的寡婦死掉了他的兒子，這個二十歲的青年是全個村莊裏的最好的勞動者。

這農婦的不幸的遭遇被女地主知道了，太太便在那兒子出殯的日子去探問他的母親。

那母親在家裏。

她站在小屋的中央，在一張桌子前面，伸着右手不慌不忙地從一隻漆黑的鍋底掏出那淡淡的白菜湯來，一調羹一調羹地吞下肚裏去。她的左手無力地垂在腰間。

她的臉頰很消瘦，顏色也陰暗；眼睛紅腫着……然而她的身子却挺得筆直，像在教堂裏一樣。

「呵，天呀！」太太想道：「她在這種時候還能嚼東西……」

他們這種人真是狠心腸，全都是一樣！」

這時候太太記起來了：幾年前她死掉她的九歲的小女兒以後，她恨悲痛，她不肯住到彼得堡郊外一所美麗的別墅去，她寧願在城裏度過整個夏天！然而這個女人却還繼續在喝她的白菜湯，

太太到底忍不住了。「達地安娜，」她說……「呵，你真正叫我吃驚！難道你真的不喜歡你的兒子嗎？你怎麼還有這樣的好胃口？你怎麼還能夠喝這白菜湯！」

「我的瓦西亞死了，」婦人安靜地說，悲哀的眼淚又沿着她的憔悴的臉頰流下來。「自然我的日子也完了；我活活地給人把頭腦挖了去。然而湯是不該糟塌的；裏面放得有鹽呢。」

太太只是聳了聳肩，就走開了。在她看來鹽是不值錢的東西。

一八七八年五月

## 二 富豪

富豪羅斯齊爾特從他的莫大的收入中拿出一筆巨款來教育兒童，治療病弱，扶助老人。當我聽見人稱讚他的時候，我也讚嘆，而且深受感動。

然而甚至在我讚嘆這行爲，而且被他感動時候，我依舊禁不住想起那把孤苦的姪女帶來撫養的，貧窮的農家來。

「倘使我們把加特加帶回來，那麼一個銅板也不會剩下，我們連買鹽的錢也沒有了，」女人說。

「好罷，就帶她回來，不要鹽也行，」做丈夫的農人這樣簡單地回答。

羅斯齊爾特比起這農人來還差得很遠呢！

一八七八年七月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不記得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已經很久，很久了，我讀過二首詩。我很快地就忘了牠……可是第一行至今還留存在我的記憶裏：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現在是冬天。玻璃窗上結了霜；在陰暗的屋子裏燃着孤另另的二支臘燭。我縮縮地坐在一個角落裏；在我的腦中那一行詩句反覆地迴響着：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我看見自己在一所郊外的俄國房屋的矮窗前面。夏天的黃昏靜地化入了夜，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木犀草和菩提樹的芳香。窗前坐著一個年青的姑娘，一隻手膀支着她的身子，頭垂在肩上。她不轉眼地默默凝視着天空，好像等着看那最初的星星。她的夢幻的眼睛裏帶着何等率直的感動，她的開玩笑似的半開的嘴唇上帶着何等動人的天真，她那還沒有被萬事攪亂的未曾開花的胸膛，呼吸得多麼平穩，她那年青的面頰的輪廓又是多麼純潔，多麼溫柔！我不敢對她說話；可是我非常愛她，我的心猛烈地跳動着。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然而在這里，在我的屋子裏，光線漸漸地黯淡下去了。……燃盡了的臘燭忽然搖曳地放光起來，跳舞的影子在低的天花板上颯動。牆壁外面霜雪颯颯地響着，房裏彷彿起了老人的寂寞的私語：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在我的眼前又現了別的景象。我聽見了田園家庭生活的愉快的喧嘩。兩個亞麻色的頭緊緊偎着，用她們的光亮的眼睛活潑地望着我，粉紅色的臉頰因了抑住笑聲而顫動起來。她們的手親密地扭在一起，年青的善良的聲音響着，一個壓倒一個；再遠一點，在這舒適的小屋的深處另一隻也是年青的手，用那不熟練的指頭不停地打着舊鋼琴的鍵盤，拉奈爾的瓦爾茲掩不住古老的茶炊的吁吁聲……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臘燭閃閃地燃盡就滅了……誰在那邊發出這嘎聲的乾咳？我的老狗蜷伏在我的腳邊，牠是我的唯一的伴侶……我冷……我凍……她們全都死了……死了……

「薔薇花，多麼美，多麼新鮮」



一八七九年九月

## 我們要繼續奮鬥下去

想不到一件極瑣碎的小事情有時候居然會把一個人完全改變過來！

有一天我一面沉思，一面沿着一條大路開走。

一個苦惱的預感緊緊壓迫着我的心；憂鬱把我壓倒了，我抬起我的頭：在我前面，在兩排高大的白楊樹中間道路像一根箭似地射到遠方去。

越過牠，越過這條路，離我有十步遠近，在那光彩奪目的夏日的金光裏跳躍着一大羣麻雀；他們活潑地，快活地，充滿着自信地跳躍着！

裏面有一隻比別的不同，他帶了絕望的努力沿着人行道跳來跳去，他鼓起他的小胸膛，放胆地叫着，好像在對人說他什麼也不害怕。真是一個勇敢的小戰士！

同時高高地在頭上有一隻兀鷹在天空裏飛翔，這隻鷹也許是命定來吞食那個小戰士的。

我望着，我笑了，我搖動我的身子——憂鬱的思想馬上消失了。我覺得有了胆量，有了勇氣，有了求生的欲望。

就讓我的兀鷹也來在我的頭上飛翔罷！

「無論如何，我們要繼續奮鬥下去！」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我最近又譯了四首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連以前譯過的共是

八首了。到明年我大概可以把五十一首全譯出來，印成一本小書，也許就編在文化生活叢刊裏面，因為文化生活叢刊就專收別家書局不肯承印的小東西。

原詩自然好，我的譯文自然不行。這次翻譯時找到了兩種英譯本，和兩種日譯本做參考，比前次方便多了，但譯文却還沒有進步。似乎有人罵過我前次的譯文不通。我應該感激他。因為我把 *brother* 譯作「兄弟」或「弟兄」雖然被他罵一次，但總勝過譯作「善人老爺」「老板老爺」之類而受他的恭維舒服些。外國乞丐和中國乞丐其實大不同，猶如中國批評家比外國批評家就差得太遠。外國批評家自然不會罵人罵別字。那是極小的事情。何況事實上別人並未寫別字，倒是批評家自己識字不多了。例如「表」字，無論從前或現在都可以作時計的解釋，而「錶」倒是一個新字。這樣的批評家倘使被寫在屠格涅夫的散文詩裏，不知道會成爲一個什麼樣的面目。可惜屠格涅夫死得太早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

## 絮語

陳敬容

說什麼，又是夢吧？不，我不要聽，我實在聽得厭了。你又搖頭；那末，你不是又要來說你自己底夢了？好，你講個故事我聽聽，讓我們度過這寂寞的黃昏。寂寞的黃昏！這幾個字雖然顯得那樣平常，但是，你能說黃昏不老是寂寞的嗎？你看這快垂下來的，灰色的天幕，令人多容易地就聯想到一張陳年的死屍底臉。溪溝裏的

水真清淺呢，可惜天暮了。我們看不清我們自己底影子。這些樹上的葉都已經掉了好些了，輕輕的風也會使它們發抖。這蒼涼，這冷落，又令我記起靜靜的夜半，一個憂鬱的夢：說是憂鬱的，也不過因為我們夢醒後就有了憂鬱呵，夢底本身並不是憂鬱的。我夢見自己已在一個高山頂上，聽山澗裏的流水奏着奇妙的音樂；我看見一個個白色的音符從每一圈細細的水紋裏跳了出來，接着水面上似有人奏着不知名的樂器，不知名的曲調；那聲音的美妙呵——高山流水，你要說了；可是不，比那還好，我從沒有聽見過，或是看見哪本書裏描寫過那樣奇妙的聲音——我怎樣形容給你聽呢？——我嗅到溫暖的芝蘭的芳香，我覺得好像有一些柔軟的羽毛從我底眼皮上輕輕拂過；可是，你瞧，正當我聽得出神的時候，一交就從高山頂上跌落下來，跌落在冷冷的被中；灰色的夜空，灰色的窗戶，灰色的牆壁……

「呸！叫你別說夢，我自己倒先說起來了。其實，我們哪兒離得開夢呢，假若不作作夢，老是在現實的圈子裏攪來攪去，祇看見所有的真實的東西，真實得如像地球是圓形，太陽是從東邊出來一樣，一切的事物，你都能够想到方法來證明它們是不可信的真實！——一個人可不要悶死了，假若他從來就沒有作過一次虛幻的。短促的夢？我底夢是太虛幻了，但它偏是那樣地美好，那樣地令人留戀。我底天，難道美好的東西就都是虛幻的嗎？好比一顆樹和牆上的樹影，一個天上的月亮和一個水中的月亮？冥冥中的織錦者，就祇給我們一切粗俗的東西，而把美麗的文采留在不可捉摸的空虛之中嗎？」

哦，你歎息了，覺得有點傷感了不是？把這塊石上的落葉拂拂

，我們坐下來吧。這些天走得好累，今晚又是找不着宿處的了，要有月光，我們還可以再走一程，說不定在前面還能夠找到一個住宿的地方；要是沒有月光，要是還下一點小雨——好，你開始講你底故事吧。

別，你先讓我猜猜你要講的故事底主人翁是一個什麼人：一位老人吧，我想：他一定有着雪一般白的長長的鬍鬚，一副老光鏡子，和一個大大的煙斗；海泡石的也好，綠玉的也好，紅斑石的也好，一位老人和他底煙斗，這兩樣反正是離不開的東西。怎麼，不是嗎？你說你要講的故事底主人翁不是一位老人嗎？我聽到過多少故事，差不多都是有着一位老人的：Santa Claus；Dust Man；或是我們底古老的國家裏一位落第的舉子，他有着滿腹感慨和一屋蟲蝕的木版書；或是一位算命先生，坐在街頭巷尾的破攤上，根據着一本「麻衣神相法」什麼的，判斷着人們底命運。想想呵，假若我們哪一天也老了，也讓人把我們當作一個小小的故事底主人翁：「從前有兩位老人：」好，你說不是一位老人，那讓我再猜一回看：你要講的許是一個巫婆吧；我幼時看見過一個巫婆，用一條紅布巾頂在頭上，纏住了一臉陰險的皺紋，坐在一尊神像面前，那神像不是觀音，不是釋迦，也不是耶穌，那是一位不知名的魔神；那巫婆坐在一尊魔神底面前，焚起一炷香，像夢囁一般地，預說着一些鄉村男女底生死；什麼，又不是？我也沒有法子再猜了；可是在這怪寂寞的黃昏天，這陰冷的風，這寒發底唧唧裏，你要講的總不會是一位古國的英雄，或是什麼妖艷的妃子吧。

別忙，樹林外部半截斷墻，你看見了沒有？這樣一堵頹墻，在別人看來，也許沒有什麼，但是在你和我，我們不因面希望這裏有

一間小小的屋子，好讓我們放下疲倦的腳步，枕着自己底行囊舒服地睡一睡嗎？你說那牆邊帶點刺落的紅色，從前像是一事廟宇，不錯，但就是一座廟宇也好吧，祇要有一個屋頂覆蓋着我們，我們已經兩晚上沒有睡在一個屋頂底覆蓋之下了呵。不過，你瞧，那從前也許是一個很大的人家，後來年代一久，屋子的主人走的走了，死的死了，剩下這半截斷牆，像做着永久的禱告似的，給這陰暗的景色更添加一些陰暗。

我又想起自己底家宅了，哪一天我們回到老家，知道我們底家宅會不會也變了這樣兒呢？哪一天（也許還碰着一個晴朗的春天的日子）我們帶着這顆倦倦的心，自萬里外歸去尋找我們自己底家宅，我們看見春日，飛燕，一切依舊，古老的屋宇孤寂地聳立着，祇門前一株楊柳已老了多少了。我們敲門，門上的蛛網落下來，一個多年的老僕替我們開了門，睜着兩隻詭異的眼睛：「您先生我誰呵，這屋裏除了我沒第二個人了。」於是這位老人依着老習慣在我們面前傷感地述說着一段小小的衰亡史。也許沒有老僕，沒有家宅，我們祇找到幾片殘瓦，幾叢衰草，和這樣的半截斷牆，依稀記得兒時曾在墻下騎着竹馬跑——

還不算呢；也許我們就這樣流浪，流浪，流浪到不知名的地方

，老了，死了，埋了。我們底家人也都老了，死了，埋了。而我們底家宅也獨自在一邊衰老，頹敗，祇剩下這樣的半截斷牆，日暮黃昏裏有旅人經過，於是又歎息着猜測它底歷史說，那從前也許……

這又勾起你底傷感了，也難怪，我不再說這些了。你聽着吧，我想起一些關於行旅的故事。假若那半截斷牆——不，假若這裏有一家客棧，門前兩盞大紅的燈籠照得很遠，我們於連日的勞倦後走去叩門；但是，那真是一家客棧麼？不，那是一條成了妖的蟒蛇，兩盞大紅燈籠是它底眼睛幻成的，而棧門就是它底貪饞的口；我們一進去就不復出來了，一切辛苦中我們得到永久的安息。或者，這兒有着一個富家——員外或莊主什麼的——有的是高牆高樓，樓上小姐正病得厲害，而我們走去投宿，假扮作主僕兩人，說是來醫小姐底病。這樣我們有了宿處了。假若運氣好我們又治好了那位小姐底病，於是你或我，我們中的一個，就做了那位小姐底丈夫……

這倒又好像在說夢了。天怎麼這樣快就黑了下來，我看不清你底臉面了。把手給我呵。好了，現在，還是你來開始講你底故事吧。

十一月一日

# 生活書店

總店特約

中國交通上海  
新華書局  
江興業  
大陸華  
僑多興  
誠江蘇  
省農民  
富源新

十大銀行 免費匯款

國內 外幣 銀行 一律 收匯

為國內外讀者忠誠服務  
代辦全國各種圖書雜誌

## 六大利益

減低折扣 辦理妥捷 手續簡便 免收匯費 匯款迅速 節省信資

無異向門市惠購

半價、特價、廉價、預約等各種廉售圖書，在各原出版處規定期內，本店均可照廉售折扣代辦，概不另加手續費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 九九二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 望生的私情

季健吾

秋天一個晌午，翻完了半畝白薯，望生拖着挑蔓鈎子，滿腹心事，從地交頭走回家裏。他走的慢悠悠的，好像村子西頭的教書先生，而鐵鈎子，磨的和鍍了銀一樣，迎着太陽發亮，往常抗在肩上，今天却拖在背後，隨着少主，磁磁地細聲響着，一路劃着一條蜿蜒的浮線。他看着將要踩過的草地，好像用心聽取一種綠色的同情。憂愁彷彿漸漸消散，他的嘴角漾出笑意。他邁過田陌，踱下斜坡。

在對面道旁的坡上，立着一個光赤赤的八歲左右的孩子，張開口，瞬也不瞬地望着來人，遠遠用手熱情地招呼道：

——明哥！

但是沒有理會招呼，望生低着頭，一無所覺，沿着乾了是車路，雨天是池沼的大道向西走去。

小孩子轉過頭，又向高粱籬笆裏面叫道：

——媽！

從柴扉後面伸出一個中年婦人的蓬頭：

——什麼事？

——且！且！媽，明哥不理我，我叫他。

——他沒有聽見你；你沒有大聲喊他；我就沒有聽見：歇！你滾進來罷！

這最後一句，是她看見他在那兒抱住一棵玉米，要想搖牠的穗子下來。她放下籬籬，一直奔向她的淘氣精。他撒開腳，顧下土坡，站在積存的雨水塘子中間，向她吐着他的小紅舌頭。但是她灼見了什麼，丟下他氣笑不得的母親，向前指道：

——哦！媽！你瞧！她爹騎着那匹紅走騾，打西來了。

——誰？

——明哥的爹。

這顯然引起她的興趣。她斜身立在半坡的草地上，順着孩子的手指往西觀望。起初她只看見在小巷口外站住的望生的脊背。不久差不多從村外，拐進一隻小跑的走騾，上面騎的正是望生父親，才從海甸回來。

望生拉着翻秧鈎子，在一間屋的小茶館前面等候他父親。他搜索着離他五十步左右的騎者的微微下俯的面孔，但是看着抖開纏繩的神情，好像與致很高的樣子。這對他倒是一個吉祥兆頭：在這黝黃的長面孔上，是一種難以捉摸的可憂可喜的表情，尤其是粗長的眉毛倒垂下來，遮住上半的眼睛，叫人無從利用眼神分別。他的兩頰凹了下去，鼻旁襯出兩根粗線，延長到下頷兩旁，嘴更顯的高凸，寬大了。上唇的短髮分開，彷彿一個蒙古人的樣式。他是長打扮

，倒像出份子回來；不戴帽子，額頭微微掛着汗粒。

走騾達達的蹄聲響的分外清楚了，隨即來在望生面前停住。他過去兜住繩繩，移近肩膀，好做父親的扶手。但是父親，好像對於舊禮習開始感覺不安，先從鞍韉上面跳下來。老人一點不老，把牲口交給望生，却拿起後者的挑蔓鉤子，並肩走向巷裏；他露出一口健康的黃牙。

——你剛打地裏來；怎麼樣，秧子該翻完了罷？

——還剩下不多的，我交給謝二了。今年出來的東西不會壞，總該好的；雨量合適，我們土也學的虛，白薯個兒一定小不了。

他仰起頭，纏着老人的視線，立即轉向一旁的土牆；然後靜了靜，他問道：

——你從筒裏回來，爹？

老人遲疑了一下，看着兒子，覺得在某種情感之外，一種新的憂鬱罩住他，不得不延宕一下回答的時候。最後只是一個隨口受用的：「是的。」他們走進那將朽的車門，立刻從座南的院門石階上，躍下一隻核桃色的大狗，擺着尾巴，過來嗅一嗅這個的腿，那個的脚，不知獻媚誰才好；牠終於選定了少主，隨在一旁，向馬房跳躍着，從掛着淚的大榆葉眼，走騾射出疑忌的視線，擺遠牠高大的身軀，極力表示不信任這種瘋狂的殷勤。望生在牠們中間，盡量排解，讓牠們各以爲獨佔少主的寵倖。

馬房是一間不見日光的幽深的長屋，由一間積草的堆房改成。原來的馬厩正對車門，要有五六倍的寬大，彷彿官府兩旁長排的馬槽樣式，木槽向着敞亮的曠地；然而這早已成爲舊話，在這軍荒馬亂的時際，在如今這連年內戰的年月，正當車門存放牲口，要算最

危險的事了，而且說實話，就沒有幾條牲口來裝點這掃場的東西，這太古典了。所以一間不透氣的嚴密的土房應運而起，代替了那無所用之的馬厩。這裏一小半是沿牆堆積的乾草，和一把生鏽的剗刀；一大半靠着柱子，却是一排木槽。兩根支柱一邊釘着一個鐵環，因爲也就只有兩隻牲口：一匹走騾，另外還有一匹叫驢。

狗盤旋在馬房門邊，明白了牠的禁地；走騾抖擻了一下牠光滑的細毛，蹇驕地吼着，然後伸出寬大的舌頭舔着爲牠添料的手，向門那邊瞥一眼，在槽口搖動着牠的頭頸。望生卸下背上的鞍韉，夾在胳膊底下出來，順手把門扣住。父親已然不在空場了。

那細月形的鐵鉤，已經掛在門道的牆上；兩旁橫豎多是秋收使用的農具。他把鞍韉放在窗戶下面的臺階上，拿起一把布彈子，拂淨身上的灰土，父親在堂屋咳嗽着。廚房是柴火辟巴的響聲。從熏黑的窗洞，盪出一縷的灰煙。院心太陽地的兩棵石榴，深綠的葉子發着亮，彷彿灑了一片細金屑子。麻雀囁嚅着。

父親隔窗向他喊道：

——進來洗洗臉，望生；我已經洗過了。

走進堂屋，他看父親正在來回踱步，從這件傢俱摸到另一件傢俱，彷彿有生以來，第一次細心賞鑑。靠近長條兒的桌子上，放着半銅盆用過的面水，手巾搭在盆口。望生感謝地看了父親一眼，不言語，靜靜挽起袖口洗着。他隨即走進套間。這不像外間明敞，隱隱一種土濕的氣味散向陰潮的空氣。窗下一座大炕佔了整整半間的地面；這是磚砌成的，外沿還嵌着一條蝕落的棗紅木板。一張梳妝鏡臺，母親陪嫁的東西，和一把缺背的烏木硬椅，另外還有兩張高大的紅漆木櫃，四角由方磚墊起，佔滿了下餘的空當，僅僅留下中

闊三尺寬窄的一個過道。

他站在四四方方的匪鏡前面。鏡面映出他的前額到胸口的一部分。他的上胸似乎比常人寬大些，肩膀也是；粗壯的頸項露在汗汗的衣領外面，皮膚呈出淺棕的顏色，因而顯的粗糙了。他的嘴唇是厚的，淡紅的；鼻子是平正的；耳朵的輪廓比較簡單，藏有不少的泥垢。他在椅子上坐下來。額頭有些淺短的皺紋，大概由于陽光的炙烤罷。他一無所視，從布鞋漸漸移高，看着面前的布帘。

深思在他已然成爲一種習慣了。他並不生來憂鬱；環境雖說沉悶，他却有的是年輕人的明快和熱烈。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學着思量，甚至于考究一件事由的首尾。小時在私塾進過四五年的學，略識之無，便丟下了書本，開始田地的生活。他沒有了拘束，學到許多實用的知識。他有一位姐姐，在母親去世一年以前就夭折了；十年以來，就是他們父子二人，相依爲命，早晚聚在一起。他們不大談論事務，彷彿父子，各盡其責，問心無愧就成了。他們的性情全有些孤僻。他不能從父親得到母愛，父親也不知道如何把這給他。意見有時不免分歧，然而具有絕大的忍耐，尤其是父親方面，所以我們未嘗不可以說，和平籠罩着這寂寞爲伍的家庭。中間除去天性，最親切的維繫便是那已故的忠實的婦人；她的消逝比她的存在好像還要力量大。和千里沙原上的平川一樣，他們的生活迂徐地流下去，永久不到下游。

最近全不同了。暗波漸漸翻起，大有洶湧汎濫，一發而不可收拾的樣子。父親老多了，額頭的皺紋也多了，深了；腰雖說直挺挺着，肩架已經搭了下來。他更不愛言語了。望生猜想，舖子的生意一嚮大不如前，不過怎樣壞法，他却推想不到。他的責任是田地。

父親很少把舖子交給他過。父親或許因爲他年輕沒有經驗，對付不了花言巧語的趙掌櫃。但是趙某如若不可靠，父親何必信用他呢！這超出望生單純的理解以外。他可以意會的是，舖子不久會坍下來，而父親每次從海甸回來，彷彿兩肩已經感到牠傾圮的重量，越發向前俯了起來。今天稍微有點兒異樣，父親好像心情舒展。難道舖子有了轉機，甚至于起色？他想父親回頭會告訴他的。

于是他翻過一頁，想到他日夜念念不忘而躊躇莫決的私情。趙生的滿臉皺，是相離不遠五道口張木匠的女兒。對於一個鄉下孩子，愛情更是本能的，衝動的；這是一種需要，赤裸裸的需要。他第一次遇見她，是在數年前大鐘寺正月的廟會上。一個早春的天氣，陽光醉醺醺地撒下來，把道旁土溝裏的殘雪映的分外銀光萬點，把紅男綠女的容顏照的分外喜色溶溶。他在人羣裏灼見了她；她父親停住和他父親講話；她低下頭，只露出兩朵大紅的面頰（這還是他第一次上裝，鉛粉胭脂塗抹的那樣厚，那樣不勻停，然而却那樣天真，叫你分辨不出他羞赧的時辰）和一股烏黑的頭髮。正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一個鄉下女孩子，缺乏城市少婦的狡詐，漸漸有被真情實意克服的一天。就在一個月以前，在深茂的玉米地，他得到她的信誓。他担心自己貧寒，微賤，因爲門戶不當，不免遭人遺棄；他扳轉她的臉，眼睛和煤球一樣看定她，然後回身拍着墓碑，說他的心和石頭一樣堅。他覺得不吉利，同時心頭湧上一種喜悅的情緒。

一個月過去了，他無所舉動。他盤算好了，然而他缺乏勇氣，說不出口。這比求愛還要窘人，而且那樣不自然，出乎人的本性，他明白父親的爲人，和平日的溺愛；他依然踟躕着，並非他不相信

自己成功，這也絕不會有什麼意外；他沒有適當的機緣啓齒，倒是千真萬確。父親一月以來常在海甸，輕易不回村子；即使回來，也彷彿密雲不雨，表示不十分喜歡旁人攪擾的神情。他不由畏縮了，覺得自己過分自私，一毫不顧慮到老人的煩勞。但是，延宕下去，對不起另一個良心，而另一個良心，含有女孩子的杞憂，彷彿離他的靈魂更近。他決定冒險一試，父親即使反對，也會設法寬容。這妨害他們父子的情感，然而解釋得當，一切誤會不難消除。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他坐在椅子上思慮着。

堂屋又是一聲濁重的咳嗽，不安的足聲隨即在桌前停住。他可以覺出父親的眼睛，和自己的一樣，直直地看着布帘。一種憐恤的情感不由讓他喊道：

——爹！

父親立即回應着，顯然在等候着他的開口：

——什麼？你換完衣服沒有？

這提醒他到套間做什麼來了。他站起挪開椅子，打開櫃門，同時回道，

——爹，還沒有。

父親的拳頭輕輕敲着桌面，詫異道：

——哦，還沒有！我奇怪你這半天在裏頭做什麼。

他的呼吸微微急重起來，靜了靜，接下去道：

——望生，我有話跟你講。有好些話；我老早想跟你講。不知怎麼，總担擱下來。讓我今兒個說了罷，因為我還有事跟你商量。想是想不到的，不過你也許高興聽。

他呼了口氣，慢慢道：

——你曉得我這一向發愁，我聽你知道！你見了我，總要問又不敢問，我全明白。不是別的，舖子生意不好，要支持不下了。我不清楚怎麼就到了這步田地，趙掌櫃是我的老人手，賬目也不會錯，只有怨天了。市面冷落多了，各行全有歇業的，京裏的同行也不肯幫忙，眼看只有一家一家倒場了。外頭只要債不太多，東家都情願收了買賣不做。

——爹是說咱們的也要歇業嗎？

——很難講；我老拿不定主意。他攪擾我支持幾個月再說，你趙叔。自然，誰都要體面，能多磨一天總多磨一天的。我怕的是虧空越來越大，倒了，咱們忍這口氣，也就罷了，怕的是親友也有股份，回頭閒言碎語，毀壞咱們四鄉的信用。再說，老爺爺的買賣，倒在我這一代，心下總隱不過去。這些日子，頭一樁事，就是整理舊日的賬目，萬一措手不及，我做東家的也好有個準備。

望生換好衣裳，從套間出來。他的私情，彷彿一道清澄的細流，流在河口淤住，而河口，正是他孝子的至情。好像犯了罪，他偷看了父親一眼，見他面孔沈沈的，自己眼淚險些奪眶出來。一種茫然的悲哀，為老父，為家庭，為自身，漂浮在他的眼前。父親的大手背，好像雞皮，上面染着許多發烏的斑點，伏住桌子犄角摩攢着。父親一生全在失意，辛苦與掙扎之中生活着；起初他私下轉告清室的復辟，漸漸這彷彿一個英雄的夢，破的和個水泡一樣無踪無影。於是富貴榮華，好像一隻脫了繩的吊桶，掉在一口十丈來深的古井，沒有人能也沒有打算撈牠出來。他並不算老；就實際的年齡來看，他也不過四十四歲，鬚幹也算壯實，只有面孔透出一點早熟的模樣，然而我們全知道，底下人照例比城裏人顯的耄耋些。

窺房傳出鍋勺的交響。他們從門洞望着對面冒煙的窗口。七伯，一個老僕人，走出窺房，端着一個大白木盤，上面擺滿了午膳和食具。他把木盤平擺在桌心，呢喃着，好像遭到什麼不痛快；和他待久了，就曉得這不是語言，只是一種不克自主的表情罷了。頭因為拱腰幾乎挨上桌沿，遠遠從背後望來，你僅僅看見一個亮晶晶的後腦梢，上面貼着一根小白辮子。和那隻狗一樣，他是一個不言語的活動物。他極其安靜，除非唧哩咕嚕詛咒柴火。坐在鍋竈前面的草墊上，一雙順手往裏扔進乾柴，一壁他夢似地呢喃着，看着那時衰時旺的紅光。飯在桌子上擺好了，他望望老少主人，嘴邊漾着一圈笑意，點點頭，溜回他的安樂窩。從來沒有人抱怨他的廚藝的。

望生等他父親坐好，也就打橫坐下。他們不言語，漸漸飲食提高他們的精神，斷了的話重新續起：

——我說有樁事跟你商量，其實這很可笑。

老人興奮上來，額角冒着汗，黑黝的臉色有些透紫。

——我今兒個做了樁事，也許錯，也許不錯，管牠哪，別人說我荒唐也不定。外人不相干，我倒要聽聽你的意思。

但是他不說下去，反而移開視線，看着地。望生急于知道他的隱秘，不由嚮口而出：

——爹，你說。

——我說，望生，咱們中間要有個女人，你說，望生，要有一個女人主家，咱們不方便些？

父親終於仰起頭，看着望生，等候他的答覆。他却心亂了，喜的是父親點破了他無從開口的題目，但是題目下來，又不知怎樣應付才好。他最後道：

——我……我也這樣想。爹雖說身體好，精神旺，不過年月久了，遲早總得有人服侍。我又常在地裏。家裏就仗着七伯，再過兩天，正經飯也要吃不到口，要是有一個女人，替我服侍爹，洗洗衣服，做做飯……

父親趕忙承住道：

——是呀，是呀。我告訴你，因為清理賬目，我查出張木匠欠我的那筆款子。我叫人催了他好幾趟。今兒早纔，我在老虎洞西口外溜達，無意碰見他。我約他到舖裏櫃房，把我的苦況老實說給他聽，請他想想辦法，就算我不要利息，那五十四塊錢的本錢總該歸還我。我知道他沒有力量，不過這攔的太久了，所以你趙叔私下不知慫恿了我多少回。你趙叔是精明人，他以為遲早他歸還不了，攔下去終不是事，索興擠他一擠，說不定效驗。他坐在箱櫃上，望着窗，老了十幾年的樣子，我真不知道怎麼往下催索了，還是你趙叔好，對他發狠道：

「沒有錢，賣掉你女兒，反正債不能拖一輩子的。」

我們三個人待在屋裏，半天誰也沒有開口。張木匠低下頭——怎麼！望生！

望生的眼睛瞪的圓圓的，手裏的筷子停在半空，臉白的和中了邪一樣。經父親這一驚問，他醒了過來，歛一下神，嗚嗚道：

——他很可憐……我不曉得他欠爹那麼多，五十四塊錢，這

……

老人以為他僅僅是可憐張木匠，於是接下去道：

——可不是，我要不是害怕舖子倒閉，絕不無故擠他。他是個老實人。他坐在我面前動也不動，後來搓着手，問我道：



「你真逼我還嗎？」

你趙叔回道：

「不是逼你，是你還不還。」

他看着我道：

「大爺，你知道我一天不如一天，周轉不出來的。」

不等我說話，你趙叔就搶到前頭道：

「一家有一家的苦處。」

他低低說了聲「是的」，我們就又不言語了。隨後他走到我跟

前，瘋了一樣，抄抄撇撇道：

「那麼，我就把女兒折給你，怎麼樣？她，十八歲，叫葉子，

是你見過的。」

望生急忙插話着：

「——你怎麼樣？爹，你不是的！」

「——哦！我簡直莫明其妙。我沒有心思逼他走絕路。我當他說

笑話；我看了他一眼，馬上我明白他說的是真個的了。我倒抄撇了

。我沒有心思作孽的。全虧你趙叔，走在僕老頭子跟我中間，伸出

手，衝我們道：

「好！一言為定！」

我吃了一驚，從坐的地方站起來。我來回只是走。慢慢我想，

只要他情願，未嘗不好。咱們家裏正也缺個女人。他女兒我見過的

，總算個正經姑娘。娘家窮也就罷了，好在是填房。我就跟張木匠

講，真要這樣的話，不算還債，我就名媒正娶過來算續弦好了。

望生的臉色變成可怕的慘白；外表彷彿一尊石像；內心却是一

鍋的沸水。他缺乏字句表示他紛繁的情緒。好像晴天一聲霹靂，或

者迎頭一棒，他所有的情緒全麻木了，整個變做一張白紙，和他沒

有活過一樣。然而他活着，手裏小半塊的饅頭叫他捏成個球。他苦

笑着。他沒有聽清父親講着講些什麼，他低下頭看着他的鞋頭。他

只意會他們商量定了交易，趙掌櫃算是大媒，……這太胡鬧了。

卑鄙，可羞，簡直對他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刺心的侮辱。他痛苦到了

萬分。他站起來，翻身望着院子。屋裏忽然靜了。

——做什麼，望生？

——我到地裏去。

他走出去，奇怪他有腿，有脚，居然會在地上行動。在太陽地

停了停，不等狗歡歡喜喜奔過來，他就拐出過道不見了。

父親很難受，以為這是兒子反對娶繼母表示。

# 遲 暮

布 達 夫 等 作

每冊定價七角五分

本書係選集文學創作而成，亦即文學叢書  
創作選之第一種。內容包含：遲暮（郁達  
夫）微神（老舍）屋頂下（魯彥）枯樹之秋（茅  
盾）連生篇（萬迪鵬）出歌（何家槐）戰後（沙  
汀）鄉下人（艾蕪）新照（王統照）等九篇，  
全書十三萬餘字，用三十二開本印，封面  
裝幀，極為精美。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 關於詩中的革命

(美，羅維斯)

曹葆華譯

就我們所看見的而言，藝術是依着兩條對立的道路，經過各個階段，向前推動的。這兩條道路中，有一條是建設的路，有一條是革命的路；或者說，一條是建造者底路，一條是探險者和前驅者底路。你可以贊成這一條路，我可以贊成那一條路，但我們決不會大家都贊成相同的一條路。喬叟(Chaucer)寫信給他的小兒子，也會談到這點，他說：「不同的道路引着不同的人們都向羅馬城去」。對於一種普通共同的目的，不管你與我的愛好是怎樣的，總是有着這種不同的兩條大路。因為人類就是人類，有時把舊的東西變換改造，有時把新的東西發現征服，有時把新舊兩者的東西混合溶化。所以世界纔能向前推進。

在我們對於慣例所持的不同的態度之後，有着兩種基本的人類的傾向；這兩種傾向，在各種不同的態度間，把世界理解了解。有許多靈魂是異常安靜的，恰如地中的鹽土一樣，他們都說：「當我的生命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現在我是一個成年人了，也是這樣；當我到了老年，也會是這樣。」他們希望——真實地希望，他們的歲月與自然的虔誠——地互相連繫起來。在另一方面，又有着許多不息的靈魂，他們都喜歡人們不斷地在變換中奔馳，喜歡人們靈魂的翅膀從不捲斂停息。所以這就無足為怪，有些人一生祇注意着

野狂的極樂變為恬靜的默輪，有些人每日想跳起抓滑太陽，消耗自己熱烈的生命，並且這兩種人們根本是不會眼對眼地互相照看的。但是毫無牽掛的旁觀者，就把兩者都看得清楚，並且知道每種人都是一類發展底矛盾中的要素。我恐怕，世界若祇是繼續不斷地緩慢進展，那就會變為一個無趣的世界；若祇是飛躍地前進，那就會變為一個瘋狂的世界。渥茲華斯(Wordsworth)與勃郎寧(Browning)（從他們那裏，我引出上面對立的語句）都不會看見整個的事物。世界與藝術同樣是經過不斷的進化向前推動的，有時候在決定的頃刻間突然閃出火光，開出花朵。因為在詩中，恰如在國家裏，究竟是一個立憲的政體，有時被革命激動，但常常總是一種不易惹人反對的方式，雖其狀態也十分混雜紊亂。凡是一切事物，我們是其中一部分的，其所有的規圖，總是需要保守者與激烈者作為其公開顯露的工具。

關於把舊的東西加以採納改造，我已經討論過了。這樣把使用過的資料集合而改造之，便組成了所謂詩中保守的偉大力量。但是對於舊的東西人們所持的激烈態度，我們也必加以考究。這種激烈的態度常常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破壞的，因為對於舊的東西感覺厭倦，並且常常不惜把它置入字紙堆中。一方面又是建設的，因為

需要新的東西，並且有時很高興地去努力尋求。這種態度有時在兩方面的程序中都可證實，雖常常是趨於極端的，但常常也是很有體的；沒有這種態度，詩是毫無問題地愈更貧乏了。

於是我主張把激烈的精神當作是詩中保守力量底輔助物，或者是互相對照的東西。我願意把我的主要目的弄得更明白些。現在我們正逢着一個詩的革命時代，但在這一章裏，我不是討論這種特殊的革命運動底特質。這些東西可以留到以後再講，因為現在流行的一切，雖然有着重大的意義，值得我們嚴重地注意，但若是把這些東西當作是從天而降，絕無僅有的，那我們就不應該嚴重地研究它們了。實在，決不是這樣的。這就像一個故舊熟識的朋友，常看月亮，並且按著時間觀察它的週期。就是在週期這方面，一種帶有遠大景色的背景，我們常常把它忽視了，革命是進行不止的；對於它的意義，欲求思索清楚，最好是把它以前的行動認識明白。因此，我們對於一般的革命的現象，須立刻加以討論。一切現今流行的革命，祇是間接地與我們有着關係。

此刻讓我們再談創作的形式，這個問題曾經是在前面討論過的。它主要是指用新的形式把舊的東西重行塑造。換言之，即是發現那潛藏在舊的東西中的新的東西，即是在所有的形式中，可以自由再造，並不覺有任何限制。其特創的特徵，就是它具有力量能從四方招來清風，在遍佈骸骨的山谷中往返吹拂，使一切死了的東西又蘇生起來。我們現在欲分析的心靈，就是這種心靈，它在舊的東西裏，祇覺得舊的東西對於自由是一種障礙，而不是一種助力，它又覺得新的東西存在於一切熟習了的事物底範圍以外，而不是在範圍以內的。在這些激烈派看來，詩是被一些傳習下來的慣例羈絆束縛

着——例如死笨的韻調，音節，文字，以及一切死笨的通常的觀念，依他們看來，詩中的生命是像蛹子一般，繼續脫去繭殼，重生新的羽翅。他們祇贊成新的東西，對於把舊的一切慣例加以改造變化，皆竭力排斥不顧。於是這種激烈的態度，是否定的，同時又是肯定的。不僅是破壞的，同時又是創造的。所以我們必須從兩方面去觀察它。

我們可以首先考察否定的方面。革命的精神對於它所感覺為死笨的慣例，常常加以反抗。我們可以立刻承認，這種反抗是能證明為有理由的。我們會經看見天才對付慣例的許多方法，但慣例決不是常常入於天才之手。普通詩的勞役者才常常使用慣例，並且很容易產生出最壞的作品。讓我們很簡略地考察一些發生革命的情形。

毫不費力的事情，與愉快歡暢的事情是互相連繫的。對於這種說法，一切慣例的歷史都不會有例外。把腦筋觸摸一下而隨便說出一種定則，比起自己百般鍛鍊而造成一種思想，總是容易得多。假如我說：「白得像……」便停止了，你們之中十分之九會立刻用「雪」字完成這句話。你們很少數的人會補上「一張紙」，又更少數富有詩情的人會說出「一朵蓮花」。除了「白得像雪」，「白得像一張紙」，或「白得像一朵蓮花」以外，我們很少能不用思想而說出別的比喻來。假如我開始說：「紅得像……」，你們大多數不待我說完：會用「血」字完成這句話。你們少數的人便用「火」，「玫瑰」等等比喻。「紅得像血」，「紅得像火」，「紅得像玫瑰」，表示出思想上許多踏平了的軌跡，在其中暗號一發，一個人便立刻飛跑。日常言辭與詩都充滿了無數的習語，祇要開始說出口，它們便引導我們（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經過毀壞了的道路而

達到一種不可避免的終點。現在人類底心靈是疎懶的，思想是可搖曲的，一種引誘使我們隨便沿着破壞的軌跡滑溜下去，那本是一件不可抗拒的事情。所以俗語俚語是那麽詭譎，那麽遍徹。它是思想底迅速的代表。一切流俗而不改變的語句遍徹詩中，恰如遍徹在日常言詞中一樣。它們之興起，大半是由於一般心靈固執地趨向着毫不費力的那方面。蒲白 (Pope) 文體底簡潔使人們在許多題目上少費許多思想。他對於「詩神山頂上謳歌的侍從」表示敬禮：

While they ring round the same unvary'd chimes,  
With sure returns of still expected rhymes;  
Where'er you find the cooling western breeze  
In the next line it whispers through the trees  
If crystal streams with pleasing murmurs creep,  
The reader's threatened (not in vain) with sleep.

(大意)

當他們齊着同一的音樂，  
回答的仍是所期望的韻脚；  
在那裏你看到西方的清風，  
第二行就是「耳語穿過林叢。」  
若溪流爬過，有悅耳的聲音，

讀者便會被「睡眠」(不是無效的)震驚。  
這真是絕妙的玩弄技巧。在蒲白自己詩裏，有五個地方「清風」(Breeze)是在每行之末。但是有四處它就與「林叢」(Trees)押韻。這裏舉出的例子就是其中之一：

Her fate is whisper'd by the gentle breeze,

And told in sighs to all the trembling trees.

In some still evening when the whispering breeze  
Pants on the leaves, and dies upon the trees.

The dying gales that pant upon the trees  
The lakes that quiver to the curling breeze.

(大意)

她的命運耳語着清風，  
又曳着嘆息細告林叢。

在幽靜的黃昏裏有悠悠的清風，  
喘息在葉上，又消逝在林叢。

湖滅的狂驟喘息在林叢，  
湖水顫向着飄動的清風。

就是這樣輕易，我們滑過一條途徑而達到詩的樞道。畢竟詩是很像哈佛大學的場地，在從前的時代，有些人在一個新的角度上分割界線，另外的人則在另外的角度上分割界線，他們努力分割的結果，便是現在許多交叉的十字形的道路。我想凡走過的人都能了解這個比喻。

有許多情狀，革命是從那裏面發生的。在這種情狀的創造中，還有着另外一種顯着的要素。這是我們稱為在慣例中不適合的東西的存留。在其下，基本的人類事實，我們每處都可看見。我記起

可這作為例子）一位活動而有權威的人物，他的言詞的靈巧，手勢的奇特，使坐在講堂中的人們都受着深刻的印像。可是他的生動與他的力量都是人們所不能達到的。每個有力量的人物，對於一群模倣他而又有接受性的人們，更可顯出影響，可是他不能給與的東西，與這些人不能得到的東西，都是那些構成他成為那樣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不能傳授的。他所能傳授的，祇是他的天才底偶有的性格，特有的怪僻，以及常常使用的老套。所以蒲白底雙韻詩，若無其雄健簡潔，則將毫無拘束。斯達爾（Starr）優雅流利的風格已隨他而亡，其影響於人的，則為一切支離破裂不合論理的毛病。沒有機動靈動的氣勢，宏大的魄力，則滿篇必是修詞的文句，而無一行詩句。本來詩神底山坡上擁擠着很多詩人，皆披着天才拋棄了的一些衣服。

所以，死笨的慣例在羣衆中仍然流行，我們有着三個方法把它處置。第一，詩人可依其心意與目的，把慣例隨便使用。第二，他可在死笨的形式與空洞的結構上施用其創造能力，作出一種變化。第三，他就激起革命，排斥一切舊的模倣而決定鑄造新的一切。這三個步驟與其他兩個一樣，是很普通而不可避免的。

藝術的反動，是循環式地推進着的。在不斷的輪流中，同一的趨勢交互顯現。這一種趨勢引起相反的趨勢，被相反的趨勢所代替，經過短期的湮沒又顯現出來。本來在這交互的變換中，有着某種自然的反覆性，因此反覆性，革命在相當的過程中便變為保守，而舊的自由又變為新的專制。比德（Pater）說過：趨向完美的道路，是要經過繼續的厭惡。這是英國詩歌固定的習慣，從前被判為罪惡便感覺驚訝，以後又乘而弗顧，祇抱着健全的目的與意志，去實行

新的服從。過多的詩文，恰如過多的人類一樣，在已往的遺跡中必生出許多不可避免的反動。英國詩的歷史是一種對於愚行定期拋棄的光明的記載。十七世紀詩歌的反常，引起十八世紀情感上與實行上激烈的反動。反對十八世紀中葉慣例的專制，十八世紀末葉與十九世紀便起而革命！現在的空氣中是回響着二十世紀青年革命的呼聲。革命的車輪旋轉地滾來，現刻停在這裏，直到它重行旋轉。因為任何革命——不管是這個，那個，或是其他的——祇是行動與反動兩者間無數的浪花之一。在動作與反動之間，藝術如生命一樣，是不斷地往返迴轉，並且有時經過偶然巨大的風浪，便又前進一步。

現在我們再談革命底肯定方面。前趨的精神是與革命的精神相輔而行的。我們顯然不能祇是把舊的東西永久地加以改變，再加以改變。若是詩不是一池漆黑的死水，那就必須有新的東西流入其中。但是已往的途徑在我們腦筋中已先佔有位置，所以我們大多數對於許多未曾開闢的地方則置之弗顧。這些地方本是急待劃入一切已知地方的範圍中而作為藝術可塑性的資料的。現在對於把熟習的東西加以改變的這方面，詩已經得着最大的勝利，但是要鑄造新的資料，詩又必須走入一切奇特的領域中去。詩已經常常這樣做過，並且也可以推測得到，它將來也會這樣作的。可是，它在過程中常常遇着失敗，但它也會常常從新的領域裏帶回許多擴充領域的希望。失敗與成功的機會本是平均的，但詩人血液裏沒有熱忱，是不會前進那麼遙遠，有時跳躍而達到那極遠的邊岸的。

我們不能以前驅者的奇想，苦惱我們的靈魂。不可避的免極端，總是被遺忘的。主要之點是剩餘的東西仍然保持着，一些荒奇的

新地被弄得十分熟習，因此藝術底邊界又加以擴大。康定斯基派（Kondinsky's）世韻芬斯基派（Stravinsky's）、俾於所斯派（Picasso）、馬梯塞斯派（Matisse's）、未來派、立體派，以及其他一切派別，組成了現代藝術的歷史，並且很概由革命俄羅斯所發出的一串公報一樣。——這些都顯出了特殊的奇異，而與古來的東西集合起來了。如此，藝術的技巧，在術略上與變化上，都得到一些進步，而我們對於美的認識又擴大了範圍。當奇特的東西已不復奇特，前者便有着其他的前趨者相繼在後，他們把探險者所收入於此範圍的東西的以改變而為新舊合一的東西。所謂革命的光榮，就在能有此最後的變化。

所以革命的精神，是輔助那種把使用過的形式與題材加以改造的精神的。雖然兩者顯然是極端相反，實際上却是這樣的情形。真的，革命之不澈底，就在新的東西不能經過長時間而仍保持着新的狀態。愈更不平常的東西，我們便愈更渴想把它把握着，它也愈更迅速地變為陳腐。所以現在固定平凡的東西，從前本是很奇特的，也會經被人極端的喜愛過，雖然這種喜愛不十分高明。新的東西所渴望的，就是變為舊的東西。舊的東西在天才手中常常又變為新的東西。這就是藝術的矛盾，同樣也是保守的與革命的兩者的調和。

我相信已把革命的功用與價值解釋得很明白了。我很怕誤解為吹毛求疵，祇是指出在激烈過程裏本有的某種傾向不是對於詩的一種威嚇，而是對於實行者一種自殺的有效方式。不管對於甚麼原理，革命的熱忱，總有着十分一致的結果。現在對於反對與贊成的兩方面，若是無成見地都一齊讚美，也不是沒有價值。討論這個而不討論那個，不管其為贊成或責難，總是徒然無益的。

首先，我們沒有一個普通原理是很重要而值得辯論的。在事體的本質裏，革命便遭受了一種特有的限制。它自己的特質，大半是被其反對的東西加以限定着的。新的東西不僅必須不是那樣的，並且須是不同的。照例，革命的目的是要使東西盡量地不同。在詩中與在別的地方一樣，活動與反動是相等地劇烈，其方向是極端地相反。我們所反對的東西，在我們身上，甚至在我們反對的行動裏，都施行着一種壓迫。所以宣布獨立，本身就不是完全自由的。並且人類天性是這樣組成的，心靈狀態依隨着相反的東西，並用着自辯的方式，使自己愈更強烈；又藉賴所滋養它的東西，使自己自然生長。歌德在一八三〇年說過：「在他們文學革命的開端，法國人祇是追求那更自由的形式。但他們不能就那樣結束，他們把從前的內容和着形式都一齊拋棄了。」這種判斷，是由每個文學革命運動的歷史產生的。人類天性中本有的傾向，在反對的情況下，是把一切都拋棄的。即使它不採用那單純而極端的步驟，革命還是被那產生它的情形限制着。革命不是自由獨立的，祇是一種難以逆料的未定的現象。這件事實我們必須緊記在心裏。

當我們討論關於創作的革命觀念，我們面前立刻就擺着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曾經分析過創作的型式，它是竭力把舊的形式與熟習的題材加以改造變化。這對於心靈的革命傾向正是恰恰相反。普通一般，革命地去追求創作，其決定的原素，是對於固定的與陳舊的東西完全不能忍耐。逃避的因素立刻變為主要的力量，而一切可作為創作的東西，便轉變為狂妄奇特的東西。

這大半是由於我們心靈組織的關係。舊的東西已被人說完了，我們祇有說新的東西或在已經說過的東西上加上一些較感動人的花

機。在以利沙白和甲歌丙時代偉大的人物之後，我們祇有描寫一些另外的情趣。爾頓 (Dryden) 這樣說過：「我們承認我們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可是他們的地產未到我們手前他們已經把它毀滅了。沒有一種想像，一種人物，或是任何結構，他們不會沒有使之腐敗而失掉了價值。一切東西到我們手前都已經污穢了，荒廢了……所以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到底我們應當不再寫作，或是應當嘗試另外的方法。」二十世紀有一本小說其中所描寫的女主角是一個藝術家，她會用不同的話語表現出同樣的目的。她說：「正因為藝術不能超越已往的偉大作家，它就需要尋出一些新而不同的途徑。它就需要新的語言說出新的東西，這新的語言是從前藝術家未曾使用過的。我們無須再說那些已被人說得很好的東西，我們須說出一些新的東西。」這種願望，誰都要對它表示同情，但不幸在過程中有着很多的危險。因為世界是很古老的了，在古代洞穴中，藝術便開始敘述事物，從此就繼續不止。現在欲用一個方法說出一些東西，完全打破已往的成套，而表示出一種珍奇，這是非常艱難的。這不是小孩們的遊戲，也不是一天的功夫所能作到的。有時很幸運的人們作出這種手法，這對於詩可說是遇着很榮幸的日子了。因為慾望與它的表現，是永久繼續地發生，而天才的降生又很稀少，這種努力的結果，大致便成爲一種對於非常事物的過甚的寫作。

這種企求表現之顯著特異而又炫惑離奇，有時便使詩祇是玩弄着荒誕的想像而毫不觸着事實底邊際。我們竭力想把普通革命的特質分析明白，不著重現在流行的革命；所以我們把這同一類回的早期成例再考察一下。

普通有着一種奇特的現象，我們把它當作是虛構的創作。它保

守着一切舊的慣例，而不加以變換改造。它祇是把慣例延長伸張，繡樣扭曲；而實行者也祇注意着標奇立異，運用方法使一個更比一個離奇。「女人的眼睛在她愛人的心中，燃起火焰。」這本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成例，但已變爲平凡而又陳腐了。一個十五世紀意大利的作家但伯爾多 (Tibaldi) 比其前輩卡銳多 (Carlo) 更加進步，他利用這種慣例，把它扭曲在更動人的形式中——一個女人的房屋有一天着了火，她的朋友們便帶着幾桶水衝上樓去，但一切都是徒然！因爲這個女人眼中放出的火，逼迫着這些救火者把水潑出，但不是向那正燃着的牆壁撲去，他們祇是向他們自己正燃着的胸臆撲去。巴拉伯巴勒司 (Barnabe Barnes) 是一個以利沙白時代寫十四行詩的詩人，用着另外一種扭曲，他也得到了成功：

(My passions), wher the Taper of mine ears is lighted,

Like Salamanders, nourish in the flame.

(大意)

當我心中的光亮突然閃明，我的熱情

便如火蛇一樣滋養在熊熊的火焰裏。

羅伯蒂。達夫蒂 (Robert Tofte) 也這樣敘述：

On quicksedge wrought with lovely eglantine,

My Laura laid her handkercher to dry;

Which had before snow-white ywashed been,

But after, when she called to memory,

Thas long twould be before, and very late,

Ere sun could do, as would her glistening eyes

She cast from them such sparkling glances straight

And with such force, in such a stragy guise,  
as suddenly, and in one selfsame time,  
She dried her cloth; but burnt this heart of mine.

(大意)

在逼俯着被薇的花簾上，  
我的羅縹鋪纏着手巾，  
這是她剛剛洗得雪白的。  
可是她又記起，若要待  
太陽爬起，像她閃爍的眼睛，  
那還要很久，並且又太遲。  
她便從眼裏放出燦爛的光輝，  
有那樣的魔力，那樣的奇蹟，  
突然間，就在那一剎那，  
手巾乾了，又燒燬了我這顆心。

以利沙白時代寫十四行詩的一些詩人，把所有的慣例都保守着，並且加以扭曲，竭力想使它們再有生氣，成爲純粹的奇異的東西。他們後期的作品，反不如前期的作品，這恰像死的跳舞比起安靜的骸骨更是離奇怪誕，不近人情。

換言之：躲避平凡就是趨向奇特。不僅我們把明顯的事物無論如何加以拋棄，並且一切不期而遇的古遠的東西又不斷地惹起我們驚異。在英國詩中，這種從慣例的因襲變而爲表現的奇特，最顯著的例子要算是約翰·鄧(John Donne)了。約翰鄧是古往今來，一個想像最深刻，智力最銳敏，而又把詩歌作爲表現工具的人。不管

其才能如何超絕，他亦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他的天才不能逃脫那不可避免的條件，自己個性。不願伏於所工作的東西之內，並且對於在表現思想上所加的限制又實行反抗。約翰·鄧想像在一個跳蚤中他與他的姪婦「兩個人的血是混合着的」。呵！停住！他這樣叫喊

◎

• three lives in one flea spare,  
Where we almost, yea, more than marry'd are,  
This flea is you and I, and this  
Our marriage bed and marriage temple is.  
Though parents grudge, and you, we're met,  
And cloister'd in these living walls of jet  
though use make you apt to kill me,  
let not to that self-murder added be,  
And sacrilege, three sins in killing three,  
(大意)

在一個跳蚤裏保守着三個生命。  
在那裏我們差不多勝過結婚，  
這個跳蚤是你與我，又是  
我們結婚的牀榻，結婚的廟堂。  
縱然父母怨恨，在此活動的  
黑玉牆內，我們已相遇又相逃避。  
即使習俗會使你把我殺死，  
你切勿殘殺自己，觸犯天罰。  
殺死三個生命，犯下三層罪過。



有許多觀念，根本是互相分離的，即使在天才的手中，也不能結合起來。經過了驚訝以後，我們對於一種炫惑動人的發明力又感覺奇異。至於約翰·鄧，他就渴望奇特，自己所有的熱情超出了普通限度以外，把內容與形式都加以扭曲而成為奇異古怪。但是在他的很深刻的想像的詩中，他曾留下一些不朽的詩行：如「我渴望過去的愛人底靈魂同我散步，她是在愛神未生以前就死了的」。她的純潔而又雄辯的血液，也是一個很有名的特殊的描寫。「在那骸骨旁邊，掛着一縷光亮的髮絲」，是把愛，死，美三者用一句習語表示出來，這種特殊的寫法是很優美的。上面這些詩行是憑着另外一種超絕獨一的創作力量而得以傳留的。這種創作是謙微的，不是扭曲的，雖然非常奇怪，但是十分明晰。其餘的詩行恰像烟火，閃耀一下，即行消滅了。

這並不是約翰，第一個人是這樣，例如瑞恰特·喀拉肖(Richard Crashaw)在「哭泣者」那篇詩裏便竭力想尋出新的想像來表現馬格多倫(Magdalen)的眼淚，結果便成為十七世紀一段誇耀的文章：

Hail, sister springs!  
Parents of silver-footed flis!  
Ever-bubbling things!  
Thawing crystal snowy hills!  
Still spending never spent! I mean  
Thy fair eyes sweet Magdalene!.....  
Such the maiden gem

By the purpling vine put on  
Peeps from her parent stem  
And blushes at the bridegroom sun  
This wat'ry flossom of thine eye  
Ripe will make the richer wine  
(大意)

呵，水泉的妹妹，  
銀色溪流的母親，  
你是永久地潺潺流着！  
溶化的結晶，白雪般的山嶺，  
仍然在消耗，可是不能消盡！  
我說你美麗的眼睛，  
親愛的馬格多倫！.....

這種處女般的美玉，  
披着葡萄般紫紅的顏色，  
從她的母親背後悄悄窺視，  
看見太陽像新郎一樣，又忽然面赤！  
呵，你眼中的一些水花，  
成熟吧，快釀成些更甜蜜的醇酒。

接着有十八段像這樣不能令人置信的詩行，以後便是如下：

And now wher'er he stays

Among the Colilean mountains,  
Or more unwelcome ways;  
He's followed by two faithful fountains;  
Two walking baths two weeping motions,  
Portabe, an Compondous oceans

(大意)

現在不管他飄游在那裏，  
在那幹林里一帶山中，  
或是另外一些不快樂的道上，  
他總有着兩條虔誠的泉流，  
兩種動的浴水，哀泣的動力，  
可以攜帶，而又是主要的海洋。

這很像一個神經病者陳述的一串謬語；為什麼馬格多倫的眼淚  
像葡萄，為什麼像乳酪，為什麼像雪白的山阜，又為什麼像乳白色  
的鴿子底巢窟，喀拉肯竭力想法去解答這些問題，但所描寫的一切  
仍不出「這燃燒的心」那種慣例以外。

Othou undauntel laughter of desires!  
By all thy dower of lights and fires;  
By all the eagle in thee, all the dove;  
By all thy lyes and deaths of love;  
By thy large draughts of intellectual day,  
And by thy thirsts of love more large than they;  
By all thy brim-filled bowls of fierce desire,  
By thy last morning's draught of liguld fires;

By thy full kingdom of that final kiss  
That seized thy parting soul, and seal'd thee His

(大意)

呵，一切慾望底勇敢的女兒！  
你有光明與火焰的嫁妝，  
你有一切的鷹鳥，一切的鴿子，  
你有一切愛情的生命與死亡，  
你有智光的巨大酒量，  
與更厲害的愛情的飢渴，  
你有慾望斟滿了的大碗，  
火焰中最後一日的醉酒，  
你有最後一次吻的王國，  
它捉着你的分散的靈魂，  
又加烙印，你是他的——

就這樣一直到詩的末尾。「哭泣者」這篇詩的可笑之處，是創  
作的才能，被標奇立異的慾望引誘克服，而走入了錯路。  
血液循環的發現，我想是一個很值得歌唱的題材。無論如何，  
考里(Cowley)總是這樣想的。在他的「醫生赫費頓」那首詩裏，  
他描寫發現者在自然景物裏是怎樣熱烈：「羞怯的自然」

When Harvey's violent passion she did see,  
Began to tremble and to flee……  
What should she do? through all the moving wood  
Of lyes endow'd with sense she took her flight;  
Harvey pursues, and keeps her still in sighs.

But as the deer, long-hunted, takes a flood,

She leap'd at last into the winding streams of blood;

Of man's meander all the purple seaches male,

Till at the heart she stay'd.

(大意)

當她看見赫費狂烈的熱情，

她便開始顫抖，很想逃避，

但是她怎樣辦呢？經過一切

人生的林叢她向前逃竄，

赫費仍緊追着，仍瞧着她。

但是像被追逐的麋鹿逃入浪中，

她最後跳入那曲折的赤血的波流，

造成紫紅的曲徑使人眩惑，

於是她安靜地居住在人心。

有一次她情不自禁，誇耀她的安全：

She spoke; but era she was aware

Harvey was with her there——

(大意)

她說了；但在她未知道以前，

赫費已悄悄地站在她身邊——

以下我就用不着再說了。在喬叟底 Canterbury Tales 中，那個

出賣放狀的人這樣喊道：「那些廚子，他們怎樣搗碎，怎樣濾清怎

樣推磨，又怎樣使普通的材料變為意外的東西！」關於我所說的走

入了錯路的創作，其經歷的步驟，再沒有比這幾句話敘述得更簡切

明瞭的了。

我會回到十七世紀，因為它是我們尋找的一切背景，雖然這種

趨勢——當改變者必然改變——是不限定於任何時代的。所謂「新

詩」，其中最淵博的作品以及有時最好的作品，都顯出這種用力表

現的特點；他們避免陳腐老舊的東西，而竭力尋求新奇古怪。本來

這種趨勢，從可厭的慣例方面跳躍轉來，而竭力尋求新奇古怪。本來

奇，並不是十分錯誤。專肆標奇立異，常常成為迎合羣衆的一個捷

徑！許多附和這種趨勢的人們，是不應該那樣被人輕視的。

濟慈在他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過：「我以為詩應該以豐富優美使

人感覺驚訝，不應該以離奇古怪使人感覺眩惑。」仔細考究，這裏

有一點須特別注意，就是革命的詩歌是容易被人忽視的。所謂豐富

優美的詩不僅是與詩的真理是相合的，它還是詩的真理的一部分。

古怪離奇的東西滲入其中，便把一切幻想裂為粉碎，也許還有甚於

此者。濟慈繼續暗示那標奇立異所不可避免的缺點：「詩應該是最高

思想的文辭而感動讀者，並且看起來似乎是一種不朽的紀念。」對

於詩人與我等其餘的人們所認為是普通的東西，詩是不能很安全地

便可表現出來。要辨到這種地步，詩方可隨意表現出作者個性。但

作者個性若是接近奇特，它就離開了傳達的路線而孑然獨立，如此

則一切便歸失敗。

因為就我們所看見的而言，對於各種傳達，是有着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說話的人，一個部分是聽話的團體。說話的人欲被了解

，則必依從團體的習慣。保守精神的鴿的，就是在不違背團體，而

需要團體了解。最壞的，就是它奴隸式地強去依從團體；最好的，

就是它密切地與團體合而為一，同時依從，同時又是指導。革命的

傾向，就是離開團體，專顧個人。在一定程序中，純粹的個人完全孑然獨立，便把與團體合一的精神整個消滅，本來從這種與團體合一的精神中，恒久的了解方纔產生。在藝術裏一切偉大表現底開端都變成這樣：在個人貢獻與羣衆貢獻兩者間有着一種極端艱難而又精細的平衡（不管作者願意與否他總是羣衆的一份子，）在此權衡上若是任何一端過重，則結果必然失敗。把依從團體習慣這一端過於着重；則必失掉新鮮的生氣，從前有過的東西，又重現紙上，直到書末爲止。把個人表現這一端過於着重，結果便將與團體結合的關係加以扭曲，即使不加以消滅。但這種與團體結合的關係是了解上與接受上不可缺少的條件。

我們在前而討論過，革命底特點，大半注重形式問題而少注重內容問題，但是革命的精神，對於陳腐平凡的題材，也加以反對，恰如它反對陳腐平凡的表现一樣。所以它就必須尋求新的東西。現在讓我們看看，它對於詩的題材是如何處置。

因爲有着純粹學院派的成見，我們也許會忘記這個事實。詩是自然地動作，恰如人類一樣。詩中的革命不是從天空中無端吹來的狂風，它是與組成人生的吸力與斥力兩者的消長互相關聯。所以一個人欲探究詩的途徑，他先從考察人生開始，這不會是錯誤的。

我們大家都同意，人生是許多矛盾底集合。但我們對於熟悉的東西與怪異的東西所持的兩種態度，算是最奇特了。這在前面我們已會考察過的。我們大半都在熟悉的事物中得着固定的滿足，但我們對於所享受的東西不知自足，又起而反抗，在熟悉的事物中享受太久而未安靜下去，我們就盼望那新奇的東西，這很像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在 *Chautauqua* 無限的公義裏。企望一些原始的

的野蠻的東西，（即使這些就像 *Armenian* 屠殺一樣的可惡）把生活裏的平衡重行擺正，他企望那險奇的原素使外國醜惡的世界愈更稠稠如畫，反而言之，若是我們孤獨寂寞，住在一個遙遠的異鄉，我們必定又熱烈地渴望從前所熟悉的一切東西。「凡是你不在的地方，那裏就有着快樂。」這句格言，在人類普通事情上以及在美學專門研究上，都可適用的。

在我們矛盾的心靈深處，常常有着一種慾望，即是不滿現狀，而欲自己改變。城市中居民則想變爲田間的農人，*Marie Antoinette* 與其宮人常常扮演牧童牧女。*Horace Walpole* *Strawberry Hill* 變成他認爲是哥提式 *Gothic* 的離奇古怪的東西。這些我想都是未知的事物底誘人的秘密，有時在詩上也發生重大影響。凡是未探尋過的地方，就是我們未曾去過的地方，也是我們想去的的地方。假如它不復是未知的地方，這種矛盾心理又重行改變，那種魔力也就消滅了。這種情形須經過一些時間方纔現出，詩中革命的特徵，有一種是新奇東西的顯現，這與常使用的題材是相並而行的，因爲這樣，所以空閒遙遠的東西，時間久遠的東西，與人性中深奧隱秘的東西，三者都把革命的精神的整個吸引着。現在讓我們大略地觀察一下。

藝術史上（我不知道已經有人寫成否）最有光彩的一篇，必是那討論在熟悉的事物範圍內畫出空間新奇東西的一篇。因爲空閒遙遠的東西常激起一種顫慄的愉快，這是從我們避避的東西裏發生出來的，事物底誘惑現在在許許多不同的形式中施用其力量，但因爲限制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最好討論東方在西洋詩上所發生的影響，特別是它在各方面都有用處。本來東方的影響是經過各個階段，而

每個階段都有一些意義。

我所知道的發生動感人的記載，是在中世紀的「世界地圖」裏——這些世界的描繪，如歐洲、亞洲、非洲是擁抱在一處，恰像大洋的圍圍裏三個細胞，以後的世界底胚胎。在北方的邊境，特別在不可探索的東方，縈繞着一切中世紀幻想的迷夢——那朦朧荒渺的Pentecote, Prester John 的土地，在那裏中世紀的幻想組成許多迷人的奇跡：Gog 與 Magog 的城堡，跨過日本的地方，距那裏不遠，又是 Femenye 的土地，人間的天堂也在那很近的地方隱隱現露——還有其他等等直無窮盡的地。又沿着神秘的商業路線，直到中亞細亞，那裏許多事實，都變爲新的奇蹟，甚至於滿圖所載的神話，以及描繪的神靈鬼怪，都變爲那個時期一切傳奇的寶藏。凡不近於人情事實的東西，都有一定的住所與一定的名稱，以便施用着魔力，而跨過一切已知事物的邊界。詩就抓着這種機會，而我們在古典軼事中所看見的一切，以及在奇蹟中所顯現出來的熱忱，就是這種趨勢的具體表現。

於是這未知的東方漸漸就被我們熟識了。我們就看着那種魔力在地圖上悄悄地消滅。約翰斯伸達 (John Speed) 是一個製圖家，同時又是 Merchant Tailors Company 的一個股東，在其一六二六年所製的支那地圖上，寫着這樣的題語：「許多都以爲那裏的人們是常常被奇怪的精靈與極惡的魔鬼所引誘。」有時斯伸達也覺着自己已的信念索然無味，在他所製的「地圖上，又寫着他幻滅的記述。『Pling 把一些寄生蟲放置在這裏，他說這些蟲底口是很狹小的，它們都藉着腐肉的臭味而生活，這些話都是不足信的。』所以斯伸達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從特殊幻想的消逝，變而爲普通事物的

明瞭。就是在馬洛 (Marlow) 與莎士比亞時代，東方也是不可知的地方，一切的幻想自由馳騁，這都是由於過去歷史的關係。

但是原來支配的力量，以後就消失了。運用想像，就必須更加勞作。雖然是在不同的方式中已知的東方變成比起從前更是深奧得不能知悉。它已經不是幻想的奇蹟的發源地，它對於我們西洋人已變爲帶着人類中最深奧秘密不可探測的東西。康拉達 (Conrad) 在其小說「青年」(Youth) 中這樣寫過：「神秘的東西在我的面前，像花一般香，死一般靜，墳墓一般陰森。」要將我的意思弄得更清晰，我須繼續引用這一段文字，描寫東方在清晨裏現出，沉靜莊嚴，不露情感，而又屹然不動，祇看着從海浪裏掙扎出來的破船。「於是我看着東方的人了——他們都注意視着我，整個碼頭都佔滿的是人。我見着黧色，青銅色，與黃色的臉，黑的眼睛，東方民族的顏色與光輝。這一些人們都肅然凝視着，沒有耳語，沒有歎息，也沒有移動……總之沒有一種東西移動過。樹的枝葉靜靜地指向着天空，沿着海岸沒有一條樹枝輕輕地顫動，掩蓋着的覆色屋頂又從綠林深處悄然窺視，許多綠葉在陽光裏閃爍，恰像用金屬鑄成的一樣。這就是古時航行者的東方，那麼古老，那麼神秘，那麼燦爛而又幽暗，那麼生動而又不變，又那麼蘊藏着危險與希望。」就是這個東西：在西洋詩上有着幾百年的影響，特別在歌德，伍格爾特 (Ridout), 海涅，在福羅貝爾，波特萊耳，郭第Gautier，在馬洛，羅倫，與現今寫作的詩人身上，有着重大的影響。現今的詩人正想作出一種舊的東西，同時又是一種新的東西。

反而言之，現今出現的東西，在詩底長久不斷的途程中已出現了許多次數。無論什麼時候，詩若覺其特殊世界中的慣例是平淡無

奇而又陳腐不堪，實際上在革命未發生以前，它就可以轉向到那發不盡的東西。現在的一切，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但最有趣味的，就是它所取的方式，仍保持其特殊的傾向：決不因東方的偉大與神秘，而失其自動的力量。因為最近代的詩，對於各種偉大與神秘，都極力反對。這些偉大神秘，他們都叫作是「宇宙的特質」，而因為這種宇宙的特質，他們的靈魂才起而反對。在東方能誘惑他們的東西，是那一種驚人的纖細與精巧，即是說，那種細麗與靈巧，中國和日本詩中都有的那種水晶般的特質。一些中國和日本的東西，（如每行五個音節），就是近代詩主要的寶藏。這一切都像地心吸力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對於一些東西，你認為是詩中的靈魂而加以反對，那就沒有希望能探求沒有限制的東西。所以從來東方的影響又在英國詩中換着新鮮而有意義的另外一方面，這並且是一種純粹的收穫。假如你願意贊成那一種東西，因為它像花一般香，死一般靜，墳墓一般陰森，那麼這神秘中的它方仍然是存在那裏的。凡是我們對於革命又加以革命，有時便忽視這種事實，想不到詩的革命並不像文明的戰爭一樣，它對於所反對的東西並不加以摧殘損害。同時若我們對於嚴肅緊密的表現，因為它不能顯出偉大與縹渺，便加以反對，那簡直是太無價值了。這恰像對於松鼠因為它不是由樹前加以反對一樣。

If I cannot carry forests on my back.

Neither can you crack a nut

（大意）

若是我背上不能載着森林，

你也不能裂開一個核桃，

我十分懷疑，靈巧與確切便是現在詩底最高的價值。無論如何，若東方詩歌底技巧能使歐洲詩歌愈加豐富，如像東方圖畫底技巧能使歐洲圖畫愈加豐富一樣，則出乎熟習事物範圍以外的特別趨勢方不致於成爲一幻想。在佛勒希先生（Mr. Ficher）的「藍色的合樂」與羅爾女士（Miss Lowell）的「槍炮與鑰匙」裏，我們感覺新的成功已距我們不遠了。

但是申說這些，並不是把一切都申說了。我特別提出詩歌對於東方所持的態度，因為這可以象徵在革命特質上經過的一切變化。革命的精神在其繼續不斷的活動中，便漸漸改良。奇怪疏遠的東西在其更廣大的屬於人的方面看來，漸漸會失掉其在詩上所有的支配的力量。所謂屬於人的方面，就是指那些普遍一致的性質，在東方舊有的影響下，經過神秘的呈訴，把想像激起，而訴諸冒險的精神。不然，當我們逃避熟習的事物，革命的精神就容易趨向着奇怪東西底更深奧，更珍貴，更精粹，甚至於更乖僻的具體表現——趨向着東方藝術特殊精美底香味，趨向着一切奇異思想與狂怪幻底美，簡言之，趨向着例外的與古怪的東西。就是法國象徵主義底趨勢，英國前世紀九十年代底特點，一般世紀末的藝術也是這樣。現今正在創作的最好的詩歌，也趨向這個方面。我毫不遲疑又重複地申說，無論如何，這是一種收穫。因為詩歌現今的趨勢，是在表現事物底善華，這對於人生解釋，毫末加以苛求，並且可以使之愈加豐富，但是承認這一點，並不是我們對於想達到全盤的努力就遽行停止；因為只要全盤觀察，有一兩件特別的事實便明白地凸顯出來。最近的革命有着一種顯著的趨勢，這是我們曾經討論過的那方面底推論。我會經講過詩人個人與其團體的關係。「團體」這個名

詞是很模糊不清的。一個團體是一羣人因為普通的興趣相同，傳達的工具也相同，彼此相繫而組合成的。當詩發生的時候，那些人們已有着真正共同的興趣。但我們所稱為文明的那些東西，便將這種古有的概念加以深刻地變化。更大的團體——從前是唯一的——以後就被分成許多交切複雜的小團體，這些都表現着那無數特殊興趣的產生。自然，對於一切小團體，是有着一個共同的地段的，在這個地段中，一切人們仍然聚會在同一的立場上。有些小的地段對於一些小團體是共同的，對於一切的人們不是共同的。有些地段，僅僅是對於一個小團體是共同的。革命進展的趨勢，就是離開共同的中心點而到那範圍以外的特殊地段。換言之，詩歌底趨勢想插出事物底菁華，其結果祇有把讀者減少，從整個團體縮而為少數的智識者。革命的詩歌很容易變成少數文學會的詩歌。象徵主義就是這樣情形，前世紀九十年代的各種運動也是這樣情形，就是現在的革命運動大半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此外還有另一種特殊的結果，就是在普通大眾與少數智識者之間留下了很大的溝渠。這本是一種副產物，而不是其本身追求的目的，但是這種不可避免的反應，在波特萊爾的那句格言中就表現得很明白。「美的東西常常是奇怪的東西」。「惡之花」也許寫得不能直接使小資產階級感覺驚訝，但其作者與任何象徵主義者，甚至於王爾德與其同派的人，都未曾把這種目的置諸身後。假如那種新的顛動本來對於少數智識者是一種精細的微妙，現在對於普通大眾又能引起露牙的嘻笑，那麼它就一舉兩得了，所以這是很顯然的，把美中奇特的分子過於著重，你就把普通團體斷然分開了。換言之，就把詩底欣賞當作是少數智識者底事情，或是另外的特別的興趣。

· 龔果爾(Goncourt)曾說過：「美的東西在未受教育者底眼中看來，是很可怕的東西；美的東西，你的辯婦或廚役都以為是醜惡可憎的。」這就是逃避通俗而趨向奇特的苛刻的推斷。

讓我們立刻承認，這是一種過當的特點。不管我們怎樣擁護這種特點，它總是過當的。把奇怪的東西當作是美底本有的原素，那就忽略了由熟習的事物中產生的力量在美中是更強烈的。原為最偉大的藝術，（我指的是革命者自己一致承認的）從荷馬以下，皆在普通事物中有着很深的根蒂。它可以有非常的東西作為輔助，可以引起一般靈魂所不能達到的思想，若藝術祇是被少數智識者所壟斷，那就沒有希望能使詩再成爲一種主要的文明底力量。少數社會中所忽視的東西，就是普通大眾（這是他們所輕視的）實際上急切需要的東西。一些粗率的製作，如笑與哭，愛與憎，同情與冒險等等，的作品，都是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但這些祇是為藝術家預備好了的工具，他們用來創造而滿足更精美的需要。以利沙白時代的大眾都需要血肉與雷電，莎氏比亞就從傳奇劇中取用材料而作「哈姆雷特」而「哈姆雷特」也就十分適合這種需要。這祇是一些簡略的情形。假如藝術家十分聰明和偉大，站在多數羣衆與少數會社共同的立場上寫作作品，則羣衆必接受他所給與的一切。最完美精緻的藝術對於羣衆的興趣決不作任何妥協，在最高的限度內它能變化和改良那興趣；它反應一切，在反應中它又創造一切。假如這是我的錯誤，而且又可證明出來，那麼但丁，喬叟，莎士比亞與歌德都錯誤了。

革命中個人的傾向方面，還有着另外一種推論，這種推論，最傾向成爲自己的一種定律。郭爾蒙(Remy de Gourmont)解釋象

徵主義爲文學的個人主義，藝術底自由，現行形式之放棄，「他又解釋，「一個人對於寫做文章，唯一的託詞，就是敘述自己。向着別人。他顯示出由他個人眼中反映出來的世界。他應該創造他自己的美學，並且我們應該承認，有多少特創的心靈，就有多少種美學。我們應該依着它是什麼東西而加以批判，不應當以爲它不是那種東西而加以批判。」這是從一九一六年意像派詩選底序言中引用來的。此序言還說：「在這種意義中，意像主義者就是象徵主義者底繼起，他們是個人主義者。」最後則用最和婉的語氣，「我們還年輕，我們是試驗者，但是我們希望別人使用我們自己的標準來批判我們，切莫用那些在別的時代所用過的標準。」龐達(Pander)

說：「一個磨刀石並不是雕刻的工具，但是它造成那雕刻的工具」祇是吹毛求疵而又濫稱批評，就像是因爲磨刀石不是刀口而說它怎樣不好；又像是要求刀口不應當閃光鋒利，祇應該磨快。要知道，這是任何文學運動中不能轉移的權利，他們主張作品應該依從它所擬想的創作而加以批判。不應該依照批評家所擬想的創作而加以批判。不過若像他們所說的，各種標準相關的價值，誰又來加以衡定呢？聖慈伯爾教授(Prof. Saintsbury)說：「詩是心靈一瞬間的舒放，凡在一個人的身心裏生出詩的效用，並且這種效用又是這個人能接受的，那它對於這個人就是詩。」我們可以繼續地說：凡對於一個評批家能生出詩的效用並且這種效用又是這個評批家能覺識的，那它對於這個批評家也就是詩了。簡而言之，我們彷彿就遇着了這種混亂的情形，似乎有多少詩人，有多少批評家，以及有多少讀者，就有着多少種類的詩。

但是我們還未到這種情況，承認革命的詩就是正統的詩。個人

目的即使達到，其價值如何，亦必加以審定。但價值的審定還非由批評家個人，也非由於一羣批評家，它祇是由於一切團體團體加以衡定。這種團體底標準，是經過各個時代都不變更的。個人主義在詩中無論如何是值得有的，雖然危險很多，但總是值得努力。我們不能以你與我個人的興趣，便能取消那決定了的價值標準，我們祇有以時間的沉澱使它改變。

最近革命運動的特殊情形，在其他更奇異的事實中顯現出來了。前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的象徵主義，九十年代英國的頹廢主義，又近十年內的「新詩」運動，都藉雜誌和刊物底力量而惹起注意，得到了不朽的價值。在法國有「里視白德」(L. Hydropathe)「黑貓」(Le chat-noire)。「露台斯」(Lutece)。第一次與第二次的「露尚」(Vogue)「獨立評論」(La Revue Independance)。「頹廢」(Le Decadent)「鞭笞」(La Cravache)與「藝術與批評」(Art et critique)。在英國有「黃色叢書」(Yellow Book)「沙弗葛」(Srovoy)。「國家評論」(The national observer)「美觀」(The Pageant)「星宇」(The Dome)「新時代」(The New Age)。在近十年中我們有「利己主義者」(The Egoist)「暴風」(The Blast)。「詩藝評論」(The Poetry Review)。「詩刊」(Poetry)。「其他」(Others)。以及「小評論」(Little Review)等等。「小評論」底封面上還有這樣的跋語：「藝術刊物決不與羣衆底趣味妥協。」少數智識者底喇叭仍然在象牙塔裏大聲吹放。要把這些革命刊物底普通態度理解清楚：我以為在 Billy Sunday 雜誌上有一段話是最好的解釋，本來這種刊物也同樣是革命的。那段話是這樣說的：「他們都說我把皮毛擦錯了，可是我脫毛寧可叫這貓兒



打一個轉身。」

至於我自己，則在這種革命的宣傳中，感覺着真正的愉快。那種精神底激烈與活潑，那種追求理想的熱忱，那種對於詩的因襲加以仇視，比起一切怠惰自滿無是無非的態度，則更令人注意。戰爭奮鬥的詩比較任何太平主義的詩更容易啓迪後來的人們。「我既是一個戰鬥員，所以我應該愈更努力戰鬥。」這句話很可作為許多詩人的座右銘。不過在瑞深(Ritson)，拔爾塞(Percy)，與瓦爾頓(Walton)，等劇烈的圍攻中，他們的戰鼓便不復播響，這些批評家如雷霆一般把他們攻擊，詩人們祇有貼伏於山谷之中而不敢妄動。本來很少數的人才很難希望作出如荷馬的阿透斯(*Odyssey*)那樣偉大的作品。但是藝術氣質在各種限度上仍然是自由活動的。有時候各種刊物都如「肉體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的作者所表示的態度一樣。我記得布鐵勒爾(*Butler*)這樣說過：「我是文學與科學兩者的可怕的孩子。假如我不能——並且我知道我不能——使文學與科學的批評家給我一個先令，但至少我能够——至少我知道我能够——拋擲一些磚石在他們的面前。」所以關於革命的詩歌，批評家很容易變作可厭的東西，一種「乾燥無味」的學究；而這種彼此的爭執，就難於和平地解決。但是大多數詩中的革命者態度皆十分寬大，即使他們怎樣攻擊對方，決不至於不盡人情地加以譏諷。

• 從八十年代起，革命方面的雜誌包含着許多良莠不齊的東西。若我們想尋出一些不朽的作品，我們就必須注意這些刊物。

但此刻我特別着重討論這一種革命，它會引起過少數智識者會社的詩歌。大多數刊物都會經是每一派底機關。象徵主義所由發生的環境在安得利巴雷(*Andre Barre*)底「象徵主義」(*Lesymbolis*

*is*)那本書中敘述得十分確切精當。英國象徵主義底特質也由相同的環境發生出來的。自然，革命的這方面，是像許多錯綜雜亂的紗線中的一條紗線。實際上，革命又像炸彈爆發一樣，是有多方面的

• 同樣地逃避普通所贊許的題材和定規，在一方面就趨向着中國和日本特殊精美的芳氣，在另一方面就趨向着支加哥或斯浦江(*Spoo n River*)完全的寫實主義。革命各種不同的趨勢，可以同時發生或互相融合，而同一的革命刊物可以印出兩種相反的詩歌，恰如屠場與畫扇一樣毫不相關。因有文學運動有着複雜混亂的狀態，革命精神的化身，其相異的與相同的兩者間的共同的聯結，全是由於各種派別的普通結合。甚而反動引起反動，是一切革命現象中常有的狀況。在詩中若對於精細與古遠的題材有着成見，則必轉向着自然主義赤裸粗率的資料。本來極端發生極端，隨着戲劇與小說，詩好像一顆隕星從少數智識者的範圍內突然投入於另外一種人們的沉思裏。這種人們，用威爾斯(*H.G. Wells*)的話來形容，就是「沿着排盡了的水管，一直到死，不息的爬行。」但是當其在左拉(*Zola*)所開關的道路上感覺厭倦；它就再行飛起，在空中依着路線仍然前進——有時上升，有時下降，恰如井中的汲水桶一樣。

藝術如我們其餘的人們一樣，常常有着非常的動作：

... I've been three weeks (here) shut within mynew

A-painting for the great man, saints and saints

And saints again . . . . .

Ouf! I leaned out of the window for fresh air.

There came a kurry of feet and little feet . . . . .

And a face that looked up . . . zooks, sir, flesh

and blood

That's all I'm made of! Into shreds it went.

Curtain and counterpane and coverlet——

(大意)

我關在小房裏已經是三個禮拜，

爲着偉人畫了一個聖人，又畫了一個聖人。

呵，我伸出窗口，吸取清新的空氣。

那裏却來了脚步雜沓的聲音，

有一個臉向這上面看，天，原是

構成我的一樣的血肉！把窗簾，牀被，

牀上的覆被，扯破來結成繩束，……

你們也知道以下的一切，用不着我再引用了。Era Lippo Lip

曾有許多的門徒。在藝術裏與在普通事實上一樣，「一個聖人

又是一個聖人」會引起我們作奸犯科，但從罪惡裏我們又會回到將聖人所處的地位。在詩中常常有着革命，恰如在人生行動作與反動兩者常常是互相消長的。

所以我們所討論的一切，並不是什麼理論，祇是一種情況。若是儼然正色地說「推倒一切」，那是不可以的。我甚至於懷疑任何勸告，也是多餘的，恰如其前輩一樣，革命是依其自己的步法向前推進，到某一時候就發覺它自己不是革命了，並且成爲惹起其他革命的原素，對於詩中的正義，不應該急劇地加以反對。從前有一個民間故事，敘述一個城堡底大門上有着「一句格言，我覺得革命的壁壘上也應該寫上。那句格言是「勇敢勇敢！但切莫太勇敢了！」對於這種態度，革命者必定立刻引用哈母雷特的話來加以反駁，這句話是「也真太馴服了！」不過兩方面的說法，我覺得都是正確不錯的。

# 青的夜

(再版) 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作者所作短篇小說，具有特殊風格，早爲批評家所公認。此本取材比前更爲廣泛，描寫更爲深刻，是作者愈臻成熟的出產。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小坡的生日

(再版) 創作文庫之一

中篇小說集 精裝七角 平裝五角

這個中篇決定了作者的風格，簡美而富有詩意。在描寫上，似幻擬的境界托出南洋的多種顏色，是夢與真實的交界，是藝術與童心的合奏。是中國的愛麗司幻遊奇境記，給兒童或成人讀，結果都是欣悅。據作者自己說：「這不是偉大的，而是我最得意的作品。」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山上

姚雪垠

114

薄的白雲像輕紗，被晨風拽過了山頭。風，涼涼的，呼呼的走下了樹木杪，又舐着滿山的綠草和野花。知了許是還沒醒，也許露水打濕了牠的翅膀，連一聲也不會叫。那塊叫做鷄公頭的大石的上空，盤旋着三四隻灰褐色的老鷹，尖銳的叫聲沉落在樹的枝葉間，一切的鵲鳥全噤住了。牠們驚慌失措的，從這枝飛到那枝，從那枝飛到這枝，怕聲噓噓着。從山頂瀉出的一道泉水，有時透過外國人的屋旁，有時鑽進石洞里，最後經過那掛着仙人寶劍的峭石之下，向山下的車站流去，汨汨的，汨汨的，像一位老信徒喃喃的唸着禱詞。

保羅老爹提着個小包袱，拭着淚離開了禮拜堂，跨過小橋，跟蹤的踏進山街。

走完了一條街，他不會遇着一個人。家家封着門，石縫里長着草……

「唉，主呵！主呵！……」

十幾年，十幾年來這美麗的鷄公山，在夏日，劉保羅老爹從沒見過這般落寞過。

出了街向西轉去，是一條下山大道。經過站崗兵士的檢查後，保羅老爹確確的走出關門，下了山頂。疲乏對於他彷彿是蛀虫爬上了朽木，很快的從腿部發展到腰部。他蹣跚到路北邊，在一棵小松樹旁的褐色石上坐下去，把拳頭擡着大腿，休息起來。

夜里透過松針篩在石上的露珠還沒乾，老頭子坐下去反覺得太涼了。他把包袱墊在屁股下，默禱了一會兒，睜開眼來向山下眺望。但老眼已花得不行了，望山下全是茫茫霧，什麼也瞧不清。放平視線，直向着對面望過去，也只見一條接連不斷的黑影子，非常模糊的。

不過當他一低頭，一幅青綠山水畫，又展在他的記憶里。他一點兒沒忘掉，這四面盡是山，蒼翠的山尖上壓着碧天。從羣山里，曲曲折折的，鑽出來一道河，抹過對面的山脚，緩緩的向南流去。沿着河西岸，靠着那邊的山，一片青青的竹柳中，散漫的嵌着些黃茅屋。河的這邊是鐵路，像兩條無盡長的黑繩子。火車每日每夜給黑繩子從北國牽來，到山下停一停，大吼一聲，好像要振落去牠身上的萬里塵沙，然後發着沉悶的喘息，在山與山之間，向南奔去，鑽進了大別山。但每日每夜，也常有火車從南國倦遊歸來。保羅老爹便是給火車從南國駛來的。

沒人能明瞭的說出是哪年哪月，連保羅老爹也記不清那位美國老牧師是怎樣的發現了這座荒山。記憶已古舊到幾個世紀，那時他還不十分老，在漢口福音堂里當打掃夫役，有一天老牧師叫他到跟前，問他道：

「保羅，你願意到山上去嗎？」

保羅老爹並沒問什麼山，便把兩手攏起來，卑順的回答道：

「牧師，只要上帝不離開他的僕人，地獄里我也敢去。」

聽了這樣文雅的回答，老牧師就禁不住微笑起來。

「好，那嗎，保羅，在下禮拜一你就跟我到鷄公山上去。」

老牧師又慢慢的舉起手，搖動着下巴尖，給他祝福道：

「你好，你不像中國人，願上帝賜福與你。」

在鷄公山上，起初只有一座禮拜堂，幾座小洋房，和樵戶三五家。連保羅老爹也感到太寂寞，簡直是到山上來修道來了。但鷄公山原是一巨幅美麗的風景畫，今天這兒加一點，明天那兒添一線，冷落的山頭漸漸繁華起來了。

「要是你爹媽都在世，叫他們來山上住住才好哩！」

一次當夕陽落去，一縷紅霞粘着西邊那座高峯尖，保羅老爹拉着孫子在禮拜堂門口散步時，這樣對孫子說，不由的兩顆淚從眼角滾下來。

「我不望念他們，」老頭子隨即又喃喃道。「自然的，在天國里比在這山上還要快樂得多。」

「爺，你怎麼會知道？」

保羅老爹狠狠的向孫子臉上投一眼，  
「我怎麼知道？聖經上這樣說的！」

「聖經上這樣說的：」小孩子伸了伸舌頭，「看你厲害哩呀！」

小孩子名子叫馬可，保羅老爹常稱他小猓大。四五歲時他爸爸在漢陽兵工廠里給炸藥炸死，媽媽丟下他去跳了江，他就跟着祖父過日子。他會進過教會辦的小學校。在他的書包裏常放着許多諷刺畫，而最得意的傑作是畫一個又矮又胖的中國人，挾着一本厚書，舌頭伸得很長，舐着一個洋人的屁股。他一時高興，把他的傑作用粉筆寫在黑板上，並在那個矮胖子的頭子題了「吳道根的爸爸」幾個字。牧師的兒子吳道根告訴了校長，馬可就被開除了。

馬可從學校里開除後，沒有先生再管束他，每逢禮拜，保羅老爹得提着他的頸子，提進禮拜堂里去，猛力把他按在凳子上：「不准動！」但一眼瞧不見，他依舊偷偷的溜出去，溜到胡同里，溜到垃圾堆上，同一些拾瓜皮的孩子們，一些檢煤渣的孩子們，玩起來，鬧起來。

跟着祖父搬上鷄公山，馬可已經十三了。鷄公山上沒有垃圾堆，沒有填滿瓜皮和撒滿屎尿的小胡同，也沒有道地的中國小孩子，馬可的生活很無聊。逢禮拜不等祖父再去提他的頸子，他便規規矩矩的走進禮拜堂，坐在一個角落里。保羅老爹看見了這種情形，非常高興，有一次拉着孫子到老牧師跟前去，說是「浪子回頭了。聖靈已經感動馬可了。」但一離開老牧師，馬可就低聲罵一句「老洋鬼子！」從祖父手裏逃開去。

保羅老爹滿想馬可能從老牧師手裏再得點好處，誰知一瓢冷水澆頭上，對孫子又全盤失望了。禮拜時他悄悄的從一旁偵探着，立刻他發現馬可並不是在做禮拜，而是在一半兒應付，一半兒專關心

。轉告時，他瞪着眼，唱詩時他皺着嘴，還把一本小聖經壓在屁股下，在讚美詩上畫圖畫。「沒救，沒救……」老頭子想，「都是漢口的野孩子給他教壞啦！」不覺嘆了一口氣，老頭子眼前便浮起一片暗雲來。在暗雲里，有些黑點和白點，搖動着，漸漸大起來，黑點變做了他的兒子和媳婦，白點變做了外國人，都把臉子給他看，同聲說：「馬可是個慣壞的！」這聲音非常大，把他震一驚。他眨了一下眼，幻象消滅了，馬可正微笑着向他這邊瞧。

晚上睡覺前，保羅老爹照例讀幾節聖經，然後坐在床上傷心的轉告起來。從老牧師他學會了轉告的姿勢和聲調：身子筆直的跪着，閉起眼睛，臉子仰着，兩手拱在胸前，像秋風搖下落葉似的，哽咽的悲音從下巴尖上搖下來。老頭子轉告畢，帶着悲咽的餘音問馬可道：

「馬可，你不小啦，該到領洗的時候了，爲什麼就不聽爺一句話，嗚？」

「誰說不聽你的話？」

「你總不信主，把我的話全當做耳邊風。」

「那，聖靈老不感動我，爺，你說我有什麼辦法？」

「魔鬼才感動你！」老頭子咆哮起來。「我問你：不信教你將來吃什麼？你，你，誰給你飯吃衣裳穿？」

馬可從枕頭上翻起頭來，瞧着祖父，摹仿佈道員朱先生的囁嚅的聲調說：

「你想爲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上帝尙且養活她……」

老頭子不等他說完，狠狠的瞪了他一脚，罵道：

「你呀你不得好過，不得好過……上帝全都知道，外國人全都知道？昨兒你跟朱先生的孩子在院裏玩，高小姐在朱家孩子的頭上撲了半天，連臉你也没睬……看人家是怎嗎混的！你還不知羞，還不給我爭一點氣嗎，你這個沒出息的魔鬼！外國人沒一個愛見你，你一生一世也得不到，得不到主的恩惠！哼——哼——……」

「聽着吧，我再碰見朱有信，看我不撻死他個小貓兒！」

罵了後，馬可忙把頭縮進被窩里，大聲的扯起鼾聲來，爲的好聽不見祖父的囉囉。

二

山花落了又開，山草黃了又青，保羅老爹的鬚子在流光中飄着，馬可在流光中長起來，世界在流光中轉變着。

有一年冬天，一連好幾天濃雲蓋着山頭，弄得天昏地暗，火車不分晝夜的向南逼着兵；有的直逼到武勝關，有的就駐在山下面。後來濃雲散了，帶雪的山峯都從陽光下露出了峯尖。一營兵從山下開上來，山上忽然戒嚴了。從教友們同馬可嘴裏，保羅老爹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我知道的，」保羅老爹對別人說，「×××不能不失敗，早知道的，他不能不……他不信主！×××信主的……」

當×××帶着殘兵下山後，保羅老爹在山頂各處走一遭，不時的揆着毀壞的門或窗，一連這也塌火了，連外國人的東西也破壞，嘖嘖，了得！一噙着眼淚，嘆息着，想着年光是全變了。在回禮拜堂去的路上，他不住的咕嚕着：

「不能得救！不能得救！末日快到了，最後審判的日子快到了」

「……」

在保羅老爹看來，中國人遭災難是應該的。第一個原因是信主的很少；第二個原因是生性卑劣，不配作上帝的「選民」。外國人，連個才會走路的小孩子也是清潔的，高尚的，神聖的，偉大的。中國要得有辦法，須叫外國人來治理一切，不然準會一天壞一天。自從XXX到過山上來一次，更增加了他的信念，他時常對人背着聖經上的話發預言道：

「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下，又被擄到各國去……」

其實這些話據老牧師說並不是保羅老爹想到的，是聖靈感動了他，他才說出的。老牧師還特別把他叫到面前，對他說：

「上帝的靈降在你身上，借你的口說出預言來，我想這事事實的日子不遠了，我們等着吧。」

「我們等着吧。」保羅老爹因為洋人的話，心里跳了幾跳，就微笑着把臉子仰起來。兩手握在胸前，搖着下巴道：「主呵，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但老牧師沒等着中國滅亡便回國了。

第二年，XXX又從南邊打過來，把信陽圍了四十天，守城的X師長經洋人同朱牧師勸說，投降了XXX。第三年，革命軍北伐了，XXX又失敗了。革命軍到信陽，雞公山突然給撒旦的巨手攪住了，滿山傳遍了驚人的消息：

「看見嗎，那火車上寫的標語？」

「朱牧師在信陽被扣了，說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哪里說起！」

「還說他跟軍閥有勾結……」

「學堂不准辦了，唉唉，是真的麼？」

第二天的消息是：

「聽說朱牧師已經……唉，主呵！願你保護他的靈魂平安！」

「以後教也不准傳了；都是這麼說！」

「漢口的租界全給革命政府收回了，這，這……」

「唉呀！……基督復活的日子已經到啦！」

銅鐘天天在保羅老爹頭上淒涼的鳴着，人們天天聚集在禮拜堂里做禱告。在每個人的臉上，罩着災難的陰影，無論誰和誰碰面時都只無言的一嘆。馬可每天跑到山下去，到車站上給祖父探消息。消息被他帶到山上來，照例加了香油鹽，比原來的厲害幾倍。

「爺，人們說先殺洋人，然後再殺洋狗子。」

「爺，上帝怕保護不住咱們吧，你不如跟我逃到山下去。」

「我說，這是真的，爺，漢口的洋人沒逃走的全給殺光了。」

「爺，你猜他們在山下喊的什麼？他們喊，爺，你看，就這樣，把手一舉，『打倒帝國主義！』……」

老頭子彷彿被摘去了魂靈，忙捂住耳朵，連連的呼着主，不願聽馬可再喊下去。

半月後，山上的人們又快活起來。信陽駐軍已經把朱牧師釋放了。漢口那面，只有英租界被收回，別的沒事兒。信教傳教全自由，政府並且叫各地都保護外國人。消息傳進保羅老爹的耳朵里，他便展出付勝利似的笑容來，坐在禮拜堂門口的青石上，捻着灰白鬍鬚，對佈道員朱先生說：

「什麼革命呀，民國元年見過的，敢纏洋人麼？哼！」他又向山下望一眼，「中國人沒救、沒救……沒一個好的，都是瞎胡鬧！」

果然革命只像一片濃雲一陣雨，給風一吹，吹散了。但經了這次風雨之後，馬可在老頭子眼中也變了樣。他愛沉思，愛生氣，特別愛在祖父面前講些令人半懂不懂的邪道理，說些無法無天的話。從前他不愛讀書，老頭子性性催了一次又一次，他才無精打采的把牧師給的書本子攤開來，唸不了兩句就又拋到一邊去。但現在他却時常從枕頭下拿出些小本兒，用心用意的讀，有時祖父跟他說話他都聽不見。馬可讀的書，老頭子偷偷的檢查過，可是一點也不懂，也不敢直接問，只裝做不知道。一天晚上他試着問馬可道：

「你還是不信主？」

「爲什麼要信主？」

回答的聲音十分倔強，連一絲玩笑的成分也沒有，保羅老爹不覺吃一驚；眼光在馬可臉上盯了一會兒，他忿忿的說道：

「不能得救……不信主！」

「信主也得不了救。」馬可說，「比如拿美國說吧，現在有幾百萬工人沒飯吃，沒工做……他們可差不多的都信主。還有……」

「我不信，」老頭子搖着頭說，「外國沒有這情形。牧師們會給他們工做的。」

「不信？這是千真萬真的！」

「你聽誰說的？」

「我有書，」馬可很得意的說，「我現在什麼都懂得，上次革命軍從山下過，我沒告你說，我的朋友在里邊，他們給我好些書……」

……

「你懂得魔鬼的道理！」老頭子不等孫子說完就氣得喘起來。

「你那書，你那些邪書，看看吧，我晚上把牠們全——全——全燒了！哼——哼——……」

然而到晚上老頭子並沒有燒馬可的書，却流着淚對他埋怨道：

「你想想，你已經成大人了，因爲你不虔心信主，牧師們不叫你受洗，也不叫你找工作，吃的穿的還得靠我，靠我這個老不死的！哪怕你心里不信，外面上也得應付，我也只好到牧師們面前給你求點情……你就不，連這你就不！……老牧師回國了，要不了我也好……」

想起了老牧師，保羅老爹便哽咽得不能說下去，用袖頭把眼淚揩了揩，吁吁的嘆息着。停會兒，他又接着道：

「我當年，我當年，哪個外國人不誇獎我……要了的會能有你這個東西！」

馬可從被窩里坐起來，兩隻胳膊伸出被子外，抱着膝，說道：

「我不想吃教會的飯。我哪里都能生活，教會的飯我不吃。要不是你年紀大，我，我早就走了。我是，我是……」

老頭子見馬可氣得淌着淚，又光着脊梁，便心一酸，忙拿件衣服替孫子披身上，囑咐着說道：

「你常給我講你那邪道理，我什麼都不懂。我只知道人活着就得吃飯，吃飯就得信主。外國人替上帝到中國來傳道，你不抬舉外國人，你到那里也不能得主的幫助……」

「我永遠跟你說不明白！」馬可說，「我要到漢口去我工做，到那裏比在這山上痛快得多。」

「他們都知道你不信主，那里牧師你也不會給你工作做。」  
 「我幹嗎要叫他們給我工做？！哼你把洋鬼子當做神，我偏不！活人不會叫屎罵死，哪棵樹都一樣好上吊！」

「外國人替主傳道，主是活神，外國人是，是……我從前光身一條，都是外國人提拔的……你忘恩負義！」

「我有朋友。」馬可憎惡的望了老頭子一眼，說：「朋友李克在漢口工會里幹事情，早頭里聽說的，我叫他給我介紹到工廠里作工去。」

馬可不能吃教會的飯，老頭子很明白，爭吵了半夜，最後只得讓馬可去走他自己的路兒去。但馬可也答應了祖父的條件：一不能去當兵，二得時時有信來。

過了一個禮拜，保羅老爹接到漢口來的一封信：馬可已經進日本紗廠了，保羅老爹起初挺難過，生活上感着十分的空虛，想把孫子再叫回來；但日子一久，也就慢慢丟下了。

三

山上的日月，像沒有波浪的江水，平靜的流着。保羅老爹對人世沒有希望，也沒有失望，任平靜的江水把他向渺茫的天邊漂流。

山上傳了一個預言，像一隻沉重的黑色鐵錘，敲着每個人的心坎。說是鷄公頭快要叫明了，一叫明，鷄公山便黑暗三天三夜，所有的洋房全塌毀，所有信洋教的全死清。保羅老爹走去問佈道員朱先生，朱先生說這不是上帝的旨意，許是西山巖里那般魔鬼們造的謠。

「想想看吧，」朱先生說，「上帝不會把災難無緣無故的降在

他的兒女們身上！」

「不會的，不會的，」老頭子也跟着說：「都是那些異邦人……」

一年二年的過去了，鷄公頭依然懸在青空下，到底沒叫明。只是山下面却遍地闢災荒，彷彿地獄開了門，魔鬼們全數跳出來，在午夜，從這村到那村；這縣到那縣，拍着一切貧苦人家的門，把人門從沉睡中喚醒來，遍地點起火和烟。鷄公山上開來軍隊了。山上的洋人稀少了。所有的事情在老頭子眼中突然全變了。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呀？」保羅老爹忍不住，走去向一位熟識的洋人問。

「山下面有共權黨。」洋人用鼻音對他說。

「是土匪麼？」

「不是。是共權黨。」

保羅老爹得了個糊里糊塗的圓答，走回小屋裏，牀上思索起來。但「共權黨」這三個字，聖經上並沒有，牧師們在講道時也從來沒有提到過，他怎麼也想不出。

第二天，他又去問佈道員朱先生，但朱先生說他自己也不懂，不過聽說是叫大家把產業平分的。老頭子想了想，說道：「是了，是了。聖經上說過的，也在路加福音，說過的……」於是他從佈道員手里要過來一本大字的破聖經，找了會兒，喃喃的讀道：

「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三個人相爭；父親和兒子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

唸畢，老頭子從書上抬起眼來，望着佈道員問道：



「是這些麼？」

佈道員却笑着搖搖頭，「怕不是吧。」

就在這天夜里，保羅老爹給滿山的槍聲驚醒來。他也沒穿衣裳，跪在地上，流着淚，「主呵，主呵」的禱告着。禱告的時候，槍聲在他的小屋上爆裂着，狂笑着，駭得他打着戰，上牙同下牙磕碰着，兩手牢牢的抓着床沿。他還聽見鷄公山上有什麼東西在急喘着：「撲撲撲撲的。」

「鷄公頭叫明了！鷄公頭叫明了！」

這聲音在他的耳邊狂呼着。他忙的爬去摸摸牆，牆在震動。他哭着叫了聲：「我的主，我要塌死在屋裏了！」便癱下去，躺在地上。

天明時，山上又平靜起來，然而兩個洋人失了踪，保羅老爹也病倒了。

保羅老爹託人給孫子寫封信，叫他回來看看他，却等了一禮拜沒回信。半月後，馬可還是沒消息。託漢口的熟人去馬可的工廠里一打聽，說是工廠開了一次罷工風潮，早就停工了。一直過了月把天，保羅老爹病好後，馬可依然沒音信。他哭了好多回，後來想起

舊約里的約伯來。就拿約伯的話解勸自己道：「唉，難道我們從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禍麼？」又說：「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此他又慢慢的健康起來，繼續在山上度他的寂寞生活。

四

夏去秋來了，橡樹葉落了乾黃病，楓樹葉醉醺醺的，沙沙的，沙沙的，啾啾兒嘆息着，從枝上跌下去。轉眼秋隨着山鳥飛走了，鷄公山披上了白色睡衣。等和煦的春風把牠吻醒時，山花又紅，山草又青葱。然而到夏天綠草爬上了一座座洋房的台階，又剪斷了一條條的山徑，有許多墳墓甚至在暴風雨中倒塌了。

保羅老爹等不到山上再繁榮，把一生的積蓄全捐給教會里，回漢口度他的餘年去。行李在昨天已經有順便人替他帶走了，現在他只提個小包袱，往山下踉蹌着。

在一塊褐色石上歇會兒，保羅老爹回頭向山頂望一眼，嘴里咕嚕「別了，別了，」便立起來，向山下拖着一雙沉重的脚。

一聲氣笛，從山下破空飛起；早晨的南下車已經開動了。

太白 著 幽默的叫賣聲

夏 巧 尊 等 著

速寫，在年來是很受人重視的一種文體，用清晰明快的手法，描劃出心手合一的不可忽視的現象。本文由一著者中陸續發表，而不可忽視的現象。的確能使人感到內容豐富，外埠酌加寄費。餘言，共計六十篇。定價七角，外埠酌加寄費。

西園寺公望傳

三 五 分

西園寺公望，在日本今日諸元老中，要算是最有勢力的一位。他的政治研究，用書寫運動的筆調，描劃出心手合一的不可忽視的現象。的確能使人感到內容豐富，外埠酌加寄費。餘言，共計六十篇。定價七角，外埠酌加寄費。

上海 生活書店 發行

# 負責的人

屈軼

一個公館。是李公館。

客廳里，花紗玻璃罩的電燈，淡洋洋的亮着。

沙發上，晃着人腦袋。紅木方桌上，擺着杯和筴。

人聲鼎沸着。

等待！等待！——等待一個貴客。

六點鐘的約會。此刻壁上的掛鐘「噹」的發出一聲響。

仰起腦袋，瞧，是六點半。

誰都不在意。談着。笑着。有的起來踱着。手高高低低的揮着

人聲鼎沸着。

門外的汽車聲波波地擱出。客廳里的人，全搭起半個腦袋，毛

着眼，側着耳，聽消息。嘴半張着，彷彿要從這里滾出一串挺熟習的話來。

果然，大門的開關聲，跟着發響，皮鞋聲，挺有精神的表表地近來。

沙發上擱着的屁股在欠動。——主人李佛公霍的站起，迎了上去。

門開處，一個長果臉的清瘦的男子，出現在衆人面前。

「哦！對不起，勞諸位等候了！」

脫着，白衣的茶房走了過來，接去了帽子，和皮包。

「真的。我實在太忙了。——可是，老李，怎麼你還要那麼客

氣呢。每次打擾了你。」

「那有什麼，」主人李佛公，一個頗顯得魁梧的中年人，涎着

臉說。「很難得跟你見面，也得相互聚聚談談天，那才不失老朋友

那一份情分哪。——再說，今晚，在座的全是咱們老同學。」

「啊！是！老史」他從茶房手里接過手巾來，抹一抹臉。馬上

把手巾撒在一邊，上去跟一個圓臉子鬍鬚角鷹鼻子的中年男子，拍一拍肩膀。「你今朝也在這里，那我真快樂極了！啊！老唐！霍霍霍！你這胖子，什麼時候吃了那一身民脂民膏呀！哈哈！」

「啞啞啞！你就這麼愛插科打諢的。」稱為老唐的胖子，艱難

地從沙發上起來，握了握他的手。「老王，怎的，你那地位天天闊起來，這付架子還小孩子哪麼的，沒有改呢。——這真叫做江山好

移，秉性難改。」

唐胖子一站直，人就瞧不出他那額子和腦袋的界限。站在唐胖子後面的胡詩人，——一個禿了頂的戴近視鏡的小個子。聽了老唐

的話，不免又感慨了。

「老唐，現在跟老王，應該說，「X X可失，秉性難改」了。」

老王——這新來的貴客，又從茶房手里，接過一支香烟來，抽着。轉過來拍拍老胡的肩膀，說：

「噯！胡詩人，你真是隻好蜜蜂！你真是隻好蜜蜂！但這不是我老王一個人的事呀！可惜，你這蜜蜂的刺，刺了個偏，連我老王的皮子也沒給你刺到。——啊！這可是我忘記了。怎麼我嘴上又掛起一支烟來了呢？」說着，忙把大半支香烟丟到痰盂里去。

「那有什麼呢，在我家里，有什麼妨礙。我又不曾跟誰說去。」主人李佛公迎上來說：「什麼人都像你那麼做的。老史的烟廠該關門了。」

「這就叫做老朋友跟老朋友拆台！」老史——史子玉笑得騰鼻鼻子一鈎一鈎的。這顯見他嘴里說的是笑話，心里却是苦的。

「不過，這也不盡然的。」唐胖子——唐恩搖着腦袋說，連那兩個肩膀，也給牽動了，一緊一張的，掀動着衣坎。「王老爺即使抽烟，也還抽的是雪茄——要不然，那也是五花，前門，白金龍，怎麼會抽那小烟廠里——」

「好說！好說——」王子霞笑着說：回頭，見李太太也出來了！李明玉女士——主人底妹妹也出來了。馬上撤了這邊，上去接迎。「啊！李太太，好久不見了。李小姐，一向好呀。我真太忙了，一向不會過來拜候。」

「好說。」李太太——一個抹着橙黃色的胭脂，畫着柳葉似的細眉，然而却把頭髮整個攏在後面，壓成個平髻似的中年婦人——低低地說：「王先生有公事要辦，咱們當然不能常請你過來談談的。」

「可是王先生常常到上海來吧！」

「哈！哈！哈！」——「呵！呵！呵！」

另一方面起了一陣哄笑聲。

「那倒來的很少。——那里走得開呢。一個月也不過三四次。頂多時候，也祇七次。我記得——我記得。可是，李小姐，可還在中華大學唸書嗎？」

「是的。」李明玉幽幽的說。她跟搜子有一樣的皮色和眉毛，可是頭髮是燙得彎彎曲曲的，披在兩邊。「蔣幽孀姐姐，還跟你常常通信嗎？」

「啊！真是抱歉之至，現在還那有工夫寫信，一切事情，都等着要幹，比如，鋼鐵廠五年計畫，酒精廠設計。還有——還有，案頭上的文件，山那麼堆積着，又要批閱，又要——是呀！又要在火車——就是在火車上，甚至於在車上，我也沒有不把這顆心，放在工作上的。——工作上——唔，該是什麼時候了。」王子霞看看手上的表。「啊！已經七點半了。」

主人馬上叫開飯。

胡詩人過來拍拍王子霞的肩。

「那里，壁上的掛鐘，還剛打七點呢。——你那表，可真是特別快了！」

「不，不，因為我忙；大概它也忙昏頭了，一個勁兒的走到了七點半。」

「哈！哈！哈！」

和着的笑聲。

菜席開張了。一個個挨着坐下。

上曾是王子霞。左面是胡詩人，唐恩，李小姐。右面是史子玉，李太太，主人李佛公。

談着。笑着。宴會進行着。酒喝着。

「這一會，這一會，可不再喝了。」王子霞欠起身來，擋住了主人的酒壺。「我想——我希望咱們趕快收場。因為我今晚要趕九點鐘火車動身。」

「那有什麼。」主人也欠了個身，推過壺去。「此刻還祇七點半。時間正多了呢！」

所有陪客，也全那麼個說。

「這樣的嗎？」他往左右梭一梭眼，遞過杯子來。「那麼頂多，也祇喝這一杯了。」

「好的，好的。」主人回說着，向他斟了滿滿的一杯，又向別人各各斟了一杯。

坐下。

「那麼，請。」王子霞第一個拿起杯來。咕嚕嚕地喝了一大口。「啊！我真太忙了。」接着，他又說了起來。「一天差不多要做十六個鐘頭的工作，沒有半點兒空。你們想，又要設計酒精廠，又要打鋼鐵廠五年計畫。……嚶！來，來，請！」又喝了一口，「再說，你們也知道我的。我的心子，是最急不過的。什麼事到手，總得一下的給幹成來的。我又不同那些老派人物：什麼事講馬虎。我呢，真的，你們可還不知道嗎。什麼事情交給我辦，我總要切切實實負責做去的。」

「那何用說。」胡詩人跟他碰了碰杯，喝了一口酒。「就是北京天安門外，那次集會，也全由你負責幹去的，但會負責總是好的。

。於人於己，都好。老兄有今日那麼個地位，可還不是天安門外那次集會，做了主席……」

「那邊消說。這也是報應呀！」李太太插着嘴，遞過一個笑來。「叫做善有善報！」

「是的。——就算是報應吧！——呀這回可再不敢領教了。」他一瞧主人又提着酒壺來夾酒了。他索性不去擋住，兩手緊緊密密的掩住酒杯口。「無論如何是再也不喝了。我得趕九點鐘火車去。」

「那又有什麼呢，此刻還不到八點呢，一輛汽車，十分鐘到了。着什麼急。」

全都那麼說。

「小呀！我今晚又不是沒有工作的。便是在火車上，我還得趕草種種計劃。再說實業周刊又要我寫文章，這筆債欠欠已有一年了。剛纔我才想起了一個頭。——是的，我這個人，我自己也感到有點奇怪，一面跟你們喝酒說話，一面可還不停地為工作着想：什麼事該在什麼日子打發了。什麼計劃該得什麼時候草成。我全在那麼想：就是實業週刊文章，我想想已有一年了，不過沒有着手寫——啊！怎的，我手一放鬆，你又給我酒杯搶去了！」

「不要緊！再喝這一杯吧！」李小姐一面看哥哥斟酒，一面還發說。

「那麼，看李小姐面上，我也祇能乾這一杯了。再說，我現在還是戒酒戒烟的。啊！又把這戒酒規條忘記了。好在在老李家裏，也沒有什麼。」王子霞說着，看一看四面：「但無論如何，我乾了這一杯，不再喝了。」

「好的。好的。」

大家又斟滿酒來，除去李太太和李小姐。

「碰！碰！碰！」

「哈！哈！哈！喝呀！」

相互的勸酒聲。

「咕嚕嚕！可是，話得說回來。」放下了酒杯，順手從桌角拿過大前門烟盒子，抽出一支烟來，下意識地，擦着了洋火，點着，長長的抽了一口。再把烟盒子遞給胡詩人。接下去說：「祇要喝酒不喝得過爛，那是和規條不相侵犯的，因為喝酒，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一種禮節。但有工作責任的人，決不多喝酒。」夾着烟又來了一口酒。「桌子線續着烟的霧。」

「那自然！那自然！」

唐胖子搖着腦袋，掀動着肩膀說。別人也合着說：

「那自然！那自然！」

菜一道又一道的進着。

「咕嚕嚕！所以我也祇能盡乎此矣。——適可而止。比如那實業周刊的文章。我還得在汽車上仔細想想。在我以為一二八以後，社會上，有一種「幸福聯鎖」起來。現階段，銀行倒閉風潮盛行的時候，又有一種「發財聯鎖」。這是一種社會心理的組織。所以，實業界呢，我想，也應來一種「實業聯鎖」辦法。——這實業聯鎖，是惟一的救濟弱小的民族工業的方法。同樣呢，在我們的也得收到統制的效果」

「好！這一杯乾了，不再斟了！」主人趁他不備，又在他尙剩小半杯的酒上，斟上滿滿的一大杯。

「那我祇有不吃了！」他趕忙把他那套議論縮住，這聲生氣似

的說了句。把酒杯推在一邊，「你叫我來吃飯，簡直跟我開玩笑。

我是有重大責任的人。不比你們有的是閒廠，有的在銀行界里，有的是資本家，有的是詩人。全是為自己做事情的。可是我呢，是為人家——是一個公僕，在我實在沒有身體的自由。所以一個月里，我也祇能來上海三四趟，頂多也祇有七趟。我不能亂跑呀！案頭工作，計劃，設計，文章，全是為人家做的。我在車上，真還有事要做呢。」說着，把烟蒂丟了。「我無論如何——」

「那麼，王先生，你看我面上，乾了這一杯吧！」李太太接過來說，重把杯子端到他面前。

「對不起！對不起！既然這麼着，讓我乾半杯吧！」

「那你可太不賞臉子給李太太了。」左手的胡詩人尖了這一句

。

「好好！好！我就乾了這一杯，怎麼樣？」

王子霞這一回站了起來，把一滿杯酒，霍的，就祇一口吞了。

「好！好！好酒量呀！」唐胖子和史老闆，一齊叫起來。

「這因為我是個負責的人，做事如此；喝酒也如此，既然說出了我得乾了這一杯有責任的酒。」

說着，他坐了下去。等別人乾杯。看看自己手表，已經八點四十分了。雖然，掛鐘還停在八點上。他心里急得不得了。

菜還是一道道進着。酒添着。

別人的酒，慢慢兒喝乾了。他底杯，空空的給手掩住着。

胡詩人緩緩的站起，拿過他杯子，彷彿全要把杯子收過去似的

他吐了口氣，鬆鬆了。

胡詩人又從主人那裏拿過壺子來。

「咱們都是老朋友，你也別客氣。賞個面子。」

說着，把斟得滿滿的一杯酒，遞了過去。

「什麼，你還來這一套，那真太捉弄我了。」他笑了笑接過杯

去。「這叫我怎麼說好呢。在這樣一個困難的時代里，咱們負的是

一樁如何艱巨的工作，咱們可還有那份快樂——喝酒嗎？這真叫我

太對不住這個國家了——毫無責任心！不過，也好。我既然接了過

來，我負責喝下去。你們也給我全斟滿來。」

「好的，好的。」主人從詩人手里拿過酒壺，往各人杯子上斟

去。

「咕嚕嚕！」又是一大口，翻過杯底來給別人一曬，表示自己

那份責任心。

唐胖子正在這當兒，伸過手來搶去他那空杯子。

「難道，你可冷落我老唐嗎？要不然，咱們就絕交！」

也斟滿了一杯送過來。

「這在你，是有意叫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四萬萬同胞。——

就止對得起你老唐一個人就夠了嗎？可是你老唐別把銀子潑上鉛，

性外國運，那我就喝你這一杯。這個提議，雖然有點過分。但爲了

國家面子和那個，我是負責說的。」

「好說！好說！那有這會事。銀行爲調劑金融，和提高購買力

，把銀子運到外國去，正是一個辦法呀！」

唐鳳想伸一伸頸子，可是別人祇聽見他在頂腦袋。老唐沒頸子

可伸。

王子霞一大口把酒喝了，接着，自己從主人那裏拿過酒壺來斟

了一杯，轉身對老史說：

「當然，我不能冷落了你。反正你也要來這一手的，我多時不

抽你貴公司的香烟了。——也因爲我戒了烟——這一杯，我就爲你

盡個責任。咕嚕嚕！」

「痛快！痛快！」

「豪爽！豪爽！」

桌子上蕩着那麼個聲音。

「嘻——嘻——」

再來着一陣低低的女子的笑聲。

淡洋洋的燈光下，又現了一次翻白的杯底。

「那麼這一回得讓我做主人的來一個結束杯了。」主人站了起

來，又給他滿滿的斟上一杯。同樣也添滿了各人底杯子。

「好的！好的！」他端起來喝。

兩熊手錶，已經九點了。

他霍然站起。

「啊！不早了，我得走了。九點車怕已來不及了。」

胡詩人一把給他拉住：

「急什麼，你瞧，壁上掛鐘，還祇八點鐘呢。」

瞧。果然。似乎也就安心了。

完了宴席。急急地叫拿皮包來。主人走向掛鐘那裏聽一聽，掛

鐘沒有個聲音。

「啊！老王。對不起你了。九點怕已過了呢。那掛鐘是停止了

。——阿周，該死的，快把掛鐘絞緊來。」主人一面吩咐着用人。

「啊！該死！該死！我手錶已經九點十五分了。笑話！笑話！」

畢竟還是我那手鏈負責任！那可怎麼辦？怎麼辦！」

他在室內發昏似的打旋。

「哈！哈！哈！」

所有的人全多若無其事的笑。

「這些不負責的人——這是亡國的朕兆。」

他心里想，又從烟盒子抽過一支前門牌香烟來抽。

「那又有什麼呢。再來四圈麻將，到十一點多點結束，剛好趕

十二點火車去呀！」

李小姐又出了一個主意。

「對咯！對咯！你又不常來上海，老朋友碰見了面，該作樂時

，不妨多作樂一下。十二點火車走，也是明兒一早就到，絕不會妨礙你那工作的。」

人全是那麼說。

「打牌嗎？唉！實在我也戒了的——戒了的，噯，怎麼

我又抽起烟來了！抽烟頂要不得。不抽！不抽，你們看，一進門來

我就主張不抽烟的。怎麼這會又抽了。——至於打牌呢。我以為

老朋友，還不如坐着談談來的好。因為你們都是金融界實業界里的

巨子，這於我經濟十年計劃，是很有幫助的，——我要聽取些你們

的意見。」——他刷的把大半支香烟丟在痰盂里。

「那很好！」主人說，「就是你們四位客人來吧；你們一面打

牌，一面就可談這些事的。」

「這可也叫做娛樂救國嗎？」他說着，拍拍胡詩人的肩。胡詩

人點點頭。「但是實在的，在我是沒有一個時刻，敢放棄這分責任

心的。在那邊，有時，也沒有人來叫我打牌去。在牌桌上，我可也

沒把這分責任心放掉過。」

桌上收拾得干干淨淨。茶房遵照主人底吩咐把籌碼和牌拿了來

李小姐抽着烟，斜斜地出來。站到桌角，打開牌盒，索落落倒

滿了一桌面，彷彿過癮似的，用左手哩哩噥噥地洗了洗。回頭說：

「王先生，請入座呀！」

「真的，要打牌嗎？好好！——李小姐，就算我來一家，你先

給我代一代。我此刻——此刻，我想到那酒精廠計劃書上有一節，

不大那個，我想給改一改。你先來！你先來！」

三個人全坐了。

「那可不行！」主人李佛公，過來拉住他。把他從沙發上拉起

。那個，你到火車上去仔細的改吧！這回打呢，本來，咱們也

是陪陪你的，得你自己來。」

「是呀！這回得靠自己來的。」李小姐扭一扭腰，遞過一個笑

來。說。

「好，我自己來，就我自己來。」他走了過去，挨着李小姐身

邊過去。「你給我做參謀，好吧，我打牌實在打得不好。」回頭對

李小姐說。

坐下，端一端椅子，彷彿坐定了。

忙伸着手看一看錶，跟着，抄住牌。說：

「此刻是九點半，咱們祇能來四圈。並且要打得快一點，十一

點半，一準要收場的。」

「好好，四圈就四圈吧。」三個人全都那麼說。

洗着牌——噥噥！噥噥！噥噥！

「你別走，做參謀呵，」回頭又瞧一瞧李小姐。  
主人李佛公仰臥在沙發上抽煙。

「你打第一把。」老唐拿過骰子來，放在他面前。

「那可不用客氣的。」他又把骰子推回去。「就是你老唐打第一把吧。」

「這不行，你是客。」老唐又隔手的推過來。

「那就你來！」向胡詩人。

「這不行，你來！你來！」胡詩人也隔手的推過來。

「就你——」向史鷹鼻子。

「好說——好說——」史鷹鼻子搖手。

「那麼，我打頭把就我打頭把吧！」  
的的——骰子的旋轉聲。

「九——九，自頭」全都說。

「還是個自頭嗎？好，那麼就我自己做頭吧。」

骰子再打下去。

分牌。

把牌豎起。回頭：

「李小姐，你別走，得做軍師呢——唔，現在，應該說是參謀了——參謀。」

牌打着，拿着。——進行着。

「實際呢。」他發出一隻中去。「打牌中可見經濟大道——

——囉。我就要你這隻白。比如說，如何就任下家，如何誘人打出白來。這叫做外交政策。——那，一束，你可要吃。」

「誰要麼？」下家胡詩人說。還着也發出了一隻牌。

「那麼，你叫李小姐站在桌角，一邊得開住我那手牌，這是參謀本部的情報股股長了。」上家唐胖子自己不會說完，先哄然笑開了。

「情——報——股，唔，這是間諜股。」他又接去了一隻牌來。

「什麼人看過你牌，笑話。」李小姐多餘的聲音，皺在劈劈拍的牌聲外。

「但如何做搭子，如何打一付清一色出來。這是實業計劃了的牌聲外。」

對家老史打了一隻二洞。老唐二五洞和倒了。

「這一會——是經濟設計了。老史你多少和！」

送出籌碼去。……

談着，笑着，牌聲劈拍着。

牆上掛鐘已經十點半了。

「啊！是的！李小姐，請你代一代，我想起了一件事要幹。我不能老那麼打下牌去，我忘記改正了一個數字。」他站了起來，把李小姐拉到自己坐位上坐去。

其餘的人，把心全放在牌上。李小姐也是躊躇欲試的。李小姐

坐下了。

牌繼續打着。

他叫茶房拿過皮包來，探出一束稿子。他坐在沙發上，抽上一

支烟。翻着稿子左瞧右瞧的瞧。

主人李佛公頭里站在老史後面，這回，過來挨着他坐下。

他放下稿子。他說：



「我這顆心真亂，什麼娛樂都不開心。我總把心放在稿子上。我想，我這個人，要是沒有工作做，要是沒有重大責任負擔，一定會活不下去。我就在打牌時，也記起我計劃書里每一個數字。」

「是的。——那可多好。」

李佛公有心無意地回說着。

「朋友也就因這點疎遠了我。」他沒把稿子改正，又給放進皮包里去。「說我太嚴肅了點，沒趣味。其實並不是我要嚴肅，因為我有一份責任心呀。」

「還是嚴肅點好——不過逢場作戲，那是無妨於嚴肅的。」

「是呀！所以我不好不湊個興趣，我還打完這牌，再趁車去。」

十一點鐘。

「真快！真快！又是十一點鐘。」他走近李小姐的背後去。「時間這東西，對於一個忙於工作的人，真是過的特別快。眼一霎，就過去了，而工作還是什麼沒做起來。」

主人也挨近老唐背後。

又從桌角抽來一支香烟。突然彷彿見到了一個真理。重把香烟放下。

「我不能破戒。」心裏想。「聽說他是頂恨吃香煙的人的。我得跟他學。……」

「但是——這隻九東你打錯了。李小姐，你少了一搭了。依我主見是應該打中風的。打牌總在講和，莫想望大。不過——不過——小姐們就愛有大牌。越大越風涼。」

「你不知道的。」李小姐顯出老牌手的神氣。

「——噫」老史叫「和倒了一四七東。我正想，這多好牌，怎麼還沒有和的呢？」

「啊！我就等中風，麻將呀！」老胡跳起來。真像隻猴子似的。

「李小姐，你起來——起來！我給你姓死了。讓老王自己來。」

「果然哪！」李小姐仰起頭子，遞過一個笑來。「我早就料準啦！」

李小姐讓了坐。

坐下。

洗牌——整牌——

有點兒沉悶。再抽上一支烟。

劈拍——劈拍——。發牌聲。

「噫！」鐘聲。

「啊！十一點半了！趕快！趕快！還有三把牌。」

竟不料自己做莊家，和了一付。

「這真是跟我開玩笑！連這牌也跟我開頑笑了！要是明天不能到那邊。後天會議里！又那里提得出計劃書呢來。噯！噯！李小姐，你給我賤住鐘點，一到四十五分，我就一準不打了。」

「着什麼急呢。便是再告一天假，又有什麼呢。」胡詩人咕咕着。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工作呀！人是可以告假的。工作和責任又怎麼告得了假呢！」

偏又是連和了一付。

「倒囉！倒囉！我不要做莊家了，行不行！」

「哈！哈！哈！」

一陣笑。

「四十五分了，」李小姐叫起來。」

「那可怎麼好呢？——我非走不可了。非走不可了！李小姐給我代下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

全都反對。

「老王——你別着急。」主人李佛公說。「汽車五分鐘也可趕上了。打的快一點，趕得上程，趕不上明天去吧！」

「那可真拆足爛污了。——可是我既然說四圈，四圈自然得趕先，這也是負責任的事。好！老史別款款滯滯的發不出牌來呀！」

劈！拍！老史打出牌來了。

跟着，臨到老史。最後一把。又是連和。

三翻清一色！

十二點一刻鐘！

「啊！那可糟了！」王子霞跳起來，「趕快！趕快！也許火車會誤了班！」

「笑話！笑話！」老唐拉住他。「明天趕早班去吧！再來四圈哪！」

「四圈！真的。這真叫我傷心！這回真叫我拆足了爛污！我是個頂肯負責的人呀。但也祇好來四圈。二點鐘收場，我還得睡一覺，再趕早班車去呢。」

「自然也祇能來四圈了。」全都那麼說。「咱們也祇能再來四圈了。」

洗牌——哩噠——

重疊旗鼓，誰都顯出了另一份的興奮。

二點鐘，四圈完了。

「再來四圈牌。——索性來個通天晚吧！車上也不一樣可以睡覺的嗎？」老唐推了一把牌，說。

「是呀！車上也可以睡覺的。」

別人附和着

「再來四圈吧！——老朋友在一起，玩也得玩個痛快。」主人又和着說。

「那也好，再來四圈——再來四圈，這回是盡朋友的責任了。」回頭看，李小姐已經不在了。

五點多回到旅館。

倦極了。往床上一躺，心頭一陣子軟；漸漸兒入睡了。

責任是在別人面前才負擔得起來的。此刻他獨自一個兒，他得對自己身體負一負責任。——他該有一個好覺睡。

他睡得熱熱的。醒來，已十一點多了。

「是的。這可反正是同樣的。便是七點車去，今天也不能上壽裏去辦公了。十二點去，也還是一樣。」

吃過了早飯。叫來一輛汽車。一切都打發舒齊了。這回可去定了。

上了汽車。

汽車往北站開去。

汽車中，翻出計劃書來看，昨晚那個數字還沒給改正。他得趁空給他改了。別忘記！可是還不會翻出那數字，却見到蔣幽嫻小姐前禮拜寄來的信，是約自己去看她的。這回來上海，住了三天，竟

忘記了她。——「好！」他想着，也就說了出來。「車夫，你別往北站開，——往滬西大西路去。」

——「噯！這也是一份責任呀！他想。我得盡。一個男子不應該過分使女子失望的。反正三點半車去，也是一樣的，再說，這汽車到大西路，正有一刻工夫，我還得把計劃審查來。明天一早交到會裏去，那也不會怎麼遲。也許其餘的傢伙，一筆也不會動過呢。像我那麼肯負責努力的，怕沒有第二個人了。」

想呀想的，已經到了大西路。

一個公館。是蔣公館。

蔣小姐迎了出來。

「啊！是你！來得好極！我馬上去叫李明玉小姐來。咱們就少二個搭子。」

「打牌嗎？可是我還要趕三點半火車去的。」

沒等坐定。他便一臉正經的說。

「那來得及——來得及。——來四圍好了。」

「好，那麼要來就得快，我有一大串事要幹呢，鋼鐵廠計劃書，酒精廠設計案，還有實業週刊的文章，案頭上的公文——我真急得要死！你知道我是個十分負責的人呀。」

「當然！咱們不來拆你爛污的。」蘇小姐說着，蔣老太太也笑着出來了。

四點鐘，蔣公館裏還有牌聲。

八點五十分。蔣公館的汽車開到大光明。

十二點的火車上，頭等二等車廂裏都沒有拿皮包審閱鋼鐵廠和酒精廠計劃書的人。

## 紀念戈公振先生

請讀戈先生這數年來辛勤結撰的遺作

來辛勤結撰的遺作

# 從東北到庶聯

料編纂起來，成了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好書。這是在紀念戈先生之中還含有紀念戈先生一生勤懇服務社會的意思。本書附有戈先生從青年到最近的照片十餘幅和戈先生的令妹紹怡女士一篇情文並茂的紀念文，尤為本書特色。

戈公振先生是一個最前進的新聞記者，他的最大特色，就在於他繼續不斷的研究，繼續不斷的努力。尤其是最近數年，他在國外的考察，使他在思想上飛躍的進步。這本書是由戈先生治喪處同人議決，委託翰齋先生編輯，搜集最近三四年戈先生在各刊物上所發表的國外通訊而成。內容精采，是戈先生一生學問思想的結晶。讀者得此，可以認識世界的前進趨勢。而在戈先生的遺孤，也可得到一部份教育費的補助。翰齋先生在本書序文裏有這樣的幾句話：「我覺得我們趕快把這本書編成印行，不但是紀念戈先生，同時也因為這本書的內容是戈先生數年來所辛勤獲得的很有價值的材料的一部份，現在把這些散見着的材料編纂起來，成了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好書。這是在紀念戈先生之中還含有紀念戈先生一生勤懇服務社會的意思。」

最新出版每冊實價六角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總店

# 天藍的生活

(M·高爾基)

麗尼譯

康斯坦丁，米若諾夫坐在窗前，呆望着街市，祇想不想。風，終於把一天雲頭掃清，把未曾鋪砌的街路上的灰塵捲成一些美好的花綵和紋波，就倒路似地死滅了。麻雀像一些跳着的小球飛過來，集在一塊雞頭旁邊，啄着那些軟毛。一頭貓伏在若沙諾夫底大門後面，專心地盯着那些雀子，瞞準了一個，就一躍上前，但已經遲了一刻了。於是牠用牠底軟腳爪撫弄了那死雞頭：攫住牠，猛烈而且吝恨地搖撼着，接着就把尾巴泰然豎起，噙着那勝利品跑進大門去了。

伊凡，伊凡諾維支，若沙諾夫踉蹌走過，用棍子趕着一隻騾色的山羊。教堂的鐘開始響了。那人舉起帽來，現出一個禿頭，好像一位殉道的聖者底。他抬頭讚許地望了那清冷的晴空，而山羊，也停止下來了，抖抖鬍子，並且把蹄子深深地栽進了塵埃裏面。

「在巴黎，」米若諾夫默想着，「這種種事就簡直不可能。在巴黎，就不會讓人牽着山羊在街上亂跑。而且，人們也決不把死雞頭丟到窗外的。」

下面，遠遠的地方，在那一帶鉛色的河水外邊，污暗的造酒廠和本地瘋人們居留的灰色房屋之後，一輪腫脹的，橙黃的，沒有光芒的夕陽，正沉在那繞脊的小山上，蒼鬱而暗黑的檜樹林裏了。一

天又一天，米若諾夫所目擊的就是這同樣的景像，這已經像一頁常讀的書，成爲非常厭倦的了。爲了把思想轉換一下，也就把那真珠色的天想作一幅大的地圖，那裏是莫斯科，那裏是柏林，那裏是科倫，那裏——那該是巴黎了。今晚，天空是太擁擠，太複雜了，幾乎無法現出巴黎來。然而，無論如何，在這想像的地圖上是應該有個巴黎的，巴黎無論怎樣總該在這圖上佔個明確的地位。於是，巴黎出現了，一座蔚藍的城，佈滿了莊靜的音樂，有着歡愉的居民和神奇的奇事，在這裏，生活是平易而且簡單，在這裏，就是像若康波耳這樣的惡徒也是無法隨時作惡的。在巴黎這樣的地方，即是惡魔加西摩多自己，也現得怪可愛，怪逆人。在這裏，還有着那「三劍客」，神秘的「鷄舍騎士」，大無畏的達塔格郎——

河岸上，兩個聲音迎送着那沉落的太陽，是有氣無力的懶散的歌聲在伴奏着那教堂銅鐘底震響。整天，從清早起，枯風就把灰塵吹得打旋，而歌聲和鐘聲，就好像聯合起來帶來和平和救贖似地，把甜蜜的安寧帶到人們底生活裏來了。

然而，這星期六傍晚底神聖的寂靜，却並不能安定米若諾夫底苦惱的靈魂。他底心靈給扯碎了，困惑了，迷亂了！他底記憶給他引起了過去底圖畫，使他不勝其人世虛無之感。這是第一次他感到

了真的心靈的苦惱。他得思想，而這種掙扎却祇使他充滿了奇異的恐懼。他離開窗戶，把房間底每一角落檢閱了好幾次，似乎希望在這藍色的薄暮裏找出來到底是什麼在逼着他去冥想。

怪呢，就是當他閉眼睛的時候，黑暗也戰慄了：旋風跳躍着，幻出奇形怪象，一會兒成直線，一會兒作圓圈，於終却變成了高長的灰塵的柱子。黑暗變成可觸的，沸騰的了，而且不可解釋地迫着他疑慮了起來，「我將怎樣對付我這生活！」

思想！思想是什麼意思？他父親死前不久，他母親一天對她丈夫說道：「你也該稍微想想呀，你這蠢貨。你沒有多久好活呢！」可是那位好人却祇是一笑回答道：

「你曉得想是什麼意思？想就是把髒褲揩掉。比方，你手裏拿的是一條抹布。這抹布原來是乾淨的，現在可就髒了。你和我，奈狄亞，都想得不少了，可是……」

他底母親，素來以善理家務自傲的，一聽見這話，就暴怒了，咆哮道：

「你說我是髒褲的抹布？你可是說我底屋子髒！」

兩星期以後，米若諾夫發現他底母親躺在廚房地地上，一個肩膀靠着火爐。用一隻手地支持着她底身體，她吐出了一些低微的呻吟和怨語。米若諾夫以為她還醉着，彎下身去扶她起坐，但是她却把底手一把扯開，沉重地倒在他底腳前了。一連四天，她繼續地呻吟着，不斷地顫動着手臂，好像要揮開什麼的，而在第五天上，就滾出牀外，爬到牆角裏去，死掉了。一整個星期，許許多多奇怪的人從早到晚就在那地方紛來擾去：那駝背的看護婦，高聲嘯叫而且不停地抽煙的胖醫生，張腿坐着的黃鬍子的祭司波利斯。每個人都

來問米若諾夫一些問題。誰都討厭的木匠加里斯特拉竟也莽撞地問那孩子道：

「唉，你現在怎麼辦，可憐的孤兒？」

在巴黎，死和葬是簡單得多的：葬禮底安排，甚至於還有禮。但是，在這裏，這些却全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可怕的。在巴黎，莫名其妙的人就不會跑來盯着死者底遺體。至於像加里斯特拉，在巴黎就簡直沒有給人寬容的餘地。

米若諾夫底母親死掉的那天，木匠拿了一罐酸乳酪跑到街上來，把刷子浸了進去，就開始塗着他底花園籬笆了。爲什麼？他又並沒有醉。他極其莊嚴地作着他底表演。有什麼人問他到底在幹什麼，他就泰然回答道：「我塗籬笆呀。」

「用酸乳酪麼？」

「我找不到油漆呀。」他一聲不響地工作了十分鐘，很鄭重地胡塗着那些給太陽侵蝕了的灰板。一小羣小人和大人圍着他。祇是當伊凡，伊凡諾維支，若沙諾夫走上前來，一脚把那籬子踢得粉碎的時候，這表演才突然結束了。

醫生，在檢查着屍體的時候，以他那像要跟人打架的神氣說道：「如果她不能得那麼利害，至少還有四十年好活。」

米若諾夫記得，在當時那話雖然現得難聽，他却作了一次迅速的计算：假如她再活那麼久，他自己會有五十九歲了，而他無疑地還是會終生對他嚷道：「蠢貨！你正跟你父親一個樣。」大眼睛，粗魯，恍恍惚惚的她當然還是從她一早起來，就這間房裏滾至那間房間，打着，殺着蒼蠅，並且把空氣裏面充滿她所愛吃的醜惡頭和泡蘋果底臭味的。她也會時常咒罵他底父親。她向來就是這樣的

· 尤其在節日，當他把那地形學家庭制服披上他那瘦長的身體，預備到鎮上去打彈子的時候。對於打彈子，正和對於所有的事情一樣，他是一位好手。在言行上，他都是一位特殊的人。他底瘦長的身體，他稀疏的，不整齊的小鬍子，在他底兒子底記憶裏是活躍的。他有一種害咳嗽和吐痰的癩瘼習慣。他常常給年青的科第亞講着一些奇怪的故事，講到土耳其人和斯科比列夫將軍，講到高加索人，基華，和巴克拉。一講起來，他的眼睛就會閃動着快樂的。他是一個時東時西的巡禮者，一個地上的漂游客。在他的左眼下面有一條赤痕，這是從土耳其戰爭所得的傷痕，使他的左臉皺了起來；而眼睛本身呢，則突了出來，好像老是在偷看什麼人似地。他從不和妻子爭吵，連反駁也很少，祇是，有時他會回敬一兩個冷刺刺的字眼，就會使她手足無措，而對他牛吼起來了：

「你住嘴，米特加！上帝會懲罰你的愚蠢的，你等着瞧！」

「上帝就從不懲罰愚蠢，」他像這樣回答，「上帝愛蠢人的。」這話很刺激了那小孩，以後他就時常把這話記起來的。一天，在修着一隻提琴的時候，父親從那樂器裏拿出一根短小的圓軸來。「這個，」他說道，「就叫作靈魂。在你裏面，奈狄亞，也有這麼一根小軸，不過是惡魔給安上去的。」

「撒謊！」她回答道，「我底靈魂是從上帝那裏來的！」

有一年，在她底命名日，她丈夫從教堂回來之後送了她幾尺克西米絨布，是給她做新衣的。在絨布裏包着的是一幅可怕的圖畫，叫作罪人之死，一個垂死的人底脚前站着一個綠色的惡魔，火樣的舌頭吊着，嘴脣向下彎着，作着猙獰。她一見之下，也笑了，可是，想想之後，並且因為在午飯時喝過不少的酒，所以就突然叫了起

來，哀號道：「我底苦難！我底十字架！」在少有的寧靜的時刻，她也呼她底丈夫為魔術家，因為他做過一個音樂匣子，會唱「紡車，親愛的母親」，和國歌。一天，吃得大醉，她把那音樂匣子打得粉碎，並且把那些碎片放在脚下踏着。科第亞後來會把那些碎片收拾，藏在樓頂上頭，他時常請他底父親把那樂器，那個會唱各種歡樂的，悲哀的或靜穆的調子的怪物，修理起來，但是父親却答道：「真是胡說！那不過是一個匣子呀。別麻煩我。」而一面搔着那孩子底耳朵，一面又深思地嘆息了：「她真要瀾，就讓她醉個死！她死了，我就會做出一點巧妙的玩意來的。」他喜歡做出一些精巧的樂器，手風琴，小提琴，並且修理一些鏡框之類，一面工作，一面唱道：

七個兒，七個兒，

七個兒，怎麼得了？

他父親底最成功的玩意兒是一個地球儀，科第亞把牠一直保存到現在的。這是他在第一學期修業期滿父親給他的禮物。祇看上半邊，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球，但是那用錫皮臉盆做成的下半邊，却是用酸燒過的，各大洋，大陸，海島，都巧妙地塗了各種顏色。這玩意兒安置在一把鋼梳上面，用白蠟鑲住，球在軸上一轉動起來，就會唱出一曲悅耳的鏗鏘的曲子：「細斯庚，細斯庚，唉，你打哪兒去來？」就是他底母親也喜歡這玩意兒的，她時常以小孩般的歡喜來轉着球，醉醺醺地大笑，但是，貓子却反對牠，每當牠唱了起來，牠就疾疾跳開了。科第亞無聊的時候，就往往故意把那地球轉動，和貓子鬥趣。

是的，整個說來，父親真是一個有趣的人，但是，現在，當科

斯第亞想起他父親底種種玩意兒的時候，却簡直不能給他任何安慰或者快樂。他甚且是感到苦惱的。

在死掉的那年，老人曾經計劃過到一所寺院去巡禮，離家以前，他把地底住房底每個門上都安上一些用橡皮球和木片屑做的小機關，使得每當門戶開關的時候，那些機關就刺耳地銳叫起來。這逼得他底妻子暴怒不堪。

「你是開我底玩笑不是！」她喊叫起來，向着丈夫撲過去，又把那些機關完全毀掉了。他笑了笑，揚然走進花園，倒在菩提樹下的草上，又大聲笑着，沉入不安定的睡眠裏了。米若諾夫記得，在那昏沉的，夢囈的睡眠裏，父親是說着多麼奇怪的話，他走出去，坐在他底旁邊。當他端詳着那瘦削的灰色的臉面的時候，一股憐憫的波浪溢滿了他底深心。這個親愛的，怪異的人！他是不可理解的。在那一刻，一道悲哀的暗影就投在他對於父親的愛情上了。同時，一種不信任的感情也在他底心裏產生出來。在那時，他得到了一種可以決定一個人底終生路徑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蜜蜂底單調的嗡嗡聲沉重地佈滿了濃密的葉叢，使得所有別的聲音都聽不見。那是一個悶熱的夏天，頭上，深藍的天雲遊盪着，一曲沈靜美底交響樂。孩子望着天空，許久許久，直到眼睛起了劇痛。遠遠的，好像是雲雀的歌聲，把他從深夢裏驚醒過來。從那一天起，他發覺他應當以聲音來思想了；聲音回響着他底每一思想，而變成無言的歌曲。

最近兩星期以來，他不能用聲音來窺息他底思想了。回憶底塵屑侵襲着他底腦，他父親底重濁的聲音在反響着，還有那母親底永不休止的吵鬧。在小孩的時候，他已經從她那裏知道，她從前的丈夫，原是父親先日的主人。那前夫曾經用鎗打過他底後腦者。「真

不幸，」她時常嘆叫着，「他沒有打中你！」

現在，科斯第亞明白，在他底父母底生活裏，一定藏着了一些黑暗的，不明不白的，甚至於危險的，犯罪的什麼。

他怕想這些，但是這些思想却緊緊捉住他，直到他對書籍感覺了興趣，從書裏，他知道在世上也有別種更有興趣的神秘。這些神秘給他開拓了一片美的視野，他羞怯，拙笨，沒有朋友。因此，也沒有什麼人理睬他，使他有許多時間讀書。就是在這種不斷的長讀的時間，那神奇之城巴黎，便從累贅的暗影在魔術般的青霧中浮現了。

春天，父親死了。母親底行動是可怕的：「喀·米第亞，你聽……我告訴你……」和那酒瘋子女人四年的相處，使他變得更加孤僻。他愛獨自釣魚，在田間和林間獨步，聽着鳥聲，樹木底息來，和微風的奇異的私語。他最愛的，是在節日聽着那軍人樂隊的演奏。他立定，望着軍人們慢慢走近，扯起頸子，吹着喇叭和號角，但是，不久以後，連對這也感覺無趣了。那麼，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就帶着一本法文文法，思考着，祇想記住他所學過的。但是，他沒有很好的記力，而字句就變成一些雖然極其美麗，但是全無意義的聲音了，變成了一種神秘的藍色的音樂。

復活節那天，他第一次留意了麗莎，若沙諾華。那天早晨，她穿的是藍色的衣服。她剛從教堂出來；鐘聲響着，太陽燦爛地照着。嬌小，纖柔，如同鮮花般地可愛，她似乎是反映了她頭上的青天。因為正住在對街，米若諾夫是時常看見她的，但是，在這以前，這女子在他看來不過是一個又瘦又弱的丫頭，她那臉子，那圓睜睜的眼睛和突出的（或者祇是疲倦的）嘴唇，對於他是全無吸引力的。

。他曾經想過她或許是和他一樣全不引人愛憐。他知道那女子是在吃着山羊乳當作補劑；那氣味決然是不舒服的。

復活節早晨，他充滿了歡喜的驚異；他怎麼竟沒有注意到麗莎是美麗的。從那一天，他就把她當作了他底天藍的夢底中心。她是在生之漩流裏面，在那可怕的，不可探測的生活之流裏所攀住的一根草。他沒有勇氣和那女子相識，但是，每天回家的時候，他總要在她底門前徘徊一會兒，而午飯以後，他就坐在窗前，看看能不能看見她。有時，她走出來，輕盈地跑到河邊，到木場裏她父親那裏去。她走過街頭的時候，老是緊靠着籬圍，好像是準備着在必要的時候就鑽進誰底大門裏去似的。一束黑髮，用天藍的頭帶束着，在她底窄而細的背上飄擺。這女子至少有一件事是和米若諾夫同樣的：她顯然也害怕別人，這使她在他底心裏變得更為接近了。他看着她，一直到她完全隱沒以後，於是就轉到鏡子前面，以一種反叛的情感端詳着他那張開的眼睛，和那黑而凝定的眼珠，在左眼上，稍稍有點斜視，這使得那眼睛好像總是在偷看着在後面凸出的軟嫩樣的耳朵，他底上唇，上面微微罩了一層軟毛，和那羊皮紙色的不樣樣的鼻子成了一個顯著的對比，他底頭髮祇是一堆反叛的卷髮。好像是，他底一切都是生長在錯誤的方位的，他好像一棵栽在荒土上面的樹。他底手臂太長，他的手指太瘦，他底口太大，而牙齒又太不整齊，使他簡直不大敢笑。看着鏡子裏的這種影子，就是不愉快的。他留意到，假使看得太久了，那黑圈就要繞着眼睛跑出來，影像好像也就全消去了的，現在，他似乎覺得他自己同時也要消去了。

母親死前不久，他連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問了她，「母親，您幹

嗎不求麗莎底父母讓我討她？」他羞紅了臉，並且變得害怕起來，因為他太不機智地洩露了他底機密。但是，那一天，他母親可不會醉，也就沒有什麼說的，她祇是藐視地望了他一眼，叫了他一個名詞。他還做得來一位好丈夫呢！於是，握緊了她那腫痛的指頭，把拳頭向空一揮，說道，一個丈夫應當像那樣！他愈想到他底母親，就愈覺得她真是奇怪，真是粗魯；他忘不了她那顯然的不成形的身體，和那大而鈍的眼睛。他要把那些灰塵從她底影子上面抹去。

屋子裏，藍色的幕藳更為濃厚了。天氣是溫和的。河對岸，晚星在蒼微色的天空裏明亮地發閃。一乘車在街上轉彎而過，載着家具——褥墊，花盆，等等，在一株人工插上的棕櫚樹下，一個女子歪着，穿的紅罩衫，頭上纏着白色的肩巾。她坐在行李包上，在膝上捏着一個鳥籠，裏面是一隻山鳥。幾件顏色鮮明的玩具從車裏掉了下來，在灰塵裏滾着。一個老頭子，頭向前傾，揮着鞭，在那笨馬底旁邊踉蹌着。

「咳，」他對女子嘆道，「你找哪一個去？我們到哪去弄窠！」

「老糊塗！」米若諾夫想着。

阿塔門，木場裏的馬夫，又笨又重，像一匹熊一樣，從街頭走過來了。他底毛糙的面孔，加上兩片鬼子嘴唇，就更是不成樣子，他底口成了一個三角形，露出他那那排獠牙似的黃齒。同他一道的是那又長又瘦的木匠加里斯特拉，赤腳，穿了污滿泊和膠的圍裙，一條黑皮帶纏在他那卷曲的髮上。他底金色鬍子在那鬚鬚鼻下面毅然突出。當他經過米若諾夫底窗戶，就手指捻着鬍子，望着旁邊的同伴，喃喃道：「火小子！」

「得了，你最好讓他去，」阿塔門回報着，「讓他大他自己底



！」走了過去：他們就沒在夜裏底紅雲裏了。街上每一人對於馬夫底超人的體格都不禁稱羨，每個人都怕他，正如怕那木匠底惡作劇的胡鬧一樣。

米若諾夫把眼睛閉了。這就好像他已經使得旁人看不見他。

性性，在一夜不眠以後，他就做着奇恐的夢：有一次，他夢見他是在一條滿燃着火彩的大路上，一排不斷的咖啡杯子，同樣大小，同樣的又長又細的脚，蜘蛛一樣，一直在路上排過去。又有一個駝背的小鬼在街上蹣跚着步，在上面密密地釘了釘子，把一條道路釘得好像一根魔尺。而一條碩大無比的魚又在河裏游泳了，把月亮底光華全吞了進去，月亮正在岩間閑雅地逍遙，擺來擺去，好像鐘擺，天空是鬼樣地漆黑的。這種種怪夢，雖說完全無稽，却很是苦惱了他。

終於，母親死了，祇剩下了一個終日貓般沉默的廚娘，這使他好像逃脫了苦難，然而，他還是不安的。他感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好像在問他，「喏，你現在怎麼辦？」

米若諾夫發覺街上所有的人全是正和他自己房裏無生的家具一樣地在望他，似乎對他有所希望。

一個星期日，日落以後，他坐在河上的小船上，釣鱸魚。船給河沒去了一半，幾乎四圍全是冰。在遠處，他可以聽見有軍樂隊底銅喇叭。河底底緩慢的漣波和音樂底旋律，使他底苦惱的心得到了安慰，溫和的音浪把他高舉着，溫柔地，寧靜地。河水給他底敏銳的官感哼着一曲低歌，幾乎把所有別的聲音全都漂沒。他底耳朵和他底眼睛一樣敏感而那微妙的音樂就幾乎變成可見的了。他一心聽着，不提防另一隻小舟走了過來，並且有聲音在問道：

「上釣了？」

他怔了一怔，把線扯了上來。一匹鱸魚在釣上滾動着，

「瞧！我給你帶來好運啦！釣得不少？」

「三個——連這一個。」

來的是麗莎，若沙諾華，穿的紫衣，髮上繫着天藍色的絲結。她坐在小船底舵屋，而她底朋友，克勞獨亞，一個胖胖的黑髮姑娘，穿的紅罩衫和深藍裙子，却坐在船邊搖槳，克勞狄亞懶懶地把槳搖着，免得小船隨着河水流了下去。麗莎微笑了。米若諾夫本來也想回她一笑，但是記起了他底牙齒，就把嘴唇緊緊的閉了起來。

「我們向前罷。」一會兒以後，麗莎說，克勞狄亞就坐了回去，把槳深深地插進水裏，推着了。一根槳斷了，把水濺了米若諾夫一脚。

「哦，對不起！」

麗莎迸出了輕快的銀鈴般的笑，而米若諾夫却祇是窘迫地擱了他那濕腳。我真傻，當他把水從衣服抖下以後，自己想着！任誰都會覺得用這機會和他攀談的，可是我——也許她門竟是故意給我難水的，好來打交道？

同時，小船也順流而下，槳柄也似乎嘲笑，格支格支地叫着。米若諾夫添了一灘神，把水桶倒了，拿起釣竿和魚，走回家來。一路上，他都在惋惜着自己。當他走近家門的時候，他留意到前門，窗上，和門柱上的褐色油漆都已經爛了，而且這裏那裏還簡直已經剝落。

「該油漆了，」他想着。

下個星期三，一清早，就有一個又凶又忒禿頭小老頭子，跑來

刮着房子，他底助手，一個獅子鼻的，滿身油污的小夥子，帶着他。老頭子一面工作，一面唱道：

他就走了呀，話也不說一聲，

而小孩子就以他那稚銳的高音合奏起來：

把他那相好的，給了旁人。

米若諾夫，從睡夢裏驚醒，躺在他底溫暖的牀上想道：「多麼！唱這樣的風情歌，老頭子是太老了，那一個又太小了。做什麼鬼，油漆匠們在工作的時候總要唱歌？」

幾天以外，油漆匠被命令着把屋前油成天藍色，而當伊凡·伊凡諾維支，若莎諾夫從屋前走過，却在街中停了，厲聲喝道：

「你在那兒幹嗎？」

「我幹別人叫我幹的呀，」另一個回答。

「幹嗎漆藍的？」

「叫我漆藍的呀。」

「那把整個街面底觀瞻全破壞了。」

「關我什麼事！」

「蠢貨！」

「蠢的總不是我。」

米若諾夫正在窗台上澆花，把那談話都聽到了，感覺得深深地傷心。為什麼天藍色會把街面底觀瞻破壞？而且為什麼他是蠢貨？看來他討那傢伙底女兒，是沒有希望的了！他急忙走到街頭，看了看別家底屋子，門前都被太陽和雨水剝蝕了，祇有灰色的籬圍互相聯貫。一列白楊，密密地沈沈地，一直排過河去，成為兩條長線，花子似地，一邊七棵，一邊十棵。在七棵這一邊，樹蔭裏就立着若

沙諾夫底一種一底的磚房，四扇窗子圓強地護視着街心。他又看了看自己底屋子，側面的山牆已經漆好了，油彩愉快地在閃着光，好像柔軟的絲綢一般。若莎諾夫就站在那裏。他祇是一個指頭把帽子點點，就轉向米若諾夫，說道，

「不實際，那種顏色。」

「可是好看呢。」

「價錢又貴。」

「可是經久呢。」

「我看那話靠不住。」

「油漆匠這麼說的。」

「油漆匠都是騙子，」若莎諾夫厲聲說了，就轉了過去，把他那付慈善的寬大面孔和銀色的鬚鬚獻給了太陽。米若諾夫不會來得及為什麼所有的油漆匠都是騙子。他走進門去，從架上取了一本書，靠着窗口坐下來。不一會，若莎諾夫又出現了，拿着一把掃帚，把他那窗下的塵垢一直掃到街中來。油漆匠叫了，「噢，你幹嗎把那灰掃了出來？你會把油漆弄糟的。」可是若莎諾夫却一言不答，祇顧掃去。米若諾夫明明知道這是故意的搗鬼，這使他很覺傷心。他站起來，走到他底花園裏，就在一棵老蘋果樹下坐下了。

「不會的，他不會讓我討他底女兒的。到底，我幹嗎要油漆那房子呢？」他還聽得見漆匠和若莎諾夫還在爭吵着。他知道他應該出去把爭論了結，但是他感覺得已經麻木了。人們往往是不為什麼事互相做着冤家的——他一直坐在那裏，直到晚飯的時候。那晚上，是罕見的悶熱。月亮莫明其妙地亮，狗們也不斷地叫鬧着。他底牀前的地板上是一塊金黃的月光，窗格底影子清白地映在上頭。

忽地，三條線幌過了，接着，是一個人底輪廓。那好像是有人提着燈幌過了天邊，還在肩上背着一條梯子。米若諾夫聽見息息索索的聲音，接着還有人聲。他把被子掀開，坐了起來，望着窗口，窗外，就正有一條梯子。顯明地，那是漆匠忘記把梯拿下，現在就有人偷竊了。米若諾夫從牀上跳了出來，走到窗前，向上望去：梯頂有一個人；他可以看見那赤裸的脚。他吃了一驚，簡直莫明其所以了。他悄悄的爬出房去，下了樓，急忙走到街上。

在那裏，真像畢露地，一個人正站在梯頂上，把一隻短刷浸到腰間掛着的油罐裏，接着就在那樓旁邊的牆壁上匆忙地塗起來了。

「誰？」米若諾夫低沈地說了。在笨拙的倉皇裏面，那人幾乎從梯上滑下，油漆也從罐裏漫出，順着牆壁流下。一種濃烈的焦油氣味充滿了暖和他的空氣。那人抓起梯子，想要逃走，但是米若諾夫已經認出他來了。那是加里斯特拉。稍稍向後退了兩步，他又向上望去，看看在那山牆上到底寫了什麼。他看見一些斗大的字母，伸手伸脚，模模糊糊地，寫的是：「此屋……」溪流樣的黑焦油緩緩地從每個字母上流了下來，不時，一大滴就打在下面的地上，還可以聽見一聲沉重的碎響。木匠，一個肩膀背着梯子，站在不很遠的地方。

「瞧，」米若諾夫開始道，「怎幹嗎來這麼一套？」

那一個却不回答。

「真是莫名其妙，你就祇會拿着酸醋和焦油亂攪嗎？」

加里斯特拉笑了。那笑聲有點怪氣，好像母雞底嗚嗚，又像小狗底狂吠。那是怪誕的，不可理解的，窒悶的空氣，窗上的奇怪的月光——怪，怪——好像一個惡夢。

「我勸你別想跟我打架，」木匠說了，「不然，看我好好地揍你。」

「我可不跟你打架，」米若諾夫說着，朝着自己底大門走去了。而加里斯特拉，却把梯子靠在籬笆上，還向米若諾夫追來。

「你跟我發惱嗎？」他問道。在他底聲音裏面有着一種新的調子；這使他想起了他底父親：他似乎同時是在威嚇，又在慰撫。

「不，我可不是發惱，可是……幹嗎那樣糟塌東西呢？」

現在，木匠已經站到他的身邊，並且輕輕地拍了他的肩膀。

「別惱呀，米若諾夫。我給你還原就是。焦油是黏不到油漆上去的，所以就那麼流下來了。我沒有幹得好。我應當把煤煙和石蠟

「可是爲什麼呀？」

「爲好玩兒呀，你可知道？你要把房子油漆藍色，可是怪想法。誰都不會那麼幹的，你可知道？」木匠把下唇咬着，頭歪到一邊去，半閉着眼睛，若有所開地望着天空。他顯然是想要思索什麼出來，於是，從口袋裏掏出了木製的煙盒，擦了一根火柴，把煙點燃，又把火柴巧妙地拋了出去，使那火柴還能繼續燃燒。他按着米若諾夫底肩頭，強迫他坐在門前的凳上，自己也在旁邊坐下了，於是，開始對他長聲似地講演起來：

「當然，我明白你底主意：你想與衆不同。你以爲你是獨立的事嗎？可是，我勸你得了，米若諾夫：能玩那種把戲的祇有我們兩個，我和魔鬼。你麼，你什麼也談不上。至於說到上帝——」

「什麼上帝？」米若諾夫快快地問了。

「就是那老上帝呀，我底孩子。祇有一個上帝。你可忘啦？聽我說：比方，你媽媽要死啦——唔，比方，任什麼人要死，全是一樣。所有隣居都好象很感興趣，他們跑來，嘖嘖。喏，我底辦法就是，跑去用酸醋漆籬笆，他們就都擠過來聽我啦。懂嗎？」

「不，我簡直不懂！我看這全是廢話。」

「好的，如果你不懂你就簡直不行。可是，你還要與衆不同。」

我告訴你，你得明白這是廢話跟明白別的一切一樣。現在，你可能想出什麼像我那酸醋的花樣的麼，喏——你知道，我底那些把戲都是受了檢定，經過試驗來的。真的有一回，我把白石蠟倒到信箱裏去，又丟進一根燒着的火柴。信都給燒完了，誰也沒有疑心到我幹的事，報上還登過的呢，人們奇怪着，爲什麼有人會放火燒信。當然，那全是傻事，年青人底高興。老實說，我常常整夜睡不着，想着怎樣做出來的事來。就是現在，我也喜歡把人弄得胡裏胡塗的。多好玩兒！人們安安靜靜地過活，可是，簡直意想不到地，怪事來了，他們就胡塗啦，莫名其妙啦。」

木匠把鬍子尖扭了過來，舌尖翹到上唇上去，半閉了一隻眼，望着月亮，一聲嘆息地說過：

「一顆美麗的星，可是狗子們是不管牠的。」

米若諾夫把眼睛盯着那木匠底臉底尖銳的輪廓，聽着他所說的每一個字，他想要做兩件事：問那傢伙幾個問題，和給他搶白一頓，就走。但是，他所說的却是：

「也許狗們想着那是一隻狐吧？」

「誰也不知道狗想什麼，」木匠回答着，臉上現出苦笑，於是

就說教似地高談了起來；但是他底話却愈是變得模糊，變得不可理解。他底吹牛，在米若諾夫心裏頗留了一點印象，他說的話，就像他在法文文法上所念的那些字，黑暗而且不可思議。周圍的月光浴着濃密的柳葉，把金黃的光彩鋪在木匠底那卷髮的頭上。他底眼睛現得青綠，嘲笑而且狡黠的，瞳人上面似乎是刺着一口尖針。有這種眼睛的人，真是令人難以相信的。那傢伙顯然是在跟他開玩笑呢

「我想你是個瘋子！」這話禁不住地跑出了米若諾夫底嘴唇，使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真的？」木匠問了，大笑起來。

「你到底在那屋子上寫些什麼的？」

「我剛剛要說，就給你打斷了。我要寫的就正是「此屋是瘋子底」。喏，明早，街上每個人都會笑得哄起來的。哪，我說，米若諾夫，」他又說了，「假如你給我十個盧布，怎樣？」

米若諾夫憤然地轉了過去。

「喏，別跑，別憐呀。我有一個絕妙的想法。我倒是很喜歡你的。像你剛才這種行爲：換一個人，無論誰都會跟你大鬧的。喏，無論怎樣，我總是爲你好呀。」他變得莊重起來了，雖然米若諾夫現在完全相信他已經瘋掉。因此，他就有他那種種胡亂的辦法。他對自己微笑了，因爲這種猜想安慰了他。他望着天空，聽着加里斯特拉底好言好語：

「我跟你去買油漆，把這房子漆得把全鎮底人都弄得喘不過氣來。我是許久就一心想着幹這種勾當的。」

「可是，爲什麼呢？」

木匠似乎沒有聽見，祇是一直說了下去：

「我告訴你，沒有什麼事我不曉得幹，可是我不高興幹了。那是因為別人給我幹的都不合我底口味。現在，你——」

「很好，很好，」米若諾夫祇得認承了，因為他料到，假使不答應加里斯特拉去這麼幹一下，他準會有種種別的鬼搗了出來的。可是，木匠却忽然跑了開去，驚奇地望著米若諾夫。

「好！就是——好，你別後悔。明早我再來。」他轉過身去，敏捷地走掉了，然而却忽然給絆了一交似地停止下來，對自已大聲叫着：「就是！他們真會喘不過氣來！」米若諾夫可以看見那傢伙底黑色的輪廓清楚地映在銀色的河水上面。於是，他轉到一個角落裏，就不見了。米若諾夫又踱到街心，把他底屋子再望了望，念道：「此屋——」就轉過身來，進屋安息了，一面自己思想道：

「是的，一個瘋子，也許還是個十足的混蛋。」

一清早，廚娘就來說木匠已經來了，還要錢。那麼，那就不是一個夢了。他給了那老婦人十盧布，又沈到牀舖裏去。對於那混蛋他不應當有所動作麼！

這并不是一個壞的想法，當他離家到辦公室，看着那些大的黑點的時候，他不斷地這樣想。有的地方，焦油已經流到地下，使那「屋」字已經不易辨認了。他疾忙地走過街頭，很不舒服地意識到路人們底嘲笑。麗莎，當然，也是在笑的。——然而，在巴黎，可就沒有木屋呀。

當他傍晚五點鐘回來的時候，他老遠就看見一羣小夥子擠在他底大門口，一張梯子搭在他底屋子前面。屋頂上頭，掛着一個奇麗

古怪的油漆罐子。那木匠，一隻脚跨在牆上的窗口裏面，在那裏擺來擺去。米若諾夫握着手杖，加快了脚步，跑到梯前，對着加里斯特拉喝道：

「喂！闖什麼鬼，我禁止你——」

小夥子們，先前以奮興的銳叫歡迎了他的，現在却沈默了，避到籬垣邊去。米若諾夫望着加里斯特拉底鬼眼睛，氣得祇是抖。他簡直要因為氣忿和慚愧得爆炸了。木匠以非凡的靈活從梯上溜了下來，一肩膀把米若諾夫撞到一邊，用刷子指着上頭道：

「你嚷些什麼？你不喜歡那玩意兒麼，呢？」

頂窗底框子早給下了，在一邊的牆上是一幅粗大的畫，用黃和白畫着一匹大怪物，紅鬚，祇是無有尾巴；那大而突的眼睛周圍還加了白圈。怪物張眼瞥着那張着口的窗戶，那鼻子，既像魚底，也像羊底。

「一共得畫三個，」木匠解釋着，「兩個面對面，一個在上頭。甯子就給漆成一個魚網。」他顯然是醉了。他底手顫動着，可是米若諾夫在他底呼吸裏却沒有聞見酒氣。也許是油漆太強烈了？加里斯特拉從頭到脚都沾滿了油汗。他底灰色眼睛裏繞着奇異的光芒。

「噠，」他問着，「可不是很可愛？」

小夥子們又開始哄笑了。一個乞丐走向米若諾夫，深深鞠了一躬，伸出一隻散髒的手來。一條癩皮狗跟着他，把舌頭吊着，歪着頭批判似地端詳着那場面，似乎是，牠，也被那上面的光輝的壁畫弄得不明不白起來了。在這喧鬧中間，還可以聽見若沙諾夫底聲音。

「這可是也算一套把戲的鬼！」

米若諾夫急忙轉過身來，若沙諾夫却繼續說道：「你也該養你自己，年青人！你得把這種見不得人的勾當給牠一個完結！」米若諾夫感覺得虛弱，他不了解。他轉向加里斯特拉，慘然問道：

「你可聽見？」

木匠却用一個怪相來表示了他底輕蔑，一面回答道：

「誰都有權利隨自己底意油漆自己底屋子，」於是又走向梯子去。米若諾夫把他拖了轉來。

「請別再幹下去罷。別人會笑的。」

「我倒單看他們來笑我！」

「可是，房子總是我底呀，」米若諾夫着急了，並且開始感到恐怖。

「告訴他們去離東去！」木匠說着，已經爬上了半截梯子，「哦，他們會喘不過氣來的，您瞧着就是！」

充滿了昏亂，憤怒，和慚愧，米若諾夫走了進去，決心要起訴了。他坐在桌旁，苦悶地想，並且開始寫了起來。可是，墨水是濃的，筆又太壞，並且他發覺他把「傷害」竟寫成「傷敗」了。他把筆擱下，站起來，想過到若沙諾夫那邊去請請教。他穿上星期日的衣服，梳了頭髮，小心翼翼地離開屋子，穿過街去，怕的會碰到加里斯特拉。可是，當他正在若沙諾夫底前庭張望的時候，他却發覺木匠已經看到他了，而且現在是挺直地站在梯子上頭的。

「今天他還祇把外面糟蹋，」米若諾夫想，「可是明天，他也許會放火燒起來的。我怎麼辦？」

「唔，你要什麼？」若沙諾夫站在廊下，摸着他那蓬鬆的眉毛

，一面嗚嗚地問了。米若諾夫脫下帽子，慌忙地說明了來意，他有些惱，同時也有些羞。一線陽光一直射到他底眼裏，使他不安地左腳轉到右腳。更糟的是，他那新吊帶竟然大叫起來。若沙諾夫盯着他，好像一位新任的牧師站在講壇上面，準備着開始說教。難道自己底神氣有什麼不對麼？爲什麼他不說請進呢？

「我真不懂，」若沙諾夫藐視地開始了，「你這那流氓是什麼意思。假如他住在鄉下，別人老早把他送到西伯利亞去了。正義隨了覺。誰都可以隨意亂鬧的。」

在那屋子裏頭，通過窗戶，米若諾夫看見了一個熟識的臉面。他禁不住想說幾句重要的，動聽的話，於是就滾了出來似地說道：「我想他是個瘋子。」

「唔，那是你自己底事。儘着想你底去罷。我沒得說的了。」這真是最害人不過的。深深一揖，那使得吊帶更糟地叫了，他再朝着窗戶偷望了一眼。也許麗沙聽見了那怪叫的吧？她立刻就不見了。多麼懊！他又回到街上來。加里斯特拉已經下來了，正站在那裏捻着他那黃鬍子，讚嘆地端詳着他底作品。

「不妙，」他說着，「全錯了，」

「全錯了，」米若諾夫也反應了。

「真糟！」一聲咒詛之後，他又繼續解釋道：「我本有絕妙的好想頭的。我畫了那個魚——我喜歡魚的，可是，我應當畫花。我底花畫得很不錯。還有，鬼子——」

一線希望臨到了米若諾夫。他挽着加里斯特拉，把他拉到大門邊。「瞧，」他說。

「我還瞧什麼？我是養我自己的，米若諾夫，你有燒酒嗎？好

！現在，我答應你給你把這完全再漆過。別急，好小子。」

希望消滅了。他從廚房窗口喊了帕夫洛夫拿燒酒來，就坐在長凳上，木匠却蹲在底下一層，把手靠在膝上，手指插在頭髮林裏。廚娘拿出了一瓶燒酒和一塊肉餅。

「告訴我，米若諾夫，」加里斯特拉說道，「我可是真在拿你開玩笑？唔，我化了你底錢，可是你還待我這樣客氣。你給我吃的，喝的——」

「我可不知道，」米若諾夫說了，他正在忙着打算，怎樣才可以勸阻加里斯特拉不去繼續他那作品。

木匠潑下了兩杯燒酒。「人們，」他哲學家似地說了，「如果不是蜘蛛，就是蠢才。一個忠厚人總是有點蠢氣的。」

這使得米若諾夫氣惱了，但是，他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却祇好說了他父親說過的那話：「上帝愛蠢人的。」

「你對了，你可憐的孤兒。上帝也不是全不玩狡猾的。我把這些全都想出來了。你碰着我，可算幸運。我會做你終生的朋友。唔，你使得我底靈魂羞得發紅了。那就是因為你底溫和——」他底友綠的眼睛潤濕了，他底面相變得出神起來。他把指頭擠着眼角，擠出眼淚來。米若諾夫，雖然起先祇是覺得討厭，但是，他終於覺得這眼淚所表現出來的真實的情感可是動人的。木匠於是拿起他那全被燒酒浸濕的手巾揩了他底指頭，奇怪地向上望着，眯着眼。米若諾夫看見那人底額上有着大顆的汗珠，就莫名其妙地拿起了自己底手巾把那些汗珠揩了去。這回輪到加里斯特拉來驚訝了。

「幹嗎的？」他問，微笑着。

「汗。」

木匠輕聲笑了，頓了一頓。

「我是一個小孩，要人指點麼？」

「我可沒有那樣想。」

「不，你是一個——好，沒關係。明早我給統統油過，別急。」

「我求你，不必再弄了。」

「什麼！」

「不，不，不要。」

木匠湧出一聲歎息，站起來，伸出了他底手。「饒恕我，」他說，就跛開了去，好像他底一隻腳已經忽然癱掉。他在門口停了一停，又回頭把院子睇了一眼，就轉過去，小心地關上大門，不見了。米若諾夫一動不動地坐着。他完全迷惘了，他設法，祇是想要忘記。雖然油漆房子的問題已經平安解決，然而他並不快活。

「一個多麼奇怪的人呀！」他想。

晚夜邊，米若諾夫出到園裏來，躺在蘋果樹下的草地，從葉網之下看着天空。為什麼從那天上的冰藍的酒杯裏面，竟會瀉下這樣空人的重壓呢？慘白的新月已經很快地落到樹尖了。疲於勞動和炎熱的人們的聲音，從遠地向他浮了過來。這聲音使他苦惱：他喜愛靜寂，那不破的靜寂，那種時候，他就能夠感得他底身體飄在思想底雲上，那甜蜜的，和諧的思想，沒有聲音會來擾亂。在那種時刻，大地和地上的一切，似乎全都融化了，形成迂緩的波浪和圓圈浮去了，而終於消散在空間。他自己，似乎就在他那不附體的精神中反應了這每種聲音。再沒有什麼比這解說肉體的束縛更神奇的了，這好像是，與大地，星辰，和至高無上者的芳香合而為一，這是

無限輕柔的，是醉人的音樂的原流。上帝高坐於輝煌的金座，旁邊繞着諸位天神和天使，高唱着「和散拉」——這觀念，已經不能滿足他了。人們在神殿裏奉祀的，千千萬萬人每日向着呼籲求助的上帝，已經不是他的上帝了。他迷胡地猜想着這上帝早已棄絕了人類，而一種新的上帝，一位嘲笑者，一位和惡魔差不了多少的無賴，却已經代替了他的位置。當他一心想要捉摸這世界的音樂的創造者的時候，他的童貞的心裏就湧出了一個裸女的影像，從青烟裏浮現出來，這使他刺痛地充滿了一種戰顫的慾望：他的心愈跳愈快，他覺得他好像忽然之間從那崇高之處急促地跌下來了：聲音底交響樂停止了，在這怪異的飛翔中間，他回憶了那進過他底生活裏來的一切的少女和婦人。這種奢感他很少經驗到，可是，祇要他來到，那就是不愉快的，可怕的，可羞的。他從來不會意識地喚出過那是天之上的女人底幻影。

祇有在這特殊的晚上，他竟不能造出在平常往往很易成功的飛昇。許多思想，竟沒來由地闖入了他，許多問題向他提了出來，要求回答。麗莎可會聽見他那新吊帶底銳叫呢？她的父親是一個不易相與的人，他厭惡他的同儕，嚴厲地批判他們，並且在別人的生活裏面作梗。無疑地，正是這樣，他就被人普遍地尊敬了。……一個人要怎樣生活才能免掉別人的干預呢？木匠的影子清白地湧到了他的眼前，要求着解釋。多麼慘！米若諾夫閉了眼睛，力求忘却，爲了使自己更要安適，就開始低低地念了他剛剛讀過的一篇劇裏的對話：

「啊，是的，從一方面說。」

一匹公牛能比一隻驢更愉快。

公牛？你指我！

是的，先生，您允許過。

我給侮辱了。

唔，那又算什麼？

我給侮辱了，我說。

我看，侮辱您的是造物，比我侮辱的凶得多。

造物把我造成了一個貴族。

那麼，給侮辱了的就是那生成的貴族身世。」

「院子給野草塞滿了。荒成什麼樣子！」說話的正是那木匠。加里斯特拉站在米若諾夫的身邊，穿着一件寬大的襯衫；那尾巴就吊在他的褲子上頭擺。他赤着腳，從他那頭髮的蓬亂，祇好認定他是剛從床上爬了起來的。米若諾夫一隻手把自己撐了起來。

「你是怎麼神出鬼沒的——？」

「我從籬笆上爬過來的呀。我真得告訴阿塔摩西加把這園子和院子清理一下。他高興這種工作的。在晚間，我們也可以隨他在這裏玩兒。」於是，他跪到米若諾夫的面前，伸出一隻手來，說道，「剩下的錢在這裏。油漆，兩把刷子，我付了六盧布。如果你要，我也把牠們給還你。你也許用得着的。」

「我可不要那些。」米若諾夫說着，是有一些兒愜愜的。

「哼，我也不要。」木匠說了，就把錢放到地上，坐到米若諾夫旁邊，一直盯着他的眼睛。

「你想些什麼？」



「沒有什麼。」

「想女孩子，呢？」

「不。」

「跟女孩們打交道，得小心一點，」他追究着，拾起一根枯草，又搔着額角，「有本領的就馬上佔了上手，纏纏綿綿的花樣一耍，你們兩個馬上就淹到水裏了。」

「我老不理他，」米若諾夫磨自說着，一面在草上翻來覆去，「那麼，他就會走掉的。」

「我跟你想了許多許多呢，米若諾夫。你知道，你打動了我，刺進了我很深，很深。擾亂了我的心的平安。我來的時候，你正在那裏囁咕些什麼？唸咒麼？」

「哦，沒有什麼：唸點詩。」

「我真奇怪，米若諾夫。」

「我可不要誰來奇怪。」

「可是你真教我奇怪！」這話說得幾乎像一種恐嚇。對於這樣的一個人，還能說什麼好！

「天氣很熱，」米若諾夫無可奈何地冒險了。

「很熱。可是，告訴我，你想的什麼？」

「我可並不高興想。我祇要靜，一切都安靜。」他祇想裝作發怒，但是他感覺得過意不去。「你瞧，」他加了上去，「天是多麼滑，多麼靜，可是，當雲頭——」他沒有說完那句子，因為他覺到雖然他是大聲在說。但那些字眼却有着慘澹的聲調。木匠，同時，也斜眼望了望天空，發言道：

「天，米若諾夫，可是空的。所以就靜。」

「可是太陽和月亮和星又怎麼說呢？也許有着一層我們沒有看到的什麼吧？」

木匠懷疑地搖了搖他的腦袋。「我不相信你信上帝，」他說，「你並不到教堂去。」

米若諾夫想說點什麼侮辱的話，但是却祇能納納地道：

「我父親就不信上帝。」

「像那種人多的。」

「他說所有的思想和觀念祇好在一一切的上面罩上一道黑影子。」

「你別說啦！他說那話嗎？」

「是的。現在，我自己也看得到：思想，正像許多蟲子。你把牠們從地裏挖了出來，牠們可就蠕蠕着，蠕蠕着——」

木匠正在拔着草柄，留神地聽着。

「想想罷，」他又說，「在你裏面，實在是有兩個靈魂的：一個是聰明的，別一個却是什麼也攪不清的。我不要想。靈魂是厭惡思想的。」

「那你就錯了，米若諾夫。」

「可是有什麼要去知道的呢？他想着他也許可以把木匠嚇住，甚至於激惱他，不管好壞把他趕走。「我們有什麼不知道的？人生下來，討老婆，生兒子，死掉。多的是火燒，盜竊，謀殺。馬戲班。教堂裏的行列。誰的老婆跑掉。酒醉東的吵鬧。酸白菜，醃胡瓜。賭博。我的天，這一切對於我算什麼！」

「唔，」木匠問道，「那麼你要什麼呢？」

「靜。」

「那你就應該生就一個兒子。真看你不透呢，米若諾夫。」

「我可並沒有請你來把我看透呀。」這可算得侮辱麼？他疑惑着，偷偷地望了木匠一眼。而木匠，却祇是在靜靜地用手作着手勢，瞧着樹上掉下的黑影。米若諾夫嘆了一口氣，把手向着月光伸去。他們兩個就這麼坐了好一會，把手伸着，好像瞎眼的乞丐。首先打破沈寂的還是那木匠：

「不的，米若諾夫，無論你說什麼，都嚇不了我。說可不成，至於你那藍房子，哼，那祇教我發笑。」

「滾你的蛋！去碰東去！幹嗎要你纏着我？」

可是加里斯特拉祇是微笑了，搖搖頭，把眼睛眯了幾眯：

「發脾氣嗎，呃？」他無限愉快地笑了，把額上的皮帶正了一

正，燃了一隻煙捲，把那青煙緩緩地噴到靜寂的空氣裏去。「我明白，米若諾夫，你無聊。你的青春是應當負責的。你還沒有習慣這人生呢。你得享樂享樂。女孩們當然自有她們的妙處，可是，對於一個嚴肅的男人，她們所能給的可也並不經久。真的，無論在什麼地方，也並沒有很多的享樂的來源。」那說話的獨斷的口吻又引起了米若諾夫的憤懣：從一個無學的工人竟說出這種話來麼！

「一切都得改變過！」他又說了。

「你指在政治上麼？」米若諾夫問。

「不。我對政治可沒有興趣。我的目的是從我的靈魂裏創造出種作品，一種完全的，和任什麼別的全不相同的事物，就是那數人們喘不過氣來的。」

「幹嗎不去咬總督的耳朵？」米若諾夫提議道。

「你說什麼？」木匠問着，雲着他的眼睛。

「咬總督去。在教堂裡，做禮拜的時候。那麼，誰都會喘不過氣來的。」

「別發脾氣。」加里斯特拉說着，用手拍着膝頭。「我敢說，你是一個有趣的小子。有點兒胡里胡塗，可是有趣。世界上每個人都無聊：都想做點兒什麼來教自己和別人驚奇，可是麻煩的是沒有機會。並且，人們也不知道怎樣動手的。現在，我勸你別想那種事了罷。你的頭腦有點兒不大清楚。況且，你是並不知道怎樣解釋你自己的。睡覺去罷，睡覺的人，就不需要了。」

把煙頭子往那軟土上面一戳，他就跳了起來，別也不告就向着籬笆祇顧走去，一面用一種譏嘲的聲調反複道，「睡覺的人，就不需要了。」

聽着當加里斯特拉爬過的時候那籬笆的軋響，米若諾夫就不住地想道：「他不會再來了——他懶了。那真是我的一個靈感，教他去咬總督去。」

他給自己描畫了總督老爺的碩大的禿頭和招風耳如何在教堂的藍色香煙繚繞裏浮現了出來；而那木匠，則偷偷地蹣跚上前，一口咬定了那隻血紅的耳朵。會衆都驚愕起立。大喘不止。燭光搖曳着，那不敬的木匠就給抓住了，拖了出去，給了一大頓鞭子——

米若諾夫不禁迸出了一聲大笑，可是聽見籬邊又有聲音，就突然把笑聲停止了。那大概是加里斯特拉，躲在那邊鬼鬼祟祟的。他站了起來，裝作要咳嗽，就一次也不回頭地溜進屋子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走到街上，首先發現的就是頂窗旁邊的怪物已經加上了一件笨重的藍色大衣，可是陰影却是那麼濃暗，使得窗戶顯得非常笨重。把屋子正面弄糟了的那些焦油黑點也都涵蓋起來了

：可是那加上的新漆却同樣破壞了屋子的觀瞻。

「那麼，他竟是頗有信義了！」米若諾夫想着，並且說與這些是怎麼弄上去的。那一定很費了些力。搖了搖頭，他就進去午餐。

可是，他還沒有坐穩，前門又砰砰地響了，是馬夫阿塔門，肩上海晃着一把鐮刀和一把鏟子，重滯地滾進院裏來了。他停在廊裏，把工具放下，給自己畫了十字，於是在手裏吐了唾沫，再拾起鐮刀來，輕便無比地輪轉着，好像那不過是一條鞭子。他下到院裏去，就開始割起野草和荆棘了。米若諾夫急忙站起，躲在窗戶後面，偷望着。

「哼，他們好像以為這地方倒是他們的呢！」他暗想着。他可以滑白地辨出那馬夫的凶惡的牙齒在他那三角形的口裏發閃，那狗熊眼睛，在那突出的額下，幾乎看不出來；那大鼻子，就好像給那支離散漫的鬍子完全埋沒了。這總像不成樣子吧。亞塔門實際上簡直就像沒有臉面。他鑽進着，好像是在一所不可見然而不能通過的密林裏面，披斬着他的前進的路。

「原來如此。」米若諾夫想了，「加里斯特拉利用了這阿塔門來使得人們喘不過氣來的——」

阿塔門不久就把所有的長草全都斬掉。他歇在院子的一角，擊槍似地握住他的鐮刀，望着天空，又對自己畫起十字來了。米若諾夫給他拿來了一杯燒酒，一片肉，和一塊麪包，並且謝謝了他。

「謝謝，」馬夫幾乎教人聽也聽不見地照樣哼了，頭一仰，就吧唧酒灌進他那不成形的口裏，又把半塊麪包和肉也栽了進去，還以拳頭以下的，撥撥把把把口裏吞了，那個把吞了下去，就坐下來。

「現在，要斬後園了，」他莽撞地說。

「你要多少工錢？」

「要什麼工錢。我幹着好玩兒的。」說着，他就揚長去了。

一點鐘以後，米若諾夫望望那後園，看見所有的草已經斬掉。阿塔門正靠在蘋果樹下，用手撫着樹根。馬夫一見米若諾夫，就大叫起來：

「喂，嚇，你！」

米若諾夫向着他走了出去，但是，還隔着一老遠，當他聽見阿塔門的粗暴的聲音的時候，就不禁吃驚地止步了。

「您可真是一個好地主！您瞧這些地衣！還有這麼許多毛虫！樹幹子得噴點殺虫藥呀。樹根邊上的樹也得挖掉呀，牠們要肥料呢，您真好傢伙，您！」

當米若諾夫走近的時候，馬夫忽然伸出一隻手來，那上面糊滿了許多死虫的黏液。米若諾夫惡心地打了一個寒戰，倒退開了。

「您怕什麼？怕我？怎麼，我是您的朋友呀，加里斯特拉教我過來的。你抖些什麼！你真奇怪，你和你們這種種——」

他說得很大聲，他那說話，因為他的咬字不清，更是使人不快了。那種纏不清楚的發音和一個三歲的小孩沒有什麼兩樣的。

「我會跟你弄好的，」他接着說，「我高興作工。」他把手在靴子上擦了一擦，哼着，一面彎下身去。米若諾夫惱惱地望着他，不知道說什麼的好，就畏怯地問道：

「木匠呢？」

「哦，加里斯特拉？別纏他。他瘋了，那老混蛋，因為你不讓牠們修房子。」把口張得儘開，馬夫嘆息了三次。那聲音，就

好像冬天的風在烟窗裏面呻吟，使得米若諾夫祇想把腦袋烏龜一樣地縮到肩膀裏面去。

「你比他還壯。」他說。

「那當然。我以前是在馬戲班裏的。我跟人角力。那些懶狗們把我底手指打斷了，不然，我會把他們一個個擄倒。他們是用絞鎖打倒我的，不是用力。」他轉過身去，把鏟子擄到那硬土裏去，好像那土地不過是牛油，就這麼把那蘋果樹根旁邊的黑色的草泥，全都翻過來了。

「這兒，誰都怕我，因為我這麼壯。可是我倒是一個愛靜的，對誰都好。我愛跟人講話。當然，我這聲音先就把他嚇跑了。……去年，我的車子壓倒了一個人——唔，他的腿。我給抓進去。開審的時候，法官對我咆哮道：『別那麼壞！』可是我怎麼也辦不到。當他明白了我，他也就放了我了。」

「你結過婚麼？」

「好天爺！有什麼女人會使得來嫁我？瞧我底嘴唇。」米若諾夫知道城裏人都是以敵意和輕蔑來看一切農夫的，從最早的兒時起，在父母底庭訓裏就已經種下這種態度了。可是對於阿塔門，他祇覺得畏懼和驚奇，和一種迷胡的希望。要是他和這農夫交了朋友，這麼，那木匠——

「在工作嗎，他？」木匠底聲音在上面應聲而響了。他正坐在一根籬笆柱子上，抽着煙捲，兩腳垂擱着，頭上繞着一團青烟。

「該吊死的！」米若諾夫自己喃喃着，「他又來把我纏死麼？」

「瞧這裏，克林科夫，」他禁不住叫了，全身挺直了起來，「

你還要怎麼樣！我可不在乎——」可是他不能清楚地說了。有什麼扼住了他的喉嚨。

「你不在乎什麼——」木匠問道。

「你最好住了罷！我要去告狀的。」

「告我？爲什麼呀？」

那木匠的泰然不動的態度使得米若諾夫激怒，他頓着足，一面銳叫道：

「我不在乎你來挖我底地，砍我底草！」

身軀如鳥，加里斯特拉從柱子上滑下來了抓住了米若諾夫的肩膀；輕輕地搖了一搖，就用一種動人的調子說道：

「放明白點罷，你可聽見？你瘋啦！唔，別人什麼不要，白白給你做工。你該感謝別人的呀。」

米若諾夫慄慄了他那暴躁的發怒。他感覺得他是被那木匠的手把他安置到他那地方的。馬夫，站在一旁，口張得比平常還大，好像在等着再出別的事情。

「我知道了，」米若諾夫喃喃着。

「你知道，可是你還壞呀！」

「自然，我也很感激的——」

「唔，你應該！」木匠用指頭給了他輕輕的一推，就走過阿塔門那邊去了。

「把那些枝子捆起來，懂嗎？還有那些老早死了的莓子樹，給拔了出去。」

「真的，」米若諾夫想，「他們真是白白地做工呢？」於是，爲了表示感激，他決定請他們吃一餐。半點鐘以後，他們三個就坐

到了餐桌上。鍋子在火爐上煮著，燒酒在瓶裏放亮，桌上的，是一盤一盤的泡菌子和酸白菜。阿塔門喝着燒酒和茶，跟一匹小牛吸着牛奶不相上下，並且狂嚼着他的食物，喉嚨和鼻子一同發出呼略略的巨響。而木匠，却不過用叉子從自己面前的盤子裏又取一點最柔軟的菌子，兩個指尖舉起杯來對着光照上一照，皺着鼻，半閉着眼睛，骨都一下，這才喝下去，每個姿勢都是執行得非常之老練，非常之靈巧的。一個不好惹的傢伙，可是，總算很有趣呢。他真有點神經病麼？也許祇是一個變態地狡猾的傢伙。

「假使我高興，我就給他一點樂趣，」正是他在說話了，把兩個指頭擊着杯子，另外的三個伸了出去。「可是，我得聲明，對這般人，我可是並不怎樣放在心上。他們全是些蠢貨。」

「嗚呼，你這魔鬼！」阿塔門喃喃着，背靠着牆，把他那巨大的胸膈毫無道理地挺了出來。

「咯，我是一個聰明漢子！」加里斯特拉說了下去。「我能幹，我什麼都能幹，因為我懂得怎麼幹。簡單的事情可不引起我的興趣——」

「魔鬼！」

米若諾夫也喝了兩杯燒酒，雖然他並不愛酒，而且馬上感覺得頭腦好像在霧裏游泳一般。他靜靜地聽着那木匠的吹牛，祇感覺得一種討厭的無趣。他尤其深深地惱怒了，當他看阿塔門竟然旁若無人地睡熟了，而且大打其鼾。一會兒，阿塔門醒了，歉然地一怔，同時，加里斯特拉却燃着他那金色的鬍子，就對馬夫開起教訓來了

「現在，滾回去睡。你已經睡滿了，你這駱駝！」

阿塔門就馴服地應聲起立，走了。加里斯特拉表示了想把屋子的其他部分也檢閱一下的願望，於是，主人就跟馬夫同樣順從而敏捷地站了起來，帶路到他那光線充足的臥室裏去。一扇窗子朝着花園開的，另一扇，則朝着街道。加里斯特拉走到牀邊，把那床褥攪弄了一番，咕嚕道：

「軟牀，嗚呼！」於是，把書架上的書籍也瞥了一眼，問道：

「你念這些書？」

「是。」

「全念？」

「是。」

米若諾夫覺得在這些問題裏顯然可以發現一些嘲笑的意思，他好容易才把脾氣抑制下來。其次，是到一間塞滿了許多的花，和他父親所做的各種小擺設的小客廳去。加里斯特拉一動不動地站在中央，靜默了一會兒，就轉向米若諾夫：

「你也得討個老婆了！」

室內的一切似乎都在抗議着這位赤足的客人闖入。連地板都說叫起來了，燈罩子也震盪着，食櫥裏她母親的朋友送給他的大盤子，也打響地響。加里斯特拉對於這週圍的一切不經見的什物都處以坦然的態度，這使米若諾夫憤憤。這傢伙對什麼都不驚異。他既不注意，也不稱讚。

「他嫉妬我，就是這麼一回事，他裝作滿不在乎，這魔鬼！」

當加里斯特拉檢閱那地球儀的時候，酒杯就震動得更利害了。

「這是個球？」他問。

「是。」

「平常。做照地球的。可是幹嗎是銅的？」

「牠唱曲子呢。」

「不會。」加里斯特拉說了。「給我看看牠怎麼唱法。」米若諾夫把櫃子打開，把地球儀安到桌上來，扭動了那機關。有些小齒子已經脫掉，但是：却也剩下不少，還可以大致不差地唱道：

細斯庚，細斯庚！喚。

你打哪兒去來？」

木匠從桌邊退後一步，聽着。

「那細斯庚？」他問。

「是，」米若諾夫回答說。一面想起了過去，不禁悲哀地笑了。加里斯特拉終於止住了他，把一隻手拖住他，另一隻的手指却敲着那地球儀上的大陸和海洋。於是，他坐了下來。

「你從哪兒弄來的？」他若有所思地問道：

「我父親做的。」

「幹嗎要唱細斯庚呢？」

「那是一個催眠曲。我那時還是個小孩呢。」

「我懂了，」那一個回答，於是把鬍鬚尖子塞進口裏去，出神地咀嚼着。終於，他好像吹滅一隻蠟燭似地，把鬍子給吹出來，拍了拍那北冰洋，就古怪地發笑了。

「很有趣。雖然我得聲明那細斯庚到底是不合式的。地球儀是一種教育工具，忽然又唱起那種曲子來了——你可懂，你父親聰明麼？」

「聰明的。並且很快樂。」

「呀！怪物——」他又檢查了一回那地球儀，還用他那油污的手指去戳。「這很簡單，可是也頗有心計。一點水，幾塊泥，却給我們說牠是懸空在空間的。奇怪。還說有千千萬萬人活在那球上，呢？你相信麼，你憐憫的孤兒？」

「爲什麼不？我就是活在這上面：你也是。」他疲倦地回答。

「唔，」加里斯特拉說，站起來，把手伸出去，「多謝。晚安。」在出去的中途，他停在廚房裏，一手抓住他的鬍子，猙惡地說道：「這玩意兒總共不比你的頭大，可是——很了不起。但是，我得聲明，細斯庚總是不合式的。你父親弄這玩意不過要別人喘氣，懂嗎？跟在教堂裏吹口哨同樣。照理，該是「和散拉」，或者什麼聖歌，再不然，一隻軍隊進行曲。咚，咚，咚——像這樣的。」那聲呼着一曲軍歌，他就走掉了。

「魔鬼去！」米若諾夫不祇這麼想，竟是說出聲來了。當他拿起地球儀預備還原到櫃子裏去的時候，他發現北美洲的一部分已經裂了，並且已經重了下來，變成了南美洲的一部分。就是那笨蛋加里斯特拉幹的！他於是把一個指尖浸濕，修補了那破損，再把球儀轉了來，想再聽聽那曲子。加里斯特拉對於曲子的批評到底有理麼？可是有什麼會更合式呢？所有別的曲子也全是一樣不合式的：

在一條鐘頭道上

朋友伊凡搖擺，

他是醉得不成樣——

還有他父親愛唱的老調：

七個兒，七個兒，

七個兒，怎麼得了！

還有什麼別的呢？

我想告訴你，告訴你，告訴你。

啊，那一塊北獎洲又掉下來了。那一條藍紙像一塊削皮卷起來，是多難看啊。

「我明天用膠水把他黏起來。怎麼，我真奇怪，為什麼他說應該唱『和散啦』呢？他真是不信上帝的麼？比我還凶？」

他把手支在桌上，前額幾乎碰倒了那地球儀。遲緩的，遊移的，不熟識的思想的潮湧向他包圍過來，使他完全屈服了。

窗上的頑童在那藍屋的牆上投了泥巴，用白粉畫了許多畫，並且祇要有空地就塗下了不敬的評論來。在大門最上一格，有什麼人——顯然是一個成人——用鉛筆寫了這樣的話：

「此屋顛倒。一傻瓜，住於此。」

當米若諾夫初見這話，他本覺得受了慘痛的侮辱，可是，當他發現連那標點也用得不高明，顯見那作者是不懂文法的，也就大大地釋懷了。像你自己去罷！

無疑地，整個街道都已經用了全無錯誤的強度來對這藍屋子表示敵意了，但是米若諾夫並不感覺憤怒。他是太深地專心於另外的

更嚴重的事了，那木匠和馬夫已經死死地纏上了他，簡直無法擺脫。他們好像兩個影子，阿塔門幾乎每天下午必到，來掃院子，斬樹木，在後園裏工作，咆哮，而木匠，則儼然好像一家之主，獨斷獨行地來執行各種改革，甚至於關於家務也對帕夫格夫娜提起議來。那老婦人默默地聽着他底話，可是當他一走之後，就立刻畫十字了。米若諾夫時常留意到這種表演，而且，祇是笑笑那婦人的單純。他對於加里斯特拉的憎惡變得更加激烈了。這傢伙實在不免破壞了他的天藍生活的夢，在他的面前立起了一重了悟的籬障，而把他，米若諾夫，扔到黑霧裏去了。一天，他聚集了所有的勇氣，對加里斯特拉說道：

「這全是絕頂的胡塗。」

「你單試試你不胡塗還能活！」加里斯特拉回了過去。米若諾夫開始以幾乎是懼怕的感覺來看這闖入者了。他那敏捷是有點反常的。他記得那一天加里斯特拉從花園籬牆上下跳的時候，是輕得像一隻鳥。一種非常事情的預感鑽進了米若諾夫的心裏，壓迫着他。他記起那一天，加里斯特拉會使地板發叫：酒杯微響。為什麼每一回走進來總有這同樣的事情發生呢？米若諾夫是不相信巫術的，但是他聽過和讀過世上也真有一些懷着神秘力量的人物，並且總攔不脫那種確信，覺得木進下一次來的時候一定會更恐怖地表現出他的才能來的。

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發生了。在星期晚上，加里斯特拉帶了一個年青女子匠來。她頗富壯，有着很肥的腿。她穿着一件綠紅的絲罩衫。她的漂亮的牙齒每當她張開她那小口的時候，就閃爍起來。她的左手一個手指上閃着一隻嵌着紅石的戒指。她的眼睛，由

米若諾夫看來，也在反映着那紅石的顏色，就像一匹白老鼠的。

「她叫作塞拉菲娜，」加里斯特拉脫着，就把女人推向了米若諾夫。「一個漂亮的女孩呢。」

她笑了笑。有一種奇怪的不舒服的氣味從她身上發出來。當她坐下的時候，她那緊緊纏着她的肥大屁股的白裙就扯了上來，露出一雙圓腿。她把她的鞋在地板上不安地亂動着，並且頓着腳跟。她的黑髮光滑地向後梳去，整齊地吊在頸後。在髮上，她插了一大把黃梳，這使她活像一隻母雞。

「熱得多可怕！」她叫着，用她的手巾扇那赤紅的臉面。

木匠穿的是一套灰色的帆布衣，綉花的藍襯衫，腳下是一雙光亮的靴子，他的褲腳就繫在那長統裏面。他的鬍子和金髮似乎經過了澈底的清理，跳躍着好像火焰舌頭。他的乾枯的，鬍子樣的臉比平日更其莊嚴，更其焦急；他的綠眼睛毒惡地閃着光，好像是看清了和明白一切的事情。

「她不是那種三心二意的，」他解釋道，「她也懂得理家的。」

你自己也看得見，她骨頭上有很多肉。」

「您瞧着可喜歡？」女人問道，一面把茶倒到杯子裏——「壯嗎？」

米若諾夫坐在她底對面，靠在桌上。他底眼睛睜着，嘴唇顫動着。他真想把舌頭伸出來打濕他底嘴唇，當他看見那女人吃着果醬，也在那麼做着的時候。可是，他却硬逼出一個微笑來了，好讓那女人看看他那醜陋和不勻的牙齒。她底嘴唇又紅又厚。他瞧着他吸吮那桃核，一直把牠們吸成白色。那種嘴唇是會把一個人底血全都吸了出來的，木匠所說的「她骨頭上有很多肉」和她所問的「壯嗎？」

！」使他底臉都紅了。他想到狗子，並且故意地把匙子敲着茶杯，把茶漏到禱上，全不客氣地跳了起來，他忽忽地逃到了廊簷下面。外面，是下着細雨；溫暖的地面很快地把雨水吸進去了，樹葉却祇是發着閃光。天上，瓦鴿色的雲正使難耐的熱氣更增濃密。

「他要去討那麼個女人呢，」米若諾夫想着，在他底一隻伸出的手掌裏，有幾點雨打了下來。那女人底汗氣還留在他底鼻孔裏。他雖是充滿了憎厭，但是也起了另外一種感覺，却並不是完全不愉快的。

不一會，木匠也出現在走廊裏了。

「你把自己燒起來了嗎？」他問道。

「你聽我說，」他急促地，低沈地開始道，「我不要討老婆，我勸你把這計劃放棄的好。」他記起了他母親底話，現在就高興地複述了出來：「我今做得出怎樣的一種丈夫？哪，你自己也說過這話的。把她帶走。我可以給他二十五盧布，你也可以拿五十去。假使你高興要。我不是說着玩兒的。」

他底膝頭抖了，他幾乎要在加里斯特拉面前跪了下來，但那木匠，却祇是站在那裏毫不容情地微笑着，捻着他那鬍子尖子：

「你真瘋啦，米若諾夫，我底孩子。真的，你得討個老婆才行呀！你把自己埋在你那些書裏，你把你一生夢過去了。你有一股血衝到了腦門裏。你底臉真變成青黑的了。你底嘴唇在戰。爲什麼呢？我來告訴你爲什麼罷。你到了應該依着法律和風俗來過活的時候了。我來供給一個老婆，你和她就來供給孩子。」

「我不能。我不要——」

「當然你能。你得停止你那些祇想教人吃驚的勾當了，那不是



你底路子。別人祇會把你當鑊子玩的。」木匠抓住他底膀子，把他舉了起來，抖去了他身上的雨點，又說了：「我知道人們底天性的。他們當你底面裝作他們驚服你，裝作對你有興趣，可是，就在這時候，他會搶劫你，欺騙你的。這種事隨時都有，我告訴你。」

米若諾夫緊閉着眼睛，在幻覺裏他好像看見了街上的頑童們正在用泥亂塗那天藍色的屋子。他們就是他底孩子，全都是。他底老婆，就是這個「漂亮女孩」，却坐在窗前，啃着蘋果，嚼着餅。

現在，他坐在塞拉非娜底對面了，他覺得那女人愈是變得胖了起來，她底胸部起伏着，使得她底單衫底粗絲綉地響；她底小圓嘴疲倦地大張着。她那香腸似的指頭緊握着一條麻紗的手巾，不斷地在額上揩汗。她底紅眼睛溶在微笑裏了。米若諾夫想道，她底汗水一定比糖漿還濃，還膩，無論是蚊子或者蒼蠅，都不能有勇氣去攻擊她那橡皮似的皮膚的。同時，木匠却將核桃汁倒到他底茶裏，把那濃黑的飲料灌了下去。他無恥地，大言不慚地宣言道：

「我頂高興做媒。我喜歡喧鬧，興奮。我喜歡排隊。我高興看別人興高彩烈。看見年青人掉在愛情裏，是頂好玩兒的。」他一點笑意底影子都沒有地這麼說着。偷偷地望了過去，米若諾夫發現他底臉面正在瘋變着。那種時候，看上去真是可怕的。幸而那木匠今天還沒有把那皮帶纏在他底腦袋上。

「你得學學享受生活呀，米若諾夫。隨便一點，你知道。也學學犯罪，那裏面不會有什麼大害處的。難道你還對誰負責嗎？誰是你底主人，你說？」

「我不知道，」那問題是有着可怕的意思的。  
「略。你知道嗎？要不是當着這女孩，我馬上可以告訴你誰該

做你底主人。可是她知道我底意思。小混蛋，你可知道，芬嘉！」  
「我什麼都不知道，」那「漂亮女孩」說了，很想撒嬌撒狗蹄的。米若諾夫覺着有什麼在攔他底脚，一會兒，兩隻脚全過來了，把他底一隻團團圍住。他把脚恨命抽開，跳了起來，大叫道：

「你幹什麼？」

女人把臉漲得通紅，加里斯特拉從旁把米若諾夫撿了一把，大笑起來：

「她知道的！小混蛋，她知道的！」

祇是到後來米若諾夫才記起了是發生過怎樣的事情。木匠大笑之後就離開了房間，而女人就走到米若諾夫面前，微笑道：

「你這不老實的，你幹嗎當着我叔父把我差得那麼樣？」她在她底身邊坐了下來，問他喜不喜歡雞雜湯，但米若諾夫却回答說，在巴黎，雞雜祇好扔給狗子；在那神奇的城裏，像泡蘋果那種醜東西，人們是看也不看的。那裏底居民都是高尚的人，他們做夢也決不會硬要闖到別人底家裏來。突然，一種意想不到的力使他跪下來了，把他弄得昏迷而且熱燥，女人已經不看了，進來的却是木匠，把跑抓着一種現得無限遙遠的聲調問着：

「你這笨蛋！你幹嗎把那女孩那麼亂推亂撞的，你怎麼敢？他是我底姪女，還不是你底老婆呀。還有這些個破盤子？你怎麼樣啦？」

米若諾夫不知所措地聽着。雖然加里斯特拉確是站在他底旁邊，但是那聲音却好像從地板底下傳來的一樣。一片片的碎片在他底脚下支離着；房裏底一切都顛倒。

「你喝不起酒，我知道。別喝囉罷。」加里斯特拉遞給他一杯

，好像綠色的水，而他却祇是盯着那人底眼睛……

第二天清早醒來，他想着那「漂亮女孩」不過是一場夢罷了。事實上，他是夢見了一隻狐，一隻龐大的動物，在星星裏跑着，舐着牠們。這帶來了一種強人的黑暗，吞沒了整個大地。在遠遠地平線上，還有一長條光線閃着，然而，就是在那裏，星星也給那丁香色的祭士波里斯掃了去，他手裏正搖着一口香爐，上面寫的銘文是：「單人房間。招租。」

這夢使他害怕起來。一醒之後，他就往廚房裏跑，想去喝點水，然而，中途却一腳踩上了一堆黏膩膩的什麼。他渴極了，回到床上，再也不能入睡，於是又坐起來，却聽見他所踩的原來是一堆爛桃醬，一隻腳上滿滿地給塗上了，並且還沾污了被單。他望望地板，悲哀地證實了昨晚底事實並不是夢。

「明天，」他嘆了一口氣，自語着，「我就把房子和我底一切都賣掉，到巴黎去，租一間房，單人的。我得學着說法文。」他拿下了他底文法，信手翻開，唸了這麼一個問題：

「Que Savez vous Sur Bernardin de St. Pierre?」在書頁

中間，夾着一隻壓扁了的蝴蝶，這又使他立刻沉到悲哀的冥想裏了。他疑問着，當他到了巴黎，假如別人要對他問起聖，伯拉爾丹呢？他對於那聖人是什麼不知道的……於是，把書闔下，塞到枕頭底下去，因為那忽然想起的有趣的觀念而大笑起來了，祇知道那些絕對必要的字，別的什麼都不知道，那該是多麼不可思議地便利，而且愉快！這就給了一種特權，不去理解別人，也不必去想他們所說的一切了，這就正是保障一種和平的和安靜的生活的方法。是的，「他想着，一面瞧着那鐘擺，看牠無論怎樣也無法把那掛在牆

上的兩束藍花彼此割開。可是賣房子爲什麼還等呢？爲什麼不馬上就賣？當然，像木匠那種人是決然不許進巴黎底城門的。

老帕夫洛夫無聲地走進來，但是他還是儘着在笑，並且就在她身邊，從這個房到那個房踱來踱去，把傢具作了一個粗略的估價。七百盧布，大概——也許是四百？不，那不對。於是，高聲地改正着自己，「一千一百，」他終於說了，那比說「十一百」有趣得多！千比百多一個零；那就是一種安慰，「零，零，」他喃喃着，但帕夫洛夫却追了過來，嚴肅地命令他去喝茶去。他到底也喝了一杯。茶味是苦的；他決定出外，到河外的田裏去，在那沙上的榆樹林裏去躺他一個整天，回來就到旅館去睡覺。「看你還找得到我，你白痴！」他咆哮着。可是，他畢竟改變主張了，却拿起釣竿，走下河去。出了大門，他抬頭望了望若沙諾夫家底窗戶，看見麗莎正在抹着窗上的玻璃。他走上前去，急急忙忙地說道：「我就是要跟您談談巴黎。今晚到墳場裏來會我。」

麗莎一言不回，向後轉了，但這並不使他不安；他深信那女孩會來的。

那一天，他沒有釣魚，祇是躺在河岸上看天，那沒有引起煩惱，也不引起冥想。他時時睡着了，就這麼地過了一天，直到太陽又照著在薄暮裏擁腫起來，赤紅起來，剛剛落在那瘋人院底主屋底頂上。

回家來，吃了晚飯，換上了星期日底服裝，他就開始想了：「木匠會來問我到哪裏去的。我最好到後園裏去。」可是，一到走廊，他却停止了，就坐在台階上。到花園去，加里斯特拉是會瞧見的。「我是機靈的。聰敏的；所以我不愛思想。」在那清清爽爽的

花園裏，他可以看見割剩的牛糞底椅子，微微突出，好像一些笛子。他甚至在那堆子裏看見一隻田鼠。夜晚是溫暖而且潮潤的。米若諾夫可以想像出，那些笛子正在溫柔地吹着一曲熟識的搖籃歌，溫柔得連老鼠也並不驚走。在他底眼前，湧出了一個穿着淺藍衣服的纖細少女底影像，他簡直可以聽出她底聲音。那是異樣愉快的，雖然他捉不住那話語底意義，但這也沒有兩樣：事實上，這樣就更愉快了。他一定把房子賣給這少女底父親，那父親當然也是會讓他結婚。那麼，他就帶她到巴黎去，去住在那單人房裏。……

他在那裏坐了很久，直到街上起了洶湧的鬧聲，這才清醒過來。顯然，那是在追着一個什麼人。一個聲音凶猛地撕破了夜晚底沉寂，叫喊道：

「跑回來，抓住他！」

米若諾夫跳了起來：高房底鐘正打着八點了，「是時候了！」他說着，「是時候了！」他跨過大門，搖着手杖在街上走過去，一直向着那貧瘠的山崗，而不久，墳場底磚做的四方圍牆就升到他的眼前來了。他還可以分辨出那教堂頂上的黃銅十字架，墳場是新立的，還沒有幾座墳。地上，松柏和瘦小的赤楊在那貧瘠的土壤裏爭着生存，還沒有充分地得到死屍的肥氣。草是灰的，伸展着直到天際。米若諾夫緩步着在那佈滿了搬運松針的鱗鱗的石路上。他看準了一個，一棍打去，却不會命中。

「很好，」他微笑着說，「活下去罷，如果你要活。」

從圍牆望出去，他可以看見麗莎會走來的那條路。路外方，房屋和花園一直連到河邊。河，彎曲着如同一條鉛蛇；有的地方可以望見，有的却給樹木和房屋遮蔽了。米若諾夫向着那些渺小的，

玩偶似的人們遙遠地搖了手杖。

「你們照樣住着吧，所有你們，我却要到巴黎去了！我把你們全討厭得要命！」

在河底遠岸，工廠煙肉吐出了如雲的烟，使地平線上仍然映着紅霞的晚空變成了昏暗。一朵黑雲，伸出了一條尾巴，威嚇着天空底其餘的部分。

「無聊！」他回憶了木匠底話語。

正在這時，他就看見木匠走來了，一手捻着鬍鬚，另一隻却揮在圍裙裏面。他正在路上踱着方步。好像要把地面踏塌似的。米若諾夫底心沈下去了，他想到：「他在偵查我呢。剛想到他。他就來了！」加里斯特拉前進了幾步，於是矯捷地轉到田邊，望着兩株年老的松樹，好像是給他的驢子拉了過來的。

「你不要騙我，」米若諾夫說着，就在牆後蹲了下來，望着木匠，他真是害怕的，覺得比那溫暖的磚牆還低，兩手伸開，好像給釘了十字架一樣。他把拳頭藏到牆頂的洞裏，拇指向着木匠底那一方蠕動着，喃喃道：「你不要騙我……」但是木匠却已經回到了路上，在作着奇怪的手勢，也許他也數着他底指頭，他正對着街道站着，那正是麗莎要出現的那條街道。會發生什麼事，無疑地是什麼可怕的事。米若諾夫簡直要叫了。

「他會躲在什麼地方，再來吊我們底線的，」米若諾夫想。到現在，他才明白他已經無法迴避這加里斯特拉了。他會毫不留情地追着他，迫他去討那「漂亮女孩。」他會變成他底奴隸，正和阿塔門那樣。他把額頭緊緊地觸在磚牆上面，忽然記起了那木匠底問誰是你底主人？」他還記得他說這話的時候的可咒詛的笑聲。「誰

然他已經自認爲米若諾夫的主人。米若諾夫這才明白了那女人用她那不寧靜的脾氣從他的意識裏趕跑的那觀念的重要性，當真誰是我的主人？他戰慄了。「他知道我沒有誰來保護我，他知道的。」

「……」

在下面，加里斯特拉躲藏的地方附近，他可以看見濃密的烟雲，密到幾乎好像可以在那上面行走。「我喜歡喧鬧和奮興。」加里斯特拉那麼說過的。什麼喧鬧？不過是亂嚷亂跳？惡作劇而又愚蠢的，像這鎮上所有人們的生活一樣。那木匠喜歡惡作劇，那是很顯明的。他又記起了所說過的種種別的事情，把牠們一深思起來，就發現了深刻的意義。「你可不能再教別人吃驚了。」教別人吃驚，教別人喘不過氣來，那就是做些出來的事。要規規矩矩，那麼，所能想的就祇有平凡；祇有那樣才能無煩無惱地過生活。顯然地，如果沒有木匠底干預，生活就是不可能的。那狡猾的傢伙已經發現，如果一個人自由生活，沒有主人，那就一定要拿來變成他底奴隸。

「哈，他們都呼籲上帝，可是，作主的，把人當狗子樣地使喚的，却是這木匠呢。」

這種種回想了並不受歡迎的，米若諾夫相信牠們全是被那加里斯特拉底邪惡勢力放進他底腦裏來的。因爲在他未曾認識木匠之前，他就從來不會這麼想過。

灰色的雲堆在墳場上空懶惰地徜徉着，把天上蓋滿了污穢的灰點，這使他記起了過去的日子，他母親把酒瘋一發，就拿着一塊藍綉的抹布，滿屋跑，抹着窗子，櫃子，和鏡子。

最後的陽光隱到沙邱背後去了，空氣裏面也有了潮濕。米若諾夫終於站了起來，朝路上望了一望，但是那路好像已經給大地吞沒

了去。疾疾地走着，雖然經過石路的時候他極力避免着不要發出大聲，他這樣回到家來了。當他走近大門的時候，他發現在若沙諾夫底屋裏還有燈亮。他跑到一個窗前，用手杖輕輕地敲了幾敲。克勞狄亞底臉現了出來，而米若諾夫就全無忸怩地請託了她警告她底朋友，要提防那木匠。

「什麼？」那女子以害怕的低語問着。

「他在吊膀。」

克勞狄亞把窗關了。米若諾夫好像聽見窗後有了一聲驚叫，接着是一陣笑聲。他迴圍端詳了一會，就走過街頭，進了自己底院子。一團又黑又小的東西從台階上站了起來。他倒退了一步。

「是誰？」他問。

「我呢，」帕夫洛夫夫回答說。「木匠來找過你好幾回的。」

「我不在家！」他說了，於是又自語道，「我再也不會在家了！」他到自己底房裏，燈也不燃，就脫衣上牀去。他不能入睡。蚊子麻煩着他。他底心低沈着，因爲他覺得木匠就在跟前，也許就在圍裏，躲在外面的窗下，一面捻着鬍子，一面打着算着明天給他帶來什麼新的苦楚，他把被蓋掀了過去，挺直地坐起來，赤腳登在地板上面，靜聽着，什麼聲音也沒有，祇有一些小雨在屋頂輕輕地滴答。熱氣是壓人的。一隻迷途的蚊子在喘。他把枕拿了起來，放在膝上，就這麼坐着等。

「我得打死那蚊子！」他疲倦地轉來轉去，終於睡着了，還是把枕頭抓在手裏。一驚醒來之後，他又坐了起來，仍然靜聽着。黎明底灰幕漸漸地侵入房裏，通過窗台上的花葉，爬了進來。他底腦裏轉着許許多多的回憶，但是他却坐在那裏等着，入神了，沈沈着

，一動不動。太陽起來了，潮濕的窗上給塗上了一些水珠。米若諾夫一陣目眩，就滾了過去，入了深眠。但他却覺得祇是一會兒以後就又給門邊來的一種奇特的銳叫驚醒過來了。

一個黃服的人銳叫着跑進房來。他坐在牀邊，拿起米若諾夫底手，又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黑錶來。望了望錶，他就老朋友似地用他那極尖的高音問道：

「喂，您覺得怎樣？」

「什麼事在這裏您覺得？」米若諾夫暴戾地回答了。

「您哪兒痛？」

「哪兒痛呀？」米若諾夫用一種尖刻的嘲笑聲調同樣地問了。

「您睡得怎樣？」

「我睡得睡倒。」米若諾夫味地一聲大笑了，對於自己底敏捷的機智頗為高興。他感覺得充滿了一種不常有的精力，而且非常歡喜。他實在是高興這個茁壯的小漢子的，雖然他發出一種鞋油底臭味。他就像那給打倒了又會站起來的有趣的玩具。他底臉腫脹着，看來像是橡皮做的。他底臉面帶着藍色，眼睛發出奇怪的黃光，亂閃着好像陰濕的晚上底暗淡的星星。米若諾夫向着窗戶瞥了一眼：一朵藍色的雲沿着天脊迅速地遊過。那小漢子用手掌揉了揉他底藍色的下巴，一面問道：「你不認得我麼？我就是助理醫生伊沙科夫呀。」

有點驚了，米若諾夫就問到了什麼時候。

「十二點半。」

「我餓了。」

「那很好，」那一個處着，把錶放置了口袋。房裏充滿了陽光

，說出來的話就好像變成了紅色的泡沫，到處漂浮。米若諾夫沈思了。

「要是時時都像那樣啊！」

「什麼？」

「一切。」

在他底深心他感覺了一種幸福，這把他從地上舉了起來，赤着腳，除了貼身的小衫什麼也不穿上他就跑到廚房去洗臉，但是在門口却停住了。他瞧見了那皮帶束着的一團金黃的頭髮。加里斯特拉伏在桌上，正用鉛筆在一本污穢的抄本上寫着什麼。米若諾夫一聲不響地退了回來，到他底牀上坐下，所有他底新獲的精力和幸福全都消散了。

「什麼事？」醫生用他那歌唱的聲音問着，把手指按在病人底太陽穴上。米若諾夫轉到一邊，搖了頭，低低地問道：

「是他帶你來的吧？」

「是。您爲什麼問？」

「他昨晚在哪裏過夜？」

「我怎麼知道？人們平常總在家裏過夜的。」

「他可不是一個平常的人。」

「怎麼講？」

對這問題米若諾夫沒有回答，也沒有回答那助理醫生向他提出的任何別的問題。他坐在牀上搖來搖去，兩手抓着牀沿，咬着嘴唇，絕望地疑慮着他怎麼可以把那木匠擺脫，醫生到廚房去了，他底鞋子一踏之上發出銳叫，而米若諾夫就走向窗台，把花瓶向着街上亂扔起來了。他已經把一隻腳踏上了窗台；但是，正在這時却覺着

被人死死抓住，連腰拖著圓去了。他知道那抓住他的是什麼人，就屈服了在那強力之下，讓自已再給帶回牀上，一言不發地躺在那裏。他把眼睛閉着，聽着那兩入底細語，但是什麼也分辨不出，祇有一些不可理解的單音，連綴起來成爲一些無意義的音羣。那些字音就好像到處飛舞着的陰影。他把眼睛睜開了，因爲聽見了木匠問道：

「你怎麼樣啦，我底孩子？病啦？」

加里斯特拉底眼裏底綠光使米若諾夫記起了一樁會經歷過的什麼事情。那似乎是多年以前，他還是小孩的時候。

「你隨着眼做什麼？你不認識我麼？」

「他是在要我回憶呢，」米若諾夫想着，就出聲說道：「好像我以前見過你的。……是的，就是……」

「給他一劑藥，就是頂對症的藥。」

「他們指的我呢，」米若諾夫想。「他們會給我毒藥的。」他向後一移，坐了起來，把腿子又着，頭靠着牆壁，看着屋角，樓頂，於是，一個寒戰，就把眼睛盯住了牆上底綠色的一塊。在那裏，他看見了那叫作罪人之死的圖畫。那裏就有着一個綠怪在一個角落裏狞笑着。一切對於他都變得水晶似地明白了。就是因爲這原故所以那木匠就糟踏了天藍的屋子，所以他就能在空中浮游；所以他就能愛喧鬧和奮興。「誰是你底主人？」他勝利地問着自己，因爲現在他已經知道：康斯坦丁，米若諾夫並不信仰那平常的上帝，那平常人底上帝……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可是，他底第二步是什麼呢？他感覺了炎熱和恐怖。腿子仍然那麼交叉着，他就滾到一邊去了。

「我要睡，」他說。

「可是吃的了怎樣呢？」助理醫生問。

「我要睡覺啦。」

「唔，那對你也好。」

兩個人走出去了，加里斯特拉還對另一個說道：「簡直像個小孩子。」

他也許可以欺騙那醫生，可是欺騙不了他米若諾夫，因爲他終於打定了主意要怎麼幹了。第一件就是躲開加里斯特拉。經過了幾刻的思想以後，他站了起來，裹在一張被單裏，對鏡自照了。他抱歉他沒有鬍子：那會使他更像從墳墓裏復活的拉撒路的。他被他在鏡子裏所看到的嚇住了：從那深處，有什麼東西在引誘着他。他把身體靠着門，嘶啞地低語道：「我來啦，我馬上來啦，我底主！」他從門口窺見廚房裏是空的。一個茶炊站在桌上，在清白的陽光裏面發閃。小朵的汽雲在那上面飛騰。米若諾夫走到茶炊跟前，扭了那漏管。他覺得他一定要這麼作，但是，當他看見那清亮的汽騰騰的水滴了下來，在淺盤面上化掉的時候，他又害怕了。他定着，靜聽，在外面，在院子裏什麼地方，他聽見了帕夫洛夫和那木匠。

「不！他自己！」

這「他自己」當然是指上帝了：指那平常的上帝。怎麼，加里斯特拉倒已經先知米若諾夫要去和他說的了。

「知道他？」他聽着木匠在那裏說着，並且把一隻恐嚇的拳頭向那老婦人舉去。幾乎脚不沾地，米若諾夫跑到了後廳，爬上了柵欄底梯子，深深地吸着那炎熱而多塵的空氣。他把門隨手帶上，就跪了下來，面對那半圓的窗子。他開始對他底上帝唱了頌歌，又對

自己畫了十字，並且把頭碰着地板。他忘了那辭句，就停了一會，去回想出來。於是，爬了起來，站在窗前，他仰頭向天，高聲說道：「恕我，我錯了……我相信。我祈禱——」

但是，木匠却是比上帝還臨近他的。他已經在花園裏聽見了那讒悔，就焦急地叫了起來：

「看那頂窗呀！」

米若諾夫一衝就回到門邊，把所有能夠到手的可以架成堡壘的一切，全都拖到了門邊：破家具，箱，籠，和木板，他把一切布置安全以後，他就畫了一個十字，喃喃道：「上帝保護我！」同時，木匠也跑上樓了，正在撞着樓門：

「康斯坦丁！喂喂！聽我說，我告訴你——」

「害怕了嗎，你？」米若諾夫叫着，而且笑着，感覺自己已經安全了，尤其當他畫了十字以後。

「康斯坦丁，我是你底朋友呀，難道不是？」

「不是！」米若諾夫叫着，從煙囪裏抓起了一塊脫鬆的磚片，就直向門邊扔去。磚塊碰到一口箱子上面了。那震響的聲音更是加強了他底決心和這木匠抵抗。一會兒以後，堡壘好像給木匠底巫術弄活了般地跳舞起來了：椅子和箱子都在地板上滾成一團。米若諾夫注視着他底敵人底瘋狂的然而無用的努力。然而，在外面的猛攻重擊之下，門終於在絞鍊上擺動起來，到底向內倒了。加里斯特拉底形像嵌在那張口的門框上，把米若諾夫嚇了一跳，但是他，他却還有着充足的神志可以抓起另一塊磚來，逕直地向着木匠底鬍子投去了。他看見加里斯特拉負急地把手在空中亂揮，聽見他哼了一聲，就撲通撲通地向着樓梯倒去。米若諾夫充滿了狂喜，騰空跳了起來

，奔到門邊，站在那裏，祇要能夠上手的就是拿了起來，向着他底吃了敗仗的仇敵底倒臥的形象扔了過去。他笑得發吼，當他聽見那木匠底不清晰的呻吟，一面還在喊着救火隊：

「救命呀！水來！他要自殺呀！」

米若諾夫停了一刻，聽着。在外面的街上，他可以聽見孩子們底叫喊，接着是那若沙諾夫底熟識的低音在說：「就是他把那弄氣的。」

「是的，」米若諾夫叫了起來，「就是他，你知道他是誰？你看見了嗎？哈哈！」他是樂得快樂了。到底，他發現每個人都明白木匠底真相了。他正要跑下樓去，却突然又聽見了木匠底聲音：

「別拉我，阿塔門，你可聽見？」

那麼，是那阿塔門到底也發現了真相，到底擺脫了那魔力麼？可是，同時，那馬夫却已經走上了樓門，正在把戰場上的殘物一一踢開。他張開了他那醜陋的口，照常伸開他那粗大的指頭，朝着米若諾夫走過來，咆哮道：

「亂鬧些什麼的？」

當然，那定是加里斯特拉指使這馬夫來把他當作一匹馬一樣地對付的。

「我不是一匹馬呀，當」阿塔門把膀子伸了過來的時候，米若諾夫說。

「來，」馬夫說着，走得更穩了。「別怕。」加里斯特拉現在也進來了，兩個人就協同着把米若諾夫逼到了個角落裏。米若諾夫拚命地掙扎着要逃脫那木匠，就四脚朝地，向着阿塔門爬去，但是馬夫却抓住了他底肩膀，把他倒提了起來，還賭樣地叫道：「抓住

「哦！」

米若諾夫盲目地打擊着，並且把頭碰到了黑暗的牆上。他底身體好像在黑暗裏融化了。後來，黑暗也漸漸地融化了，他發覺他是躺在一種搖着，浮着的什麼軟東西上的。他底手脚都破損了，感覺得腦殼變成出奇地大，而且重到沒有氣力拾牠起來。那小歌底聲音在他底耳邊響着：

七個兒，七個兒，

七個兒，怎麼得了？

一個淺藍的天在頭上閃着，不清楚的白色的形在柔光裏面浮動，催促着他；現在，其中兩個敏捷地回他彎下身來了，使得他底破損的身體稍稍得到了安適。他們把他搖着，使他覺得他簡直沒有身體，於是把他背了起來，升到了那頭上的藍色的天幕。米若諾夫驚悟了上帝已經聽從了他底祈禱，並且想着是，他底天使正在把他從地上接去。是的，這正是他底上帝，修長的，白衣的，戴着金邊眼鏡，仁慈地點着頭來回答着他底歡呼。他飄了過來，用清涼的微風和香美的鮮花給他撥撫。真是不可思議的呀，這不是那古老的平常的上帝，凡人的上帝，而是那無限的和諧的靜寂之真實的，智慧的創造者。世界現在是靜寂的，而當那天藍的靜寂之創造者重現在他眼前的時候，他覺察到和這位上帝他是可以用巴黎的語言來講話的：

「Je vous remercie Mon Dieu. Je vous remercie que vo

us——」法文他實在說不下去了，於是「轉口就掉了俄文：『起

我，我實在還沒有學會那語言的。那東西很難。我實在覺得難。那另外的上帝，通常的上帝，沒有力量給我解決。我不喜歡他。我是許久就要到您這裏來的，老早許久以前。』

「令人？」天藍的寂靜之創造者從他那金邊眼鏡裏望着他底眼睛，慈愛地問道。

「Toujours——隨時。我不是太遲了麼，我？」

「啊，不，」創造者微笑了。「祇是，人們一般地是一點也不慌忙地到我這裏來的。」米若諾夫覺得在那聲音裏面真有一般讀實的悲哀。

「Oui。」他同意着，感覺得所有他底天藍的思想和話語都要從他底裏面滑了出來。他深怕他會來不及說完他所要說的一切。

「是的，他們全不慌忙。他們討着像塞拉菲娜的那種「漂亮女孩」，媽的——Pardon！我請您原諒！他們狗樣地生活，您知道，不害羞。他們就生孩子，那麼貪饞吃泡麵菜！唔，說到我，我却什麼也不要，那平常的上帝對那般人簡直不管，主持着他們底可憐的生活的，却是那木匠。您知道，第一個發現那木匠到底是誰的就是我。他就是無聊，喧鬧，和奮興的惡魔，就是搗蛋的魔鬼，就是他發明了這所有醉酒，泡麵菜，討老婆，魚餅，賭博，種種我不愛，我不要的物事的。」

一想到木匠，米若諾夫就氣忿得叫了，但是那創造者却一手輕輕地攔住了他，另一隻手翻動着他那法書的頁子，問道：「你時常帶頭痛的麼？」

「頭？La tête？」他還記得那個法國字，於是抬起手來，把頭按了一按。那頭是又滑又冷的，就像一塊大理石一樣。



「據說是掛在空中的呢。」當他按著頭部的時候，他記起了這話；不久，他就開始悲慘地唱了：

細斯庚，細斯庚，  
你打哪兒去來？

「您可加增得不少吧？」當亞力山大，亞力生醫生跟我把這人的故事講完以後，我這樣地問了。

「要是您，當然，還會加增得更多呢。」他微微一笑地回答說。『這故事是給米若諾夫治勝子的一個同事告訴我的。米若諾夫睡過窗，當他一瞧見那到病院裏來看他的木匠的時候。

「前兩天我還再碰過米若諾夫的。他來照顧過我——不過是為了一點輕的支氣管炎。我們彼此還記得。他可不是一個容易給人忘記的人。我看他倒是有點狡猾的傢伙，雖說他對這世界老是拉着長臉。他在摩爾斯加亞開着一片裝釘作……」

康斯坦丁，狄米特里葉維支，米若諾夫瞧着他那茶杯，在杯子底裏發現了一點還沒有化掉的糖。他把糖謹慎地刮到匙子裏面，送到他的口裏，現在是已經團滿了硬糖了，深深地歎了口氣。

「是的，」他說道，「那是一種精神失常的好例案！好罷，我們還是把交易談談吧！」

用他那瘦長的指頭拾起了一根鉛筆，他就開始在一片紙上計算起來了。

「看在您是最可敬的亞力生醫生介紹來的，況且又是我們的同

行，那麼，好罷——我給您計算——皮的和布的——不太多吧？」

「不，完全不。本錢就得這麼多。」

他給我詳盡地解釋着各種行情市價，女顧客們底怪挑剔，捐稅，以及種種別的事情，來給我證明他的無利可圖的公平的服務。說話的時候，他時時用手掌摸着他那頗有幾個瘡子的頭蓋，他的長耳朵突了出來，好像旅行箱的兩個把手。他的大鼻子就藏在他那很有秩序的強韌的鬍鬚裏。他底顎骨奇怪地運動着，他底說話是一種沈悶而沒有色彩的單調好像他是在嚼嚼着或者吮吸着他底每一個字。房間是小而閉塞的，充滿着皮，膠，和機器油的氣味。

「告訴我，」我問道，「您是怎样覺得理性又在回到您底腦裏的呢？」

「您瞧，」他幾乎是勉強地回答說，「真到醫生提醒我的時候我幾乎把那統統就忘掉了。那真不是什麼很有趣的事，並且我自己也是有些慚愧的。別人瘋，都瘋得像樣，甚至於瘋得聰明；比方，他們自以為成了國王，或者畜牲，總而言之，如果不是很偉大，至少也是有趣的。可是我那一回事却是十足的愚蠢，胡塗，瘋人院裏有一個工程師，他自以為是一位象棋騎士，他老是一跳跳到門左，一跳又跳門右，可是總跳不到門裏去，當醫生告訴我我把他認作上帝的時候，我真是很是慘然。一個規矩人呢，那醫生。」

「木匠怎麼樣了呢？」

「哦，他死了。不久——四年以前。我在這兒住了九年。我沒有辦法，因為我的腳都太弱。木匠是灌酒把自己灌死的。我病的時候（那是，十一個月），我還不得不把他送到法庭去。他擅自來攪理我的家業，弄得那麼一副糟，他也是瘋子呢，和那邊的詩人們，

作家們一樣：」

他向着他正在修理的一本書那方面指去。於是，咳嗽着，把手按到喉嚨上去，接着說道：「是的，是的，我有空也讀讀書的。多半在睡覺以前。不，書對我沒有什麼效力。如今，作家們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好寫了。全寫戀愛——好像那就是人們的需要似的！不錯，懂得法文倒很有用：我裝釘過不少法文書。——好罷，那麼，我們就算說妥罷：十三部全皮裝。聖經可要您多出點啦，不過，這書也真不小。——呢，您幹嗎那麼關心那木匠呢？」他問着，微微有點忿忿，又接着像要瞌睡似地說下去了：

「他是一個平常人，合該那樣下場的。他決了心要我討他的姪女，那麼，他就好把什麼都跟我搗糗。他把我的家業當作他自己的，可是，我可以老實說，我是暗地監視着他的，正和對我岳父若沙諾夫一樣。他還欠我岳父不少呢，木料帳。」

當我聽着那討厭的故事的時候，我忍不住起了一種瘋狂的慾望，真想把他再趕回瘋狂去。但是，我到底聽着他把故事結束了：

「麗莎夫大，伊凡諾夫夫生下一個女孩就死了。孩子生下來就死掉了。我又結了婚。是的，謝謝您，我過得幸福，不和。她母親希臘人，可是她倒十分可敬。老實跟您說罷，和第一個在一起倒不怎樣平和的：她花樣真多，而且一動就哭。難纏的性格。又虔敬，虔敬得您想都想不出！如果您不見笑的話，那真是笑話！十字架和

聖像就隨處隨身都是，除了奇蹟，別的不談。她是怕死的。」

他咳嗽了，皺了皺額頭，又教訓式地說了：「好像真有什麼可怕的似的！一個人總要記得哥薩克底俗話：『我在，死就不在；死來，我早走開。』完全對的。並且還可以加上去：『未死之前總不得死。』」

他笑了一個苦笑，露出一排整齊的假齒。

「在我的命名日，麗莎夫大，伊凡諾夫夫送我一副刻着骷髏的戒指。您想像得出嗎？我是呢，人骨頭的。她真是太怪誕了，並且有點瘋。她死了之後，我還得爲着嫁奩的事跟她老子打官司。他確是一個極可尊敬的公民，可是太貪心了。……那麼，我們把這交易結束了吧？——吉訶德先生兩卷。皮裝？價錢可不能再少了。」

「要曉得，我的故事，還可以有用的呢。」

「要算到發票上去嗎？」

「幹嗎不？」他問着，並不是全不驚奇地。「在這世界什麼都得算上的。一個人總得精細：精細的人是被幸運女神賜福的……」

「不行了，」我暗自想着，「無論什麼都無法把他趕得再瘋起來了。」於是，我出聲問道：「您那地球儀還在吧？」

他摸摸他的後腦殼，睜了一下眼前的紙片，怨意地回答道：「木匠動手修過一回。可是他不過把那音樂筒子連屍都給毀了……」

# 坑 與 擺

(美·愛命坡)

白 和 譯

這裏是一羣不虔誠的殘酷的暴徒，喝不盡無辜的血液，又常常嚇然狂怒，到而今祖國太平，死洞業已搗毀，可怕的死的地方，便是生命與平安。

這一節詩是寫來刻在巴黎雅各賓俱樂部 (Jacobin Club) 地方建造的市場的大門上的。

我病了——我受了許久的痛苦，病得要死了，後來他們鬆了我的綁，許我坐下，我覺得自己快要失掉知覺了。我兩耳聽見的最後的聲音就是判詞——可怕的處死的判詞。此後，我聽見審判異教徒的裁判官的聲音，好像混成一片，如在夢中的不清不楚的閃閃的聲音。這種聲音使我想到了輪迴——也許是由於這種聲音在我想像中使我聯想到機輪的聲音。不過這種情形，祇是一會兒，因為我立刻就不再聽見什麼聲音了。但我却又看了有一會兒；可是我看見的是多麼可怕的一種張大失實的事情呵！我看見了那些披着黑袍的裁判官的嘴唇。在我看來，他們的嘴唇是白的——比我在上面寫下這幾句話的紙還白；並且又薄得不成樣子，薄得來可以同他們的剛決——同他們的不能動搖的果斷——同他們的不顧人身遭受酷刑的嚴厲的神色相比。我看見他們的嘴唇吐出命令，吐出關於我的生死的命令。我看見他們的嘴唇扭動，說出一些極其可怕的話語。我看見

他們的嘴唇開闔伸縮，說出我的名字；因為接着就沒有聲音，我便顫抖起來。當我駭得神智昏迷的片刻間，我還看見塗牆的黑色的壁衣在搖動，輕微得幾乎看不明白，後來我看見桌上擺着七枝高高的蠟燭。起初它們帶着慈善的樣兒，彷彿是走來救我的白而小的天使；但是立刻我的心上浮起一種要命的厭惡，我覺得身上每條脈絡都在發抖，好像觸着了電池的電線一般，同時天使變成了沒有意義的惡鬼，頭上燃着火焰，我知道他們不會打救我了。於是有一個念頭偷偷走進我的幻想，像一個悅耳的調子，使我想到在墳墓裏必定有溫柔的安息。這個念頭來時是輕輕的，偷偷的，我好像經過許久才能完全領會；但是後來我的精神真的感到和採納這個念頭的時候，那幾個裁判官的形影，就像演魔術一般，突然不見了；高高的蠟燭沒有了，燭光完全熄滅了；祇是瀰漫着沉沉的黑暗；我感覺到一種急劇的下墜，像靈魂墜入地獄一般。接着，就是無邊的沉默，無邊的靜寂，和無邊的長夜。

我已經暈倒了；然而我不是說我的知覺完全失掉了。剩下的知覺是什麼，我不想說明，也不想敘述；總之，我的知覺並非完全失掉了。我是在酣睡麼——不是！我是神經錯亂麼——不是！我是暈倒了麼——不是！我是死了麼——不是！即使是埋在墳墓裏，也不

是一切都消失了。不然，人類就無所謂不朽了。我們從最深沉的醜醒來，我們打破了某種夢境的蛛絲網。但是一秒鐘之後（這樣的網是很脆薄的），我們就忘記了我們做過夢。我們從暈倒到復活的時候，原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精神存在的知覺，第二個階段是身體存在的知覺。據我看來，也許是當我們到了第二個階段的時後，假使我們能够記得起第一個階段得到的印象，我們就會看見這許多印象能使我们記起鴻溝那邊的事情。這個鴻溝是什麼？我們怎樣辨別出什麼是鴻溝的影子，什麼是墳墓的影子又是什麼？但如果所謂第一個階段的許多印象不能由我們自由的追憶，然而過了許久之後，當我們在那裏驚奇這些印象是從何來時，它們是不是可以不自白來？凡是未曾暈倒不省人事的人，他不會在燃燒的煤炭中看見奇異的宮殿和非常熟習的面目；他不會看見許多人看不見的空中的悽慘的景象；他不會以想一朵新花的芬芳——他的腦子遇着從前一向絕不注意的音樂不會被其意義所迷惑。

我老是想記起我靈魂沉入的恍惚的境界，努力想記起其中的一些情形，有時候我自己以為成功了，有時候我記起了一些事情，日後我理智清晰時，覺得是與那漂渺的境界有關係的。我朦朧的記起了有一些高個兒把我抬起，悄悄的把我往下抬——往下抬——往下抬——再往下抬——我一想這樣沒有停止的往下抬，不禁害怕得頭腦發昏起來。我又記起由於我心中非常沉寂而感覺到的一種模糊的恐懼。接着我覺得周圍的東西突然不動了；彷彿那些抬着我的人（他們真是一羣鬼怪！）走過了盡頭感覺疲乏而停止着。後來我覺得四圍是平坦的，潮濕的；接着便是一種瘋狂，想記起一切不可能的事物而有的瘋狂。

忽然間我又覺得有滑響動——這是我的心的騾鬼，我的心跳動的聲音。接着就停頓了，一切都是茫然。以後又有聲音，響動，感觸——一種刺痛的感覺，浸透我的身體。接着我感覺自己還存在着，沒有思想——像這樣的情形經過了很久。以後我思想忽然活動，怕得發抖，竭力想知道我現在真正的處境。以後我又竭力想沉入無知的狀態。接着我精神重新奮起，使勁移動了一下。我完全記起了審判的手續，裁判官的模樣，黑色帷幔的樣式，判決的罪狀，苦痛的情形，以及後的昏暈。以後的一切我便完全忘却了，到了日後竭力回憶才模糊的記得一些。

到這時為止，我還沒有睜開過我的眼睛，我覺得被鬆了綁，仰天躺着。我伸出我的手，沉重的墜在濕而硬的東西上。我讓我的手放在那裏幾分鐘，我一面努力想像，我是在什麼地方，我成了什麼東西。我很想用眼睛觀看，然而我却不敢，我怕初次睜眼看見左右前後的東西。我并非怕看見可怕的東西，我所恐怖的是沒有東西可看。後來我就下了拚命的決心，很快的睜開兩眼。到了這個時候，我最恐怖的思想證實了。長夜的黑暗包圍着我。我勉強呼吸。深沉的黑暗彷彿壓迫着我，使我喘不出氣來。空氣沉悶得不能忍受。我還是安靜的躺着，努力運用我的理智。我追憶審判異教徒的一切手續，竭力從這點上推出我現在的實際情況。我的罪名已經判定了；在我看來，彷彿這已經過了不少時間。我沒有一刻想像過我是實在死了。不論我們在小說裏讀過這樣的故事，其實這樣的想法完全與實在情形不合；——但是我現在是在那裏呢？我所處的是什麼景况呢？我曉得這樣的法庭一定了罪，罪人通常就是處死，我受審的當天晚上有人就受了死刑。難道他們送我回到監牢，等待下次的犧牲

麼？下次的犧牲要過幾個月才執行的。我立刻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他們立刻需要許多犧牲品。況且我的監牢，以及安力度城(Toledo)的一切死囚的監牢，都有石地板，並且不是完全不透光的。

一個可怕的思想忽然激起我的血液一陣陣逼到心上，我又暈倒了一會兒，完全不省人事。待我醒過來後，我就立刻跳起來，身上每一根筋絡都在發抖。我瘋狂般的把手向上下左右前後伸出。我不覺得有什麼東西，但我不敢動一步，恐怕我會被一個墳墓的牆阻住。我每一個毛管都冒出汗來，有許多大而冷的汗珠停在我的額上。我不知後事如何，我感到非常苦痛，愈久愈厲害，後來我忍受不了，我就很小心地向移動，伸出兩臂，努力把兩眼從眼眶突出，盼望看見幾絲暗淡的光線。我向前走了好幾步；還是空空的，還是黑暗的。我呼吸却比較自由了。這就表示我的惡運至少不是最可怕的。我現在仍然小心的向前走着，我想起安力度城的各種可怕的謠言。我聽人說過監牢裏的許多怪事——我常常把這樣的故事當作謠言——這些謠言是奇怪的，又太可怕，我們不能大聲說，祇能附耳低聲的說。難道他們把我囚在地下的黑暗世界要餓死我麼？不然，什麼更可怕的命運在等候着我呢？我深知我的裁判官們的性情，我知道結果必定是處死，比尋常的死更加痛苦。我老是想著怎樣死法，什麼時候死。我感覺非常難過。

我伸出的兩手後來碰着了硬的東西。碰着的是牆，彷彿是石牆

——很光，很滑，而且很冷我用手摸着牆走；我讀過古時的記載，使我很疑懼的走。這樣的辦法，却使我無法知道我的監牢的大小；也許四圍的牆完全一律，沒有分別，我祇管走了一周，走回到我最初出發的地點，我却不知道原來的地點。所以我要找出我的刀子，

當我被領入法庭時還在我衣袋裏面的，但是現在却沒有了，他們早脫去了我的衣服，換上了一件粗哩噠的袍子。我原想用力把刀尖戳入石牆的小縫，作為一個起點的記號。當我心忙意亂的時候，這樣困難彷彿是不能解決，其實也不算是十分為難。我於是撕下一部分的衣邊，把這條衣邊放得直直的，與石牆作一直角。我摸着石壁繞牢行走，如果我走完一周，就不能不碰着這塊碎布。至少我是這樣想：不料我不會計及這所牢的大小，也不會計及我自己氣力衰弱。地上又濕又滑。我勉強努力向前走了一會兒，就跌倒在地。我過於疲倦，使我倒在地上爬不起來；不久我就沉入睡夢中了。

當我睡醒的時候，我伸出一隻手，摸着身邊有一個麵包和一瓶水。我太疲乏了，對於面前的險境不能有所思考，我祇急忙地吃，急忙地喝，過了一會兒，我重新繞着牢走，走得很辛苦，後來居然碰着了那塊碎布，當我倒地的時候，我會計過我走了五十二步，再走的時候，我計過又走了四十八步；——我就這樣走到那塊碎布，約共一百步，拿兩步作一碼計。我就猜度這個監牢周圍是五十碼長。但我摸着牆上有好幾個角，所以我猜不出這個地牢的形狀；可是我不能不猜這是個地牢。

我這樣研究並沒有什麼目的——真的更沒有什麼希望；不過是一種好奇心使我繼續研究罷了。我不循着牆走，我決計在地牢的地面上橫走。起初我極其小心，因為地面雖然彷彿是堅硬的物料所造成，却是濕而滑的，一不小心就要跌倒。後來我壯着膽子，毫不遲疑的跨腳前進；我拚命盡我的能力，走一條直綫。我就是這樣走了十步或十二步。我從袍上撕下來的碎布，便絆着我的兩腳。我從上面走，我跌倒在地上，跌的很厲害，面向地，背朝天。

當我跌倒很慌亂的時候，我不會立刻看出有一件令人驚訝的事，但是過了幾秒鐘之後，當我還躺在地上，這件事却令我注意了。這令我注意的事是這樣的——我的下額靠着監牢的地板，但是我的兩唇和我的頭的上部，雖然比我的下額低，却並不靠着什麼東西。同時我的額好像泡在冷濕的水氣裏，我的鼻子嗅着腐敗的菌類的特別氣味。我伸出我的手，發現我跌在一個圓坑的邊上，我就顫抖起來，當時我自然無法知道這個圓坑有多少大。我在坑邊下膝摸石壁，居然拆下一小碎塊，掉在坑裏。有好幾秒鐘我細聽碎石下墜時碰着坑邊所發生的回響；後來聽見碎石入水的聲音，接着就是很大的回響。同時我聽見一種好像是頭上很快的開門和關門的聲音，同時有一線暗淡的光亮在這黑暗地方閃了一閃，又忽然滅了。

我才明白他們預備害我的辦法，而且我慶幸自己及時跌倒，使我免了一死。我如果向前再走一步，我就墜入深坑，世界就不會再看見我這個人了。我讀過許多審判異教徒的法庭的故事，我從前以為是造謠，不足憑信，不料是真的，我所倖免的一死，就是其一，受酷刑的犧牲者，可以選擇怎樣送命的方法，或選擇身體上最受痛苦的死，或選擇精神上最受恐怖的死。他們留給我受的，就是後一種的死。我已受苦日久，我的神經都變鬆弛了，直到後來我聽見我自己的聲音也會發抖，無論從什麼方面看來，我已經變作適合於受這些留給我的酷刑的了。

我手脚發抖，慢慢的膝着走回石牆，我決計就在牆邊等死，也不冒墜入深坑的可怕的危險，我想像牢裏有好幾個深坑，分佈各處。如果此時我的心境不是這樣，我也許有膽子跳入一個深坑，立刻使我的愁慘告終；但是現在我是一個真的懦夫，而且我不能忘記

我所讀過的關於這樣深坑的故事——書上說過，他們致人於死的方法是極其可怕的，他們要人慢慢的死，不要人突然就死了。

我的精神受了驚擾，許久都不能入睡；後來我又睡着了。同前次一樣，當我睡醒的時候，我又在我身邊摸着一個麵包和一瓶水。我一口氣把水喝完了。這瓶水裏必定放了藥；因為我剛喝完，就覺得無可奈何的困倦。我就酣睡——睡得同死一般。我自然不覺得我睡了多久；但是當我又醒的時候，我便能看見四圍的物件，一片疏曠的光線使我能看見這個牢有多麼大，是什麼形狀，我當時不能決定這樣的光線是從那裏來的。

牢的大小我以前猜錯了。石牆的周圍不過有二十五碼。這件事實，在幾分鐘內，使我發生很多的無謂的煩難；這樣的煩難，實在無謂！因為我既被許多可怕的环境所困，我的監牢的大小，能有什麼關係呢？但是我的靈魂非常注意於許多不相干的事情，我就忙於努力解說我的計算為什麼錯了。我後來忽然明白。當我第一次測勘的時候，我計算到我跌倒的時候為止，是走了五十二步；我必定是離那碎布不過一兩步；實際上我已經差不多走了地牢的一周。隨後我睡着了，當我醒來，必定會回頭走——所以會猜度周圍比實數加倍，我精神混亂，使我不會留意我起首周行的時候牆在我的左邊，走完的時候牆在我的右邊。

牢的形狀，我更猜錯了。當我摸着走的時候，我隨着好幾個角，所以我推測牢的形狀是不整齊的；在倦極酣睡之後醒來，一片黑暗的效力是多麼有力的呵！那許多角實際上不過是相離或遠或近的幾個稍微凹入的地方或壁龕。地牢大概的形狀是四方的。我起初以為四圍是泥石築成的牆壁，現在看來彷彿是鐵板或其他金屬版

成的，凹入的地方就是合鑰或門筍的地方。這鐵牢的四壁畫滿許多可怕的和令人不敢看的形狀，這是和尙們迷信骷髏或枯骨所想出來的。牆上畫的是惡鬼嚇人的樣子，還有許多骷髏，以及其他更令人害怕的形狀。我看見的這些奇形怪狀的輪廓是清楚的，不過顏色不是變暗淡了，就是剝落了，這彷彿是由於潮濕的關係。現在我才看出地板是石板。中間就是圓的深坑，在那裏張開大口，我幸而不爲它所吞噬；但是牢裏祇有這一坑個。

我很費事才看見這許多東西，但是看的不清楚，因爲當我睡熟的時候，我的身體大大的改變了。我現在直直的仰面躺着，躺在一種低的木架上。他們用一條像馬肚帶的長皮帶把我結實的綁在架上。這條皮帶在我身上和四肢繞了幾周，祇剩我的頭不綁，祇剩我的左手不綁，使我能够用力伸手自取食物，這食物是裝在一個陶製的罐子裏，放在我身邊的地板上。我一看那瓶水拿走了，我大爲恐怖。我說恐怖，因爲我被渴火焚燒的受不了。彷彿是使我受酷刑的人有意使我發渴似的；因爲罐子裏的食物都是鹹辣肉。

我抬頭看，我估量監牢的天花板。牢頂有三四尺高，與邊牆的造法十分相同。在一塊護板上畫了一個極其奇怪的人形，使我全副精神注意在這個東西上。所畫的是平常代表時間的神，並不手執鐮刀，却另外執着一種東西，我隨便一看，猜是一個大鐘擺的畫像，有如古時鐘上的鐘擺。但是這架機器有點特別，使我更注意的細看。當我直接向上看的時候（因爲這件東西剛好在我的頭上）我幻想這個東西在那裏動，一會兒之後，我的幻想證實了。這件東西來回擺動的擺度是很短的，自然擺得很慢。我細看幾分鐘，多少有點害怕，然而更是驚異。後來我看這樣無趣味的擺動看到疲倦了，我

掉過兩眼去看牢裏別的東西。

一陣輕微的響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向地板上一看，看見幾隻非常大的老鼠在地板上走過。它們是從我剛才看見的右邊的深坑裏爬出來的。當我一而看的時候，它們成羣的匆匆走上來，被肉味所誘惑，沒有一個不閃着飢餓的眼睛。我要費許多力，還要處處留意，才能把它們驚走。

大約過了半點鐘，也許是過了一點鐘。（因爲我祇能約略的計算時間），我才舉目又往上看。我這時候所看見的情形，使我感到慌亂和十分的迷惑。原來那擺的擺度已經增加到幾乎一碼了。自然速率也就大增。但是最使我驚駭的，還是那擺顯然的在向下墜。我現在看見擺的下端是一把閃光的新月形的鋼刀（我不必說我看見了怎樣害怕），從新月的這一角到那一角約有一尺長；在上的兩角和下邊，顯然都是很鋒利的，如同剃頭刀一樣。這把刀的大小與重量，也像剃頭刀，從邊上起往上斜，愈斜愈大，到了上邊變成一件結實而寬的東西。這是掛在一條很重的銅棍上的，整個東西在空中搖擺的時候還嘶嘶的發出聲音。

我現在深信和尙們很聰明的爲我製造的酷刑了，法庭人員曉得我知道那個深坑——使人驚怖的深坑，原是爲着像我這樣大膽的一個不服從他教的人而設的——這個是代表地獄的深坑，據說是他們一切酷刑的極點。我不過是偶然僥倖沒有墜入深坑的，我曉得出其不意的走入受痛苦的地方，或被陷而走入受痛苦的地方，原是這希望古怪的把人處死在牢裏的一種重要的方法。我既然未曾墜入深坑，他們的毒計就不再是把我推入坑裏了；所以（因爲別無他法）才用另外一種較平和的酷刑等候着我。呵，我說較爲平和！當我想到

用這樣的一個字眼的時候，我的心裏雖然十分痛苦，但我還不免發笑起來。

我不用着說我受的非人所能受的很長久的驚怖，當我在那裏計算這把鋼刀搖擺的次數的時候！這把鋼刀一寸一寸的，一分一分的向下墜，繼續向下墜，我覺得它隔一會兒下墜一次，這一會兒工夫就彷彿是多少年代！過了幾天——也許是過了好多天——這個東西離我很近，在我頭上搖擺，一陣陣刺鼻的苦味拂着我的臉。銳鋼的氣味吹入我的鼻子。我祈禱——我以祈禱麻煩上天，求上天讓鋼刀快快墜下來。我瘋狂了，用力強迫我自己向上衝，與這可怕的變形的鋼刀相碰。隨後我忽然鎮靜下來，躺在地上對着這把閃光殺人的鋼刀微笑，如像一個小孩子看着珍貴的玩物一般。

還有一會兒我變得完全不省人事；這一會兒倒不長；因為當我醒來的時候，那個擺並未會下墜多少。但是也許這一會兒是很長的；因為我知道有幾個惡鬼看見我暈倒，他們能够任意把擺停止，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還覺得很——覺得說不出來的病痛和衰弱，彷彿是許久不會吃過東西。在這樣的時期裏，雖然飽受痛苦，人性總還是嗜食的。我很痛苦的用力伸出我的左手，伸到我的束縛所容許的程度，去取老鼠所食剩的一點東西吃。當我放一部分食物在我的口裏的時候，我心裏忽然來了一種未完成的歡樂思想——有希望的思想。但是我與希望是有什麼關係呢，我說是未完成的希望——世人有許多這樣未完成的希望。我覺得這是歡樂的思想——是有希望的思想，但是我又覺得這樣的思想在正完成的時候又已毀滅了。我努力要完成，要追回這樣的思想，結果是枉然。我受苦日久，幾毛已磨毀滅了我平常的思想力，我變成了一個獄子——一個瘋人。

擺的擺動與我的身長作直角形。我看見這把鋼刀要橫切我的胸部，這把鋼刀要磨擦我的喉嚨袍子——磨擦了又回頭再磨——磨了又磨。這把鋼刀的擺度雖然是寬得可怕（有三十多尺），下墜的勢力雖然嘶嘶有聲，足以把鐵壁切開，但是在幾分鐘內，鋼刀所能做到的，不過是磨損我的袍子。我想到這裏就止住了。我不敢再往下想。我毫不放鬆的用心想這一層——彷彿我這樣想就能阻止鋼刀下墜。我強迫自己去想鋼刀在袍子上搖擺時所有的聲音，想它磨擦喉嚨時使我腦筋發生的特別刺骨感覺。我默想這一切無關重要的事，直到我的牙齒發抖。

鋼刀不停的往下墜，我非常高興把下墜的速率比較旁行的速率。擺向右——擺向左——擺得很遠。又回轉來——帶着一個受了天譴的人的嗚叫！——像一隻老虎，偷偷走到我的胸膛上！我輪流的大笑大喊，樂的意思多我就大笑起來，怕的意思多我就大喊起來。

鋼刀向下墜——的確還毫不留情的向下墜！現在搖擺到離我的胸口不過只有三寸！我拚命掙扎，使我的左臂可以自由。我的左臂祇有從肘至手是自由的。我雖很用力亦祇能取到身邊的盤子送到我的口，再遠就不能了。假使我能够解開手腕以上的束縛，我就可以抓住那個擺，竭力阻止着它。呵，我倒不如竭力去阻止一座冰山！

鋼刀下墜——仍然是不停的下墜——仍然是不能免的下墜！每擺一次我就喘氣，我就掙扎。每擺一次，我就渾身發抖的縮作一團。我的兩眼跟着鋼刀向外或向上擺動，帶着最無知識的絕望而着急，看它擺動，鋼刀下來我就發抖的閉上兩眼，呵，這是怎樣說不出來的痛苦，還不如死了反得了解放！但我每條神經在發抖，我仍然在那裏想，這部機器祇要稍緩性下墜，就會催促那把鋒利閃光的斧



頭墜在我的胸口上。原是「希望」使精神發抖——使骨骼縮成一團。原是「希望」戰勝酷刑——原是「希望」附耳向審判異教徒的法庭的監牢裏的死囚說話。

我看見再擱十次或十二次，鋼刀就要墜在我的袍子上了，我看到這點，心中突然感到由失望而有的一切鎮靜。因此，在好幾點鐘裏——也許在好幾天裏——只有這個時候，我是第一次運用思想，現在我才知道束縛着我的帶子或馬肚帶，祇有單獨的一條。那把像剃刀的新月一般的鋼刀，祇要第一刀橫過綁我的帶子的任何部分，就會把帶子割斷，我就可以用左手解脫束縛。但是鋼刀與我的身體很相近，這是多麼可怕的呀！只要稍為掙扎一下，結果又是多麼要命的呀！況且施酷刑的走狗們，難道不預料這一層，預作準備麼！難道在我胸口繞過的帶子，必定是那把鋼刀所經過的地方麼？我恐怕我的微弱的希望，又好像是最後的希望，不能達到目的，我就抬起頭來，看清楚我的胸部的地位。那條馬肚帶，綁着我的四肢和身體，都是綁得很緊的——祇有殺人刀所過的地方是鬆的。

我剛把頭放回原處，我心裏就感到一些東西，我可以說這是我可以得救的思想的未完成的一部分，這是我在前面談到過的，當我把食物放到燒焦的唇邊的時候，那一部分思想就模糊的閃現在我的腦子裏，現在這個思想全盤出現了，——脆弱，不很健全，不很確定——然而總是完全的。於是我用着失望的興奮的力量去試行。

在我所躺的架子的左右前後，在好幾點鐘裏，都佈滿了老鼠。這許多老鼠是很野的，大膽的，又是貪食無厭的；它們赤紅的眼睛直釘着我，彷彿祇要等我不動，就要來吃我。我想到「它們在深坑裏，習慣吃些什麼東西呢？」

我用盡我的氣力阻止它們，也阻止不了它們吃那盤子裏的東西，它們祇剩一小部分沒有吃。我在盤子左右，擺手驅逐它們，彷彿成了習慣；後來這樣的一律擺手，就失掉了效力。老鼠們貪食，往往用它們的利齒嚼我的手指。我把剩下的油而香的食物的小碎塊，揀在我的手所能到的網帶上；隨即從地板上舉起我的手，我仍然屏息着躺在那裏不動。

那些老鼠們起初看見我這樣的改變，看見我不動了，就十分驚怕。它們驚怕的縮回去；有許多還走回深坑裏。但是這不過是一會兒的事。我以爲它們貪食，我並沒有錯，它們看見我不動，有一兩隻最大膽的老鼠就跳上架子，嗅那條馬肚帶。這好像是一個暗號，叫它們都衝上來，於是許多老鼠重新結隊跑出。他們圍住木架不走，——它們在木架上跑，有幾百隻在我身上跳。擺的有次序的擺動。却驚擾不了它們。他們躲避鋼刀，都聚在敷了油的帶子上忙碌着走，它們成隊的擠着我——它們聚在我身上，愈聚愈多，它們在我的喉嚨上捲着；它們冰冷的嘴唇要吻我的嘴唇；它們擠在一堆壓着我，使我不能自由喘氣我所覺得世界上還沒有名字稱呼的種憎惡，充滿了我的胸膛，而且帶着一種沉重的黏濕，冰冷了我的心。但是再過一分鐘，我就覺得掙扎要完了。我清清楚楚的覺得我的縛鬆了。我知道被老鼠咬斷的地方不止一處。我用一種超出常人的毅力，仍然躺着不動。

我的計算並不會錯——我忍受許多痛苦，也不算白費。後來我覺得我是自由了。綁我的帶子一段一段的掛在我身上。但是擺已經墜到我的胸口上。已經割斷袍子的嗶吱。已經割斷袍子底下的內衣。又擺過兩次了，有一陣很尖銳的痛覺，透過我每個神經，但是

免死的時候到了。我一手，救我的性命的一些老鼠吵鬧的很快的跑了。我慎靜小心，慢慢的向一邊動，縮着身子，我就溜出帶子的束縛之外，鋼刀達不到了。至少在這剎那間，我是自由了。

自由了呵！——我還在審判異教徒的法庭的掌握中！我剛從可怕的木架上下來，在監牢的石板上踏着腳，那時候這件駭人的刑具就不動了，我看見一種無形的力量，穿過天花板，拉了上去，我拚命的把這個教訓記在心裏。原來我的一舉一動，都有人窺看，自由了呵！——我不過逃出這一種痛苦的死法，走到其他比死還要痛苦的酷刑面前罷了。我抱着這樣的思想很害怕的張着我的兩眼，向四周看看包圍着我的鐵壁。監牢裏顯然發生了非常的改變，——起初我還不能辨別清楚。有幾分鐘我在如同夢境和戰慄的冥想裏，忙於作無連貫的猜度，然而猜度不出什麼。我在這個時間，第一次知道即照着監牢的疏曠的光線是從那裏來的。原來是從一條窄縫進來的，這條窄縫有一寸寬，在牆腳下繞牽一周：所以好像是與地板完全分離的。實際上也是如此。我竭力從這條窄縫往外看，自然是看不見。

我試了一下沒有效果，就站起來，我立刻明白牢裏忽然改變的秘密。我已經說過，牆上的人的物輪廓顯然是很清楚，然而顏色是刺落的，模糊的。現在這些顏色忽然變作驚人的，最強烈的光亮，剎那間不見了，使牆上所畫的鬼怪得了一種面目，即是神經比我更結實的人看了也要發抖，從前看不見有什麼東西的地方，現在有活現現的慘絕的惡魔的眼睛，從一千個方向，瞪視着我，還閃出令人恐怖的火光，我不能強迫我的想像把它當作是虛幻的。

虛幻的呵！——當我呼吸的時候，我的鼻子嗅着了燒紅了的鐵

片的氣味！一片令人喘不出氣的惡味充滿！一陣更深暗的火光，時時刻刻聚在瞪着我受苦的惡魔的眼睛裏。一片更濃厚的紅光，瀰漫於所畫的可怕的血液上。我喘氣！我張口呼吸！呵！——這真是那些使我受苦的人們的計劃！呵，他們是最殘忍的人，最兇惡如魔鬼一樣的人。我躲開燒紅的鐵壁，走到我的中心。當我想着我快要被火燒死的時候，我却想到坑裏是涼的，我想到這一點，就如同得了甘露一樣，我就跑到那要命的坑邊，我用盡我的目力往下看。燒紅的牢頂發出的光亮照見了坑裏的最深的地方。但是當我很慌亂的剎那間，我的精神不讓我明白我所看見的情景。後來這些情景闖入了我的靈魂——在我的顫抖的理智裏，如火一般顯照出來。——呵！我要說話也說不出！——呵！可怕呀！——呵！我寧願受別的恐怖，也不願受這樣的恐怖！我大喊一聲，從坑邊跑開，兩手捧着我的臉——我傷心痛哭。

熱氣增加得很快，我又向上看，如發瘧一般顫抖。牢裏第二次改變了。這次的改變顯然是形狀的改變。我同上次一樣，起初竭力要辨出或知道發現的是什麼。但是我的疑惑並不很久。我既躲過兩層危險，審判異教徒的法庭要急於報復，恐怖之王不再在那裏猶疑了。這所監牢原是四方的，我看見兩個鐵角現在變成銳角——另外兩個角自然就變成鈍角，這樣可怕的差別增加得很快，改變的時候，還帶着一種低微的隆隆聲或呻吟聲，這監牢忽然變成斜方形，但是改變並不停止——我既不希望停止，也不唯願停止。我原可以抱着鐵壁，把它當作是永久平安的衣裳。我說道，「死呵，無論怎樣死都可以，我却不願死在深坑裏！」「傻子！爲什麼不知道他們燒紅鐵壁就爲的是要逼我跳入深坑呢？我能够抵抗燒紅的鐵壁麼？如果

我能够，我還受得了鐵壁的壓力麼！現在這個斜方形愈壓愈窄，變得極快，使我沒有時間考慮，斜方形的中心點，及其最長的地方，剛好在張開大口的深坑上。我縮回去——但是向裏面擠的鐵壁逼我上前，我抵抗不了。後來監牢堅實的地板上沒有一寸地方能容我的燒焦的軀體，我不再掙扎了，但是我的靈魂的痛苦，由一片響而長的最後絕望的叫喊裏發洩出來。我覺得我跟隨的走到坑邊

——我掉過我的兩眼，我不敢看——  
我聽見一陣嘈雜的轟轟的人聲！還聽見一陣許多很響的喇叭聲！聽見如同一千個雷響的難聽的聲音！燒紅的鐵壁向後退去！當我暈倒，正要跌入深坑的時候，有一隻伸長的手，捉住了我的手。原來是拉沙爾(La Saille)將軍的手。法蘭西軍隊入了安力度城。審判與教徒的法庭落於他們敵人的手中了。

# 沉 默

## 巴 金

短篇小說集  
精七角 平五角

這一年來刊物上面看不見巴金先生的名字。一般人都相信巴金先生擱筆了。然而在沉默時期中，巴金先生也曾寫下一些短篇小說，用三四個筆名在上海北平兩雜誌上面發表。這本「沉默」便是那一些小說的結集。這是巴金先生的第五短篇集，而且也是他比較縮意的一本。愛讀巴金先生的作品的人，在這本「沉默」裏可以找到他的老朋友。書末並附「法國大革命的故事」一篇，用淺顯的文筆敘述法國大革命發展的階段，可以幫助讀者了解集內的三篇「歷史小說」。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創作文庫之十四

# 罪惡的黑手

## 臧克家

### 新詩集

本書作者的第一詩集「烙印」出版後，頗得批評界的好評，這是他的第二集。據作者自序裏說：「從這本詩裏可以看出我的一個傾向來，在外形上想脫開過分的拘謹，漸漸向博大雄健處走。……內容方面，竭力想拋開個人的堅忍主義而向着實際着眼。」這並不是自誇，實際上確已做到了。

▼平裝一角五分▲

上海福州路中生書店發行

# 兩個孩子

錢如

「……多拾兩斤，可以多吃一個窩窩頭！」

打起仗來了，已經打了兩個多月，

北邊的兵，一列車一列車，像裝了些趕陽節旺市的肥豬，朝南邊運；南邊的兵，也像吃光了千萬頃禾苗的蝗虫，朝北邊飛。飛呀飛，已經快飛到黃河跟前了。

「嗚，……嗚，……嗚……」飛機在人們底頭上叫。

「咯，……咯，……咯……」機關槍在趙橋車站前方二十多里的地方叫。

它們叫得把趙橋小車站底居民們嚇呆了。嚇跑了李長茂京廣雜貨號底老板，把所有值錢的貨品嚇跑了，光留下一間空洞的店子，在落了鎖的大門上，巴着一張長方形的紙條兒，寫着幾個不知道是臨時太慌張了呢，還是墨水太清，以致弄成像流淚似的歪字——

「下鄉收賬，暫停營業。」

嚇不跑的，是像做燒餅的缺嘴老三，打鏡的歪肩膊老趙們一夥兒。他們依舊挺着領子，撥開高粱桿兒編成的大門，做他們底活路。有時他們一看見列車匆匆運的大兵，或者偶而把耳根緊貼在半邊巷那口井沿上，去聽一聽由地下傳來的前綫底炮音，他們就裝着泰

然無事的臉，嘴，肩膊一聳，互相扯着眼兒似的，分外提高嗓門，叫罵起來：

「他媽的腿！老子們，……老子們，……嗚！從翻民國到現在，該是碰見過多少次了，還跑？跑到哪兒去呀！未必你爺有座房產在東交民巷！奶奶！老子們實在……真是……城牆上的麻雀，嚇大了胆兒的……」

所以，他們都不跑。難道這兩個在車站上成天溜來溜去，像遊魂一般，無依無靠的拾煤渣的孩子——小牛跟石頭應該跑嗎？不！他們也不跑。

他們能夠跑到哪兒去呢？除了車站北頭那所破土地廟是他倆共有的家產之外。就說他們跑到什麼安全的地帶去吧，那末；他們吃什麼，喝什麼呢？除了他們每天在車站上拾取從火車頭拋下的煤渣，作兩個子兒一斤賣給缺嘴老三，或是歪肩膊老趙，換幾個窩窩頭之外，再說：他們有誰在這兵荒馬亂的日子，來心疼他們，怕他們被天空裏一顆沒生眼睛的流彈，飛下來碰傷了皮肉？沒有。他們除了自己，沒有親人，沒有爺娘。

他們是這趙橋底兩個流浪的孤兒，居民們難以回憶他們是在何年何月開始出現在他們底眼前。但總之像所有這小集鎮底景物一樣

，那些牛馬糞溼透的街道，門外一尺多厚的黃沙，賣大餅的在刮大風時高亢到處抖擻，打鐵鋪裏叮噠叮噠的敲打的響音，……都是必然的，應有的點綴，當人們一想到那兩個拾煤渣的孩子，就即刻會從生了根的印象裏浮出他倆底姿態。

那有着一張額外大的翻嘴，被陽光，灰塵，跟油汗塗烏了的馬臉；一對常常像是正害火眼的紅眼圈；背上揹着一麻袋煤渣；手裏拿着一個又冷又硬的「將軍帽」，（註一）送到門牙大得像狼底嘴裏，大口大口地咀嚼；若是被一位胃口欠佳的老太婆看見了，一定要說出這樣的話來

「瞧！這孩子！吃的該是多末有勁兒啊！」

這個就是十二歲的小牛。

石頭底樣子呢，却恰恰跟小牛相反，頭是扁的，眼睛是細的。哪怕你怎樣想對他原諒，終於覺得他底生理上少生了某一部份似的。尤其是他穿着一件拾來的，長到打齊膝蓋的舊軍衣，頭上蓋着一頂老大的，破了邊的草帽；隔遠看，就活像菜園子裏種的那把嚇雀鳥的草人。他每次在街道上走的時候，總是胆怯地釘在小牛後面，板着怕有誰突然給他一個耳光的苦相。所以不能不庇蔭在大他一歲的保護人底翅膀下。

今天，他倆又從土地廟穿過街道，朝南到車站上去拾煤渣。走到歪肩膊老趙底大門口，歪肩膊老趙正在煤烟飛騰的火爐旁，光着脊梁，挺着毛茸茸的胸膛，先朝手心噴了一口涎沫，合攏來搓了一把，開始舉起錘子打在火花飛迸的紅鎖上，發出「叮……噹……叮……噹……」，響得震破耳膜的聲音。他一看見小牛跟石頭，分外用力地捶了一下鎖片——「叮！……」張開歡喜說短話長的嘴就嚷：

「喝！小雜種們！你們幹嗎昨天不給老子送一麻袋煤渣來！未必是缺嘴老三那狗操的先下了訂錢？」

「哈哈！趙大爺！」小牛極頑皮地把他底紅眼圈跌動了幾下，露出門牙來笑。「咱們昨天拾到晚，手指頭都拾破了皮，也祇拾了一點點兒，實在合起來，還抵不過您老底兩個拳頭大哩。今天，趙大爺！如果拾到了，一定全給您送來。不過……」小牛狡詐地伸出三根指頭一棍。「要得這樣多價錢一斤啊！這兩天過大兵，真拾不起多的來。」

歪肩膊老趙猜出了這小傢伙是在說謊，他明明知道這些日子過大兵，來往的軍用車特別多，站上換水的地方，從車頭上拋下來的煤渣也特別多。但他却假裝着信實的臉色，好意地講道：

「好的，小光棍！咱們又不是沒有做過來往的，你措來得了。三個兒子一斤不能說太貴，但兩個半子兒一斤，總該是兩不吃虧的頂公道價錢吧！不過，啊！」老趙突然格外和顏悅色，裝出一個茶館裏說書先生底臉兒。「你們這兩位小老弟，幹嗎還從從容容做買賣，不趕快捲起行李騎兵荒去呢？難道要陪着咱們這些個打鐵佬看放開花彈嗎？要知道，咱們是打鐵打到連筋骨都變成鋼了的。你們……嗚呼！皮爛肉熬的！」

「白搭！（註二）您——趙大爺！」小牛好玩地用食指撥動嘴，叭噠嚙了一下，說：「咱們跑？喝！天塌下來，有長個兒頂。幹嗎要跑？真是……這……這……」他挺高了小肚子。「未必怕他們咬掉，俺底這傢伙不成！」

「你缺德的小鬼頭！哈哈！去發你底財去吧！等會，可不要忘掉了帶煤渣來！」

歪肩膊老趙又動手捶起鐵來。

小牛重新把破麻袋朝肩上一搭，就朝車站上飛跑。累得石頭跟在後面趕出了一身汗，跌了兩交，一面揩去鼻尖上的灰跟汗，一面像哭似的嚷着：

「你上殺場的！有一堆元寶在那裏等着你呢？不過：俺求你，……小牛，俺底親哥哥！你不可以跑得慢點兒嗎？真話：俺底腿要跌癱了！」

「你叫！你叫！」小牛回過頭來，舉起拳頭搖了兩搖。「難道你底耳朵給鬼們住了，聽不見火車已經拉了位置嗎？到遲了，別個給你連灰都要扒得精光，咱們還拾個鳥！」

於是，石頭也馬上像打慌了的鬼子，豎起耳朵，毫不再顧惜他那皮厚而且骯髒的赤脚，在吸收了火一般的太陽底熱的沙地上，拚命地跑了起來。沙塵在他後面捲起了一層薄霧。

這時，火車正苦悶地叫了三聲，載着幾列車黑汗水流的兵士進了車站。從車頭底火爐裏，拋下幾堆熱氣騰騰的煤渣。

小牛跟石頭雜在另外一些叫罵爭奪的人叢中，將燙手的，還未全燒透的煤渣，拾起來朝麻袋裏直擲。同時，口中緊張地呢喃着：

「多拾兩斤，可以多吃一個窩窩頭」

（註一）「將軍帽」就是窩窩頭。因做的像一頂將軍戴的盔子，故名。

（註二）「白搭」等於南方話：瞎說。

「……這裏，賺！有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

月亮從地平線上升起，將平坦綿延的大地，照出了這北國所特

有的太古底寒涼味兒。

一切都歸於沉靜。五月底夜色，是涼爽而且潤澤的，所有的村子，都將最後從森林裏一顆飄沒的燈火滅熄了。祇留下遠處一隻狗底「汪汪」的嗚叫，在夢一般的空間流盪。

等到月亮爬上一顆老槐樹上，就將一叢枝葉不規則的交織的陰影，投到褐色的破爛的土地廟底牆壁上，朦朧地浮動着貓皮狗一般的外貌。

在土地廟底神龕下，彎曲地竊着兩個弱小而且卑賤的小生物，——小牛跟石頭。

石頭老是做許多可怕的夢，他黃扁的臉上，不時隱約露出恐怖的痙攣，那大一歲的孩子小牛，却「惚惚」地睡得爛熟，顯示着日裏勞苦，夜晚酣睡的一種極規則的健康姿態。他放肆地張開兩條腿，將左邊的一隻做了石頭底枕頭。

除了他倆底呼吸之外，週圍是寂靜到連樹葉上的露水，滴在沙土上的聲音都可以聽見，在從前，也間或有打集子上喝醉了白乾，回村子去的鄉下人們蹣跚呆重的脚步声，跟發氣一般的，有頭無尾的「高腔」，驚破他倆底夢，總是惹小牛一聲怒罵

「老子要弄條驢雞八塞住你底嘴！」

但是今晚什麼也沒有響動。在這兵慌馬亂，人們登在家裏一尺多厚的黃土築成的四壁之間，也應該用手掩護住腦袋，怕流彈穿破一個洞兒的時候，誰個敢晚上出來作冒險的散步呢？

然而也不盡然。聽！什麼地方不彷彿有人底脚步在細沙的路上，發出輕微的吱吱的響聲嗎？

起先；那脚步聲音，好像被後面什麼野獸在追逐，忘命地奔得

復會碎。忽然却又剎然停止了，似乎在設法隱藏他底踪跡。但未幾，又聽見路旁矮樹林裏發出一陣顫抖的細語，顯然是他決心撇開大路不走，胸中懷有什麼心虛肉跳的恐怖，把身子潛伏在裏面爬動。

這動作，在如此沉寂的夜裏，是格外覺得有一種嚴肅、神秘的動機，在那兒分裂那底靈魂，叫他像貓子一樣輕捷，兔子一樣狡猾。

總有十分鐘，矮樹林又重復歸于沉寂，彷彿有意讓這沉寂來判斷週圍真實的存在。待真實的存在，已經無可懷疑的是無知與茫昧，絕對給一個冒險與陰謀的策動，有着十分壯胆的保障。于是那絲絲的枝葉又響了，切切的脚步又開始爬動了。

當它們觸動到土地廟跟前：忽然！嘩啦一下，有一個人影子撲地，迅速地猛一掠過，就落在小牛跟石頭兩人睡覺的階沿上了。借着屋簷上投來的一道朦朧的月光，照托出他是一個矮胖結實的漢子，他身穿一套黑短打，腳管纏得緊緊的。

大概有一陣自幸的狂歡在刺着他底心，因此他一立定脚跟，就震動了幾下發光的大眼張開那烟氣太重的肥厚的嘴唇。閃出一道金牙底冷光，吱吱的笑了：——是一種可怕的猙獰！

接着，他稍微緩了一下喘息，向四面迅速投了一眼，開始驟下去推動那兩個睡後像一堆稀泥巴的孩子。

他首先推動的，是石頭那隻白天裏跌交碰破了皮的腿。他不聲不響地推了幾下，才把石頭幾乎疼得從夢裏驚哭起來。

石頭原是個胆小的脚色。在昨夜，他曾經夢見土地公公從神龕上發怒地跳下來，用那根彎彎的拐杖拖他底腿，說是要把他拖出去葬在荒郊野外。所以他此刻悄悄地發覺確實又有什麼東西在拖

他，就即刻嚇出了一身冷汗。他很想把眼睜開來看個明白，可是他不敢，他怕！於是，他祇好格外閉緊眼皮，讓牙齒跟肌肉像秋風裏的一瓣黃葉，格格地抖動起來。

「喂！——孩子！不要怕，你醒過來！……」

這聲音很輕，很柔和。石頭一聽到，似乎不像他所想像的土地公公那威嚴十足的腔調，他這才敢於試着露出一絲絲眼縫，陰地朝了顯着那堆黑影看了一下。可是，糟哪！他發現那傢伙正在歪着頭歐笑，不懷好意似的。尤其是被渾身漆黑的裝束所襯托出的那一張太圓太胖，而又太白的臉，以及齒間閃動的什麼冷光，更使石頭嚇得趕快閉緊了眼睛，不知道他是另外哪一道的神怪。他假裝睡熟着，氣都不敢透大了。直到那傢伙發了肝火，用力把他捏了一把，他才不顧性命地哭起來！

「天！……爺！……菩薩！……老祖宗！……您……您個了俺吧！……俺……俺！」

「不要叫！」那傢伙悄悄地回答他，威嚇地捫住了他底嘴。「小鬼頭！俺又不會把你吞下肚去。叫嗎咧？」

隨即，那傢伙飛快地把石頭底手一提起，提來面對面貼住了。迅速從腰裏掏出一包東西，說：

「孩子！你不要怕。瞧！——這裏，有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拿去！等會祇要你們幫俺做點小小的事兒就得了。」

石頭顯然對於這特異的舉動，弄得摸不出頭腦。他迫急中暗地向後把小牛踢了一腳，警告小牛起來對付這場囑語。

由于小牛強悍的本能，這一腳踢動，使他那尚未完全清醒的腦子，陡然跳躍了什麼意外變化的波紋。于是他即刻峻進嘴角未乾的

夢涎，粗獷地發出了一聲喊——

「唔咄！——什麼事兒？——呢！——」

而且，像一頭暴怒的野貓，身軀兒朝上一挺，就挺立起來站定了釘字步兒。他楞着發火的眼睛，捏好兩個拳頭，把上身結實地朝前傾斜，準備像過去跟人打架的決心，出其不意地向敵人撲撞過去。

等他鎮定了一下從突然醒來的腦子裏轟轟的巨響，清楚地聽見了他所警戒的目標，這才挑戰似的把眼鋒牢牢釘住那目標底眼睛。而那個目標，這時也正稍微吃驚地直視着小牛。

如此，不聲不響地對視了幾秒鐘。

之後：那個目標忽然用着異樣而且誇張的神氣一笑，親暱地拍了拍小牛底肩膀，說：

「哈哈！不錯！這副勁兒……」他豎起了大拇指，頭一歪，臉上寫着刺激的讚嘆口吻「很『有種』！很英雄……」

「呢，呢！你這位老爺！」小牛依然沒有改變警戒的姿勢，手擰在腰上，查問道。「你：你半夜三更，摸到咱們這兒幹嗎呀？你說……你說……」

「坐下，孩子們！」那傢伙把小牛跟石頭拉了一把。「俺是特地來瞧瞧你們的。你不是叫小牛，他叫石頭嗎？俺老早……真的……咳！就可憐你們了。是的，不幸的孩子們！咳！俺實在替你們底生活耽憂！咳，咳！這裏，瞧！——有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拿去……」

那傢伙暫時停了嘴，光拿滑溜溜的眼睛，來搔癢着這兩個孩子底心。又親愛地把那四個白饅朝兩個孩子底面前一擺，把着兩塊雪

亮亮洋錢朝兩個孩子底手心上一放。

「不成，俺說……」小牛固執地把手一縮。「你這位老爺，幹嗎這個……這個……你說出來，你說出來……」

石頭在旁邊一聲不響，光偷偷地用眼睛斜視着面前的白饅頭。于是，那個老爺眯了幾下鬼眼，神秘地把嘴巴抵住小牛底耳根，不露聲浪地咕咕了一陣：

「……………」

「啊嚇！好傢伙！你……你……探子……」小牛驚叫了一句。從他不接氣的聲音中，可以覺察出他是被甚大的恐怖壓倒了。「你叫，小舅子！着！——這是什麼？」那老爺飛快從腰帶上抽出一把黑晶晶的東西，逼近小牛底眼前一擡。

是一柄手鎗！

即刻，小牛顫抖得像害急性瘧子，石頭呢，就眨着死魚似的眼睛，把頭拼命地朝頸項下亂縮，喃喃着：「我怕，我怕！」說時，趕緊用手抱住了腦袋，一會兒，忽然又突兀地呻吟了一句——

「唉，唉！俺底老娘呀！」

「嚇嚇……嚇嚇！」老爺尖着舌子冷笑了。「孩子們！不要怕。俺是逗着玩兒的。要知道，俺真喜歡你們這兩個苦孩子哪！」放低了聲音。「告訴你，小牛！那事兒你要是幹完了，包你明天就要轉南方大運！真是矮子上樓梯，步步高陞！別說明晚有十塊錢的賞錢，並且咱們底人一過來，俺馬上薦你們去當小伙子，不愁吃，不愁穿！懣嗎？」

「那……那……老爺……俺真的幹不來……」

「不，孩子！你是多末有種，多末有氣力！這點事兒還幹不來



？幹的來的。俺問你：你未必要拾煤渣拾一輩子，不想翻翻身，幹幹別的快乐的事情嗎？你試想一想看：白天拾煤渣，拾到皮破血出，還拾不到一頓够飽的窩窩頭。晚上沒依沒靠，躺在破土地廟裏擣北風。這……這……咳……咳……」雖說大爺肥厚眼皮裏，似乎着實並沒擠出一滴淚水，可是不防用袖口大大地揩了一頓。並且，又即刻裝出奶奶腔嗷嗷嘆氣的：「孩子們！咳，咳！俺替你們憂愁，是的，俺替你們憂愁！咳！若不是怕難為情，俺真的要抱着你們大哭一頓，可憐的小寶貝們啊！……」。

大爺還沒有開始哭，倒是石頭那顆脆弱憂愁的心，被那大爺底「同情」撥發了。他緊閉着黃腫的臉，淚水已經從細小的眼縫裏滾出。因為他是除了他底媽媽，在三四年前，決心撇掉他，跟一個軍隊上的伙夫逃跑的時候。她曾經抱着他哭過一番，像這樣喊過他是「可憐的小寶貝」的。從那以後，他再沒有碰到過第二個人這樣對待他。忽然！今晚這位陌生的大爺却也這樣對待他，因此，他被征服了。

於是，那位大爺更加用了慈愛而悲哀的口吻，而且簡直不顧他底聲浪，已經大到飄出了土地廟，將會引起意外的危險。他說：「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嗎？孩子們！」他特別把臉對住小牛，「當小伙仔該是多末有面子呀！你可以穿着一套怪漂亮的小軍裝，戴上一頂怪精神的小軍帽。勿論什在麼地方，你高興要誰誰就撲誰，要罵誰就罵誰；包管他們不敢說一聲不是，反要低着頭恭敬你！」「不錯，小老總爺！您撲的對，您罵的對呀！」並且……」他底頭用力在空中劃了一個全圓，拳頭嘩啦一下捶在地面，加快地噴着口沫講了下去：

「並且——等咱們底人打過來了，俺你還要把帶去見咱們底大帥，告訴他說：『老佛爺！請您收留這兩個苦命的孩子，像您自己底孩子一樣。等他們長大了，請您放下去當一名排長。因為他們是幫您老佛爺出力報效過的呀！……』」

停了一會兒，他推着小牛底肩膊催促着：

「你懂了嗎？呃！你懂了嗎？」

小牛茫昧地把眼睛投向前方凝視了一下，突然！牙根一咬，發怒一般的叫道：

「拿來！那兩個『起子』但是，大爺！你明晚真的來嗎？」

「一定來，一定來！還得給你們各人捎拾塊錢的賞號來哪！好，趕快去擰，趕快去擰；記住，不准對誰走露一點兒消息！好勇敢的孩子們！俺去了，明天再見。」

那大爺溜走後，小牛跟石頭啃完了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就朝鐵路錢揆去。

三……「天爺！這是怎末弄的？……火車出了軌！」

是下半夜四點半鐘的光景。

做燒餅的缺嘴老三，打鐵的歪肩膊老趙，隔街相對地各人佔住一塊木板，拉直地仰臥着。由於夜幕底極靜無聲，他倆高大的鼾聲，就像在牽錦標賽——

「噫，……噫，……噫，……」

其中尤其是老趙那隻向上翻的大鼻孔裏吼出來的鼾聲；簡直壓破了街市底沉默，跟街外草叢裏「紗織娘」底吱吱吱的歌唱，平分這淡淡無聲的夜色。

缺嘴老三向來是有點兒小毛病的：他底牙齒常在睡眠裏磨擦得格刺的響。但一到驚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照習慣，他是翻一翻身，嘴裏還道那那說一兩句夢話。因此，往往那睡眠的密度，也就跟寒暑表一樣，向下降落，成爲一種半睡眠狀態。

這時，他正在翻一個身，嘴裏呢喃着半句：「瞧！……老趙發了沒有？」忽然！好像有一座火山，在他底腦子裏爆發了，猛叫着天崩地裂的巨響：

「嘩啦……噹通！……轟！……」

他那顆休止在僵臥的靈魂裏的心，即刻嚇醒了，把他盲目地拉起來，像一架被黑貓黑狗吸引起來的暴尸，呆滯地立在那兒。大概因爲這份受了震動，他底眼睛就麻木得許久睜不開來。

等到第二遍恐怖刺耳的巨響過去以後，他才霍然睜開了眼睛，缺嘴皮開始劇烈地扯動起來。同時，也就恢復常態地生出了警覺，自言自語着：

「唉呀！……他媽的！打到跟前來了呀！」

他以爲是戰事一夜就逼近這兒了。他迅速記起他那個老早就預備好臨時逃兵荒用的小包裹來。那裏面裝有拾五串銅子兒，是他全部的財產。另外還有五斤乾餅，是他計劃着有一天，若是戰爭要在他們車站附近，非得胡打他媽媽的三天五天不可，那末，他跑到勿論哪處躲着，才可以免除飢餓。

毫不費思索的，他憑了上面那歷久訓練出來的「國民道德」，打算像一隻提慌了的鬼子，飛快地鑽進屋裏，摸着了那個擱在案板角裏，但却很容易拿到的小包裹，然後從後門溜之大吉。

正當他就要這樣做的時候，可是，一傢伙聽見了歪肩膀老趙底

聲音，——實在，他是嚇炸了胆，忘掉了他還有個可供商量的鄰人。——輕輕地說實地道：

「老三！往哪兒去？」

他回頭朝老趙那邊一瞞，瞧見老趙像一隻貓頭鷹，呆在黑處，睜着帶有嗅覺的眼睛。

「趙大哥！不是槍炮底聲音，已經擱到咱們這頭上了嗎？」

「不對，老三！那……唔……聽！！——」老趙趕緊用手兜着耳朵底邊沿。

此刻，從極近的處所，第三次傳來一種什麼汽鍋之類爆炸，氣體膨脹的尖銳聲音：

「噹！……」

接着，又聽見一聲鈍重的物體，土雷似的面在地上碰去了一下之後，一切又慢慢歸於沉靜，祇隱約聽見有斷斷續續的驚叫，在沉沉的昏黃月光下飄浮着：

「媽拉個巴子！這一定是敵人放來的別動隊幹的！這一定……」

此外，微微有一陣絕望的，苦痛的呻吟，像霧一般，籠罩住了一切——

「唉喲！俺底老娘呀！！唉喲！……」

「一定，一定！——」老趙沉着地乾咳了一聲，那隻特別挺的肩膀聳了一聳。「一定是火車出了事兒。一定，俺敢打賭。……但是，管他媽底腿！老子們再睡他個把兩個鐘頭，等到天亮了看。俺說：老三！你呆着幹嗎？伙計！你躺下，包管不是就打到這兒了。因爲……這個，這個，一點兒都不像機關槍連放的：咯咯咯！也不像步槍放的：砰……砰……照俺想：大概是大兵吃得太飽，

把火車壓炸了。那，——奶奶餵，不關咱們底事，你放心拉直了腿睡好囉！……」

他們又睡下去，一直睡到隔壁孫二娘家裏那隻老公鷄，伸長頸子叫了三遍，他們才照習慣的時刻爬起來，忙亂地下開大門，開始準備一天底活路。

這時，太陽還沒露頭，祇是東邊的天，佈滿了鮮紅的彩霞。一點雲霧也沒有，這說明了今天又是一個老熱的天氣。

歪肩膀老趙，實在是這小集鎮一切可敬的市民中，生活頂有條理的一個。他每天除了：太陽沒露頭，吩咐徒弟扯動風箱，把爐子裏的煤炭燒燃；把鐵放在火裏燒紅；太陽露了頭夾出紅的鐵，打成上好的菜刀、鐮刀、釘錐之類；這活路一做完，照例是太陽已經爬到屋頂上了，他就功德圓滿地撤掉鐵錘，厥在大門口，一手灌進二茶杯白乾，一手送進一塊鹹蘿卜，跟五個四兩頭的高梁拌白麵做的花捲。然後，站起身來打兩個非常響的嗝，身子一歪，順便倒在一張凳子上，睡他媽的兩個鐘頭，再一直做天黑之外。他還有一個生活規則，就是他一爬起來，必須溜到街後，那塊緊對車站的荒地裏，用他底話，是說：

「亮亮嗓子。」因為他是一個蹦蹦戲班子裏頭等的大花臉，他必須不讓他底嗓子塌下去了，免得趁廟會時，在戲台上被聽戲的丟爛草鞋。

今天，他也絕不改變這種程序，他一面唱着「昔日我有『一』個『三』大賢哪，……烏牛白馬……結拜在桃園！……」一面心鏡閃散到把前線上的戰爭，跟昨夜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了。實在，假設戰爭對於他們像是在耍狗熊把戲，每年每月都有這末一套。

再說：一天勞備後的甜美的睡眠，常把他過去及現在的煩憂，都歸得消退了色彩。那末，誰能必須命令他老趙有瞎心思去追求昨夜怪事底究竟呢？當然，那簡直是不可能！所以，他份外搖動一高一低的肩膀，走到荒地裏，打算唱完這齣桃園三。

可是，他迎面瞧見路警！他頂相好的酒友王高陞，揹着馬槍，在那兒把守着。一見到他，那傢伙就即刻拉長了滿生酒刺的臉，做出個陡然想起的驚詫的神氣，一隻手向他制止地一投，喊嚷着！

「媽的，歪肩膀！你來這兒幹嗎？這兒都放了步哨，不准閒人通過哪！喝！你還不知道昨夜底亂子嗎！噫！——」路警尖起嘴向車站上挑了一下。

老趙順着眼睛一瞧，他即刻吃驚到跳了一丈高，大叫道：

「喝！天爺！這是怎末弄的呀？……火車出了軌！」

「不要叫！你趕快回去，等會巡長看了，一定要把你捉去當嫌疑犯收拾一傢伙的。」

「不過，王大爺！讓俺隔遠稍微偷看一下就走。」老趙好奇地瞪着眼睛，將他所必須要知道的材料採訪一點兒，好回頭給所有的衙門們用加倍放大的聲調傳述開去。

他微微看見幾列車，像一堆死驢死馬，倒在那兒；看見一大堆掉死，砸死，軋死的大兵底僵屍，五顏六色地躺在那兒。他打了個寒戰，問那位路警：

「王大爺！這是怎末弄的呀？喝！他娘！難怪俺昨夜鷄子叫頭遍的時候，似乎，好像，聽見過什麼響動的。」

「怎末弄的嗎？聽上面說：是敵人放過來的別動隊幹的。」

「撞了鐵軌嗎？」

「還不知道，祇是有丈把遠的鐵軌脫了縫兒。但是——俺說：你這個頭等安份的市民！你又不是報館裏的先生，你問它幹嗎呀？你還是趕快回去打鐵得了。老哥！俗話說：『瓜田李下，各避嫌疑！』……」

於是，老趙才連跳帶蹦地跑進了街口，張高沙喉嚨嚷道：

「嗚！媽的！這真不是玩意兒，這真不是玩意兒！那邊的探子已經放過來把鐵路也毀了哪！照俺想：那些探子們一定是用的地雷毀的：因為……因為……」他急急使用新聞記者底天才。「如果不是地雷，幹嗎一傢伙就把那些老重的火車也轟下來呢？呃？諸位！……」

他這一嚷，不到喝一杯茶的功夫，就將所有的住民全都嚷遍了，都開始爭先地各人誇口各人底先見之明：「俺昨晚晚上確實聽說了，有老大的一傢伙響聲，真比打雷還厲害！不過，媽的！俺馬上又睡着了，今早却偏偏又忘記到站上去打聽打聽。」

這末你曉得，我曉得，一直嚷到上午十點鐘，鐵路附近解了嚴，人們才比頭上飛着去趕人血筵席的蒼蠅還忙，跑去擠滿了車站。在一大堆——約莫四五百——傷亡的大兵中，有一個兩條腿全給軋斷了的大兵，從腥臭的血泊裏痛楚而昏亂地哭叫着：

「老鄉們！……行行好吧！……請你們給俺一杯涼水喝。唉！唉！……俺底老娘呀！俺……疼得……要命喲！……嗚嗚嗚嗚！……」

人們爭先地提來許多桶開水，不怕腥臭的氣味，細心將開水用湯匙澆進許多還沒斷氣的傷兵底嘴裏，又將軋死了的抬到另一邊。「天哪！放在這兒再晒兩個鐘頭，怕不都生了蛆！俺說：軍隊

上不是有醫院的嗎？幹嗎不抬他們去醫治呢？」

人叢中有一個被慘狀感動到酸了鼻子的聲音，這樣吶喊着：

「嗚！媽的！他們……」一個祇是路膊上碰傷了的大兵憤憤地詛咒道：「他們還管得着這些！媽的！前綫上運回來的傷兵，都已經擠破了野戰病院呀！」

在這攪擾嚷叫的人群中，有兩個孩子從人縫裏擠進去，將驚懼的眼睛，死死地對住脫落的路軌間那几根螺絲釘鏽了一會兒，然後象失了窩的幼鼠一樣，失神地銳叫了一聲，就回頭匆匆地跑開了。

這兩個孩子，是小牛跟石頭。

四……「攪着一個老百姓就盤問，攪着一間民房就搜查。」

回到土地廟，已經坐在地下許久了，小牛却還驚亂地捏着石頭底手，深怕什麼危險把他底小伴侶從手裏攪去。

他們非常呆板地對視了幾分鐘，說不出任何一句話來，石頭將嘴撮得緊緊的，板着哭不出聲的苦臉。小牛底小心眼兒，顯然受着那未曾料到的殘酷的陰影所啃噬，懊惱與回憶，在深深鞭打他。使他迷惑地，毫不眨動眼皮地張開着紅眼腫，用特大的那排門牙咬着翻眼皮，至於破皮流血。

「……唉！疼得要命呀！……」

那個兩腿全被軋斷了的大兵底重死的呻吟，突然像一響子，在小牛底腦子裏絞鬧。一縷冰冷的痙攣，從他脊梁間分佈開去。他底曬白的臉，猛然起了一陣難受的抽搐。他忽然猛力從地下跳起來，捏緊兩隻拳頭，威嚇地掙動了一陣，瘋狂地叫嚷道：

「俺要咬斷他底喉管！那狗操的若是今晚來了。」

這聲音震動了石頭，他意外地噙了一句微弱的聲音，像並不是對小牛說的。

「那大爺還說今晚給咱們捐十塊錢來的哩！」

「呸！呸！誰再要他底短命錢？俺說：俺說：俺要咬斷那龜子孫底喉管！你懂了嗎，你懂了嗎！」小牛嚴厲地對石頭望了一眼，陡然發氣似的把身子朝地下一倒，頭狠狠鑽入一堆麥草裏，並不感覺到皮肉的刺痛。

這叫石頭格外恐怖起來，他馬上又將嘴撮合得緊緊的，等於巴上了一張封條，不久，他用手遮掩被熱淚脹痛的眼睛，設法不去看他底同伴，祇從齒縫裏擠出了一句深長的嘆息：

「唉！……我怕！……我怕！……」

如此，他們像死了一樣，沉默地既不做聲，也不對視。一直到天黑，一直到月光又偷偷爬進土地廟。但是昨晚那位說了要來，說了要捐十塊錢來的大爺，始終沒有來。

夜，以一個失眠患者底姿態，在這兩個不幸的孩子面前狂瀾地移動。

……  
在大街上，一整天，人們都被火車出軌的災亂，以及跟隨來的嚴重的氣壓：弄得七處冒火，八處冒烟了。

起先，約在十二點鐘，車站上駛來了十幾部大汽車，裝了一隊背上揹着鬼頭刀，手裏揮着手提機關的特務連的大兵。到達後，他們就地徵發老百姓，把軀死了的大兵們合葬在一個大坑裏。

不消說，咱們那位頭等安份的市民歪肩膊老趙，承了他底酒友王高陞的抬舉，也是被徵發去挖坑，抬死屍的一名伙子。他在移動

那些被烈火一般的太陽，跟不請自來的綠蒼蠅，這兩種侵襲之下的爛而且臭的屍體，投入大坑時，他發現了一個奇蹟！

那是那個軀斷了腿的大兵，當他舉行合葬式，他還並沒有「斷氣」，胸部還在起伏，還能够用他昏聩得像一塊木頭的感覺，反抗他最大的安息。

「俺：俺：」他絲絲地對一位官長哀求道：「俺：還：沒：死：哪！：做：做：做好，把俺：把俺：帶到：後方：去：吧！……」

「不成，不成！」那個肩章上有三顆金花的上尉隊長，把頭車到另一邊回答：「把你帶到後方，在路上也還是要死的！再說：好弟兄！野戰病院實在沒有房子收容了，更其是沒有藥品。好弟兄！這樣對於你是一件功德，真的，你可以縮短痛苦地死去！你……：早死早脫生哪！當然，當然，這不能怪俺，這：這是上面下的命令！……」

「合葬禮」結束之後，那一隊特務連的大兵，就各人把鬼頭刀抽出鞘，開始在大街上巡邏。職着一個老百姓就盤問；職着一間民房，就搜查。他們奉了上司底命令，要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全部拿獲從敵人放過來的別動隊，歸案嚴辦！

人們底心，像熱水澆在石灰上，鼓着泡，冒着烟。

即使平時頂喜歡嘮叨的歪肩膊老趙：現在也不能不把一肚子「輿論」，尤其是親手活埋傷兵的新聞，憤憤地忍住了。徒然糟塌了他那把值錢的錢鏢，發氣似的亂敲在空無所有砧子上，發出叮噠的怒鳴。

對過的缺嘴老三呢，却幾次惶亂地把燒餅烤焦了，不時把頸子從左到右，從右到左轉動，似乎正想設法怎末樣才可以把頭像烏龜

一般，縮進肚子裏去，免得被街上到處發亮的鬼頭刀，忽然一傢伙光顧到了。

特務連攪擾了一整天，終於沒有拿獲什麼兇手。到晚上，才傳說已經捉住了幾個嫌疑犯，押到後方司令部去了。同時這一隊放賊的大兵，也撤退了。

街上逐漸恢復了平時的狀態。這時，老趙底機會到來了。他把錢鏢一擡，跨出大門，找着隔壁三家的鄰居們談了一飽頓，最後他說：

「天爺！既然爲國爲民麼，也當到前綫上去搗砲灰哪！嗚！這樣死得不清不白，還給活埋去！真是：真是：不過俺說說，這也算是個榜樣，看那些年輕小伙子們，再也不想吃這碗快活飯？媽的！都以為一披上老虎皮，就可以豎起拳頭打他自己底爺了！嗚！可不是，鄭掌櫃的！這實在是現眼報哪！但是，那批什麼別動隊——黑良心的！嗚！這一傢伙坑害了幾百人，要是，要是捉住了，俺老趙也要去咬他一口的！」

他像這樣兩次三番的講述着，批評着，活也討不開去做了。真好精神，一直延到第三天，他才稍微歇了點兒氣，開始把爐火燒燃，動手去趕做一把殺豬用的尖刀。雖說這把刀是陳屠戶訂製時，彼此說定了在二十號一隻手交錢，一隻手交貨的。可是，今天已經到二十五號了。

火車出事後第五天的一個下午。

老趙剛剛擇掉鐵鏟，把一天的活路做完了，非常疲倦地躺在階沿上，貪饞地吸着旱烟桿兒，打了兩個老大的呵欠，對過的缺嘴老三，猛不防地空趁像一隻水蛇似的，不聲不響立在他底面前了。悄

悄地把他用肘按了一下，用手掩住那不開風的缺嘴，小聲小氣對他說：

「呃，趙大哥！俺有點兒心私話，要對你講講。有功夫嗎？到俺那邊去一趟。」

「好的，好的。」老趙很奇怪他底朋友幹嗎怎麼樣鬼鬼祟祟？到了老三底一間堆洋新傢伙的黑房子裏，老三當即關閉了門，而且用耳朵抵住高糧桿兒的堵牆了許久，才摸到老趙跟前，轉他出音不清的嘴，挨近老趙底耳根，問道：

「趙大哥！你這兩天買過小牛跟石頭底煤渣沒有？」

「沒有呀！怎末？他們……」老趙吃了一驚。

「俺覺得，俺覺得……」老三很費氣力似的。「趙大哥！這很有點兒那個，那個。自從火車出了事兒以後，俺就有兩天沒見過那兩個小子底影子，自然也沒從他們買到一點兒煤渣。可是……可是……」他特別放低了聲音，謹慎地向四處瞧了一眼。「大前天，天黑了許久，那兩個小子露面了，臉色很難看，俺還以爲他們是病了哩。他們一進門，就不聲不響地放一塊光洋——呃！老哥！聽見嗎？是一塊真正的光洋！——在俺底手裏，用着什麼像哭的聲音跟俺說：「缺嘴大爺！請您給咱們兩斤白饅，四根油條。多的錢，存在這兒，咱們每天晚上來買。」嗚！老哥！當然俺當即豎起秤桿，足足秤了兩斤白饅給他們。他們再一句話兒也不講，輕手輕脚地走了。好像背後有什麼陰險纏着他們，他們老是走幾步了，又驚慌地車過頭來望一下……」

「嗚！有這事兒嗎？老三……俺可沒留意到……」老趙用力敲了一下頭，實備自己底疏忽。「以後呢？以後呢？老三，你說

「唔！趙大哥！你小點聲氣哪！這不是玩意兒！俺相信，……俺相信，……」老三摸了摸鼻子，停頓了一下，才又非常遲疑地講了下去：

「那火車出岔子的事兒，俺以為……俺覺得……那兩個可憐的孩子應該是有點什麼講究的。……」

「啊嚇！好傢伙！啊嚇！好傢伙！」老趙驚奇得跳了起來。

「不過，趙大哥！」老三又用肘拐了老趙一下，又向老趙要了一次警告的眼鋒。「這事，俺沒對第二個人露一點兒馬脚。呃！就斷定是那兩個孩子幹的，咱們也犯不着多一句嘴，去坑害兩條小性命。不是嗎？所以他望你把這些話鎖在你底肚子裏，像銀錢鎖在你底櫃子裏一樣！」

「那當然，那一定，……關咱們屁事！」老趙走出來還再三向老三聲明。

五……「請問，大哥！到五里橋去是往哪條路走？」

這幾天，老趙心裏懷着那個興奮的秘密，幾次很想當作一條前的新聞，跟鄰居們一同來高興一下。可是，到底沒有這樣作。

那秘密活像猴猴喉包裏貯藏的一些粟子，一時被擠出來自己咀嚼一番，一時又推進去凸脹在那兒。

到第四天，老趙終於忍不住了。

他用了缺嘴老三同樣的姿態，同樣的口氣，鬼頭鬼腦地跟另一個人講。最後也是老三那套神秘而且善意的叮囑：

「這事，俺沒對第二個露點馬脚。呃！就斷定是那兩個孩子幹

的咱們也犯不着多嘴，去坑害兩條小性命！……」

於是，第二個人又像這樣重複一遍；第三個人又……第四個人……

那末，這，怎能去怪陳屠戶在桃園茶館將那新聞採了說大鼓營的立場，而致發展到悲慘的結局呢？何況他事後，確實大大痛責了自己一番：

「俺怎末知道那是說不得的呢，天呀！瞎！要是早知道那是說不得的，俺幹嗎像鬼壁開嘴？這事，這事，一定要折去廿年陽壽的！……」

事情是這樣的。——

當陳屠戶那天在桃園茶館推牌九，收場時，他贏了四串好錢。這筆數目，實在可以抵得他做兩天的肉生意。他底高興自可想見了。再加上另外一些看牌的人，從旁給他敲邊鼓，大大恭維了他一番：「陳屠戶！你底運氣轉了哪，包你今年一定要賺一筆大錢哪，」等等。於是，他這一傢伙可樂了，即刻想回敬點什麼「皆大歡喜」的話兒。在從前他本是要說：「俺那個豬不啃的南瓜，（指他底老婆）是個寡婦命哪，自從她一嫁給俺，俺就沒伸過一天眉頭以及：所以俺昨夜用殺豬用的挺杖，好好地捶了她一頓！……」

但是，他沒有這樣說。他覺得應該說點更其有味的新聞。

「俺底「運氣轉了！」……」他拍了拍赤裸的胸膛，遲鈍地轉動着他那肥得像生氣泡的頸子。「還有真正轉了運的在旁邊哩！」

「是誰？……是誰？……」聽的人們同聲質問。

「哼！是誰！是誰！」除了土地廟裏住的那兩個拾煤渣的小子——小牛跟石頭，還有誰！他如今賺着粗錢，一個月的，比咱們一年的

這多哪了……」

「當真嗎，果然嗎？」旁邊有一個人口裏有味地響了一下，問了這末一句。

「當真，果然！聽說他們被……」他舌頭一伸，改低了聲音。

「被那邊委作探子了呀！一個月五十八塊現洋，不折不扣。不相信嗎？哼！俺就親眼看見過他每天吃的都是洋麵條夾滷牛肉……」

這之間，在角落裏坐着一個喝了一半天茶的生疎的客人，對這些話，似乎很感興趣。那客人伸長了頸子像鵝樣，努力尖着嘴一個字啄下肚子去。

陳屠戶紅光滿面說完了話，正要提起腳走的時候，他猛然碰見了那位生疎的客人，他在陰暗處閃灼着刺人的眼鋒。他底心陡然跳了一下！而那位客人，也當即站起身，用山東腔，並不對誰地問了一句：

「請問，大哥！到五里橋去，是走哪條路？」

「到五里橋去，是朝左首走；到火車站去，是轉右首走。」

那位生疎的客人，嘴裏說到五里橋，脚下却筆直朝車站跑去了。

到了車站。他緊張地站在台上，從荷包裏摸出個銅哨子，長大而響亮地吹了三聲——

「噓！……噓！……噓！……」

即刻，路警室裏跑出了一排人，大街小巷裏也匆迫地跑來了八九個便衣偵探，集合起來，靜候他底調遣。

「聽！——全副武裝，子彈上膛，由此地出發，朝北頭土地廟嚴備前進！到達土地廟時，以路警第一第二兩班，担任週圍一里

遠地方的路上警戒；第三班及偵探班衝入土地廟，搜查並逮捕敵方坐探小牛與石頭。本偵探長在後方五百米遠處指揮。」此令！」

把命令下過之後，他——偵探長另外喊了一聲口令：

「跑步……走！」

于是，一口氣就衝到了土地廟。

這時，小牛跟石頭：正坐在地下，不安地互相對視着。許久，

小牛乾咳了一聲，惶亂地嘆息着說：

「石頭！咳！咱們這一對傻瓜，做了一件怎樣黑良心的事啊！」

這聲音，恰正傳到一個帶隊偵探貼近牆壁的耳朵裏，于是，他壯膽斗大的胆子，狂吼了一聲：

「衝進去！」

衝進以後，像在鷄籠裏捉雞一般，小牛跟石頭，被他們送未幾力地五花大綁了起來。

隊長也已經趕到，他異樣地審視了小牛跟石頭一番，才開腔嚴厲查問道：

「你們藏的有槍嗎？」

「沒……沒有……」小牛輕回答。

石頭呢，簡直嚇破了胆，眼睛不知道動了。

「狗屁！」一個嘴巴打在小牛底臉上，「當坐探哪能沒槍？好

你們藏的有錢嗎？」

「沒……沒有……老爺……」

「呸！」又是一個嘴巴。「還不賣「招」？好，給俺嚴密搜查

一番。」



到處都搜查到了：土給扒了一層，神繩子給扒倒了。但是，什麼也沒有；忽然，一位偵探在牆腳下一個破洞裏，發見了一包東西，誇耀地 噶道：

「看！這——」

是兩把擰螺絲釘的起子！

「好，帶到車站上去！」

把這兩個小「坐探」帶進大街，馬上轟動了所有的市民，排列在大門口看熱鬧。是長個兒呢，就尖着嘴看；是矮個兒呢，就踮着脚看。

好像怕俘虜有什麼土遁之類的法術，所以小牛跟石頭不但被八隻手擒住了兩隻胳膊，而且還被十八把雪亮的刺刀，擁列在週圍。

石頭底樣子，簡直很給觀衆們以既不愉快，也不慷慨的印象。

看！他已經恐怖到脚也埋不動了。全靠四個勇士底大力拖着在走。大把大把的眼淚，順着他黃腫的臉流下，

小牛倒還沒有太大的驚擾，祇稍微有一種「管他媽的」的念頭，以及由于太被人們在視所引起的反感，逼他份外用牙齒咬緊了嘴唇，朝左右傲慢地瞪視觀衆底臉色，彷彿想大叫一聲——

「呸！你們看吧，你們看吧，你們好好地看一頓飽吧！」

同時，在他底心頭突然浮起了五年前爸爸底陰影。

他爸爸是一個瘦而且長的漢子。白天裏從來不出門一步。一到夜晚，他就像一隻蜥蜴，輕輕地溜出去，直到天快亮，才攜着一包充飢的食物回來。但有一天，也就像這樣，被警察老爺們從一所破廟裏捉走了。以後，永遠沒有看見他回來過。于是，他，——一個被拋棄的弱小的孤兒，就開始掙扎地自己保護自己，雜在拾煤渣的

一羣人裏，抓住了他生活的門徑。另外，也就認識了石頭，把石頭在哭泣跟飢餓的荒野裏，收容那土地廟來，成了寂寞的生命途中底一個伙伴。

六……「人總得要砍掉一次頭的，不然：咱們拾煤渣拾到

哪天為止呢？」

小牛跟石頭由趙橋押到後方司令部執法處，是在下午七點三刻

一位左邊眼睛特別大，右邊眼睛特別小的特務上士，他底聰明，不僅流露在那隻豬卵子似的左眼眸子左右上下飛快的賤動，而且在接收小牛跟石頭的「歡迎詞」裏，也充分令人惋惜他是想應該被安置在外交機關，或是參議院裏。

起先，他拿出一大堆腳鐐，精細地選擇腳鐐頂小的，好給這兩小犯人釘上。

每次選好一副，試戴在小犯人底腿桿上，用三根手指朝腳鐐裏一插，即刻閉着右邊像蠶片畫的細眼睛，啟動左邊凸出而且發光的大眼睛，非常紳士氣地打一個冷哈哈，說：

「奶奶熊！每副都是除了腿桿，還可以插三根手指進去，不行！你們這兩位小犯人，不；小貴人！那就是說你們可以趁着守兵一不小心：就把腳鐐從脚後跟抹去，拔開兩條飛毛腿逃之大吉，讓俺這位專門管轄犯人的腿的孫上士倒霉哪！實在，咱們處長凡是關於犯人的事都想到了，獨沒想到專門去打一批給小孩娘兒們帶的小腳鐐，真是有點疏忽，可是，這年頭，小孩娘兒們犯王法的，又是這麼多！」

他最後從三十五次的選擇中，發現了兩副較小的鐵，就興高采烈地嘆道：

「好！這兩副勉強能用，好！小貴人們！請了！——」

于是他熟巧地從鐵底合口處插上一根特製的釘子，舉起鎚叮叮噠噠打起來，使它好像天生成體在腳上的。

「請問您，……請問您，……老總！……這傢伙，在腳上是幹嗎的呀？……」小牛底釘好了，正在釘石頭的時候，小牛問孫上士。

「小貴人！你不能權且貶低了身份，稱呼俺一句『大爺。』或是什麼嗎？不瞞你說，俺老早就被犯人稱呼是『老總』了。唔！這傢伙是幹嗎的麼？」他心地安靜地笑了一下。「哈哈！這就是因為你們這兩位小貴人是軍事犯。嗚！好傢伙！咱們再不給你們帶上這，殺殺冤氣，天哪！說不定你們不光扒掉鐵路，還要扒掉咱們這座三層樓的司令部哩！再說：倘若你們從來頸子上沒帶過銀製的『百家鎖，』那末，那末，現在給你們補上『長命圈』，也實在並不缺德呀，閣下！好，來，——請你們到『保險房子』裏去安身吧。」

這樣，他們被帶進一間漆黑而且熱臭的拘留所。

在那揮不進腳的小房子裏，小牛跟石頭剛在人堆裏費力找到了一個挨緊站着的地方，忽然聽見一個犯人先用頭「通！通！」碰了一頓牆壁，然後用鼻音特重的「老陝」腔哀怨地哭訴着：

「你娘，……你娘！……老子這次出去了，要不真的投到『架子上』（註一）去，算不得是個兩隻腳走路的人！……」

他們被編進這陌生的人群裏，都帶着孤伶伶的恐怖的感覺。那小一歲的石頭，就格外擦着哭乾了淚的發燒發腫的眼廬。那大點的小牛，就格外咬着嘴唇皮，渺茫地張着紅眼廬，在從門洞上飄進來

的馬燈光底搖蕩下，下意識地想做出什麼究竟來。同時，有一句話，千百遍在絞着他底心。——

「好吧！你愛怎樣幹就怎樣幹！……」

「小牛哥哥！……俺怕，……俺怕的！……這到底是幹啥呢？天爺！……唉！俺底腿給鐵壓麻了，又……哦……不着……一塊地方……躲下去！……嗚嗚！……」石頭陡然嘩哭起來，全身顫抖得前歪後倒。

「不要響，小兄弟！他們不能老讓咱們這樣，總該給咱們一個安排的。哼，人不能永遠帶着鐵站在這兒一輩子哪！……」小牛用手扶着石頭，安慰他。

「喂！你們這兩位小老弟是犯的啥法呀？」

那個剛才翻牆哭訴的老陝，抬起頭來問。他底面色，在夢一樣的微光裏，分明閃着一個即使樹葉落下來，也怕打破了頭的人。

「大犯人哥！咱們……咱們……是一個穿黑衣服的大爺，咱們們擰掉了鐵軌上的螺絲釘，兵車出了岔子：這個……這個……」

「嗚！是怎末回事？是怎末回事？小老弟！詳細說一下。……」

當小牛平淡地，彷彿是別人底事地，把經過情形講完了，引起了全拘留所犯人們底喝彩：

「幹的不錯，幹的不錯！『有種』！就是馬上拉出去砍掉腦袋也值得！……」

「不過！……不過……」小牛昏亂地詫異道：「大犯人哥們！那並不是咱們有心去幹的呀！」

「呸！什麼有心，什麼無心！真是……未必俺是有心嗎？天在頭上！俺簡直連無心都說不上呀。那龜子孫們硬說俺是匪底探子，

……

……

……

……

……

……

……

把俺一担子廣貨沒收了，抓到這兒來挨皮鞭鐵棍！……」

停了一下，老陝又用力換上一種快感吼道：

「不管怎樣，你們總之是撈回了本哪！祇可惜你們祇毀掉鐵路，沒有毀掉那些繩子孫們底祖坟！」

這：陡地激起了小牛天真的強悍勁兒，而且，將它盲目地拉得不合于標準的長了。他即刻自負而且變態地猙獰起來，咆哮道：

「哈哈！不錯，這就是咱們幹出來的！不錯，這就是咱們幹出來的！咱們……好漢做事好漢當；不過……」他蔑視地指了指由于極端的疲倦與昏眩，像一隻小山羊倒在旁邊的小牛。「不過，他……憑良心說話，他實在沒擰掉一根螺絲釘，光是幫俺站在路上望風。那十二根螺絲釘，是俺一口氣擰掉的！」

「那……那……」老陝興奮地伸過手來，讚賞似的用力拍一下小牛底背。「那末，明天過堂，頂好一個人承當，免毀兩個。」

「大犯人哥！過堂的時候，那老爺怎末樣安排咱們呢？」小牛用好奇心比恐怖心重的聲調問。

「哼！」一個遲鈍的，冰冷的，似乎生命已經老早就變成一塊擦刀布，失去了幸與不幸的條紋的聲音，從牆角裏飄了出來。「老弟！俺勸你什麼心事兒也不要想，頂好是有吃的吃點，有笑的笑點。如果你腰裏還存有兩銅子兒，就望你趕快明天託送水的買兩塊雞蛋糕來嚼一嚼。之後，挺着頸子等候東頭刀飛來了拉倒！」

「很對！」小牛底心，雖說馬上雷鳴一般的跳了一下，可是他口裏却機械地湧出了這樣的話：「人總得要砍掉一次頭的；不然，咱們給煤渣拾到哪天為止呢？」

「講得挺懂事，孩子！」從牆角裏又飄來了話。「像俺，應該

砍掉三次頭的！俺一點兒也不心慌！孩子！你明天得咬緊牙巴骨去見那個活閻王魏執法官！孩子！俺告訴你——」聲音中滲入了一種母性的憐憫。「第一，你不到受刑受到最後一口氣，千萬不要把話都供出來。因為那個活閻王很有點兒特別脾波：哪怕你頭兩句就把真心話供完了，可是那魏魏的，他還疑心你祇說了一個頭。他就像貓子玩弄爪下的老鼠，把你弄到死去活來的逼供！第二，孩子：你剛才說得很『有種』，你說『好漢做事好漢當！』那末，你頂好把你們這一案，通統拉到你一個人身上，免得白白地多陪一個進去！懂嗎？孩子！」

「懂！懂！大犯人哥！俺敢發誓，俺要救石頭，好像俺以前把他從飢餓哭泣下救出來，使他跟俺一塊兒拾煤渣過日子一樣！」

小牛興奮地舉起了兩隻小胳膊。

（註一）「架子上」即土匪群。

七……「這兩個小忘八蛋，根本不是人，祇是天生成犯法的小惡魔！」

小牛在一群所謂「大犯人哥」底鼓舞之下，使他發揮了原有的極頑強的性格，對付了中校魏主任執法官。

那個魏執法官，就是裏面犯人們稱呼的活閻王，也就是外面學術界稱呼的魏博士。

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先生。在八年前，他在歐洲留學時，提出了一篇轟動全世界的法律論文。因此取得了博士頭銜，取得了兩處皇家學會名譽會員的候選資格，也取得了一個外國政府銀十字架的獎章，更取得了本國大總統褒賜的三等嘉禾章。學術界一提到他，

誰都要肅然起敬，即刻去吟哦他所受寵于外國學者們底一句讚語：

「東方文化之深化！」

論文底題目是——「真人半人與非人」

據他底分析，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類，可分為三種人：第一是「真人」，像華盛頓，拿破崙，摩根，福特，……他們擁有智力與財力，因此他們應該完全享有永久生存與繁榮的權利。法律必須由他們所締造。所以說他們是真正名符其實的人。第二種是「半人」，像農工商之類，他們除了自立自給之外，還可以完糧納稅。但他們很容易失掉那自立自給的人格，因此法律對於他們是奉守的，監督的。所以說他們算得半個人。第三種「非人」呢，是像小牛，石頭，以及他們底爸跟媽，他們既沒有天賦的智力與財力，又不能自立自給，完糧納稅，他們簡直是一堆廢料，根本不能算人。因此，法律對他們祇有採取制裁的手段，甚至國家可以頒佈一種命令：將這些人聚集在一處，用廿五生的過山炮，完全加以殲滅，等於殲滅健康之敵的病菌一樣，全沒有什麼良心及道德上的虧損。……

兩個小犯人被帶到他底面前以後，不知怎樣，他放棄了嚴刑逼供的慣例，採取了他特別的審問法——心理裁判。

好幾分鐘，不做聲地用他那缺乏光彩，但却很尖銳的眼睛，死死釘住面前的小犯人——小牛跟石頭，像在施行催眠術。又不時挺起那隻大而且尖的鼻子，敏感地鼓動着，這是他所說的一種技能。

「咱們當一個出色的法官，除了用眼睛耳朵以外，也應該發揮鼻子底嗅覺。因為那可以聞出犯人們靈魂底氣味來！」

奇怪！當許多成年犯人在他這眼與鼻底威力之下呆一分鐘，都要像雪化在火裏一般的。可是小牛偏能胸膈挺出，兩眼站穩地對着

了幾分鐘，還不掉下去，實在很有點出乎他底意料之外。

石頭原來就是像棉花樣軟香地。隨時都在打寒戰。然而也能偷偷用一縷眼光，注視他胸前一塊亮亮的三等嘉禾章，毫不移動。

「好，很好！」魏執法官像突然醒過來似的，用極清脆正確的官腔開口了，「我已經在心理學上覺察出了這兩個小忘八蛋，根本不是人，祇是天生成犯法的小惡魔！本來！」他血色很順的皮球臉，動彈了一下不屑的意味。「本來像你們這驚天動地的兇手，是不必再審問一句，即刻就可以拖出去——甚至連你們底家長也該一同——砍掉腦袋的！不過，我還是按正式手續使你們做個明白鬼。那末，你姓甚名誰？多大年紀，幹什麼的？你底爸爸是誰？……」

他把臉朝着小牛，又非常銳感地鼓動了幾下鼻子。

「俺……老爺……俺叫小牛。」小牛忽然覺得不知道該把拳放在什麼地方，許久才費力交結在胸前。「十二歲了，不過還多一點，是十二歲加四個月。俺在車站上拾煤渣的，俺底爸爸……老早就沒有回來了。……」

「我問你姓什麼？你底爸爸叫什麼？」

「老爺！俺不知道。別人都叫俺是小牛，俺底爸爸，……俺底爸爸，……他，……俺祇知道稱呼是爸爸。……」

「聽到嗎，聽到嗎，閣下！」執法官驚喜得手舞足蹈，匆匆用肘碰着旁邊那個塌鼻孔尖上掛着一副老光近視眼鏡的書記官。「連自己底姓跟爸爸底名字都不知道的野小子，不是恰合我那篇論文裏「非人」的旨趣嗎？當然，他爸爸不是小偷，就是酒鬼，媽媽不是私娼，就是白癩，嗚！我不知道咱們大帥為什麼還不採用我那退一步的辦法：絕對不許他們生下孩子。萬一生下孩子，也不應該許他

們養活下來，先是爲了害人，害社會！」

「是的，是的！」書記官恭而且敬地答覆道。「俗語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

小牛詫異地望著他們，嘴脣扭動着好像想說：「噢！這老爺們！幹嗎這樣高興呢？」

「那末，你爲什麼幹那犯國法的事呢？」執法官欣賞似的歪着頭問。

「老爺！那晚上有一個大爺給了咱們兩塊錢，四個白饅，兩塊大頭菜，叫咱們去錢路上擰螺絲釘，說定了第二天晚上再給咱們帶十塊錢來，還說薦咱們去當一名小伙子。可是，咱們以後連他底影子也沒有看見過了。這……」小牛昂起頭，拍了拍胸膛，盡力模仿成年人底姿態，極強地加大語氣。「這……是俺一個人幹的！石頭他沒動兒，他光是站在路上幫俺望風！」

「得了！你不要管石頭，我自然有方法叫他供的。好！」執法官紅光滿面地對着石頭「你……：嗚！怎樣？這小子像一堆稀泥巴塌下去了！孫上士！你把他扶起來。哼！這又是心理判決的資料哪！要不幹虧心事，幹嗎嚇死過去了呢？……」

費了兩點鐘的時間，給石頭底頭上噴了兩大桶冷水。但終於沒有從他口裏供出一句。他，不是昏過去，就是嚶嚶地哭泣着。

一直弄到執法官仔細察看了那兩把兇器——「起子」，確實辨別有一把顯然因擰動螺絲釘時費了勁，已經磨光了口，另一把却原樣黑油油的。這才大喝一聲：

「退堂。」

爲了這案子太大，在三天後就把小牛跟石頭捉去，當場宣佈了最後的判決：

「小牛着即押回趙橋，就地正法！其首級懸掛車站示衆三日。石頭處於從犯地位，情有可原，特處以無期徒刑，送交陸軍監獄執行！」在小牛臨起解的時候，石頭突然像一隻被打急了的貓，瘋狂地跳到小牛底面前，緊緊抱住小牛底頸子，尖銳地呼喊道：

「小牛哥哥！你要被老爺們送到哪兒去呀？這……：天爺！……這叫俺以後孤伶伶一個人，……：怎好再去拾煤渣呢？……：不！俺要你，俺要你……：留下吧，留下吧！……」

小牛咬緊了牙齒，啞白的臉，起了一陣痛楚的癢癢，他盡力忍住灑潑的眼淚，決絕地分開石頭底手，很吃力似的回答着說：

「石頭，俺底親兄弟！咱們今生都不能在一塊兒拾煤渣了！不過……：不過……：照俺想：他們總該要替你出個主意的吧？」

「對！對！」旁邊孫上士即刻向石頭陵動那隻大眼珠，極沉着地解說着。「小伏計！你從此以後，一直活到一百歲，都包你有窩窩頭啃，用不着再去拾煤渣了哪！喂！這難道不是你一件天大的恩惠嗎？」

但是石頭並沒有了解這「恩惠」，他還是要他底伴侶，他又一次跳上前去抱緊了小牛，當即被孫上士分開了。

如此往復經過了四五次。

當小牛底背影，快要消失在石頭眼底消滅的一刹那，他才舉起手絕望地揮了一把，讓一陣火山爆發似的霹靂，在他底腦子裏猛一震動，全身像一件久沒漿洗的衣服，跌在地下。

# 大戰後的日本文學

澄 清

日本雖沒有直接出兵參加世界大戰，但世界大戰對於日本，不僅在政治，經濟，工業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影響，同時使牠的文學也跟着換了一個大不相同的面目。大戰爆發的一九一四年，正是日本的大正年代剛開始的第三年。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到明治末年，由極盛而衰；在大正的初年，市場上文學雜誌雖多，作家却各有各的傾向，文壇上已沒有一個一貫的主流。但接着在大戰期間，就出現了人道主義派，新理知主義派；大戰以後，因工業的振興，民主主義思想的泛濫，又有一新派的文學從單純的正義感進展到一個鮮明的色彩；其間尙有新感覺派與大眾文學的流行。從昭和元年（一九一五年）到昭和十年，有新興藝術派的曇花一現，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新派的文學爲上方所摧殘；以及最近二三年來空襲着的所謂「文藝復興」，即從大正元年（一九一一年，亦即我國民國元年）論起，在這短短的二十四年中，日本文學的各派，一興一衰，五花八門，真有令人目眩之感。但總說一句，又無非是布爾喬文學因新興文學崛起而低落，近年來新興文學又在另一種勢力下，爲政治力量所壓下去，於是布爾喬文學乃至受軍部指揮的某種文學又拾起頭來。

這短文，題目雖是「大戰後的日本文學」，但爲了清楚地明瞭整個的大正年代以至今日的文學趨勢起見，我們就推前到大戰前三年，從大正元年叙起。

## 二

我們在日本大正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的文學中，可指出二個顯明的特點：一，那時期的文學，不論那一方面，都沒有原封不動地接受上一代的明治文學的遺產，甚至可以說，牠是有意排斥明治的部分，而從新的立場出發的。意氣旺盛的新作家絡繹不絕地現身於文壇，對於自然主義的既成作品，很有點歧視。例如人道主義派，新理知主義派，新感覺派等等，都不是明治文學胎生的派別，同時又多半是克服明治文學的新文學的集團。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大正期的文藝傾向，惟有在那時期生長的文藝才得有那麼獨立的色彩。二，大正期的文學非但不是明治文學的延長，而且是與明治文學對立的；日本文壇到那時候才產生了直接觸到人生的文學。那不容說便是新興文學的發生。就第一點說，大正文學還是限於文學的以及文學圈內的人生觀，技術觀，世界觀；可是就第二點說，牠已不是由意識來決定生活，而是由生活來決定意識了，因此生活直

壓下去，於是布爾喬文學乃至受軍部指揮的某種文學又拾起頭來。

接成了作品批評的對象。

說到大正初年的創作界，正如上述，各個作家都抱着各不相同的傾向，同時作家也非常之多。那時候和現在不相同的是，許多刊物上都登載小說，而那些雜誌却大都是營業性質的文學雜誌，不像現在的文學雜誌，多半是同人雜誌。也許正因為有了那些雜誌，需要多了供給隨之增加，作家也就多起來罷。然而數百個新進的和老成的作家中，如今仍能為人稱道的，却寥寥無幾；他們所留下來的作品，值得一再誦讀的，也是有限得很。自然主義以後，橫貫文壇的一大主流沒有了；變成雜沓的散兵線。足以和自然主義對比的主義一時產生不出來，文壇竟成一黨一黨之局。當時著名的作家，有夏目漱石，高濱虛子，武者小路實篤，鈴木三重吉，上司小劍，森田草平，小川未明，長田幹彥，谷崎潤一郎，永井荷風，森鷗外，野上彌生子，有島武郎，元保田万太郎等。如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雖以頹廢的享樂的作風為文壇所注目，但說不上是反映着失去時代方向的民衆性，而且可以站起來指導以後大正文學的新傾向的新人，也不該取那種態度。自然主義是絕對否定主觀的。所以取而代替自然主義的新文學傾向，至少是應該解放主觀的，於是完全解放主觀為條件的人道主義，和以主觀之客觀的存在為必然條件的新理知主義，到大正初年終於相繼的出現於文壇了。

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是一些白樺派的作家所提倡的，一班抱着滿腔熱情而不知世事的貴族子弟：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長與善郎，里見淳，柳宗悅，會田百三等，感到「自然主義窒息內心而要使內心從更深的地方自由地復活過來，」於是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創辦那白樺雜誌，而他們的勢力為社會所承認，却在

大正二三年以後。這一班人生活不成問題，對世間不很瞭解，他們抱着純情的心地，愛好藝術，好讀易卜生：托爾斯泰，杜思退夫，斯基，梅特靈克等的小說劇本，惠特曼，勃萊克的詩，愛好羅丹的雕刻，賽尚奴，荷荷的繪畫，他們「用自由的被解放的心情，將那給自己的心之最感情的事件真實地寫出來。」這派由有島武郎，會田百三的基督教的人道主義，和武者小路實篤從托爾斯泰等所感受的人道主義，合而為一，想樹立起一種反抗因襲道德的人道信念。他們以為不論國家，不論個人與個人之間，或甚至兩性之間，一切都惟有由神聖的愛和犧牲精神才能結合；要喚起世界的人類愛的神聖必先否定國界，因襲的所有觀念以至社會的傳統觀。這些話在現在聽來，甚麼神聖，甚麼自由，甚麼人類愛，當然知道只是一些哥兒們，讀了幾本聖經似的文藝作品，激動了「良心」，抬起了頭，無異於痴人說夢，但是在當時封建的傳統勢力重重的壓迫之下，甚至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尚未抬頭，這一類「心靈解放」的呼聲，恰好在冷酷而窒息人心的自然主義衰微的時候喊出來，自然也頗能震動人心。這一派在文壇上的聲勢，直到大戰後新派文學興起後才漸漸衰微下去。到了昭和初年間「一九二六」他們的熱情，隨着年紀一年年退下去，終於完全消滅了，他們在文壇上的壽命也就此告終。如武者小路實篤即偶有寫作，也正如文藝批評家千葉龜雄所說的，降為「常識以下」的作家了。

新理知主義 與白樺派的人道主義的文學步調略同，在大正四五年間抬頭起來的，有新思潮派的新理知主義。新思潮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文科生所辦的文藝刊物。創刊於明治四十年。第一次為後來的日本演劇運動大家小山內薫所主編，僅出六期即停刊，第二期

的新思潮復刊於三年後明治四十三年，保谷崎潤一郎等所主編，也備用一年多就停刊。隔四年，至大正三年，新思潮第三次復刊，這一次的同人為豐島與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寬，芥川龍之介，松岡讓，山本有三，成瀨正一等。第四次的新思潮在前回停刊一年多之後，大正五年發刊，係第三次同人中之芥川龍之介，菊池寬，松岡讓，久米正雄，成瀨正一五個人主辦，我們在這里所說的「新思潮派」即是指這第四次的「新思潮」同人說的。

這一派所主倡的新理知主義的文學，也和人道主義文學一樣，是對自然主義文學的反抗。人道主義文學是反抗自然主義文學之客觀觀照，無理想，無解決，黑暗，不正，不義的，而新理知主義的文學，主要點是在題材之虛置及表現方法的更變。

這一派人，除菊池寬之外，都是夏目漱石的學生，常出入夏目之門，直接間接都受他的「文學論」的影響。他們以知識為本位，而尊重知識，所以作品的題材是智的，技巧是巧緻的，興味是合理的。而其訴與力也是理知的，先訴於讀者的知識，使讀者滿意點頭之後，才感到作品的興味。這些作家在初出文壇時，各顯其特性，菊池寬的作品注意內容與主題，簡明直截，頗投時好。芥川龍之介作品取材的洽博與清新，觀察的警拔，修辭的精練，與表現的巧妙，足為新理知派的代表，久米正雄對於時代的末梢意識的感觸很敏銳，以精巧的描寫發展他。但是除芥川龍之介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自殺外，其餘的幾個人後來都流為寫長篇雜章小說的通俗小說家了。

在大戰之前和大戰期間，除了這兩派的新人活躍於文壇之外，還有一批略帶自然主義色彩的新作家，他們都半是早稻田系的作家

。早稻田大學為日本自然主義的大本營，從那裏出身的作家，雖想竭力掙脫，但不容易脫化。這類作家如近松秋江，廣津和郎，細田民樹，細田源吉，宇野浩二，葛西義藏，中村星湖，谷崎精二便是。他們的作品都是自己身邊瑣事的暴露與分析，那態度處處都是客觀的，機械的，其世界觀常陷於不可救的虛無境地，作品中充滿了苦悶重濁陰暗的氣分。

### 三

到大戰後，日本文學轉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大正三年—大正七年」的五年間的世界大戰，本是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成熟後所難免的悲劇，但在當時，協約國却宣稱那次戰爭是和平主義對德國的軍國主義的戰爭，是民主主義對專制主義的抗爭。美國參戰時，威爾遜會宣言美國的參戰是為了解小民族的自治與民主主義的擁護，因為這機緣，美國的民主主義思想便於大正的五年間侵入日本，進步的學者便以這「民主主義」「和平主義」與「軍國主義」「官僚主義」相抗爭。這民主主義的思想到大正七年十二月以福田德三，吉野作造為中心，組織了「黎明會」便達到最高潮。這思想在當時文壇上雖無甚勢力，却為後來的新派文學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當時惠特曼，加本志的詩與散文，已被當做民主主義的聖經而受到熱烈的歡迎。到大正八年，大戰告終，日本產業界獲金很多，連戰爭景氣之極點，物價因之提高，即窮人却享受不到好處，非受其害。同時因企業勃興，做工的人急激的增加，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漸漸提高。於是在這群非知識分子之間也開了「文藝之花」，從大正六七年「一九一七，八



然」到大正十二年關東大地震前的數年間，竟有一羣「粗手」的作家相繼出現於文壇。這些「粗手」的作家，都是體力勞動者，他們有很久的勞動生活的經驗，茲將作者及其作品，略舉於下：

宮地嘉六（造船工，旋盤工）有一個職工的記錄「大正六年發表：下僅標明年數」煤烟之臭「七」，河邊強者「八」，放浪者「八」，「未詳」等作品，內藤辰雄（役夫，泥水匠，車夫）有洗馬「八」，昏倒者「九」，指空而言「一〇」等；宮島資夫（職工，泥水匠，火夫）有坑工，「八」泥水匠的屋子「九」，殘骸「一〇」，老夫夫「一〇」，失職「一〇」等；前田河廣一郎（曾在美國做雜工）有三等艙客「九」，瑪特洛斯的一羣「九」紅馬車「一一」等；新井紀一（砲兵工廠職工）有激怒的高村軍曹「一〇」，山的誘惑，「一〇」，懼「一一」，宵友「一一」等；中西伊之助（各種勞動，勞動運動）赫士中的萌芽「一〇」，從你們的背後「一一」；吉田金重（木匠，護士，職工）有冒雨「一〇」，一個飄泊者「一一」，狂人的夢「一一」；細井和喜藏（紡織工）有死生同列「一一」，某機械「一一」；加藤由藏（海軍工廠職工）有織工思潮調查書「一一」，銀幣「一二」；金子洋文（電氣工人）有洗衣作與詩人「一二」，地獄「一二」；今野賢三（職工遞送夫，電影說者）有道旁之人「一一」，到失火之夜「一二」；山田清三郎（學徒，遞送夫職工）有棧橋的一夜「一二」，幽靈的讀者「一二」；岡下一郎（職工，遞送夫）有齒輪「一二」，中煤毒「一二」；平澤計七（職工，勞動運動者）有中尉「一二」，大眾的力「一二」等作品。

這些勞動作家的抬頭，在當時的文壇上，確實是件值得驚異的

事。而這事件給與了從來是安定平穩的文學以很大影響，致激起以下的事件：

一、進步的，文學的知識份子之驟起；二、文學的，藝術的保守性之反攻；三、公然開始了文學的藝術的鬥爭。從大戰終了的大正七八年頃起，前述的文學現象，在近代日本文學史中賦與了重大的意義。

關於進步的文學的知識分子之驟起，先要算到雜誌播種者及那一群的運動。這雜誌於大正十年「一九二一年」由小牧近江，金子洋文，佐佐木孝丸，村松正俊，柳瀨正夢等所創辦，其後又有平林初之輔，青野季吉，前田河廣一郎，中西伊之助，佐野袈裟美，武藤直治，山田清三郎等加入為同人，共同研究文學與藝術中歷史性時代性及階層性的問題；由這根據為出發點，對自然發生的非知識分子的文學現象，與以一定的現論的系體，同時對於封建的資產者的文學藝術，為確立新文學藝術的存在權，不得不加以致命的攻擊。

播種者於是在新文學，藝術運動中開拓了一條最初的路，不僅給了它一定的方面，即且在那羣團中吸收了當時的進步作家，批評家，思想家，如秋田雨雀，有島武郎，石川三四郎，江口煥，小川未明，加藤一夫，白鳥省吾，長谷川如是閑，藤森成吉，福田正夫，吉江喬松等都是那雜誌的執筆者，其聲勢之浩大，使文學的保守主義者震恐，於是藝術派的作家以武者小路實篤，菊他寬，中村武羅夫等為首，開始侮辱嘲笑新文學，說藝術手腕不高明，技巧未熟練，幼稚，但新文學有它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據，不論資產作家如何非難妨害，終未見受損，而且由於江口煥，藤森成吉從舊文學的轉向，一現早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如秋田雨雀，加藤一夫，小

川未明等之對新文學的表明態度，以及藤井眞澄，尾崎士郎一班年青的知識份子的作家參加新文學的陣線他們在播種者之外，更刊行了熱風，新興文學等雜誌，而和資產者的文學成了對鋒的陣營。

這樣，兩個文學營壘的鬥爭，愈來愈激烈，但是到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關東一帶突然發生大地震，上方乘勢摧殘新派文學，在政治的勢力之下，新派文學的雜誌一時都被勒令停刊，幫閒的文學家便意氣洋洋，稱此為「新派文學的敗北」，「新派文學的滅亡」。

然而這「敗北的新派文學」潛伏到翌年（大正十三，即一九二四）六月，又由舊「播種者」同人另刊一種新雜誌，接着又引出一批粗手的優越的新作家。

葉山嘉樹（船員，勞動運動，泥水匠）獄中半日（大正十三年），實淫婦「十四」，土敏土桶中的信「十五」，海上生活的人們「十五」，沒有勞動者的船「十五」；黑島傳治（農民，兵士）二個銅板「十五」，脚蹩「十五」，豚羣「十五」，里村欣三（交通勞動，自由勞動）苦力頭力的表情「十五」，西伯利亞近處「十五」，疥癬（昭和二年即一九二七年）；小堀甚二（鐵路工人，木匠）貯蓄心「十五」，轉轍手「十五」；岩藤雪夫（船員，遞送夫）被賣的他們（昭和二年）；平林泰英子（繅絲女工）舊壁櫥「十五」，在施療室（昭和二年）。

此外在知識份子的文學青年中也有新作家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而產生作品的，如：

林房雄的蘋果「十五」，公園的構成「十五」，薊「十五」，沒有畫的畫帖「昭和二年」；村山知義的被罵的孩子「十五」，老

僕人（昭和二年）；久板榮二郎的犧牲者「十五」，斷續戰鬥（昭和二年）；小野宮青的晨鐘。「十五」。

這所謂新派文學的戰鬥的第二期，由這許多潑刺的新作家的出現，和一班老將的活動，打了開來，如前廣田河一郎的大暴風雨時代，太陽的黑點，藤森成吉的犧牲，森茂左衛門，她爲什麼這麼做，細林和喜藏的女工哀史，今野賢三的曉三部分，中西伊之助的農夫喜兵團之死等力作，都是在這時期發表的。

而且這時期的作品，不僅量的方面可觀，質的方面也有顯著的長成。他們既有各種各樣的人生經驗，因此取材方面就開拓了新的分野，而且對複雜的社會的以及歷史的事象取一種批判的，肉搏的態度，每篇作品的藝術上的技術也漸趨成熟，他們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而傳統的老文學只能退到黑暗的一角了。

新派文學不僅在創作方面收了很大的成果，還產生了許多傑出的批評家，作理論的指導，如平林初之輔，青野季吉，藤本清一郎；藏原惟人，大宅壯一，中野重治，本山知義等。青野季吉於大正十五年發表自然成長與目的意識，主張新派文學不該讓其自然發展，應在一個目標之下促其急激地生長。本來新派文學係包羅各種前進思想的作家組織而成的，至此許多思想不同的作家不能站在統一思想的旗幟之下，新派文學內部就開始分裂。但經過幾次論戰清算後，各團體又分而復合，到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僅存「納普」與「勞農」二團體。

在這分裂期間除片岡鐵兵，細田民樹，細田源吉由舊文藝的營壘投入新派文學的戰線外，又有許多新作家加入與自己思想相近的前派，並產生一些作品。茲舉其重要的于下：

橋本英吉（炭坑，印刷工人）的棺材與赤旗，本莊陸男（小學教員）的北方的開墾地，植本楠郎（大學中途退學：農民）的村醫，上野壯夫（早稻田中途退學）的野火，武田麟太郎（帝大出身）的敗戰主義：山內謙吾（勞動者）的鐵路工人，越中谷利一（兵士）的一個兵士的震災雜記。

「納普」在創立時高舉新寫實主義的旗幟。該派的新進的批評家藏原惟人主張新派作家應先站在嚴正的寫實主義之下，將這現代生活客觀地「敘事詩」的展開，才是藝術的重要的任務。於是在這新寫實主義的口號之下，又有許多新作家及新作品出現：

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三〇、一五：蟹工船，不在地主，德永直沒有太陽的街，中野重治的鐵的故事，林房雄的西比萊斯號事件，藤森成吉的光與暗，土隍大會，片岡鐵兵的綾里村快舉錄，村山知義的暴力團記，立野信之的軍隊病，應地互的動員線，細野孝二郎的貧農組合，山本勝治的十姊妹，岩藤雪夫的鐵等，為其主要者，其中小林多喜二（高等商科出身，銀行職員），德永直（印刷工人），山本勝治，（農民），細野孝次郎（農民）都是新出現的作家。

新寫實主義——即主張現實之客觀的描寫，現實之不歪曲的藝術的反映，遂成了新派文學發展之光輝的指標。但批評家可以提出的這個要求，作家怎樣才能達到這目的？是接觸了客觀的真實去描寫呢，還是先提高自己的意識：然後從事創作的活動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完全可以個別分開來講的。然而當時新寫實主義派的主張却不能給這問題以確定的解決，但大致傾向於後者，到昭和六年（一九一三年）由藏原惟人的提倡，就決定採用了（辯証法的唯物論

）的創作方法。這一次又有很好的收穫：

藤森成吉的轉機時代，飢，小林多喜二的轉形期的人們，沼尻村，地區的人們，鈴木清的豎房細胞，吼鳴的警笛，村山知義的志村夏江，湊井一的清水燒風景，德永直的木組織工場，火飛，窪川伊納子的應該做什麼，進路，貴山治的，出鄉，松田解子的食堂，女性苦，中條百合子的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大江賢二的軍需工場，金親清的製鐵起業祭等。

從這些作品，可看到有二點值得注意：第一，作家在時代尖銳化的情勢中，描寫有積極性的主題，第二，他們傾向於現實之廣汎的客觀的把握。

但到一九三三——三四年又有一個新的主張，以為要具體地現實地描寫客觀的真實。現在這問題正在每一期的進步雜誌上繼續討論著。

自從九一八以後，日本政府對外逞其武力的威風，對內也施其嚴重的壓迫，和帝國主義的跋扈的軍人站在對立地位的新派作家當然首蒙其難。「納普」在去年解散後，作家星散，一時呈「平靜無事」的狀態，但不久又組成若干小團體，以各個雜誌為中心，開始努力於文藝活動。茲將各個雜誌及其主要的執筆者分列於下：

文學評論中有德永直，小田清三郎，三好十郎，橋本英吉，上田進，窪川稻子，堀田昇一，松田解子，藤森成吉，武田麟太郎等

文化集團中有江口漢，細田民樹，平田小六，黑島傳治，平林泰英子，伊藤貞助，越中谷利一，大江賢二，等

現實中有本莊陸男，鈴木清等。

文學建設中金親清，橋本正一，上田廣，田中英士，小堀秀雄，安瀨利八郎，阿蘇弘，島田和夫等。

日歷中有新田潤，高見順，荒木鏡，大谷藤子等。

新文戰中有前田河廣一郎，葉山嘉樹，金子洋文，伊藤永之介，里村欣三，鶴田知也等。

#### 四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和新派文學對峙的另一個營壘。

當新派文學在大正十三年因關東大地震而初次遭受壓迫的時候，舊派文學中有兩種新花樣乘隙在文壇上抬起頭來。一是大眾小說，二是新感覺派。

日本的所謂大眾小說，實在是歷史的通俗小說。內容是狹義的劍俠小說，題材都是取之於歷史的。其唯一的作用，大概就是使讀者逃避現實求片刻之安慰。還有便是刺激人類的鬥爭性，喚起對勝敗的博性與冒險心，這種小說中事件的進行變化極多，解決又快，可滿足讀者的崇拜英雄的心理，與以剌那的忘我的慰藉。這恰好投合了小市民的脾胃，所以近來來大眾小說之地盤日益擴大，竟有侵入純文藝的園地之勢，致使純文藝的作家徬徨失措。這一類作者著名的為中里介山，國枝史郎，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長谷川伸，白井喬上，牧逸馬，小酒井不木，吉川英治等。

在這種情勢之下，在明治中期會露其端倪的偵探小說，也抬起頭來，新青年雜誌即專載偵探小說，以及帶科學趣味冒險色彩的作品的，這類作家著名的有森下雨村，江戶川亂步，保藤龍猪，正木不如丘等。

新感覺派是在反新派文學的領袖菊池寬領導之下於大正十三年十月由十四個同人橫光利一，片岡鐵兵，川端康成，中河與一，石濱金作，今東光，佐佐木茂索，佐佐木味津三，十一谷義三郎，伊藤貴磨，加宮貴一，鈴木彥次郎，管忠雄，諏訪三郎，創辦文藝時代，創刊後又有岸田國士，南幸天，酒井真人三人加入。而新感覺派的名稱却不是他們自己起的，是千葉龜雄加於他們的名目。新感覺派的主張是怎樣的呢？據該派的代表作家橫光利一說，新感覺派的作品，是「感性的認識與悟性的認識之複合體的主觀之爆發，是藉悟性將觸到物體自身而發的內的直觀加以象徵化的作品」；又川端康成對新感覺派下的定義為（主客如一的表現），這比橫光利一的易解而明瞭。總而言之，這是一種着重新表現的文學，什麼人生的意義，社會的變革等，他們是不屑一顧的。他們生於以感覺為中心的世界，生於近代的末稍神經之尖端，生於 Nonsense，在夢，空想，病的幻想之一角，保持其立腳點。

這一派中可以橫光利一，中河與一，川端康成等為代表，橫光利一是最露鋒芒的作家，自大正十二年發表了一篇蠅，為文壇認識以來，即為新感覺派運動之主將，陸續發表日輪，拿破崙與輪舞，春天乘馬車，七階的運動等所謂感覺主義的作品，但自昭和五年發表島，高架線以後，已脫去形式主義，感覺主義，開始探求人類心理之錯雜的世界。如何想，受難者，寢園，絞車，却是種種人關心理的探求，為近年來純文藝作家中最堪注目者。

中河與一雖為新感覺派運動的中樞作家，但為其形式主義文學論所誤，內容空疎而乏味。其早期作品以冰的舞蹈場，肉體的暴風為著，強半以病的潔癖性為主題，最近的有性格的人家，高而夫，

滿目等，都是以南洋地帶的異國風光為其背景的。

川端康成雖也參與新感覺派運動，但其氣質不同，發表的作品之趣味也不同。他不是如橫光利一似的主知的作家，寧是抒情的作家，不是構成的作家，而是流動的作家，他有詩人的精細的感覺。他的出世作伊豆的舞女，類似伊豆的牧歌的敘情詩，長篇淺草紅團，寫淺草的特異的氛圍氣。昭和五年末所出的花，水晶幻想鏡，落葉等都流於所謂無意識心理的錯綜，他的作品雖沒橫光利一的多，但他們都算是從新感覺派出頭而在現在文壇上占重要地位的作家。

新感覺派無形隱滅後，在昭和五年四月，又有新興藝術派出現。這是在通俗小說家中村武羅夫領導之下，想用這來對抗新派文學的一派。因為是由十三個人所組織，所以也稱（十三俱樂部）。十三個便是中村武羅夫，川端康成，加藤武雄，嘉村淺多，橋崎勳，岡田三郎，尾崎士郎，淺原六郎，飯島正，久野豐彥，翁久允，龍崎寺雄，佐佐木俊郎。他們在新潮社出版新興藝術派叢書，有九個短篇集：岡田三郎的物質的彈道，龍崎寺雄的街頭的 Nonsense，久野豐彥的聯想的暴風，川端康成的我的標本室，橋崎勳的神聖的裸婦，橫光利一的高架路線，嘉村淺多的帳下，井伏鱒二的神夜與梅花，淺原六郎的女軍行道。這些作品都只是在新感覺派上加上一點新鮮色彩，一味的讚美美國文化，充滿了色慾的頹廢調子。他們是想藉着社會消費方面來對抗全面的暴露資本主義罪惡的新派文學的。有人批評他們為「一時的泡沫現象」，果真至翌年末久野豐彥

，淺原六郎等又另創新社會派。

外國的文藝潮流，往往不論好壞，一一都在日本引起一點反覆。新感覺派是受的唯口大學翻譯的法國保羅·穆抗的作品影響。昭和三四年日本開始介紹喬也斯與普洛斯基的作品，昭和八九年喬也斯的代表作優立修斯已有兩種譯本，於是又產生一種所謂新心理主義派。

一九三一年發生九一八事件後，新派文學受壓迫，大眾作家投軍人之好，變為德國式的作家。什麼三上於菟吉，吉川英治，直木三十五，白井喬二，長谷川伸等與武者鈞結，組織（七日會），頗有（事大）的威風。在這大眾文藝泛濫，新派文學一時不得抬頭之際（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起）文壇上又有一種新的呼聲，叫做（文藝復興）。在新鮮的呼聲之下，老作家也有再來動動筆的。各文藝雜誌同時也竭力推薦新作家。批評界中常在討論現實主義，諷刺文學，滑稽文學，批評無用論，不它文學論，作家健康論等等。近來更在鬧着行動主義文學。海外文學的移植也極盛。惟英美文學大有下火之勢，替代她的是法俄文學。紀德，巴爾扎克，杜思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等，都有新譯的全集出版。

這一篇略述，就說到這裏為止，我知道遺漏的不少，如那班老作家在這其間有何動靜，產生些甚麼等等，我竟一字未提。但戰後的文壇究不是他們的世界，略了也不可惜。

# 驟車上

田 園

驟車離開村莊很遠了。

這是漆黑的嚴冬底雪夜，刮着猛烈的寒風，將車蓬上的席角掀捲得飄蕩着，嗚嗚的哭咽。車輪碌碌得水道轉轉的響。驟蹄擊着冰地。白雪給狂厲的黑風旋轉着，撲打驟的臉，驟的耳朵在雪色下可以辨得出是倒插着。那雪風又撲在車夫喜三的臉上了。

喜三坐在車前盤上，兩條腿撻撻下去，將有彈性的長竹桿鞭子舉在黑空裏，探着身子帶着幾分眷念似的心情正向後望着村莊。村莊的影子瀰漫着黑沉沉的霧氣，漆黑的帶出些恐怖的樹木，可以聽見給怒風狂刷出野獸嗚叫似的尖銳的聲調。車蓬上底一塊破開的席角被風掀起，嘩嘩的拍着蓬弓響。喜三轉回頭來，撫着臉，感到全身的棉衣服都給狂風吹透了。

驟車不停息的向前進行，風不住的怒吼，天空上的星星都彷彿被沖得哆嗦着，閃爍着小眼睛。四週是空野，黑茫茫的沒有邊際。遙遠的霧沉沉的黑暗下，伏臥着黑洞洞的村落。廣闊的平原裏飄着白皚皚的雪。

保鏢的老六團縮在車蓬裏，貼着車箱的板壁，披着羊皮大襖，一隻手緊捏着車蓬前掛着的布簾，抵抗着狂風的鼓蕩力，很害怕布簾給狂風衝開，透進寒冷的雪風來。另一隻手下劍，也把皮帽放

下來蓋住脖項和臉耳。外面除去那野獸嗚叫似的怒風的咆哮外，他再聽不見什麼。

「喂！喜三，把驟子趕快些呀。」老六在車蓬裏喊叫。

可是坐在車前盤的喜三，兩個耳朵裏給風灌滿了呼呼聲，老六的話隔了一層布簾，又逆着風，他一點也沒有聽見。他儘管把鞭子橫放在車上，用腿壓住，將兩個袖筒口緊緊的互相吻對着，使牠們不露一點縫子，兩條幾乎凍僵了的手縮避在裏面。他沒有羊皮大襖，全身的破棉衣服都像冰一樣的涼，那狂風一陣吹來，透進他的衣服裏，他便感到彷彿灌進了凉水似的，他將兩條麻木了的腿扳到車盤上來像女人似的盤腿坐着，他把頭上那筒形的帽子拉下來，只露着一對眼睛，看見驟子在白雪上困難的爬動着，拖拉着這個風斗一樣的驟車，很替這驟子擔憂，可憐。

「喂！喜三，老爺的病很重呢，把驟子哄快些吧！」

保鏢的老六打開了布簾，探出他那戴着皮帽的黑色頭顱來說。立刻他感到寒風刺扎着他底手和臉頰。

「老爺的病是什麼病呀？可是他得體諒咱們這條長路哪！他目下也會坐着車去過一趟，走了一天才到，這次又刮着這麼大的狂風，至少也得一宵呀！沒有一宵的工夫，哩！……」喜三有點喘氣的

說「老六，你看得老翁的病是什麼病？」喜三把脖子擰過來，看着老六笑。

老六將一片布簾遮住自己的眼，說：

「若是這個醫生不能看，老翁的病就……就……」他有些啼吧的說：「就……就……就保不住了。」

迎面吹過來的狂風將他們的說話擠排得斷斷續續，喜三那戴着筒形帽子的腦袋像個黑粗柱似的出現在老六的眼睛裏。老六那皮帽子却像一隻飛鳥似的張着翅膀落在他底頭頂上。他那羊皮大襖在黑洞洞的車篷裏是着不清楚的。車篷上那塊席角又拍拍的拍了一陣。喜三看見驢子的頭顱晃搖了幾下，那風的力量幾乎就把這驢車阻礙得走不動了。他想起老翁躺在炕上病着，一羣親友們圍攏着他。喜三就彷彿感到老翁的靈魂跟來了，看見了老翁那枯老多皺的黃臉皮在空中飄浮着。不由得他伸出手來舉起了那有彈性的大鞭子在空中旋轉着，彷彿想將面前出現的老翁那張黃面孔的幻象抽破，啪啾一聲，一鞭抽在驢上，驢子揚揚頭，措起耳朵，彷彿是看着喜三的鞭子，立刻就加緊了幾步，車輪急忙的在雪道上旋轉。

「喜三，你看看三皇子什麼時候了？」

喜三又探出頭去向天空尋望。

「半夜都過了。咱村地棚裏那些紡線的娘兒們一定散了。」他把大鞭又橫放在車前盤，用腿壓住，轉回頭來又說：「若是聽見一隻狼你怎麼着牠呀？」

老六在車裏摸着了劍柄，捏得緊緊的，把頭探在喜三的面前，他們都可以互相看見了各個人的眼睛黑亮的光。

「一隻狼！就是五隻狼來了我也有方法的。」

「你歡喜保護醫生嗎？」

「老翁的命令，我怎敢不歡喜！」他親到喜三的面前說：「但是我喜歡喜老翁那個姑娘呢！」

風幾乎就將他的話刮了去，喜三的耳朵剛剛把這句話聽完，耳邊的風就又猛烈的送來了，刷着這篷弓和席面嗚嗚的叫。一些沙粒似的雪給風捲起撞着他們的臉頰，這從塞北刮來的寒風，幾乎將他們的呼吸窒息了。

喜三的兩排牙齒忙碌的互擊着，得得的響。

「老六，我沒有皮襖，快凍死我了！」

「裏面來，喜三，裏面來落下車簾。」

喜三搬動着冰冷麻木的身軀，像個臨入整時候的青蛙似的不靈活，當他進了車篷以後，他那打抖的手匆忙的捏住布簾，綁着布簾上的小帶，沒有寒風吹他了，却只聽見外面呼呼在叫。

「但是，喜三，你不留條縫兒趕驢子嗎？」

喜三不理他，只顧將布簾上的小帶完全繫住了，他感到有些溫暖，尤其是他接近老六身邊那皮襖上的長毛，原來這廣漠寒冷的世界裏，也居然有着這麼享福的地方，他聽着車篷外面那狂叫的怒風，他開始感到人生孤單的恐怖了。幸虧有一個老六同他作伴，不然他恐怕早已給世界上的荒漠裏的鬼風所脅迫死了。這時候他覺得世界上唯一能够安慰他心的人只有老六。在平日裏他時常聽老六講故事。老六那種母親一般慈誠的態度，講起故事來有着一種使任何人都能服服貼貼像孩子一般的靜下心來陶醉在他的說故事裏的魔力。喜三會聽過他講那唐僧取經。各種神仙鬼妖的故事，也聽過他講保鏢親身遇險的種種經歷。每一個故事裏的人物，都活騰騰着跳在他的

印象裏，他永遠也不能忘掉。

「喜三，看着騾子可別走錯了路呀！」

「騾子走過這條路，牠不會走錯囉。」

「雪都埋掩了道路呢！」

「不，老六，騾子的記性比人強，只要牠走過一遍，牠一定不會忘記。老六，你怕騾子迷了路嗎？」

喜三把凍麻了的手伸進老六的皮襖裏。黑洞洞的車蓬裏，除了

聽得風聲外，車蓬上的簾角不住的嗚嗚的響。

「喜三，你還不要媳婦嗎？」老六把劍壓在腿下，又用着他講

故事慣常用的聲調給喜三說：「你已經三十多了，再待不了幾年頭髮就發了白，喂，喜三，你倒底娶了媳婦嗎？」

「沒有。」

喜三用着遲疑顫慄的聲音回答。他明明對老六說了一個天大的

謊。他最害怕提起了女人，彷彿女人對他是侮辱的東西。尤其是關於他本身的事。每當有人問起他的事，他便臉紅起來，他總是回答

「沒有」。他出來給這家老爺當車夫，是完全因為討厭他的女人而

出來的。從九歲的時候，父母就代給他娶了親，從那時候他懷上了

厭惡女人的心。他是從魔鬼一般可怕的女人懷抱裏逃脫出來的男人

。他看見了女人就躲避起來，在他心上是可怕的東西，彷彿對於

他的生命有危險性。他避開了妻子對他肉體上的非難，已經有十多年了。十多年的光景裏，他爲了逃開女人而在外面終年跛着作工的生活。在老爺家裏當車夫，伴侶們都懷戀着老爺那個美麗的女兒，

只有喜三從來沒有看過她一眼。她雖然也時常坐着喜三趕的騾車走

親，赴廟會，喜三總是低着頭，拿了鞭子隨在騾車旁邊的小徑上走

。他不曉得老爺的女兒是如何的美麗，她的面龐是圓是長，脚裏得是瘦是肥，從來沒有在他的心中留下明顯的印象。

「喜三，你不覺得老爺的女兒可愛嗎？她坐你的騾車，走過那

荒山和草原，她沒有給你談過一句話嗎？」

老六把嘴唇幾乎就吻着喜三那筒形帽子了，彷彿他恐怕這話會

傳出去給狂風襲奪了去送進病倒在炕上老爺的耳朵裏。

喜三照例的臉熱了，滿嘴不知回答些什麼好，嚕嚕似的說：

「那裏？不，不，……老六，開玩笑，……還是說一箇西遊記

比這個有趣味。……」

喜三在黑暗裏從老六的皮襖裏拔出溫暖了的手來，慢慢的將筒

帽擡上去，露出臉和耳朵來。他頭上又感到一陣熱烘烘的，燃着香

羞的火錢。

「喜三，你當真不歡喜女人嗎？哈哈，你聽着我給你說個女人

的故事吧！——好好的看着騾子走。」

喜三雖然對於女人討厭，但是他最歡喜聽故事，而尤其是老六

那慈母一般的態度，講出來的那樣引他入神的故事他最歡喜聽。彷彿故事中的女人對於他的貞潔並沒有一點沾污和損傷。

狂風還不住的敲打着車簾，怒吼着，那些雪粒刷着篷簾沙沙的響。這些聲音對於夜的黑暗和恐怖更增加了力量。騾子在雪地上爬

着，拖着這車走。喜三摸着了大鞭，伸出手去熟習的抽打了兩鞭。

騾子加快了幾步，蓬車的圓輪發聲的向前旋轉。老六從皮襖裏掏出兩支煙來，給喜三一枝。他劃着一根火柴，立刻弧形的車蓬裏

亮了，照見了老六那個飛鳥一樣的黑皮帽藏在頭顱上，寬肥的一輪

強健似的黑肉，兩個發光的眼睛和老六露出他的皮袋，有武功的人。



身上披着厚羊皮襖，油沽沽的並沒有布面，彷彿古廟裏一座老佛爺的泥像穿的那種肥大的古氣衣服。喜三滿臉希望的微笑，他頭上那頂尼姑似的挽捲着邊緣的帽子，窺到眼眉那裏，穿着破爛骯髒的棉襖棉褲。他把大鞭放下，用腿壓住。他們都燃着了煙，火柴熄滅了，車裏又給黑暗統治着，只有兩顆煙火頭點在他們的嘴唇上不停的閃亮。

老六連連吸了幾口煙，又聽了一會外面狂風的咆哮，就開始講他的故事了：

「聽着，喜三！這是個最有趣味的女人故事。」

老六說完這句話，他嘴唇上的煙頭火點又閃亮了一下，吸了一口長氣。這時候，喜三立刻回憶起老六會講過的那個上山打柴人，在洞中修仙，因倦悶而抽起煙來，犯了神戒，在靈堂上受了神的罪刑。他心上不禁打一個寒噤。這個黑洞洞的車篷裏，和那山洞有什麼分別呢？而尤其在刮着這樣的鬼氣的黑風，四野是荒涼的雪原，不久也要經過山路呢！彷彿有些陰險的恐怖，緊緊着他的心了。他手裏拿管的那枝煙已經燃下半截了。

「那是個黑夜，也刮着這樣大的風雪，」老六開始講了：「一個在外面作了二十年活的老長工，揹着一捆行李，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他有二十年不回家了。他家裏有父母，妻子，一個小孩。他出來的時候，他的妻子是挺漂亮的，年方二十來歲，有豐厚烏黑的頭髮，裹得三寸的小腳。小臉蛋像蘋果一樣鮮嫩光明。那小孩子吃奶一身肥白肉，人們都說他真好看，真好看，誰都歡喜抱他親吻他的小嘴唇。老長工揹着那捆行李在雪路上走，就像在我們這時候的黑夜，四週又沒有一個村莊，面前却是一座高山屹立着了。只有他孤

單的一個人，逆了風，揹着那個沉重的行李，風來的阻力更大。他既然恐怕滑倒在山道的冰石上摔斷了他的骨頭，他又害怕餓狼來咬住他的腿。雪蓋遮着一切，他又尋不到一根木條作預防的武器，最後他在衣袋裏裝滿了小石子，預備擲打狼。他就又抗着寒風向前走，風將他的手吹開許多裂口，他底鼻子耳朵和臉幾乎就凍僵了，又沒有戴着帽子，只有他那兩隻運動着的腿似乎有點溫暖的感覺。喂！喜三，看着驢子別走錯了路呀？你可打牠兩鞭哪！今夜還得趕到醫生那裏呢！」

「驢子走不錯路，快往下說吧！今夜一定趕到的。」

老六吸了一口煙，聽聽外面的風吼叫的聲音似乎小了些，車篷的一塊席角已經不再嘩嘩的拍打篷弓了。驢蹄和車輪砍在冰地上的響聲聽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彷彿也都給風刮去了。

「……那老長工在風雪的黑夜山道上走着，走着，衣袋裏的石子墜得他的袋子很沉重，時常轟打他的身體。但是他感覺了，他的身子完全麻木了，只有他的腿還感覺到那點運動。於是就想起了他二十年前的妻子來。二十年到現在，他四十多了，因為終年為衣食憂愁，他非常蒼老，鬍鬚叢生出來已經很長了。那風刮起他的鬍鬚搔抓他的臉，眼皮，彷彿是風的爪甲似的。他二十年用汗血所掙來的身價完全藏在行李捆裏，一共是二百五十塊錢。他想：如果他這二百五十塊錢給妻子看見，一定歡喜得流出眼淚來。因為他出來是完全爲了給妻子孩子父母養錢的。他想：如果從山坡雪堆後頭跑出一個強盜來，把他這捆行李劫去，那就糟了。他揹着那捆行李，騎着，狼別來呀，強盜別來呀！可是那風是真的來了，一陣比一陣大，一陣比一陣惡，他上半截身子幾乎都凍僵了。但是他永遠縮縮

抵抗着風走着，雪陷埋過他的腿脛，山路很狹，兩旁不時有些雪崩滾下來，嗚嗚的叫。天呵！忽然一個山丘般大小的雪崩滾落在他的面前的峽路上，阻擋住他的進行了。天呵！他應該怎樣走呢？他一爬那山坡，就滑一脚，一爬，一滑，一爬，一……

老六說着，舉起他手裏剩的一小節煙來吸了兩口，便把煙頭投出車篷外面去。外面的風雖然小了，可是寒冷彷彿增添了度數，就是老六投煙頭探出手去的一剎那間，也感到凜冽的風像針刺一般扎着他的手背。

「哎喲！好冷呀，外面的風怎麼這樣寒？老騾子還走着嗎？」  
「還走着，快往下說吧！」喜三彷彿不感到冷了。

老六緊忙的磨擦了幾下手背，手背上彷彿裂開了幾道血口，特別感到疼痛。

「老騾子沒有凍死呀，怎麼車走得這麼慢哪？」

「沒凍死，快說吧！」喜三沒有吸一口煙，將煙頭也拋出去了

「老長工最後爬過了那小雪崩，又走了一段山峽，就是平原了。這時候，老長工的心放鬆了些，他熟悉這裏的路沒有狼，也沒有強盜，並且這裏距他的故鄉不過三五里路了。他在黑暗中也就熟習他二十年前會走過的這條路，他望見了故鄉的影子，他的脚步不免走快了。順了一條凍冰的河一直走到了他的故鄉，故鄉的面目並沒有什麼改變，只是在村莊的空地裏多增添了幾家新房。已經二十年不見這鄉村了，臨進村的路上還有着他小時候時常去玩的那個破五道廟，廟頂蓋着雪。這時候，風已不刮了，彷彿一到平原裏就沒了風。月亮已經升在東空，照見了他這別後二十年故鄉裏的房屋，赤裸

着枝條的樹木。因為夜太深了，一切都死睡在沉靜裏。他既不怕遇見了熟人，他便大膽的舉着眼睛，在月亮映照着雪光下看這房屋。在這破爛不堪的村街上不整齊的排列着，各家的門和柵欄都緊緊閉着。他在這街上一家家都不放過的尋視他印象裏還記憶起來的面目，但有些家門是改變了，他不能認識了。他最後尋找到他家的房屋，在他出步時候還有着的那個荆條編的柵欄現在攤臥着，也沒有關閉着。就是關閉上也堵塞不住賊了。前院裏的雪是有着一條狹窄的路，一個露天下的石碾，彷彿許久沒有用過了，還蓋着白雪。豬圈裏也不養豬了，牆頭上叢生起荒草，只有那個二門還關閉着。這一切荒涼的景象，在月光下照着，不禁使他心上很感到悲哀。他看着月光下照着的門，緊閉着，彷彿也相信了裏面住着人，但是這門是很破了，上面的黑漆剝落下一塊塊的，殘餘的幾片也褪了顏色。不知什麼時候，他背後一羣大花狗向他搖着尾巴，舉着鼻子嗅他的腿了。這條大狗就是他養的，到現在牠還能夠嗅得出主人的氣味來。在他出步的時候，還小得很，現在牠却長得這麼高大了。老長工看了牠一會，便把背上的行李捆放在二門階台上，感到身上溫暖了。那隻大狗的尾巴不斷的在空中掃動，牠的毛給月亮照得發閃。他呆望着這荒涼的前院，沉思到年青時候在這院落裏留下的脚印了。

「月亮照着他那蒼老的頭髮和鬚鬚，二十年來他臉上增添的苦皺的紋路，他幾乎像個呆人似的癡立在月光下，彷彿忘却了他的老軀殼尚存留在世界上。他已經沈醉到另一個世界裏去了。但是他却沒有想到另一個世界裏的人到現在已經變了，當他又看見月亮下的牆頭和樹枝的時候，他才像個復活的死屍一樣蠕動着，抱着一顆希望滿慕的童心舉起他那枯老多骨的手來想敲開這緊閉着的二門。至

於裏面的人有如何的改變，他一點也沒有想到。他所想到的是他印象裏深刻的二十年前的妻子，豐厚烏黑的頭髮，三寸小腳，小臉蛋像蘋果似的鮮嫩光明。他那些多骨頭的老手敲門板了；發出嚮影的響聲。震抖了月夜下寒冷的樹枝。開門了，月光下照見一個灰髮蒼然的老婦人，滿臉緊皺着密紋，枯瘦的頰上是慘白得可怕。穿着破爛的衣服。他們都互相慘然的看着。呵！這是別後二十年的一對夫婦。

「你找誰呀？」灰髮的老婦人問。

「我姓周，就是這門戶裏的人，我叫周老周。」

「老婦人不禁哦了一聲，眼睛裏的淚水立刻連成一線，呵！老長工也明白了，他腦子裏妻子那幅美麗的青年時代的印象，立刻粉碎了。呵！這一對別後才二十年的夫婦，都變得這樣蒼老了。那老長工在月亮下看見了自己的鬍鬚，他的眼淚也落出來。他們各個人的心都在苦思中消磨了青春。青春是多麼該寶貴的時光呀！喂！喜三，你已經三十多了！青春是人生最寶貴的時期呢，還不結婚嗎？喂！喜三，你聽見這個故事了嗎？他們把青春都丟掉了。老長工在月光下摸着自己那長鬍鬚，老婦人却用手指梳着自己的灰頭髮，各個人都彷彿做了一個夢，可是痛悔已經遲了。時光是這樣可怕呀！將他們追趕得這般蒼老了。門台上放着老長工那捆行李，但是他也忘却了把行李裏的二百五十元拿出來使他妻子歡喜了。那錢可買不回他們的青春哪！只有那條大花狗躍來躍去，用鼻子嗅着他褲，他的毛在月亮下閃光，他倆都成了醉人了。喂，喜三，你還不趕快娶親嗎？……」

喜三用背脊緊靠住車板壁，車裏沉靜了，凜冽的寒風嗚嗚嗚嗚。

蓬蓬，車輪吃吃的碾得冰雪發響。其餘一切都死一樣寂寞。

「喂，喜三，騾子不走了，打牠兩鞭哪！」

喜三不聲不響，彷彿連呼吸也受到一種壓迫。

車篷上的布簾已經不受風的鼓蕩了，也沒了車輪的滾轉而震動的木頭一樣。他幻想到故事中的老長工會見他妻子時候的情況，那種月色下蒼老的悲哀的晚景，在他腦子上浮泛着。早已經沉思到他自己別後十多年的妻子，他最討厭女人呀！但在現在他彷彿轉變成最愛女人的男人了。人生青春消失得如何可怕呀！老長工那鬍鬚在他面前出現的時候，他的手禁不住舉上去摸摸自己的嘴唇，也已經生出硬硬的刺手發疼的鬍鬚了。他心上打了一個寒慄，一個從幼小時候印刻上最厭傷女人的心，立刻轉變成最渴念着自己的妻子了。他也想起了他妻子那烏黑的頭髮，說不定現在也變成灰白。他心裏陰冷了一陣，開始覺醒到人生青春時代的恐怖，心不禁卜卜跳了下來。

「喜三，快要親吧！——喂，騾子站住了，打牠兩鞭哪！」

喜三的身軀彷彿凝固的冷冰的膏質的結晶了，一點也不活動，老六笨重的搬移着他自己那老佛爺似的披了羊皮大襖的身軀，他那敲着飛鳥一樣的皮黑帽子的頭顱親到喜三前面。憂心他是睡着了，就用手搖搖喜三的身軀說：

「喂！喜三，騾子不走了，快把牠趕起來吧，今夜還要趕到營生那裏呢！老爺的病不是很嚴重嗎？要過些恐怕就……喂！喜三，……」

喜三在黑色下搖動了他那戴着挽着邊緣的黑絨帽的頭顱。

「喜三，喜三，……」老六還搖撼着喜三的身子說：「你把布簾上的小帶解開吧，風已經不刮了。」

驢車停站着不動。當喜三解開了布簾上的小帶，掀開簾布，便看見了白皚皚的雪野，一陣刺骨的寒風又扎着他的皮膚，驢子喘着氣，面前只有白雪，只有白雪，……看不見一點道路的痕跡呀！白雪掩蓋了一切，……

「老爺！咱們走錯了路呀！」老六驚叫着。

不遠已經豎立着高山了，披着白雪，在霧氣茫茫裏看見一片黑沉沉的大樹林。

喜三打了驢子一鞭，驢子向前一邁步，立刻滑倒了，車便隨了驢子的軀幹臥下。驢子的腿在地下亂踢着，喘息着怪聲的氣，掙扎着多久，才爬起來。

「哎喲，我們一定走錯了路了。喜三，快下車呀！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來了？」

喜三拿着大鞭，向車下一跳，砰！嗒嗒！滑碎在地下了。

「地下那麼滑嗎，喜三？」

喜三不言不語，爬了起來，大鞭還拿在手裏。

老六披着沉重肥大的皮襖，穩重的溜下車來，也滑了一下，幾乎倒下去。他運用着武術的技巧，高大的體幹在黑色下攪了幾樣，把身子的重心放平衡了。

「哎呀！我們走進河冰上來了，喜三，哎呀！這裏可是河冰呀！怪不得驢子滑了脚，不向前走。嗚呀！再走要掉進冰洞裏了。多

麼危險呀！喂，喜三！你上那裏去呀？你上那裏去呀？你上那裏……」

喜三把大鞭拋在雪地上，一直向了那片黑洞洞的大樹林奔去。在雪野上亂踏着，……

「喜三！喜三！……」

老六在背後追趕他，但是老六披着他那件沉重的皮襖太笨了，他跑不快。喜三一溜鑽進了樹林裏。

「這裏是我的熟路，距我的故鄉很近了。」喜三心裏想着，他在森林裏尋找到一條赴故鄉的路徑，一直走去了。

老六在雪林裏尋覓了許久，也尋不見喜三的影子。最後他想起驢車還停留在水河上，他便奔回來。這時候，東方天空已經黎明了，霧氣白茫茫的瀰漫着，樹木的枝條罩着白花的雪鬚，車蓬和驢子的毛上也都蒙上了一層白雪。最後老六發現自己的皮襖和皮帽的毛上也染上霜雪了。他呆視了一會水河，水河中間的溪流帶了些水塊流去。他又呆望了一會驢車。在東方白茫茫的霧氣中掛開了一個鮮紅的圓球滾騰在天空中。

「喜三！喜三！」

老六又向了森林那裏吶喊。但是返來的響應只是從山谷裏傳送過來的帶了些銅聲的回音。他穿着那件油沾沾的羊皮大襖戴着一頂飛鳥似的皮帽，像個老佛爺似的笨重的立在雪坡上，失望的望着天空中升起來的那個紅球。

「喜三爲什麼要逃開呢！」他頓苦地，重複地問着自己。

# 賣狗皮膏藥的

艾蕪

1212

天落雨，小客棧里十分陰暗，而且有霉冷，算命先生和打金錢板的，無事可做，衣衫又穿得單薄，便到賣狗皮膏藥的屋里，去閒談天，並就便在藥爐子邊取取暖。

只有耍把戲的，在過道上出着汗，他忙着教兩個孩子，怎樣把頭反仰下去，挾進胯里，然後又抬了起來，——如是翻來覆去地練習着。

賣狗皮膏藥的。一面用銅勺子攪鍋里的藥水，一面從蒸汽蓬動中，伸出滿腮白鬍子的臉來；不時睜着發紅的眼睛。

算命先生雙手伸向火爐，幾乎要挨近鍋邊了，但頭却盡力地仰朝後面，一壁擺動他那生有一撮鬚鬚子的下巴，一壁含意地笑道：

「天曉得，你這什麼藥囉。……真是臭！」

「臭？就是要臭呀！不臭怎會成藥哩？」賣狗皮膏藥的嚥一嚥狡猾的紅眼睛，「花椒胡椒可以放在豬肉上，人肉却來不得香料哪。」

打金錢板的曾經貼過他的膏藥，一邊撥着指縫上的疔瘡，一邊就玩玩似的罵道：

「不要講了，你那藥……真要命，又麻又辣！粘起就撕不下，簡直要脫你一層皮！」

「噫，你還不知道麼？」賣狗皮膏藥的，將頭偏起，嘲弄地笑着，「我出賣的是狗皮膏藥哪。你怎麼貼得呢？那就等於親人見了親人，還不會生蠱的麼？」

打金錢板的覺出是在暗嘲他的小名「狗子」了，便紅起了臉，剛要回罵一兩句什麼話，磁巧店里的老板娘，——有點潑辣氣的主人家，在房門口伸進一個胖胖的臉來，向着他們半似着急半似嘲弄地喊道：

「喂，你各位扯謊的先生，不要講了。我的水贏呢？你們把它弄到那里去了？我要等着用哪。」

原來這個邊地省份的人，對於走江湖的職業家：如賣打藥的，看相的，測字的，算命的等等，通認為扯謊的傢伙，不過還並沒有當面叫出來，但把他們臨時掛招牌和擺地攤子的場所，全叫做扯謊攤，却是極其公開的。他們見老婆子嘲弄地喊着，便故意不理她。老婆子就動一動眉毛，對打金錢板的問道：

「打金錢板的，我想沒有別人，一定你拿過！」

打金錢板的，對這樣的問話，在往天只不過開玩笑地回答着罷了。此刻却因正在不高興的當兒，便舉起手來，生氣地揮了一下。

「紅口白牙齒的，不要亂咬人！我今天就沒有用過。」

「你兇個什麼？不是你，你好好說嘛，你做起咬足後跟的樣子，就嚇人麼？」

老婆子歛住了笑容，扁一扁嘴。

賣狗皮膏藥的這才爽快地笑了，一面拿銅勺子向外揮了一下，

說道：

「老板娘，你同瘋狗鬧什麼？……你自家去看看水缸里面吧，

我看，怕是沉下去了。」

「嚇，一定是你掉下去的，你這老東西！說，是不是你？」

老婆子指着賣狗皮膏藥的額頭，做出似笑非笑的怒容。

「你們看，一開腔，就賴在我的身上！」賣狗皮膏藥的狡猾地

一霎他的紅眼睛。「我不說了，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定是你冒水熬膏藥。……笑，對了！你怎麼不撈起

來？你這老東西！害得我……」

老婆子堵起了嘴巴。

「別人沒有撈起來，你可以怪他。」賣狗皮膏藥的忽然變作很

正經的樣兒，拿銅勺子朝鍋邊上輕輕敲了一下，「我賣狗皮膏藥的

，却不能怪呀！」

「這才說得妙哩，我倒要聽聽！」

老婆子將兩手又在腰上，做出頗為納罕的神情。

「老板娘，不要問他，這老傢伙！」打金錢板的已經心平氣和

了，像要對老婆子討好似的，笑着吞了進去，「他是你的乾兒子哪

。」

「胡說！」賣狗皮膏藥的向打金錢板的罵了一聲，又對老婆子

說下去，「我告訴你嘛，我如果伸手下去撈，那老板娘就糟了！

……這不明白麼？我手上粘有他本家的藥水哪。」一面伸手指一指打金錢板的。

打金錢板的擡起嘴唇，對他噓了一聲。

老婆子却高興地笑起來了，但隨即頓住道：

「你這東西，就是過場多，為啥子剛才問你，陰着不開腔！」

「嚇，」賣狗皮膏的下一細看，看鍋里的藥水，就又馬上從蒸

汽運動中，偏出臉子來，擦一下為藥氣薰疼的眼睛，「你一進來，

就喊我們是扯謊的先生，……那說的話，你還相信麼？我想，到不

如不說的好！」

「淨，不要油嘴滑舌了！東說西說，你總有道理。」

老婆子厭一厭嘴，走開了。

「你這張嘴巴，真兇人愛。」打金錢板接口這麼說着，又立刻

轉成輕惡的語氣，「到值得起一個銅板！」

「媽的，拿一個銅板來！我就正要一個銅板！」

賣狗皮膏藥的，一面笑嘻嘻地回罵着，一面就真的將手攤了過

來。

「拿去！」打金錢板的順手就給他一巴掌，馬上溜到窗子那邊

去，看見天井里還在飛着雨，便皺着眉頭自言語地說道：「這怎麼

成？我今天還要做生意呀！」在發癢的腿上搔了一會打算除去他的

不快，就向算命先生開玩笑，「算命先生，你算得出，我就說你有

本事！……到底今天下午出不出太陽？」

算命先生把伸在爐邊的手，不住地互相撫摩着，一面看一天

，點點痣鬚子的下巴，陰暗暗地笑道：

「……我算一算，這準要下十天！」

「十天？又在扯修媽的臭襪囉！」  
打金錢板的拍一下他的腿子。

「呸，你簡直是十足的傻瓜！」賣狗皮膏藥的放下了銅勺子，吐了一口痰，就一邊抓著水烟袋來，一邊說道：「你不相信人家，你又要問？……口口聲聲說我的藥不好，可是一到晚上，就把屁股翻過來……呃，痛呀，只要一帖哪！……你以後再逢人嫌我的藥，看我撕不撕下你的皮子來熬！」

「什麼？我真全你們扯說的說不清，左一個謊，右一個謊。人家避共才兩三回，他就說天天晚上，還栽謬人家翹起屁股……我一向走路都是上好的。」

說着說着，打金錢板的便走屋裏走了幾步，彷彿這一來，就更加註明了別人說的話不踏實。

「這雜種，你簡直是那個老太婆扇出來的！開口說你扯謊，閉口也說你扯謊……」賣狗皮膏藥的剛要把水烟袋的嘴子啣着，又馬上取開，向打金錢板的擡前一步，「我請問你，你在啥地方做生意？……不是和我們一起，在扯謊騙麼？」

「咳，還要說勸，一說就使人氣！……就因為在扯謊，才牽連了我哪。那個死老太婆總把我混在一起，媽的，這真說不清！」  
打金錢板的一面搔着身子，一面忿忿起來。

「哼，小夥子，你不是賣膏巴的麼？請問你，哪個賣膏巴不說謊？……我還有藥，他痛，黑盤，烏龜殼。……你呢，哼，不就是——張膏巴，再加兩根刮屎片麼。……請問，還有啥子勝過我們？」  
賣狗皮膏藥的把水烟袋上的銅哨子取下來，直敲得拍兒拍兒的發響。

「可是，可是，我唱的全有黃書本子哪。」打金錢板的發急起來，嚷着，「不嫌你抓着一撮亂頭髮，就誣人道：『各位看呀，這上面藥起藥，就會燃出五顏六色的光呵。』」騙人家坐下之後，却扯得天遠地遠的……

「哈，當場就拿着我！」賣狗皮膏藥的從水烟袋上抬起頭來，雲着得意的發紅的眼睛，隨即用手碰一碰算命先生的肩膀，「你看，這傢伙，一個字也不認識——他會照着書本子唱！真活見鬼！」  
算命先生拿着銅勺子，作為好玩似的攪着藥水，並沒有仰起臉來，只是皺一皺他的額頭皮，冷冷地諷刺道：

「你才背全他刮達刮達的！……等一會，他還會說唱的歌，就是他寫的呢？」

「你們不要這樣昏扯！」打金錢板的就將搔癢的手，舉起來，揮了一下。「我是說唱的句子，全從書上來的，哪，你去問問，我們的老師，不是拿着書本子來教的？」

「嚇，問，我到哪里去問？」賣狗皮膏藥的趕忙吸了烟，張口吐了出來，「就作算按照着書本子唱的，難道書本不就講真話麼？……告訴你，那也是騙人的呀。」

「騙人？……你越說越怪了！」  
打金錢板的睜大了眼睛。

「怪？哪里怪？譬如你唱的八洞神仙，就當真有麼？呸，你才肯信喇！」向地下吐了一口痰，「要是有的話，我還在這里熬狗皮膏藥做啥子？早就趕王母娘娘的蟠桃會去了。告訴你，像我，這樣大歲數，什麼五湖，什麼四海，我哪處沒去過？拜的師傅，總在百把以上。……我告訴你嘛……」隨即搬着指頭，表示着一個一個的

數目「丹，煉過。靈芝，找過。何首烏，挖掘過。還有，終南山的茅蓬，坐過，峨嵋山的松子，也吃過。可是，咳」跟着把兩手一攤，「歸根結局，我還是我哪，飛不上天。一交跌着，仍舊頭破血流。……現在只有這才是真的，」伸手拍一拍他的肚子，「就是三天不吃，定要餓殍！……還有你唱的那些，人忠呀，哈人孝呀，哈人守節呀，啓一句話，都是弄來騙傻子的……」

「收着！收着！」打金錢板的伸出五指，作勢地捏了一捏，「你又把穀子衝遠了，我到要先問問，你扯扯謊，賣賣狗皮膏藥，爲的是，裝飽肚子。……人家憑白無故地，捏這些書本子做啥？又不爲了騙人吃飯！」

「呵呀，小夥子，你還年青，你哪里懂得？……那是騙得更多更厲害呀。……告訴你，像我們賣賣巴子的，只能騙你一點點，眼屎那樣大一點點。……書本子上的謊，哼，全是古今來的大騙子說的哪！咳……」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不曉得弄送了多少人！」隨即把水烟袋很重地頓在桌上，向算命先生問道：「你猜如果現在我變年青起來，我會做什麼？」

算命先生搓一搓他那撮鬚鬍子，不假思索地笑道：

「那不是當一個大騙子！」

「大騙子？我還當大騙子做啥？」毛茸茸的臉上發汗了，紅眼睛露出很興奮的光芒。「要是再年青，我就得上梁山！……不要奇怪，我告訴你們嘛。我活到這麼五六十歲了，才明白，人生在世，原是打仗，上戰場，那定規你搶我奪的。騙麼？扯謊麼？那是佈起迷魂陣，叫你這樣的傻瓜上當呀！」伸手指着打金錢板的。

隨即記起他的藥水了，便趕忙抓着銅勺子，朝鍋里加快地一陣

攪着。

「嚇，老頭子，你還攪藥水做啥？就幹吧！看你那樣子正經年青了。」算命先生笑着打趣，「并且，這里人馬也不缺少，我可以做軍師，開路先鋒就請那個要把戲的，你聽，他正在熱心下操哪。」

外面過道上正送來要把戲的氣喘喘的吼聲：

「哇，這就做對了！……包你上得場，出得馬！」

「嚇，快丟開你的勺子，」算命先生拉一拉賣狗皮膏藥的袖子，嘩笑着「你聽，先鋒已經包你上得場出得馬了。」跟着向打金錢板的喝道：「喂，你這傻瓜，還就膽子！快替大王牽馬來！再選一點，你連小噴嚏，都當不成！」

賣狗皮膏藥的，把被拉的袖子揮了一下，「咄」的罵了一聲，才息着手，從蒸汽蓬動中露出白鬍子的臉來，用手擦一擦汗，軟聲懶氣地說道

「一場夢了，你我只能扯扯謊，混一天，過一天。……他倒還可以（向着打金錢板的）年青力壯！可是你瞧，生成一隻驢子，他不懂我的意思哪。」

「我怎麼不懂得？」打金錢板的不服氣，但還一面搔着腦袋，「只是，只是，有點奇怪，你們不曉得，我一唱起來，大家就聽得入神入骨，不肯走哪。你說那是假的，誰肯信？老實說，唱到離過的地方，連我也……也……」

「所以你是個傻瓜！」賣狗皮膏藥的搶着說，神情又興奮起來，「不打比譬，你是一輩子也不明白，」放下剛拿在手里的水烟袋，就順手從桌上取一包藥來，打開遞在打金錢板的鼻子跟前，「你



看，這是啥東西？」

「陰東西？……又不是一包騙人的藥麼？」

打金錢板的莫明其妙，但臉上却現着努力要從迷惑的神情中，表示出一點聰明來。

「胡說，騙人的藥！」賣狗皮膏藥的將白瓣子的下巴一偏，做出對付鄉下人那樣的氣色，「你拿回家去試試看，小孩，誤吞銅錢，大人，食積不消，肝痛氣疼胸漲肚腫，一服去病，二服除根……」

打金錢板的見他忽然這樣起來，便揮一揮手，笑着罵道：

「走開，走開，你瘋了，到我面前來扯謊！」

「扯謊？老兄，你看錯了。當天賭咒，我不是賣假藥的。」

算命先生也笑起來了，一面好玩地拿銅勺子攪藥水，一面有興地望着，像嘆怪小孩樣地說道：

「老傢伙，你又在玩陰子把戲了？」

賣狗皮膏藥的不理他們，只把藥像給許多人看一般，很神氣地說道：

「你們哪里知道？這藥是個老和尚送的，那年我朝峨嵋山……」

「唔，又來了，」

算命先生和打金錢板的都這樣說，交換着微笑和譏笑的眼色。

賣狗皮膏藥的却不管他們，只是說下去，一面放下藥，拿起水烟袋來。

「住在一個廟子里。這廟，許多拜佛的老太婆都走不到，因為路太陡，並且又在崖下面，四圍全是林子，怪怕人的。我不爲了採藥，也不肯去。裏面的和尚，不多，單是師傅兩人。師傅，頭髮眉毛都白了，至少總有七八十歲，可是精神很好，紅光滿臉。我一看

就奇怪……這考和尚一定有點道術，可不要錯過。……至於那個徒弟呢，嚇，到現在想起都要笑。……」

接着吸了一口水烟，緩緩地把烟圈子吐了之後，才又笑着說。

「他哪里像和尚呢，又高，又大，又笨，又蠢。我一到的時候，——那時正是夏天，老和尚說……你去替客人打點涼水來洗臉，……你們看，這傢伙，他就給我挑一大担山泉水來，我笑，老和尚也笑。……他板起臉說，怎麼？嫌多嗎？用不完，等我挑出去倒了就是。……有趣得很。這傢伙的笑話多哩。」

取出水烟袋上的銅哨子，把燒剩的烟屑，吹落去，又一面裝上烟絲，一面仍舊繼續說着。

「老和尚說……這算陰子？山泉就在那邊，叫他下山壕去檢石頭，那才遠呢。……順便就告訴我，剛兩個月前的事，叫他下山壕，去檢點小石頭，要長圓長圓，像蛋一樣的。那料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大小小就給你挑一担回來，差不多沒有一個合式的。……你看多笨，走那遠的路……老和尚還沒說完，就又大笑起來了。」

咳嗽一下，吐了一口痰。

「我對老和尚是處處留心的，聽着這些笑話，心里就覺得蹊蹺，爲陰子要長圓長圓，像雞蛋一樣的石頭呢？」

「總是拿來煉藥的吧，還有陰子說呢？」

算命先生冷靜地微笑着，以爲賣狗皮膏藥的快要說完了，便讓地這麼說着。

但在打金錢板的呢，却希望這個故事延長下去：便打斷算命先生的話，道：

「喂，讓他說嘛。……我小時候就聽過，峨嵋山的怪異多哩。」

「可不是？」賣狗皮膏藥的又吸了一袋烟，「我再問下去，老和尚就告訴我了。原來這老和尚，吃長素，可不忘雞蛋。他自家喂了一隻花母雞，下蛋的時間，每天準在後殿的柴草堆上檢一個。可是，有一天雞叫過後，——你們曉得，母雞下了蛋，總要叫的。那個又笨又蠢的徒弟，跑去看沒有了。接連三四天，都是這樣，老和尚就疑心，是徒弟偷的，罵他；還要打他。那個笨徒弟受了冤屈，很生氣，後趁雞窩在柴草上，就先躲在門角落裏，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偷吃的。一會見，蛋生了，花母雞各各多地叫着，跳了出來。這時候，後殿屋頂上破爛的地方，便擦擦地響着。那個蠢徒弟趕緊望上去，呵呀吊進來一個烏黑的頭子，水桶那們大，上面兩顆綠閃閃的東西，發着光，大概就是眼睛吧。他嚇來動也不敢動，只是牙巴骨抖着。這時候，又看見那怪物的嘴已張了一下，柴草上的雞蛋，便飛了進去。隨即那東西不見了。他才趕忙去叫師傅，一面跑一面大聲喊……妖怪呵……唔。」

算命先生聽到這里已忘記攪藥水了，只是把銅勺就拿在手里。賣狗皮膏藥的一眼看見，放下水烟袋，就趕忙去抓來攪着。

打金錢板的在這時才搔搔疥癩，見賣狗皮膏藥的只顧去攪藥水了，便忍不住催促起來。

「喂，說下去嘛！……老和尚怎樣呢？」

「算了，不講了。人家的藥都要熬來巴鍋了哩。」

賣狗皮膏藥的把藥水舀起來看了一下，又連忙倒下去，攪和着。

「我來，我來！」打金錢板的把袖子一挽，便搶去他手上的勺子，「這你講下去吧。」

賣狗皮膏藥的就讓給他，一面去拿水烟袋，一面敷衍似的說：

「要攪，就攪勻淨一點！這陣子是整不得手的。」

打金錢板的一邊攪着，就一邊罵道：

「你就是吃不完，說了再吃嘛。……媽的，看我不丟去你那隻水烟袋！」

「不讓人家提提神……你這傢伙！」賣狗皮膏藥的從水烟袋上抬起發光的頭頂，霎一霎他的紅眼睛，吸了兩袋之後，才繼續說下去。「老和尚一聽見，就從蒲團上跳了起來。跑到後殿那裏去看：呵呀，屋頂的帷上，正透着一條大蛇哩，不曉得有多少長，這里的尾巴還看得見，遠處一帶的茅草，就透得不住地擺動囉。」

「唔，我也聽說過，峨嵋山的大蛇多哩？」

算命先生理一理下巴上的痣鬍子，這麼地插着嘴。

打金錢板的息下手，擦一擦額上的汗，問道：

「老和尚怎樣呢？就讓它滾起走了麼？」

「不讓它走？難道還敢抓它嗎？」

賣狗皮膏藥的嘲弄地笑着，一面又吸起煙來。

算命先生在爐邊摸弄一會手，帶着推測的口氣說道：

「我想老和尚總有法子弄它吧？」

打金錢板的雖沒閉腔，但却對着賣狗皮膏藥的睜大了眼睛，希望他的故事應該沒有完結。

「那當然，老和尚是有他的道法的。」賣狗皮膏藥的吐了一口痰，繼續說下去：「我不是剛說過，他叫那個笨徒弟下山去檢石頭嗎？他就把存下的蛋，和選出的石頭，混在一塊，放在柴草上面，讓蛇全吞去。因為他老人家懂得，蛇吞了蛋，是不會化的，定要

頭，不是蛋呢，那就只會把肚子纏破了。那天蛇把許多石頭吞了，兩師徒就在山門上懸，漏山的樹子，都給蛇擾動了，什麼野豬哪，什麼猴子哪，嚇得來到處亂跑。野鳥野雀子，只是叫着，衝向天去。鬧了半天，蛇還起走了。老和尚就對他的徒弟說。「這下子好了，等八九天，你拿刀去剝他的皮，一定死在山那邊。」可是，第二天雞下蛋的時候，徒弟去檢，又碰見那怪物了，蛋正向它的的嘴巴飛進去。它沒有死呀！老和尚便又叫徒弟去挑石頭，讓它再吞一吐子。這一天，蛇吞了一堆石頭，可沒纏樹子了，一直遶向山後去。老和尚就喊徒弟尾着去瞧，到底蛇在怎樣化那些硬東西。徒弟去了半天，回來報告說，蛇沒做壞，只在那面吃草。老和尚便恍然大悟他喊道：「草？蠢東西，那是葯呀，那是消包塊的仙藥哪。這回不嫌多了，你給我全扯起來，連根根。」等他把這講完，我就要他給我點藥，可是他不肯。後來我向他央求了又央求，說是你老人家留這做贈呢，你老人家已有半仙之份，只配吃那些長生不老的藥哪，讓我拿下去救渡世人，做做好事，也算你老人家一件成正果的功德。他才答允了，臨走，還囑咐我，不要傳出去，免得叫大家來麻煩他。」

「你認得那草是啥樣子呢？」

算命先生凝着氣這麼問了一句。

「就是認不得，他給我的全是乾藥餅子。」

「咳，要是認得就好了。」

打金錢板的從蒸汽中，伸出腦袋，這麼接了一句，表示惋惜。

這時賣狗皮膏藥的便把放在桌上的那包藥粉拿着，遞在打金錢

板的鼻子跟前問道：

「這下子你該不信我的藥是假的囉？」

打金錢板的一面擦着額頭，遲遲疑疑地說道：

「就怕不是那個老和尚給你的。」

「胡說，怎麼不是？」賣狗皮膏藥的霎一下紅眼睛，接着大笑

起來，白鬍子在不住地擺動。「真笑死人真……笑死人！」

「你笑啥？發瘋了麼？」

打金錢板的現出莫明其妙的神情。

「嚇你就信進去了麼？……扯什麼鬼大蛇，什麼老和尚，全是

假的哪。」賣狗皮膏藥的忍住笑「難道你忘記我是扯謊的麼？」

打金錢板的馬上丟下銅勺子，拿起拳頭威嚇道：

「呸，你這嚼舌子的老傢伙！」

賣狗皮膏藥的屹然不動地站着，一面凝着發紅的眼睛，做出教

訓的口氣說道：

「小夥子，不單你傻呀，世上的人都是這樣的：容易將假作真

，一下子就上當了。並且？我告訴你，他們還特別喜歡假的哩，你

看，隔壁那個耍把戲的，要是真的一刀把孩子殺死，請問，誰還高

興看，誰還高興丟錢呢？」

算命先生這時候已恢復到原有的冷靜了，理一理鬚鬍子陰暗，

暗地說道：

「不錯，不錯！所以，自盤古王開天地以來，這世道，就是糟

糕的哪。」

# 田園 (日·平田小六)

陸少誌譯

我最初去訪問釜齋與七的家，是在入秋不久的九月初。剛履行了這年度的體格檢查之後，所以關於孩子們之中有着特別的疾病的，馬上就可以想起是誰人來的。

那年，重症的沙眼和因營養不良而發的夜盲之多，雖則和往年沒有不同，但誰也還未曾注意到有了兩個罹着肋骨疽的病的，那就把職員和親屬們唬壞了。

與七也是這樣的兒童之一，病症看來是已經很厲害了，醫生毫無躊躇地斷為腎臟炎。到那時止，與七並未會逃過一次學。自從體格檢查之後，不久就覺得他常常缺席了，從九月初一直就沒有到校。照校長辦學校的方針呢，如果有一星期以上連續缺課的兒童，那就決定作家庭訪問。這因為父兄們往往因繁忙不過，使孩子輟學，或使其在家裏管看嬰孩，或使其幫着做手藝兒。這樣的時候，便須向父兄們勸說，使孩子上學。倘若不這樣，那就不僅出席率會減低，而且違反義務教育的宗旨的。

那天在出門之前，我試檢查與七的身體檢查簿：眼睛有着重症的沙眼，咽喉有着腺腫，身體虛弱，備考欄有醫生註着關於病症應注意的話。

與七的家是在鄉村的僻所，從叫做大川的那條河的橋畔，走下

沿岸的小徑便是。在道旁胡桃和濕地桂的老樹很繁茂，從被雨沖壞的崖岸的枯土露出盤根，似乎伸進河裏去。雖說是初秋，但可使人想到殘夏的強烈的光線，却透過聳立着的樹葉的間隙，把金黃色的斑點投在小徑上。我使自己曾教的孩子們歸去之後，稍停便沿河邊走去，但是早已看見了我的孩子們，都從後面連接着跟來。他們在平常未曾看過我的所在見了我，便喚着嚷着了，但在還未抵達目的地之前，已知道我所要去的地方，便像責備似的嚷道：「先生是到與七家裏去的呀！」

「不對！不對！」我笑着說。但孩子們反而歡喜似的，高聲說道：「因為與七逃學太多了！哪！漸漸近了！」把我嘲笑着。

在我行抵與七的家之先，跟着前來的孩子們，已走在我的前面，在與七的門前等着我了。

「先生！與七睡着呀！」早就窺見了裏面的樣子的一個孩子說

我看見說這話的孩子的顏面，露着憤惡和輕蔑的冷笑，正在覺得奇怪，但在孩子們的吵嚷和爭說聲中，不知什麼時候，我也莫明其妙地感到興奮起來。

與七倒也沒有什麼特別可惹人注意似的孩子，只知道他和他的二年前被丈夫擯棄的母親兩人過着非常貧苦的生活。就在教室，這樣的特徵也並不至使人注意到；他是個不多說話的恬靜的孩子。我一面走近與七的家，一面想起那個任憑頭髮長長的披垂着，怔怔地瞪視着先生的小小的閃動的與七的眼珠子。

與七的家，從門口到屋裏，加上接連着內外的約三尺闊的土場，想來也不上四丈八尺見方的狹小的破舊的家，進出的地方懸着的粗席，被蠶蟻的手垢所污，那僅是防阻門外吹進來的風；家中並沒有看到一件可稱為家具的東西，我的脚一踏進這屋子，看見裏面的一隅，吊着破舊的蚊帳似的東西時，不禁吃了一驚，因為這時節早晚已是薄寒時候，實沒有掛蚊帳的必要了。色彩完全褪了，好幾處却補上舊布片，所以馬上並不覺得是蚊帳哩。那帳末端的疊摺的週圍可看到黑漆漆的蠶蟻的爛布堆。

將這板壁和室內的一隅隔開的草席，如果在普通人家，是豎着板門的，但連這也除去了，所以屋內全部便一目了然。這蚊帳是用來代替板門防止冷風吹進寢室的，我到後來才知道。從土場到這緊接着的約有二丈四尺左右的板壁間，一個角落像是煮食地方似的，鍋罐和代替食物腐的箱子似的東西，便映在眼裏，那也開黑的看不清楚。外面的壁上有個嵌着兩小片玻璃的窗。那是唯一透進陽光的所在。屋內是暗黑的，我感到有燒了什麼不潔的東西似的臭味，像浸入了赤裸裸的板壁和承塵上的木條似的。

在圍爐裏，燒着四五片木柴，到剛才止，似乎還有人在這裏，但並沒有看見什麼人影。

「沒有人在嗎？」我像穿過了土牆一直到裏面似的窺探着。

「先生！與七裝作睡着呢！」

跟着我的後面來的一個孩子，一面指着蚊帳，一面這樣說，那時候，我也看出似乎有人在裏面；蚊帳的一角在動着哩。

「你們到外面去罷！」我把孩子們趕出去。

「與七！病了嗎？——你媽那裏去了？」我又大聲說着。

我稍為看出了這裏的狀況，但沒有聽見蚊帳裏發出回答來，此外也看不出有人在裏面的樣子。

我又叫了一次，踏上細看木板的迴廊。

四週的板壁滿貼着熏得黑透了的舊報紙，日曆和什麼畫圖，都已變成土黑色，顯得極其了。

我窺探着帳裏喊道：「與七！」剛才以為是爛布的，原來却是棉被；填滿稻高的墊子和破爛不堪的爛布，雜亂地堆在這上面。我從那爛布堆裏，看見填着蠶蟻得幾乎不能說是綿胎的綿胎。懸在裏面的與七，偶然想把頭部伸出來，但馬上又慌張地縮進去。

「你媽那裏去了？與七！」

我以道歉似的心情，柔和地問他。但是與七好像沒有聽見這聲音似的，並不回答我。而且連動也不敢一動了。

「與七，起來呀！——先生並不是責罵你喲！」我繼續地說。

這時偷偷地走進裏來的孩子們，又唧唧的嚷起來，我不在意地回首向那邊一看，就又逃開了。

我暫時一面這樣的等着，一面再三叫着與七的名字，但他只是頑固地默不作聲。

「從明天起就到學校來罷！我要給你好東西哪！」

我這樣說了以後，除了回去別無他法。

一踏出門外，只見孩子們比前更多，露着輕蕩的微笑，在等着。一看見我便一哄而散。我回到有着繁茂的枝葉的胡桃的河邊時，一個喘着氣走來的孩子，一近我的身邊，便叫道：「先生！」

「先生！與七的媽是偷兒呀！」

那孩子突然叫起來，我嚇了一跳，便停住了。他又重複說道：

「那傢伙的媽是做偷兒的呀！」

「什麼？偷兒？！那是誰說的。」

我不知不覺竟大聲地盤詰似的問他。

孩子對於我的態度，嚇了一跳，那滿臉得意似的表情，倏時便隱藏起來，愕然地，站着不動。

「你爲什麼說那樣的事？！誰是偷兒？」

我，寧可說是嚴厲地逼着他追問着。這孩子竟完全嚇着了，漸漸退到後面，驀地回頭就跑。其餘的孩子，已經遠遠地離開我；仍然嘻嘻地笑着，像嘲笑似的看着我這邊。

第二天我等夕暮之後，又到與七家去。與七之所以固執地不想見我，因爲第一似乎和那些在傍邊看着他的孩子有什麼關係，別一原因就是母親非夜裏不在家中。

翌日午間，我聽見同事說及這家庭的事情。據云益范與七的父親，因債務關係，連所耕的佃田也被追回去，於二年前竟莫明去向。被留下來的母親在作日傭之外，便把園裏的蔬菜拿去喚賣，藉以維持生活。

我，剛好在他母子倆在食飯時前往。還留着塗朱的痕跡的，古舊的餐食器的木盤，放在與七和母親的中間。我一眼瞟向這孩子的

臉孔時，却大大的吃了一驚。這完全失掉血色浮腫蒼白的臉，和二十日前在教室裏看見的與七的臉迥然不同了。我呆着了，在我還沒開口之先看見了我的與七，好像吃驚似的變了臉色，於是放下筷子，轉眼望着母親。

他的母親當我進來時微微抬頭向我一瞥，但並不馬上放下筷子。停了一會，才放下飯碗站起來。

「與七病了嗎？」我這樣問。

他的母親並不作答。好像沒有看見這生疏的男子進來似的，並不一顧，把剩下的東西搬到覓食的地方去，一面走到圍爐的旁邊，一面却從暗地裏向我投了一瞥，我看見她也和與七同樣地呈着被警戒和恐怖所威攝的神色。她一回坐下去，一面取下包頭部的手巾，依然像剛才似的俯着，伸手去弄爐裏燒着的柴。我想她也許是爲了抵抗內心極度的不安，連手指也顫動了。這其間，與七卑怯地不安地無目的的眼光，隨着母親的動作移動着。

「我是學校的先生呀！是來看與七的病的。」我道。於是纔聽見了細聲地說了一聲「啊！」

他的母親好像吃驚似的抬起頭來注視着我。

我力說必盡叫與七上學的話，但一注意到他的容態，連起床也不可能的樣子，便把所欲說的話中途停了。我對她說，與七患的是腎臟病，倘若不加以注意，使他靜靜地睡着是不行的。她因我在說着的緣故，無所爲地點着頭說，這因爲心臟不大好，前幾天到街上去，順便請大夫診診看，可是行到半路，竟因心臟的悸動而昏倒了。我問有沒有小便。她便轉問與七，與七稍爲想想之後，默默地搖搖頭。

我覺得和他交談着，與七似乎快樂地在傾聽。剛才警戒似的恐怖和凝雲重重的眼色是完全消盡了，但當我把紙煙頭丟在土場，轉動身子時，突然驚醒似的把手搖動着。

我站起來，與七站起來，跟在我的後面。

「先生！」他喊着。

返身回顧的我，在這孩子眼裏讀出了詰問似的激烈的光彩。

「兼雄對先生說了什麼？」與七以他特有的急促口吃的語調忍氣問我。他困難地走前兩三步來接近我。

我於這突如其來的盤詰，不會立刻理解得來。便答道：「不！

「既而又反問道：「是什麼呀？」

「先生！那傢伙說謊囉！——那傢伙所說的並不是真的作過的！

與七原想繼續說下去，但想起話語已變成顫動的聲調時，便俯進着難看的臉孔，啜泣起來。

關於這一夜的奇異的印象，第二日便明瞭了一切的真相，我知道與七和他一面哭着一面叫着的兼雄之間，一定有什麼秘密的關係，翌日，便去問那個叫做兼雄的孩子。

從兼雄那裏聽到的，詳細的話如左。

那是在與七患病不久之前的事，和母親合體僅僅兩人的與七，在那時期，他注意到母親每夜一到半夜總是靜悄悄地離開家裏。因為夜深了，只有一人留在家裏，在不過僅是四年級生的與七，可以想出是極可怕的，最初注意到這事，與七想跟着母親前往而哭喊着。但是她總不肯他一道去，到底母親終於把無論怎樣勸慰一點也不

聽的與七嚴厲地責備了。經過了兩三次之後，他便不得不斷了跟隨母親前去的念頭。在吹熄了燈火的黑漆漆的寢室，獨自個睡著是可怕的，與七在母親還未回來之前是不能入眠的。母親提心吊胆的尾聲，在閉空裏消失時，與七一面睡著，一面跟着腳步聲到遠方去。母親像影似的悄悄地從後門消失，經過寢室的簷緣邊，在山道中消失了輕步的微聲。與七雖然已經沒有聽見了那輕步聲，還是時時想像着母親的行踪。反覆地想過幾次之後，與七已經能够正確地測出母親從出門到歸家的時間。——他早已不覺不覺得獨處的可怕，而且樂於聽見母親腳步聲的到來，和自己所推測的時刻的不會錯誤了。明了那個的時候，與七感到有種躍躍欲動的思想在心裏跳動着。

有一夜與七等母親的腳步聲消失之後，從床上偷偷地起來，跟在母親的後面出去。那是夏末沒有月亮的夜晚。隨着夜色之深，那籠罩大地的薄霧，像停着煙似的，在長長的有丘陵性的旱田那邊遙遠的谷間漂漾着。遮斷了一望無涯的旱田的，只是區劃着界限的生垣和藤蔓的柴籬。蘆荳和蕪菁都伸長着葉子，沒有風的夜晚，是寂寞冷清的。

與七兩手握著木屐，一面走着一面緊追著母親的濃黑的影子。莫明其妙的、不可思議的歡喜的顫慄，幾乎使這孩子牙齒也合不攏似的顫抖着。

到了霧籠罩着的山崗的斜坡，母親便把持着的布袋放在地上，把身體伏在田裏，與七便立刻像狗似的爬近傍邊成了黑影的短籬。屏息凝立，偵看着母親的舉動。

這樣地，知道了母親的秘密的時候，與七已不能够獨自冷靜地抑住那不可思議的戰慄了。

在初秋宵祭之夜，他便把這事件說給衆聽。

那晚，兩個孩子從黃昏後便在宵祭的人叢中蹣跚着。被不停地敲着響着的大鼓聲所逗引，村裏的人都到廟裏來拜菩薩。在殿前的廣場舉行角力之戲，逢着每次定勝負時，總是哄然叫喊起來。鋪着石子的參拜道，擺列着從市裏來的寶物的攤子，入夜之後，那些地方已是人山人海，擠得身子也不得轉動了。怪難聞的電石氣的味道，使孩子們異常興奮地擠着走着。

與七在擺着珍奇的玩具攤前，一直站着不動。漸漸被人擠着，到拜殿前的廣場的暗地裏來時，與七突然握住衆的手腕，一面拉他到暗黑的叢林那邊去，一面細聲地道：

「我的媽是偷兒呀！」

與七像虐待自己似的一臉上露着殘忍的表情，痙攣地說。「倘若說是偷兒，那末，我就是偷兒的兒子喇！」與七奮力地繼續說。

對方也被與七的興奮所傳染。他們被極度的興奮所刺激，漸漸走進茂林叢裏。

「倘若你以爲我說謊，那就叫你看看好嗎？」與七仍然細聲地繼續着說。他好像期待着嚴肅的審問似的，把話截斷，去伺察對方的神情。他們已成爲非常刺激的俘虜，各自顫慄着。不用說，與七相信今夜母親一定在小崗下的西瓜田裏出現的。

於是兩人便偷偷地隱在西瓜田的深叢的籬邊。

彎彎的殘月，掛在梢頭。從樹林的背後漏出來的，是時歇時嚮的大鼓聲好像在追憶似的響着。一二人互相屏息倚靠着。給夜氣溶解的堆肥所發出的蒸熱的臭味，反急速地使顫抖着的孩子們微微感到透不出氣似的陶醉。

「伏下去！」與七一面細聲地說，一面喘息着使咽喉呼吸。

「是媽媽呀！」與七幾乎未曾發出聲的叫起來。實在那時候，孩子們已看出逼近那邊的籬笆的人影了。那人影停在一邊，驟然越過籬笆的破隙；然後像狗似的爬過來，漸近到孩子們站着的一邊。

那人影確是與七的母親。她用手從這裏到那裏的摸索，急速地移動着。已逼近到凝視着的孩子們的眼前來了。擦擦地像吊瓶互相軋着似的切菜聲，和稻草葉的沙聲送進兩人的耳裏。二人愕然地把頭縮着。

那時候，與七已經不能抑住自己排出的呼吸了。聽到逼近眼前的母親也和自己同樣的苦悶地喘息着時，與七突然好像給在自己背脊裏奔放着的可怕的思想所感動而驚醒了。像給莫可名狀的屈辱和悔恨所抓痛似的慟哭衝喉而出。他抽噎着，號着，痙攣似的站起來便衝向堤下的谷裏，沒命奔去。

奔到廟傍的叢林裏，與七便哇的高聲哭着。

「我看見啦！我看見啦！」衆雄走近傍邊，這樣說着。

與七跳起來似的，以爲將走了，但他叫道：

「你說謊！那不是媽媽呀！不是媽媽呀！」

與七繼續拚命嚷着。

「你說謊！你說謊！那不是媽媽呀！你這豬羅！」

他也不管是草還是土塊，一拿着便投擲他的同伴。

與七給剛才惡夢似的可怕的記憶所打擊，一面藏身叢林，一面一直悲痛地哭着。

在殘月西沉的秋天的高高的長空中，把南北聯繫着的美麗的銀河，像不知道下界的瀉壩似的，越發清晰了。



從衆難處所聽到的與七的母親的秘密，在我以後多次的訪問中，不得不認爲是無可疑的事實。在不上五六畝的田地裏，那能產生像每日拿到市場上去賣的那樣多的東西呢？總之在事體已經明瞭的現在，把與七們從那樣的苦難中救出來的事，我覺得比什麼都來得緊要。但和此事比較起來，與七的容貌，更日益顯劣了。我把他好好地列在給食兒童之列，每日一而帶着食物，一面去訪問這家庭。

以後會經過幾次醫生的來診，但病症已達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了。一日之中，能够看見的，只有早晨到過午的片刻，太陽西斜之後，那就完全失去了視力。至於夜裏，我長時間靜臥地坐着時，他便伸着手，靜靜地摸索我的膝頭。

「與七！」經我這樣一叫，他起初是驚醒地把手縮回去。

在每晚訪問中之一夜，與七知道我在那裏的時候，他便問道：

「媽媽在家嗎？」他是已經聽到母親出門去的聲響，才這樣問的。剛巧是我叫她去买牛奶，我便照說了。他便離開枕頭，深爲注意地側耳靜聽母親回來的聲響。

在約一月之後，醫生說他的心臟已經非常衰弱了。由於一病源之退引，餘病也發了，因之百病叢生，似乎已無法下手的樣子了。

晝間看見我來時，投射在客人身上的疑怯不安的眼光，依然和從前一樣。在我并不覺得是十分滿意的事情；所以努力使他解除對於我的警戒，但不過反而得到相反的結果。到那年秋季初下霜的時候，衰弱竟急激地增加了。

不僅是與七一家，這村莊一帶都陷在貧困和窮乏之中了。那種苦狀到底不是言語所能講得盡的。不久，便處在無法避免的長長的

冬季了。令人担心的糧食之缺乏，使大部分村民陷於和貓犬同樣的低下生活。但在像我們似的，和這班農民的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對着每日這樣清朗的氣候的季節的田園，只有感到無可類比的美麗。

投射在濕着露珠的茅屋頂的清麗的陽光，繪着綠色的鐵製的木梯，嵌着玻璃門的整潔的商店門前懸着紅色的紙煙標誌，白樺映目的地主家的貨倉，在堂皇地整列着這些的村裏的一個角落裏，有着濃厚的色彩的悅目的濕地桂沙沙地擺動着，收獲終了的道路也沒有塵埃，只是濕潤潤地帶着水氣靜置地輝映着。

未曾給樹木阻止視界的山麓的原野，散亂着矮柏的落葉，和滿開的紫紺色的荻花，割了的牧草，把這一帶原野充滿了香氣。翩然飛着的蜻蜓的翅聲，逃到牧草裏去的蟋蟀，晴空的翠碧色，遠方分明地披着白雪的叢山，自然是這樣地披着美麗的秋的衣服，但這夾谷裏的村莊，却日日在缺乏果腹的糧食！

十月初，我只有半天在校，其餘的時間一直到夜晚，都是在孩子的家裏過度。

與七現在已不能動彈了，一到他睡着的近傍，就感到有種異樣的難聞的臭味。草褥已有了褶皺，近腰處，好像割了腫肉似的成爲一個大洞。爲着使之不生痛楚，在那裏鋪着棉花，但這孩子已消失了呻吟的力量，只是皺眉咬齒，聽其身體之自然了。

「阿七！痛嗎？那裏痛呢？」我這樣問他。與七好像沒有了解我的話似的，目不轉瞬地凝視着我，過後可像離開我似的，把視線移開，在浮腫的額面上，已沒有兒童所有的表情，變成靜物似的完全沒有表情了。但額上生着頭髮的地方和有着那大黑瞳仁的眼睛等

，和在教室裏所見的他，一點也沒有異樣。

因為知道他將近臨終的時候了，我在早晨也到他家裏去問候。在某一個早晨，我一進去，聽見沉重地踏着地板的足音，原來是他的母親出來接待我。

「先生！他就要去了！」

母親這樣說着，在我的前面像倒下似的坐下。

「先生！請您救救他呀！」

我對於這突然的哀求，倒嚇了一跳。母親一面哭着，一面從我的背後驚醒地偷看着與七。

「阿七！與七！」我一面喊着，一面走近去。那時候，我竟在孩子的眼裏看出一種乞憐的悲憐的微笑，一時間驚惶的感情竟衝擊着我的心。因為這十分像我以前看過的臨終的狗仰視主人那瞬間的眼光。我感到這是死的苦痛的哀訴和沒有聲響的慟哭。

「阿七！」我又喊了一次。「那兒感到苦痛呀？」

我除了說着這樣無意思的話語以外，沒有別的法子了。

與七經過激烈的悶痛之後，把眼睛睜開了。

「這裏那裏全都痛呢！——先生！」

他用着若斷若續的微細的聲音呻吟着；不曉得是什麼原因，這好像是在伸訴對於一身肩着不能放下的重負的深長的嗟嘆似的，響徹了我的身心。

果然，在那天當我還在學校的時候，與七便斷了氣。在這孩子的臨終，不巧得很，連母親也出去了。

這樣的自從把孩子葬在村裏的墓場之後，我已經沒有到那家訪問去了，並且秋深了，早晨夕暉的冷氣刺肌，不消說，已是漂漾着

寒冬的情趣的季節了。

可是，在一個早晨，我於赴校的途中，遇到村裏的人們，面上呈着異常的氣色，羣向山後趕去。

「什麼事？」我問其中的一個。

「與七的娘死在田裏啦！」

我突感到有什麼衝擊着我的胸裏，隨着衆人之後，奔上山道。——早田裏已集着很多的人了。慌張地跑來的種田人，尤其是婦人們更加高聲叫喚着。

我在這樣的人們之間，看見了仍然倒在一旁，沒有被抱起移在別處的與七的母親的屍骸，驚惶的走近去，但不覺的站住了，不能不回顧一下。

她依然隻手抱着甘藍菜，面貼着前面的土塊躺着。

「倘若後面那家的老爹能够來抱起她，那就好啦！」

「倘若不去報告警察署的老爺，那就——那是不行的！」

「還沒有死呀！——還是活的呀！」

各人走近的旁邊，大聲地叫喚着各種各樣的事情。

一眼看去，她總像苦悶地在背脊裏喘着氣似的。

「與七的娘呀！與七的娘呀！」一個婦人一面抱起她，一面喊着。

「不要理她！不要理她！這樣的偷賊！——是暴露親族的恥辱的

！——一個種田的像掩着眼睛似的，一面背轉後面，一面睡着。

這是個濃霜的早晨，早田裏散佈着霜柱。額着的女人的背脊，和偷了放在竹籃裏的蔬菜，都在晴麗的朝陽下輝映着。

一切已成爲無可掩飾的證據的現在，一切的事都沒有用處了。

最少是不能不使與七在不知道這母親的事而死為滿足。我在歸途中，一面想到與七死的那個早朝，像小狗兒似的以悲哀的眼光凝視着我和這個母親的那雙濕潤細小的眼珠子。我感到倘若與七還活着知

道了這件事時，一定會發生更大的不幸的。想到在那細小可憐的肉體中，一面沒命地忍受心中的重負，一面至死還守着母親的的秘密與七的勇敢的靈魂，我竟不能抑住湧出的眼淚了。

創作文庫之四

# 西柳集

吳組湘

(再版)

短篇小說集

精裝八角  
平裝六角

本書著者的作品曾散見於文學，文學季刊，清華月刊，清華文學月刊等雜誌，結集發行這是第一次。文學二卷二期楊若先生評作者的作品說：「這位作者出現於文壇，好像不過一年來的事，然而他的作品有令人不能不注意的光芒，就我所讀過的兩三篇而言，這位作者真是一枝生力軍。……委實這位作者的開始已經證明了他是一位前途無限的大作家。……讀者可以自己去看實運幾句話。」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創作文庫之二十

# 雲片集

王統照

## ▼散文集▲

本書作者的長短篇小說，我們已經讀得很多。這個集子所收的作品却很別致，既不是短篇小說，又不同於普通所見的散文。除少數外，這裏面每篇文字都包含着一個故事，每個故事都有一種情趣。作者自己說：「這些零碎裏的東西，如在不意中的片雲的集合一般。」「然而片雲或許有一個晶瑩的兩點，落到田畦中，可以潤濕一撮的沙土。」「朋友！倘如你的心有時感到像一撮沙土一般，就讓這片雲潤濕一下吧。」

精裝五角五分▲

平裝三角五分▲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二十五年以來之英國文學

顧綬昌譯

昔日有位傑出的批評家說過，批評家應該什麼都懂得。如此說來，只有全知的人纔該說話了；並且即使要做一篇本朝英王喬治五世登極二十五年的文壇概論，而不參有作者的偏見，也自屬臆說之談。可是如果放過了批評家的旨意，這種冒險必得一做，雖然有已故的批評家的靈魂起來反臉；而更叫人頭痛的，還有活的批評家們在伺隙以待呢。

要按年做編年記載是沒有好處，並且也不會有好處的；可是我們翻一下英王登極那年的舊報紙，看看那些文學上的事件在那時是被認為重要的，這却是值得一做的事情。結果發現有很多情形足以為批評的自衛的幫助，有些情形又有益於足以警告譯者的熱忱或貶損。一九一〇這一年，看見『劍橋近代史』是第一代阿克登爵士（The first Lord Acton）計劃的——和『英國政治史』都完成了；『劍橋英國文學史』已出了三卷（現在有廉價版的了）；一般學者都歡迎喬治·聖茨倍雷（George Saintsbury）的『英國詩學史』；穆萊爵士（Lord Morley）在大時時報文學副刊批評羅尼潘納（W.F. Monypenny）的當斯雷利（Disraeli）傳記的首卷；至於詩歌，則有羅賓亞·吉伯林（Rudyard Kipling）的『報酬與神仙』中的詩句，威廉·華森（William Watson）的『紹興紫色』（詩

中文氣已稍衰了）阿爾福萊·諾威斯（Alfred Noyes）的『詩歌』，司泰芬·非利德（Stephen Phillip）的『新地獄篇』（從前的大聲讚美已經消沉了）；在科學方面，阿爾福萊·羅賽爾，華萊斯（Alfred Russel Wallace）在臨終以前出版了『生命世界』，在這部書中他預料有一位傑出的主教會把人的演化和神的起源連接起來；此外還有佛萊斯（J.G. Frazer）的『圖騰制度與民族連帶』。一位指出那年文學作品的特性的批評家，發現有一種顯著的趨勢在注重自我：『一種無檢束的不安寧的個人主義支配了這個時代。』所謂『近代意識』，『不管牠的本質究竟如何，自歐戰以來，彷彿還沒有產生呢。』

我們要研究現代文學運動，必須把那些代表所謂『近代精神』或『近代意識』的作家們和那些同時期中在這『近代意識』以外的作家們區別清楚。這是一九六〇年的歷史家所必要做的工作；並且他做起來也容易得多了，因為時間會替他做很多工作，可是流傳的價值，却總在一部作品背後的人品上，無論這句話彷彿有多麼古氣，可是過去二十年有一個確實的特色，最可以為我們所注意的：那就是歐戰在文學感受性上的影響。那幾年的野蠻的衝突有了兩重效果：一則使思想和表現得以除去限制重新蘇醒，二則引起了智

因力的混亂與紛歧，此堅執而終不能達到任何信仰的果斷，任何可以真用之種術語來稱呼和可以叫做「近代精神」的真的統一。這個時代擾攘而不能慰人；不安而又不穩定。現在半個歐洲都在桎梏之中，比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情形更糟，這種情景是不會叫人高興的。現在可沒有雪萊的喇叭傳佈預言了。

雪萊！他這個名字就有一種驅邪魔的力量，並且又把我們帶回去找個性去了。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這段時期的開始，倒還有幾個姓名——至少我們可以說時間教給我們的死者的知識比活人更多。史溫般恩 (Swinburne) 和梅萊蒂司 (Meredith) 在英王登極前一年就死了。史溫般恩一死，文學的一種傳統也就完了；我們要講到「喬治王朝」的詩歌，就在這兒分野倒也極有意思。史溫般恩的那種浪漫主義，在題材和表現上，已經把來源弄乾涸了。一種新的態度需要在方法上得有均等。可是在梅萊蒂司的音節的勇敢的試驗裏，和在哈代 (Hardy) 的說話的大膽的嚴肅，他的音律的變化的強迫的努力，和必要把握住的象徵的深刻裏，都有了很多暗示。我們欠哈代的功勞尚沒有被承認。那些受他影響的人彷彿自己尚不知道，可是我們要在目今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的很多流派中，去追溯他的影響，那是很可能的事；雖然我們自己意識到的，對於近代文明的低聲啜泣的非難，自然不能和他的雄偉威嚴的非難相比。如果沒有不承認哈代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那麼就可以回答說他是沒有時代性的。那使他成爲維多利亞時代作家的替罪人的非正統觀，解放了種種桎梏，如同我們這一代的與衆不同的人材，例如勞倫斯 (D. H. Lawrence) 和許格非·賽遜 (Sigfried Sassoon)，他們的獨創的天才之得以自由抒寫都是這樣解救出來的，並且這對於勞倫斯

的青年崇拜者或許還是一種新聞，據說他們的英雄在他最後幾年中間極想寫一篇文章，專論哈代小說和詩歌中的自然風景的。哈代的「君王」，確是英國文中的一部堂堂大作，是在一九〇八年寫成的；而這書的作者在本朝十八年間，繼續運用他不倦的抒情的技巧。

不過亨利·傑姆斯 (Henry James) 的影響在小說的內容和技術上更爲有力的這件事，那是不容置疑的。凡關於今日的精神狀況，性情修練，和環境的不妥協的分析的各種程度與形態，其中都有他的影響。可是誰都趕不上他的一味挑剔的程度。時間又給了我們一種解釋。離本朝開始約有二十年的模樣，他寫信給一位朋友玩笑地慨嘆道：「一代新的人物，那是我所不知道也是大體上不甚珍貴的，已經佔據了這個時代。」這些新作家們且已被逐出；可是那些更年輕的後生仍歸依附於這位大家之後。傑姆斯的智力的技術震驚了蕭伯納 (Bernard Shaw)，以爲是代表回復到疲倦的維多利亞的一種態度——粗鹵的青年今日則以滑稽趣劇一類的毀傷的話來反駁他。傑姆斯的主要作品是完成於一九一〇年，可是他繼續寫作直到一九一六年他死的時候爲止。他的著名的自傳就是屬於我們現在所要論列的這個時期的；那就是「一個小孩和其他的人。」——是一部絕妙的小品我們讀了可以知道很多秘密，例如他怎樣從童年時代他就深思遠慮地收集種種印象爲着「後來計劃的和最切要的內容。」他的小說的精緻的序文是從來對於接近小說家的技巧的最親切的導言。他對於我們這個簡短的年代紀事極有幫忙，因爲其中有很多出名的名字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不省掉。在一九一四年春，本刊登載了亨利·傑姆斯的兩篇論文，這兩篇東西不單是他論小說性質的最後的批評論證，並且還寫出了他的關於幾位「年輕的後輩」的印象

。他覺得作品的突飛猛進已超出了批評指揮的活動能力，這瀾瀾而不受壓束的支流的增加。

「不過表示給我們有多少道路，其中民主的例子，只要一次蓄集了動力，就會在適當其衝的社會和時代上發生影響。那種例子再沒有比在新小說裏寫得更為廣泛的了。」

自從寫了這篇文章，二十一年以來，這個潮流愈漲愈大，我們仍舊可以用傑姆斯的驚奇來思考，可是對於這個現象的解決，仍舊沒有增加聰明。我們這兒的特殊目的是要看看傑姆斯所選擇的姓名。有幾位作家已經死了，有幾位已增加了名望，另外幾位的名望則沒有像傑姆斯所對他們希望的那麼大。他把威爾斯 (H. G. Wells) 和安諾德 (Arnold Bennett) 兩人總括在一起，因為

「他們兩人性質和範圍雖說極端不同，可是都還能一起放在我們非常方便的飽和的估價之下。各人都是理想地沉浸在他們的引證的範圍裏面，其文字記載和評述生活的種種徵象，以及人間普象和人間問題：比他們三四代以前早已受影響而主張的情形，更為緊湊，更為銳利。」

此外也沒有什麼可以增加的話了，除了傑姆斯會聲明，理想的沉浸，由他看來，在批評中不是最初或最後的測驗。另外他提出一批人名：他們的苦幹的精神，他認為以前還沒有這樣顯明的，那就是若瑟·康拉德 (Joseph Conrad) 繆理斯·赫雷脫 (Maurice Hewlett) · 約翰·高爾斯華瑟 (John Galsworthy) · 愛迪生·忽登 (Edith Wharton) · 黑琪·華爾波爾 (Hugh Walpole) · 葛爾優·凱南 (Gilbert Cannan) · 孔漫敦·麥黎錫 (Compton Mackenzie) 和勞倫斯。他對於康拉德和忽登的慎重的尊敬態度最為

明顯，因為兩人受他的影響也最顯然。關於勞倫斯他不過說「他轉在滿是塵土的後方」——這種批評不過表示他對於「兒子與愛人們」一書稍稍有些藐視——這種藐視，據我們猜想，怕不會因為「威爾斯太太的愛人」的出版，和其他詩文的雄健，震宕，感情的緊張和激烈等實例而減少。為後世的人下斷語，本來未免大慢了；可是勞倫斯至少在過去十年間的英國小說中是一位傑出的人物，那是無可否認的。

凡產生批評家的一年，一定在他的結論上會發生些影響；他不會使僅僅做編年史論的人所包括的內容上受到影響，因為他無需下什麼判斷，單要說出他的印象就夠了。亨利·傑姆斯的文章，提出幾位年齡不同的同時代的作家的姓名，這是很很有用的。當他在做那篇文章的時候，老作家中仍在工作的有蕭伯納，他依舊極年輕的活動，寫劇本和序文來做共產主義和獨裁制度的宣傳，彷彿這些都還是極出色的思想似的；有勞貝脫，白列琪司 (Robert Bridges) ——到一九一三年他才是桂冠詩人——他的美而錯綜的音節上的翻新和改進並不為一般讀者所注意，直到他八十歲的時候，他著作了最後的較大的可是較次的作品：「美的遺書」為止；陶威 (C. M. Doughty) 氏再得等上十年，他的亞拉伯遊記的敘事詩材出了再版，人家也不把他看作一部奇怪的東西了（「曼蘇爾」和其他的詩歌也是我們所討論的期間內寫出的——許是爲了古人寫作的）；何斯曼 (A. E. Housman) 的「士洛普那的孩子」是一八九六年寫的，可是本書的作者現在還在教導青年怎樣識別真假的詩人——我們希望這些青年都能聽從一位深知甘苦的教授的說話：郝特笙 (W. H. Hudson) 還沒有弄完他的關於瞬息萬變的英國的啓示的探究；

吉伯林 (Kipling) 的帝國主義的呼聲現在不在實際政治的範圍以內，所以尚未劃定時代，正猶如他的文筆的靈活的道勁，目今也未劃定時代一樣（思想過去了，準格則猶存在）；喬治·莫亞 (George Moore) 正在使他的香燈籠做的像新的一樣，在他的動人的纖巧中，滲入了自然主義的筆法，寫他的有趣的，陰毒的，不實在的自傳：幾年以前就寫了「加略河」(一九一六)和「海洛惹和阿伯拉」；倍列氏 (J.M. Barrie) 正是得着一般讀者的好評；高爾斯華梭正在以問題劇征服舞台，蕭伯納給他弄平了道，目今二十五週登極慶祝的一部分正要重演此劇；契斯泰頓 (G.K. Chesterton) 和哈萊·倍洛克 (Hilaire Belloc) 正在以皇帝的誓句和烽火，攻擊蕭伯納和威爾思的聯合團體的福音，並且指出中世紀的道路，認為是進步的道路，像他們今日所指出的那樣。喬治·羅賽 (George Ruess) 在愛爾蘭文學運動中已是一位領袖人物；夏芝 (W.B. Yeats) 正是脫出了奇幻弄異的象徵的煙霧，走入成熟的簡捷和思想集中的一路，這使他後來的詩成爲非常可愛。並且在我們今日的想像文學中有一種特殊的壯麗。

幸而本文之作並非要研究當代文學運動。不過是二十五年以來老老小小的作家的作品的重要編年紀較而已。至於「運動」，單是來回的翻就會發生一種猶豫，叫人無從決斷；並且因爲青年人性性敢於走險——他們是什麼事都敢作的——所以至少總要懷疑到他們長輩的作品是否與今日智慧的問題相適合，可是有幾方面，尤其是在詩歌和批評方面，就很多變化。在批評方面有了一種重複的覺醒，一實種現，要達到一種判斷，不能不顧慮到純文學以外的因數，例如要應用心理的判決等等。心理的測驗並不會像牠的說明者所相

信的那麼新穎——亦許是舊有的道德測驗的另一方面——可是目今在弗勞特性心理學概念的壓迫之下，確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我們試一引述幾位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的姓名，他們都是這時期中的早年的法律制定者，以及他們的幾位後繼者的姓名，就可以明白這個裂痕；喬治·聖茨倍雷，他的學問和直覺的官能迄今稱爲人所尊敬；愛特孟德·戈斯 (Edmund Gosse)；華爾脫·雷萊 (Walter Raleigh)；考萊考諾 (A. Q. Jerningham)；愛特華·加納脫 (Edward Garnett)；哈美洛克·墨里斯 (Havelock Ellis)；他的多方面的研究，其影響於目前時髦問題的考究，直有和弗勞特一般深遠的影響；而今日則有密特爾敦·穆萊 (J. Middleton Murry)，他的批評思想有他自己可以認識的哲學的階級，並且結果已激起了莎士比亞，濟夫，勃雷克 (Blake) 的復活；愛里渥脫 (T.S. Eliot) 他的學問，他的嚴刻的質問和毫無意氣的明白曉暢的筆調，使他的批評成爲第一流的作品；另外還有奧堡·呂德 (Herbert Read)，卡瑟 (I.A. Richards)，愛特加爾·列克渥特 (Edgell Rickwood) 和佛琴尼亞·華爾夫 (Virginia Woolf)。李頓·司屈拉契 (Lytton Strachey) 的傳記的改造，又因爲受了弗勞特的影響，已引起了很多的模倣。在愛特孟德·白倫頓 (Edmund Blunden) 的批評文章裏，這種裂痕還看不出來；因爲他是守着雷萊 (Lamb) 和哈茲列特 (Hazlitt) 的傳統的。

上述的幾位批評家恰巧有些又是詩人。歐戰以及戰後和平的紛亂已改變了人們的目光和夢想。破滅迷夢是詩中最顯著的情調。此外還有和「一切類似的東西」的決絕。如果這篇文章能够講到夏芝就爲止，那倒就真方便之極了。走入近代人的領域中簡直是走歐羅

場中一羣。奇怪的是因為真理與美的追求，竟會引起這種瀾滾着眼睛的顛狂與爭鬥。我們把反對的人姓名放在一起，就會少些嚴重的錯誤，他們的追隨者儘管嘲笑這種不倫不類的搭配。「近代的精神」，彷彿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就覺醒了；因為在英皇登極兩年以後出版的「喬治王朝的詩歌」第一卷的撰稿人中，就有現下的桂冠詩人「華爾脫·段·拉·梅亞」(Walter de la Mare)拉賽爾·阿波克朗倍(Lancelles Abercrombie)·勞倫斯·譚德森(W.H. Davies)·吉勃筆(W.W. Gibson)·哈勞爾特·莫羅(Harold Monro)·司塔治·穆亞(T. Sturge Moore)·羅貝脫·白羅克(Rupert Brooke)·和屈雷夫·李亞(R.C. Trevelyan)·意像派作者(如愛茲拉·彭德·艾·龐德·列卡特·阿爾亨頓 Richard Aldington 飛林德 F.S.F. Flint)早在一九一二年就提倡要直捷·嚴正的述說「事物」。

說到這裏又需要選出另外一批名字，有些生得較晚，有些則較早：勞倫斯·屏尼查(Lawrence Binyon)·拉爾夫·何格生(Ralph Hodgson)·威爾弗立特·伍渥(Wilfrid Owen)·沙松(S. Sassoan)·白倫頓·愛里渥脫·勞貝脫·格雷甫斯(Robert Graves)·三位赫脫威爾·(the three Sitwells)·勞貝脫·奧考爾斯(Robert Nichols)以及探喃(W.J. Turner)·純正和柔軟兩詞不足以概括這些詩人，有人或許竟會反對這樣的標籤；可是淵博和大膽這兩點是每人作品的特點。

如果今日詩歌批評中有一種為過去的批評中所沒有的原理，這也不見得就會有更使人滿意的效果，即使可以容許應用心理方法的說話；可是這一層我們還要注意到牠的實施應用的人向未有完全的把握。看來極可笑的是批評家們一遇到原理上的矛盾，仍舊要找到

彭·強生(Ben Jonson)·康披森(Campion)·但尼愛爾(Dan-a)·雪特納(Sidney)·曲雷騰(Dryden)·約翰生(Johnson)·華滋渥斯·辜律列奇·雪萊和麥修·安瑞德(Matthew Arnold)等的判決，竭力攫取那些有經驗的作家的話來彼此抨擊，有時間或還要求助於亞里士多德和另外一種臆斷，覺得我們現在所懂得的已多得了。究竟多多少少依舊是空洞的話，有些事情我們敢於確定的，那便是：關於風趣和習俗的反動，關於過去確實有過所謂浪漫運動，而現在又對牠起了反動，確實因為我們要撲滅感情，我們倒許連我們的敏感性都一並撲除了，確實在最近的新詩人中，有一種有意識的運動要排除明白曉暢的文筆，因為在勃朗寧(Browning)和梅萊蒂斯(Meredith)的作品中找不到例証。

關於詩的論爭，詩的哲學，詩的技術依然進行。我們依舊無從確立一種原理。我們至多只能把我們在某一期間所愛讀的詩歌或散文的特殊文學作品，做些似是而非的論文來替牠辯護。我們年輕的時候很自信地做了這些文章，可是我們如果不幸沒有忘掉十年或二十年以前的拙笨的熱忱的話，現在的情形也自異性日不同了。可是在題材上自有很多相同之處。詩歌可以正當地要求各種題材都在牠的範圍以內，並且拒絕照題目分類。唯一的測驗在詩人能否駕馭他的題材。雖然人們都認為一首寫玫瑰的詩，一定比一首寫青蠅的詩要做得更好，可是如果一位有進步的敏感性的詩人深深思索之後，後邊一首詩即有機會產生世界性的意義。如果這真是現在一般人所公認的情形，那末我們就可以說我們今日真有了「一種顯著的進步了」。可是現在有一種趨勢，先用散文想出了題材，然後做毫無效果的努力，去用牽強附會的隱喻把牠翻譯出來；所以詩歌的主要困難仍



未解除，即使我們承認有上面的進步。如果不覺到有感情，當然也不會有感情傳達出來的。

在很久的衰落時期以後，起了一個小小的可是令人奮發的徵象，就是至少有一種願望要起來在詩歌和戲劇間的鴻溝上架起橋樑。現在的這個運動的起源並不在和辛格(Syngé)似的樣，要做詩劇的明顯的努力中，而是在易卜生、勞貝脫·白列琪司(朝廷幽默)、蕭伯納(聖者準 Saint Joan)、格蘭維爾·斐塔·Granville Barker(馬屈拉斯院 The Madras House)、和巴雷 J.M. Barrie(巴雷的克萊頓 The Admirable Crichton)的作品裏，巴雷為舞台創造了一種寫實的可是有韻律的言語，以示別於舞台的純文學的價值，亦許只有那些勇於研究維多利亞早年及晚年時代的劇本的人才能欣賞。詩人之中把詩認為劇本的一種，把劇本也認為詩的一種而已轉移目光到舞台上來的，則有夏芝，在這方面是個主要人物，約翰·梅茲斐爾(John Massfield)、勞倫斯，屏尼登，戈登，鮑頓雷(Gordon Bottomley)、拉賽爾茲，阿波克朗倍，司塔治·穆亞。另外還有些人給舞台寫些想像文章和象喻的東西。因為謹慎起見，再不能亂扯一大堆姓名了；可是愛里滉脫藉以進身劇院的那篇鋪張揚厲的岩石，却不能不提一提。這篇東西使詩劇更前進了一步。這些努力到底是否影響到「商業」舞台，不得而知；這種影響亦許可以從外界普遍的運動中看出來——那就是說，只要從方今全國各處，凡對於戲劇和詩歌，對於夏芝的作品所代表的「一種高尚的感情」有些情感的，都起了戲劇社會運動的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來。

講到小說家，則列舉姓名一事太嫌繁重，我們簡直可以不必了

• 縱使沒有一位特出的人物，却從來沒有一個時期，有這樣豐富的生產額，這樣旺盛的天才。以高爾斯華綏，貝納脫，康拉德，威爾斯的後繼人而論，我們已竟有了(只挑選很少幾個人的姓名，來表示這時期的繁富的程度而已)富斯志(E.M. Forster)，傑姆斯·史泰芬斯(James Stephens)，貝斯福特(J.D. Beresford)，松梅斐德，羅姆(W. Somerset Maugham)，佛琴尼亞·華爾夫，阿爾威斯·黑克斯雷(Aldous Huxley)，杜洛賽·列卡特生，賴貝卡·威恩脫(Rebecca West)，卡利林·曼殊斐爾(Katherine Mansfield)·大衛，加納脫(David Garnett)。亨雷，傑姆斯在較大的人間事態中首先記述的社會學的小說，現在正在讓位給心理學的研究；性情、瞬間和動機的分析，愛情和性慾的重新估價，加之前輩先鋒如亨雷，傑姆斯所遺棄而未得的言論自由——他之所以遺棄，倒並非因為法律和一般社會的態度，而是因為那種率直的形式在藝術上不會有絕對存在的一種主張的關係。有些人們則指傑姆斯，喬亞斯(James Joyce)為未來影響中的重要人物。可是關於「猶里西斯」Ulysses的論戰，由大多數人看來已是過去了；那時幾位主要的年輕的批評家，他們從前因為這書的驚奇的外表而讚美牠的；現在也都够有經驗承認他們的主張，覺得牠畢竟只是一個藝術鑑賞家的技藝的勝利，或則是一種力量上的失敗。

這期間的文學上的主要的影響，那些幫忙來做成智力上的背境的，為數極夥。有些則自遠處而來，而且並非都是文學上的影響。弗勞特前面已經提過了；他在小說和詩歌的思索的一方面的影響，真是不可勝計，可是很顯明，他的解釋在解決心理問題的企圖中，已儘量應用，這些問題在不得安寧的今日，其逼迫我們的程度，

比諸昔日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有能力和自信足以驕傲的，更為厲害。另有一種確切重要的影響，是從一位因為反抗他自己的時代，因而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鋒身上來的：賽姆亞爾·勃脫拉 (Samuel Butler) 的對人的攻擊的，毫無畏懼的諷刺，已經在科學、宗教和社會學的範圍極大的精神試驗中，成爲一種解釋。我們要是把那些有意無意間，從杜斯退夫斯基和契訶甫吸收滋養的作家們，列入一張目錄，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傑姆斯·弗萊川爵士 (Sir James Frazer) 在過去深淵中很多發現，都已有了效果，並且在很多我們的詩歌中反映出來；而阿塞·伊文思爵士 (Sir Arthur Evans) 的作品，和其他考古學家從有史時代以前去涉獵人類功績的情形亦然。愛因斯坦，愛丁頓 (Edington) 和強思 (Jeans) 諸人作品的衝突，於思想和隱喻上究有何種影響，目今還不能斷定；可是我們敢說如果現在牠尚未起有反響，將來牠在藝術發展途中，一定要成爲原動力而起反響的。要緊的是要看出弗萊川和愛丁頓兩人的文章，確是他們的文章才好；而這些文章又都因爲巨大的風格的控制的力量而有生氣。愛丁頓的文章有指揮如意的風度和自信，有深深暗示的陪音，那彷彿是從純粹文人的散文，轉變而爲科學家的散文似的。

風尚要轉變的。「勃浪斯倍雷」已經替代了「契爾西」，作爲嫌棄的分類。不過這是沒有意思的。在「勃浪斯倍雷」中沒有一貫的主張；很多被認爲帶有那種風土標籤的作家，在地理上和同情上都是遠出了「勃浪斯倍雷」的範圍。派別確是由來即有的，可是目下許比從前較難區分。我們還可以說：文學中的個人主義，從沒有像今日一樣地強烈，可是我們還得加上這個限制，個人主義並不一定表示獨創。如果我們今日有位青年詩人，在他告訴我們怎樣他不

願意寫一首詩，或者怎樣他願意寫一首詩時，即宜稱詩人不應憑仗鄉村橋樑觀流水，或舉頭仰視天空中盤旋的飛機，猶自以爲他在首倡前人所未常用過的來源，那末他是受了騙了。他不應回到他從前使寇登林感動的那些靈感，寇氏固未常宣稱他已發現了新的詩人的責任。寇登林用機器，鐵鎚和鐵來作帝國主義的象徵，並且用他們的時候，也沒有自覺的表明。可是他們現在被用在共產主義中倒算是極有意義的了。可是那兩種主義都與藝術創造無關，並且兩種主義都不會在意想世界中有鮮艷的花朵。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情緒之彷彿已成了過去的是去年的情緒；我們逃脫了輪從前年的情緒中借來創造一個新的。那就是「喬治王朝」文學的故事，也就是多少年代以來的文學的故事。思想，原則，信條成爲一堆莊嚴的廢物；那些流傳的文章，都是在各種不測和變遷的機會中，其形式猶依然壯麗的東西。

從哈代，傑姆斯·白列琪司，赫特筆，穆亞，夏芝，愛里斯，梅納爾 (Alice Meynell)，蕭伯納，威爾遜，貝納脫，康拉德，高爾斯華綏，劇索勃斯 (W. W. Jacobs)，列勞倫斯，喬亞斯，佛琴尼亞·華爾夫，卡爾斯·繆夏 (Charles Morgan)，愛里涅脫，沙松·白倫頓，薩脫威爾，愛丁頓，強思，已足有力量複雜使喬治王朝這時期，成爲將來的評註家特有興趣的一個時期；並且他還許能够從目今看來彷彿是奇怪的一堆混亂的姓名中，做成一個綜合，那是我們現在所不能做到的。這一朝的智力上的荒蕪，我們無須丟棄掉。目下我們可以說在過去十年間已經出了名的作家，至少都已努力和普通生活感情相接觸，都已使他們自己新的危險的環境相應。那種生活的性質和牠的希望或否認會決定後世的判斷，在我們

看來，這個時候彷彿是太無安慰，太不穩定，所以不會有優美的背

定和離異出現，太無指導，所以不會有真正的悲劇或喜劇；多半只

宜於諷刺，哀悼，悲苦，輕蔑，毫無自覺的計劃的根基；可是，無

論如何他們的挑釁，他們的實驗和他們的能力都太重要了：不能在

文化的無窮的衝突中，認為極少價值而予以斥除。並且也無須失望

。不論有無綜合，大天才的神跡是會重生的。如果約翰·陶納(John

Donne)的姓名，還不够責備我們對於今日競尚短促描寫的不耐

煩，當然還可以加上別人的姓名。所以結果回到安諾德·貝納脫

在皇上帝極那年，當他看見幾位後期印象派畫家的畫以後說的幾句

有意思的話，倒不是離隔甚遠的：——

我已允許我自己懷疑，假定有些作家來把這些人們畫在畫中的

東西寫出來，我料想我會幾乎對整個近代的小說都討厭的，我這或

許要從頭寫我的小說。這種拙劣的經驗無論怎樣許不會臨到我身上

，可是牠許會臨到比我年輕的一位作家身上，無論如何，這還是個

極妙的思想。

我們現代的文學也可以作如是觀：牠的作家們有足夠廣大的範

圍和足夠使一切更性的性質，來做各種新的精神經驗的探檢。

二十四年六月七日

英王喬治五世自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登極以來，至本年五

月，適為二十五週年；本年六月三日，又適逢英王七十誕辰。

是以五月間特舉行二十五週登極紀念，英國舉國上下，熱烈慶

祝，各大報紙雜誌，俱出有紀念刊物。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於五月二日，亦著專論紀念，題曰：「二十五年」，總論自一

九一〇年以來二十五年間之英國文學。其見解議論，頗多獨到

之處，如關於陳指現代詩人之特點為淵博與大膽，及所謂近代

作家之注重個性並非即是獨創等語，俱極精闢。茲謹根據原文

譯出，並更今名，以醒眉目，藉供愛好近代文學者之參考，並

望讀者之指正。

——譯者謹識——

# 青年的修養

## 養與訓練

(三版)  
實價九角

平心著

青年人要怎樣去認識人生與社會？  
怎樣增大思想，作事，求知，為學

的效能？怎樣發展健康與智慧，以及怎樣處

付職業，社交，戀愛，婚姻等問題，本書中

都有正確而深切的解答。

生活書店發行

# 耶穌降生的槽邊的牛和驢子 (法·Jules Supervielle) 世彌譯

在伯利恒的路途上，約瑟趕着驢，驢背上臥着聖處女；她的體量很輕，一心只顧到她身上的將來。

牛獨自跟在後面走。

到了城裏，這一夥寒儉的旅客闖進一所荒廢的牛圈，約瑟馬上就動手做起事來。

「這些人，」牛心裏想，「究竟是不尋常。且看他們用兩手和兩臂做出來的。那一定比起我們的蹄子和蹄腔要強得多啦。就說我們的主人罷，在料理安排種種事情上沒有比得過他的。把曲的拉直，直的又弄曲，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憚煩也不憂悶。」

約瑟走出去，沒到多久就轉來，背上扛着乾草，但那是多好的草啊，既硬健，顏色又晒得金黃，單只這草已是奇蹟的起頭了。

「那在做什麼，」驢子暗暗地想，「他們好像在鋪一個小兒的床鋪。」

「今晚土或者有需要你們的地方，」聖處女對驢子和牛說。

爲要懂得她的話，兩個畜牲彼此對望了好一會，然後才睡下。

不久一個輕微的，但是通過了全天空而來的聲音又把牠們驚醒了，

牛站起來，看出槽裏有一個赤裸的嬰兒，正安睡着；她於是就用呼吸勻稱地，毫不忘記地去噴暖他。

聖處女用一種含笑的眼光對他道謝。

一些生翅膀的人物進進出出，裝着不看見有堵壁，他們從那裏更容易地就穿過去了。

約瑟又帶着向隣婦借到的襁褓回來。

「這才真正是奇妙啊，」他用他的木匠的聲調說，在那種情形之下稍微重了一點。「這時是夜半，也是白晝，本來一個太陽竟自變成三個。但它們正想互相併合呢。」

天發亮的時候，牛起來了，很小心地下牠的足步，生怕把嬰兒吵醒了，把神聖的花朶踐踏了，或者衝撞了天神。什麼都變得奇妙地困難起來。

有些隣人們來看耶穌和聖處女。這盡是些貧苦人，他們能夠貢獻的只有他們的一張歡欣的面孔。過後又來了些別的，送來了胡桃和一隻笛子。

牛和驢子稍微閃開了點，以便讓出他們的通道，並在自己心裏暗想，對於還不會看見過牠們的嬰兒，牠們將會使他得到怎樣的印

象。他剛才醒來了。」

「我們並不是怪物啊，」驢子說。

「但是你要曉得，以我們這副面相，既不像他的，也不像他的父母的，會把他駭倒的。」

「牛圈，馬槽，和它的屋頂屋梁都沒有和他一樣的面相，然而他却並不害怕。」

但牛還沒有給脫服。牠想到了牠的角，牠細想道：

「這倒真正難受哩，要接近自己頂歡喜的人的時候却不能不帶一種使人害怕的模樣。我總得時刻當心着，不要去傷害人；然而我的本性並不如此，倘沒有嚴重的理由，去奈何別的人或事物。」

我不是一個作壞事的，也不是一個毒物。但凡是我所走到的地方你看馬上我的角也來了，我醒牠也醒，甚至我睡極了的時候，我在迷糊中，這兩隻尖銳的，硬的東西總是在一道，決不把牠拋棄。就是在半夜我夢魂顛們時也感覺到牠們。」

忽然想起一件事，牛吃了一個大驚，因為要給嬰兒噓暖，牠太接近了他，倘使大意一下就會撞他一角呢！

「你不應該太接近小孩了，」驢子悄聲地說，牠已經猜出了牠伙伴的心事。「並且也不應該在那里痴想。你會要把他觸傷的，再者你會把你瞞不住的口涎滴到他身上，這是不很乾淨的。還有，你在得意的時候，為什麼你要流口涎呢？你收拾起吧，用不着來顯給衆人看。」

牛不做聲。

「但是我呀，我要把我的耳朵獻給他，你懂得嗎，它會動，它會轉到各種方向，沒有骨頭，摸起來是柔軟的，它叫你害怕，同時

也會給你伏阻。這正是應該給小孩玩耍的，而且對於他這種年齡的孩子是有教育意義的。」

「是，我懂得，我並沒有說相反的話。我又不是愚蠢的。」

但因為驢子的神氣真有些太過於歡喜了，牛又說：

「但是你不要跑到他的臉上去叫。你會弄死他！」

「鄉下人！」驢子說。

在「基督降生」時牠們所站立的地方，驢子在槽的左邊；牛在右邊。而牛是某種儀禮的愛好者，所以特別地高興。又不動。又恭敬，牠們立在那裏經過不少的時間，好像在等一個看不見的畫家畫像似的。

嬰兒閉下了眼臉，他急於要睡，一個放光的天使在他夢裏不遠的地方等待着牠。想告訴他或者請教他什麼事。

天使很敏速地從耶穌的夢中走出，現身在圈裏，在對着這初生的人鞠躬以後，他畫了一道圓光圍繞在他的頭上。另外一道畫給聖處女，第三道畫給約瑟。然後很明晰地在翅膀和毛羽的閃耀中他離開去，翅膀和毛羽的白光時起時伏又帶着颯颯的聲音和海潮一樣。

「沒有圓光給我們啊，」牛沉思說，「在天使方面當然有他的理由，我們是太微末的東西呀，驢子同我。並且我們做了什麼配得上戴這道光呢？」

「你呀，你到真的沒有做什麼，但是你忘記了我是獻過聖處女的哩。」

牛在私下暗想：

「怎麼弄起的，聖處女那末美麗，那末輕巧，會藏得住這個美

壯的嬰兒呢？」

或許牠完全是大驚在作想。於是驢子回道：

「那些是你不會懂得的事。」

「你爲什麼時常說我不會懂得。我比你的歲數活得多。我在山裏，平原上，近海處都做過工。」

「那不是問題呀。」驢子說。

過後又說：

「不僅有圓光哪。我看得準，牛呀，你沒有看見小孩是籠罩在一種很奇妙的灰塵裏面，或者可以說比灰塵還要好些。」

「更要細緻得多囉，」牛說，「像一道光，一股金黃色的蒸氣，從小孩身上發散出來的。」

「是哦，但是你這樣說，是想使人家相信你是看見過。」

「我沒有看見過嗎？」

牛拖着驢子到圈的一個角落上去，在那里牠以崇拜的表示放了一條小樹枝，仔細地用草莖圍繞住。象徵着聖體散佈出來的光芒。這是第一個祭壇。這些草莖是牛從外邊帶回來的。牠不敢動槽裏面的；只因那草是好吃的，牠對它就有一種迷信的恐怖。

牛和驢子出去吃草，直吃到夜晚。石頭歷來就是很容易知道各種事情，所以已經有許多在田野的石子知道了。它們甚至看見一塊黑石，稍微改變了一點形式和顏色，告訴牠們說它已經變了。

還有田地裏的花也都知道了，是應該被救的。這樣一來，在鄉下吃草要不瀆犯神聖簡直成了一件工作。牛不覺得肚子餓了，而且

吃食在牠好像漸漸地沒有用處，幸福填飽了牠。

在喝水以前，牠也自問道：

「這水呢，它也知道嗎？」

這樣一稱疑，牠就情願不去喝它，就向着稍遠一點的污水跑去，這水顯然地什麼也還不會知道。

有時什麼都使牠沒有感覺，要不是當牠把水喝下去的時候，在喉嚨裏有了一種無窮盡的愉快。

「太遲了啊，」牛想，「我不應該喝這水。」

牠幾乎不敢呼吸，牠覺得空氣也是一些神聖的東西，牠是知道的。牠唯恐怕把一個天神吸進肚去了。

牛很慚愧總沒有感到過牠自己像牠所希望的那麼清潔：

「唉，應該比從前更要清潔點，這就一切都行了。我只有小心，留意我落足的地方。」

驢子倒是安然自在的。

陽光照進了牛圈，兩個畜牲互相爭搶給嬰兒灑陰的光榮。

「稍微一點太陽，或者不會就有害吧，」牛想，「但是驢子又會要說我一點什麼也不懂得。」

嬰兒繼續着睡覺，有時在夢中參想，並擱起了眉頭。

一天，當聖處到門前去回答未來的基督徒所提出的成千的問題時，驢子用嘴輕輕地把嬰兒翻了一個轉身。

馬利亞回轉到她兒子的面前，大吃了一驚，她看見她兒子的臉不是她原來所放的樣子。

她省悟到是怎麼一回事，她使驢子明白牠須得不要觸動小孩。牛用特等的寂靜加以贊成。牠知道對牠的沈默給與一種律動，色

調，點逗。在冷天，人們很容易跟着牠鼻孔裏冒出的股一般的熱

氣去尋究牠的思想的活動，於是得以知道許多的事。

牛自以為只被允許給小孩幫些間接的忙，比如，把圈裏的蒼蠅引誘到自己身上「每天早上，牠靠着一個野蜂的窠擦背」或者對住牆去壓死一些小虫。

驢子留神外邊的聲音，當有了什麼牠覺得可疑的時候，牠就把圈的進口堵住。牛跟在牠的後面助威。牠們儘可能地使自己沈重：只要危險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牠們的頭和肚子都像充滿了鉛和花崗石一樣。可是牠們的眼睛却露出了從來沒有過的警戒的神色。

看見聖處女有那樣使嬰兒發笑的本領，牛簡直是發了瘋。約瑟雖然有辯護，可也不難使孩子發笑，不管他是僅僅對着面，或是吹笛子。牛也想玩點什麼。但牠終究只有吹氣。

「我倒不是要說主人的閒話，但是我不相信他們能夠用他們的氣使耶穌這孩子溫暖，至於說到笛子的話，我只要單獨帶着小孩就夠了；在這種情形下面，他不會再怕我了。他又成了一個需要保護的人了。而且一隻牛究竟自己覺得是有力量的。」

牠們倆在一道吃草的時候，常常總是牛要離開驢子：

「你到那裏去？」

「我馬上就轉來。」

「你這樣子是要到那裏去？」驢子堅持地問。

「我要去看他該不會有什麼需要吧。我們絕料不出的。」

「還是讓他清靜點吧！」

牛走開了。在圈裏有一種取光的窗孔，——以後大家叫做牛眼，請就爲這種理由——牛從這里張望外邊。

一天牛注意到馬利亞和約瑟都不在跟前。牠在一個凳子上發現了笛子，接近着牠的嘴並且距小孩也不很遠或很近。

「我能够給他玩些什麼呢？」牛自付道，只有仗着這個樂器，牠才敢於直與耶穌的耳朵接近。「一首農歌嗎？勇敢的小野牛的歌，或者快樂的小牝牛呢？」

常常有些牛做得好像在反爲，其實在牠們靈魂的深處牠們是在歌唱。

牛細心地吹起笛子來，牠絕料不到有個天使幫助牠吹出那樣純粹的音調。小孩從他的床上把頭和肩膀抬起了點來看牠。然而吹笛並不滿意牠的結果。牠以爲擊得準，至少外面沒有人聽見牠。牠錯了。

怕有人，尤其是驢子，走進來着見牠太接近了那隻笛子，牠趕快就躲開。

「過來看他呀，」一天聖處女對牛說，「爲什麼你簡直不再走近我的孩子的身邊？」

壯了胆，牛走近耶穌旁邊，爲使牠完全不感受拘束，耶穌兩手攙住牠的蹄。牛壓制住牠的呼吸，現在是用不到了。耶穌微笑。牛的快樂是靜默的。這快樂佔有了牠的全身，一直彌漫到角尖。

小孩輪來輪去地看牛和驢子，驢子對於牠自己過分地自負，至於牛，在這個由心內微妙地透出光明的面孔之前，只自覺到特別的愚鈍，好像牠所見的面孔是透過一層薄幕，看得見，在一個很小很遠的居所裏有一盞燈光由一間屋子移到另外的一間裏面。

看着牛那樣茫然的神情，小孩便縱聲大笑。

牛不明白這個笑中的意義，心想小孩該不是取笑牠罷。從今以

後應該顯得更重要點呢？或者簡直遠遠地躲開呢？

這時小孩重新又笑了，笑得那末明朗，那末和愛，牛於是覺得他留下來是不至於錯的。

聖處女和她的孩子時常極切近地互相顧着。這是在比較那一個更要快活些。

「我覺得一切都應該是快活的啦，」牛想道，「絕沒有人看見過更純潔的母親，更漂亮的孩子。但有時，他們彼此又像是帶着嚴重的神氣！」

牛和驢子安排着回圈去。在留心細看過以後，生怕弄錯了：

「你看這顆在天上運行着的星，」牛說「它真是美麗，使得我的心都暖和了」

「讓你的心靜着罷，自從有了不久以前我們所見過的大事後，它沒什麼再可看的了。」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我相信這顆星在向我們這方面走。你看它在天空裏是多麼低。我們可以說它是向着我們的圈前走來哩。在那顆星的下面有三個帶滿了珠寶的人。」

牠們兩個到了圈門前：

「依你的話，牛，有什麼人會來？」

「你向我問得太過火哪，驢子，我不過只想看看怎麼一回事，已經很够了。」

「我呀，我有我的意見。」

「走開，走開，」約瑟一面打開門一面說。「你們沒看見你們把門堵住了，擋着這些人不得進來。」

牠們閃開，給教王讓出一條路來。他們一共三人，其中一個是完全漆黑的代表着非洲。最先牛對他暗地裏加以監視。他想觀察這黑人對於新生兒是否真的只懷着好意。

黑人是個近視眼，當他傾下身去看耶穌的時候，他的臉像一面鏡子，又光又平，從那裏反射着小孩的影子，並且非常恭敬，具一種多末偉大的忘我的狀態，牛的心因此感到了溫柔。

「這是一個頂善良的人，」牠想，「另外兩個決定做不出那樣子來！」

過了一陣牠又說：

「他是三個人中間的頂好的。」

牛聽見兩個白教王正在把牠們從槽上偷來的一根草珍貴地往行李中間塞。黑教王却什麼也沒有拿。

在一張從隣人處借來的臨時睡鋪上，三個教王一個靠一個地睡着了。

「奇怪！」牛想，「把王冠戴在頭上睡覺。這種硬東西一定比角還要碍事得多。戴着許多亮晃晃的寶石在頭上很難睡得着啊。」牠們安安靜靜地睡着，好像長躺在墳墓上的石像。牠們的星宿在槽的上面閃灼。

恰恰在將要天亮的時候，三個人一個時候用同樣的動作起來。牠們在夢中見了同樣的天使，叫牠們立刻就走，並且不要回到嫉妒的希律王那里，把已經看見了小兒耶穌的事告訴他。

牠們走了，一任星光在槽上照耀，以便每個人知道就是在這個地方。



牛的禱告。

「一定不要，天國的孩子，照着我的愚笨和難解的神氣來評判我。我能不能夠有一天會不再像一座向前走着的小礁石？」

「這兩隻角，必需要使你知道，對嗎，只是一種裝飾品而不是別的東西。我並且願對你從實說，我絕沒有用過牠。」

「耶穌啊，放一點你的光明到我所具有的貧乏和混沌裏面吧。教導我一點你的精細吧，你，你的小足小手那末細巧地長在你的身上。你會告訴我嗎。我的老先生，爲什麼有一天我只是一回轉頭來就可以看見你的全身呢？我是怎麼的感謝你，神奇的孩子啊，能够跪在你的面前，因而得和許多天使及星斗親密地一處生活！有時我想到你該不會弄錯了吧，這的確是我應該住的地方吧；你或者沒有留心到我有一大塊瘡疤在背上，而且背上還脫了毛，這是相當醜陋的。不需求諸我的家族以外，人家就可以指定我的弟兄或者我的表弟兄留在這裏，他們都比我強得多。是不是獅子或者鷲鳥；才不至使人注意呢？」

「不要做聲呢，」驢子說，「你爲什麼事這樣地嘆氣。你不看見你的鬧聲妨礙着他的睡眠嗎？」

「牠說得不錯」牛心裏想，「到了時候本應該知道不做聲；那怕你就感到極大的不知道什麼地方才容得下的幸福。」

但是驢子也禱告：

「拉車的驢，馱載的驢，在我們的足下現在生活都要變得好了，在快樂的牧場上小驢兒等待着種種的事變呢，全仗着你，小小的少年人，石頭老守在路邊，牠們的應在地位上，再不看見這些石頭落到我們身上來。還有別的事，爲什麼還要有小坡以至大山在我

們的路途上，莫非到處盡是不原就不適合於一般的人嗎？爲什麼牛比我力氣大背上絕沒馱過人呢？爲什麼我的耳朵生得那樣長，我的尾巴上又沒有尾毛，我的蹄子那末小，我的胸脯那麼緊窄，我的叫聲帶着有嘈雜難聽的調子呢？但這些或許還是未定的事吧？」

以後每夜不是這顆星就是那顆星來守衛，有時也輪到星座全體，爲要隱藏天上的秘密，一片雲縷來遮住沒有出來的各星所應在的地方。那真妙，看着各種無限地遼遠的星變得很小來照臨在槽上，收斂住它們的過度的熱光，和它們的廣大，只散佈着適量的熱與光來溫暖照耀牛圈，不使小孩受驚。在基督降生的最初的冬夜中：聖處女，約瑟，小孩，牛和驢子依舊特別是他們自己。他們自己的原神，白天有些散亂，消耗在來客的招待中，一到太陽西落後才又集中，得到不可思議的集中與安全。

由於牛和驢子的介紹，很多的動物要求認識耶穌。一個晴朗的日子，牛得到約瑟的同意，指定一匹向來以矯捷輕快，著名的驢從第二天開始去召集所有願意來的動物。

驢子和牛暗想，不知道人家肯不肯讓狂獸，單峯駱駝，駱駝，象，所有因牠們的突出的背，長鼻管和有一塊過多的骨與肉使得人懼怕的各獸通通進來。

問題也牽涉到可怕的虫類如像蝎子，毒蜘蛛，大捕烏蜘蛛，蠍蛇，以及所有雄的雌的不論晝夜，甚至在天光初亮一切還是沈靜的時候，從腺裏分泌出毒液來的各種毒虫。

聖處女並不遲疑。

「可以讓牠們全都進來，我的孩子在牠的槽裏也和最高的天上是同樣地安全。」

「一個一個地進來！」約瑟接着說，帶着差不多是軍令的腔調。  
 「我不高興兩隻動物一齊進門，不然大家就會分辨不清了。」

開始是毒虫，每個都覺得應該讓牠們該有這回的贖罪。牠的機警很值得注意，牠們不朝聖處女看，盡量地離遠牠的身邊過去，牠們臨走時那樣安詳和尊嚴，好像牠們是家鷄或守夜的狗樣。

也有些動物小到你很難知道牠是已經在內呢，或者還等在外邊。給了整整一個鐘頭與元子，以便牠們進見。及作槽上的朝賀。時限滿了，雖是約瑟微覺皮膚上感到不自在，知道牠們沒有退完，他已經命令以次的動物進來了。

狗止不住表示出牠們的驚奇；牠們竟沒有像牛和驢子般被許在圈裏住。不曉得怎樣回答的好，每個人只有撫摸牠們。於是牠們退出去，滿心充着顯著的感激。

當一聞到牠的腥味的時候，獅子走來了，牛和驢子到底還是不心安。只要這氣息衝到，你不留心也會嗅着，教王充分地撒下的香，末莉以及別的香氣都遮掩它不住。

牛讚嘆所以發動聖處女和約瑟的信心的寬仁的本心。但總總覺得是把一個小孩，這點微弱的光，放在一個只消吹氣一下，就可以把它熄滅了的猛獸旁邊……

牛和驢子的憂慮因了獅子的莊嚴更見增加，牠們看得牠清楚，在獅子面前牠們完全斃軟了。牠們不能想去撲擊牠猶如不能想去撲擊雷電一樣。至於牛，既已因飢餓而萎靡，只感到眩暈沒有鬥志了

獅子披着只有沙漠中的風替牠梳掃過的鬃毛，帶着沉鬱的眼光走進來，似乎在說：

「我是獅子，我能怎樣呢？我只是獸中的王。」

看得出牠最大的注意是要少佔圈中的地位，這可不是容易的事。要呼吸不至妨礙到環於牠的人物，要將拳曲的爪和被堅韌的筋動的上下額骨置之不用。牠把眼皮垂着去向前，牠把牠的美觀的牙齒像可恥的病似的隱藏着，那等謙恭好像牠是屬於有時會要拒絕撕食聖女白拉定的獅子的後裔似的，聖處女發了慈憫心，想用她對牠的孩子似的微笑安慰牠，獅子直看着牠的前面，神氣似乎在說（說話的調子比剛才還要失意。）

「我作了什麼，把我生得這樣大，這樣強？你須要知道要是沒有空氣和飢餓的驅迫我絕沒有吃過。你也應該懂得其中還有獅兒的問題呵。我們大家多少會試過做一個草食的動物。可是草不是為我們長的，牠止不住我們的餓。」

於是牠的巨大的頭，像一個毛團的發開，傾側下來，壓壓地放在堅硬的地上，牠的尾巴末梢的毛，筆尖似乎也和頭一樣倒了下來，伏在一種使人感到難受的寂靜中。

及至輪到虎名下，牠俯匍在地上，因了竭力地卑屈與柔服，簡直變成一張床前的足墊舖在槽下。經過幾秒鐘後，牠有力氣地，想不到地輕柔地完全復原，於是走了出去，沒有再做什麼。

長頸鹿在門口把牠的蹄足顯露了好些時候，大家一致承認「那就算」牠已經在槽前參見了。

象也是同樣的情形：牠只在門限邊上下跪，用牠的長鼻子做了

用個香爐播香燭似的運動，香味使得衆人都聞得够了。

一隻長着長毛的羊，力請馬上剪下牠的毛來；人對牠道了謝，却不肯留下牠的毛。

母袋鼠極想送耶穌一隻小袋鼠，說牠送這件禮物完全出於誠意，道於牠並不妨害，牠還有許多別的小袋鼠在家裏，但是約瑟並不和牠同樣地想，牠只得把牠的兒子帶回去。

駝鳥是比較幸福的；牠乘着人不當心的時候，在一個角落裏生了一個蛋，就悄然無聲地跑開了，這紀念物到了第二天早上才被看見。是驢子發現的。牠實在沒有見過那樣大和那樣硬的蛋，以爲是奇蹟，約瑟竭力消除牠誤解；把來炒了一盤煎蛋。

魚因爲在水外呼吹困難，不能夠進見，委託海燕作牠們的代表

鳥雀臨走的時候留下牠們的歌聲，鴿子留下牠們的愛情，猴子的玩皮，貓的眼光，斑鳩的喉嚨的溫柔。

還有些沒有被發現的，在海裏，和在地的深處等待着個名稱的動物，牠們是在深暗處終年過着沒星光，也沒月光，沒季節的變換的黑夜的，也想求見。

在空中好像不能夠來或者來了又遇到的靈魂的漫漾，還有些別的。住居在極遠的地方，也想用牠們瘦小到一個鐘頭走不上一碼路的虫類的足爪在道路上走來，可是牠們的生命是短促到連走半碼路的希望都還要靠有運氣。

有的是許多奇蹟：烏龜走路快了，大蜥蜴改變了步法，河馬在屈着膝裝媚態，鸚鵡能夠沈默。

在太陽落山以前，一件意外的事，使得所有的人都感到苦惱，

約瑟因爲整天指揮那挨次進來的衆物，又沒吃過一點食物，疲倦了，忘記了一個壞蜘蛛是來給小孩敬禮物的，在一個不當心的時候，把牠踏死了。聖人臉上的懊惱的表情，把衆人駭了好一會兒。

有些使人更要加以留心的畜類還留滯在圈中，牛只好將牠們趕走；這是貓兒，松鼠，黃鼠狼等類，牠們老是不肯出去。

有幾個蝙蝠利用牠們的和屋梁相似的顏色竟自停在正對着槽的上邊過夜。但是第二早晨初出的太陽光就把牠們顯露出來。約瑟是不願意便宜了誰的，立刻將牠們驅逐。

蒼蠅也在被逐之列。牠們惡意地表示着好像要走，却又總不離開，約瑟不知道該怎麼對付牠們。

牛在各種靈異的現象中生活，往往使牠透不過氣來。習慣了照亞洲的苦行者的服氣方法，於是牠也變成了個幻想家。並且，難則牠在豪貴中不及在卑微中的覺得方便，但到底總算嘗到過極度的快樂了。但是慎重指導牠並阻止牠往天使或聖者方面去想像，只有牠們已經是真實地出現在近處了，牠才會看見牠們。

「可憐的我呀，」給牠以爲是神秘的現象駭怕了的牛心裏想，「可憐的我，僅僅是個負重的畜牲，或者也許竟是惡魔，爲什麼我要和他一樣地有角，我從來沒有作過壞事啊！假使我是一個魔術家的時候！」

約瑟並不是沒有注意到牛的憂愁，一着眼就知道牠是消瘦了。

「去吃草去吧！」他大聲地說。「你在這里終日幹住我們的足

你快要只有皮包骨頭了。」

驢子和牛走出去。

「你真的瘦了呀！」驢子說。「你的骨頭變成那樣地尖銳。好像你週身都快擠出角來了。」

「不用對我再提起角啊！」

於是牛便自忖道：

「牠說得不錯，一定還要生活。看啦，吃這叢美麗的青草吧，你以為牠會傷害了你。那就吃這另外的一叢吧？你想着牠是有毒的嗎？不是，我並不飢餓。他是多好看呀！這孩子啊！這些偉大的神人進進出出，用他們總是鼓動着的翅膀煽風。所有的這羣天國的神人走進我們的簡陋的牛圈裏來都沒有污染。去吃東西，牛，你不要去管這些事啦。並且不應該再讓那在半夜裏攪擾你的幸福把你驚醒了，也不應該再用一隻膝頭跪在槽面前，跪得過久了，你會受損傷的。你的牛皮通給骨節處磨壞了，再多過一些時候，着輻會爬上去。」

二 卷 四 期

一夜晚輪着金星值夜，在槽的上面，在黑暗的天空一幅上。畢星的紅眼晴鮮明地迸着火焰，好像和我們睡得很近。金牛的角和兩脇全飾着極多的巨大的寶石。牛兒小孩被看護得好好的便很高興。全體都安靜地睡着了。驢子放心垂下了耳朵。但牛雖則是因為這顆沾有親誼和友誼的星際的靈異的出現增加了勇氣，仍是覺得十分軟弱。牠想到了對於孩子的犧牲，牠的無用的熬夜，可笑的愛護。

「金牛星看見了我嗎，」牠想，「這隻明亮得使人怕的大紅眼睛知道我在這裏嗎？這些星有那麼的高，那麼的遠隔，幾乎叫人不

明白它們在朝那一方看。」

忽然在睡鋪上動了好一陣的約瑟爬了起來，兩臂向天伸着。他平日無論在舉動上，在言語上，他總是顯得相當有分寸的，這時却在半夜把所有的人驚醒了，甚至連小孩一齊！

「我在夢中見了主，我們必需要趕快地離開，對的，因為他，希律，他想要害耶穌。」

聖處女把她的兒子抱在懷中，好像猶太王手中握着屠戶用的砍刀，已經到了門口似的。

驢子站了起來。

「這一個呢？」約瑟指着牛對聖處女說道。

「我覺得牠已經太羸弱了，怎好同我們一道。」

牛想要顯出牠一點也不弱。鼓了很大的勁，想立起來，但是絕沒想到牠是那樣地離不開地面。於是牠抬頭望着金牛星，向它求救。牠只有從它身上指望，得到能動身氣力。那位金牛一動也不動，眼睛依然是紅的，發焰似的，而且和牛比起來永遠只是一個側影。

「牠已經有好幾天不吃東西啦，」聖處女對約瑟說。

「呵！我很明白，他們要把我拋棄在此地了，」牛心裏想。「這倒是真的好。却是不能長久，加以，我在路上也只是一個跑不動的，和一個光骨頭的鬼怪罷了。所有我的臨骨都厭棄了我的皮，它們只想在天空底下來舒服一下子了。」

驢子走到牛跟前，用牠的嘴擦動牛的嘴，使牠知道聖處女剛才囑託了個幫人，在他們去後，牠不至於缺乏什麼的。然而牛的眼睛半圓着，似乎極端地支持不住了。

聖處女撫摸着牛，大聲說道：

「我們並不要出去旅行，不消說，這只是故意駭你一駭！」  
 「用不着說，我們馬上就回來，」約瑟也說道，「在半夜裏怎  
 好出行呢？」

「今晚上天氣很好，」聖處女又說道，「我們趁着這天氣讓孩  
 子去呼吸點新鮮空氣，他近幾天來臉色微有點蒼白。」

「這全是真話，」聖人說。

這是虔心的謊語。牛心裏明白，牠不願妨礙着臨行的旅客們準  
 備他們的行裝，牠佯裝着睡熟的樣子，這就是牠的撒謊的方式。

「牠睡着了，」聖處女說，「我們把槽裏的草給牠放在身邊，  
 等牠醒來的時候不會缺少什麼東西。笛子給牠留下，敢來近着牠的  
 嘴脣。」

他們預備走出去了，圍門響了。

「我先前應該塗上一點油呵，」約瑟心裏想，他怕把牛驚醒了  
 ，但是牛總是裝得好像睡了的樣子。

門又小小的重就掩上了。

正當驢子漸漸地成爲了在埃及的逃亡者之一的時候，牛依舊在  
 那里，兩眼釘在剛才還睡過耶穌小孩的草上。

牠明白牠再不會動它，也不會動笛子了。

金牛星忽然一蹤，又跳回了天頂，只角尖一動，就定居在天上  
 它從此決不再離開的地方。

天亮過後一會兒，那婦走進圍，牛已經停止了反刍。

中國第一部研究戲劇表演術的專書

電影戲劇表演術

電影明星必備

戲劇演員必備

愛好藝術必看

米色道林紙印  
 精裝一厚冊  
 實價一元二角

洪深著	田漢序
-----	-----

田漢先生的序裏說：「……本書是洪先生傾注着半生蘊蓄的大著，對於我們這些愛好  
 戲劇藝術的學徒們是非常寶貴的寄與。……一切的表演應該服從這個內容，人家常常說洪  
 先生精於表演術，一舉手一投足都有不知道若千的法子。但表演術的精美，應該是不僅羅  
 列着許多不同的法子，而在於能極正確切當地擇定在某一個條件下能必要的唯一法子。」

本書是最合學理最切實際的國內第一部研究電影戲劇表演術的巨著。上半部分六章：戲劇與演員，動  
 作，動作的表情，聲音，聲音的表情，怎樣創作人物；下半部爲表演術圖解，末附動作與表情一覽及參考書  
 目，插圖二百四十餘幅，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

生活書店發行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號

## 白 癡

(俄·托斯退夫斯基)

高 沼 譯

## 第七章

陪着將軍來的青年人約有廿八歲，身高體壯，生着一張漂亮而且聰明的面孔，閃閃的大眼睛露着幽默而嘲笑的光輝。阿格拉亞甚至一眼都不去看他。她接着在背誦那首詩，仍是裝做不看別人却只看着麥什金並且是專專讀給他聽的。他覺察她這樣做是有作用的。但是無論如何，多少減去他那窘促情況。看見他們，他立起身來，遠遠地向將軍恭然為禮，明示他們不要打斷了誦詩，並且安然退到他的椅後。然後一支臂靠在椅子上，他能够持着較前更為合適而且不大「可笑」的情態靜靜地聽着。莉沙薩坦浦洛克夫葉夫娜兩次斷然作勢要客人靜坐在那裏，麥什金對於他那陌生的客人很高興，就是和葉伴琴將軍同來的那個青年。他知道他一定是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蘭通細斯基，關於他，他原先已是聽過很多了，想過很多了。他只是莫名其妙爲什麼他穿着便服；他聽說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是一個軍人。誦詩進行時，一種嘲諷的笑容永是浮動在這青年人的唇邊，彷彿他對於「窮騎士」這件事也是若有所聞的。

「這也許是他的計策呢，」麥什金專思說。

阿格拉亞却完全不是這樣的。她開始誦讀時的裝模做樣和堅傲

自負已轉爲熱誠而且對於那首詩的精華有着深刻的意識了。她讀詩的態度是這般尊貴的坦率，以致快要讀完的時候她不僅捉住聽衆的注意，却也由於她對於詩歌的高貴精神的表達，她似乎相當地証明着誇大而且裝做的歸屬，在這種情形之下她莊然地步到廳廳的中間。這嚴肅現在也許被認爲是由於她對於自己担任解讀的敬意之深厚與坦白。她的眼光閃灼而朦朧，難以捉摸的靈感和狂喜的抖動兩次浮過她那美麗的面孔。她讀道：

有一騎士，貧窮而樸直，

蒼白的面孔，莊肅的眼光，

不多言，却有一種

驕傲的精神，無視恐怖。

他有一種幻想：

無力的人類的慧心永不能

測窺其深奧，神祕的意義。

他的心是莊嚴的。

自從他的靈魂閃動了

完全焚盡的殘火，

他再也不看女人

和他們講話也不顧，  
他却由此拋去領帶，  
換了一掛念珠，  
揚起他的頭盔  
別的都不見。

充滿了純潔的愛意和熱情，

他那美夢所生的信念，

他用自已的血在眉上

寫着 N. F. B.

騎士們宣稱

女人的名字是眞愛的表號，

衝向戰地

在派列斯丁平原，

Lumen Coeli, Sancta Rosa!

他喊着眼光如火，

他的怒嚇

制止回教徒的前進，

然後返於他的堡壘

在遼遠的鄉村，

寂寞，憂愁，瘋狂，

在孤凄中死去。

後來想起當時的情形，麥什金久久地爲一種不能解答的疑問而陷於迷惘和煩苦：這樣一種正直而尊貴的心怎能與這樣毫無疑問的惡意和譏嘲合在一起呢？他覺得譏嘲是絕對有的；他明白得很清楚

而且是有根據的。在誦詩的時候，阿格拉亞已隨便把 A. M. D. 改成 N. F. B. 了。他敢信（後來得到証明）他沒有誤會也沒有聽錯。無論如何，阿格拉亞的表演——自然是惡作劇，雖然是失之於粗率 and 輕忽——是有預謀的。前一月裏大家都讀着（並且「笑着」）「窮騎士」。可是麥什金後來想起，阿格拉亞讀那字母時沒有任何嘲笑和輕蔑的痕跡，在那幾個字母上實在沒有任何特別的加重來表出它們底面的意義。反之，她讀那字母時是用着這樣不改常度的莊嚴，用着這樣清白而天真的直撲，令人以爲那些字就是歌中的原字而且印在書上的。麥什金感到一種不安和憂鬱的刺痛。

自然，莉沙薩坦浦洛克夫葉夫那沒有注意或明白那字母的變換，也沒留神其中的暗示。葉伴琴將軍也只知道那背誦的是一首詩。許多別的聽者明白並且驚異那表演的勇敢，和其中所伏的動機，但是他們不響並且極力地不令露出形跡來。但是麥什金幾乎敢保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不僅是明白了，而且要故意顯示他是明白的：他的微笑中太含着譏嘲的意味了。

「多末妙呵！」誦聲甫止，葉伴琴夫人熱心的喊道。「還是誰的詩呵？」

「普希金的，媽媽，不要羞我們了，那是不體面的！」阿得萊姐喊道。

「真奇怪，我倒不比這樣的女兒們傻！」莉沙薩坦浦洛克夫葉夫痛苦地應聲道。「那是不體面的！我們回家，趕緊就把普希金那首詩給我看吧。」

「我却不信我們有普希金的書！」

「我記得有破亂的兩卷一直放在那裏，」阿利姆姐加了一句。

「我們一定要打發人，非多爾或阿雷克塞，早車到城裏去買一本來——最好是阿雷克塞去。阿格拉亞，來呀！吻我吧，你這首詩讀得真妙，但是假若你誦讀出於誠意，」她幾乎是低語說，「我替你抱歉；假若你為的是打趣他，我不免要責備你的用意了，所以無論如何，還是一句也不背誦好些。明白嗎？走吧，小姐，我即刻還有話對你講呢，我們坐得太久了。」

這時麥什金和葉琴將軍見過禮，將軍向他介紹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蘭道斯基。

「我在路上遇見過他的，他正從車站來，他聽說我到這裏來，別人也都在這裏……」

「我聽說你也在這裏，」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攔住說，「因為我早就想不但要和你認識，却是要和你交朋友，我不願錯過機會，你的身體欠安了？我方才聽說……」

「我完全好了並且很喜歡和你會面。我早就聽說過許多關於你的事情。甚至對S公爺談過你的，」麥什金答道，伸出手去。

互相行了禮，彼此握了手並且對看了一下。談話馬上便轉為普通的了。麥什金看見（現在他愉快而且銳意地注意一切，也許注意到沒有的事情）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的便服激動一般而且顯著的驚疑，以致久久令人忘却所有的印象。人家也許以為這種改變含有重大的意味。阿得萊坦和阿利姆坦滿腹疑地詢問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他的親戚S公爺甚至更是不安，葉琴將軍幾乎是動感情地講着話。只有阿格拉亞似乎完全鎮靜雖然却好奇地看了他一陣，彷彿她不過是在斷定他穿便服和穿軍服是那樣的最好，但是瞬間之後，她便轉過身去不再看他了。蕭沙羅坦·蒲洛克夫葉夫金尼也不

顧問什麼，雖然也許她多少感到不安。麥什金想着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在她的面前是不得體的。

「他嚇着我了，瞞着我了，」伊凡·菲道洛維赤不住地回答大家的探問，「我方才在彼得堡遇到他的時候，我簡直不信是他。為什麼這樣突然，真是莫名其妙！他常是自己說用不着打破這飯碗。」

「不過就是短期間，就是幾個月。最多請一年的假，」蘭道斯基笑了。

「據我所知道你的情形，至少，是用不着這樣的，」葉琴將軍不住熱烈地力勸道。

「不是要去看我的產業嗎？你還勸過我；此外，我要到國外去……」

但是談話的題目不久就改變了；雖然，麥什金看着，彷彿更加過於不安起來，並且他穿了其中一定有特別原故。

「那末，「窮騎士」又要開演了吧？」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走近阿格拉亞問道。

使麥什金驚異的是她迷惑而且疑問地看着他，彷彿是讓他知道她並非藉着「窮騎士」這題目來議論他，並且她甚至沒有領悟他的發問。

「却是來不及了，今天晚上來不及差人到城裏買普希金的書了，太晚了，」科亞發煩地對蕭沙羅坦蒲洛克夫葉夫金尼說。「我已對你講過三千遍來不及了。」

「不錯，現在到城裏去來不及了，」葉夫金尼·派去洛維赤急急搶了阿格拉亞也插入一句，「我想現在彼得堡的書店已竟關了門，八點多了，」他看着她說。



「因為你久守著免得錯過，你可以守到明天，」阿得萊坦說。

「太歡喜文學也不是上等的專門事情，」科亞加了一句。「問問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愛一輛紅輪黃色馬車是更合身分的。」

「你又來引証了，科亞。」阿得萊坦道。

「他是除了引証的話不會講別的，」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應聲道，「他的話都是從評論雜誌裏引得來的。我早就領教過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的談話了，但是這次却不是引証。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明明諷刺我那輛紅輪黃色馬車。但是我已換過了，你講過了。」

麥什金聽見羅道姆斯基的講話。他想他的態度是優美，謙和而且活潑的，並且他特別喜歡聽見他以完全對等和友愛的態度回答科亞的嘲弄。

「那是什麼？」莉沙薩坦浦洛克夫葉夫娜向萊伯地耶夫的女兒維拉問道，這女兒正站在她的面前手裏拿著幾本又大又新而且裝釘精美的書。

「普希金，」維拉說，「我們的普希金。父親叫我送給你。」

「這是怎麼了？怎能使得呢？」莉沙薩坦浦洛克夫葉夫娜吃驚道。

「不是白送，不是白送！我不敢冒昧呵！」萊伯地耶夫越過女兒之前說。「原價出讓。這是我們家藏的普希金，安年克夫版，現在買不到了！原價出讓。我恭敬地獻出來，願意賣給你，這樣便可使夫人焦急的詩情得到滿足了。」

「好，若是實實，謝謝你吧。你不會吃虧的，你也可以信得過。只請你不要拿說話當要子，先生。我聽說你恨讀這些書，將來我

們可以談談。你親自送去嗎？」

「敬如尊命！」萊伯地耶夫特別滿意地做出一種怪相，從女兒的手拿過來那幾本書。

「喂，小心別丟了！拿著吧，恭敬倒不必，但有一件，」她仔細地看著他又說，「今天我只許你到門口，不準備招待你。若是你願意，讓維拉馬上跟去吧，我非常喜歡她。」

「你為什麼不告訴他那些人們的事情呢？」維拉不耐煩地喚他父親，「你若不，他們會自己闖進來的，他們已吵起來了。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她又對那已拿起帽子來的麥什金說，「有四個人在見你，他們等得好久了，但是父親不叫他們進來。」

「誰呢？」麥什金問。

「他們說是有事，你若不讓他們進來，他們一定在路上截著你。你頂好見見他們，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免得麻煩。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和波諾茲因正在和他們談話呢——他們却不聽那一套。」

「柏夫里什契夫的兒子，柏夫里什契夫的兒子！他們值不得什麼值不得！」萊伯地耶夫揮手說，「值不得，並且犯不着在他們身上搗麻煩，最高貴的公爺，他們值不得……」

「柏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天哪！」麥什金喊道，極端倉惶起來。「我知道但是：你瞞我，我……我請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去對付了。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方才對我講過的。……」

但是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已從室內走廊出來。波諾茲因跟著他。隔室有人叫聲，伊邊金將軍的高聲彷彿要將其他的聲音壓下。科亞立刻跑進去。

「真有味兒！」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高聲說。

「原來他知道呀！」麥什金心裏說。

「什麼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能有什麼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呢？」葉伴琴將軍問道，滿面驚訝，奇異地看着在場的人；並且驚訝地從他們的面孔上看出來只有他一人不曉得這局面的新發展。

興奮和期望實在是成爲普遍的氣氛了。這樣一件私人的事情竟自引起在場的人人注意，麥什金深深地驚訝了。

「若是你即刻親自去解決這件事情，再好不過了！」阿格拉亞特別熱誠地走向麥什金說，「我們大家替你作證人。他們要罵你了，公爺，你必須勝利地自衛呵，並且我也非常替你歡喜呀。」

「我也想起這討厭的糾纏告一段落的。」葉伴琴夫人喊道。「給他們好了，公爺，可不要饒他們！這事吵得我够受了，爲你的原故還惹得我發脾氣。再說，看看他們也是有趣的。把他們喚進來，我們大家坐下。阿格拉亞的意思不錯。你聽說過吧，公爺？」她又對S公爺說。

「當然聽說過；在府上。但是我急欲看看這幾個青年人，」S公爺答道。

「這羣人全是所謂虛無黨吧，不是嗎？」

「不是，他們不叫虛無黨，」萊伯地耶夫說，一面向前走來，並且幾乎是興奮得發顫了。「他們另是一種人，特別的一種。我的外甥對我講，他們比虛無黨還有過之。你若以爲你一露而便會使他們羞澀那就算錯打了主意，太太，他們不會羞澀的。無論如何，虛無黨有時還是精明人，甚至還有學問，這些人所以更利害，因爲他們是天字元號的實行家。這是一種歪曲的虛無主義，不是直系，風

聞却是旁門，他們也不在新聞紙上發表言論，却是直接表現在行動上。這不是一種普希金無識的問題，或是別種人，比如，也不是俄羅斯分裂的宿命論者。不，現在他們要求一種權利，若是急欲求得什麼，任何阻礙也攔不住，甚至爲了達到他的目的去犧牲六個別人。依此類推，公爺，我不當勸你……」

麥什金却已走去開門要和客人相見了。

「你這是故意毀謗他們呵，萊伯地耶夫。」他微笑道，「你的外甥使你氣的不得了。不要信他的話，莉沙蘇坦·浦克夫葉夫那。我敢保高爾斯基們和但尼羅夫們不過是例外，並且這不過都是……誤解。我却不願當着大家的面在這裏和他們見面的。對不起，莉沙蘇坦，浦克夫葉夫那，他們要進來了，我要替你介紹一下，然後再領了他們走。進來吧，先生們！」

他更是被另一種苦痛的心思所煩擾的。他驚疑：莫非有人爲了這一瞬時，爲了這一點鐘，在證人的面前，也許在預料與其爲勝利寧爲羞恥的時候，準備了這件事嗎？但是他對於這種「凶惡的懷疑」的思想覺得太憂慮。他覺得若是有人曉得他有這種觀念，他就得愧死，並且當他的客人走進的時候，他當真就要相信在道德方面比左右最卑下的人還要卑下。

五個人走進來，四個新來的人身後跟着伊涅金將軍，怒冲冲的，嗷嗷不休。「他自然是偏袒我的，」麥什金想道，笑了笑。科亞也隨在他們中間溜了進來；他熱烈地和伊波里講着話，伊波里也是來客之一。他捧笑地聽着。

麥什金請他的客人們坐下。他們的樣子都很年輕，實在是將將成年，所以他們的拜訪和人家對他們的注意彷彿都奇怪。譬如，對

於這個「新局面」莫明其妙而且無從曉得的伊凡·菲道洛維赤，一見他們這樣的年輕就十分有氣，若不是他的妻爲了麥什金私人事件再三阻止的時候，他的確要作反對表示的。然而，他一面出於好奇，一面出於慈心，希望幫個忙，至少也許運用一下他的權威，但是伊涅金將軍遠遠對他一輪躬，又勾起他的怒氣了；他皺起眉頭，決心一言不發。

然而，在走進來的四個青年之中，有一個却是三十歲的成年男子，一個退職的中尉，他曾作過羅格辛的隨從，那個藝術家，「他當年每次會給過乞丐十五盧布的。」可以想見他之來此是站在其餘三人一路而作爲忠實朋友的，遇必要時，還要幫他們的忙。餘人中最在前而且最重要的便是那號稱「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的青年人，雖然他自己通名叫做安地普，勃多夫斯基。他是一個衣冠寒儉且不整潔的青年人。他的衣袖磨得污得似一面鏡；他那油漬的背心一直鈕到頸際；他的汗衣根本就沒有穿；他那髒到難以相信黑絲領帶捲得像一條繩。他的手沒有洗，他長得不難看，那生滿點疹的面孔，人可以說是有種純潔的傲慢之表情。他約有二十二歲，瘦瘦的身量却不矮，他的面上沒有一絲嘲弄或自省的痕跡，祇有一種對於自己權利的完全坦白的堅信；同時，還有一種似乎是奇異而且繼續的食欲並且感到侮辱。他興奮地談着話，匆急而且口吃，幾乎不能成字，彷彿他的言語有困難，幾乎像是外國人，雖然他確是一個地道的俄國產。陪着他來的有萊伯地耶夫的姪兒，讀者已是曉得的，其次便是伊波里，伊波里是很年輕的人，十七歲也許有了十八歲，帶着一種聰明的却又永遠是煩惱的表情，而且面色病得難看極了。他瘦得像一葉乾葉，蒼白而呈綠色，他的眼光灼灼，頰上燒着兩塊

火也似的消耗熱紅腫。他不住地咳嗽；每說一字，幾乎是每一呼吸之後便要哮喘。他顯然是到了肺癆第四期了。看來他彷彿是很難活過兩三個星期去的。他疲倦的不得了，便不管別人自己首先坐在椅子裏。其他的來客頗講禮節，甚至進門時還帶着禮貌的神態；然而，他們全持着自尊的態度，並且顯然恐怕在某方有失態之處，這却和他們那輕蔑一切俗事，習慣以及非其所好的一切人事的令名有着奇異的軒輊了。

「安地普·勃多夫斯基，」「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忙着吃地說。

「弗拉地密·多克托林科，」萊伯地耶夫的外甥自己介紹得清楚，彷彿以多克托林科的姓氏而自誇。

「開勒爾，」退職中尉低聲說。

「伊波里，泰倫鐵夫，」其中最後的一人以意外的尖聲叫着。終於大家都對着麥什金坐下；他們全都自己通了名姓，氣昂昂的，並且彼此推諉示意表示着互相援助。大家彷彿都要說話，却都不開口，帶着一種挑戰的神氣在期待着，彷彿要說，「不成，朋友，你錯了，你不要我們進來。」都覺得若有人那樣一開口，大家馬上便都有話說了，彼此攔着搶着去說個不休。

## 第八章

「先生們，我沒想到你們有人來，」麥什金開口道，「我一直病到今天，一月以前我曾請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伊涅金辦理這件事（他轉向安地普，勃多夫斯基），那時我對你說過了。然而，對於私下和我是沒有異見的，但是你們必須承認在這時候

……若是你們要和我長談，我請你們和我到別的屋裏去。……我的朋友都在這裏，並且信我……」

「多少朋友都沒有關係，但是答應我們，」萊伯地耶夫的外甥攔言說，音調很透責難之意，雖然音聲却沒提高，「答應我們指出來你應當待我們禮貌些，不要把我們丟在你的下房裏等候兩個鐘頭……」

「自然呵……我也……這真像一付公爺架子……這是……我猜你是將軍吧！我却不是你的聽差！我……我……」安地普·勃多夫斯基喃喃說，咕噪得特別興奮。他彷彿突地迸發或爆炸，却是開口便加快，十個字以後便來不及聽見是說什麼了。

「真像一個公爺！」伊波里沙沙地發着尖聲。

「假若人家這樣待我，」拳術家喃喃說，「便是，若是我自己的事情，體面人，我若是勃多夫斯基……我……」

「先生們，我是方才聽說你們來了，我敢保，」麥什金重複道。

「我們不怕你的朋友呵，公爺，無論他們是誰，因為我們是有權利的，」萊伯地耶夫的外甥又宣言說。

「讓我問你，你有什麼權，」伊波里又叫道，現在是極度興奮了，把勃多夫斯基的案子交給你的朋友裁判呢；誰都看得出來你朋友的裁判是怎樣的！」

「但是假若你們不願在這裏談，勃多夫斯基先生，」麥什金終於繼續揮言道，為這種開場而躊躇了，「我對你們說，我們就到別的屋裏去吧，我再說一遍，這一陣我只聽見你們……」

「你却沒權來干涉，你却沒權，你沒權！你的朋友……好吧

！」勃多夫斯基突的又喃喃起來，發狂而且驚懼地四外看，他更加瑟縮和疑慮，他更加浮躁起來了。「你沒權呵。」

將將說了這片話，他猝然又停住，彷彿是突然咬了一口，於是用他那雙近視的，突出眶外而且帶血絲的眼睛死盯着麥什金，他啞然看着他表示詢問，他的全身屈向前。這時麥什金驚得也說不出話來，瞠目而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奧夫·尼古萊維赤！」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突然喚道，「你現在來讀讀這個吧，這和你的事情有關係的。」

她忙著遞給他一張滑稽週報，並且親手指一篇文章給他看。客人一進來的時候，萊伯地耶夫已跳到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的身旁，他是想着巴結她，並且一句話也沒說，他便從口袋裏掏出這張報紙，正正放在她的眼前，把特標的一段文章指給他看。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得工夫看了非常感到激烈和煩惱。

「這是不用大聲好些吧，」麥什金訥道，很覺倉皇，「我可以自己去讀的……後來。」

「這是你讀讀好了，馬上就讀，大聲地，」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對科亞說道，不耐煩地從麥什金手上奪過報紙來，幾乎還沒等他拿到手裏。「大聲讀給大家聽，免得人家聽不見。」

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是一個火性人，容易發氣，所以有時她是毫不思索天氣的好壞突然便要起錨開船的。伊凡·菲道洛維赤侷促地的走動。這時大家不自主地都住了口，惶惑地聽着，科亞攤開報紙開始大聲誦讀那萊伯地耶夫躍上來代為指出一段文章：

「賤民和貴族後裔，一段關於每日每日的強奪！進步！改造！正義！的插話。」

「奇聞發生在我們這所謂神聖的俄國，在我們這改造和股份企  
業的時代，這國民運動和每年千百萬盧布輸出國境的時代，獎勵商  
業和停窒工業的時代，一切，一切，不可計數呵，先生：那末——  
書歸正傳吧。這裏有一個奇異的軼事說到我們沒落貴族（de Prun  
ts）的一個後裔，就是那些祖父賭輪盤輸得破了產，父親要去當小  
軍官，並且常因為濫用公款而斃命的一類貴族後裔；他們本  
身呢，像我們這故事中的主角，也許長成白癡，也許涉及罪案，然  
而，他們蒙陪審官的恩赦以期改過自新，否則他們的歸宿便是陷了  
那聳動觀聽而且污辱了我們這已經沒落的時代的惡劇了。我們的貴  
裔，穿着鞋套像一個外國人，瑟縮在一件沒有襯衣的外套裏，六個  
月前從瑞士來到俄國，在瑞士原是治癡病的（Sic！）。這是必須公  
認的，他是一個走運的人，所以——他在瑞士所醫治的有趣味的病  
症姑且不論（白癡還有治法麼，想想看！）——他可以作為俄國諺語  
的真理的明証，某一階級人是走運的。想想吧。父親死了留下一個  
孩子——據說父親是一個中尉，死時正在打着賭輸全數公款的未了  
官司，也許是因爲過於杖責部下（你們還記得從前那是怎樣情形，  
先生們），我們的爵爺被一位很有錢的俄國地主收養起來。這位俄  
國地主——我們要稱他作P——在昔日黃金時代是四千農奴的所有  
者。（四千農奴的所有者呀！明白這意思嗎，先生們？我不懂。可  
以從辭典裏求得，「故事是新的，却難相信！」）他顯然是那些閑  
人懶漢，在國外過着懶惰的生活，夏天在水上，冬天在巴黎的花宮  
，在他們生活過程中，拋掉令人難信的錢數。可以確定說至少舊日  
佃奴所交貢稅三分之一跑到巴黎花宮中的產業主的口袋裏去了（他  
一定是一個幸運兒！）。如此，那無憂無慮的P把這貴族的遺孤公

第一般地培養起來，請來男女家庭教師（自然都是漂亮的）都是他從  
巴黎順便帶了來的。但，這位貴族末嗣却是一個白癡。花宮的女教  
師也是沒有用，並且直到二十歲那年我們的貴裔還學不會任何一種  
語言，甚至本國的俄語都不會；雖然學不會俄國話自是可以原諒的  
。終於俄國農奴所有者P的心裏起了高興的奇想——然而，這奇想  
却是合理的：一個怠惰的資本家自然也許會以爲人可以用金錢買來  
理性的，特別是在瑞士。由於一位著名醫生的調養在瑞士度過了五  
年的時光，化了好幾千。白癡自然沒有解事能力，可是據說他已養  
得像一個人類，自然是不大發顛了。P突然死了，遺囑自然是沒有  
的。他的事情還是照常毫無頭緒。有一羣貪婪的承繼人，他們對於  
那受着熬惠在瑞士醫治天生白癡的貴族末裔絲毫不管。那位貴裔雖  
是一個白痴，却努力去欺騙他的醫生，並且得到兩年免費醫治的成  
功，據說，對於那醫生並不告訴他恩人死去的消息。但是那醫生也  
有點兒無賴的。驚於財源斷絕，尤驚於他那二十五歲的閑散漢子的  
胃口，他便把自己的舊鞋套替他穿了，再給他一身破外套，出於慈  
善替他買了三等車票——開出他去。幸運似乎要拋開我們這位主角  
了。却沒有這末回事：運氣，以饑饉困死全省的人，却以所有的禮  
物加之於這位貴族的身上，有如克星洛夫童話中所說，陰雲浮過赤  
地荒原投入洋海。（所謂越有越方便——註。）幾乎就當他在彼得堡  
下車的時候，他母親的一個親族（他母親自然是出於商人之家的）死  
在莫斯科，一個光棍老絕戶，原是念舊書信舊教的一個商人。他曾  
下幾百萬現金的財產（讀者們，若是給了你和我多末好呵！）毫不費  
事地都歸了我們的貴裔，我們的男爵，就是那曾在瑞士治白癡病的  
人呵！喂，後來情調就不同了，一羣朋友和相識包圍了我們這穿鞋

套的男爵，他追着一位水性楊花的著名美女，他甚至走出些親戚來，此外，他被大羣的青年閨媛所追逐，若飢若渴地求着合法的結婚。還要怎樣才好呀？一位貴族，一位富翁兼白癡——一個人有這樣多的資格，若是你打着狄奧簡奈的燈籠找丈夫，遇見這樣人是不能放過的。」

「這！我真糊塗透了！」伊凡菲道洛維赤喊道，憤怒到極處。

「走開吧，科史！」麥什金用一種懇求的聲音喊道。

四下起了驚呼之聲。

「讀吧！讀吧！無論有什麼都不要緊！」莉沙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急著說，顯然是拚命抑制自己。「公爺！你若不許他讀，我們便要吵嘴了！」

沒辦法了。發了熱，紅了臉，生了氣的科史聲音不自然地向下列去。

「但是當我們這位速成的富翁正在歡喜的發聲，可以說歡喜到了最高天的時候，有一種很奇怪的事情出現了。一天早晨，有一位客人來訪他，謙嚴的面孔，衣服樸素而且像個紳士，顯然是有進步的傾向的，用着恭謹却含有身份的合理的言語，他簡單地說明他來訪的理由。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師。他受一個青年人的請託並且代表他的利益而來的。這個青年不多不少正是故去P的兒子，雖然他從着別人的姓氏。荒唐的P幼年會誘惑了一個青白的女兒，原是一個家奴，却受過歐化教育（自然是利用他那舊日奴隸時代的封建主的權利了），鑒於蠢通的難免却又迫切的結果，但趕快把他嫁給一個品格高尚的商人，甚至却是公務員，他原是久久愛着這個女人的。起初他幫忙這一雙青年夫婦；但是不久由於那丈夫的高尚品格，他的

資助便被辭謝了。過了些時候，P漸漸忘懷了那女人和替他產生的兒子，後來，我們曉得他沒有替他準備什麼便死去了。這時，由合法婚姻生出來却又從着別人姓氏的他的兒子，——為他那品格高尚的假父所養育，他差不多也在那時死去了，——完全靠賴自己謀生，奉養一位臥床不起的，哀苦的病母親在俄國鄉僻地過活。他在都市裏靠體面的勞動而餬口，到商人裏去教書，就這樣供給自己，最初是在學校，後來為了將來的前途便去選課聽講；但是幾枚銅板一點鐘的教書是弄不到多少錢的，何況還要養一個臥床不起的母親，雖然她終於死在鄉僻地幾乎算是他的救星。現在問題來了，我們這位貴族後裔要怎樣裁決才算公平呢？讀者們。當然希望他自己如是說：「我生平受着P的恩賜；為了我的教養和治病，千萬全都送到瑞士去了；現在我有很多錢，同時P的兒子把他那高貴才能消耗在教書上，雖然那忘了他的放恣的父親的錯誤却不能怪在他身上。所有花費在我身上的當然應當花費在他的身上。在我身上所花的多量錢數實在並非屬我。那不過是幸運的錯誤；那些錢應當給P的兒子；應當用來替他造福，不是替我，有如那兒戲善忘的P往日的荒唐。假若我是十分尊貴，體面，公平，我便應當把我的財產分他一半；但是因為我首先是一個慎重人，並且很曉得他沒資格訴之法律，我不想分給他一半的。但是，無論如何，假若我不把P替我治病的千萬金錢還給P的兒子，在我則太覺下賤和無恥了（貴裔忘記了那也不算慎重呵）。只有那樣才是正直公平！假若P不把我養起來却去照顧他的兒子，我將會成了什麼東西呢？」

「不是的！這樣上流紳士并非如此看法。不管那出於友誼而來担任此案的青年人的律師的建議，並且幾乎是違反自己的意志，幾

乎是勉強的，不管他指出誠實，體面，公平，甚至不過是慎重的種種義務，這瑞士病人是不為所動的，你想怎樣呢？這些都不算，我們又看到這萬惡中最不可饒恕却又有趣的，就是，將將脫去鞋套的這位富翁甚至都看不清楚這個竭力教書的體面青年並非求他憐憫，並非求他幫忙，却是要求他的權利和應得的款子，雖然他沒有提供法律的資格；他甚至自己都不肯要，他的朋友們却代為不平，似水地，沉溺於以金錢害人不償命的特權裏，我們的貴裔掏出一張五十盧布的鈔票送給那體面的青年遂行其侮辱性的慈善。你們都不信的。你們厭棄，你們覺得苦痛，你們發怒喊；但是他就是這樣做了！那張鈔票自然是馬上退回，簡直說，劈面丟回來了！我們還有什麼方法？訴訟不能成立，除了公諸大眾是沒有其他辦法的。我們把這故事公諸羣衆之前，保證其確實性。一個著名幽默作家依此為題信口讀了一首美麗的短詩，這不但可以代表俄國鄉野生活的見聞記，甚至都市也一樣：

「可愛的小李奧夫，長長五個年頭，

藏身於史耐得的溫暖的外套裏，

生活相似孩子般，常常鬧出

簡單愚蠢的笑話。

後來繫着鞋套回了家，

忽然承襲了財產暴發，

於是他愉然強取了讀書人的所有，

白癡的富翁！」

科亞讚罷，將那張報紙遞給麥什金，一句話沒說，跑開，藏到牆角處，雙手掩着臉。他感到受不了的羞恥，並且他那過敏的童心

，不慣於這樣的淫穢，受到了過量的創痛。在他以為彷彿有了異常的事件發生了，紊亂了一切，因為他這一場高聲朗誦一切都要怪他的。

但是每人彷彿都有這類的感覺。

姑娘們感到很為難而且害羞。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在暴怒中掙扎。她也許深深悔恨自己的多管閑事。現在她沉默了。麥什金感到的如同一般神經過敏的人遇見這類事情的時候一樣；他是那樣為別人的行為而羞愧。他這樣替他的來客們羞愧，所以在起初他簡直羞於去看他們。波諦茲因，瓦爾亞，千亞，甚至萊伯地耶夫——全帶着頗為侷促的神氣。最奇怪的事情是伊波里和「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都彷彿表示着驚訝。萊伯地耶夫的外甥顯然也表示着不高興。只有拳術家自己十分寧靜地坐着，用手拈着他的小鬍子，神氣莊重，眼光下垂，並非由於侷促，却顯然是由於謙卑的自負和明白的勝利，顯然他對於這篇文章是高興的。

「這真不得了，」葉琴將軍低聲喃喃道「彷彿五十個小斷聚在一起作成的。」

「容我請問，我的先生，你怎敢做這種侮辱的假想呢？」伊波里說着，混身抖作一團。

「這，這，這是出於一個體面人的口裏……你要承認的，將軍，如果是一個體面人，便要算是侮辱的！」拳術家喃喃說，他也彷彿突然受了激動，掩着小鬍子，抽動着肩頭和全身。

「第一：我不是，你的先生，第二：我沒有打算向你怎樣解釋」，伊凡·菲道洛維赤韋聲答道。他煩惱的不得了：他站起來，一句話不說，走到廊廡進口處，站在最高階上背對着大家——和他的

妻發着暴怒，她直到現在還是不知怎樣才好。

「朋友們，朋友們，到底讓我說句話。」麥什金悲痛而激怒地喊道，「我求你們，容我們說了才能彼此諒解呀。在這篇東西裏我沒看見什麼，先生們，這先不去管它吧；只有一件，朋友們，裏面所說全是假的；我這樣說，因為你們自己心中了然；那實在是可恥的，所以若是你們中間有人寫出這樣東西，真會使我大大吃驚。」

「直到現在我還不曉得這篇文章是怎麼一回事，」伊波里說道。「我不贊成這篇文章。」

「雖然我知道寫了這篇文章，我……我也沒有提議把它公佈出去，因為還不到時候，」萊伯地耶夫的外甥說。

「我知道，但是我有權利……我……」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喃喃說。

「什麼！都是你一人作的嗎？」麥什金奇異地看着勃多夫斯基問道。「不可能呵！」

「我們可以不承認你發這問題的權利呵！」萊伯地耶夫的外甥揮口道。

「我只莫明其妙勃多夫斯基先生竟能自己……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你們已把這案件公開了，為什麼方才我當着我的朋友的面說到這事的時候，你們又那樣生氣？」

「倒是呀！」蔚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憤然喃喃道。

「公爺，你還忘却了」再也忍耐不住的萊伯地耶夫說，在椅子間穿來穿去，幾乎像是發熱病。「你還忘却了那不過是出於你的仁慈和你的無限和善心，你請他們進來並且聽他們講話，他們是沒有權利要求什麼的，特別是因為你把這事都交給加伏里兒，阿達里昂

諾維赤的手裏，並且這也是出於你的極端仁慈。現在呢，最高貴的公爺，在你的擇交上說，你不能因為他們得罪了好朋友，就是說，你應當把這幾位請到大街上去，做房主的我也是極其高興的……」

「絲毫不錯！」伊涅金將軍突然從屋後暴電也似的吼道。

「够了，萊伯地耶夫，够了，够了，」麥什金開口道，但是他的語聲游漫着暴發的怒氣。

「不，對不起，公爺，對不起，現在還不算够，」萊伯地耶夫的外甥咆哮起來，喊聲高過一切。「現在我們必須把這案子放在一個堅實而清楚的地點上，因為顯然還沒有明白。中間含着一種法律上的強辯，因為這強辯，他們便嚇着要轟我們到街上去！但是這辦得到嗎，公爺，你能以為我們是這樣混蛋，竟不明白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提起訴訟，並且若用法律的觀點來分析這案子，我們便連討一盧布的權利都沒有嗎？但是我們完全把握住了，雖然不能作合法的要求，却還有人類的合理的要求呢，訴諸常識和良心的呼聲。雖然這要求也許沒有載入任何人類的腐敗法條裏，可是一個慷慨而誠實的人，換句話說，一個有常識的人，就是對於沒有載入律條的事情也要維持其慷慨和誠實的。這便是我們為什麼不怕被轟到街上（像你們方才所威嚇的）竟敢到這裏來，因為我們不是乞討却是要求，又因為我們這樣遲來的非禮（雖然我們來的並不太晚，你却令我們蹲在下房裏的）。告訴你，我們來了是無所懼的，因為我們假作你是一個有常識的人，有廉恥而且有良心。不錯，我們來這裏並不低賤，不像尋乞討飯的人，却是趾高氣揚，像似自由人，私毫不是懇請，却是自由而驕傲的要求（聽，不是懇請，却是要求，記下了），我直接而且具有身分地對你提出這問題：在勃多夫斯基的案件



裏你認爲自己是對的呢？你承認你受過拍夫里什契夫的利息或救命之恩嗎？若是你承認了（很明白的事情），在收到遺產之後，你或想到打算到以拍夫里什契夫的財產償還到他兒子身上是公道的嗎。就算他現在已姓了勃多夫斯基，肯或是不肯？假若是肯，換句話說，就是假若你心中還有良心和廉恥這種字眼，以及我們說得更恰當的兩個名詞——良心，就滿足我們的要求，這事就算完了。滿足我們却不能希望我們的懇求和感謝；不要在我們身上都希望這個，因爲你做這事不是爲我們，却是爲正義。假若你不願滿足我們，便回答說不肯，我們馬上走開，這件事也算完，我們當着所有你的證人面前對你說，你是一個智識粗陋和教養低賤的人；將來你便不敢身稱爲有廉恥和有良心的人，而且也沒有那種權利，因爲你出的代價太賤了。我說完了。我已發了這一問題。你若有意，就把我們趕到街上去吧。你可以做，你有那種權力。但是不要忘了我們還是要求不是乞討。我們是要求，不是乞討！」

萊伯地耶夫的外甥住了口，很興奮。

「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要求，不是乞討，」勃多夫斯基絮絮叨叨，臉紅得像一隻蟹。

萊伯地耶夫的外甥說罷，四外都起了動作，甚至還有低聲的反駁，雖然大家顯然都竭力避免多管閒事，萊伯地耶夫也許除外，他彷彿完全發着熱狂（說得奇怪些，雖然萊伯地耶夫顯然是袒護麥什金，當他聽到外甥講話時，也感到一種家族的傲氣；無論如何，他看着在場的客人帶着一種特別滿意的神氣）。

「依我看，」麥什金的聲音頗低，「依我看，多克托林科先生你方才所說的話，其中有一半大部分確是不錯的。假若你的話裏沒

有丟下什麼沒說，我應當完全和你同意的。我不能對你說明到底丟下了什麼，我沒有那能力，但是要使你的話十分正確，還要加點兒什麼的。我們還是歸到本題好吧，先生們；請問爲什麼要刊出那篇文章去呢？裏面沒有一句話不是誹謗；所以我想，先生們，你們做了下流的事情了。」

「對不起！」

「我的先生！」

「這……這……這」興奮的來客們同聲說道。

「至於那篇文章，」伊波里銳聲說，「至於那篇文章，我早就對你講過，我和其餘的人都是不贊成的！原來是他寫的」——他指着坐在身旁的拳術家說；「那是寫得不體面，我承認，寫得野蠻，並且用的是像他這類退伍軍人所用的妄言。他是愚笨的，此外，也是一個卑鄙的人，我是同意的。我每天都當面對他講：可是他有一半是對的。公開是大家的法定權利，所以勃多夫斯基也有權的。他必須要更正他的荒謬。至於我替大家抗議你的朋友們出場，我想這必要對你們說明的，先生們，我抗議了是要聲明我們的權利，但是其實呢，我們正喜歡請他們作証人，我們來時，四人在路上議定請什麼人來作証都聽你的便，就是你的朋友也可以，他們也不能否認勃多夫斯基的要求（因爲這有數學的正確）所以你的朋友作証人倒更好了；更能顯出真實來。」

「不錯的我，們的意見都是這樣，」萊伯地耶夫外甥首肯了。

「但，你們若是真的，爲什麼你們首先就這樣大驚小怪叫轟起來呢？」麥什金吃驚地問。

「說到那篇文章，公爺，」拳術家插口道，漸漸欣然興奮起來

，並且拚命地急於搶着說話（也許因為女客們在場給他一種強烈而明白的力量），「說到那篇文章，我承認作者就是我自己，雖然我這病朋友方才批評過，我常因他的苦痛而加以原諒的。我用書信體寫了而且發表在一個朋友的日報上的。只有那首詩不是我作的，實在是出於一位著名諷刺詩人的手筆。我只讀給勃多夫斯基先生聽過沒有別人，於是他馬上同意發表了，但是你自己可以看出來他不同意我也可以印出去的。公債權凡人都有，那是一種體面的和可享的權利。公爺，我希望你是很前進不致於來否認的……」

「我什麼都不否認，不過你必須承認那篇文章……」

「你的意思是說所謂嚴重嗎？你知道那是爲了公共的利益呵，此外，誰能放過這罪惡昭彰的案子呢？有罪是更壞的；但是一切全以公共利益當先呵。至於那少數的不確和誇張呢，你要承認作爲原動力的是什麼事件；目的和意向當先呵。什麼事件是可享利益的榜樣，然後再去論個人的案子。此外，還有文體和滑稽的價值——的確，誰都那樣寫，你自己是知道的。哈——哈！」

「但是你們的方法太錯誤了，我敢保，先生們。」麥什金喊道。『你們發表了那篇文章是以爲沒有方法引我去滿足勃多夫斯基的要求，所以你們打算恐嚇我而爲自己復仇。但是你們怎知道——我還許決定了去滿足勃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呢。我當着大家的面前明白告訴你們我要……』

「說呀，這才是一個聰明而且慷慨的人所說的聰明而且慷慨的話呢！」拳術家說道。

「天哪！」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呼道。

「簡直是受不了，」將軍喃喃道。

「允許我，朋友們，允許我，我要解釋這個案子，」麥什金央求他們。「你的代辦人和代表契巴洛夫是五個星期以前去見我的，勃多夫斯基先生。開勒爾先生，你對於他的描寫太阿諛了，」麥什金又加一句，是對拳術家說的，並且突地笑了。「我一點也不喜歡他。我一見就認識這個契巴洛夫便是操縱這事件的人，坦白地說，他利用了你的率直，勃多夫斯基先生，讓你們來提出這要求的。」

「你沒有權……我……不假……那是……」勃多夫斯基憤激地吃道。

「你沒有這樣推測人的權利，」萊伯地耶夫的外甥簡動地說。

「這是極端的侮辱呵，」伊波里喊道，「這推測是侮辱的，錯誤而且不相干的！」

「對不起，先生們，對不起。」麥什金忙着道歉，「請原諒我，那乃是我以爲還是彼此完全公開了好；但是決定是在你們，請便吧！我對契巴洛夫那樣講，因爲我沒有在彼得堡，我立刻要委託一位朋友來辦理此事，並且要對你說明的，勃多夫斯基先生。我託一位朋友來辦理此事，並且要對你說明的，勃多夫斯基先生。我明明白白的講吧，先生們，這件事給我的印象簡直是一種欺騙，就因爲裏面有個契巴洛夫……呵，不要發脾氣，先生們！看天的面上，不要發脾氣吧。」麥什金又見勃多夫斯基面帶慍色，他的朋友們也表示不滿，便驚呼道。「即使我說這件事是一種欺騙，也可以說與你們無關係的。我對你們個人都不認識，甚至連姓名都不曉得：我只從契巴洛夫身上推斷的；我攔統說因爲……你們曉得我得了這份產業以後受過人家多少騙呀！」

「公爺，你真是過於傻了，」萊伯地耶夫的外甥譏刺地說。

「此外，你是一位公爺又是一位富翁呵！你也許能是慈心和模

直的，縱使你真的，也不算是超乎一般公例之外，」伊波里宣告說。

「能夠的，先生們很可能，」麥什金忙著說，「我却不能得你們所說的公例是什麼。但是讓我講下去，不要無故發脾氣；我敢立誓說我沒有絲毫侮辱你們的願望。當真，先生們，人若誠心說句實話，是難免立刻惹你們生氣的！但是第一，聽說拍夫里什契夫還有兒子而且境域像契巴洛夫所說的那樣可怕，簡使我震驚的了不得，拍夫里什契夫是我的恩人又是我父親的朋友。唉，開勒爾先生。在你的文章裏關於我父親的事情你為什麼寫得那樣誣妄？並沒有濫用公款，也沒有錯待部下——這是我絕對相信的！你怎能就拿起筆來這樣糟塌人呢？並且你所寫的關於拍夫里什契夫的事情令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你把一個高貴的人寫成一個輕浮的浪子，持着勇敢和明確的態度彷彿你講的真是實話一樣，其實他却是世間最有道德的人啊！他是一個著名的學者，他常和許多科學界的聞人通信，且並他會花過許多錢去提倡科學。論到他心地和他的慈善呢，呵，你講的自然不錯，那時我幾乎是一個白，癡而且任事都不知道（雖然我能講俄國話並且也能聽的懂），但是現在我還能欣賞我所記得住的它那真價值……」

「請原諒，」伊波里喊道，「這不太動感情了嗎？我們不是孩子呵。你說要一直去談實際問題；快到十點鐘了，當心吧，」

「好得很，先生們，」麥什金立刻同意了。「在我初次狐疑之後，我決心想也許是我弄錯了，拍夫里什契夫也許當真有一個兒子。但是我很驚疑，這個兒子竟會這樣隨便，也可說是這樣公開，說出他出身的私事並且侮辱他母親的姓字。因為當時契巴洛夫竟自公

開地恐嚇我。……」

「多末可笑呀！」萊伯地耶夫的外甥喊。

「你沒有權，……你沒有權！」勃多夫斯基隨着喊。

「兒子對於父親的無行不負責任，母親也是無罪的，」伊波里熱烈地喊。

「還有洗清她的理山，我還要想想的，」麥什金雖然說，有點怯懦。

「我們不那樣簡單，公爺，你又說謊了，也許，」萊伯地耶夫的外甥悵然譏笑說。

「你有什麼權！」伊波里的喊聲極不自然。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麥什金趕緊掉口說。「你們是對的，我承認，但是我沒有辦法。當時我自己想道，我不應在這案件裏參入個人的感情，因為假若我自願爲了我和拍夫里什契夫的感情而去滿足勃多夫斯基的要求，無論如何我也要使他滿足的，那便是不論我是否尊敬勃多夫斯基先生，我之所以從此說起，先生們因爲，我也覺得這是不自然的——一個兒子這樣公開賣了他母親的秘密……的確是由這裏一想。我便決計以爲契巴洛夫是一個流氓，並且以欺騙的手段教唆勃多夫斯基先生來作詐欺的行爲。」

「這話太難受了！」他的客人們喊，有的幾乎從坐位上跳起來。

「先生們，正因爲這樣，我便決定那可憐的勃多夫斯基先生一定是一個直接無援的人，容易地受了騙子的詐欺，所以我理應把他當做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而盡量援助他——第一，就是反對契巴洛夫先生，第二，盡我友誼上的善道和指導，第三，我決定給他一萬盧布，那便是我計算拍夫里什契夫所幫我的錢數。」

「什麼，才一萬嗎！」伊波里喊道。

「唉，公爺，你的算術一點也不好，否則就是太好了，雖然你却裝做一個瘋子！」萊伯地耶夫的姪子喊道。

「一萬我可不要。」勃多夫斯基說。

「安地普，要吧！」拳術家以清楚急快的低聲鼓動的說，從伊波里的椅後起身過去。「要吧，將來再看。」

「聽呵，麥什金先生，」伊波里叫道，「要明白我們不是傻子，不是下流的傻子，也許你所有的客人是這樣以為的：這些非常忿怒地輕笑我們的女士們也一樣，特別是那位大人物——」他指着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說——「自然我還沒有福氣認識他，雖然我相信我會聽說過關於他的事情。」

「允許我，先生們，你們又誤解我了！」麥什金激動地向他們說。「第一：開勒爾先生，你在你的文章裏所說關於我的財產是很不正確的；我沒有承襲百萬的資產。我也許只有你所想的數目八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其次，在瑞士我並沒有花過一萬呵。史耐得那裏每年是六百盧布，他只有起初三年收到錢的，拍夫里什契夫從來沒有到巴黎去尋請過漂亮的女教師，那又是一種誹謗。據我想，我一共所花的錢距一萬之數還遠得很，但是我提議要給他一萬，並且你們要承認我不能給勃多夫斯基先生比他所應得的錢數再多，無論我怎樣喜歡他，我不能那樣做，乃只是出於慎重，就因為是欠債還錢而不是奉送禮金。我不曉得你們就不明白這個，先生們；但是我說的還是將來，出於友誼和自動的同情心，來賠償這不幸的勃多夫斯基先生，他顯然是受了騙，因為他竟同意到這樣卑下的事情，比如，把這開勒爾先生大文裏關於他母親的謗言刊佈出去……你

們為什麼又發怒了，先生們？我們將要完全地彼此誤解了。喂：我想的真不錯呵！我現在覺悟了，我所看見的事情證明我所猜想的不錯，」麥什金焦急地勸說他們，舒平他們的激憤，並且沒有留神到他只是火上澆油罷了。

「覺悟什麼？」他們幾乎是勃然大怒了。

「喂，第一，我有時間看得清楚勃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我自己。我現在把我也就看看他……他是一個清白的人，誰都可以騙他，一個孤立無援的人……所以我應當分給他，其次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這案子原是託給他的，好久沒有答覆，因為我在旅行，後來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一點鐘以前我們才見面，據說，他已查明契巴洛夫的計畫，他已得到了證據，契巴洛夫的為人正如我所想的一樣。先生們，我曉得許多人把我看做白痴的，又因為我有隨便花錢的名頭，契巴洛夫便以為他能够輕易地就騙我一下，於是他便算計到我對於拍夫里什契夫的感情。但是主要的一點是——聽我說呀，先生們，聽我說呀！——主要的一點是：原來這位勃多夫斯基先生絕對不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方才對我講過，並且他向我保證他有確鑿的證據。喂，你們想是怎樣一回事呵！這件事到底發生了真叫人難以相信呵！聽，有確鑿的證據呵！我還不能相信，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敢保我現在還疑慮着，因為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還沒工夫對我細講，但，契巴洛夫是一個惡棍，現在却是毫無疑問的了！他欺騙了勃多夫斯基先生和你們諸位先生，你們都是仗義來幫忙朋友的，因為他顯然是需要幫忙的，我自然明白呵！他騙了你們大家，并且把你們都捲入一種詐財的生意裏了，因為你們曉得這實在是在欺騙這是騙財！」

「怎樣騙財呢？……不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怎能還有這等事？」四下裏同聲呼喊。

勃多夫斯基一夥人狼狽得難以形容。

「是的，自然是騙財呵！因為假若證明了勃多夫斯基不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他的要求簡直就是詐財了！這自然是指着他熟知內情說的；」事實却是他受了欺騙，因此我才堅持說他不是壞人；因此我才說因為他的模直應當得到憐憫，並且不能丟開不管的；若不是這樣，他就也是一個惡棍了。但是我相信他還沒明白呵！我在到瑞士以前正和他這時一樣；我也是，常是個「半語子」——想要說出自己心裏的話却又不能的一個人。要明白我所以能夠這樣深切同情，因為我幾乎也是一樣的，所以可以允許我那樣說。全是一樣——然而所謂，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是沒有的，原來都是胡說——我並沒有變心，並且準備拾出一萬作為拍夫里什契夫的紀念。在勃多夫斯基先生露面之前，我打算捐一萬到一個學校裏作為拍夫里什契夫的紀念基金，但是現在或者給學校或者給勃多夫斯基先生都是一樣的，因為雖然勃多夫斯基先生不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他幾乎和他的兒子是一樣，因為他會那末不正當地受了騙；他純粹相信自己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呵！聽加伏里兒·阿達昂里諾維赤的吧，朋友們，我們先把這作個結束，不要發怒，不要氣惱，坐下吧！加伏里兒·阿達昂里諾維赤要明白地給我們講說一切，並且我自認我將高興的聽那所有的詳情。他說他會到普斯克夫去看過你的母親，勃多夫斯基先生，她並沒有死，像人家叫你在那篇文章裏所講的一樣。……坐下，先生們，坐下吧！」

麥什金坐下——並且也勸得那跳起來的勃多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

坐下了。連着這二十分鐘的工夫，他會急切而且高聲地談着話，帶着不耐煩的忙迫，發動感情並且要用自己的言語壓倒別人的聲音，而且他後來自然難免痛恨當時他所表現的一些傲慢和言語。假若他自己沒有受了刺激而且奮激到不能制止的時候，他不會任着性子這樣赤裸而且匆忙地高聲宣佈這般隱斷和無用的耿直言語。他將將坐下，悔恨之火便燒得他心裏作痛。除去他用這樣公然的傲慢「侮辱」，勃多夫斯基，——他也因為生過同樣的病被送到瑞士去治療——這事實之外，曾經規定施給一個學校的一萬盧布，原來是他未經考慮的粗草像是一種慈善，並且因為是當着衆人宣布了，更覺不妙。「我原應當等着並且明天單獨交給他的」麥什金立刻想起來。「現在也許無法改正了！不錯，我是一個白痴。一個地道的白痴呵！」他滿腹羞愧而且極端悲苦地決定了。

直到現在還堅守沉默立在一旁的加伏里兒·阿達昂里諾維赤這時便應麥什金的請求走向前來，立在他的身旁，開始靜謐而且清楚地述講那受公爺委託而來清理的這樁案子。一切談話聲音都歸寂靜。大家都好奇地聽着，特別是勃多夫斯基的一夥人。

### 第九章

「你的確不要否認，」加伏里兒·阿達昂里諾維赤直接對勃多夫斯基說，他正在留神地聽着，並且顯然是怒不可遏，他的兩眼睜圓表示驚疑。「你不要打算，並且嚴重地不要想着否認，你恰好生於你那尊貴的母親合法地嫁給勃多夫斯基——你的父親——的兩年以後。你落生的日子很容易證明出來，所以在開勒爾先生大文裏對於事實的歪曲——對於你和你的母親是非常侮辱的，你必須單獨歸

之於開勒爾先生自己想像的惡作劇；他當然以為是用這種說法替你的要求增加力量，因之增進你的利益。開勒爾先生說他預先會把文章裏一些句子讀給你聽的，却沒有讀全；當然那一部分他就沒有讀過。……」

「不錯，事實上我是沒有讀全的，」拳術家插口說，「但是一切事實都是聽一個有說話資格的人說的，我……」

「對不起，開勒爾先生，」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攔住說，「讓我說吧。我向你担保，等一下再論你的文章，那時你再解釋，現在我們還是依次說下去好些。由於我妹妹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波諦茲因的幫忙，我偶然從她的至友佐勃克夫夫人——一位鄉下有產業的孀婦——的手裏得到一封二十四年以前故去的拍夫里什契夫從外國寫給她的一封信。和佐勃克夫夫人結識，由於她的提示，我便去求助一個遠親，當年他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好朋友，退職的陸軍上校魏佐夫金。我又從他手裏得到拍夫里什契夫兩封信，也是從國外寫來的。從這三封信，從其中的事實和日期，毫無懷疑或辨解的必要，顯然可以證明他正在你——勃多夫斯基先生——生下前一年半便到外國去了，他在外國留居了三年。你母親從來也沒有離開過俄國，你是知道的。現在我不必讀這幾封信了。時間來不及了；我只宣佈這件事情吧。但是假若你願意定一個時間去見我。你若願意明天早晨也可以，勃多夫斯基先生，帶着你的證人——越多越好！和專家去檢查筆跡，我敢信你除了信服我方才所說的事實的明確之外是沒有別的办法的。如果是這樣，這全案自然是一敗塗地而且歸於完結了。」

於是普遍的騷動和強烈的興奮又起來了。勃多夫斯基突地立起

身來。

「若是這樣，我被騙了，被騙了，並非受契巴洛夫的騙，却是很早，很早以前。我不要專家，我不想去見你；我相信你，我撤銷我的要求。……我不要那一萬……再見吧。」

他拿起帽子，推開他的椅子就要走。

「勃多夫斯基先生」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溫和地請他止步，「假若你能再留五分鐘，這案中其他極重要的事實就要大的了；這些事無論如何是會引起你的興味的，依我想，你頂好不要不問不問，這案子若能弄得完全清楚，在你也許更覺愉快。……」

勃多夫斯基一聲不響地坐下，垂着頭！看來是陷於深思。站起來隨着他走的萊伯地耶夫的外甥也坐下了；他雖然還未失去鎮靜和勇氣，却彷彿大為惶惑了。伊波里登着眉，沮喪的，並且顯然很是驚駭。但這時他正嗽得很利害，手巾上也染了血痕。拳術家幾乎是狼狽了。

「唉喲，安地普！」他痛苦地喊。「我當時對你講過……前天，你也許當真不是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呵！」

有一陣竄閃的笑聲，其中兩三笑聲特別更高。

「開勒爾先生，方才你所說的事實，」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打斷了他的話，「是很有價值的。雖然，依着最精確的證據，我有權說這話，勃多夫斯基先生雖是自然很曉得他的生日，他却完全不曉得拍夫里什契夫先生僑居國外的情形，他大半生都住在那裏，祇是短期回過母國。此外，那時他出走的事情並不能使人二十年後還不會忘掉，甚至那些和他斷熟的人也一樣，何況勃多夫斯基那時還未落生呢。顯見成立這種事實並非不可能的；但是我必須承認

，我所搜集的事實確是出於偶然，並非一定可以得到的。所以這種證據在勃多夫斯基先生甚至或是契巴洛夫實在幾乎是不能得到的，就說他們想着去我也是枉然。但是他們也許竟未想到……」

「聽我說，伊涅金先生，」伊波里突地憤然攔住說，「請問這些亂嚷嚷是何所謂呢，案情已經大白，我們同意接受那最重要的事實了，又弄出些惱人厭的長談來做什麼呢？你也許要誇耀你那調查的聰明，在我們和公爺的面前顯示你是多末好的一個偵探吧？不然你要藉着證明勃多夫斯基對於自己的事情的昏昧而着手替他原情和證明無罪吧？但那是弄撞了，先生！勃多夫斯基用不着你的辯解和你的證明無罪呵，告訴你！那對他是痛苦的，是難堪的；無論如何，他的情形很窘，你應當看見而且明白的。」

「够了，泰倫鐵夫先生，够了，」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攔住了他，「安靜些吧，不要自尋苦惱，我恐怕你還是病得利害吧，我對你是同情的，隨便你說我講完了，或者就說我不得不簡短地講說那些事實，我相信全部詳情都曉得了更是好事，」他接着說，注意到大家不耐煩的動作。「我不過要把有證據的，一切有趣的事實報告出來，拍夫里什契夫先生賜給你母親很多的仁慈與愛護，勃多夫斯基先生，不過因為她是一個女奴的姊妹，拍夫里什契夫幼年會和那女奴戀愛過，如果她若不是突然死去，他真個就許和她結婚的。我敢證明這完全、真確的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也許完全被忘却了。再進一步，我可以報告你，你母親在十歲時候怎樣被拍夫里什契夫接了來，親自養大，彷彿她是他的親族一樣，替她分出一部相當的莊園，並且他對她的這樣操心在拍夫里什契夫的遠親近族中引起驚慌不安的謠言，甚至人家以為他要娶下他所監護的這個幼女，但最

結果在二十歲上經她自己選擇了「我能用最正確的方法證明的」一個姓勃多夫斯基的測量員而嫁給他。我搜集一些極確鑿的事實證明你的父親，勃多夫斯基先生，他原來不過是一個小商家，得到你母親那一萬五千盧布的粧陪便放棄他的職業去做商業投機事業了，受了騙，糟了錢，飲酒澆愁，結果害了病，終於在和你母親結婚八年之後夭亡了。依着你母親自己的陳說，後來她便顯然陷於困苦之境了，並且若非拍夫里什契夫先生的陸續慷慨的援助——他每年給她六百盧布——簡直要完全陷於悲境了。也有充分的證據，他也極端喜愛你像孩子一樣。從這證據，再從你母親對我說的話裏，彷彿他喜愛你主要是因為你長得像一個孤苦淒慘的孩子，外表像個殘廢人並且言語不清，而且照我所得來的證據說，拍夫里什契夫生平對於遭受苦患和命運乖舛的人物特別同情，尤其是小孩子——我想這是我們案子裏一件最重大的事實。最後，我可以誇口說已經找到一種首要的事實，就是拍夫里什契夫對你的極端喜愛（由他的力量得入高等學校並且在特別監督之下讀書，）漸漸使拍夫里什契夫的親族和家人以為你就是他的兒子，你的父親是受了他妻子的欺騙。但是令人注意的是僅只這種臆念在拍夫里什契夫的晚年成了一般的信念，那時所有他的親戚都驚奇他的意向，同時本來的事實他忘却，也不能調查了。這種臆念自然也傳到你的耳裏，勃多夫斯基先生，並且完全佔有了你，你的母親，——我幸而和她見面了——知道了這些謠言，但是到現在她還不知道「我也瞞着她的」你——她的兒子——也被這種臆念支配了。我找到你那最可敬的母親了，勃多夫斯基先生，在普斯克夫，害病而且極其窘困，如同拍夫里什契夫死後時一樣。她含着感謝的眼淚對我說他僅靠着你和你的幫助。她對你將來希望很

大，並且懇切地相信你來日的成就……」

「這真是受不了的！」萊伯地耶夫的外甥高聲而且不耐煩地喊道。「這個荒唐故事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討厭的，不堪入耳的？」伊波里突然動了一下說。

但是勃多夫斯基却毫無所見，呆然坐在那裏。

「什麼目的嗎，為什麼呀？」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帶着

狡猾的驚疑說，惡意地準備他的結論，「喂，第一；現在勃多夫斯基先生也許充分相信柏夫里什契夫先生愛他是出於慷慨的非常做兒子的。就是這個事實，勃多夫斯基先生應當知道它是主要的，因為當開勒爾先生的文章方才讀過的時候，他還援助而且贊成他的。我

這樣說，因為我把你看做體面人，勃多夫斯基先生。第二，顯然這案裏是沒有私毫搶取或騙財的企圖的，甚至契巴洛夫也一樣；這也是我的重要論點，因為方才講然講話的公爺會說這案子有詐欺和騙

財的意思乃是聽我說的。反之，其中各方面所有的只是絕對的信心，雖然契巴洛夫也許真是一個無賴，在這案裏他却顯然也不過一個鋒利而且機詐的辯護人而已。他作爲一個律師希望在其中得到許多

，並且他的計算不備機敏和拿手。而且是絕對安全的；那是根據公爺容易捨出金錢，謝意，和對於柏夫里什契夫的尊敬，其次在公爺

的著名的任性觀點看來，乃是迫於體面與良心的大義。至於勃多夫斯基個人呢，可以說，感謝他那確切的說法，他非常爲契巴洛夫和別的朋友所激動；他發起這案子幾乎不是由於自己的興趣，却幾乎

作爲一種對於真理，進步和人道的服務。現在我再對你們說，大家都曉得了勃多夫斯基是一個清白人物，不管長像如何，比已往更爲易諾和熱誠的公爺要給與友誼的援助，方纔他提起學校和柏夫里什

契夫的時候，也說到這物質上的援助了。」

「住口，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住口！」麥什金喊道，乾脆是沮喪的，卻是太晚了。

「我說過，我已告訴你三週了，」勃多夫斯基氣惱地喊，「我不要錢，我不收；喂：我不要；我要走！」

他幾乎走出廳廡去了。但是萊伯地耶夫的外甥抓住他的手臂低聲說了些什麼。勃多夫斯基趕快轉過身來，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未封口的信，丟在靠近麥什金的褲子上。

「錢在這裏！這筆錢！」

「你竟敢作爲慈善托契巴洛夫送給他二百五十盧布呵！」多克托林科解釋說。

「文章裏說的是五十呵！」科亞喊。

「那是我的罪過，」麥什金說道，走向勃多夫斯基。「我很對不過你，勃多夫斯基，但是我沒有當作慈善送給你的，信我吧，現在怪我，從前也怪我。」（麥什金很是悲痛，他的神情衰弱而疲憊，他的言語無系統）。「我說到騙財，却没有指着你，我錯了，我

說你……和我一樣地受苦。但你却不像我，你……教書，你養活母親。我說替你母親的名字蒙羞，但是她愛你，她自己說的……我不知道，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沒有完全告訴我。怪我呀。我大

胆要送你一萬，但是怪我呀，我應當用別的方法，現在呢……不能那樣做了，因爲你輕視我……」

「這是一個瘋人院呵，」新沙薩迪·蒲洛克夫葉夫那喊道，

「瘋人院一點不錯！」阿格拉亞也不禁高聲說

但是她的語聲淹沒在大家的叫喊聲中了；大家在高聲談話和討



論，有的辯論有的發笑。伊凡·菲道洛維赤·葉伴琴憤怒到了極點，並且帶着一種憤恨的神氣等着勃沙薩德，蒲洛克夫葉夫娜。萊伯地耶夫的外甥最後說道：

「不錯，公爺，人對你必須說公平話，你知道怎樣運用你的：唉，疾病（有禮貌地表現它）；你打算用那樣機敏的方法供獻你的友誼和金錢，以至現在弄得一個體面人無論怎樣都不能接受了。那也許是有點太老實，也許有點太聰明了：你知道的最清楚。」

「請原諒，先生們！」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喊道，他此時打開了那信封，「這裏沒有二百五十盧布，只有一百呵。我這樣說，公爺，也許是沒有誤解的。」

「由它，由它！」麥什金喊道，一面向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搖手。

「不成，不要由它。」萊伯地耶夫的外甥馬上抓過來。「你這『由它』對於我們是一種侮辱呵，公爺。我們自己不回護，我們公開宣告出來，不錯，裏面只有一百盧布，不是二百五，但那不是一樣嗎？……」

「不，不，並不正是一樣。」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乘隙而入，帶着一種很天真的為難神氣。

「不要攔我：我們並非像你所想的那樣混蛋，律師先生，」萊伯地耶夫憤憤地叫道。「自然一百盧布不是二百五，並不正是一樣，但要緊的還是在乎原則上的問題。開端是要緊的，一百五十盧布的丟失不過是枝節。有關係的是勃多夫斯基沒有接受你的惡惠，先生，他當面丟還你，在這種情形下一百或二百五是有分別的。勃多夫斯基沒有要你們那一萬，你已見過了：如果他若不誠實，一百盧

布是不肯拿回來的。那一百五十盧布已交給契巴洛夫做了他們見公爺的路費了。你要笑我們的笨拙，笑我們辦事沒經驗；你已盡力弄得我們可笑，却不敢說我們欺人。我們大家公攤，先生，把那一百五十盧布還給公爺；就是一次一個盧布我們也要還。並且還要加利。勃多夫斯基是窮光蛋，他沒有百萬金錢，契巴洛夫回頭就送給他贖單。我們希望這案子的成功……設身處地誰不肯那樣做呢？」

「誰不肯呢？」S公爺叫道。

「我要發狂了！」葉伴琴夫人喊道。

「這使我想起來。」久久站在那裏的旁觀者葉夫金尼·拍夫洛維赤笑道：「最近一個律師所做的一場有名的辯護，在辯護中提出他那被辯護人的貧窮作為一下殺掠六個人的託辭，他突然這樣結論說：那是自然的，他說，因為被告貧窮，他就會起了殺死六個人的念頭；若是別人在他的環境中實在不也一樣麼？」極似這種事，很好玩。」

「够了！」勃沙薩德，蒲洛克夫葉夫娜突然說，幾乎氣得發抖。「這類胡話該到止住的時候了。」

他奮激得不得了；她威嚇地掉過頭去，眼裏發火，還有一種驕傲，凶猛，不耐煩的輕蔑的神氣，她熟視在座的人物，當時難以辨出女人和敵人。她的怒氣已達到久經抑制終於不可遏的地步，當時馬上戰鬥，馬上攻擊別人的希求化為首先的衝動了。和葉伴琴夫人相識的人馬上覺得她的態度已失常了。次日伊凡·菲道洛維赤對S公爺說，她有時犯這樣的病，但是像昨天這樣厲害在她也是非常的大概三年左右發一次，却不會再常發的。不會再常發的！他又加重說。

「够了，伊凡，菲道洛維赤！不要管我！」葉夫娜喊道，「爲什麼你現在才伸過胳膊來？從前你想不到領了我走！你是丈夫，你是一家之主，若是我太傻不答應跟你去，你就應當提着耳朵扯了我走。無論如何，你也應當想想你的女兒們呵！現在，沒有我們也可以走路的！這羞辱足較我受一年了。等一下，我還要謝謝公爺呢！謝謝你的款待，公爺。我會坐在這裏聽青年人講話。……那是可恥的，可恥的！那是混亂的，敗德的！比一場夢還要壞。這樣人很多嗎？……安靜些，阿格拉亞！安靜些，阿利娜，不是你們的事呵！不要在我旁邊大驚小怪，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你麻煩我了。……那末你在請他們饒恕嗎，孩子？」他又對麥什金說下去。「是我的錯呵，」他說，「因爲胆敢贈給你一筆錢財。」……你還喜歡怎樣惹人見笑呢，你這牛皮匠？」她突地抓住葉伯地耶夫外甥的話柄。「我們不要這筆錢，」他說，「我們要求，我們不是請求！」彷彿他不曉得這位白癡明天就要跟蹤而去重新贈與他們以友誼和金錢呢。你要去的，不嗎？你去？去不去呢？」

「我要去，」麥什金柔和而謙卑地說。

「聽呵！所以這正中你們的計策了，」她再轉向多克托林科。「錢還是進了你們的口袋，這便是爲什麼你們要在我們面前誇口使我們佩服呵。……不成，小朋友，你可以我別的混蛋去，我看透你了。……我看透你們一切的把戲！」

「莉沙蘇迺，蒲洛克夫葉夫娜！」麥什金喊道。

「走吧，莉沙蘇迺，蒲洛克夫葉夫娜，是走的時候了，我們把公爺也領了去，」S公爺說，盡力作安靜的微笑。

姑娘們站在一旁，幾乎是驚惶的，葉伴琴將軍純粹是驚訝了。

在場的人都表示驚疑，有的遠遠站定彼此低聲談話，偷偷笑着；萊伯地耶夫面上籠着一種完全狂喜的表情。

「到處都能見到混亂和敗德呀，夫人，」萊伯地耶夫的外甥說道，雖然他却很是倉惶。

「倒不這樣壞呀，不像你們這樣壞呀，閣下，」莉沙蘇迺，蒲洛克夫葉夫娜帶着一種幾乎是歇斯迭里的仇意反斥道。「不要理我！」她向那些勸她的人喊。「哪，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你方才親自對我們講就是法庭上的律師也宣告說人因爲窮而殺死六個人是極自然的事情，那不過是一切事情的結局；我從沒聽說過，這樣事情。現在完全明白了！這個口吃的人，他不會殺人的嗎！（她指了指勃多夫斯基，他正在極端狼狽地癡視着她。）」「我願打賭他會殺人的！也許他不肯拿你的錢，你那一萬，也許他憑良心是不肯拿的，但是他要在夜間去把你殺了從錢箱裏把錢拿走。他要憑着良心拿走！這在他並不算欺騙。這正是一種「義憤」的暴發，這是一種，不服，」天知道還是什麼：嘔！一切都是錯亂，一切都是顛倒。家裏一個女孩子長大了，突地在大街中間她跳進一輛馬車：「媽，我前幾天和卡里赤或伊凡尼赤之類結婚了，再見。」（註）你以爲那樣做是對的麼？是自然的嗎，應當尊敬嗎？這婦女問題！這個小孩子——她指了指科亞！——甚至他那天還在辯論說那就是「婦女問題」的意義。雖然母親是混蛋，你也必須對他裝人的！你們今天晚間爲什麼光着頭跑了來？「躲開，我們來了！給我們一切權利，不要讓我們面前冒然講一句話。要多方對我們表示敬意，是聞所未聞的，」（註）：這是指着契爾尼緹夫斯基的名小說做什麼裏面一件事而說的。

我們對待你們却要比最下賤的小廝還壞！」他們爲正義而奮鬥，他們擁護自己的權利，可是他們像異教徒一般的在文章裏誹謗他。我們要求，我們不請求，你不要在我們身上求感謝，因爲你這樣做是爲了滿足你自己的良心！真是奇怪的說法呵！喂，假若公爺在你們身上得到感謝，他也可以回答你們說他覺得也不該感謝拍夫里什契夫，因爲拍夫里什契夫做好事也是爲了滿足他自己的良心，要知道你們所求的正是他對於拍夫里什契夫的感謝呵！他沒有借過你們的錢，他又不欠你們的，那末你們所求不是他的感謝還是什麼呢？那末，你們怎能抵賴呢？瘋子們！他們把社會看作野蠻和非人道的，因爲它在被誘惑的女兒身上求羞恥；但是假若你們覺得社會是非人道的，便必須以爲那女兒的痛苦是社會之過，如果是的，你們在新聞紙上把她公佈給社會並且希望她不苦痛又是怎樣一回事呢？瘋子！

狂言的人！他們不信上帝，不信基督！喂，你們被驕傲和自誇消毀得利害，將來非要被彼此毀掉了不可，這就是我的預言。這不是顛倒嗎，不是混亂嗎，不是敗德嗎？然後，這個不體面的人一定要去求他們原諒的：像你們這種人還有很多嗎？你笑什麼？笑我這對你們的不體面嗎？哪，我早已不體面了，現在這是沒有法子的事呵！不要涎牙咧嘴了，你們瞧！」她撲向伊波里。『他幾乎要斷氣了，可是她還在玩人家！你已經坑了這個傻孩子！』她又指了指科亞——他一味地狂信你，你教給他無神論，你不信上帝，你還沒有過了挨打的時候呢，先生！瞧你這個樣兒！……那，明天你要去見他們，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公爺！』她又問公爺說，幾乎喘不出氣兒來。

「是。」

「那我不認識你了！」她急忙轉身要走，馬上又轉過身來

。「你也要去見這個無神論者」？她指着伊波里。『你怎敢看着我笑！』她喊得聲音極不自然，並且奔向伊波里，因爲不能忍受他那諷諷的冷笑。

「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四下裏立刻起了喊聲。

「媽媽，這是不體面的，」阿格拉亞高聲喊道。

「不要徒自煩惱吧，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伊波里靜靜地說。對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向他衝去，抓住他的路臂，並且爲了莫名其妙的原故仍是緊緊地抓着。她站在他的面前，他那雙憤怒的眼睛和他對目而視。『不要徒自煩惱吧，你母親要看見她不能把一個將死的人怎樣。……我準備要講出我發笑的理由……我很喜歡得到這種允許。』

他說到這裏喘得喘命，整整一分鐘的工夫還未停止。

「他要死了，可是他還要說！」對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喊道，放開他的路臂，幾乎恐懼地看着他從唇上拭下來的鮮血。『你不應當說話了！你就應當回去躺下吧。』

「要的」，伊波里用一種乾啞的低聲回答說。『今天我回去就躺下。……我知道再有兩個星期我一定要死的。一星期前，我自對我講的。……所以若是我允許我，我願意在離別的時候說兩句話。』

「你瘋了麼？胡說！你需要看護的，這不是說話的時候，去吧，去躺在床上吧！」對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恐懼地喊道。

「假若我躺在床上，便一直睡到死去算完，」伊波里微笑着說

。「昨天我就想着躺下去不再起來，但是我決定等到後天再實行，

因為我還能站得起來……所以今天就和他們來了。……我不過是平常的疲倦。……」

「坐下，坐下，為什麼還立着！來，這一把椅子。」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向前親手替他放好一把椅子。

「謝謝，」伊波里輕輕說下去，「你坐在對面我們就可以談話了……現在我主張我們是非談一次話不可的，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他又向她微笑了。「想想看，這是我出頭露面和人相見的最末一次，兩星期之內我確是要埋在地下了。所以這倒相似對人對宇宙的一種告別。雖然我是不大溫情的，可是你們肯相信吧，我非常喜歡所有這種事發生都在派夫洛夫斯克了；無論怎樣人能看見樹和葉子的。」

「現在你不能談話了，」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道，逐漸驚訝了，「你是完全發燒了。方才你又喊又叫，現在你幾乎不能呼吸了，你喘起來了！」

「過一下我會好的。你為什麼拒絕我這最後的心願？你知道我老早就想着和你認識嗎，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我聽見許多關於你的話……從科亞；他幾乎是僅有的不丟開我的人。……你是一個奇僻的女子，偏僻的女子，現在我已親自看出來了……你知道，甚至我還頗有點兒喜歡你。」

「天哪，現在我簡直就是要打他了！」

「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退後吧；我沒有說錯，是嗎？這是你的女兒，阿格拉亞？他坐得這樣美我一見就猜着是誰了，雖是我從前沒有見過。讓我至少看這位美人一眼吧，作為我平生最末的一次。」伊波里帶着一種難堪而且牽強的微笑。「哪，公爺在這裏，還

有你的丈夫，和大家。你為什麼拒絕我最後的心願呢？」

「來一把椅子！」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道，她却自己抓過一把來坐在伊波里的對面了。「科亞，」她吩咐道，「你陪他去，扶着他，明天我自己也要去的。……」

「若是你允許我，我要向公爺討一杯茶喝。……我倦極了。你知道，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我相信你要領公爺去和你們喝茶的；就留在這裏喝吧。我們在一起坐一坐，我也相信公爺要給我們大家茶喝的。原諒我這擅自規定吧。……但是我曉得你的脾氣好，公爺也是好脾氣的……我們都是性格好到可笑地步的人。」

麥什金急忙吩咐下去。萊伯地耶夫首先跑出去，維拉隨着也跑了。

「真的，」葉伴琴夫人率然決定了。「談話，只要靜靜地，不要發急。你已令我的心平下去了。……公爺！本來不應當和你在一起喝茶，但是算了吧，我不走吧，雖然我不想向任何人道歉！不向任何人；那是胡說！還是那樣，若是我冒犯了你，公爺，恕過我吧！雖然也隨你的便。但是我誰也不留的，」她帶着一種非常憤怒的表情轉向她的丈夫和女兒，彷彿是他們欺騙了他。「我能够自己回去的。」

但是別人沒讓她把話講完。他們趕快把她圍起來。麥什金立刻逼着各人坐下喝茶，並且道歉說方才沒有想到。甚至葉伴琴將軍也是這般溫和，低聲講些安心話，並且恭然請問對沙薩爾，蒲洛克夫葉夫娜在廳裏是否覺得太冷，他幾乎就要問伊波里他在大學裏讀書有多久，他却沒有開口。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和S 爺突地極端興奮而高興起來。在阿得萊德和阿利姆的面上，一種愉快的神

情開始和驚訝的神情混雜在一起；的確大家看見葉伴琴夫人的脾氣過去了，都似乎很喜歡。祇有阿格拉亞依舊皺着眉頭，默然坐在較遠的地方。其餘的朋友們也都留下不走，甚至伊涅金將軍也一樣。然而，萊伯地耶夫在對他低聲說些什麼，也許不大中意，因為將軍馬上躲到牆角裏去了。麥什金毫無例外的也邀請了勃多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他們拘束地低聲說他們等着伊波里，便立刻退到廳裏最遠的角落去了，仍是一排地坐下。也許萊伯地耶夫自己的茶早已預備好了，因為幾乎就在頃刻間茶便來了。這時時鐘敲了十一下。

第十章

伊波里用維拉萊伯地耶夫遞給他的一杯茶潤了潤唇，把杯子放在小桌上，於是彷彿突然倉皇了，並且舉目四顧幾乎陷於迷亂的狀態中。

「瞧這些杯子，對沙薩姐，蒲洛克夫葉夫娜，」他那帶言的急驟有點兒特別；「這些磁杯——我想都是很好的磁器——永遠不用並且常常是擺在萊伯地耶夫的玻璃食器櫃裏，鎖起來，向例是這樣的；這是他太太的一部分財產；按他們的風俗說是要鎖起來的；現在他拿出來款待我們——看你的面上，自然是的，他非常喜歡見你……」

他還打算多說却想不起什麼來。

「他覺得爲難了；我想他會的，」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突然在麥什金耳邊低聲說。「危險哪，不是嗎？現在很顯然他要故意偏拗地做點什麼，甚至讓對沙薩姐，蒲洛克夫葉夫娜都受不了，也許。」

麥什金詢問地看着他。

「你是不怕偏拗的，」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又道，「我也怕的，確我還喜歡。我不過焦慮着我們親愛的對沙薩姐，蒲洛克夫葉夫娜要被懲罰的——今天也是：就是現在！她不走我是不想走的。你似乎發瘋了。」

「後來再說，不要麻煩我。不錯，我不大好過的。」麥什金不經意甚至是不耐煩地回答說。

他聽見了人家叫他的名字。伊波里正在講着他。

「你不相信嗎？」伊波里歇斯迭里地笑道。「你一定是不信的，公爺却要馬上相信而且絲毫不會吃驚的。」

「聽見嗎，公爺，」對沙薩姐轉過身來對他說，「聽見嗎？」人們圍着他們笑。萊伯地耶夫不住好管閒事地去生風頭並且在對沙薩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左右紛擾不休。

「他在說這個丑角，你的房東……替這位先生改正過這篇文章，就是今晚讀過的關於你的那一篇。」

麥什金驚疑地看着萊伯地耶夫。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沙薩姐，蒲洛克夫葉夫娜頓着脚喊。

「那，」麥什金低語道，審視着萊伯地耶夫，「現在我知道他做過的。」

「當真麼？」對沙薩姐，蒲洛克夫葉夫娜急急轉向萊伯地耶夫。

「千真萬確呵，太太，」萊伯地耶夫毅然說，毫無猶豫，把嘴放在前心。

「他似乎以此自滿了！」她喊道，幾乎從椅子上跳起來。

「我是一個可憐人，」萊伯地耶夫喃喃說。他的頭漸漸下垂，並且自己撻着前胸。

「我管你是不是可憐人呢？他以為可以藉口說他是可憐人便得脫身的吧？你不覺得可恥麼，公爺，和這樣下流的人打交道，我再問你一次？我永遠不會饒恕你的！」

「公爺會饒恕我的，」萊伯地耶夫溫情地說，表示確信。

「不過是由於好感呵，」開勒爾高聲響亮的說，突地奔向他們，直接和莉沙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說，「不過是由於好感，太太，並且避免棄掉一個受牽連的朋友，今天晚上我沒有提過改正的事，然而他却建議把我們踢下樓去，你是聽見的。爲了求事實的真相，我承認我當真請他作一個當事人並且給他六個盧布，不改文體，却只供職事實，多半是我所不知道的。鞋套，在瑞士教授那裏的食量，五十盧布與二百五十盧布的錯誤；實在所有那一切編製。所有那一切都歸他。他以六個盧布的價錢賣給我，却没有改正文體。」

「我必須說明，」萊伯地耶夫急驟地而且用一種咆哮的聲音攔住他。這時笑聲更高了起來，「我只改正了前一半，但是在常中間意見不和發生齟齬，後半我就沒有改，所以後半一切的文法都不好（有的文法上是有毛病的！）那不怪我。……」

「這就是他引爲煩惱的呀！」莉沙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喊道

「讓我請問，」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對開勒爾說，「文章是什麼時候改的？」

「昨天早晨，」開勒爾答道，「我們彼此見面相約雙方不得洩露秘密的。」

「所以當時他對你咆哮宣示他的熱誠。好一種漂亮人物呵！我不要你的普希金了，也不用叫你的女兒去看我！」

莉沙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就要站起身來，却又突然憤憤地轉向伊波里，他正在笑。

「你把我留在這裏做笑柄嗎？年輕的人？」

「沒有的事，」伊波里苦笑道，「但是最使我注意的是你那異常的偏拗性格，莉沙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我承認是我故意把談話引到萊伯地耶夫的身上；我知道結果是在你身上發生效力的，祇在你身上，因爲公爺的確要寬恕那件事，並且也許寬恕過了……現在他彷彿在心裏替他想到了一種藉口；這是真的，公爺，不是嗎？」

他喘不出氣來；他那奇異的興奮在每一字上逐漸增強。

「唉！」莉沙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怒沖沖地說，對於他的言談表示驚異，「唉？」

「我聽見過許多關於你的這類事情……非常欣幸。……我已開始極端敬重你了，」伊波里說下去。

他說到一件事，但是說得彷彿是弦外之音另有所指。他說話面帶嘲笑之容；可是，同時，表示着無限的興奮，他不安地四下裏看着。他顯然是糊塗了，並且失去他說話的線索。這一切，和着他那肺癆的像貌，以及奇怪，發光幾乎又是發瘋的眼睛，不免引起一般的注意。

「我要吃驚了，雖然我不懂事故『我很清楚』，吃驚你那不懂自己留在我們一起！雖然我們和你湊在一起是不合適的！甚至還允許這些：青年小姐們來聽一種污穢的事情，雖然他們已是在小說裏

讀過了。雖然我不知道，也許……因為我昏了，但是無論如何，除非是你，誰肯聽一個孩子（呵，不錯，孩子，我再承認一次）的請求便答應和他一起在這裏消夜，並且……加一切……雖然你曉得明天你要害羞的……（我必須承認我說不得體）。我極力推薦這些事情並且深深地以尊敬，雖然誰都可以看見大人！你的丈夫——的面色，這些話在覺得是多末不合禮呀。嘿！嘿！他咯咯笑了，完全發了昏；他突然又咳嗽了，所以是有兩分鐘他不能說下去。

「他噎住了！」莉莎瑟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凜然說，帶着一種嚴肅的好奇熱視着他。「那，小朋友，我們和你磨得够了。我們必須要走了。」

「也答應我吧，先生，在我這方面說，」伊凡，非道洛維赤不耐煩道，「我的太太在這裏，拜訪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公爺，我們的朋友又是鄰居，並且無論如何，青年人，你不應批評莉莎瑟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的行動，也不應高聲談話，並且當着我的面，當着我這樣的面色。不成。先生，若是我的太太留在這裏，」他說下去，他的怒氣幾乎在每一字上都增加起來，「那不過是由於莫明其妙，先生，由於現在人所共知的一種興趣——看看奇怪的青年人。我自己在這裏止步，就彷彿我有時在大街上止步，當時我看見某種事情可以看作……看作……看作……」

「看作奇聞，」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提示他。

「又漂亮又真實。」有點沒有方法來考量一下，大人喜悅了。「對得很，看作奇聞。但是無論如何，更令人驚異的，甚至令我悔恨的——假若這文法是對的——青年人呵，你甚至還不明白莉莎瑟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現在留在這裏是因為你病了——萬一你若真死了呢？」

可以說是出於同情，爲了你那片可憐的話，先生，無論如何，任何污毀是不許加在她的名姓，品格，和身分上的。……莉莎瑟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將軍歸結說，紅着臉，「你若打算走，我們就和我們親愛的公爺告辭吧……」

「謝謝你這場教訓，將軍，」伊波里突地打斷了他的話，語聲懇切並且看着他若有所思。

「我們走吧，媽媽。怎這樣的沒完沒了呵！」阿格拉亞憤怒而且不耐煩地說道，從椅子裏立起身來。

「再等兩分鐘吧，親愛的伊凡，非道洛維赤，若是你允許的話。」莉莎瑟姐，蒲洛克夫葉夫娜莊然轉向她的丈夫。「我相信他在發燒，簡直是昏睡不醒了；我從他的眼睛上看出來的；不能這樣丟開他。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可以留他和你過夜吧，那樣今夜就不必把他拉到彼得堡去了？親愛的公爺，我希望不致令你煩惱，」不知爲什麼她又突然和S公爺說。「來，阿利姆姐；理理你的頭髮吧，親愛的」

他在阿利姆姐的頭髮上比量一陣，原來就是完全整齊的，然後又叫她；她喊她前來就是爲此。

「我想你們能够幹下去的，」伊波里又恍惚地說。「是，這就是我所要講的。」他高興了，彷彿突然想起了什麼。「勃多夫斯基純粹是衛護他的母親，不是麼？反而侮辱了她，公爺要幫勃多夫斯基的忙，竭誠地給他友愛和錢財，也許在我們之中只有他不覺得他可嫌，可是他們彼此相對如同真正敵人一樣。哈哈！你們全悞勃多夫斯基，因爲你們爲他對自己的母親做出醜惡和非禮的事來；不是這樣嗎？不是麼？不是麼？你們全喜愛永遠的美與合禮。全都在

乎這備，久久的，噢，對你們說吧，很彷彿是你們之中沒有再比勃多夫斯基愛自己母親的了！我知道，公爺，你偷偷地給勃多夫斯基的母親送過錢？經于亞的手，我敢打賭，是他！——他歡歡送里地笑着——「我敢打賭說現在勃多夫斯基要斥責你對他母親的，無禮和不敬。我敢發誓要這樣的。哈哈！」

說到這裏他又噎住了並且咳嗽。

「那，完了吧？完了；你把話都說完了吧？好，現在騎着去吧；你發燒了，」新沙羅姆，蒲洛克夫葉夫娜不耐煩地攔住說，焦燒的用眼釘着他。「天哪，他又說起來了！」

「我想你是要笑的。你為什麼總是瞧着我笑？我看你永是瞧着我笑的，」他帶着一種突然不安的憐意轉向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後者真是在笑。「我不過要問你，……伊波里先生……原諒我，我忘了你貴姓。」

「泰倫鐵夫先生，」麥什金道。

「不錯，泰倫鐵夫。謝謝，公爺。從前提過，我忘了。……我要問你，泰倫鐵夫先生，聽說有這話是真的麼，你相信只要你和窗外的農民談上一刻鐘，他們便會和你同意而且馬上跟從你？」

「哪裏有這樣話，」伊波里答道，彷彿在回想什麼，「我確是說過這話的，」他突然又說道，又發急了並且看着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有什麼呢？」

「絕對無所為；我不過打聽一下，作個結束。」

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沉默着，伊波里却仍在看着他表示不耐煩的期待。

「哪，完了麼？」新沙羅姆，蒲洛克夫葉夫娜問葉夫金尼，派

夫洛維赤道。「趕快說完，朋友；他應當到床上去了。莫非你不覺得怎樣做麼？」

她陷於非常的煩惱中。

「我很想再說，」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微笑着說下去，「我從你的夥伴口裏聽到的，泰倫鐵夫先生，和你方才自己講的，運用着這樣絕對的才能，在我看來是歸於公理勝過一切的說法的，別的不去管，甚至要排斥的，也許甚至於在明白了那公理包括着什麼以前，也許我說錯了。」

「你說的自然不對呀；甚至我都不懂。……還有？」

犄角處也有一陣低語。萊伯地耶夫的外甥在低聲講着什麼。

「喂，再就沒有什麼說的了，」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說下去。「我不過想說從那個論點人可以容易地跳到強權的公理上去，那便是說到個人的腕力和私人的反覆上去，這是歷史上常有的事實。普魯東說到過強權的公理。在美洲戰爭中，許多最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宣告保護着殖民者，據說黑人是黑人，比白人低下，所以強權的公理是在白人方面的。……」

「唉？」

「那末你不否認強權是公理了？」

「還有？」

「我必須說你是明於論理法的。我只要說由強權的公理到老虎和鱈魚的公理，甚至到伊尼洛夫和高斯基的公理，這個距離並不長。」

「我不知道。還有？」

伊波里幾乎聽不見葉夫金尼，蒲洛克夫葉夫娜說的什麼話，便



問「唉？」和「還有？」多半是由於他論辯所造成的習慣，很少由於注意和好奇。

「沒有了……完了。」

「雖然，我却不憤你，」伊波里突然而且十分意外地結論道，並且，幾乎不曉得他在做什麼，他伸出手去，甚至微笑着。

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最初頗驚訝，但是他却帶着一種最嚴重的神氣，彷彿接受寬恕一樣地，觸到那隻伸給他的手。

「我必要，」他用同樣含糊的恭敬語調說，「表示我的謝意，因為你對於我的話是那樣注意地聽，原故是，由於我種種的觀察，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們若不是馬上聽到硬對頭加以斥責或更壞的待遇，是從來不能讓任何人有主見的。」

「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葉伴琴將軍說道，背起手來，面色憤亂地退回廊階去，他立在那裏煩憤地打着呵欠。

「唉，够了，朋友，」科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突地向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道：「我對你這一套真是厭了。」

「晚了！」伊波里突地立起來，心神不定而且幾乎是驚訝的，窘促地四下看着。「我留下了你；我要告訴你一切事情……我想大家最末一次……這是胡想……」

顯然他是為那瘋疾與驚悸所魅醒。他要突然由幾分鐘的一陣昏憒中清醒過來；他會完全意識地憶想和談說，主要的也許是他會在那病中，床上，無眠的孤獨的灰灰長日中所想出來記得說的不連貫的句子。

「好，再見吧。」他突然而且猝然道。「你以為我容易和你告別嗎？哈哈！」他對於他自己這笨拙的發問憤然笑了，並且彷彿是

對於不能接着說下去而暴怒起來，他高聲而煩憤地說道：「大人，我請你賞光參加我的葬禮，若是你覺得我還够得上，還有……你們諸位，小姐太太和先生們，隨着將軍同去吧！」

他又笑了，却是一種瘋人的笑。科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驚訝地向他走來並且抓住他的臂膀。他凝神看着她保持着同樣的笑容，這笑容彷彿要稍停而且凝結在他的面上。

「你知道我到這裏來是看樹嗎？這裏一些樹——他指着公園裏樹說！『這不可笑吧，是嗎？其中沒有什麼可笑吧？』他嚴重地向科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問道。突然他又陷入深黑；過了一忽兒，他又抬起頭來，開始探詢似地在客人中看來看去。他在尋找那依然近地站在他右旁的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但是他已忘記在什麼地方，便四下去找了。「啊，原來你沒走啊！」他到底找着了。你方才在笑我要向窗外講話十五分鐘的事情……但是你知道我不够十八歲嗎？我久久臥在枕頭上，從窗子向外看，想到許多……關於每個人……那……死人是沒有歲數的，你知道。上星期我在夜裏醒來時這樣想的。你知道你所更怕的事情嗎？雖然你看不起我們，你却怕我們的真誠比什麼都厲害！我也想到這裏，臥在我的枕頭上，那天夜裏……你以為我想要笑你嗎，科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不，我不笑你，我祇要讚美你。科亞告訴我公爺說你是一個孩子……好得很……是呵，那有什麼呢？……我還要說點兒別的……」他用手遮了臉沉默一下。「呵是了，你方才說，再見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來；這裏一些人，永遠不會有這麼多了，永遠不會呵！樹也是一樣……將來除了那一帶紅磚牆沒有別的，麥耶爾的情……對着我的窗子……哦，把這對他們講……對德

對德

們講：這裏有一個美人……你死了，你知道。你以死人自薦；告訴他們，死人什麼都可以說，馬利亞·阿利克息夫娜公主（註）……不會挑眼的。哈哈！你們不要笑吧？……他不相信地看着大家。『要曉得我臥在枕上的時候，許多理想都到腦子裏來了。……要曉得我，我相信自然界是很冷酷的。……你方才說我是一個無神派，但是你知道這自然界：你們為什麼又笑了？你們真是殘酷得可怕！』他突然夾着悲傷的憤怒說，看着大家，『我並沒有害了科亞，』他結束說，語調完全變了，熱誠而且信服，彷彿又想起什麼事情。

『沒有人，這裏沒有人笑你；不要自尋煩惱吧，』蕭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悲苦地說。『明天另換一個醫生；那一個治錯了。坐下去，你簡直都站不住了！你糊塗了。……啊，我們現在怎樣處置他呢？』她焦急地問道，扶他坐在一隻扶手椅子裏。

一顆淚珠在她的頰上閃光。伊波里停住了，幾乎驚疑起來。他舉起手來，輕輕伸出去，觸着那顆淚珠。他孩子也似地笑了笑。

『我……你，』他歡喜地說道，『你不知道我怎樣……他永远是熱心地對我講到你，就是他，』他指了指科亞。『我喜歡他的熱心。我從來沒有害過他！他是我拋在人間的惟一的朋友。……我倒願意拋下每一個朋友，每一個……我却沒有呵。……我想盡量去做，我有權利，……呵，從前我多末需要呵！現在我却無所求。我不打算求什麼，我已自許無所求了；讓他們離開我去尋求真理吧！是的，自然略是冷酷的。為什麼，』他又發了火，『她為什麼創造了最好的生物後來却只看着他們笑？他叫孤獨的人承認地上是完美……這也是她做的，把他交給衆人，他判定要他會談話，爲了這流（註）：即英文中 Mrs Grundy 喻作嚴酷批評之人。

了許多血，假若馬上流了血，人就得到在裏邊。……啊，我要死了倒是一件好事呵！我也許要一樣撒上一點謊，自然界便要把我騙進去。……我沒有坑害過誰。……我要爲萬人的快樂而生存，發現而且宣告真理。……我看到窗外麥耶爾的墳上，夢想着只要講上十五分鐘的話便可勸服一切人，一切人，我平生初次遇見了……你，雖然我沒有別的人，看看有所得嗎？沒有！所得的只是你輕視我！所以我是個愚人，所以我是無用的，所以現在我該着去了！我沒有能留下任何紀念！沒有一聲，沒有一跡，沒有一行；我沒有傳出一件真理！……不要笑這愚人吧！忘却吧！完全忘却。請忘却吧；不要太殘酷！要知道假若這肺癆沒有發作，我也要自殺的。』

他彷彿還有許多話要說却没有說出；他仰在椅子裏，用手遮上臉，像孩子般地哭起來。

『唉，現在我們怎樣處置他呀！』蕭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喊道。她奔向他，抱住他的頭，緊緊擁在懷裏。他抽顫地嗚咽起來。

『喂，喂！喂來，不要哭。來，够了。你是好孩子。上帝要饒恕你，因爲你的無知！來，够了；勇敢些。你還要覺得害羞的。』

『在那裏！』伊波里說，勉強抬起他的頭來，『我有弟弟和妹妹，三個孩子，窮困，沒有罪過。……』她『要坑害了他們！你是一位聖者，你……自己就是一個孩子！——救救他們吧！把他們從那女人手裏救出來……她……一個不體面的人！呵，救救他們，救救他們！上帝要還你一百倍的。看上帝的面，看基督的面！』

『說吧，伊凡·菲道洛維赤，現在怎麼辦，』蕭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着惱地喊道。『還是打破你那『貴沉默』好吧。若是你沒有辦法，你也可以知道我今晚就正在這裏了；你用你那專制的手

段虐待得我發受了！」

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激怒地說，等着立刻的回答。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當場的人若是很多，他們常是沉默而且帶着被動的興趣，自己不願負什麼責任，祇在多日以後才發表他們的意見的。這次在當場的人中有幾個竟能一言不發坐到天明的。譬如，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遠遠地整坐了半夜，帶着特別的興味默然顧着，這也許是有特別原因的。

「親愛的，」將軍終於開了口，「依我看，一個看護是比我們的氣惱更為需要些，也許是一個可靠而且清醒的人在這裏過夜更好些。無論如何公爺這裏是必須請託的，還有……病人馬上必須休息。明天我們可以再來看顧他。」

「十二點了。我們要走了，他和我們走呢，可是留在你這裏呢？」多克托林科憤憤地問麥什金。

「你若肯，和他住在這裏也好，」麥什金道，「有屋子住的。」  
「大人！」開勒爾先生突然熱心地奔向葉伴琴將軍。「如果夜間要一個適當的人，我願意為朋友犧牲自己的……他是這樣一個人呵！我早就以為他是一個大人，大人！我的教育自然是有缺陷的，但是他的批評——是珍珠，珍珠，大人呵！」

將軍失望地轉身去。

「若是他願意留住；我自然是很高興的，挪動他是不易的，」麥什金回答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的憤憤的問。

「你睡了吧？若是不願留他，我的朋友，我要把他帶到家裏去。我的天哪，他簡直站不起來了！怎麼，你病了吧？」

在入夜的時候，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娜看見了麥什金並非

命在垂危，她便因為他的外貌而誤解了他的精力很足，但是他近來的疾病，隨着病而生的痛苦的回憶，這掙扎之夜的疲憊，「拍夫里什契夫的兒子」的事件，以及現在伊波里的紛擾。全都在麥什金的病態神經過敏上起了作用，並且幾乎惹出他一場熱病來。還有一種焦急，幾乎是一種恐懼，更能在他的眼裏流露出來，他戰戰兢兢地看着伊波里，彷彿在他身上期待着別的事情。

伊波里突然立起來，面色蒼白，而且在他那苦臉上帶着一種恐怖的幾乎是失望的羞恥的表情。特別是表現在眼睛裏，恐懼而恨惡地看着客人之羣。也在他那顫抖唇際的木然牽強而且卑鄙的冷笑裏。他立刻垂下目光，依然微笑着，蹣跚走向勃多夫斯基和多克托林科，他們站在階階處，他要和他們一同走。

「啊，我怕的就是這個！」麥什金喊道。「非要這樣不可！」伊波里狂怒地急忙轉向他，五官都似乎在抖動在談話。

「啊，你怕這個，是吧！非要這樣不可，你說？那末我對你說吧，如果我在這裏有所恨的，」口裏澀着沫，他粗聲喊道，「我恨你們大家，每一個人！——就是你，耶穌派，蜜口的人，白癡，慈善的富翁，我在世界萬人萬物中最恨的就是你了！當我從前聽到你這人的時候，我就明白而且憎恨你了，我用憎恨的全心來憎恨你……這全是你的手段。你引我走入哀慟！你驅逐一個要死的人去蒙羞！你，你，你不該使我卑怯！若是我還有命在。我要殺你的！我不要你的恩惠，我不要任何人的任何東西！——任何東西，你們聽見吧？我發了昏，看你們誰敢揚揚得意！我一下咒罵了你們大家！」

他完全噤住了。

「他都沒臉來流淚了，」萊伯地耶夫低聲對莉沙蘇坦·蒲洛克

夫葉夫娜道：「非關到這樣不可。妙呵。公爺！他看透他的心了。」

但是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並不打算看他一眼。她驕傲地直立着，揚着頭，以輕蔑的好奇心審視「這些悲慘的人們。」伊波里說完了，葉夫琴將軍聳了聳肩，他的妻憤然地在打量他，彷彿在問他那動作的意義，然後馬上轉向麥什金。

「公爺，我們的偏拗朋友，我們一定要謝謝你給我們這樣滿意的社會。我想你的心現在是歡喜的，因為把我們拉入了騙局。……够了，親愛的朋友。無論如何，謝謝你到這讓我們看清楚你是怎樣一個人。」

她開始憤怒地披好了斗篷，等着「那些人」出去。這時有一輛車子來接他們。原來十五分鐘以前多克托林科打發萊伯地耶夫的兒子——那小學生——去叫的。將軍馬上隨着他的妻加了幾句話。

「不錯，實在，公爺，我從沒想到有這事……何況一切，我們一切的友情……那，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

「你怎能！你怎能！」阿得萊妲娜道。她趕快走向麥什金把手伸給他。

麥什金面色狼狽地向她微笑。突然一陣急驟而激昂的低語彷彿是燒着他的耳朵。

「你若不馬上拋棄這些討厭的人，我要恨你一輩子，一輩子！」阿格拉亞向他低語道。

她似乎有點兒發狂，但是還沒等他看她的時候，她便轉過去了。然而，這時他是無所有，也沒有拋棄誰：這時他們彷彿已把病人弄到車裏去，車子也走了。

「唉，這件事還要弄得多久，伊凡·菲道洛維赤？你覺得怎樣？我還要讓這些惡毒的孩子折磨多久呵？」

「唉，親愛的，……我打算，自然，……公爺……」

然而：伊凡·菲道洛維赤把手伸給麥什金，却沒有等到握手便追向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走了，她正在憤然沙沙地走上台階。

阿利娜妲，阿得萊妲和她未婚夫和麥什金殷殷告別。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也一樣，並且只有他的精神好。

「事情的發生正和我想見的一樣，不過我替你難過——可憐的人——遇這樣倒臺的日子！」他低聲說，代着一種最迷人的微笑。

阿格拉亞沒有告別便走了。

但是當晚的涉險還沒有算完。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仍然碰到了一場意外的會見。

在她走下廊階到那公園旁邊的大路上之前，一輛雙馬的華麗的馬車馳過麥什金的山莊。裏面坐着兩個衣服華麗的閨秀。但是車子離着房子沒有十步遠便停住了。其中一個閨秀急急轉過臉來，彷彿她突然看見一個朋友必須要講話一樣。

「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是你麼？愛的？」一個而美麗且玲瓏的聲音喊，使得麥什金，別人也許一樣。吃了一驚。「呵，我終於找到你了有多末快活呀！我打發一個人到城裏找你，兩個人：他們整整找了你一天！」

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站在廊階上彷彿嚇破了胆。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也靜立在那裏。沒像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那麼恐慌和發慌；她用那和五分鐘前看「這些悲慘的人的」一樣的驕傲和冷

葛看着這大膽的人，突地把那牢固的眼光轉向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

「我得到消息了！」玲瓏的聲音繼續道。「不要爲古佛的借據煩惱吧。羅格辛用三千買去了；我勸他的。你又可以鬆寬三個月了，我們還要想法和畢斯卡普連那些惡人們套交情的。明白麼？一切都不錯。保持你的元氣吧，愛的。等明天。」

車子走動，不久便不見了。

「這是一個瘋女人，」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終於喊道，氣得漲紅了臉，狼狽的左右看着。「我不知道她說些什麼東西。什麼借據？她是誰呀？」

莉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哪夕繼續看了他兩秒鐘。終於她急急走向她的莊子去，餘人跟着她。一分鐘以後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回到麥什金的廊子上，氣憤萬狀。

「公爺，說真的。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麼？」

「我不知道，」麥什金答道，他自己陷入一種極端而且痛苦的緊張情緒中。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突然笑了。「我敢起誓是與任何借據無干的：你可以相信我這真話的！又有什麼關係！你畫了麼？」

「呵沒有，沒有，我敢保，沒有……」

## 第十一章

沒過三天葉伴琴一家人又是春風滿面了。雖然麥什金照舊是大的自己認過並且等着挨討，可是他起初心裏就十分相信。沙蘇坦·蒲洛克夫葉夫哪夕不能耐重地惱着他，並且對她自己到要更加氣惱。於是這樣漫長的怨恨在第三天上便使他陷於極度的鬱鬱迷惘中了。別的事情對此也有促成之力，有一件算是最特別。在那三天中，在麥什金發神經的時候，它佔了重要的地位（近來他曾以兩種極端不同事情而自責，一種是他那易於輕信的極端的無知和莽撞，同時另一方則是他那抑鬱的懷疑）。簡直地說，在這三天之末，那個怪女人和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打招呼的事情使他的想像中充滿驚異和詭秘。其他暫且不管，這個謎的本質給與麥什金煩悶的問題，他的過錯是由於這新的「妖怪」，可是……他却没有說出別人來。至於那「z, n, w」字母，他認爲沒有別的，不過是一件天真的惡作劇而已——實在是最爲兒戲的惡事，所以對這事多費心機，將是一種羞恥。甚至在一方面說幾乎是不體面的。

然而，以麥什金爲主因而釀成的可恥事件發生的羞人之夜的第二天，他幸會的接待S公爺和阿得萊姐的清早過訪。「他們主要是來問病的；」他們是一起出來散步的。阿得萊姐方才注意到了公園裏的一顆樹，一顆虬勁得驚人的老樹，上面有長而扭曲的枝子，中有大裂洞，嫩綠葉子覆着。她要，她一定要毀它的！所以這半點鐘的會談中幾乎就難得說些別的。S公爺還是那樣熱誠而且溫和；他詢問麥什金過去的事情，並且談起他們初次會面的情形，所以很不容易談到昨夜的事。

終於阿得萊姐關不住了，便笑着說他們是偷着來的。但是她的話到此就打住了，雖然從那「偷着來」的話裏足見她特別不贊成她

的父母，特別是她的母親。但是在會談中，阿得萊妲和S公爺誰也沒說一句關於她或者阿格拉亞甚至葉伴琴的話。當他們繼續去作畫的時候，也沒請麥什金陪着他們，也沒有請他到家裏去的暗示。阿得萊妲無心說出一句別有所謂的話來。正對他講說她在畫着水彩畫，她突然表示極願意送給他來看。「怎能就畫完了呢？等着吧！也許明天科亞來了我便着他替你送來，否則明天早晨我和公爺散步的時候順便帶來給你，」她終於結尾說，幸喜伶俐而且安適地替大家解決了困難。

終於，臨走的時候，S公爺彷彿突然有所回憶。「呵，是了，」他問道：「親愛的李奧夫，尼古萊維赤，你也許認識昨天在車裏喊叫的那人是誰？」

「那是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麥什金道。「你還沒有看出來那是她麼？我却不曉得是誰和她同坐。」

「我知道：我聽說了！」S公爺插嘴道。「但是那喊聲是什麼意思呢？我要承認，這對於我是不可測的……對於我，對於別人。」

S公爺極端而且顯然迷惘地說。

「她說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幾張欠據，」麥什金很坦率地說，「由於她的請求，這欠據從放錢的手裏賣給羅格辛了，羅格辛可以容他時候。」

「我聽說了，我聽說了，我的公爺；但是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那幾張有錢是不能向人立這樣借據的。當真他過去是馬虎的；我也當真幫過他的忙。……但是以他的財產去備放錢的人用借據而且還發着愁，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也不能和娜斯妲

西亞·菲莉波夫娜那樣熟，那樣有交情；最神秘的地方就在這裏。他立誓說他完全不知道這回事，我也完全相信的。但是事實是，親愛的公爺，我要問你是不是知道的。我的意思是，你沒聽見有人對你講什麼謊言麼？」

「沒有，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敢保我與這事無關的。」

「啊！你有多末怪，公爺！今天我真不知道你是怎回事。彷彿我懷疑你和這件事有關係了！你今天却是不舒服了。」

他擁抱他，吻他。

「和哪種事情有關係呀？我不明白怎叫做，那種事情。」

「自然是有人打算毀壞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當着那些貴人的面前捏造黑白出他的醜了。」S公爺的回答頗為冷淡。

麥什金神思迷亂，他却還穩定而且詢問地看着S公爺；後者却不開口。

「她昨天說的話是正確的麼？」麥什金終於帶着一種不耐煩的神氣低聲說。

「我却要對你說——你自己想一想——在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和……她，此外再加上羅格辛，能有什麼類似呢？我再說他有一筆大財產，我知道千萬萬確，他還等着叔叔的另一筆財產。簡直是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

S公爺突地又停住了，顯然是因為他不願對麥什金再談論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的。

「那，無論怎樣，他是認識她的吧？」麥什金沉默了一下突然問道。

「那倒是的，我相信；他是一個輕佻的人！但是假若是真的，

那一定是好久的事了！便是，兩三年前。你知道，他和托茨基是相識的。現在，是不會有這種事的；他們不會發生密切關係的！你也知道她也沒到這裏來過；她那裏也沒到過。她又出現了，許多人還不知道。最近三天我才看見那輛車子，早時沒有過。」

「好漂亮的車子！」阿得萊迫道。

「不錯，車子是漂亮的。」

然而，他們和李奧夫尼古索維赤公爺最友愛地，人可以說是兄弟一樣地，告別了。

這次拜訪對於我們的主人，却是至關重要。他自己實在是曾有許多懷疑，自從昨夜（也許還早些），但是直到他們來訪他還未能完全理解出來。現在却清楚了。S公爺對於那件事自然是採取誤解態度，但是却還切近真實；無論怎樣他承認其中是有陰謀的。（「也許雖然他完全清楚，」麥什金這樣想，「却不願說出來，所以故意加以誤解的。」）比什麼都清楚的是他們方才看他（S公爺的確這樣）是希望得到一種解釋。假若是這樣的，他們簡直是把他看做和這陰謀有關了。此外，假若是這樣的而且當真要緊，她一定要有特別目的的。什麼目的，可怕！人怎樣攔阻她呢？當她決定她的目的時，攔阻她是辦不到的。這是麥什金的經驗得來的。「她瘋了！她瘋了！」

但是那天早晨頭裏塞滿了許許多多不能解釋的事情，全都馬上來到，全都馬上需要決定的；所以麥什金很憂愁。他的注意力稍微被維拉索伯地耶夫給攪了一下，她抱着露保其卡來看他，笑着，給他講了一個長故事。她後面跟着她那個張口的妹妹。他們後面還有那個小學生——索伯地耶夫的兒子；他向他報告說，他父親講啓示錄

裏落在噴水泉上叫做吉艾的那顆星便是化爲歐洲鐵路網的。麥什金不相信索伯地耶夫竟能這樣講，便決定一遇見機會就要問問他的。

麥什金從維拉索伯地耶夫的口裏聽得開初爾前一天就住在他們這裏，並且多方表示還要和他們久住，因為他和他們一家相處甚得並且和伊涅金將軍做了朋友。然而，他聲明說他要住在他們這裏只是爲了完成他的教養。總之麥什金對於索伯地耶夫的孩子們是一日地喜歡起來。科亞整天不在這裏——他清早便到彼得堡去了。索伯地耶夫天一破曉便走去料理自己的一點小事。麥什金却不耐煩地期待着加伏里兒阿達爾昂諾維赤來訪，這天他是不會不來看他的。

晚飯將過，約有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他來了。一眼看見他，麥什金馬上想到這位先生至少要洞悉一切的。當真他怎會不能，有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那樣人，還有她的丈夫幫着他？但是麥什金和干亞的關係却有點兒特別。例如，麥什金會把勃多夫斯基的事情託給他辦，並且特別請他去調查的。但是，雖然在這上對他相信，雖然有從前有過事情，他們彼此彷彿常常是意會着留下他幾點不說的。麥什金有時想，干亞那方面也許喜歡充分而且極友誼的坦白。例如現在干亞一進來，麥什金就馬上覺得他完全相信他們中間各方面的障礙都到了應該打破的時候了。然而，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却很忙。他的妹妹在索伯地耶夫家裏等着他，並且他們都在忙着有事做。

但是假若干亞當真期待着一套不耐煩的問題，動情的密談，友誼的傾吐，他確是大大的錯誤了。在這廿分鐘的會談中，麥什金簡直是恍惚的，幾乎是心不在焉。期待着問題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干亞所期待的主要問題也一樣。於是干亞也決定發言隱瞞了。他二

直談了廿分鐘沒有停歇，笑，促成一場很輕妙迷人，和急劇的閉幕，却沒有道着那主要點。

干亞在談話中講說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來到派夫洛斯克剛剛四天，並且已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了。她住在達兒亞阿和克息夫娜的家裏，是麥托斯基街上的一所粗陋的小屋！她的馬車却幾乎是派夫洛斯克地方最好的了。一群追逐的人，老的少的，已經集合在她的身邊。她的馬車有時為騎馬的紳士護送。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和往日一樣，對於朋友的選擇依舊是朝三暮四，喜歡誰就招待誰。可是有一隊人圍上了她；她若喜歡要，便有許多的戰士。一個住在消夏山莊的紳士已經爲了她的原故和他正式的未婚妻吵了架；還有一位老將軍却因爲她罵了他的兒子。她時常領着一個迷人的小姑娘同車出遊，她是達兒亞阿和克息夫娜的遠親，將將十六歲。這姑娘唱得很好，所以每晚間他們那所小屋便奔動了一般人的注意。然而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的行動極其守禮，穿得靜肅却有非常高興的趣味，並且所有的閑秀們却嫉妒她的趣味。她的美和她的馬車。

「昨天的怪事，」干亞試着說下去，「自然是有預謀的，並且自然是不算數的。人若和她找驚擾，必得要故意去找，或是去捏造；然而，他們却不要緩着去做，」干亞說完，期待着麥什金一定要問他這一點：爲什麼他說昨天的事情是「預謀的」，爲什麼不要從後。

麥什金却没有問。  
干亞沒等問便隨便談起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來，這是很奇怪的，因爲他沒有任何藉口便憑空談起來。依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

赤的意見，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從前並不認識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就是現在他可難得說是認識她，因爲四天以前散步的時候才有人給他們介紹了，也許還沒到她家裏去過一次。至於借據呢，也許有的；干亞有事實爲証。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財產自然是不少，但是和他的田產有關的某一事業當真是在混亂中的。說到這有味的一點干亞突然住了口。關於昨夜裏娜斯妲西亞·菲莉波夫娜的惡作劇，除去上述之外，他一句也沒多說。

到底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進來尋找干亞。他坐了坐，說（也沒用問）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今天在彼得堡，明天也許還在那裏！她的丈夫伊凡，彼多維赤波諾茲因也在彼得堡並且也許是替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辦事；那裏當真是有事的。當她要去的時候，她又說對沙威坦，蒲洛克夫葉夫娜今天正在大發雷霆！但是，最奇怪的是：阿格拉亞和她的全家吵了嘴，不光是她的父親和母親，甚至她的兩個姊妹，並且「那正是一種好証據。」和他講了上述最後的消息（這於麥什金是重要的），兄妹便告辭了。也許爲了假客氣，也許不願使公爺難過，干亞關於「柏夫里什契夫的兒子」的事情是一字未提。然而，麥什金却一再謝他的仔細替他辦事。

麥什金終於很喜歡獨處了，他走出廊廡，穿過大路那個園裏去。他想着要畫一下並且決定一個步驟。可是這步驟却不是那種能夠籌畫的，却是那不用猜疑即刻決定的一種。那種可怕的懷想來到心頭，要拋棄這裏的一切，回到他們從來的地方，遠遠地走到遠遠的所在，甚至對誰也不用告辭馬上便走去。他有一件煩心事：若是在這裏再多留下幾天，他便難免被拉進這個世界裏去，他的生活也便永遠受它的牽制了。但是他沒想到十分鐘；他便馬上決定逃亡



是不可能的。那幾乎是懦怯，他遇見這些困難，現在解決是自己的責任，至少也要盡力去解決的。一心想着這個，他走出不到一刻鐘的工夫便又回來了。當時他顯然是不痛快的。

萊伯地耶夫還是沒有回來，所以傍晚的時候開勒爾得以忽然來到麥什金的面前，充滿了自信和自憐，雖然他却没有吃醉。他公然宣告說他到這裏來為的是要對麥什金講述他個人的整個生活史，專為這件事他才滯留在派夫洛夫斯克。想要擺脫他，絲毫都辦不到；沒有什麼可以引他出去。開勒爾來此預備要盡量講得長講得亂的。但是突然，幾乎是劈頭一句話，他便跳到結論上並且說他已十二分地失掉「絲毫的道德」了（祇是由於缺乏對於全能上帝的信心）以至他簡直成了一個竊賊。

「你想得到麼！」

「聽呵，開勒爾。假若我是你，沒有必要我是不肯自己供認的，」麥什金說。「也許你是故意和自己過不去吧？」

「對你講呵，對你一個人，不過是為我自己好。不對別人講。我死了也要把我的秘密帶進棺材裏去！但是，公爺，你若知道，只要你知道這年頭弄錢有多末不易呀！人怎樣能弄到錢，讓我問問你？回答永遠是一樣的：「拿金子、鑽石來我們要給錢的。」我個人就得不到。你能想得到？等等也不得，我終於動了氣。「有綠寶石你們也給錢麼？」我說。「是，綠寶石也可以。」他說。「好，就這樣吧。」我說，於是我戴上帽子走出來。「你們是一群無賴呵，媽的！不錯，神曉得！」

「那，你有綠寶石麼？」

「哪有這樣事！呵，公爺，你的生活理想是何等可愛，純潔，

又可以說是田園式的呀！」

麥什金終於覺得不大確實替他着惱，却彷彿是為他而感到漠然的不安。當時實在使他莫明其妙：這樣人是否還可用善力感化過來。他從各方面考慮，他自己的力量是十分不相宜的；這並非歸於自卑，却是歸於一種見解的特別。他漸漸談得入巷，談得不願分手。開勒爾以非常的從容供認那彷彿任何人都不能講說的往事。每講一個新故事，他却直然說他懺悔而且「充滿眼淚」了；可是他講起來又似乎自驕他的行為，並且有時是這樣荒謬，終於不由他和麥什金笑得像瘋人一樣。

「最重要事情的是你有一種孩子也似的輕信而且是異常的輕信，」麥什金終於說了。「你曉得仗着這個你的所得就不少了麼？」

「大量呵，豪俠地大量呵！」開勒爾首肯了，非常感動。「但你是曉得，公爺，那全是夢，也可說是吹牛；在實行中後來是看不見呵！這是什麼原故呢？我不明白。」

「不要失望，現在，人一定可以說我已對我講得山窮水盡了。」

無論如何我想再加別的話是不可能的了，不是麼？」

「不可能？」開勒爾喊道，幾乎是同情地。「呵，公爺，多末完全，若是容我說，你仍是講的人性呵！」

「你當真還能加上什麼？」麥什金微驚道。「那末請對我說吧，你要我怎樣，開勒爾你為什麼到我這裏來懺悔呢？」

「從你身上麼？我要什麼？第一，歡喜看着你的率真；坐下，和你談話很有趣。無論如何，我知道在我的面前有一位真正有德的人；第二：第二：」他狼狽了。

「也許你要借錢吧？」麥什金提醒說，語調是莊重而且坦白，

甚至頗為羞赧。

開勒爾簡直是嚇了一跳。他以同樣的驚疑和麥什金對視，他的拳頭猛然擊在棹子上。

「喂，這就是你令人可驚的地方！聽我說，公爺，這樣的率真，這樣的清白。黃金時代也沒有過！你却突然用這樣心理學的深刻觀察像箭一樣地洞穿人心了。但是答應我，公爺。這需要解釋的，因為我……簡直是糟了！自然結果我的目的是借錢；但是你問起我來彷彿你以這事情是並非不可想的，彷彿就是理當如此的。」

「不錯……以你而論正是理當如此的。」

「你不惱麼？」

「不……爲什麼？」

「聽呵，公爺。昨夜我便住在這裏：第一，由於對於法國大主教鮑得羅衣的一種特別尊敬（昨天我們在萊伯地耶夫的屋子裏拔歌木塞直拔到半夜三點，）第二，主要的是（我要發誓說是句句實話！我留在這裏，藉着傾心向你懺悔，我要自己求進益。想着這將到四點鐘時我睡着了，眼淚洗着面。你相信一個誠實人的話麼。夢裏每一分鐘我都充滿了內心和外面的眼淚（因為我還記得真個嗚咽着，）心頭起了一種思念頭：一切都說完了做完了的時候，爲什麼不在懺悔之後向他借錢呢？於是我準備我的懺悔詞，說起來，彷彿那是一種，「肉要用眼淚作醬油似的，」用眼淚瀉平道路，你便可以被軟化，借給我一百五十盧布。你不以爲這是卑鄙麼？」

「但是這多半彷彿是不對的；那不過是兩件事情一齊來；這兩種思想一齊來；這是常有的事。我也常是這樣，雖然，我以爲這不是好事情；開勒爾，你知道我爲這事自己責備得最厲害。方才你也

許對我講過我自己了。我有時甚至想，」麥什金誠懇地接下去，真正而且深深地發生興趣了，「大家都一樣；所以我甚至開始寬恕我自己，因爲抵抗這雙重思想是非常困難的；我試驗過。天知道它們是怎樣來到人的心裏。你却把它叫做卑鄙呀！無論如何，我不是你的法官。可是依我想人不可以就把那叫做卑鄙。你的意見怎樣？你要用眼淚騙取我的錢；但是你立誓說另外還有一種懺悔的動機——體面的動機和卑鄙的是一樣。至於錢，你要去談那荒淫的生活吧，不麼？經過這場懺悔，自然那便無力了。但是你怎樣立刻放棄荒淫的生活呢？那是辦不到的，我曉得。怎末辦呢？還是憑你自己的良心好吧，你想怎樣呢？」

麥什金極高興地看看開勒爾，兩種思想的鬥爭顯然是多久就在他的心裏了。

「唉，我不明白爲什麼這樣人家就叫做白癡！」開勒爾喊道

麥什金有點兒臉紅了。

「就是那傳教士，鮑得羅衣，也不肯饒恕一個人；你却饒恕了我，並且加以仁慈的裁判；爲了懲罰我自己和表示了感動，我不願拿一百五十盧布；給我二十五盧布，那就够了！無論如何，這兩個星期只要這些就够了。兩星期之內我不再來借錢了。我想請請阿嗎什卡：她却不配。呵，上帝保佑你，親愛的公爺！」

從城內回來的萊伯地耶夫終於突然走進來。看見開勒爾手裏拿着二十五盧布，他皺了眉。但是開勒爾接過錢去趕快溜開馬上走了萊伯地耶夫立刻講他的壞話。

「你不知道，他當真是悔罪了，」麥什金後來說。

「他那悔罪還算數麼？那正如同我昨天『我下流，我下流』的說是一樣的，你知道那不過是口頭說說而已。」

「那原來是口頭說說？我想你……」

「喂，對你，祇是對你，我要說實話，因為你看人看得透。言辭和事實和謊言和實話一齊混在我的心裏，並且是完全真誠的。事實和實話是出於我的懺悔，我敢立誓，信不信由你：窟裏的言語和謊言（永是出現的）滿望着勝過一個人，甚至從懺悔的眼淚裏求點兒什麼。就是如此，天知道！我不對別人講——他要訕笑或呪罵的。但是你卻判斷得很仁慈，公爺。」

「怎麼，這正和他方才講的一樣呵，」麥什金喊道。「並且你倆全似乎是引為驕傲的呵！你真嚇着了我，他不過是比你誠實些，你却把來變做一種照常的生意了。好，壞了。不要綁起繃眼來，不要把手們着你的心。你沒有說過麼？你是無事不來的。……」

萊伯地耶夫作着苦臉而且扭捏了。

「我整天等着問你一句話。這輩子你就說句真話吧。你和昨天停在這裏的那輛車子有關係沒有？」

萊伯地耶夫又作苦臉了，吃吃地笑，搓着手，甚至最後打起噴嚏來，却仍是說不出話來。

「我瞧你是有的。」

「不過是間接，祇是間接的！我說的是地道真話！和我有關係的祇是讓某貴人及時曉得我家裏有這樣一群客人，某某人也在場的。」

「我知道也打發兒子到『那裏』去過，他方才自己對我講的；但是這陰謀是什麼呢？」麥什金不耐煩地喊道。

「那不是我的陰謀，不是我的，」萊伯地耶夫抗言道，打着手式。「有別人，其中有別人，說起來，若說是陰謀不如說是奇巧的把戲。」

「但是那有什麼意思呢！看天的面上，說說吧！你能不明白那和我有直接關係麼；你知道，那是污辱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品格呀。」

「公爺：最富貴的公爺！」萊伯地耶夫又扭捏起來了。「你知道，你不願我講說全盤事實呵。我想要說出來不止一次了。你不讓我說下去……」

麥什金停一停，想一想。

「好吧，說真話，」他沮喪地說，顯然是心裏經過嚴重掙扎的。「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萊伯地耶夫立刻開口了。

「不要說，不要說，」麥什金暴怒地喊，臉漲得通紅，其中有怒也有羞。「那是不可能的，那是胡說！全是你自己也許是像你一樣的瘋子編造的。不要再對我講這個了！」

直到夜裏十點鐘以後科亞帶來了一整批消息。他的消息有兩種有關於彼得堡的和派夫洛夫斯克的。他急急把彼得堡的消息講個大概（主要是關於伊波里以及日裏的事情），趕緊轉入派夫洛夫斯克的消息，前一種打算後來再講，他三個鐘頭以前從彼得堡回來，他在到這裏來之前先到了葉伴琴家。「那裏亂得不得了！」自然那車的事情便是前景，但是無疑地還有別的事情發生了——是他和麥什金都不知道的事情。「我自然沒有偵查，並且不願去向誰打聽。然而他們待承我好，實在是比我意料的還好；却没有提起你來公爺。」

最重要而且最有趣味的乃是阿格拉亞因爲干亞的事和她的家人吵了嘴。他不知道其中的詳細却祇知道是爲干亞（想想吧！）而且吵得很兇，所以那必是有點兒要緊。將軍回來得晚，皺着眉；一同進來的是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他得到極好的接待，而且他表現着可驚的快樂和風趣。最驚人的消息是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不動聲色地請來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她就坐在小姐們中間，然後一下又把她請了出去，然而態度是很禮貌的。「這是瓦爾亞親自對我講的。」但是當瓦爾亞走出葉伴琴夫人的屋子和小姐們辭別的時候，他們却不曉得永遠不許她來了，並且她這是最後和他們辭行。

「瓦爾瓦拉·阿達里昂諾夫娜七點鐘的時候還在這裏呵。」麥什金道，他驚駭了。

「她是八點鐘或者將在八點以前被趕出來的。我很替瓦爾亞擔憂。我也替干亞擔憂。……他們心裏當然是有些陰謀的；他們若沒有簡直活不得。我從來測不透他們懷着什麼心事，並且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敢保，愛的，仁愛的公爺，干亞是個有心人。他當然是個離過多少釘子的人，但是他別的幾方面是值得追求的，並且我從前沒有了解他這是我自己不會想過的事情。……經過瓦爾亞這一場亂，我不知怎樣好。當真我最初自薦的時候也是單純而且各別的；可是這我也得想想。」

「不要替你哥哥擔憂吧，」麥什金道。「若是到了這一步，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在葉伴琴夫人眼裏一定是危險人物了，就是說他的某種希望已經加勁了。」

「怎麼，什麼希望？」科亞驚訝地問。「你切不要想到阿格拉

亞：那是不可能的呵！」

麥什金不語。

「你這人太好懷疑了，公爺，」兩分鐘以後科亞又說。「從前我就見過你成了一個善疑的人；你開始什麼都不相信，常是想壞事情。……在這件事裏我這懷疑字眼用得不錯吧？」

「我相信你用得不錯，雖然我自己實在也是說不定。」

「但是我自己收回這懷疑字眼，我已得到另一種解釋，」科亞突然喊道。「你不是一個善疑的人，你却是嫉妬呵，你爲了某一個青年小姐狠毒地嫉妬着干亞呵？」

說着這，科亞跳起來開始發笑，彷彿從前他沒有笑過，麥什金一見臉全紅了，科亞笑得異常厲害。他想到麥什金因爲阿格拉亞而嫉妬心裏大爲歡喜，但是他看見公爺心裏當真難過了，他馬上斂容不笑。後來，他倆又懇切而焦慮地談了一點或一點半鐘的工夫。

第二天麥什金因爲緊急的事情不得不在彼得堡消磨整個的上午。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在回來的路上，他在車站遇到了葉伴琴將軍。將軍急忙拉住他的胳膊，看着他彷彿透着驚訝，於是把麥什金引入頭等車裡結伴同走。他滿心焦急地來討論重要的事情。

「首先，親愛的公爺，不要惱我，假若我有了不是，——忘了吧！昨天我就該親自來看你，但是我不曉得莉沙薩妲·蒲洛克夫葉夫娜許不許……我們家裏簡直是地獄一樣。……一個不可測的妖怪盤據在那兒，我徘徊四顧並不能尋出頭尾來。至於你呢。我想你的過錯在我們中間算是最輕的；雖然，許多事情自是從你的身上起來。你知道，公爺，作一個仁慈的人是好的，却也不要太過火。你也許已經嘗到結果了。我自然是喜歡善心的，並且敬重莉沙薩妲。蒲

洛克夫葉夫娜，但是……」

將軍這樣說了很長的時間，但是他的話却是非常雜亂。顯然他是爲某種出乎他理解之外的事情所煩亂和迷惑了。

「我自然相信你是與這事沒關係的，」他終於最明白地說出來。『但是我以朋友的資格請你在最近先不要到舍下去，等風頭過過再說。至於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他極忿怒地喊道，『那全是無知的誹謗——最爲誹謗的誹謗呵！那是詭計，那是陰謀，一種破壞一切而且使我們犯口舌的企圖。你知道，公爺，我要悄悄和你講，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和我們中間還沒有說過一句呢。你明白嗎？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那樣的。但是這句話是必要說的，而且也許的確是簡短的很：這是打算破壞一切呵！但是什麼目的，什麼原故，我却不明白！她是一個可驚的女人，乖僻的女人。我怕起她來夜裏都睡不着覺。什麼樣的馬車呀！——白馬，眞Chic是的，正是法蘭語的「Chic」誰給他的？我弄錯了，天知道——前天我想到是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但是顯然不會有這種事的。假若不能，她打攪的目的在什麼地方呢？真是謎，真是神秘！要獨佔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嗎？但是我再對你講，並且當眞敢發誓，他不認識她，那借據之說是假造呵！她隔着街喊他做「親愛的」有多末不刺耳！那是地道的詭計呵！那是很清楚，我們必要一笑置之，並且加倍尊敬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這話我對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也講過。現在我把我的私見告訴你。我確信她是爲着過去同我們人復仇的，你記得嗎，雖然我沒有害過她。我想到這裏深覺耳熱。現在她又翻起舊賬來了，你瞧，我想她會永遠走掉的。這羅格辛藏在哪裏了？請告訴我。我想她早已做了羅辛格太太了。」

這人的確完全陷於惑亂。一路上盡聽他自己說話，幾乎有一點鐘的工夫，發問題，自己又解答了，握住麥什金的手，無論如何要勸服公爺說他做夢也沒有懷疑她的心。

這是和麥什金有關係的。他最後談到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叔父，他是彼得堡某局的局長。地位很好，七十歲，一個 Vivent, 一個吃家——合起來是一位有習氣的老紳士。……哈哈！我知道他聽說過娜斯妲西亞·菲爾波夫娜，並且的確追過她。不久以前我去看他；他沒見我。他不舒服了；但他是一個有錢的人，很有錢，一個要人並且……上帝見喜，他還要活上幾年，但是結果錢財却要落在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手裏。不錯，不錯。……可是我怕，不曉得爲什麼，我却害怕。彷彿是空中有東西，有困難像一隻蝙蝠在飛翔，我怕，我怕！……」

不過就在第三天，如前所說，葉什琴家和麥什金終於和好如初了。

## 第十二章

是晚上七點鐘的時候。麥什金正準備到公園裏去。突然之間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獨自走上他的廊廡。

「首先問你，你不要以爲，」她開口道，「我來向你道歉吧。」

胡說！完全是你的錯。」

麥什金不響。

「是不是你的錯呢？」

「我的和你的是一樣多，雖然却不是有心弄錯的。前天我倒以爲是我的罪過，但是現在我已得到結論並不是這樣。」

「那，這話是你說的呵！很好；坐下聽我說，因為我不想立着。」

兩人都就座。「第二，不要提到一句關於那不作好事的壞孩子！我要坐着和你談上十分鐘；我是來打聽一件事的（我想，你正在胡思亂想許多吧？）假若你提到那壞孩子一個字，我站起來就走並且完全和你絕交。」

「好吧，」麥什金答道。

「讓我問你：兩個月或兩個半月以前，大概在復活節的時候，你給阿格拉亞寫過一封信嗎？」

「我給她寫過。」

「有什麼目的？信裏講的是什麼？把信給我看看！」

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的眼睛冒火，她幾乎不耐煩地哆嗦着。

「那封信不在我這裏。」麥什金吃了一驚而且十分沮喪。「假若還有，是在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的手裏。」

「不要支吾搪塞。你寫的是什麼？」

「我不是的，我不怕什麼。我不曉得有什麼不應當寫的理由。」

……

「住口！後來你再說。信裏寫的什麼？你為什麼紅臉？」

麥什金想了想。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我只看出你不喜歡那封信，你必須要承認這樣一個問題我可以拒絕回答的；但是爲了向你表明我並非因爲那封信而不安，不因爲那封信而悔恨，並且絲毫不因這個紅臉——麥什金的臉至少紅了兩倍——我要

把那封信背誦給聽，因為我相信我還記得住。」

說到這裏，麥什金幾乎是一字不差地背誦了那封信。

「哪裏來的這一串胡說呀！這樣的亂說在你能有什麼意思呢？」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極注意地聽完了這一封信，抗議問道。

「我自己也不能十分說得出；我知道的意思是誠懇的。那時我遇着些緊張的生活，懷着特別的希望。」

「什麼希望？」

「那個難解釋，也許不是現在你所想的。希望呢……唉，簡單地說，將來和快樂的希望。也許我不是一個陌生人，不是一個外國人，在那兒。我突然大大的愛起我的國家來。在一個晴朝我拿起一隻筆來給她寫了一封信；爲什麼給她——我不知道。有時人在自己方面想要一個朋友，你知道；我想我是在想着要一個朋友……」麥什金停了停說道。

「你有愛她的意思嗎？」

「沒——有。我……我給她寫信是把她當做妹妹的；我實在是自稱小兄的。」

「哼！故意的；我明白。」

「回答這些問題在我是很不痛快的，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

「我知道是很不痛快的，但是痛快不痛快我却絲毫不在乎的。聽呵，在上帝面前和我說真的吧。你對我講的是不是謊話？」

「我沒說謊話。」

「你說你沒有愛她的意思是真話嗎？」

「我相信是十分的真話。」

「一定呵，『你相信』！那壞孩子給了牠嗎？」

「我請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

「壞孩子！壞孩子！」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茫然攔阻道

。「我不曉得什麼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壞孩子！」

「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

「壞孩子，我告訴你！」

「不，不是壞孩子，是尼古萊·阿達里昂諾維赤，」麥什金個  
底回答說，語聲堅毅却頗溫和。

「呵，好吧，親愛的，好吧！我要保持這種相反意見的。」不  
久她抑住她的情感而且歸於心平氣和。

「『窮騎士』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一點不知道；我和那也沒關係。笑話吧。」

「這一下聽來真痛快！不過，她能對你高興嗎？喂，她把你叫  
做怪物和白癡呵。」

「這話你用不着對我說，」麥什金責難地說，却幾乎是耳語。

「不要惱。她是一個任性，顛狂，壞性子的姑娘——若是她對誰  
不高興，她一定要高聲攻擊他並且當面罵他的；我却正相反。不過  
請不要興高彩烈吧，親愛的朋友，她不是你的。我不會相信，並且  
永不會有那回事的！我說你現在可以試試看。聽呵，你發誓說你不  
和那個女人結婚吧。」

「莉沙薩坦·蒲洛克夫葉夫娜，你說的是什麼話！真的！」麥  
什金幾乎驚疑地跳起來。

「但是你從前幾乎要和她結婚了，不是嗎？」

「幾乎要和她結婚了。」麥什金低聲說，他垂下了頭。

「那，你愛上『她』了嗎？你到這裏來是爲『她』嗎——爲『她』  
的原故嗎？」

「我不是來求結婚的，」麥什金說。

「世界上還有你看做神聖的事情嗎？」

「是。」

「發誓說那並不是和她結婚。」

「你說發什麼誓我都肯的！」

「我信你。吻我吧。我到底能够隨便呼吸了；但是讓我告訴你  
：阿格拉亞不愛你，這是必須警告你的，我活着的時候她不會嫁給  
你的；聽見嗎？」

「聽見了。」麥什金臉紅得竟不能抬頭去看莉沙薩坦·蒲洛克  
夫葉夫娜。

「把那話記下來吧。我把你當做我的神（你却不懂呵！）請回  
去。我在夜裏會用眼淚洗過我的枕頭。不是爲你，親愛的——不要感  
到不安吧。我有我自己的悲哀——很特別的一種，永遠是一樣的。這  
却是我滿心這樣不耐煩而請你回去的原因。我仍然相信上帝親自差  
你來給我作一個朋友和兄弟。我什麼人都沒有，除了那伯勞康斯基  
公爵夫人，她又走了；此外，她笨得像一個老羊一樣。現在要簡單  
地回答我：是或不是。你知道前天『她』爲什麼在馬車裏喊叫嗎？」

「決不說謊，我和那事無關而且是無所知的！」

「這就够了；我相信你。現在關於那事我另有見解了，不過直  
到昨天早晨我還把那事都完全歸罪於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前  
天一天和昨天早晨。現在我自然不免和他們同意了。那完全顯然是

被人家爲了某種原故，爲了某種理由，抱着某種目的把他當做圈子裏笑一下。無論如何，那是可疑的！情形也不好！但是阿格拉亞不願嫁他，我能够對你說的！他也許是一個好人，却也就因爲這原故才鬧到這樣地步。我從前還在猶疑，現在我決定相信是真的了：「你可以把我裝在棺材裏，埋在地下，然後你才能把你的女兒嫁給人家；」這是我今天當面向伊凡·菲道洛維赤說的。你知道我信賴你。你知道嗎？」

「我知道並且明白。」

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的眼睛深深釘着麥什金。她也許急欲得着這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消息給與他的是什麼印象。

「關於加伏里兒，伊涅金的事情你不知道麼？」

「你的意思是……我知道的很多。」

「他和阿格拉亞通信的事你是否知道呢？」

「我一點兒都不知道，」麥什金道，吃驚甚至跳起來。「什麼！」

！你說加伏里兒，阿達里昂諾維赤和阿格拉亞，伊凡諾夫佛通信嗎？哪裏能够！」

「最近的事。他的妹妹替他疏通了一個冬天。他偷偷的作事像一隻老鼠。」

「我不相信，」麥什金經過相當的回想和不安之後，毅然地重複說。「若是這樣的，我的確應當知道的。」

「我敢說他曾經親自前來撲倒你的懷裏哭泣着懺悔道：『呵呀，你是一個蠢貨，一個蠢貨！誰都欺騙你像一個……像一個……你信賴他不覺得羞嗎？你一定要知道他欺騙得你够受了吧？』」

「我很知道他有時欺騙我，」麥什金勉強低聲說，「他曉得我

知道……」他又頓住了。

「知道而且去信賴呵！這就是壞事端！雖然，這正和人對你的看法一樣，在我是用不着驚異的。仁慈的上帝！有過這樣人嗎！哪！你還知道這個干亞或這個瓦爾亞引着他與娜斯起西亞，菲道波夫佛通信麼？」

「引着誰？」

「阿格拉亞。」

「我不信！那是不可能的！什麼目的呢？」他從椅子上跳起來。

「我也不相信，却是有証據的。她是一個任性的姑娘，一個狂妄的姑娘，癡狂的姑娘！她是一個壞女孩子，壞的，壞的！我準備重複說上一千年！她是一個壞女孩子。現在他們全這樣了，甚至那母雞，阿利娜妲，但是這一個是不顧一切的。可是我也不相信！——也許因爲我不願相信，」她彷彿是對自己說。「你爲什麼不到我們那裏去？」她突然轉向麥什金說。「爲什麼你三天沒有去？」她又不耐煩地喊一次。

麥什金把理由告訴她，她却又攔住他話頭。

「他們全把你當做傻子而來欺騙你！昨天你到城裏去；我敢打賭你會跪着哀告那無賴收你的錢，你的一萬！」

「沒有那回事；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沒看見他；並且他也不是一個無賴。我接過他的一封信了。」

「把信給我看看！」

麥什金從他的紙夾裏取出一張信紙遞給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紙上寫道：



「先生，——自然，在別人眼裏我沒有絲毫權利來驕傲。依別人的意見，我於此誠無足道。但此乃在別人眼裏而非在你。親愛的先生，我很相信你或許比別人好些。我不與多克托林科的意見一樣，並且所信的也不和他一樣。我永不願拿你一文錢，你却幫忙我的母親，因此我必要向你表示感謝，雖然是算不了什麼。無論如何，我對你的看法不同，並且以為這樣告訴你才算對。此後我想我們中間將無任何關係發生。——安地普，勃多夫斯基。」

「失去的二百盧布將於相當期間撥數奉還。——又及。」

「簡直是廢話和胡說呀！」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批評道，丟回了這張紙。「不值一讀。你笑什麼？」

「你必須承認你也是喜歡讀的。」

「什麼！一派胡說，虛誇得無味，怎麼，你還沒看出來滿紙驕傲和虛誇的狂氣嗎？」

「是的，但是他却自己認錯，和多克托林科鬥拗，並且他越虛誇，越覺寒酸。呵，你真是小孩子，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

「你到底要讓我打你的嘴巴嗎？」

「不，一點兒也不是。都是因為你喜歡這封信却又不講。你為什麼為你的脾氣而害羞呢？你凡事都是如此。」

「再不要去見我，」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喊道，跳起來，氣得臉發白。「不要讓我再看見你！」

「再過三天你又自動地來請我了。……喂，你不羞嗎？這都是

你的好脾氣；為什麼你因此害羞呢？你儘是自尋苦惱，要知道。

「就是死了我也不再來請你！我要忘掉你的名字！我已釋忘了！」

她從麥什金那裏跑開。

「已有人禁止我去了，除了你！」麥什金在後面叫道。

「什麼！什麼？誰禁止你？」她驕傲地轉過身來，彷彿挨了一針。

麥什金躊躇不答；她覺得自己失言得不輕。

「誰禁止你？」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喃喃道。

「阿格拉亞，伊凡諾夫娜……」

「什麼時候？說，說呀！」

「今早她給我送信來說一定不許我再去看你們了。」

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立在那裏似乎僵了，但，她却是在沈思。

「她送來的是什麼？她給誰的？那壞孩子送來的嗎？口信嗎？」

她突然又喊道。

「我得到一張字柬，」麥什金道。

「在哪裏？帶來！馬上！」

麥什金想了想，她却從背心的口袋裏取出一片不整潔的紙，上面寫道：

「李奧夫，尼古萊維赤公爺！——假若你竟要想使我驚駭而到舍下來，我先對你說，在那些喜歡和你見面的人中是沒有我的。」

「阿格拉亞，葉伴琴。」

莉沙羅但 蒲洛克夫葉夫都想了想；然後她又奔向麥什金，抓住她的手，拉了就走。

「來！馬上來！必須要馬上，現在！」她暴發了奮激和不耐地喊道。

「但你是要讓我看見！」

「看見什麼？你這沒有心計的呆子！你不像一個成人！那，我要親自看看，用我自己的眼睛。」

「你也得讓我拿了帽子走呵，無論怎樣。……」

「你的討厭的帽子在這裏！來吧！衣服樣子都挑不好！……她寫那個……呼！怎麼了……發了燒。」莉沙羅但，蒲洛克夫葉夫都

喃喃道：拉着麥什金往前走，一分鐘也不鬆開她的手。「我方才不替你辯護！高聲說你不來是由於傻。……但是因為這個，她不該寫這樣一封無禮的信呵！一封無禮的信！無禮，不像一個有教養的聰明姑娘！呼！」她繼續說下去，「或者，——或者也許……也許因為你不來她就惱了，她祇是地沒有想想那樣一個白癡寫信是不成的，因為他要按照表面的意思行事，果然他就是這樣。你為什麼聽呢？」

她喊道，發了火，明白了她已說得太多。「她就要你這樣的人做笑料。老早她看見人就是這樣的，這便是她所以要求你的原因！我喜歡，很喜歡，她現在要拿你開心！很喜歡！你正應當得到這種待遇。她知道怎樣做。呵，她知道怎樣呵！……」

(第二部完)

遊

記

### 遊踪

(三版) 實價四角

旅行本為樂事，但在國人則有「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之概，所以關於國內各處風俗人情山川名勝的記述，當然更值得我們的注意。其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遊歷過觀察過的人，對於別人考察所得的結果，也可資借鏡或參證，本書文筆流利，趣味濃郁，既可供未遊者及已遊者之賞鑑，更可作學校補充讀物。

### 之東

黃炎培著 實價三角

這是著者在最近遊浙浙東而作，寫寫紹興四縣的山川文物之富麗，和天地自然之秀美，兼述各地民情風俗，農村疾苦；文句冷雋乾峭，語調詼諧微妙，尤多新穎深刻可誦的詩歌。插圖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共五十餘幅，極其趣味。

### 錦繡河山

實價七角

### 黃海環遊記

實價五角

### 旅途隨筆

實價九角

### 深刻的印象

實價七角

### 遊日鳥瞰

實價七角

### 海外的感受

實價一元一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赫森的前程

(意·B.科拉作)

陸蠡譯

1304

六歲的時候，赫森便找到了他的職業。一大早晨，他的父親阿巴斯——是開羅阿拉伯區(穆斯干)中一所大廈的「僕字」(Boob)或管門人——對他這樣說：

「赫森，你靠著我每天要吃四大罐青豆。你已經六歲，是你自己擇飯吃的時候了。這裏有一把刷子，一盒皮鞋油。拿了去替「洋鬼子」(faranghi)擦皮鞋吧。去吧，赫森！」

「僕字」阿巴斯是一位聖潔的人物，頭上戴着一塊綠頭巾，表明他曾經去朝拜過麥加(註一)的，他將刷子和鞋油遞給他的兒子，看見他一動也不動，便又踢了他一脚。

赫森滾到狹隘的街道上，恰巧跌在當時路過的一匹驢子前面。驢子一動不動地站住了，趕驢的趁這機會向街頭小販買了一杯糖水來喝。驢子後面來了一輛小車，也不得不停住了，推車的趁此在酒店裏喝一口東西，並和店老闆攀談幾句。一個臂下挾着一大捲紙去趕公事的商人，因為不能前進了，就闖進一家店裏去撿一雙他的氈帽子，一邊坐在長凳上吸着香煙。驢子和小車攔住了路，無論哪個都走不過去，但是誰也沒有介意，因為人人都知道，就是這樣事情，也同世上的一切旁的事情一樣，在「命運之書」上早已註定了的。

交通停頓着，一直等到小赫森高興爬起來。於是，驢子向前走了，跟着便是推車的和他的車，繼後是商人和其餘的人。三月裏暖和他的天氣，是沒法兒使人趕緊的。

一手捏着刷子，一手拿着鞋油盒，赫森慢慢地走過了鑼聲叮叮的五金店區，又走過那些香料店，在那兒，空氣是芬芳的，那不要錢的甘蔗隱匿不見了。

「現在是你自己擇飯吃的時候了。你該去替「洋鬼子」擦皮鞋。去罷，赫森，」於這，那把毛刷，那盒鞋油，和那一脚。對於向着他的新命運前進的一種不願，使赫森停住了脚步，但記起了父親的一脚，他又不敢不向前走。他老是不願地朝着歐羅巴區走，在那裏，他必然可以找到慣穿皮鞋的白種的異教徒(indians)——「洋鬼子」。

但是到了這裏，站在靠近歌劇院花園的大旅社前面，他便看出人們指示他的前程，途中是橫着多麼大的困難。第一，便是擦皮鞋者的人數，和能夠聽憑他們擺佈的皮鞋數目比較起來，實在是太多了。當三四個「洋鬼子」從旅社中走出來時，便有五十個帶着鞋油和刷子的孩子蜂擁上去，向他們的腳進攻。赫森在每次進攻中都勇敢參加的，但是只落得同業者的刷子在他們的頭上雨點般的打下來。

，其次便是「洋鬼子」走路的方法——好像知道背後有人追趕着他們似的，堅實而迅速的脚步——要使他們站住不動，實在是困難不過的。

可憐的赫森在歐羅巴區漂泊了一整天，又饑餓又沮喪，從夏連亞凱爾爾的各旅社直到葛齊列的那些富麗的別墅。他在十字路口逗留着，從四面八方馳來的汽車發瘋似的疾駛，使他暫時忘却了那不能征服的腳的夢魘。在日落的時分，他站在那擁擠的加斯·尼羅橋上。

在穆斯干區中：落日便是大家停止工作的信號，每一條街變成了一萬象昇平的庭院，男子們和婦女們，驢子，和山羊，都在極度的悠閒中，和穩地坐着。薄暮的靜寂，僅僅偶然為麻腦（hashish）（註二）中毒者的粗嘎的聲音所打破。但在赫森站着的地方，生活好像在日暮時更形緊張起來了，風馳電掣的車輛使他頭眩，燈光使他迷惑了。不舒服的程度一刻刻地增加，直到最後，竟和那磨難他的小小腸胃的耗損元氣的饑餓，合而為一了。

於是他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擦一雙皮鞋，無論要付怎樣的代價都不管。當他沿着加斯·尼羅橋的人行道走着的時候，他再也看不見行人的面孔，而只見他們的下端了。

在世界上存在着這許多的脚中間，難道竟沒有一雙脚來解救他的饑餓麼？他一看見在路邊等電車或馬車的站着。不動的脚，便閃電似地撲過去；但是他的進攻總是被一脚或手杖的一擊打退的。涼爽的晚風刺激他的癢虫噬着般的饑餓。他右手的手指緊捏着刷子，彷彿牠是一把刀柄似的。從店家的玻璃窗反映過來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發亮的皮鞋，帶着一種可怕的誘惑力，引起他的注視。這兒，

近的，遠的，左邊，右邊，一雙雙的脚，脚，脚，老是向後退避。疲憊而迷惑的，赫森踉蹌地走着，在刁惡的脚的地獄中移動着，直到他覺得，所謂天堂，便是一雙慈悲的脚，肯站着不動的地方。

最後，當他已經拋棄了一切的希望的時候，他找到了。牠們就在那兒踏脚邊。一動不動地站着；他挺身衝過去，便開始擦起來，最初有點怯生生的，預料在頭上要吃一下手杖。但是絕對沒有！這些他是理想的皮鞋呢！這是他所夢想的皮鞋；柔馴，塵污的皮鞋，專候人們來擦，使小赫森不致餓死。刷子的動作加緊了，更其着實，起勁了。鞋子在暗中已發亮了，但赫森還是繼續地擦。他好像聽見了這位良善的紳士將要投給他的銀幣的鏗鏘聲。一角？兩角？誰能說呢？他想到熱騰騰的大碗青豆的甘美的香味。一磅？兩磅？預期着這種美味的東西，下巴便動起來了。他一躍站起身來，抬眼看一看他的第一個主顧的臉。啊呀！這位紳士並沒有臉，假使有，也不過是木頭製的！

受了這令人喪胆的絕望的打擊，赫森滾倒在地上，號啕大哭起來了。哭着，嗚咽着，在他自己的悲傷中，他把埃及民族性中根深蒂固的弱點，這種夢着南面稱王而實際過着乞丐生涯的民族的永遠的妄想，完全表露出來了。

赫森哭得很響，所以最初沒有聽見兩個站住了看着他的「洋鬼子」說話的聲音。他們用英語問他。最後，赫森用拳頭敲着肚子來回答他們，同時叫得更響了。於是，一枚銀幣掉在地上，在躺在那裏嗚咽着的他的左耳中鏗鏘地迴響着。兩位「洋鬼子」彼此交談着，走開了。赫森用一隻手捫住那銀幣，先猜着玩了一會兒——幾毛錢呢？一毛？兩毛？三毛？他揭開手來——五毛！他就地一跳，翻

身便走，胸部挺出，面部現出一種嚴肅的表情，正像他成了一個富翁一樣。

他沿着舊道蹣跚着，一邊注視着擺設在那兒出賣的好東西：青豆，漬透了蒜湯的帶汁肉片，和蜜糖。雖然饑餓他還得挨一回兒；他覺得總要好好兒挑選一番才行，拿不定主意究竟哪一家店舖才配受他的光顧，才配侍奉他——會用哭來賺到一個先令的小赫森。他買了一枝香烟，一邊吸着烟，一邊繼續地踱着。吸了一半，將烟弄熄了，向一個小販買了一杯 Dusa (註三) 過後他又在三家不同的店舖裏吃了一塊蛋糕一碟青豆，一碗黍米。於是又將紙烟抽完。他坐在地上，靠在一根柱子上，眼睛好像做夢似地看着那些來來往往的各色各樣的羣衆。他幸福地呀，入睡了，整個晚上，他夢見自己已變成了一個像他的父親阿巴斯那樣的管門人；不過他所管的房子大得和「皇城」(Citadel) 樣，而且周圍都被銀幣包裹着。

這樣，赫森發現了他的職業，選定了自己的前程。既然只要在「洋鬼子」跑出院來的時候躺在路邊一頓哭便可以捱口飯吃，那

何必要擦皮鞋來折騰自己呢？總有一兩個好心腸的外國人，會投下

一毛錢來給這不幸的孩子的。

抓住了錢，赫森便跳起身來，對着那驚訝的歐洲人的面大笑一陣；他一天的工作便完了。但是這把刷子和這盒皮鞋油卻必須始終好好地保存着，直到他成了大人，自己有了兒子的一天。等到孩子六歲的時候——這年齡，是山羊和水牛產生上品乳汁的時候——他可以將他叫到身邊來，威嚴地說道：

「阿巴斯，你靠着我每天要吃四大碗青豆，你已經六歲。是你自己掙飯吃的時候了。這裏有一把刷子，一盒皮鞋油。拿了去替「洋鬼子」擦皮鞋吧，阿巴斯！」

這樣說了之後，他要把那刷子和盒子交給他的兒子，還要——踢他一脚。

(註一) 麥加 (Mecca) 摩罕默得的誕生地——回教的聖地。

(註二) 麻臘，用大麻製成的麻醉劑。

(註三) Dusa 大概是菓子露之類的飲料

### 達夫所譯短篇集

郁達夫譯 實價五角五分

此本包含八個短篇小說，計法國蓋斯戴客三篇，芬蘭阿河一篇，美國衣味爾根斯一篇，夏爾蘭奧弗拉赫德等三篇，都是近代第一流的名作，也差不多是郁達夫先生所譯外國小說全部的結集。據譯者在自序裏說明他的譯書標準之一，是要使譯文「像我自己做的一樣」，可知名著遇名譯，相得而益彰。凡愛讀郁達夫先生的創作者，不可不一讀此本，以資參照。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文學季刊

第二卷 第四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鄭振鐸 章靳以

發行者

文學季刊社  
北平北海三座門大街十四號

總經理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 九七一—一七

印刷者

和濟印書局  
北平和平門內後細瓦廠  
電話南局三一五四號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 生活書店 最新出版

### 實驗無線電集粹

沈師恩著 實價一元

中國無線電出版物雖多，但對於收音機、發報機、無線電等之原理、構造、使用、修理等，均無詳盡之介紹。本書係作者多年從事無線電之經驗，將收音機、發報機、無線電等之原理、構造、使用、修理等，一一詳述，且附有大量之圖解，使讀者一目了然。此書對於一般愛好無線電者，實為不可缺之參考書也。

### 青島漫遊

彭望本著 實價二角

青島為一市容整飾，風景絕倫的佳境。早有不肖之徒，將其市容，破壞無遺。作者彭望本，於去年冬間，曾先後兩次，由滬赴青，遍遊青島各名勝，並將其所見所聞，一一詳述於此。此書不僅為青島之宣傳，且為一般愛好風景者，不可不讀之佳作也。

## 科學的內功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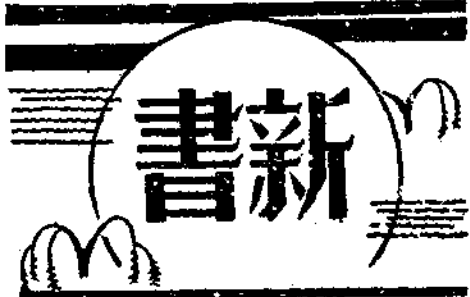
章乃器著 實價二角五分

本書是作者苦心經營實驗所獲，根據藝術，加以科學的解釋，亦稱「科學的內功拳」。作者乃器，在本書中，將科學與藝術之關係，一一詳述。並附有大量之圖解，使讀者一目了然。此書對於一般愛好科學者，實為不可缺之參考書也。

再版書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 生活書店出版



## 文學問答集

在農作 實價五角

本書作者前在中報讀書問答上發表有關文學部份的選集。裏面包含的各個問題，均是一般文學青年。其實生活中常常感到困難的問題，而作者便對症下藥一一給予他們一個解答。本書沒有一句假話，也有一句空話；雖然各篇是獨立的，但連貫起來看，却自成一個體系。愛讀讀書問答的讀者，讀了這本書固然要特一感切，即凡研究文學的青年，一讀這書，也總比讀一些空洞的文學構構之類的書要有益得多吧。

## 打雜集

徐懋庸著 實價六角五分

## 文學百題

傅東華主編 實價一元五角

這是全國著名作家學者合力撰著的一部文學百科全書，題目雖只一百個，但是文學概論，文學批評，文學思潮，文學史，各部門中的應有問題無不具備了，全書三十章，執筆者七十二人，都是最勝任解答問題的權威，其價值的名貴，自不待言。

## 二十六個和一個

陳節等譯 實價八角五分

本書內有：二十六個和一個，陳節譯；嚴加管束，鄭振鐸譯；伊凡的不幸，周覽譯；琉卡狄思，傅東華譯；請西爾的縫工，徐懋庸譯；合唱，黃源譯；牧場道上，方光燾譯；根本，傅東華譯；迷，傅東華譯；喜烈與烈翁朵，馬宗融譯；改變，芬君譯；山中笛韻，張綠如譯；兩個世界，伍蠡甫譯。

## 錶

蘇聯·班台萊夫作

魯迅譯精裝一冊四角  
這是一本內容新鮮，非常有趣的名著中篇童話

，描寫一個流浪兒在一個新的環境之下如何會變成好孩子，魯迅先生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翻譯此書，真獻給親愛的讀者和全家的孩子們的父母，師長，教育家，童話作家以及十歲上下的弟妹們。

## 伊特勤共和國

蘇聯·拉甫萊涅夫作 實價一元  
徐懋庸譯

## 越想越糊塗

顧均正等著 實價五角五分

這是目前僅見的科學小品文的結集，科學小品是科學與小品文在大眾的實踐生活中聯結的。目前大眾需要科學知識，科學要大眾化，而大眾沒有機會，去吸取有系統的知識，在現狀之下，接受科學的賜與只能是一點一滴的，科學小品以輕鬆明快的結構，傳達這點點滴滴的真理，以嚴正態度糾正常識的錯誤，科學的解說，不至曲解各篇，諒亦讀者所切望的，使大眾理解科學的真理。

## 幽默的叫賣聲

夏丐尊等著 實價七角

這書，在年來是很受人重視的一種文體。用清晰明快的筆調，來描劃出心感手觸的事態；它在文壇上有着顯著的進步而是不可忽視的收穫。本書是由「太白」中陸續發表過六十位名家速寫代表作選輯而成。內容豐富異常，寓意警闕簡潔，確能使讀者感到興奮與乎在思考上不少的助力。全書三百餘頁，都數萬餘言，計六十篇。

## 三種船

葉聖陶等著 實價七角五分

漫談速寫，這一類短小精悍的文字，為年來文壇上不可忽視的收穫，這集子裏所收各篇，也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作，全書四十九篇，十餘萬言，為嗜愛文學者不可不讀的好書。

# 學校補充教材

青年的修養與訓練

平心著 實價九角

事業與修養

實價五角

日常心理漫談

會實疏譯 實價一元

中國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

盧作孚著 實價三角五分

國際集團經濟

趙一萍著 實價二角五分

英國政治組織

費秉著 實價一元

經濟建國論

畢新生著 實價二角五分

生活文選

實價一元二角

電影戲劇表演術

洪深著 實價一元二角

蘇聯婚姻法

鄭毅著 實價二角五分

珠算速計法

華印椿著 實價三角

社會哲學概論

趙一萍著 實價七角五分

法西主義

董之學著 實價二角五分

中國的工業

任際編著 實價二角五分

社會主義講話

徐懋庸譯 實價八角五分

伏生國際論文集

伏生著 實價四角

國際新聞讀法

金仲華著 實價二角五分

中國經濟年報

中國經濟情報社編 第一輯 實價六角五分

中國外交年鑑

中國外交年鑑社編 平裝新聞紙 一元五角 精裝道林紙 二元五角

## 翻譯文庫

紅蘿蔔鬚 黎烈文譯 七角五分

巴黎之煩惱 石民譯 六角五分

同顧 曾克熙譯 九角

小約翰 魯迅譯 八角

桃色的雲 魯迅譯 七角

## 文學叢書

勞者自歌 豐子愷等作 散文選 六角

遲暮 郭達天等作 創作選 七角五分

她的生命 王統照等作 詩歌集 四角五分

春桃 薄生等作 創作選 八角

犧牲 老舍等作 創作選 八角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業偉的朽不上壇文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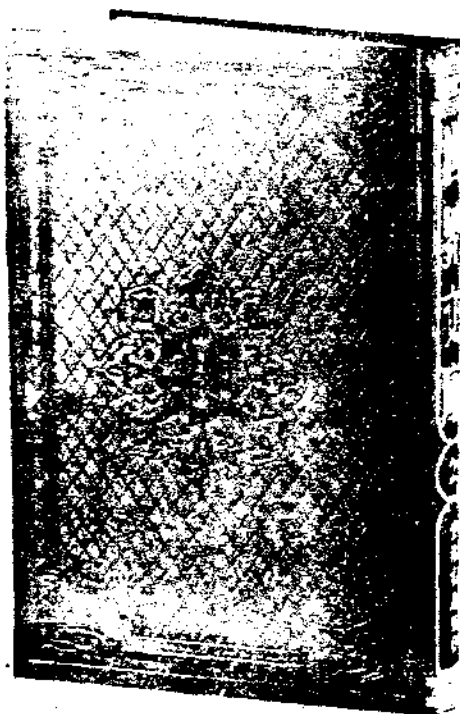
# 庫文界世

◆ 編主鐸振鄭 ◆

譯編任担家作位十數百一國全

版出已業冊九第

本文庫每月出版一冊，原定每冊四十萬字，但現在已出八冊，均超過原定字數，內多世界名著，皆為名家所譯，文筆信達；中國部份，尤多珍本秘笈，非金錢所能得者，內容可謂豐富已極。用二十三開大本新五號字排印，分甲乙兩種：甲種用上等重磅乳黃玉書紙精印，沖皮面燙金精裝；乙種用上等新開紙印，硬面精裝，堂皇高雅。謹以最精美印刷裝訂，最低廉的售價，來貢獻於一般讀者之前。



有偉大名著的翻譯  
有孤本秘笈的新刊  
是文學知識的淵源  
是世界文化的總匯

### 注意

一至六冊——一次現購  
可照預定——優待價格  
甲種 六冊 七元五角  
乙種 六冊 四元六角  
外埠寄費另加一成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 預定辦法

▽一次預定△

甲種 全年 十四元

半年 七元五角

乙種 全年 九元

半年 四元六角

▽分期預定△

甲種 先付五元

自第二月起每月付一元  
連付十個月(共十五元)

乙種 先付三元

自第二月起每月付七角  
連付十個月(共十元)

另加掛號郵費一次先付國內  
一元九角二分國外八元七角  
六分分期付每冊國內一角六  
分國外七角三分

▽分期預定辦法以總店  
為限分銷處概不適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